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集部第一三冊目次

楊忠烈公文集十卷附表忠錄一卷補遺一卷年譜一卷

〔明〕楊連撰  
清道光十三年世美堂刻本

一

合併黃離草三十卷（一）

〔明〕郭正域撰  
明萬曆四十年史記事刻本

三二五



楊忠烈公文集十卷附表忠錄一卷補  
遺一卷年譜一卷

〔明〕楊漣撰

清道光十三年世美堂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道光十三年重鐫

楊忠愍公文集

世美堂藏板

恭錄

高宗純皇帝

命皇子等編輯明臣奏議

諭歷代名臣奏疏向有流傳選刻之本四庫全書內亦經

館臣編次進呈其中危言謠論關係前代得失者固可援為法戒因思勝國去今尤近三百年中蓋臣傑士風節偉著者實不乏人跡其規陳治亂抗疏批鱗當亦不亞漢唐宋元諸臣而奏疏未有專本使當年繩愆糾謬忠君愛國之忱復世無由想見謚闕典也

即或其人品誼未醇而其言一事陳一弊切中利病有裨時政者亦不可以人廢言至神宗以後諸臣奏疏內有因邊藩用兵涉及本朝之處彼時主閹政昏太阿倒置聞人竊柄權倖滿朝以致舉錯失當賞罰不明其君縱橫於上竟置國是若罔聞遂至流寇四起兵燹鉤絕種種秕政指不勝數若楊漣左光斗熊廷弼諸人或折衝疆場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建議剴切陳諫設明之君果能採而用之猶不致敗亡若是之枉其事距今百十餘年朕鑒不遠尤當引為炯

戒則諸人奏疏不可不亟為輯錄也除明史本傳外所有入四庫全書諸人文集均當廣為蒐採裒集成編即有遺缺字句恭須畧為節刪仍將全文錄入不可刪改此事關係明季之所以亡與我朝之所以興敬念之分天人之際不可不深思遠慮矚目警心著派諸皇子同總師傅蔡斯等為總裁其皇孫皇曾孫之師傅翰林等即著為纂修校錄陸續進呈候朕親裁書成後即交武英殿刊刻仍抄入四庫全書將此占冠於蘭端所有前次紀昀等選出神宗以後各奏

奏

疏即著歸入此書按其朝代一體編纂此諭

廷試孝廉方正山東博平縣知縣臣楊祖憲敬錄

乾隆丁丑年

高宗純皇帝御製閱楊建勳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文

自古寺宦之亂人家國者多矣其始未嘗不為小忠小信以結一主之知使外言不得而入入主信之不疑然後攬權肆虐無復忌憚而君上之操柄失矣嗟復疾其所為欲引外廷之助以除之而近在肘腋禍起蕭牆望夷之事甘露之變良可寒心予讀楊建勳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而知其不為趙高仇士良之所為者亦幾希耳而熹宗略不知省專意庇璫吾以

行書

為熹宗之黜直甚於彼二主耳蓋二世文宗猶能知其為不善而欲去之熹宗則始終信任之靡他且囑

棟宗以信任忠賢吁嗟之甚矣然使熹宗而有欲去忠賢之心忠賢其遂甘心以受熹宗之斥哉是知人主不可不延納賢良以自為助而宵人在側附者如培大權已歸雖欲去之其可得乎故熹宗之用忠賢也主心一言言之侯震賜繼言之周宗建又鑒言之文震孟因講學之疏而直陳其奸劉之鳳因內操之疏而指其不測至楊建二十四罪之疏上而忠賢之

律集文

奸佞革露盡不可一日而容於天地之間矣使熹宗觀此疏而赫然震怒大振乾綱申春秋無將之誅比漢法不道之律則忠賢之羽翼猶未成而忠賢之流禍固亦未甚酷也至楊建在光斗輩驕首被戮而毒流縉紳元氣凋喪余謂有明之亡不亡於崇禎之有流賊而亡於天啓之用魏璫然則楊建此疏明室存亡之所繫也而不用且加誅焉甚矣熹宗之黜也廷試孝廉方正山東博平縣知縣臣楊祖憲敬錄

序

自昔忠直之臣爲人所不能爲言人所不敢言至誠本於性生矢志彌堅遺禍愈烈得失利害之見限於中又安計其文章聲譽之傳於後世貽厥子孫哉然其難貞果毅之氣聞世而生歷冬不敗英靈振河嶽節義貫古今雖片語單詞一歌一咏奕世而下斯愛斯傳此其危言謨論正色執爭有關於國家之大者乎應山博忠烈公當主少國疑之際適奸黨竊柄之時以給諫親承顯命爭封后之非主移宮之遺志安社稷慷慨激昂固不

楊序

僅以劉劭陳詞博諄諄之名也迨二十四罪之疏直指矯逆而言出禍隨丹血展埋沙囊夜墜士君子讀史至此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泰昌天啟間也余於嘉慶己卯歲視學楚北次年春按試德郡求公之遺集猶有存者今其裔孫祖憲採輯遺文重加編訂將以付梓屬余爲序余以公之文章氣節昭若日星當明思宗時雪奇冤闡幽憤隆禋祀之儀進易名之典郡贈故加亦云厚矣至我

朝

褒揚忠節特立祠宇並與春秋祀典尤從來所未有也

前賢表章遺蹟言之綦詳余不文敢復爲贊述以貽諸

名相與砥厲名節公以進士除江蘇常熟知縣舉廉史

第一推給事中今之今子之易於

國

初官松江府司馬死叛臣吳勝兆之難公家孫芑罕上林路陽桐川諸邑任廣德州刺史循聲卓卓元孫可鏡在郎署時清名奕奕不墜家風亦足見忠貞之所遺者遠矣茲祖憲以徵士蒙

恩

簡用山東博平縣令出而膺民社之責必能善承先志

楊

行將以吏治報

國

無負

朝

廷選舉

曠

典正不徒以蒐輯遺文揚先人之清芬已也

賜

進士出身巡撫湖北等處地方事務前湖北學政光祿

寺

卿太常寺卿稽察左翼宗學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禮

部

左右侍郎兼署湖廣總督六安後學楊博曾頓首撰

序

嗚呼光熹之際明事之壞極矣其君子危言激論其小人乘間拆毀迨閣宦擅權衆小人爭投門下稱義子且借違事以鋤正士而諸君子皆死詔獄其爭移宮翼薰廟有大功於社稷若忠烈楊公者亦以拷掠斃獄中蓋漢誅黨錮唐戮清流未有若斯之慘酷者公應山人也大節具載明史雖斷養童稚無不知公名當光宗不豫時還侍養宮邀封補臣怯懦持兩端微公則彙廟費不得立逆閣用事公首劾其二十四大罪隨銜之欲寘之

死遂羅織之公及諸君子死而明遂亡矣

勿讀明

史慕公大節誦公所上疏如見對仗彈奏時然以不獲觀公集為憾道光五年視學楚北訪其後人求遺集時公八世孫楊君祖憲以學行世其家舉制科高第讀公之文又竊幸忠良之有後也又五年以諫垣出守適楊君謁退為宰同官於齊因哀遺集索序謹按公集在明時僅遺稿二編為公嗣子之易手錄歷後一編於屈指李公再編於學使者如公搜羅散軼增其卷帙刻之者公家孫苞及七世孫徵策也楊君在京都又從鄉

先進葉陳兩君子訂誦補闕釐為十卷視前集有加焉公大節高千古固不必以文章顯然忠義所發凜然生氣又必傳傳必不朽也嗟乎當熹廟時亂國者特無知逆豎耳其諂附之以取富貴又為之傾君子以快私忿者皆士大夫也彼其心亦或能文章工制誥然至於今閣宦義兄之名嫌播猶殘惡之而其子孫亦耻為之護獨諸君子之死詔獄者名垂宇宙望之若天人後之賢士大大莫不重其人愛其父傳之其業又能撻拾遺編以昭示無窮蓋雖斷殘剝蝕猶堪寶貴况公之著述彪

三片

四

炳於天壤哉嗚呼公之遭閹禍也公之不幸也設當懷廟時得公為之斷大疑定大計度朝事不至大壞天不祚明遽殲其良公之在熹廟一如道鄰嚴山諸公之在懷廟也社稷之臣死不重於泰山哉公文章不具論獨反覆於光熹之際君子小人之消長以復楊君俾讀公文者論其世知公之存亡繫明社之安危云

賜進士出身雲南鹽法道前知山東濟南府事掌河南道監察御史翰林院編修廣西福建湖北主考官提督湖北學政廬陵後學王贈芳頓首拜撰

序

君子之死於小人也惟傷心於國命之短與君之不明民之無祿而卒不自沮自悔與小人以生我殺我之權益與以權則小人之勢張君子之氣奪士大夫廉耻之道喪而國虛無人亡有餘辱若明季之諸事起端錄黨人建生祠至以八座甘為乾兄義孫彼豈獨非人類特以視逆璫如水火雷霆之末可犯故端息奔走而恐後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夫匹夫匹婦猶死填溝壑莫不由命況仁人義士之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者乎

休片

吾鄉楊忠烈公以劾逆璫慘死詔獄或以情過激而氣過亢為公太息蓋其叱門入臨厲聲移宮已為摩空側目矣至忠賢玩弄孺子盜竊財柄變甚於甘露禍發於望夷公一糾其內批屢降再劾其二十四大罪猶徒手冒白刃庸愚已知不~~可~~而公獨欲力回天聽即鼠竊狗烹以謝天下者誠恐有不可忍而危有不可恃也嗟乎公東剛直之性事重惜之至投好權黨天之敵又值舉朝泄泄門戶分~~疏~~送~~將~~逆璫魚潮而不可救安得不報國以一死是即公之~~身~~無生理而天之所以處公亦

別無可委曲而於金之者夫惟知有命則血肉狼藉尸填牢戶皆數窮理極之固然與疾終枕衾啓手登足而無憾者同一存顧歟安也使公濡忍須臾不死於詔獄必死於黨人不死於黨人必死於甲中之變等死耳然藉此一疏卒族滅逆奄奸黨皆正其罪公與同獄諸君子亦卒得昭雪是一疏之功亦甚鉅也獨是公得死矣所為明惜者公有救時之才應變之識以搶攘多難之秋而不得一試觀其料逆璫黷亂之勢策將制散深中事機以之善處何城轉危方略即退居田里猶然物表

東片

於疆場安危之故惓惓不忘於心使當時居政府展其謀猷而申其忠悃必能治兵練餉邊事少得內而止深宮之兒嬉輯在廷之黨禍而委冤茹花之毒亦有所却顧而不敢發豈不足安時屋之社稷已墜之日哉然天既傾明之命焉得延公之命六芝生獄之祥已先告之矣豈逆奄之果足殺公又何憾於逆奄宜公於垂絕有刀斫東風之喻也其文多散軼已刻復脫訛漫漶今八世孫祖憲以舉孝廉方正科入都屬司校勘之役將復刊為定本鎮幸得訂其遺集謹薰沐碑誦之公不待以

文字顯然讀其文或嚴峻而峭直或周懷而和易可以  
知其學之正與養之優有道之言自足千古而豈與豎  
儒爭勝於區區章句間哉

賜進士出身工部屯田司主事孝感後學陳運鎮謹撰

長

七

原序

應山楊公以天啟五年乙丑七月二十四日慘死詔獄  
附逆者嗾逆魏死之也越三年戊辰而今上龍飛首雪  
公冤賜諡忠烈贈廕祭葬如制公子之易三疎為克皆  
得溫諭今癸酉夏走千里過毘陵出公遺文屬鄭編定  
鄭立朝淺不識公而以論留中疏有權璫場竈語早被  
摧折公糾逆疏猥銜齒及景行之思與知己之戚耿耿  
十年乃受編纂之役篝燈結集與之易相對飲泣置而  
復理者三凡十日成書鄭為之序鄭惟公之精忠光於

事序

日月公之大節鑒在聖明兒童是卒皆知公名其何所  
俟叙述獨是小人之傾公與君子之惜公者世或未晰  
鄭得而論列之小人之傾公者其說有二曰移宮曰封  
疆夫移宮以尊朝廷恩禮以安選侍皆公言也執公之  
後一言以罪公之前一言可乎經略之欺公告君父有  
參疏告朋友有恨書直以楚人故羅之曰護黨可乎蓋  
小人之言此者借也依違於小人之言者借小人也乃  
若君子惜公其說亦有二曰移宮未驟糾逆近激夫天  
子正位宮人避席何驟之有公疏未發之前遂聞輔逆



家宰遂宗伯司寇常陳何嘗不烈君子之禍何嘗不棘  
又誰激之耶凡為此者與於小人之甚者也余觀公論  
事甚平闇公與人甚和嘗怪何以得禍至此及讀遺編  
慨然而歎人事忌認真而公最真物情忌勘透而公最  
透一薰一蕕迎而其氣不相入不必待抨抨若瓦石之  
擊也若夫夫人乘願持世亦為天地間完一事兩事而  
已官移而公歸道糾而公死先之未死天以後一事屬  
公也糾道之疏出而逆狀曉然於天下奸魄新矣三年  
之內次第誅戮其黨而終於開我聖明乾坤不毀者公

鄭序

九

之功也三朝大業公隻手扶之而公可以死矣惟今皇  
上受命同於唐堯而首行舜殛四凶之事知我公為第  
一忠也表章獨先恩鮮獨渥以教忠儀直於千百萬世  
而公可以死矣四朝知遇之盛我公之報之未有已也  
世道何以終泰而不否人材何以有忠而無佞我公之  
盡在帝左右神之難之能無念哉集奏議詩文書牘各  
一卷總若干萬言

崇禎六年五月十五日翰林院庶吉士昆陵鄭鄭序

原序

余楚自三閩大夫懷忠激訪行吟澤畔自沉汨羅迄今  
離騷天問不堪痛讀後宋玉賈誼淮南東方朔之流著  
為招魂九辯惜誓招隱諸篇讀之益深感慨涕泣雖班  
孟堅詆其露才揚己責數懷王趙神苦思愈慙不容然  
史遷終謂其忠而過過於忠則貞臣義士肝腸到底抹  
殺不得宜乎揭日月而行天壤千百年後余楚忠烈揚  
公應運而生文章氣節卓冠全楚筮仕吳地居然慈母  
神君士民尸祝而俎豆之間數十年如一日及權列諫

趙序

一

垣職司憲諤遭邦不造以致神廟寘天光宗宴駕值主  
少危疑之際適權璫竊竊之時婦寺專擅於內奸黨鴟  
張於外天下事岌岌乎殆哉忠烈公幸以給諫官得隨  
諸大臣後親承顧命正色抗爭爭醫藥之誤爭封后之  
非爭登極之速爭移宮之亟於是幼主始得克承丕基  
海內知有共主大事既定盡瘁匪他奈何羣奸側目謗  
言日至頓作犬死弓藏之盛乃身依首邱而心懷君國  
詔起田間徐持風憲親進璫之橫暴不禁髮指心傷及  
二十四處之疏上而取人者有題曰矣或為發難或為

下石詎以封疆以職出出身家立盡於是楚  
紳之受累獨多楚紳之受禍獨慘忠烈公固含笑國非  
甘心鼎鑊絕無怨慼一語而全軀保位之徒尚謂楚紳  
之禍皆忠烈公有以激之不思送瑞之禍惡在秦張未  
上之前乎在秦張既上之後乎何以前此無一人首發  
難端後此無一人同攻鳴鼓乎獨使無忠烈公一疏為  
博浪沙中之椎彼時聖子神孫危若朝露尚望有天子  
耶繼而明主當陽妖氛盡掃因而表忠旌節賜之俎豆  
賜之贈使忠烈公丹衷俠骨生氣凜凜千秋是忠烈  
趙序

公之不朽者夫固不在立言也然人心不死天理猶存  
屈原已往而歌詞卓起騷壇竟能作古今忠義之思不  
因班固埋沒今忠烈公嘉謀謹論動閭閻宗社長歌短牘  
悉本性情孝子慈孫忍不誦祝而彰明之授之剞劂以  
勒金石益當擊朱泚之笏已自貫白虹而班青史今且  
吊甚宏之血能不昭天地而泣鬼神哉茲公之長孫苞  
見任洛陽令繩其祖武編輯前徽極苦心而訂訛字捐  
承俸以付鐫人是不止於一家言而為天下人言不止  
為天下人言而為千秋萬世來言也昔子思能述仲尼

善人有後豈不信然哉敬託於楚些之祝誦而為之序  
工部尚書管總督倉場戶部侍郎事前都察院左都御  
史趙開心頓首拜撰

趙序

主

原序

有明三百年養士其以文章節義並垂天壤者不少既見余於忠烈楊夫洪先生殆無間然矣公自釋撰得虞山政成即受知於神廟故居者披敝歷先墓二宗之間為朝廷總憲明大禮擊大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後卒以忠死戊辰余始通仕籍輒恨不得與大君子同朝扶義然心竊嚮往之公著作甚富落筆多雁血語以巢壘卵傾其書夫半亡軼余所得讀者二十四單疏而外止李本寧太史選定五疏而已今公孫苞以公之令虞山

者令洛陽人謂公之慈孫吾鄉之慈母收公遺藁悉付諸梓凡得奏疏奏揭獄中書及雜撰詩文共三卷集成問序於余夫余烏能序公之文哉公之文悲憤沉痛而能大暢其中之所欲言其筆頓為擊秦始之椎為中朱泚之笏其墨瀟為莫宏未化之血為比干既剖之心其爭封后也保全貴戚正所以安先帝之心而議者謂其過薄其爭移宮也嚴於宮闈正所以隆選侍之禮而議者謂其太驟其爭醫藥也以聖躬之重湯餌不可妄投糾劾庸醫而議者謂其近猶其爭嚮逆也以閹禍之深

謀雖不容稍緩首領好逆而議者謂其過激先以爭封后者為薄則奉太妃而加之尊諡無論名分大乖即鄭氏之諱宜其不永是反得為厚乎以爭移宮者為驟則天子正位之始六官避席為何等事而傾可以需遲俟之乎以爭醫藥者為猜則更護賊醫加至尊以進御不節之名益主疾而虧聖德反謂信之者真乎以爭嚮逆者為激則公頭未發兇鋒已張閣部諸公德不先復見逐君子之朋同心義豈得謂公激之且全軀除妻子者至茲逆夫白之役何終無一人與公共聲義鼓乎當

公之就逮也百姓聚而哭諸道要格王命謀特錢而祝生還者無數迨於獄死則盡空產推推京師地震上天覆而無日是公之英爽降厲千秋亦不在乎區區搗墨間也而況武侯出師之表丞相絕命之辭永炳日星者乎有明三百年養士椒山發奸相於前大洪摘逆璫於後忠肝磅礴皆死巨憝之乎至今讀二公遺集者輒涕泗從之然則大章節義如二楊先生者斯誠無間然也已

中州後學薛所蘊泮手題

原序

嘗讀史至朱雲請劍清君側也劉陶請諫宦官重大權也劉輔請勿后婕妤存國體也觀其芳踪想見其丰采心竊景仰之後之人臣聞其風者可以興起矣余茲授覽應山楊大洪先生集而有感也當明天啟時余初入小學聞魏忠賢之專權心甚恨焉聞楊左諸君子之擊奸心甚慕焉卒聞其不先於詔獄也心甚痛焉迨至名仕籍又歎其生也晚不獲與諸君子同朝也

清順治己亥大洪先生冢孫竹如以上林遷尹洛陽謁許序

余京師詢先生遺文尚未能授梓越三載康熙元禡自洛陽遣使持先生全集問序余素景行先生之為人讀其書如見其人矣先生立朝大節由諫垣陟中丞終始以言路願請即以諫官之職序宋歐陽永叔之言曰立殿陛之下與人主爭是非者諫官也補闕拾遺繩愆糾繆扶君子而決小人諫官得人蒼生之幸而社稷之福也朝廷之有諫官猶天地之有日月乎天地非日月之照臨則舉世昏闇朝廷非諫官之振勵則盈庭廢痺故當詩望其風烈如景星野靈後世傳其文章似連城拱

壁也彼魏徵王馬俱者夫非唐宋之諫官歟而報主之誦三百禦戎之策十二至今存焉或曰與為鷹鷂寧為鸞鳳寧為良臣不為忠臣於戲是與於不忠之甚者也設使諫官不言則一人不聞其過羣臣日行其私彼全身保祿位之徒將避鷹鷂之譴謝寒蟬之讀借良臣之名工佞臣之術致主上孫之奸確觀魏有國家者亦安用若而人為諫官哉今讀先生集中移宮一書知后母儀也婕妤不可濫其封於帝之生前過侍豈可據其宮於帝之崩後乎二十四大罪一疏知忠賢讀人也漢天

子不可親明天子豈可任乎其嚴剴切宣公之奏議也其詩正變風人之微旨也其啟劄則與當日正人君子反覆相商為封疆計安危為國祚計靈長也無如其言出而禍隨也閱獄中絕筆令人一字一淚噉咽不能下後之君子論世至此斷未有不歎息痛恨於一時者也迨狂烈御極晚見陰消雪先生之寬進先生之爵官先生之子易名表墓崇遇熙汗青不蒙後之人臣讀其書聞其風者可以興起矣或又曰古人焚諫草其何為者耶夫諫官者格君心之非而課宰相之職者也諫而行

使後世知人君納諫之美諫而不行使後世知人君拒諫之非不然者韓琦之存案任伯雨之慧章胡弗闕也余將以先生之集與朱雲之檻並傳云請質之令尹竹如

康熙元年二月古新樂城復學許作梅拜題於補家堂

原序

余七十有七矣靜坐空山始悟得四字曰能言曰立言能言者以筆鋒為主如朝風弄月之類此花草之文章也立言者以世道為主如指佞斥奸之類此節義之文章也吾讀忠烈大洪楊公之集而悲之嘗光廟賓天景宗未登宸極公力爭鄭貴妃之封后李選侍之移官呼吸危疑間不容髮賴公明目張膽之孤忠立消垂簾稱制之惡禍機妙防微禮明正始孝諭以志安社稷褒公公滿階不自安惟有息歸一著而已猶引榻前遺詔首

六

請冊立長孫恭上大行皇帝尊諡追崇聖母尊諡條奏邊疆事宜攻去司馬甘肅掌中第一教時之大奏議也自此叩闕出城豈復夢春明門一寸地哉適奉旨敦趨歷轉太常御史大夫之副日攀魏忠賢與客氏表裏為奸聲討二十四罪公未嘗以能言名而言言從世道上起見讀者知其滿腔皆節義矣魏璫雖橫尚有憚心僅出公四指而羣邪羅織不已借題目曰通內為王安復仇曰封疆為黨經畧營脫誣坐二萬餘贖以此壓公頭鉗公口立盡公家莊親丁雖直不疑長者莫能辯孫松

教子孫莫能措矣即從來奸黨巧殺正人君子者無此  
法亦無此題目也綏騎入門談笑如故合郡有欲謀奪  
還公而礮官旂者有揭竿數萬餘開諭不散公三木囊  
頭且拜且泣無更累族誅然後得解者有村市設醴所  
公生還者比就繫車自老嫗某婦暫筵乞兒有持錢以  
贈綏騎即綏騎亦為感動有請於關將軍之廟者河南  
州邑有襄糧送公及黃河而返者與觀歸鄆大河南北  
道間有頂香前迎提椒漿麥飯以祭公者至則七十餘  
老母宿於城樓六歲之幼子幼孫寄廬山僧舍不莊

不祧暴露白楊之棺不樹不封攜吊青蠅之客重僕多  
魚驚鳥散三子正破卵覆巢伯兄清既奪其郡丞又營  
其資產獨存產埃數卷集幸未為還卒倫兄掠去此荆  
卿白虹裏宏碧血也冥冥中果有護呵者耶嗚呼婦孺  
亦文也學增亦文也媚孺者如上公之勸書生祠之碑  
版賀殿工之表牘如像贊如榜額如誥未吟唯恐其一  
字一句之不工也永山既消又唯恐其一點一畫之家  
傳而戶頌之也種種欲詞媚天耳馬通耳昇之針虎射  
虎不受投之火豸犬豕不食而敢與楊公節義文章爭

日月之精光國雲霞之麗采哉公非特二十四罪跡也  
移宮之後踰勸先皇帝尋撫弟妹垂絕矣決不肯以殺  
諫臣三字歸過朝廷造次顛沛之時終未斷忠君愛國  
之初念大人君子之立言蓋如此而謗公者反謂其陷  
君於不孝陷友於誦天黨綱中豈非冤外之奇冤哉公  
嘗曰吾欲為楊震仰藥不願為張儉逃亡不屑為三閭  
大夫之沉湘又不及但以狼籍骸骨付酈吏以模糊血  
肉付鼠蝎蟻蟲君門咫尺庶幾史魚之尸諫子公之精  
忠上感太廟則京師地震天昏下感獄神則獄產雲芝

陳序

三

五邑而胡為非刑勒限者欲殺公父子如故也且吏部  
郎蘇公繼歐蹟公一飯尋以削籍自經矣熊經暮欲為  
公出辯既疏不為上矣血書絕筆禁不為通矣獨有見  
義必為死生不顧于書募疏者李公行志也設檀四門  
者夏公之彥也捐金贖產朔廟貌編實錄者胡公繼先  
也訂正遺集者游公士任也寓武林三月捐資刻集者  
兄清也恨當時刺客不思及公義民俠士周旋艱險而  
不忍去公皆避禍姓名無傳焉而又恨借題殺公者復  
多漏網諸生鐵鐐錄如岳祠秦檜故事跪列階下以快

朝野之憤憤可乎今聖天子錫以上諭贈以上公祠之  
蔭之三子兩上書所以溫旨報顯忠遂良奸邪騰落  
先生其可以大笑地下而無遺恨矣

崇禎甲戌八月甲子日筆亭陳繼儒頓首撰

陳應

三

原序

明都察院左都御史諡忠烈應山楊公之死瑞禍也海  
內人士莫不憐而哀之下至田夫牧豎兒童走卒亦能  
稱道其行事而涕泣感泣者垂四十年時異世殊滄桑  
匪故而凜然大節日星河耿耿在人耳目間吁至其  
余虞人也公令虞時遭風善政猶有存者虞之人至今  
尸祝之於是知公最忠繼而我論公之遺言慷慨激烈  
迴環沉痛精忠大義洋溢楮墨乃作而吟伏而思蓋知  
公當日所以毅然為國家擊大奸擢大禍者蓋皆以求

翁片

主

成其志而非欲以忠臣之名美天下後世之憐而哀之  
也當先廟賓天時主少國危婦寺專權輿為宗社憂公  
親受額命身處危疑正色抗爭不避難險卒定大計安  
社稷向令奸黨已固逆謀已成一忠臣孤立於朝不難  
以法中之安危呼吸間不容髮炭炙十殆哉當是時公  
之志固早辨一死矣迨權璫竊柄正人君子相繼罷黜  
公聲罪首攻義形於已二十四罪之疏出雖奸魄少奪  
而吉綱羅鉗隨而媒孽其後亡何遽繫詔獄刑辱慘毒  
不免於難自古忠臣得禍未有如公之甚者也斯時也

公豈不知瑤瑤之必不可滅聖意之必不可回直道之必不可容國事之必不可救而決然為此者亦謂擊之而勝則社稷之福不勝則繼之以死為朱雲之櫟為侍中之血為博浪沙之椎皇天后土實鑒臨之公不云乎不顧為楊震仰藥不屑為張儉逃亡是則公之志也而公之志於是乎不朽矣厥後莊烈御極渠魁殄滅首雪公寃顯忠遂良易名表墓恩有加矣而公之子憲副公偕其弟泣血上書而被溫旨一時諸奸屏迹正氣得伸公之志始大明於天下要之公當日者豈逆計夫後之

筆月

主

必大明其志而後一決於死也哉迨我

朝

定鼎之初板帥難作吳下騷動憲副公方為郡司馬仲

大義明臣節卒以死殉國海內人士又復憐而哀之幸

忠烈之有子是則憲副之志一忠烈公之志也庚子秋

余膺分守之命承乏河南得與公之家孫維陽令竹如

君交循良政績追蹤召杜慈母神君之號遍播河雒間

他日晉高位佐

天

子經營盡瘁以無負乎忠烈公之教者矣又何如也嗟

乎忠烈公所以成其志者如彼其子若孫所以成公之

志者又如此忠烈公其亦可以無憾也已公之文凡奏

議書牘以及詩歌古辭無慮數萬言所謂存什一於千

伯者都為若干卷其忠君愛國之思一篇之中反覆致

意讀公之書者其知公之志焉余也不文因竹如君之

請平筆而為之叙非敢曰掛名文字中如古人所云也

雖然忠烈公其僅以文傳也歟

康熙元年歲次壬寅律中無射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

司虞山後學通家治晚生翁長庸玉于甫拜手題并書

於退思堂

翁序

笛



原序

余家有姚孟常文達集目錄楊忠烈神道碑而文頗闕焉其書問中屬忠烈寄所撰庚申紀事明文海又有李夢白楊忠烈實錄序是二書者余皆不及見也嘉慶六年視學楚北按試安州始得其裔孫所刻遺集而雖誦焉其間頗殘缺失次為之歎息者久之甲子季秋試事既竣其家將重付剞劂而文孫徵策乃請序於余余惟忠烈當泰昌天啟之交義膽忠肝志安社稷被禍最慘得名益彰以至於今兒童走卒罔不知其姓字為之感

嘉慶

壬

奮而興起前賢之序詳哉其言之尚安事余之贅述者抑余更有說焉為常人子孫易為清白吏子孫難何則鄉黨無聞之人稍稍能自立即可以小致聲譽名臣之後耳目所歸其學具行有一不足以恆人心則指而摘之者必衆蓋望之者嚴則責之者備其勢然也余所聞忠烈之子之易死叛臣其兆勝之難

郵有加而比部可疑清名猶奕奕在郎署庶幾不失門風者令其家乃能擺脫常務以重梓先集為謀亦可謂知所先後矣故諾其請而序之且為釐訂其次序校補

其嗣畧俾就完好而又以為忠烈公之後人最使知夫家賢之難不徒貌襲名而已也徵策勉之矣

嘉慶九年歲次甲子十月上虎湖北提督學政會稽後學茹霖頓首拜撰

嘉慶

庚

原序

余束髮受書讀明史參家乘即知先中丞公於前嘉宗  
朝守大名時締治虎弁田雨耕而又不為禮於魏南樂  
直聲日起私怨日深楊左獄與閹黨相與嫉之合爐以  
煨劑藉提問是時瑞談甚烈海內俊傑羅織殆盡先相  
國文貞公亦以力為高邑趙忠毅同里親忠節道地殊  
水履尾箕至不測未嘗不歎息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也  
忠烈楊公當泰昌天啟交主少危疑權奸窺伺而力爭  
封后移宮首安宗社此其意不僅以廷諍博忠匪譽也

錢氏

卷二

迨其後二十四罪之疏上逆閹生畏辭厥公之仇亟足  
以震懾奸魄矣然而宵人煽虐鍛鍊借題卒以莫須有  
之案橫清廉之士慘以忠死天乎冤哉余承乏廬山為  
公故里敬瞻祠宇并得遺集而竟讀之古之稱立德立  
功立言三不朽公皆有焉公之文孫徵策以其舊刻殘  
闕重謀剞劂請一言於余因思汪文官追職之獄兩家  
先世同誣被禍公之令子憲副

國初死雲間之難先會事死事閩中皆優蒙

贈卹教孝教忠後之能承先志者亦若合一轍辱承誣謗

敢不敬述兩家祖德臣忠以應所請今徵策以優行生  
入貢

王廷行見為楨為幹作濟時之具其定相勉為清白吏子  
孫也可

嘉慶九年歲次甲子仲冬月知應山縣事嘉善後學錢  
清履頓首拜撰

錢氏

卷二

序

余少知學時即嗜披史篋至於奇行芳躅尤切追維第  
苦隘於簡幅或一人僅得一節之傳心嘗惜之及壯歲  
遍遊燕趙秦楚間所歷忠孝義跡雖殘碑斷碣必拂拭  
而讀焉非敢謂仰止高山景行能至亦欲知古人行事  
之始終而觀其心之所由也惟揚忠烈公當泰昌天啟  
之時排斥權奸力挽蒙晦而卒以冤死其奏疏載於明  
史者固已煥若日星矣竊謂精誠以結而後固剛氣以  
養而後充意公蓄之於心日必事事卓有可風者恨其

元

不盡傳也道光辛巳余適承之應山敬瞻公廟并得其  
文而讀之益爽然於忠愛之由而於公無間然矣蓋人  
臣報國盡職非難不欺心為難古來執諫章而遭不測  
者人亦間有然其間或激於人言之逼迫而姑以塞責  
或出於豪俠之期許而忍以沽名是雖直節昭然間有  
可取而論世者綜其平日之陳言往行加以繩尺究不  
因一時激厲起其平日之瑕疵謂其心之不純也謹閱  
公文自奏疏而外即為歌咏為啟劄為記序無非纏綿  
愷切本於正己規人安邦輔主之至意從知當日慷慨

立朝從容赴節皆至情至性之所流而真能自己時遭  
其變心守其常豈矜一時之激厲者所可比哉夫海內  
士聞公之名者固不盡然而涕落况余入仁里讀遺文  
其敬仰前徽而思所以自正其心者宜如何而銘刻之  
公高孫祖憲品學深醇奉哀

皇上御極恩詔蒙名孝廉方正登膺

殊寵擢為宰官素知余之景慕平公也祈余為序余前已  
證製佛言泐公座側以誌依思矣茲復因公之文想公  
平日之居心首一言以自謹而為其子孫者更宜思淵

辛

源有本敬承罔替也

道光十年歲次庚寅仲冬月知寧波府事前應山縣知

縣營山後學子鼎培頓首拜撰

原序

有明稱文章節義特奕古今者莫盛於二楊曰椒山曰大洪一則盤奸相於前一則摘逆璫於後而皆不先於巨慝之手嗚呼何禍之烈也蓋二公懷忠義之性抱貞直之操灼所謂丹可磨而不可改其色蘭可燒而不可滅其香玉可碎而不可移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其質賦於天其學成於人夫孰得而撓之者余觀忠烈公大洪先生浩氣磅礴踔厲千秋當主少危疑權璫竊竊之際親承顧命正色抗爭雖羣奸側目有所勿恤方

張序

三

三

是時忠烈公一諫壇職耳乃諸大臣所欲言而未言者公獨迫切言之諸大臣所欲行而表行者公輒果決行之一念孤忠明目張膽此其潛消隱禍於將萌而匡扶社稷以勿替者煌煌大節其誰不耳而目之哉奈事權既定謗議紛然竟以此犯宵小之忌而公亦踽踽不自安乞身引退得非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者歟無何詔起田間校司風憲倦倦君國勞勩於中彼夫奸黨之鴟張婦寺之專橫表裏扶同其譏議燎原之勢縱曰遽難撲滅而實不得不嚮避是故公之聲罪致討也惟定積垢

宗之靈或得莫幸萬一而至熟觀乎其時其勢則早已付生死於度外矣迄今讀公奏疏痛切糾未詞嚴義正直足奪奸惡之魄而新逆聞之魂至於擊之而勝固國家之福蒼生之幸也一或不能勝則為朱雲之檻為侍中之血何所不可亦求吾盡吾心而已耳公之言曰雲遭雨露莫非天惡吾不為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踰路赴遠以身之生元歸之朝廷白日冥冥於我何有此心果未嘗死也況天理在人不容漸滅覩見陰消道所固然奕世而下猶知有義士貞臣揭日月而昭雲漢者易

張序

三

名表墓光熙汗青尚何所懼而獨不為君子又何所戀而更甘為小人哉竊慨當日之矯矯者或為止公勅書或為生祠碑版或為賈殿工之表箋他如像贊榜額種種談詞一聞二十四罪之諫草倘有人心吾不知其顏報何地也有真節義自有真文章公果於椒山同不朽而有明二楊之盛選哉弗可及也已余彙刻氣節部因以公為之殿且并其端云

後學敬慕張伯行撰

楊忠烈

尚水像

忠烈公小像

記



重觀先大父小像記

先大父忠烈公小像先父追傳於前明崇禎乙亥歲先大父生前未嘗以像傳也然則先大父生前何為不以像傳曰先大父志在宗社方捐軀報國廷矣何心以像傳也然則先大父不以像傳其像固已與日星河嶽同傳矣先父又何以追而傳之曰此國仁人孝子之用心如是也記曰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求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先父之追傳先大父像也亦即皇皇焉望望焉慨焉之心也

楊忠烈公小像記

記

曆年十三先父以所追先大父像四軸示范三大軸一小軸大軸一付三寡叔一付五寡叔一付六寡叔小軸先父自祀之出入不離至崇禎丁丑先父赴選先大父像亦奉往焉泊至京有通家子過邸舍問及所遺像先父以實對伊云必望曰竭誠方敢謁公早備香楮米醴求見甫見輒拜畢慟哭復云正氣遺容必須暫借歸寓親切瞻仰先父見其誠懇即以付趙數日先父以訪友人去暨旋京此通家子又他往其像遂不可得戊寅春范護先母入都拜見先父復請先大父像拜見先父

以此瑞末向苞言辭未畢先父慟悼欲絕故不敢復請  
通家請像者姓字厥後遂值鼎革諸家叔所存大軸像  
亦為烏有至先父靖難雲間苞以請

師旅食京師八載合之上林河洛桐川三墓艱難不覺廿  
年有餘存亡變態倏忽非常三家叔六家叔相繼隕世  
不特先大父大軸像不可得即昔年存大軸像者亦落  
落屢屋矣苞於先大父遺瑞禍時歲尚未週不諳先大  
父遺容即欲命工再繪無能彷彿康熙丙午冬五家叔  
來桐署促膝談家務因叙及再繪先大父像衆叔留署  
楊忠烈公小傳記

章

命工聽叔口述繪成六幅苞亦差慰然其心猶快快於  
先父昔年身祀小軸不可復得也爰命役將所繪成像  
送姑蘇裝裝潢成設像室至苞前懸像禮拜忽有報宜  
與陳生又送先夫父像至者苞喜且詩曰像從何乘得  
非先父昔年所失小軸耶即命役訊陳生顯末陳生諱  
維松其祖陳公諱子廷與先大父誼同蘭臭此像在彼  
處有年矣相傳亦異世其子臨終囑其孫見還者苞因  
當年未悉姓字不審以香楮謁像拜畢哭請者為陳公  
之同許人亦未審別有通家子轉請題贊於陳公苞迎

像至署設位再拜不啻先大父亡而復歸死而復生也  
憶此像去自崇禎丁丑今還於康熙丁未事隔兩朝年  
歷三十去而復還且還於姑蘇所裝像至之日親反競  
奇其事謂苞之精誠所感也仁孝所孚也苞曰否否天  
下事與物之存而去云而復還者往往多有亦以俱有  
數存焉而非人意想之所可必也但先大父無心以像  
傳而先父追像以傳先父追像以傳而傳而復失失而  
復還於今日此誠子若孫之幸當亦先父在天之靈所  
大慰藉者也然則苞今日再見此像也是再見先大父  
楊忠烈公小傳記

章

先儀也是再見先父手澤也未見而思乍見而喜而悲  
苞之心則然苞之心亦安能不然哉  
康熙六年四月初二日家孫苞謹記

楊忠烈公小像記

此天地鬼神巧爲訶護忠烈公遺像及憲副公手澤與日星河標共不朽者也。康烈名在天壤人咸思仰通家世好廬拜丰采亦人情之恆耳。天何方移邸舍憲副公遂有訪友之行。比其言旋而是。邇家子者適又他往。嗣此浮散風飄各不相值。迨李國英送辦飛塵消我竹翁父重絕孝念祖而宜興陳生遠會萃還憶閩寇之謀楚非一日也。宜興之距廣德不異於松江也。若使是像存公家祠恐不免閩逆之虞。使陳生早歸於松江亦難脫楊忠烈公小像記

卷

通家世晚學生陳珪薰沐頓首識

本傳

楊建字文儒。應山人。為人磊落負奇節。嘉歷三十五年。成進士。除常熟知縣。舉廉史第一。擢戶科給事中。轉兵科。右給事中。四十八年。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建偕諸給事御史走謁大學士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建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令。公誠曰。三問不允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明史本傳

公更當宿閣中。曰。無故事。建曰。潞公不訶史。志聽此。何時尚問故事耶。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尚躊躇宮門外。建先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曰。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官藥視膳。薄暮始通。太子深納之。無何。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越四日。不豫。欽人宣言。鄭貴妃進。吳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刺。帝一晝夜。三四十起。而是時貴妃據乾清宮。與帝所寵之李選侍相結。貴妃為選侍請。皇后選侍亦請。貴妃為皇太后帝外家王郭二戚。晚編謁朝。

士泣懇宮禁危狀謂帝疾必不起文昇奏效也非誤也  
鄭季文甚固已藏禍心廷臣聞其語憂甚而帝果趣禮  
部封貴妃為皇太后建先斗乃倡言於朝共詰責鄭養  
性令貴妃移官貴妃即移慈寧建遂勅崔文昇用藥無  
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廷流言謂陛下與居無節侍御盡  
惑必文昇藉口以掩用藥之奸文昇之黨煽布以預杜  
外廷之口既損聖躬又虧聖德罪不容死至貴妃封號  
尤乖典常專以嫡母若太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未生  
太后何請亟寢前命亟上越三日丁卯帝召見大臣并

明史本傳

及建且宣錦衣官校衆謂建誦行旨必廷杖屢從哲為  
解從哲勸建引罪建抗聲曰死即死耳建何罪及入帝  
溫言久之數目建語外廷毋信流言遂逐文昇傳封太  
后命再召大臣皆及建建自以小臣預顧命感激誓以  
死報九月乙亥朔昧爽帝崩廷臣趨入諸大臣周嘉謨  
張問達李汝華等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子甚欲  
共託之李選侍建曰天子豈可託婦人且選侍昨於先  
帝召對羣臣時強上入復推之出是豈可託幼主者請  
亟見諸皇即呼萬歲擁出乾清暫居慈慶語未畢大學

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至建趣諸大臣共趨乾清宮關  
人持挺不容入建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登駕若  
曹不聽入欲何為聞人却乃入臨羣臣呼萬歲請於初  
六日登極而奉駕至文華殿受羣臣萬呼駕甫至中宮  
內監顏懷開出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長人有攬衣  
欲奪還者建格而訶之曰殿下羣臣之主四海九州莫  
非臣子復畏何人乃擁至文華殿禮畢奉駕入慈慶宮  
當是時李選侍居乾清一燝奏曰殿下暫居此俟選侍  
出宮訖乃歸乾清宮羣臣遂退議登極期語紛未定

明史本傳

三

有請改初三者有欲於即日午時者建曰今海宇清寧  
內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舍欲未畢衆見臨朝非禮  
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建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  
處之得宜即朝要褻何害議定適文華殿太僕少卿徐  
養性御史左光斗至責建候大事嗟其面曰事脫不濟  
汝死肉足食乎建為踈然乃與光斗從周嘉謨於朝房  
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明日嘉謨光斗各上疏請  
選侍移宮初四日得俞旨而選侍聽年遊處計必欲皇  
長子同居惡光斗疏中武后語議召皇長子加光斗重



謹遵遇內聖於麟趾門內暨備言狀連正色曰殿下在東宮為太子今則為皇帝選侍安得召且上已十六歲他日即不奈選侍何若曹豎身何地怒目視之其人選給事惠世揚御史張瀚入東宮門駭相告曰選侍欲垂簾處光斗汝等何得晏然連曰無之出皇極門九卿科道議上公疏未決初五日傳聞欲緩移宮期連及諸大臣畢集慈慶宮門外連語從哲趣之哲曰連亦無害連曰昨以皇太子就太子宮猶可明日為天子乃反居太子宮以避宮人乎即兩宮聖母如在大元亦當從子選

明史本傳

四

侍何人敢收親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選侍亦願命中人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於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子何當先顧其嬖倖請選侍於九廟前質之若曹豎食李家祿者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燵嘉護助之詞已俱屬聲徹御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連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官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雖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決贊之亦惟今日其日選侍遂移宮居仁壽殿明日庚辰熹宗即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連與一塚嘉護定宮府

危疑言官惟左光斗助之餘悉聽連指連頗髮盡白帝亦素稱忠臣未幾連兵科都給事中御史馮三元等極詆熊廷弼連駁論其事獨持平旋劾兵部尚書黃嘉善八大罪嘉善罷去當選侍之移官也連即言於諸大臣曰選侍不移官非所以尊天子既移官又當有以安選侍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官取快私暨既而諸奄果為流言御史賈繼春連上書內閣謂不當於新君御極之初首勸主上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構羅織不休俾先帝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蓋是時選侍官

明史本傳

五

奴劉選劉朝田詔等以盜竄繫獄詞連選侍父諸奄計無所出則妄言選侍投環皇八妹入井以焚遂朝士繼春藉其言首發難於是光斗上疏述移宮事而帝降諭言選侍氣殿聖母及要挾傳封皇后與即日欲垂簾聽政語又言今奉養李氏於熹鸞宮尊敬不敢怠大學士從哲封還上諭帝復降諭言選侍過惡而自白養鸞厚俸廷臣知未費熹鸞宮災帝諭內閣言選侍豎皇八妹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瑞謂繼春生事繼春相與詆諆乃復上書內閣有冷行之皇八妹入井誰悔編纂

之未亡人雖經其訴語朝瑞與辨駁者再連恐變弄說  
遂滋亦上敬述移宮始末疏且言選侍自歲皇八妹入  
井并斐語何自臣安敢無言臣等使今日忤選侍無辜  
使移宮不速不章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  
帝優詔褒連志安社稷復降諭簡述官掖情狀繼春及  
其黨益忌連誅連結王安圖封拜連不勝憤冬十二月  
抗章乞去即出城候命帝復褒其忠且而許之歸天啟  
元年春繼春挾江西還抵家見帝諸諭乃具疏陳上書  
之實帝切責罷其官連繼春先後去移宮論始息天啟  
明史本傳

六

二年起連禮科都給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左  
僉都御史又明年春連左副都御史而是時魏忠賢已  
用事羣小附之悍衆正盈朝不敢大肆連益與趙南星  
左光斗魏大中輩激揚諷議務植善類抑檢邪忠賢及  
其黨銜刺骨遂與汪文言獄將羅織諸人事雖獲解然  
正人勢益孤其年六月連遂抗疏劾忠賢列其二十四  
大罪忠賢初聞疏懼甚其黨王體乾及客氏力為保持  
遂令魏廣徵調旨切責連先是連疏就欲年朝面奏值  
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為

計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詞知是帝不御朝者三  
日及帝出羣閣數百人哀哭陛立勅左班官不得奏  
事連乃止自是忠賢日謀殺連至十月吏部尚書趙南  
星既逐廷推代者連注籍不與忠賢觸言貴連大不敬  
無人臣體偕吏部侍郎陳于廷僉都御史左光斗並削  
籍忠賢恨不已再與汪文言獄將羅織殺連五年其黨  
大理寺丞徐大化勸楊左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連文  
言下獄鞠之許顯純嚴鞠文言使引連納賄賄賄賄文  
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賊楊大洪哉至死不承顯純

七

乃自為獄詞坐連賊二萬遂逮連士民數萬人擁道攀  
號所歷市村巷焚香建醮祈佑連生還以下詔獄顯純  
臨法拷訊連辨對甚正而顯純袖出成幕抄寫以進連  
曰此地明心堂如何改作昧心處天下萬世汝肉不足  
食顯純大怒五毒俱辱骨裂髓盡五日兩比慘不忍言  
茲時獄樹忽皇黃芝六瓣光彩透映人皆以為瑞不虞  
七月廿四日比較後遂於深夜斃之是夜白虹亘天黃  
芝墮地天地皆為震動而追賊之令猶急連素貧入  
官不及千金毋妻止宿城樓三子至乞食以養隣邑鄉

人無不捐貲助之下至賣菜傭亦為輸助其節義感人  
如此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追封三代諡忠烈  
官其一子造墳安葬勅建府縣祠宇有司春秋致祭

楊忠烈公文集新舊序目錄

新序	楊澤會
新序	王贈芳
新序	陳運鎮
原序	鄭 鄴
原序	趙開心
原序	薛所蘊
原序	許作梅
原序	陳繼儒
楊忠烈公文集新舊序目錄	一
原序	翁長庸
原序	茹 茶
原序	錢清履
新序	于鼎培
原序	張伯行
楊忠烈公小像	原稿
重觀先大父小像記	苞
楊忠烈公小像記	陳 鈺
明史本傳	

楊忠烈公文集目錄

卷一	
奏疏	
勅史繼借疏一	萬曆四十八年
勅史繼借疏二	萬曆四十八年
言邊事疏一	萬曆四十八年
言邊事疏二	萬曆四十八年
言邊事疏三	萬曆四十八年
言邊事疏四	泰昌元年
請立東宮疏	泰昌元年
申明禮制疏	泰昌元年
慎擇東宮近侍疏	泰昌元年
勅內官崔文昇疏	泰昌元年
乞早清宮禁疏	泰昌元年
敬述移宮始末疏	泰昌元年
卷二	
奏疏	
勅本兵黃嘉善八大罪疏	天啟元年

乞歸田里疏一天啟元年

乞歸田里疏二天啟元年

辭免太常恩命疏一天啟三年

辭免太常恩命疏二天啟三年

止內批屢降疏天啟四年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天啟四年

卷三

奏

兵科抄卷一

楊忠烈公文集卷一目錄

王

兵科抄卷二

兵科抄卷三

揭

兩朝登極始末揭附原疏

請告在籍揭

起補禮科都給事中升太常寺少卿揭

被逮赴都揭

家書

家書一在太常時

家書二在協院時

家書三甲子參瑞後

家書四被逮途中寄

獄中血書

獄中寄母書乙丑七月

獄中寄子書

卷四

書簡

寄高貴大兄三首

楊忠烈公文集卷一目錄

四

與梅長公四首

寄羅山平太守

寄孫漕院

賀履清軍擢大理守

復申陽楊刺史

荅閻鳳陽

與南直毛學台

與李燈明

寄翁允登

與周寄侯

候吳安節老師

答同門

與游肩生道長

與房老師

與官太常

與李淮撫二首

答王軒錄太守

與王軒錄兵米

楊忠烈公集

卷一百一十五

與邵南舉師四首

答朱巡道

與楊按臺

與某公祖

寄張山是

寄張涵月撫臺二首

與鄭司理二首

寄李本寧太史

寄李本寧家伯

五

寄友

與周敬松

與廷陵長

與錢秀峯公祖

與湖廣熊撫臺

與薛撫臺二首

與舒按臺二首

與攝篆藩司

與分守周道尊

楊忠烈公集

卷一百一十六

目錄

與李方伯

與糧餉楊道尊三首

東隨州相公

與李心白

與鄭襄道尊

東南學院蕭元恒二首

與馮少墟

與蘇吏部

與開封范司理

與王崑壁

與曹真子

與同年某

與周太宰

卷五

書簡

寄夏父臺

與成密宇官坊

與李湘洲宗伯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一

寄張學海

與荊州太守

寄路吏部

與福建提學

與李夢白司農

與楊總督二首

與王豫州方伯

與董誼臺

與蒲圻長

寄李侍御

寄方孩未

寄友人

寄周守道

與游侍御肩生

寄左浮邱二首

與蘇抑臺

與劉咨伯

與劉念劬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一

答傅東嶺

與鄧文水

答祝東阿

答雲南羅汝元巡撫

答甘肅李巡撫

答宣府王巡撫

寄友

答岳撫院

與熊操江

答浮梁張令

答按臺周未玉

田馬總戎

答四川按院

答項工部

答劉侍御

答順天鄧巡撫

答新升大理同知王育德

答程啟襄道尊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一 目錄

答侯御史

答陝西李按臺

答南兵部岳

答休寧侯大尹

答山西巡撫李

答貴州巡按侯

答福建巡撫南居益二首

答朱總督

答邱御史二首

九

答廣西王御史二首

答陸御史

與祝秀水

答黃汝良老師

答陝西霍巡按二首

與蘇松察院

與河南程巡撫

與貴州巡撫

答四川朱撫臺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一 目錄

答直隸劉巡按

與孫學院

與孫侍御

侯房老師

與王憲嶽二首

與張蓬

與李侍御

答王明珍州守

答張蘆老

十



答劉道尊

答邱毛伯

答崇智宗侯

附失題諸書

卷六

敬

答同鄉柯太守

答同鄉袁兵備

答關內楊大參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一 目錄

與李昌令

與承天某別駕

答金大行

賀王軒錄公祖

賀李方伯

答侯侍御

答王兵備

答王恭議

謝邱餉院魏按院祝壽啟

回新春啟

答程啟襄道尊

祝沈太封翁

卷七

雜文序 記 傳 行狀 誌銘 告祭文

序

贈別駕郭公禱雨序

邢太守臺薦序

賀夏父臺薦舉卓異序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一 目錄

賀夏明府薦舉卓異序 代李本寧太史作

賀雪蒼父父臺考績序

贈吳封君天與暨配鍾太君六十雙壽序

賀劉母封太孺人序

賀太宜人傅母李太君六表序

贈國醫彭月塘先生序

司理鄭公十議序

兵巡朱公城守管窺序

修南虞學志序

文侯循政紀序

書安陸白兆寺募藏經引

修復高貴山靈境小引

記

應山新修儒學記

傳

清知子傳

卷八

行狀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一

黃州儒學司訓節李先生心一陳公行狀

中憲大夫廣東韶州府知府西室柯公行狀

贈文林郎常熟縣知縣劍山楊公及元配贈孀人

劉母行狀

誌銘

孝介先生湖山羅公墓誌銘

處士程公率崖繼配朱孀人合葬墓誌銘

卷九

文

告常熟城隍文

祭趙我白老師文

祭徐京歲兵部文

祭大中丞文

祭周參議文

祭詹陽君文

祭王母馮太恭人文

寄真程率崖文

親劉玉磊文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一

禱岳武穆王文

書獄神廟壁文

卷十

詩

古體詩

神仙篇

被逮賦別崇智宗侯

宿漢口四龍寺為恒空上人作

近體詩

可老僧郭杖

失題五首

同友人登眺漫和老僧口號

山居陳元模見訪服香韻

會子山

贈謙心字五十

楚蘭中秋

贈彭淳吾雲水遊

題畫

楊忠公文集 卷一 目錄

看山宿鐵佛寺

題柏子園青苔閣

秋日移居石龍寺用九龍碑詩韻紀勝二首

偶坐中陽青蓮菴

輓彭郎婦二首

龍思霖遊龍興寺懷詩見訪用韻答之

送醫士彭月澤還吳

贈水心老僧

喜友人至寺見訪

答魏兄岳贈畫鷹

贈彭月潭八十舉子

贈水心和尚

題四賢祠

丁酉中秋對讀所感賦

積雨小霽同劉生伯王思延出遊賢隱寺

送游似傑入北雍二首

遊北固望金焦紀事十首

送程存質南歸二首

楊忠公文集 卷一 目錄

送劉宗乙二首

遊靈巖望太湖過西施澗二首

贈融和尚有序

和友人七夕韻

遊雙泉寺次彭熙陽先生韻二首

和家兄韻寄王陽奇

詞

題菱上蓮花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一

奏疏

勅史鑑借疏一萬歷四十八年

為邪臣欺罔無忌揆銓擬據非宜謹就事糾察以儆官邪以重要地事臣惟從未權臣壞人國家莫毒於志雖無上而實釀於一念之敢為欺莫惡於笑罵由人而實憤於一事之不知畏未有明辱大典而居之不疑蔑視公論而悍然罔顧如今枚卜首推吏部右侍郎史繼偕其人以鼎元私門生莊際昌一事尚可聽其攪揆佐銓

以達禍夫國家者臣請為皇上訟言之我朝收羅賢偽

之用極重進士一途至於殿試第一尤屬御墨親題華胥傳誦故文必取其典重謹摺字必取其端楷整嚴非為華國實以尊君此何等關係何等重大而可以私干者上年三月殿試中式舉人莊際昌對策文卷文理姑不具論其第三行洗刮七字別寫膠作膠一字監試收卷等官相傳共笑且已傳語閱卷總裁諸臣以為萬不可進呈矣一堂之中非輩非輩誰為不聞不見而虛傳之日畢竟際昌為第一人也寫別字者歷卷豈一榜查

目不識丁多磨刮者先鳴豈諸卷都塗鴉一片此雖閱卷之故宰趙煥總裁之輔臣方從哲或以擁戴金靈或以護法情迷朋比私交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罪誠不容寬而門牆桃李之私里黨爪葛之故先事開通名姓臨時違衆贊成則繼偕也此一段欺君辱國公案比以士師之律繼偕為違意主謀而趙煥從哲特結使下手之人耳當臺省交泰之日銓臣閭臣認罪之時繼偕若猶有人臣禮意宜蹴踏自陳豈告皇上以門生座主有心援引忘其欺罔有辱大典罪該萬死敬東身席藁以

楊忠烈公文集卷一奏疏

二

聽皇上斧鉞即不然當際昌抱頭回籍之時少且杜門思過以芒負不自安之意明與天下人士共見之徐俟公論之寬原猶庶幾有大臣喪君喪法之意乃竟無一字一語據過請罪於皇上之前若以其身為事外之人以其事為無甚關涉之事門身暗地移罪同人枉過一關再進一步繼偕之自為計則得矣夫且觀皇上為何如主耶蓋自今日教習宏開庶常錦集而是榜狀元安在鼎折其足士喪其元於人文為無色於國體為不祥誰實為之以至於此而到任之日猶儼然以衙門前輩

獨坐專席於多士之上不惟廉甲十重亦已目無三尺  
矣臣不暇遠引劉三吾事例即如皇上近年沈同和之  
為假元也取之者誤也非故也主考矣道南去副考劉  
楚先去湯賓尹之取韓敬也文實無差祇以舊日往來  
之迹韓敬落拓十年賓尹竟坐是不起豈今日繼借獨  
當門際過竟不可一問信如是吳道南湯賓尹等即  
當起用而韓敬沈同和可公然無恙也世間寧有此清  
議哉且自今殿講一典亦可裁省直令主試者高下其  
手付之選人發落可耳又何必天子臨軒金吾傳警糊

楊忠烈公奏稿卷一

三

名示慎厲喝示崇黃榜壘揭示重再作此兒戲故事以  
望人耳目為有識者於此方且隱恨隱憂而此欺君藐  
法者不知何以故卜首推且將柄持揆地矣夫宰相之  
職要在用人用人之道要在開誠市公而絕不與以已  
繼借未為相時營私門庇私人無天於上無人於下已  
若此矣異時大權在握加膝置淵以意顛倒當無所不  
至夫安能精白一心愛養人才以愛惜人國家皇上聰  
明神聖照臨臣民近五十年於茲有如此罔上行私臣  
子可以為相耶不可以為相耶會推雖上已票不下聖

意淵微定有明斷筆數諸臣亦自有賜城呂誨其人臣  
去年責成輔臣疏中點入鼎元數語亦明以皇上之不  
信從哲轉告繼借俾知自裁而兩人竟以規為璜也嗣  
是言官中有規其聽人穿鼻者有刺其姓名未協於金  
甌者有無為章惇者無為呂惠卿者近日東閣公會  
昌言新未更不如舊者繼借都寂然充耳也裝聾作  
啞頑冥不靈依然從哲後身而大膽忘難恐且過之竟  
從哲之後又一從哲天下事已不可為况又不止於從  
哲者哉近繼借因故卜久催不下意皇上必久勒破其

楊忠烈公奏稿卷一

奏稿

四

欺罔不忠心跡而公論又已沸騰恐終龍軍人言不  
忽圖署銓以行箝制招呼豈欲放當年高拱以閣臣兼  
冢卿故事乎而不知已非其據矣嗟嗟繼借趙煥故時  
不屑銓印推與計臣李汝華署管既李汝華以有正推  
辭署矣繼借故卜中人而又孽孽取前日之所棄去者  
何哉兩路徘徊多心顧盼此又謂不得於君則熱中左  
右望而罔市利者矣方今大小諸臣方以下故卜為目  
前緊著臣固於首推者確言其不可臣豈好為未然之  
激論哉亦以目前百事俱廢百盡俱蠹而饑民亂軍所

在峰起內憂外患交并一時即有赤心忠公二三相臣  
為皇上分憂託重已是整理費手若更以欺君執法一  
意營私了無愧耻無忌憚之人朱與其中定濁亂無章  
而貪險附之人才氣運當益厚之毒而逮之壞至彼時  
而後盡言天下事去矣裝延齡之麻已下而後效陽城  
之痛哭於廷王安石之亂已成而徒歎呂誨之不可及  
其心何濟范祖禹之言曰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言  
於已然則又無及臣不忍天下受已然之禍寧臣受言  
於未然之過故斷斷以今日相繼偕為不可至於署銓  
印之亦不可則於繼偕已事知之矣臣不必多舉隱求  
傷言官論人正大之體年未假官假印動以千百皆其  
佐銓時事不能摘發已矣且為之闕說至於三奉堂論  
歷苦屬官之所稱朱懋祥者見已假印問達矣尚貪重  
其銓序人倫而又望其為掾時宰相哉若輔臣之力引  
繼偕不過為身後地耳此等心旌無定牽挐由人豈終  
有肝膽向人者貽輔臣他日負心之恨傷聖主今日知  
人之明恐為身與為國家兩誤也又願輔臣深長思之  
矣臣職在封駁不知畏忌仰祈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一奏議

三

斷無貽子孫黎民之殆臣不勝瞻仰悚息之至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一奏議

六

劫史繼借疏二 萬曆四十八年

為邪臣罪案已明謹再平心剖析以質公論以維大典  
事臣因上年殿試吏部右侍郎史繼借開通故宰趙煥  
輔臣方從哲力以洗剗別錯文卷為進呈第一無天威  
於上無公論於下此中關係至重濫觴可虞若聽達職  
涵過長此喪窮臣故直糾繼借欺罔不可據按銓登  
為國典政本慮至深遠也前閱邸報見繼借為曠職滋  
愆聞言抱作乞行罷斥以全臣節一疏是繼借業已束  
身認罪臣以可無言惟是繼借疏中止認門生鄉里先

楊忠烈公文集卷一

七

事聞通猶於臨時贊成支吾展辯且若以科場檢舉小  
事臣過求其為欺罔者臣請就其原疏平心再剖質之  
繼借之疏曰莊際昌之卷專閱有人總裁有人是矣試  
問繼借如輔臣故宰亦曾識字讀書者何故於三百餘  
人中獨首取剗洗別錯文卷而又偏是繼借成里首錄  
門人也繼借又曰一堂傳觀非獨臣在不知傳觀之時  
傳觀其文不加點乎抑一寫冠場乎此是從哲情分要  
做良心未穩拈出膠膠二字一堂商量不得於心不能  
出口政欲得繼借一言即好改正耳繼借若果無心贊

威何不直以天下觀聽未便更於已於際昌未安斷斷  
當另選無疵者以光大典如從哲必遷就際昌則欺罔  
專在從哲矣無奈繼借偏於私情重國典輕從哲旋亦  
視天威遠友情近莫過於心相視以意同事諸臣即有  
無辱大典之念語在喉間終面情難割當日光景如此  
而曰吾不贊成吾誰欺欺天耶然則今日欺君辱國一  
案是誰之過與乃云嗚呼不肯為人分過是謂過也必  
文較之前日卻又涉說謊欺君矣嗟夫繼借前日實藉  
人以市恩今日反扯人以卸罪負心從哲此其一端從

楊忠烈公文集卷一

八

哲疏揭認罪雖是率人負我不知九泉有知夢寐之間  
其有顏面以對趙煥否總之罔上行私繼借自千慮與  
人乎何尤既經摘發愚宜追悔當時之迷未執爭痛恨  
前日之誤未引罪省心訟達怨艾花慙以靜聽皇上之  
雷霆將來天下士大夫其猶能原之是為收拾大臣末  
路善若若執迷不悟展轉支吾虛肆舌鋒祇敗塗地前  
日既不能以一人心掩得天下目今日又安能以三尺  
喙覆此半生心哉臣職在補闕拾遺有如此欺罔一事  
閃躲空地臣不敢不為皇上補拾以存科場一段公論

以揭臣子不當欺蒙君父一段正經道理若但如朱杞  
祥事輕啟偉端大敗銓體繼借既不辨臣則可無再  
舉耳如繼借必曰會試主考官即當為殿試道呈首  
卷更不必再揀論文字照管臨軒榮辱狀元宰相彼此  
明做人情只消一揭檢舉認罪大家籠糊過去便能此  
等造意行事那裏是欺君罔法請質之天下後世若有  
此公論有此臣禮有此論相論銓之法則臣前日之糾  
參誠過矣處分聽之皇上好官不妨人自為之臣復何  
言伏惟聖明鑒察臣不勝惶仄待命之至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一

九

言邊事疏一篇歷四十八年

為安危間不容髮急緩全不留心懇乞聖明自為著緊  
嚴申無甘謬辱之言以圖整頓重新事遼東自邊境陷  
沒以後廟堂之上事全失著用不擇人事去都娛慕怡  
堂事來各手慌脚亂大壞極敗已經兩年乃始起一熊  
廷弼為經畧雖倖以平日威名張臨時氣勢虛聲恐喝  
寵息半年然而軍中俱數米而炊人眾各約腹而食即  
防守亦僅其人而用內無協應外強支撐封疆之事固  
有司存而誰實協贊廟謨誰實居中調度假令事事著  
楊忠烈公文集卷一奏疏

十

心忤件應手敵亦何至藐視若無一個人如此安危  
禁辱何等時也猶且奄奄寂寂不見一言引罪不見一  
事整理臣竊為當事恨之羞之而洗羞雪恨懇請自東  
上始廷弼身當重任自合蹇蹇匪躬誓師勵將以報皇  
上賜劍賜袍之恩然而邊兵之暴露勞苦久矣一言之  
獎借尚屯一幣之饗撫久滯經臣之空言振勵申明亦  
既口血俱乾矣當人言榮惑之會將士驚迴觀望之餘  
臣謂若無天語以發揚經畧之威重則萎靡之氣色不  
開無欽使以重一人之寵靈則頹頓之精神不起非御



頌以張九重之優恤則效死敵愾之念顯不奮思宣令  
關臣拊勅書一道遣有識力忠義官一員同前票擬稿  
賞三四十萬銀兩膏捧以往激勵將士宣諭人民并慰  
勞經臣無以身為申勅道鎮諸臣和同努力以無負皇  
上任使者昔有一言煖於扶縵讀詔而無不泣下誓以  
死報者政今日人心渙聚關頭收拾發揚第一緊著也  
至若本兵不知主領何事調兵頓矣募兵又頓矣未到  
者地方官不應矣已到者公然多一呼而逃矣中間或  
忍餓不過乞丐而逃或踉蹌不用命行却而逃作何收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一奏疏

十一

拾作何處治本兵總付之不問不知從此更無一人肯  
出力矣邊疆有事既不能得之於天下天下有事更將  
若之何只有束手待斃而已矣竊謂漢皇上天下者必  
本兵也故今日之事當先責問本兵即宜責問輔臣并  
責問在事諸臣數年以來起亂之罪屬之何人養亂之  
罪屬之何人誤用人之罪屬之何人一誤再誤之罪屬  
之何人何以一言之下朝更夕改何以一事之議甲是  
乙否何以發兵者只管出境不管出戰何以解兵者只  
圖有數不圖有用何以用錢糧者只憑關支不憑查銷

何以處錢糧者只見增加不見清理天生人才何以銷  
鏹至此祖宗法度何以墮頽至此各處邊疆何以廢弛  
至此一一詰問令其面話取其罪案姑待以不死使各  
洗心剔骨打起精神更圖整頓如再仍前必慘無赦庶  
幾晴空一霽即醉夢之沉魂亦驚顛顛一針則頑鈍之  
膏肓頓起前日明旨之所謂無取膠辱者如此方有著  
落此又激士氣振國威之一緊著也乃若邊事亦有當  
問者贊畫劉國綽特起回聞不知所贊所畫何事而驕  
蹇恣睢去來任意寬縱舉動大賊聽聞提廷弼之失小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一奏疏

十二

妨軍國之計大主平自許謂何而周章若此若未錢糧  
開銷不清動以萬餘計臣又有不能為國繕解者向知  
馬紹芳便宜從事保全孤城中間指授方畧歷歷中窺  
明經有此令人愧死而勞苦功多尚未見實為優叙則  
明功過而示激勵亦是邊事一要著也而總之又金在  
皇上之用人今之議者曰天下事難矣九閩又叩不應  
矣件件費手矣臣則以天下尚完全宇宙如許大安在  
即屬不可為之時聖主猶足以有為事只在人為人在  
在肯為耳安在居朝居野盡屬不能為之人不見土木

之時乎成何朝廷成何兵馬庫藏于謙一力擔承多方經理十二團營此乎虎豹力返湖廣之墮日彼獨非男子乎先朝有倉卒報至中外惴惴無人色本兵王瓊徠曰已用王守仁在上游不必憂賊大都臨事綜理先事治辦止有在著緊處無失先手著實處下以死工以一片血誠聯合衆人感孚明主功名生死付之度外范仲淹曰盡其在我夫我則未盡而曰不可為矣委之氣數聽之君上付之僥倖國家亦安用此臣子為且問今日以愆不設一備不履一籌萬一在擄長堅燕都一片地楊忠烈公文集卷一 三

臣不忍言而不知此二三當事竊位尸祿顧屢封疊廕妻子共大小諸臣安頓何處念及於此臣心碎矣臣語不得音矣宗社安危在此一舉矣萬惟皇上自為社稷計念念為舉朝事為中外以洗靖康之耻以保全一統之天下九廟之靈幸甚百王之憤幸甚至於經臣熊廷弼近日急難號呼語多過激人端能原而諒之但鞠躬盡瘁之日皇上託重之恩且宜益毀譽是非於度外此身操多病百責攸叢勿分全力而耗苦心臣又為經臣進此藥言也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言邊事疏二 萬曆四十八年

為邊事一勘可明再違言官非備懇乞聖明急飭閣臣改正以保危疆事臣惟祖宗設立科違等官凡內外大小各衙門事體計得風聞糾正或有議論未定事在彼中難以懸斷時一行勘要以事新核實以嚴被言者之心夫亦就各該地方撫按勘報或另差官會勘此由來一定之體未有即以言事之官勘所言之事者臣等辦事該科接得遼東經畧熊廷弼乞勘原案科道未違遣勘以清朝議事一本奉旨科道經應嘉馮三元張修德與經畧熊廷弼屢次在朝奏捷若不違勘無以明功罪就著魏應嘉等前赴遼鎮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欽此臣等不勝駭異此在閣臣當日稟擬之意或曰遼東之事即勘以言違事之人則功罪不更人而擬一可以服舊經臣之心一可以省更爭駁之口不知勘者即言者就今勘得進真心雖肯服所勘之人與所言之人各不相下口反滋多成何政體況日者遼東地方經臣舊者意氣已類新者經營未定乘瑕抵牾儘有可憂又突以欽遣科違三人往勘道將之精神耳目不免照

應替亂一者中間恐有不使斯時也臣謂熊廷弼之功  
罪為小而封疆之關係為大矣故聽勅既奉有明旨任  
舊經臣以待罪離任之人祇宜虛俟滿朝公論靜聽皇  
上處分不必紛紛角口在閣部大臣祇當一面責成新  
經臣以全副精神策代舊經臣無存誰先誰後之心一  
面督催遼東新按臣張銓前來監督即著平心勸明具  
奏成命力請收回無傷從來論事大體致致後未交爭  
憂端斯於遼事國體均有攸賴不然使風聞言事之人  
即作原事勘問之人無論道路之往來各該職掌之執  
焉必具公二真  
論十真  
關而建言者與被言者日相駁而日不降心以後議論  
日紛葛藤不已或煩明主之聽覽而漸成言路之梗礙  
誰執其咎問臣即不自復重絲綸職掌其於封疆社稷  
何哉

言遼事疏三萬歷四十八年

為遼事敗壞可虞廟堂計慮宜決事臣閱遼史見遼主  
阿保機之攻幽州也吳王李昇遣以猛火油曰攻城以  
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遼主大喜遂律  
后晒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遼主  
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遼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  
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  
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  
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遼主乃止噫此兵法也亦  
指  
兵機也今遼東行徑似亦出此人見其不長驅而東遂  
以為素無大志我可安然無恙而不知吾之秦日劫也  
堡日空也人民日殺掠也馬畜日驅趕也我搶獲之數  
不如喪敗之數也恐洞徹憔悴而安受吾燼也樹無皮  
而不能生吾城無屯堡人民馬畜而能存乎經畧難遼  
爾始不得已於人言矣議經畧者終難以抹殺其功憐  
經畧者亦難以掩飾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一載之倖  
安咎在積衰不振恨萬全之無策此臣所以不能為廷  
弼諱也為廷弼者有二策焉思九重之寵賚必不可負

三軍之仰望必不可孤則當廣收羣策勉圖後功即萬  
矢攢胸吾目不暇以全副精力誓清積寇以答君恩是  
一策也如或以敗壞之邊局必不可支困憊之病軀必  
不可起則當繳還上方席橐待罪求賢速代請旨上裁  
祇恐誤封疆絕不顧誤自家聲名爵祿是又一策也總  
之邊警日聞人言屢至剛烈男子一刀兩斷端不宜微  
近來頑鈍行徑既不認做又不肯去使蘇木不仁之症  
受之國家至於廟堂之上亦當焦思邊計博採羣謀大  
家悉心斟酌外料敵內料已尋一得當之著或循資或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一 奏疏 上

惟聖明採擇施行若夫軍馬倥偬人心危玩暢發威靈  
查核軍實監軍御史極是緊要之官巡按張銓才具識  
力人望夙歸題差已久此何等時也不是從容省家之  
日都察院急移咨馬上督催到任可矣亦惟我皇上  
併勅下施行

言邊事疏 四 泰昌元年

爲緊急軍情事臣於本月十四日接得總兵李光榮塘報本日子時又據遊擊馮大梁大牌報此時遼東存亡旦夕莫必經畧能延弼或能力抗強兵保全孤城亦未可知萬一以積衰之勢屢被人言方寸且亂將士疆殲威令難行斯時精銳既盡心膽俱寒一路備禦全空手足莫指誰爲皇上共守此封疆者本兵黃嘉善惡宜一面挑選通州練兵保定募兵及京營選兵合萬餘人厚其糧餉激以忠義揀一智勇大將統領今之策應一以楊忠烈公工集

卷一 奏議

元

壯遼東聲援一以作神京捍蔽此在今日不再計之若仍乞勅下吏部集九卿科道會議擬備堪任經畧一二入一面添推左右司馬各一人共從長計議作何方畧諸臣無得仍前悠悠泛泛號之不應必至斷送封疆而後已也本兵黃嘉善一籌莫展誤封疆誤宗社以誤陛下容臣等另疏上請誅斥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立東宮疏 泰昌元年

爲仰遵先詔俯順人情懇乞冊立東宮以端國本以光聖德事臣惟自古帝王深懷宗社之計未有不先崇國本者定名分以繫人心早諭教以成令器三代有道之長恒必由之我皇上茂膺天眷春秋鼎盛篤生聖嗣狗彘異秉中外共戴先皇帝先皇后更極寵珍故前者賓天遺詔首以冊立長孫爲言皇上仰承先帝付託之重俯念臣民屬望之殷既補闕以揚庥復稱善而歸美如用人發帑撤稅三殿諸事遠周九塞之外細察四風之

卷一 奏議

元

隱無所不需發無所不露沾中外歡聲雷動謂聖主當陽立見亮天舜日即我朝二百早未列聖嗣統未有轉移太平如其迅速者是以羣情鼓舞亟頌離日之中願快覩前星之耀引領而望曰儲官早建震器夙成將世世太平無窮期矣頃禮臣議諸冊立非直欲成皇上孝思亦以邇遠近臣民欣欣相告之情也臣考祖宗冊立故事宣宗以宣德三年立英宗爲皇太子時年二歲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孝宗爲皇太子時年六歲孝宗以宏治五年立武宗爲皇太子時年周歲即先帝之正

儲位也亦僅六歲耳今皇太子年十六歲矣以皇上御極未及旬餘敕諸帝青宮之日不啻已遠且皇上不數日間行如許繼述事豈其遺詔首重之典冊立故屬可緩乎臣謂國家事即細務在臣工之可循行者猶嫌迂迴若大典為聖明之斷在必行者更宜爽快則今日率遵祖宗之舊章允叶神人之通願當無俟再計矣矧皇子昌齡日茂未離阿保近習浸尋能無愒愒維是體統一尊遠嫌褻而即莊嚴則氣體以堅一善也名位一正去幼志而心家職則德性可成二善也宮僚漸備親賢

忠烈公文集

卷一

主

良方正之日多三善也伉儷維時開虹沆電繞之祥遠四善也孫謀已浴燕翼無窮先皇帝先皇后膝前十六年之愛注盂可以即安五善也若夫麗軒甫正鵠禁旋開跨盛美於前朝綿靈長於萬禩於皇上遠猷鴻業尤善者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正國本以正人心社稷之福也萬方實賴焉即曰思恭未平遠雖慶舉吉禮則煌煌遺命在天之靈實式憑之正思慕中之繼述矣願我皇上之斷而無需也臣辦事禮科日前大典如恭上大行皇帝尊諡暨追尊聖母尊諡祇候玉音傳制諭

禮部遵行之外禮則莫大於是矣臣故不敢不繼禮臣以請如果臣言不謬乞勅禮官擇吉具儀舉行并令閣臣慎簡官僚以禮輔善元良之任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忠烈公文集

卷一

三

申明禮制疏恭昌元年

為申明禮制以尊朝廷以肅人心以光聖治事臣等奉  
遇聖明踐祚百度惟貞凡用行政有當言者諸臣處  
無諱之朝知無不言我皇上大俞受之仁言無不聽臣  
等惟有稽首受成快觀太平之盛原不必輕有瑣瀆仰  
涵宸嚴惟是臣辦事禮科念禮為四維之首所以辨上  
下定民志於是焉在而總理綱領則莫要於尊朝廷矣  
竊見二十年來上下否隔體統頹弛威嚴日成陵替幾  
不復知有朝廷之尊若不及今申飭將來何所底止用  
楊忠烈公文集卷一奏疏

奏疏

主

敢據其大要列為數端稍佐邦禮之隆以維新政之綱  
一曰正朝廷嚴肅之禮夫堂陛有體主嚴不主寬昔劉  
章於外戚亂政之時李勉當干戈掄攘之會尚能彈治  
喧譁肅清班列我朝禁衛森嚴著在令甲者豈不凜凜  
日星偶因年來雖善無唱雄師希開防衛奏弛出入無  
禁遂使皇城之內殿庭之前凡游閑無賴販夫乞兒莫  
不摩肩掉臂於其間每遇午門朝見雜遝無章甚之班  
行之中間人挨擠往往拜起未終喧譁如市如此景象  
豈成法廷近輔臣新奉嚴諭肅清奏慢即當責成該部

及巡視皇城錦衣侍衛等官查照憲典恭稽近弊於一  
應出入跟隨人等嚴加整飭法在必行無徒文告如仍  
前違玩喧囂不成體統容臣等得據實指參痛加懲創  
其儀仗所設繖扇旌幢等項正先王所謂服物米章以  
昭臨百官者是宜酌令改製以煥觀瞻至間朝之法會  
典具載亦當時一舉行以防疏玩務令耳目改觀人心  
振聳其於新政不無小補矣一曰通君臣接見之禮夫  
祖宗遺制自御殿視朝而外有午朝御門之儀凡機宜  
要務與各部大臣委曲面商諮詳慎不特傳旨判可  
楊忠烈公文集卷一奏疏

奏疏

主

否而已下至庶寮凡衙門有事者分管答應皆得咫尺  
天顏躬承揚推所以人無不得效其忠事無不得要其  
委先朝平臺召對不徒內閣輔臣即各部尚書如奏義  
夏原吉馬文升劉大夏等亦嘗屢蒙顧問備極隆恩甚  
有奏事移日跪不能起命近侍扶扶而興者世宗肅居  
西苑揆述諸臣不離左右手諭批答宛如家人父子總  
之君臣情禮最忌隔絕稍有隔絕即開誠盡諸司職掌  
最宜宣問一有宣問即便遵行今我皇上聰明天縱度  
始勵精諸臣奏請御殿與行奉慰謝恩之禮雖聖躬小

有違和亦勉勤接見仰見泰交盛事同符聖祖不待臣等預為申請矣而欣欣相告羣情尤願諸臣奏對之時懇恩問垂宣問如吏部則問其叙用幾人得用幾人務為官而擇人無為人而擇官事有不稱并坐舉主戶部則問其生財若何節用若何屯墾考成之法無但虛有文章幫藏空虛之故更圖作何料理倘至有事無備何辭不展一籌至於遼東未靖疆事孔棘更當時詰兵部尚書責其調度方畧駐守機宜遼東何時可平邊臣何人足仗黃嘉善當自几前稱忘心料理以寬先帝之憂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一

三

今既決旬矣而嚴實奏功安在毋得虛為搭荷苟且延捱有負封疆竊妨賢路凡各衙門俱以喫緊事務不時一加詰問展惰竊知職守無虧若臣等職在言路遭遇聖明自不必為未盡折檻之直枉楚碎首之忠倘有處置失宜與情未愜者容臣等補牒之外間一出班面奏親奉處分庶幾上下交通血脈流暢此尤新政之要圖也一曰昭人臣進退之禮夫進退貴於自決臣子之節也黜陟取自宸斷人主之權也自邇來章奏展閣裁決稀聞凡舉世號為大奸大貪與頑鈍無耻公論所不

容朝野所共棄者雖章滿公車安然不動或聞言之後奉身而退似屬見幾然其中亦有事體重大須憑勘處或職私狼藉合當追究以先帝寬仁大度悉付之不較故有幸免黜幽之典而悻悻言歸偶寬斧鑕之條而揚揚故里黑白未分是非莫定即臺省亦或有之是君子勇退之高反為小人藏身之固矣至若先聲奪魄心悸勢素知怨眾而寬多且抱頭而縮頸或服闕病痊而不來赴部坐待華選或旬宣省方而徑自賄歸若無管攝該部之罰處愈寬將來之效尤無已諸如此類全非政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一

三

體伏乞勅下部院凡大小臣工自今以後凡經彈劾者一一虛公覆奏如屬風聞誣指不妨昭雪若果有事迹可據罪狀可徵當依考功法分別議處輕則屏逐降調重則勘問追贓即卿貳大僚與邊腹督撫等官亦當以國家之事權為重臣子之體面為輕宜處者處宜去者去幸毋槩從格套曲賜勉留人但謂先帝有辦事之人當用而不用臣獨謂有竊位之人當舍而不舍夫用舍原自對立使不肖者得營窟以蒙面自安則賢者何能彈冠而連茹繼進此尤正邪消長之機治亂安危之本



也。一曰申章疏入告之禮。夫古來文章有體有要。況於奏對尤貴疏明。昔先臣戶部尚書韓文屬部郎李夢陽具疏草而屬之曰：是弗可文。文則覽弗省，也是弗可冗。冗則覽弗竟，也此兩言者，可以為萬世章奏之式。自先帝深宮靜處，一舉封章多置高閣。於是無顧忌，排弄筆鋒，言一事而旁及他事，言一人而撓入眾人，不舉其姓名，指其來歷，或稱其地，或稱其官，射覆藏闕，捉風捕影。若使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所謂者原其本意，祇在邸報之流傳，而不思宸衷之採聽，但求其含蓄，楊忠烈公文集卷一奏疏

而味長不務為明白，以易曉。惟其語涉含糊，人可更換。於是巧者陰用其脫卸，而頑者倖付之不知。試問漢唐以來，及我朝嘉隆而上，有此等奏議否？今皇上銳精圖治，百官章疏盡入御覽，伏乞中飭臣僚凡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辭曉暢，言簡意盡，即如劾奸斥佞，只須舉括數端，不必連篇累牘。某人某事，直截指摘，各撫按勘報錢糧刑名等項，亦須徑撮其大要，以備省觀，不得抄寫文移累累，重複其撫按舉劾司道府縣等官有譽之庶能卓異而人不足，以副其言有劾其貪酷萬狀而罰又

三七

不足以敵其罪，是又當勅下部院定為畫一之法，使舉刺有章，勸懲不爽。此皆章奏之體所宜申飭者。夫先帝之厭棄章疏也，聽之若充耳委之若故紙，不知積厭成玩，以至於人主之不見信，則言者亦不為無過也。今皇上方宏止輦之聽，而臣子可無納約之忠，此臣所拳拳先為直上告，而并為羣臣告者也。以上四款臣蒿目疚心為日久矣。幸茲朝政革新，改觀易聽之日，不避瑣聒，亟為申請，倘能俯舉求議，隨見施行，將見禮達分定，內順外嚴之化，未必不由於此。若夫國家大典如冊立已，楊忠烈公文集卷一奏疏

奉有旨中外快覩盛事，在即大行皇帝皇后喪禮，見在逐節舉行。其郊廟經筵等事，容臣次第上聞。至於臣鄰在位有懷奸抱慝，以為聖天子新政之蠹者，所謂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逐鳥雀，是又臣之職也。其何敢諫焉。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走

慎擇東宮近侍疏 卷一 元年

為元良之輔導為憲轡御之閑係匪輕懇乞聖明慎擇近侍以成睿德事項該臣循職掌以冊立繼禮卿上請蒙渙綸音擇日具儀中外聞之無不翹重歡呼極口讚揚謂先朝衆舌幾微乃見成功今時片語甫宣宣定大本此朝廷宗社之福也龍飛御宇方錫極於太平麟趾紹休將庇民於奕世此亦臣民身家之福也指顧間鶴禁宏開經筵肆啟凡慎簡官寮以資啟沃輔臣當此際而不仰體宸衷俯收民譽以達海內之望者非夫也度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一 奏疏

三

前後左右固非正人矣抑臣猶有慮焉一日之間親士大夫者幾何時講愷一罷官正春伯實為政矣是故古者諭教有法不惟重凝丞輔弼之選尤擇及綴衣虎賁之流懼一傳之不勝衆咻也今繼詹坊得人而或禁追不擇竊恐親祇勤於三接情終移於十寒方正之嚴憚何如便僻之狎昵造次之開陳何如譫閑之浸灌閑之以規矩準繩非哲人誰知違而導之以戲豫馳驅在冲齡尤易巽於心矧追歡聚樂之場於萬斯億乘閒迎機之巧出鬼入神始猶置規為瑱久則沃水於石事有

不見不聞惑乃易方易向何也情以物遷言與性成其所漸靡非朝夕之故也願陛下加意慎擇使忠直和禮義者周旋左右而無令狡巧狼戾者得以雜進耳臣際此大典宜備引師保之職侈談春華秋實之盛而慙愧以近侍為言者以古者就傅於外庭後世尊養於深宮卑之無甚高論不欲先聲而後實也非直此也見秀異而知陰生親盆水而識天寒機在防微事貴謀始寧被無感而慨之請不願世有李文靖之名也如臣心可諒臣言可採乞陛下明斷施行天下萬世幸甚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一 奏疏

三

為發明聖躬達和之由敬陳保攝萬安之法以昭聖德  
以慰中外人心事臣觀尋常士庶人家主人偶有疾病  
二三親友猶必尋醫看視一醫無效急為責速更求端  
不忍以主人性命候之庸醫而漠不痛心聽之造化而  
不為設法何況臣子之於君父顧有所顧忌而不泄血  
披心以告者我皇上繼承大統以來勵精圖政銳意勤  
民兼之禮儀過勞哀思過節以致小有違和原非有沉  
痼宿積之疾也乃本月十二日十三日諸臣再見天顏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一 奏疏

十一

大覺丰神清減不似登極之時至十六日恭隨大臣官  
門問安旋奉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諭諸  
臣各相驚駭謂登極之日共見天顏昨移玉履安和即  
或小有勞煩何以遽至於此及十七日大選有內官  
同吏部尚書監打選官印子諸臣敬問聖安並問所以  
太不安之自乃知外廷所傳進御不節流言果如臣等  
理度絕不相干全是用藥差悞所致臣等恨不食用藥  
者之內剖心以白流傳之誣猶以事出內廷不敢遽指  
庶幾聖躬漸近安和亦欲相安無說頃蒙天語兩夜未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一 奏疏

十二

睡未滿日食不多誰實悞皇上困頓至此臣乃不顧與  
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臣者傳聞為內官數文昇也文  
昇不知醫不宜以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為嘗試如其  
知醫則醫家有錄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  
以皇上之日日萬幾兢兢哀痛精神不無耗費於法止  
宜清補文昇投何相反相伐之劑遂令聖體一旦動履  
艱難眠食俱困如此哉然則前日外傳流言曰與居之  
無節侍御之盡感必文昇藉口以蓋其悞藥之奸與文  
昇之黨四出補播以掩外廷攻摘文昇之口耳既並聖  
躬之疾又損聖德之名大昇之內其足食乎臣聞文昇  
調護府第有年不聞悞用一藥皇上初用文昇一劑便  
泄瀉倒置如此有心之悞耶無心之悞耶有心則養粉  
不足贖或其無心一悞爭堪再悞皇上奈何尚置賊臣  
於肘腋間哉社稷有黨臣民共祝天心效順定即勿藥  
然而藥不可廢亦不可不慎也臣謂置上睡少食少此  
不是大小諸臣甘食安枕之時閣部大臣格宜尋諸臣  
中有知醫者日於宮門前齋心候問同欽召御醫細細  
講求藥餌多方斟酌封付患悞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

於文昇者越發司禮監問處分傳示中外使知聖躬不安全是用藥之誤以辭道路紛紛之口并請皇上暫輟機務沉心習靜但隨意隨時召皇長子同衆皇子承顏導喜於前以發天性之真和或又擇一二通書史大義內臣常在左右誦說古聖帝明王痛快可喜之事以清宸聽以醒脾神如此耳目清肅精神悅聞旬日之閒勿藥之慶定自天保定之矣惟皇上採納又臣前署事禮科接得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鄭養性一揭為懇乞天恩收回封后成命一事此一事也祖宗典制難干聖

楊應孫公文集

卷一奏疏

三

明當已有裁決第婦人女子愚不知禮妄不安分臣慮假借之端尚在希說之念不止請為皇上一開明其心令自息其妄念可乎夫無上尊稱告攝中外必有其名如養性所稱為封者尊之以嫡母乎則於大行皇后有碍尊之以生母乎則於本生皇太后有碍或以往日之恩當酬耶今日之情難已耶當年主壺未定實不聞有調護之深心而此時長君踐祚儘無須於沾沾承奉之虛文矣總之皇后非可以輕乞恩之名天子無可以輕自卑之禮宮嬪無可以妄自尊之事試思聖母慈仁配

天育聖母苦勞劬垂四十春秋我皇上孝思無極止能崇上皇太后二字之追尊如貴妃當年今日舊春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多生此必不可萌之妄念哉故鄭養性前日之請收成命正所以善安其姑在皇貴妃今後養老別宮省心面念凡朝見必須敬請侍御無相撓越更所以善安其分善保全先帝之明德於有終與殊恩於無已也若我皇上垂念前朝寵貴舊人止當天海無所不包雨露無所不霑澤而名分自嚴僭踰難故亦願詔旨無輕發閣中徒滋中外臣民之惑則宗社

楊應孫公文集

卷一奏疏

三

幸甚臣愚不知顧忌要以愛皇上保民保社稷之身并愛及子孫萬世相守之禮而已他非臣所能知也奉聖旨這所奏朕冊鄭貴妃進封皇太后像先帝遺命昨因右都督鄭養性疏請辭封今已輕止不行外廷無再瀆擾御醫房提督崔文昇已有旨了皇長子擇用端人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乙早清宮禁誦 卷四 元年

為登極在即中外仰瞻乙早清宮禁以正分位事自先  
帝升遐人心危疑咸願陛下即日登極用撫輿情而進  
廼中必待諫吉者國以祀告郊廟未行大禮不容草  
率尤為深宮中有先朝遺侍欲隱然以母道自居外託  
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大小臣工心切疑之不敢以  
宗廟神靈所託重之身輕付之不可倚信之手故力請  
陛下暫居慈慶宮者實有鑒於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  
擇別宮而遷之然後奉駕還正乾清此臣等之私願也

新嘉坡公義堂

卷四

於陛下之深心也祖宗之社稷為重宮幃之恩寵為輕  
九卿科道既有公議臺臣復有專疏有分疏異言法言  
懇懇侃侃總為陛下正位乾清宮而後遣侍習人也所  
以必欲別宮之故亦既稔聞之矣今臣等靜候五日矣  
登極已定明日矣天子既登大寶豈有還偏處東宮之  
理而姑恃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通處於其間種種情形  
實為非分非法且又奉有移宮明旨若仍復借擇吉就  
延豈真欲中外之共主長遯避一宮嬪乎人言紛紛且  
謂李進忠劉遜魏進忠等擅開寶庫盜取珍藏豈必

欲盡先朝之有而後出官乎抑指借皇貴妃名色遂目  
無幼主乎貴妃虛名耳冊乞雖係先帝遺命開恩尚在  
今上新綸況以今日天地神人共主即皇祖與先帝之  
伯叔兄弟俱在猶臣之列兩宮皇母若在召對之開亦  
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何人非嫡母非生母敢妄恃舊  
恩曰我貴妃我哥兒此孺子作此大不敬語天下其孰  
能平之夫禮有當以義斷者分有難以情奪者祖宗典  
章二百年來相傳天子居正之宮又孰得遷就宮嬪聽  
其悍然頑然敢抗明旨以擅之臣謂陛下避居慈慶六

新嘉坡公義堂

卷四

卷四

日已是恩選選侍有禮漸再不可長矣仁再不可過矣  
謂宜勅令選侍之內使如李進忠劉遜等諸人傳知內  
廷但格遵天語即是吉祥不必藉口擇日立著移入一  
號殿養老自便是為守禮安分猶可望陛下之恩禮或  
嘗自後倍加若李進忠劉遜等定當恩三朝奉養寧寧  
焉知所以故忠於先帝之子孫無謂陛下冲齡上方三  
尺劉么聲頭顱即不足畏也至於閣部大臣既當鼎軸  
并宜矢公責成兩朝任用內使中老成忠直者傾以血  
誠開之報主今日侍起居一切聲色玩好俱不許雜陳

於前庶幾志氣清明精神強固萬年有道之長實基於此蓋以先帝聖明同符堯舜因前日鄭貴妃亦以保護為名不離就清左右雖天啟先帝聖聰隨即謝遣而病體之所以沉痾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藉藉至今扼喉談虎色變臣等安得不為寒心遠慮故此一移宮事臣言之在今日陛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洩再為姑聽之說亦當在今日以無負先帝憑几輔陛下要緊之託夫亦惟無寢之處安而後陛下之身安諸臣擁護之責亦必如是始可即安不若但

楊忠烈公集

卷一

三

不可不杜防於微漸且弄以成先帝之寵嬪於禮順心安也若有不恩尊天子而曲徇怙寵之宮人泄洩作一日之悅從萬一大費後來之收拾此無禮於君之徒九廟之靈必立殛之矣臣悲憤填集握筆泣流不勝哀懇待命之至奉聖旨移官有旨了該部知道

楊忠烈公集

卷一

三

三

敬述移宮始末疏 恭昌元年

為敬述移宮始末仰質聖明以昭中外以定人心事前  
月李選侍移宮一節避至尊之宸殿還相安之分位此  
亦宮侍本等事耳但當時所以移宮其始末情形惟護  
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也外廷未必盡知之中外  
臣民則盡不知矣夫在中之真情景未著則在外之聞  
猜度轉訛及今不一昭明將釀釀今日之疑端或浸成  
他時之實錄是亦當事諸臣含濡不言之過矣臣偶以  
侍從小臣屢蒙先帝召見又叨皇上眷顧常入扈從目

楊忠肅公文集

卷一 奏疏

五七

擊當日情形亦且身在事內再四思維何敢噤不一語  
請與中外直述其先景可乎每憶先帝遜凡之言留神  
國事間亦於選侍鍾情而畢竟再四丁寧則曰輔皇上  
要緊當時選侍忽從門慢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皇上  
而出適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臣更不勝忿  
激杞憂以我朝家法甚嚴且召對外臣內廷更宜何如  
嚴肅況先帝動念壽宮君臣正相引痛之時而忍於要  
挾求封作此悍然舉動似非知有顧惜忌憚者第一事  
權到手豈僅僅一名封足了其稱制垂簾之意乎哉臣

是以心口相問憂未無端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  
迨九月初一日子夜先帝又急召諸臣臣從諸臣甫至  
宮門而龍馭上賓矣痛哉是時諸臣謂先帝昨日凡前  
殊於諸臣懇懇今茲夜半急宣當有未盡深語而已不  
可問矣此時主君為重宜急入請見一見即呼萬歲以  
慰人心而守乾清宮內使乃有持挺不容閣部大臣入  
者臣冒死急言謂先帝宣召諸臣今已宴駕皇長子少  
未知安否汝等與宮人閉宮堅阻不容顧命大臣應召  
請見意欲何為此初一日卯刻入宮之光景也諸臣板

楊忠肅公文集

卷一 奏疏

五八

望遙弓呼號甫畢恭請見皇上於寢門拜呼萬歲天語  
答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懇得龍軒至文華殿行嵩呼叩  
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皇上即日登極諸大臣以儀  
注未備表箋未上太平正始不宜草率張皇皇上斷以  
含殮未完祀告未行傳諭從容卜吉而中外諸臣皇皇  
猶深以本日不登極為危者蓋先帝變出倉卒上無聖  
母之憑依中無皇后之慰藉而在旁之婦結纓同誰為  
可恃以故中外洵洵共有過慮當時臣實妄言今日之  
事止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極之登與不登此初一日

辰刻之光景也是時諸臣又議皇上宜歸何宮有謂即當責成選侍託以皇上者臣思想先帝要緊語意又思想前日挽入推出景象又習聞其上有深相交結之竄貴下有認為皇親之黨與中心不敢應承但云從來冲齡天子不宜託之素無恩與德之少年婦人耳且選侍如可託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離而不得知不可託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強之就而亦不可得乃聖駕果徑就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已刻之光景也御極之期既定於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公疏御史左光斗

卷一 奏疏

四

有移宮之專疏蓋皇上一正位九五決無避宮人復返青宮之理而餉餉又不可以同居至初五日猶抗不奉旨而期且迫矣臣是以有正名位參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宮既不得不移移自不得不逐新天子舊宮嬪自有定分亦各有定宮即欲加恩李選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且避至尊安本分為選侍自處計亦不可謂不遠且深長不然當繼述相傳之初李進忠等乃敢以已天積蠹猶快舊宮嬪踞天子之宮以抗冲年之新主俾登極之後返青宮非理歸乾清未便乘乾伊始遲回於

託處之安是尚成其為體統正而朝廷尊也乎哉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於慈慶宮前憤爭移宮之光景也至本日移宮後臣隨向諸大臣謂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大臣於此當審有調停即本日緝獲罪端亦只宜藏厥厥無過深求株引此又以令反側子各相安也大抵主上冲齡方其宸居未淨先帝社稷之付託為重則平時之寵愛為輕及其宸居已安既盡臣子防微之忠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令諸大臣言猶在耳

卷一

奏疏

四

也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嗟失保護聖躬肅清官禁三公大老饒有主持且亦臣子尋常事臣又不過從傍與聞末議俱不足言不欲言亦不必言乃再拾陳語瑣瑣言之豈得已乎哉豈得已乎哉移宮之宜速臣等一時之過計私要止見皇上之當尊乾清宮之當淨絕不見官嬪之有可徇亦絕不見移宮之有甚苦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捏稱選侍徒耽耽踞絕食自裁并捏稱皇八妹失所至入井者或傳處罪端過甚其有謂内外交通作成此事者使風聞憂時之士悵收



為一時感慨歎惜之資而傳影傳聲之餘或伏作此日  
不明不白之案事有關係不但在臣臣安敢無言夫初  
一日出宮之議事在呼吸之間初五日移宮之爭事在  
公卿疏請之後懲前慮後迫自遠心九廟神靈監此熱  
血若夫緝拿罪璫等人譬如人家主人謝世羣僕相與  
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劍懲此亦清靈破叢之  
一道只在法司酌情法之平耳且亦於選侍恩禮何與  
乃至今日有以此過為選侍惜者臣謂寧可使人今日  
惜選侍無寧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覽文書稱  
楊忠烈公文集卷一奏疏  
聖上

聖上

楊忠烈公文集卷一奏疏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一奏疏

聖上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一奏疏

聖上

之言更於皇四弟皇六妹七妹皇八妹時勤召見諭安  
而優念其弟妹或不妨曲及其母若李選侍者請自上  
裁再酌加恩數夫蓋尊愛先帝之愛子愛女耳當亦聖  
母之所共喜者并祈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心以完先  
帝之美以杜傳訛之口臣愚萬幸天下萬幸奉聖旨這  
所奏移宮登極事不惟科臣親歷凡大小文武臣工所  
共知共見者極正極公極切極真覽奏甚愜朕衷著昭  
示中外以釋羣疑楊建當日竭力憤爭志安社稷忠貞  
可嘉其所奏諭安加恩朕知道了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一奏疏

聖上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二

勅本兵黃嘉善八大罪疏天祐元年

為邊事敗壞已極罪極誤國不休直剖罪狀以祈聖斷  
事臣觀自古國家常以邊疆禍結因之海內騷然故王  
者必嚴軍旅而統之大司馬以內贊廣謀外資籌畫無  
事為微桑之謀有事為戰契之策及其不効則束身待  
罪力求諄斥未有庸鄙陋劣如本兵黃嘉善者久歷邊  
疆止用虛冒軟熟以至令官方其被命偃臥家園不肯  
乞休人言輩指貪謂不死不活之人決無入主中樞之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二

奏疏

一

理乃竟蒙面而入長安既已受事違顧皆其身上事況  
遠左關係甚重豈宜悠悠當樞如度楊鎬之不能任經  
界則宜請換度李如柏之不能任大將則宜請換不然  
而度鎬柏之必敗則宜嚴戒甲兵以備應援而茫然無  
主過半年與輔臣熱心封拜孟浪作馬上督戰之事  
因至三路敗衄假非社稷有憂此時都城守備空無一  
設試問長安一片地嘉善當收拾何所止其籌敵之不  
審因之震驚宗社一大罪也邊疆俱沒是何等時大將  
提兵重出是何等事而李如柏酒肉之徒儼然登壇一

入而邊城相繼陷矣乃拾宰賽之殘級遽然上首功以  
欺神宗當時將擢臣之人實誰主持倘非舉朝力爭而  
某某又叙功矣此其後將之非人以致重城失守二大  
罪也二帥既歸即宜上疏力請正法而聽其見朝聽其  
上本伴為不知者表裏為奸盜於掩耳其意不過曰兩  
帥之罪正而馬上差人之罪併發耳蓋既欺神宗又欺  
先帝若非皇上英斷舉朝公憤而二帥且將然死灰  
白日兵從此邊臣更復何所顧忌此又嘉善之比周為  
實大罪三也余募民兵所通州縣劫掠公行其赴通州

楊忠烈公文集

卷之二

三

就練者安家之外又索安家二年之外且許歸省夫此  
兵既不投邊又不守城而主客分轄亦泛泛無若落夫  
結關國如許愁怨費皇上如許金錢僅成清人河上之  
逍遙是何法紀制取此為憾操邦本見戲軍機大罪四  
也土兵各邊之調誠非得已而申明約束此本兵事乃  
各處逃兵僅逃之咫尺不遠都門明是竊賞之不時鼓  
勸之無法若使鎬實以時又力諫一二首逃將領以敵  
之豈其無忌至此而今逃兵且公然拒捕殺人矣譬之  
人家今日走一僕明日走一僕而家長不問恐主人有

事無難掉臂而去之矣是嘉善之怠玩九達取笑四方大罪五也至於推升將領或視賄之多寡為官之大小或視情面之大小為官之冷熱而年以來庸劣被參之債帥是錢神夜半之奧援而報簡有心忠勇素著者反不得收其一臂之用是嘉善之大啟僥倖日盡違事大罪六也先是楊應時至京奉旨署印嘉善等營不得志及應時病歿時地自喜故邵光宗推已一年不開一疏催其到任張鶴鳴命下累月亦不開一疏連之未從事立心如此又安望其主持少司馬之公論乎是嘉善之

嘉善公集

卷二 奏疏

三

媚嫉妨賢大罪七也最可厭者過權不已託之守禮低眉內閣仰息中官見人言難防則曰更切責以迷之如責之謀既窮又託託溫旨以掄之近又將借名額命大臣希圖牢定脚根不動矣班行首玷人或比之於象謂其昂然大物日但食康侍班好看而他事事可惜是嘉善之越位怙權違辱中樞大罪八也至於皇祖編簡之際召見閣部大臣嘉善親於御榻前奏曰違事皇上放心臣雖不才不敢不竭力為皇上分憂今既兩月矣會練一兵簡一將乎盡一謀乎違疆之警報日聞而制勝

設防者未見分憂之言在耳而所謂竭力者在幾年悞皇祖之疆場而又終之以面欺背棄嘉善亦有何面目以見皇祖之臣乎乎哉嘉善之被論杜門屢矣當事大臣或以中樞無人或以華人遠面每每猶權擬旨慰留此於嘉善之挾取封廢得矣而不能幹旋安權一事試問國家有限封疆能當得幾番敗壞乎有勝之財賦能再得一起徵調十八萬乎能再當得一年加派八百萬乎而各邊武備懈弛內地民窮盜起不急簡改入更理又能當得本兵再使倖乎今聖主維新違事勒令會操志烈公外集

卷二 奏疏

四

護督撫將士經畧諸事而居中調度者猶令頑冥幾位之人占住不休即日更經更撫恐亦無益於成敗之數也故敢明目張膽列其罪狀伏乞皇上將臣疏及以前諸臣論列嘉善之疏一併勅下九卿科道會議議上大奮乾斷輕則除削重則誅殛一面簡令別部大臣代著一面推兩部侍郎前來料理庶幾雷震一震人情知奮違事尚有可為而疾兵言兵亦微臣以忠先帝而報皇上之職分也奉聖旨違事甚急本兵去留關係匪輕著九卿科道會議具奏

乞歸田里疏 一天啟元年

為君恩太重臣分難勝引義自安仰祈聖鑒先歸田里以答清朝以全微尚事臣楚郵登儒術宗皇帝拔置諫垣本年八月當先帝初登大寶陡膺危病之時臣痛念先帝誠德青宮憂危艱苦垂三十年仍一旦禍發於女戎不十日命危於奸豎指毒諸據於再世九幾於懸於一絲殆哉岌岌乎此臣于致命報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發明聖體違和之自一疏自分妄言官掖指斥陰邪禍當不測乃蒙先帝過垂採納特賜宣召以一介小

場忠烈公文

卷二

五

臣微主知於病榻委頓之時蒙特賜於末命留之日三生自咤為奇逢千載亦誇其殊遇臣即畢命誓死粉身碎骨亦何足以酬天地之高深而報優渥於萬一也哉乃因前月備述移宮始末一疏復蒙皇上特諭謂臣言極公極正極真極切且有志安社稷忠直可嘉之褒夫移宮一事本末甚明加以聖諭諄諄備言宮闈凌逼之根因詳及恩禮萬厚之次第皇上之量同天海而孝隆唐虞既已昭揭千古矣乃微臣於此則有大不安者三臣發明移宮之故祇以疑闕禁近事恐傳訛垂簾之

秘事未聞入井之煩言責起不得不先發一番使天下後世曉然知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恩義之間而已乃旋新綸時之虞過遺忠直之舉使臣臣區區發揚主德之苦心反為誇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當直上繼繼出震之時諸臣共有防微慮隱之意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羣臣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國謀等也初出乾清宮羣瑞擁蔽之日捧皇上之右手者英國公孫惟賢也捧左手者閣臣劉一燝也臣不過從諸臣之後如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焉雖呼號相應和焉必共公文

卷二

六

而已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術慚卑末皇可掩人於朝仰藉清平何敢貪天為力臣之不安二也以祖宗二百餘年之厚澤兼先帝三十餘日之深仁言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難執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為言君幸有子不必心憂社稷之天臣獨何人乃言手捧虞淵之日受友朋之虛譽猶謂過情叨君父之寵嘉能無深愧臣之不安三也臣受皇上之恩最重最深而負不安之心又最真最篤臣今日引分自徇可以仰報皇上俯全臣節者惟有決去一著而已夫以安社稷為悅臣兒童

讀書時即知慕之而人臣立朝又豈有反以忠直為諱者又況移官始末了然在人耳目自有聖明之特知在臣亦有何愧怍有何疑沮而必欲求去也哉祇緣臣生來薄相森具直腸以賦命窮蹇處世耽僻之人而際兩朝知遇之隆被聖明獎諭之過人世之願望與書生之福力至於此極矣今日捧戴錄之恩綸披上方之文綺貴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書親友入教子孫以彰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寬對持書而共快即不幸身先犬馬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先帝於在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二 奏疏

七

天見先臣於地下臣可以瞑目安寢且可以笑龍達比干當年遭遇之窮矣若乃因循繁縟日復一日或不免偕主君以梯榮挾孤忠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向日憤爭謂何始書鷹鷂之速而終甘鴟鵂之味陰懷蠅蟻逐逐之情而陽附狗馬戀主之跡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豈皇上之所以畜臣也哉夫人臣之報主不同有以居官奉職為報者有以辭官謝職為報者使臣居官奉職一身之識力幾何一事之治辦幾何若臣一去為或者知止可以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

身之去不過鴻毛而一念之所全不獨在己此又臣慘慘去國之深衷所欲自効於陛下者也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不罪臣臣不敢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浩蕩之恩放臣為急流勇退之人同無機無忌之山農野叟歌咏堯天舜日於無窮而已除臣本科印信封付在科聽臣同官題請署管外臣齋本赴文華殿叩頭畢移出城外候旨伏乞聖明鑒臣之愚赦臣之罪放歸田里臣無任戰慄感激待命之至奉聖旨人臣聞分盡職何必過為引避楊廷著照舊供職無得輕率自遂楊忠烈公文集

該部知道

卷二 奏疏

乞歸田里疏二天啟元年

為恭謝天恩寬宥賈陳福薄災生終懇聖明允放歸田  
事臣本月十九日奏有君恩太重臣分難勝引義自安  
乞歸田里一疏即於文華殿門叩頭出城候旨自分職  
守擅離無辭斧鉞束身荒寺恭候處分今奉聖旨人臣  
隨分盡職何必過為引避揚遼著照舊供職無得輕率  
自遂該部知道欽此自天有命霜嚴其實春溫無地措  
躬蒙放更深誠凜何敢冒昧再有賈干但臣前日拜疏  
之時切念一介書生七品郎署戴兩朝之寵遇荷不世

修海山先生集

卷二

九

之褒嘉甘棄清朝超言歸里龍顏日表知再親以何時  
天澤春暉恐得報其無自深惟古人崇聞愛君之念倪  
愚臣子狗馬戀主之忱已不覺心淚俱枯形神欲絕反  
出城之後同朝同官諸臣肩摩踵接相責謂臣受恩特  
重無故引去非忠復有先朝忠直老臣執手大義勇勉  
訟言先帝當日艱苦之狀感念皇上此時孤立之情彼  
此流涕父願哽咽無言以別而臣神情營魄竟恍然如  
失矣再當夜氣清明忽其心口相商君父無逃之分彼  
衰遲雪業洵思博一第以致身忠義不死之心即斥逐

天涯且冀得生還以圖報乃不老不病是心忘新天子  
之味恩竟若喪若狂無故效小丈夫之行徑觸忤師父  
之嫌呵招來朋友之責簡完轉生平之期許躊躇未報  
之恩知幾回酸楚幾回感痛幾回汗珠寤月照心猶淋  
痛哭又不覺聲盡而繼之以血也遂爾精神恍惚牀屋  
若旋臣舊有怔忡之病陡發寢焉如搗此真福遇災生  
即欲服官無益臣向無病不敢虛以病欺今病矣又何  
敢不實以病告臣無病而請去安得有病而願留皇上  
以臣無病而責之留以臣有病而放之去則君臣始終  
揚以烈公文集

卷二

十

之恩義等天海涵育之高深矣伏乞聖明仍憐臣之愚  
赦臣之罪俯賜恩旨早放歸田縱廢鹿於山林覆犬馬  
以帷蓋倘得倖除親息猶能與子孫祝賽聖恩於萬年  
也臣無任感戴懷仄待命之至奉聖旨楊遼既以病請  
該部酌議具覆

辭免太常恩命疏一天啟三年

為君恩甚重臣福難勝冒死乞休以免曠官事臣猥以  
草茅荷蒙作養三朝叨列諫垣殊慙尸位前年怔忡病  
劇蒙恩放歸田一飯未敢忘君二聖交侵為業雖幸  
視息猶存都已鬢髮半白矣本年四月接得邸報蒙聖  
恩起臣禮科部給事中聞命自天感恩無地苦舊病之  
未復懼新任之難勝方於七月內拜疏告致何知疏方  
在途未及上達而新命已下再權今銜切念臣粗知君  
臣大義敢懷規避私心未入除書原不朗晴進之念再  
賜恩烈公文集卷二奏疏

臨君命實自激效忠之思況國家多事之時豈臣子愛  
身之日無奈心與身違病忽時會造物格人仕路臣亦  
無如命何為此冒昧籲天懇請休致伏乞聖恩憐准自  
此以往之年皆天地再生之賜矣臣不勝悚惶待命之  
至為此具本專令義男楊裕藩捧謹具奏聞奉聖旨楊  
連著遵旨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辭免太常恩命疏二天啟三年

為宿疾未痊人言偶及新恩難赴懇乞聖明俯容休致  
以安愚分事臣本庸才智力淺短違時之福塵忝播垣  
碌碌負官無與臣比臣於庚申之歲因病乞歸自分得  
為太平之民力田奉母於心滿分足矣天慈繼被起補  
禮科復除未常清秩狗馬病軀不堪驅策仍具疏陳情  
奉聖旨楊連著即前來供職不准辭臣扶掖望闕叩頭  
謝恩外隨有部咨催臣赴任前病未痊即擬再申前請  
因念內察在通當靜俟幽燕不敢煩瀆天聽今計典告  
賜恩烈公文集卷二奏疏

疏罪戾如臣復逃幽燕晨東裝就道矢竭忠貞仰報  
高厚於萬一乃小人緣薄命蹇獲病日並纏延臣雖母  
宋氏年七十有四素弱多病氣愈奄奄不能離臣朝夕  
臣雖年初逾艾而蒲柳年衰鬚髮半白杜門山居萬不  
離口母子二人更相為命況止足之分臣所宜守古人  
有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  
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勤臣既無德可稱又無  
功可紀僣卧田里冒非次之榮循省懷慙厚恩是懼且  
有人言侵及不敢瑣瀆竊辨仰煩天聽今九列濟濟振

緊充庭去臣一人如鄧林風一葉耳是以萬不得已哀  
懇聖恩勅下該部察臣病苦真情別無規避容令致仕  
即母子相保得盡天年犬馬銜結期之世世矣

止內批屢降詔天啟四年

為內批屢降空國形成謹昧死上言懇乞聖明慎撫威  
福以存國體以愛人材以維宗社事竊惟生殺予奪帝  
王御世之大權也是非可否士君子持身之大義也權  
之所在人主可以行令義之所在匹夫可以行意是故  
書曰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  
記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言帝王  
不可以意為喜怒也況乎喜怒不出於一人之意而左  
右近習各以其意自為喜怒哉東廠太監魏忠賢怙勢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二 奏疏 十四

作威朋奸亂政四年於茲先是滿朝大小臣工交章請  
劍皇上不即震怒貸以不死且為之杖御史林汝蒼矣  
且為之殺也郎萬燦矣廷臣方欲赴闕叩關以求聖心  
轉悟伏念齒馬投鼠事不可曉隱忍已含其悔禍數  
月以來寂然靜結而忠賢亦稍斂戢閣中傳宣漸稀方  
幸其洗腸滌胃改過自新詎意已藏禍心乘間報復借  
覆山西巡撫一事大發難端降吏科都魏大中矣文選  
員外夏嘉遇矣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上  
疏自劾勒令回籍矣併降升敘科臣沈惟炳矣又降升



牧科臣許譽卿矣數月之間內降封爵見臺出閣之  
陶臣關臣不知也喜至旨下而關臣猶然不知也且公  
然大言於衆曰不知何妨也是何忠賢大膽如此極哉  
彼不過託言聖怒云耳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法度者  
祖宗之法度也皇上亦在祖宗法度之中即欲私喜一  
人私怒一人不可得奈何皇上不自為喜怒以忠賢之  
喜怒為喜怒哉忠賢又不自為喜怒以外廷之思怒為  
喜怒哉從此緣端不必設關臣熟降不必設部曹是非  
不必設臺諫止憑忠賢一手躬定太手而附忠賢者不

徐忠烈公文集

卷二奏疏

十二

得志於清議日借助於忠賢日夜圖謀賄進百官之圖  
明莊黨人之籍又為之激怒曰某某將不利於伊也此  
輩好名多捨不得官更捨不得死不降不怕不狀不止  
來一箇處一箇再打幾箇管取無人敢一開口忠賢聽  
悖心驚起以為真遂實其言以為聖書不問世間何者  
為善但與我善者即是善人不問世間何者為惡但與  
我惡者即是惡人朝取一人焉而逐之暮取一人焉而  
逐之始猶小臣漸及大臣矣始猶斥逐漸及殺戮矣疏  
知快私人之忿起不顧損皇上之威名祇知恣一己之

兇橫不顧剝宗社之元氣臣恐祖宗二百餘年培養之  
人材不堪忠賢一朝之芟刈祖宗神風沐雨之天下不  
當忠賢一朝之斷送也忠賢又動稱皇上法世廟初政  
以恐嚇士大夫世廟躬履乾綱前定大禮其所議之禮  
政宗廟朝廷之禮也羣臣爭執聖心仁孝具在明倫大  
典一書而當年盡罷各鎮守於世廟之朝絕無內官干  
預政事而嚴氏父子專擅終不能保其身皇上若夢寐  
肅皇帝則忠賢之頭顱正不知安頓何地乃欲皇上以  
嗜殺為法祖是何敢於欺皇上並誣肅皇帝也此非忠

徐忠烈公文集

卷二奏疏

二六

賢之言耶從來小人誤人家國必先比附中官中官專  
權亂政必先聖逐言官擅降大臣驅除橫逆必先借徑  
內批借徑內批必先挑激聖怒挑激聖怒必先朋謀結  
黨及天下公論不服人主往往代為分過曰親裁曰獨  
攬又援引前代之美事而同名者以符制天下人之口  
自古及今如出一轍蓋用忠賢者誤忠賢而忠賢誤皇  
上也即如本朝王振汪直劉瑾輩其所口銜者何嘗不  
曰聖怒不曰結黨而壞英宗武宗令名者即此三逆暨  
也而宋之司馬光范仲淹程顥朱熹等豈非當時皆誣

以黨人者哉後世之公論何如也當我神宗時政廢居正者指為黨其後攻王錫爵中時行者亦指為黨先臣魏允貞亦其一也甚而先帝在東朝且有以爭鬪立為黨者夫不黨先帝將黨何人乎今之致位公卿者非其本身即其子孫大抵皆當日號為黨人者也若使當日無忠義諸臣黨護先帝於心危患深之時但裏禍占風比同三王並封之奸相陛下安得有今日乎然則黨人之名亦何負於國惟奸人借之以欺主空善類耳未幾有言宰相當以分別賢否為己任合天下之人以

楊忠烈公集

卷二

二

成天下之事不惟不疾君子之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臣讀書至此未嘗不歎息而流涕也今之善黨者不黨權閥則黨權相耳彼其唯氣成雷舉足撼岳觸必碎而紀必隳故人樂黨之若夫從宗社立心從君父起見癡愚冷落迂腐拘牽人皆指為怪物會無坪址蟻子之援可用立於根本之地未敢口而先陷曾逐秋風而捲敗葉此固天下至孤而可憐人也而橫以黨目之乎然則必舉朝盡黨忠賢而後謂之不黨乎今日之事在南星幸

不為尹明舉龍幸不為王越大中等幸不為戴繼獨惜當汪直時陰商瑒外劉珣獨能面斥王越曰汪直行事若公道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為珣非其人也猶能為此言由今觀之珣亦不可及也嗟乎直還難容清修不免憲臣不許持憲禮官不敢言禮兵垣不敢言兵職方不許言將忠諫謂之漬擾深計謂之疑猜公正發憤謂之朋黨此自叔季所不宜有之事而臺見之聖明之世臣實痛之臣簡貞九列待罪風紀附憲順旨陷主不義辱職負官莫此為甚謹冒死上言伏乞皇上留神省覽

楊忠烈公集

卷二

二

法祖宗之懿美全堯舜之令名以票擬還內閣以黜降還部曹以是非還臺諫即貸忠賢以不死乞嚴加戒諭令其小心謹慎保全恩寵長守富貴毋代人操刃擅作威福自取罪殃并戒附忠賢者倚水易欺錯結不成素灰之罰將自及崖州之路勿自閹臣舉以惡慧獲罪亦所以忠皇上而報二祖十宗之職分也

勅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天啟四年

為逆瑞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聖恩大千祖制魁乞大奮乾斯立賜究問以早報宗社事臣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廷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法為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皇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禍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傾皇上堯舜之令名壞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楊忠烈公文集 卷二 奏疏 十七

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為威劫無敢指名糾劾臣實痛之臣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為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臣自負忠直初心并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臣曰問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謹攝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為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賣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軀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全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為奸賢不敢為惡哉乃初猶謬

為小忠小信以律恩既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恭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開判若天淵傳奉而偽誰為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講議政事之堂幾成閹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皇躬小以致閣臣鬱鬱嘆問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二 奏疏

燝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所難養性立履后封以清宮華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恩於剪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強年登極一月賓天連御選葬之閣普天皆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黨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強言官諸劾去至今求兩部片席不可得顧於護黨氣歐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仇於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

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無患賢一則使人宣譽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確交構陷之則藉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顯於桑榆善附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人必不容或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觀察最重無如故卜忠賢一手掣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為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宇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對人於朝莫重廷推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二 奏疏

上

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故卜點陪之素一以伏借用為遂之奸故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顯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鄞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賜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皇上寵

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狀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

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村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屬其私比袒偶無喜播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普竟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為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號電派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大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呈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色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二 奏疏

上

大罪十也至於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維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克昇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能狗鼠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殺於仇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畧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復肯為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顧眷今日

討獎賞明日討詞類要挾無窮王言屢奏近又於河間府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鑄鳳雕龍千雲插漢築慈葉怒飲恨吞聲又不止於瑩地擅用朝官規制借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塵錦衣明日塵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浩劫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棄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羅祖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加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如號家人者欲攀陷皇親也其

新嘉坡文藝集

卷二

二

舉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為糾正報房之虞久興大獄夫大罪十四也猶借曰替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奎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窩傷其墳脉託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鐵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道遠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挈累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革管士命使青憐赤碧之氣先結於壁宮洋藻之關孔子之神

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縣監訪之令於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纖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傳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陞叙致士機牢固賴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其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北鎮撫臣劉橋不肯殺人婦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藉明示大明之律今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織吉網然後快心於以彰忠

新嘉坡文藝集

卷二

二

賢之威嚇得矣而國脉則何可崇此惡毒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醫日之手於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軍忽傳詰肯及科臣回話臺省文論又再襲王言變成辭訓無論玩弄言官於股掌而皇皇天語極趙放倒信手任心今天下後世視皇上為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鷄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仇行頃陷野子傅應星為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為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為之投匭打網片語違權則驚帖立下如

近日之筆中書汪文言不從閣議不與閣知不理閣謀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與同文之獄刊黨細之碑不已者當平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遼東未盡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未忠賢同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兵逼城下忠賢固為迎敵首功之主入矣其餘錄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城誠可作眉顰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

楊忠烈公

卷一

十一

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淮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翼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偽或伺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為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善之不知意欲何為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蟬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聖道人人以為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與夫為遲改駕

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遠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露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為何如人想只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乎寵極則驕驕多成怨聞今春忠賢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實忠賢以不死聖恩寬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聞還有微色還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真有此事奈何養虎兇於

楊忠烈公

卷一

十二

肘腋間乎此又寸磔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與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於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體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逆者逆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依託門牆或密結居停或投誠門客達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欺露又有奉聖客氏為之綱維其

罪戾而遽飾其四襄故捷建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官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章奏之上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一切票擬必忠賢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二

十七

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子耶無天子耶天非聖明屢行警告去年以愛感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震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偏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益慝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益孤及今不為早治臣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託聖躬之安危何所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事心辣手膽橫已不能為下意諫必不肯容人即普天共戴之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

權心而不犯其所忌臣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池臣即欲以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皇不可以自主何為受制么麼小輩令內外大小俱生針撞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臣在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御前審實有見於忠賢狼子野心不可欄邇不意聖明斷之不登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其隨侍舊人客氏又從旁巧為旁解不即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為皇上策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二

二十八

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遣隨諭羣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而使宦者不得與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大奮雷霆將忠賢面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黜廢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夫人客氏亦并勒令居外

以全恩寵無復令其辱毒宮中其傳應星陳居恭傳繼  
教并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  
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內  
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新臣以謝忠賢臣知此  
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  
忠賢以不誤皇上堯舜之令名即可以報命先帝可以  
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  
於願少酬死且不憾惟皇上鑒臣一點血誠即賜施行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三

兵科抄卷一

參看得兵以禦侮也既藉其力宜恤其私故行伍之整飭責在邊臣士馬之飽騰責在計部即使封疆無事凶當輪釐以時況當封疆多事窺我虛實伺瑕而動元資兵士以為折衝而卜素二虜更稱梟悍雖已投戎戎索尚未測彼野心乃該鎮餉缺萬餘各兵腹枵四月第一脫巾有變內無以支或者逾約乘暇外何以禦雖還餉正恐督解兩難然當事者或不能不稍緩各邊以急遼楊忠烈公文集卷三

兵科抄卷二

參看得年未遼左之披猖也豈真兵馬之勢不堪向遇也與哉固應之者著著亂步步緩亦我遼之要隘夫而彼得恣其所向耳若當時力據鐵嶺之險而以膽兵健將當諸屢關時設伏出奇以佐之恐敵即狂逞安能竟如入無人今囊經畧之議復引兵以漸進而漸逼之此不易之論且其以死為期不令在事諸人有強敵未滅得生入山海之想此又置之死地而後生者矣此中事宜在外既已任其二難在內自當交勉其不易如兵馬錢糧要於應手將士患有調徵同事協心以從該部并宜從長斟酌科序以覆無須更議惟是兵事潛天階地有樹溪懷而敵尚不知者有修棧還而暗度陳倉者金城圖上方畧老臣定已酌量而呼吸風雲之變臨事好謀之成當亦并有深心若夫多方以誤之百詭以亂之都須出沒鬼神為要今復陰尋常微督請求外一應有係軍機彼此必密相未往即應題請照會者亦俱密秘不必抄傳蓋事求可功成無必先昭耳目至於經畧既以單力遼疆生死以之功名性命飲水知寒廟堂之

上祿宜寬之歲月責其成功時有獎勞固為協應不但  
不當中掣以制其肘亦請內外同心無多作未到金城  
之方畧或至煩照應而減全力抄出酌之

兵科抄卷三

看得陣亡之卹也幽以獎忠而亦明以鼓嚴愾也須分  
別輕重之間要有以服死者之心今增知感而減知安  
今邊東陣亡一案該經撫道鎮詳之監軍御史再四勘  
明何容更議惟是卹一耳劉維與張承庸同而杜松不  
得與王宣一則兩將之心或有不順何也張承庸實稱  
鎮守告陷城池而紅旗之奮戰又實以縮地喪師耳劉  
維身入重地斬賊儘多非戰之罪將無不同今贈廕已  
無可加或美與易名存此些須又別令募將九原知感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三 四

蓋三路輕戰之謀止在將將者若奉令而出有進無退  
有死無避今日之卹非問喪師王宣杜松一耳擬照監  
軍議兩平以各贖其目則王宣之贈廕當量抑於劉  
維杜松之贈廕得進同於王宣斯兩得之乎若先為林  
之敗又不得以王宣言也臨境逗留先士而潰此在不  
貧之條開原本其信地今敵如入空城既無先事備預  
并無臨事哨探至填壘屠城而後從外尾之罪實在於  
遲緩特以兵寡馬弱外援不至勢莫能支情尚可原而  
總復收合餘燼萬眾防守自贖則復其原職以示敵足

耳不然有限城隍有限兵馬專閫而付之不戰不守僅足貸其一死將邊疆亦何幸之有總之師以勸人敢死也亦以敵人無浪死要使黃沙血戰之士含生負氣之倫見廟堂之上功罪無一毫負人亦無一毫肯假人也抄出附之

獨

兩朝登極始末揭附原

先帝泰昌八月初一日登極是時連在兵科附導駕之宋與侍班諸臣近瞻天顏冲粹無病容也初四日聞不豫初八日聞病甚十一日國欲出見羣臣則神采大可駭矣長安傳聞某日鄭進姬侍八人帝疾甚駭聞鄭固時侍帝側命內醫崔文昇進藥藥固下利劑也帝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支離床褥問鄭同李選侍日以看視為名邀有封太后旨諭內閣方從哲發禮部少宗伯孫勣亦來公文集卷三

如游頭請收成命是時連署禮科印務擬一疏論列會友人徐僕少泰量謂帝既不豫李鄭交國左右前後皆兩家私人不見周掌科一二語隱憂及非天心轉圜周禍立不測君無徒死且前旨未見邸傳官禁事無妄言乃止至十四日有郭王二皇親遍謁臺省泣訴官禁危狀謂帝勢已必不起鄭共李日於帝左右一國太后一國后共先皇長子附已看承勅帝要封太后此時兩婦蓋環弄兩朝於股掌之間矣諸官侍俱不得近并傳皇長子時亦向人泣謂爹爹素固健甚今諸奴捉弄如

此如何了此時連聞心膽俱裂嗟夫女戎在側禍豈在  
明倘竟墮奸人機阱豈有天日十五日擬神宗諭御史  
左光斗並相會議四倡言於朝請諸大老約貴妃姪鄭  
養性禮請貴妃移宮理諭鄭養性辭封太后之命十六  
日共集松棚下是時九卿科道熟成諸臣詞各嚴正而  
冢宰周嘉謨則曰汝姑娘當無他意不過只欲汝守富  
貴我等文武在此汝若聽我等言當為君已管若不聽  
我等言胡想亂想如要封太后事誰肯等你做無論汝  
前番許多說話今尚未乾淨還要不避嫌疑莫說富貴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三

七

不可保身家還不可知鄭慧人也當移慈寧宮十七日  
帝召閣部吏科河南道入視疾則聞數夜不得睡日食  
粥不滿盂十八日故卜何宗彥劉一燝等時尚欲遊社  
稷之靈帝有起日十九日從諸大臣再問安後則聞頭  
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音矣連乃仰天而歎曰  
以千古一見聖君臣子倘有血心忍坐視其中陰奸以  
沒不更圖保護且伏有後毒而喋不發一語罪何可勝  
誅即日草疏二十日奏上自分疏不得達御前虛存臣  
子一段公論以死心耳二十一日故卜疏錄用輔臣何

宗彥劉一燝韓爌等二十二日內傳錦衣官入有旨宣  
兵科并召閣部科道俱意帝且杖連從諸大臣之後入  
新泰劉一燝韓爌各謝恩上各諭以國家事卿等盡心  
目注久之因言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始愈  
登極後勞著些又未得靜一靜今大病服藥不效天譴  
溫蕩真如家人父子閣臣方從哲曰臣等請皇長子移  
宮不知何日帝曰朕便令他就處去不得科臣說他該  
常在朕前語間目視連等手指今上曰他的事都停當  
了伏侍人都有了閣臣劉一燝少宗伯孫如游言及封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三

八

李選侍儀注帝曰是事朕有年生育多伏侍父因指今  
上曰也疼他不是朕也不封又請帝慎醫藥帝曰有十  
餘日不進了冢宰周嘉謨曰醫藥猶第二義皇上清心  
寡慾自然不藥而愈帝停視久之曰宮中無甚麼事因  
目今上曰哥兒你說一說上曰宮中無別事先生每傳  
一傳莫聽外邊閑說此夫聖人嚴指視之深心矣二十  
六日再召見帝音吐猶洪至二十九日召見則謂朕難  
了國家事卿等為朕盡心分憂與朕輔皇長子要緊輔  
他為堯舜之君卿等都用心帝又曰朕壽富要緊閣部

大臣共對曰聖壽無疆何念及此各相慰安哽咽不能  
語適內帷中一小豎從今上耳語今上搖首不應怒  
一穿紅婦人張手從帝前挾今上入嚙嚙者久之今上  
滯帷幔間若推之出今上失色忿向帝曰皇爹爹要封  
皇后連等為今上語惡或誤也孫宗伯接之曰皇上要  
封李選侍為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即著儀注未席  
漫應之曰著儀注未隨手指語諸臣曰輔他要緊是日  
凡三召見賜諸臣酒飯君臣父子間情殊繼繼河南道  
長顧造曰帝已疾甚矣繼繼於諸臣若不肯沒於婦人  
楊忠烈公次子

卷二

二

手者庶幾祖宗社稷之靈得無他故自是太平有道天  
子但選侍形狀則幾於無忌憚可駭共相鳴咽歎詫薄  
暮始出傳賞燒刺各一棹銀幣各有差初一日五更校  
尉宣召急及奔至宮門則聞已賓天矣板荒莫及或猶  
有衷旨痛未獲承矣是時周太宰張總院李司農等俱  
在商議安宗社事中有慮及今上無嫡母無生母無恩  
養母子然一身欲共託之李選侍者連曰此萬萬不可  
皇帝無託之婦人之理且此選侍者東宮時事無問如  
昨日當先帝對羣臣時強今上入復推之出勒要封皇

后是何光景無論先帝四十歲皇帝不能堪鄭貴妃及  
諸嬪戚毒手且李鄭交結弄權既非一朝彼豈能做好  
事者若今上一入其手我等恐無見今上之日以連之  
見此時愚宜請見今上一見即呼萬歲以定危疑即擁  
之出乾清宮請住慈慶宮於事始妥語聞三相公到連  
向前曰先帝賓天矣今上無聖母可託權子即在三相  
公身上此時事思矣宜急入請見今上即呼萬歲此我  
朝先達有行之者事不可緩恐到朝食時有變乃促閣  
部大老趨乾清宮閣者持挺固阻不容入連從亂人往

卷二

二

來中促相公入閣者強相阻連大罵奴才皇上召我等  
今已驚駕皇長子小你們據住宮門不容宰相入意欲  
何為聞者却乃入哭臨請見今上上久不出再四請乃  
得見共呼萬歲上連曰不敢當者三諸臣請初六日吉  
登極并一面封選侍父之上曰從容方相公言社稷為  
重初六日登極再不可緩又請上乃曰擇吉儀注來看  
因請上奉乾清宮門首諸臣請到文華殿受諸臣萬呼  
禮畢導至慈慶宮頃奏事中西某擁上行交付輔臣劉  
一燦捧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諸大臣簇捧以行

甫到中官諸端從寢閣內出者共喝你們拉小爺那里走急請回宮養小害怕因欲奪上入建因喝之曰糊說殿下是我等主我等是殿下臣子四海九州都是臣子殿下怕甚麼共擁上行過乾清宮門西向坐諸大臣叩頭慰安訖曰請登輿擁到文華殿上仍西向坐諸臣即殿內行五拜三叩頭禮高呼單擁入慈慶宮上謁孝端皇后靈几閣臣劉一燮奏曰乾清宮尚未淨請殿下暫居此令李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吏部周易謨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託重出入不宜輕易即往乾清宮及大小輪與朝暮哭臨須臣等到不則請無發駕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三

二

上首肯中間有欲奏某中官好某中官好者遂曰殿下自有主張不必諸臣指報但汝等中官受先帝及皇祖恩遇當赤心報國一切外邊事在諸大臣一應調護聖躬防禦出入是在內諸臣事少有差池責有所歸諸臣乃退是時又有言選侍封事者連曰上恩父則封恩母則不封恩先帝二十三日几前言則封恩二十九日對諸臣辱先帝事則不封我等都不必與且從容講因議及登極日期有欲移入初三日又欲即移本日午時者

蓋各因名位未定慮有他虞遽前進臺臣顧造曰今日是不平時節如何作亂離事况無嫡庶之嫌並喪之防父死之謂何舍給奏完衣裳未上表竟受朝書之史冊未安畢竟含殮與成服單羣臣上表箋殿下謙讓再三乃成正始又有謂事甚危疑今日登極於事穩於心上得安連曰今日之事只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登極與不登極處得安即極得安何妨不安儘有做了皇帝有事者議乃定先是宮門未容諸臣入是時宮門開諸臣自外入者各言中外洶洶危疑在呼吸並容選侍作太平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三

上

時事即今夜誰與皇長子同卧起者或言社稷重喪禮儀文為輕稱引俱是遠見因呼中官宋某令奏宋曰小爺少說話一便一二便二初六吉日已奏過了不宜改移連曰但奏言在外諸臣百姓欲請殿下今日即登極以慰中外人心奏入上弗應徐徐曰今日也要了大小爺未完還照舊擇吉行諭傳出是時諸大臣共謂外廷文武各已備朝服即傳候駕於慈慶宮前行萬呼禮亦可乃傳未及至上已出乾清宮萬呼者不及百人連從諸大臣出選文華殿朝服諸臣各展形色而僕

少徐養量臺臣在光斗直垂連之面曰胡以主張今日不登極倘有不安汝死肉足食乎連如芒刺在背無穴可入悔先之多言矣手屬錦衣駱思恭謂必精練得當人稽防內外出入而又不得多作張皇以亂人耳目駱既領畧中事乃與左侍御從周太宰朝房語以選侍無恩無德必不可令同居周乃草請移宮公疏左有單疏初四日既得旨而選侍韓李進忠謀必欲挾上母子同居且欲垂簾稱制及挾處左光斗等語甚沸是日連等候駕尚未出一中使從前門來連迎之曰選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三

十三

侍移宮否其人答曰莫講移宮了母子一宮好如何要兩處住李娘娘惱得狠今日請小爺講明白同住并欲問左御史武氏之言如何說連語之曰此說不遷我幾乎錯了殿下在東宮是皇太子今是皇帝選侍非太后如何召得皇帝即封太后太妃是要皇帝封諺云要飯吃莫觸惱火頭今日事君幸泰知選侍好好歡喜願首移宮後日等我輩與他奏請封號若多抗拒惱了未便且上十六歲長矣他日即不奈李選侍何君此身安頓何處怒目視之其人還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發入東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三

十四

子避宮人之禮且此乾清宮自祖宗相傳是天子之居即聖母在止當居坤寧宮太后居慈慶宮選侍何人而抗旨占住不移豈以皇長乎在宮中是他撫育過的前日是皇太子今日是社稷臣民之主矣即兩宮聖母如在庶宗禮夫死亦當從子伊何人而敢為欺藐如此世界反了時諸璫中有言屬先帝舊寵從容也罷連曰諸大臣是受先帝顧命者先帝自欲先顧其子豈有先顧其嬖倖之理便請選侍到九廟前去講汝是食先帝飯的是食李鄭二家飯的須權我去殺了便罷不則今

宮門駭傳曰今日選侍要宣皇長子講話垂簾處左御史汝等何尚安然如此連曰無之出自皇極門則有九卿科道共言當上公本相爭未果初五日傳聞欲至初九十二始移連急從方相公曰上明日登極矣無復住東宮之理相公當上揭急促移宮方相公云到初九十二也罷連曰但苦上無住處如到乾清宮前日以李在而出今李仍在而入何如前日不出方日就在東宮住住無害連曰前日以皇長子而就太子之宮可明日為天子矣以選侍不移宮而選居太子之宮世間那有天

日不移宮死不出矣汝等無扶先帝一時之寵以抗先帝六尺之孫聞李進忠盜承應庫銀兩費盡是必欲盜盡乾清之寶乃已耶爭論聲徹帝座上遣中官傳達等出即令移宮李果即移宮李進忠劉遜劉朝等并以盜藏被緝閣部謂社稷有靈選侍既移宮明日上乃正乾清宮矣遽因從諸大臣後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今上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須令諸大璫好生照應其有賍証罪愆已計矣無因此使中官取快私仇又所以安反側子是在諸臣訓導是夜大霖雨明日五更大晴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三

五

跋

嗚呼此先君庚申冬還里時手述也今伏思彼時情景身命弗恤何心計功安異國報國恩定危疑而防微漸以冀冲主於泰山之安故義激於衷不禁其烈耳今反以為罪案借題而苦殺之則忠義何可為然於先君捨身報國之夙願固已永協此不孝之易

等所以腐心泣血叫天控地而無從者也痛哉  
男之易泣血謹書  
右 先君刻移宮五疏附後跋也芑謹記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三

五



請告在籍摺

職兩年病廢里居鬚髮俱已半白日惟性命之憂但心國苟全之術耳不意起用啟事忽及無用陳人多事之際言不出疑於規避言出而獲譴何益補縫軒輅祇妨賢路一疏乞休病也亦自量宜爾也職比廢閒無與朝事有人自長安中來但一問聖躬安否問從縣報見有議及移宮事者是非亦山中人不必與聞惟是當日公卿疏請後於憲慶宮前妄有一爭則職也倉卒之際大廷廣衆之前識腐氣粗事欠周詳語傷愈戾省愆誠有楊忠烈公文集卷二

朱二

三

之若夫臣民共主久定祖宗家法自嚴移宮不是奪門逐逐間不以寸公言專言僨言只算得言官一上疏一開口尋常事從何處著功畢竟移宮中間當有安選侍一道於事始安職即日已言大臣當宥有調停及問居食無恙之後再請酌加恩數旋且奉有俞旨同然心各相成但未嘗易揭一標指以自明明人耳事後種種府疑疑非以事則職人微望薄之故耳職殊愧死當時訟念言官當爭天下是非之介安危之機不當爭一己心跡甘一退以省議論則職乞休之本懷也不意去後猶

餘疑端當多事之日又分做正經事時之精神多一番推擊則職之罪滋大職猶言官也不欲裝聾作啞佯若不知冒好官自我之謂職原以不欲爭而去之言官也終只自愧自訟不多撫辭以傷不失和氣之雅惟是東西文証明主憂危舊臣一舍愚衷願當事諸正人君子一德同心合大精神以安內攘外共襄成中興之烈山林一陳人耳無與輕重或以爭移宮事生不能保其身死不能保其名都能一笑甘之以聽公論不復曉曉再言也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三

三

七

起補禮科都給事中升才常寺少卿揭

職以人微府疑自甘辱棄深山其入起補故事與議得  
驟升今官皆夢想所不及也去年九月一詔乞休未獲  
俞旨或者廟堂之上猶以職未有大罪不即在水錮之  
列乎然亦非引分自安本念也再奉部咨催職赴任自  
念內計在即當靜聽幽斥又復望外及於寬典無奈福  
薄緣艱宿病纏不脫體日惟再圖請告不復一問長安  
事矣四月隣近有人傳來京報數紙見郭金鈔老掌科  
周季侯老道長相駁有職姓名謂熊老老舊經臺當日  
楊忠烈公文集卷三  
元  
之入闕為職巧恭且謂舊銓輔某某舊科道某某與職  
等皆善通王安者夫封疆之官既曰叅矣巧之與拙總  
不足深辨惟所謂通王安且稱傾害正人皆用是術不  
知職在兵垣時通王安所傾正人為誰夫小人之通中  
官非利其薰天之談以招權即利其竊柄之奸以讓進  
耳果職在事時正有交結之權焉矣反拋一都科而去  
不終朝從來有此通中官行徑否且中官一敗至於不  
免狗彘之食則其人之權力可知此而通之亦為不善  
通之極矣猶憶職在衙門辱郭掌科威慨相許職既不

敢當直忠之褒出城竟去衙門諸君子共相挽留職謂  
此去非有規避亦非有畏迫也念言官祇當爭天下是  
非與闕切職掌不當爭一人勝負與一己心跡且當聖  
明御極之初我輩亦不宜紛紛辯爭微輕服之隙與或  
處言官之端即短中寅誼從來不薄亦不宜自我傷和  
氣之雅事竟今日一去為安掌科對面深是職此語職  
去後掌科猶有幾句好言附於入告不虞遂相忘也以  
兩相向慕之人化而一矢加遺職亦祇慚人微且不足  
以字素交如此昨友人傳郭老掌科雅意謂前日偶有  
楊忠烈公文集卷三  
幸  
起筆之誤即說舊銓之不是處亦不是指移宮則此心  
幸已相諒第恐中外未必盡知他日仇職者又借掌科  
為口實或非掌科之意也故一揭明之須至揭者

被逮赴都滿

為心不欲辯那一白不辯之心以俟天下後世事達今  
逮矣逮以楊錫熊廷弼失陷封疆公行賄賂營求倖脫  
而逮與左光斗等為賄營之人也此事而果有也即顏  
甲千重不足逮人之共唾縱喙長三尺安能欺己之獨  
知如其無之不見莫須有竟殺赤心人也此不必辯者  
也至逮之有此一逮也久已自知之天下亦能共知之  
誰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又無俟辯者也人之計算此  
一逮也封疆題目壓得人頭緘得人口可以污其名陷

楊忠烈公文集

卷十

三

其身耳血性男子癡愚不識避忌既以不愛官不愛生  
矣前日無所不拚今日當無所不拚此皆心之不欲辯  
者也非不敢辯不能辯私心竊有以自盟我輩入告君  
父出對天下辯執事只當在國家大是非大安危不  
當在一己勝負一身利害今日之事大獄頻興有無關  
係有無枉抑曾有任其責者從違自看畢竟只是身名  
兩字耳盜金不辯昔人或為之況在君父之前達所自  
恨三朝養養一念猶盟毫無補於今日克殫大負先帝  
恩知徒作明時費臣死且不瞑若大雷震雪無非天

慮有何不可妄受我思古人罪則歸己此則不辯之心  
也但願二祖十宗實鑒此心天下後世共見此心達之  
願畢矣謹揭

楊忠烈公文集

卷十

三

家書一在太常時

字與之易之賦之言出門忙甚到州遇雨過黃河始得晴星夜兼程至初九日到京矣逐日見客凡大老名公無不欲一面便苦極矣朝後拜客饑渴不時大動火傷風喉舌俱痛三五日覺形容憔悴大都又在山野之人手脚俱懶慣見人殊是露東又不奈人只問移宮事不免答應頗多亦是一場苦事汝父書生耳無功無勞叨冒京卿原是過分況浮名太重至於爭議面者傾動名公大老開口便曰功在社稷其實有何裨益令人慚愧楊忠烈公文集卷三 家書 五

將無造物忌之且諸老各欲留我在內第一名實不稱或負衆望奈何此汝父之憂也汝等在客當安靜養福勤苦讀書慎勵修品亦所以補汝父之不逮萬無作益浪事習驕傲比匪人欺汝父家聲薄汝身受用是汝父慙愧於汝者常常問太太安使老人家歡喜代汝父事毋無辜汝父心祠堂中時朝月節無廢祭真家中諭令門戶嚴禁男女鈴東清楚出入防閑是長子事弟兄萬萬要和氣同心妯娌李順各相敬重方成人家方有吉祥記之記之五兒不知入學否汝等亦不知考得如何

總之肯讀書進士舉人亦是本等事毋以考得好進學容易便輕易便懶惰也如京中住得久欲接家眷汝等亦得讀書只是人多兩起行方便再有人回商量之大爺可陞助教此舉人缺也一耳便可陞州陞二府却甚清高喜體面萬只嫌冷淡也多多稟上太太千萬歡喜兩子俱是京官孫兒俱是秀才亦是快活人家或有不支持家事可也

家書二 在協院時

字與易兄太太想細福開五兒俸入學未破吾家風水  
例汝與會兒考俱未下等亦不至不好看然須實實有  
學問真會作文章鑒得別人取得科第乃好莫只說年  
年科舉考列在前便以為吾如是可笑汝想到中不得  
老秀才老康生有何結果父親又無能厚積資汝用度  
又無門生故更作汝好田莊空門面大于女事又未如  
何是好此時不發憤尋箇大受用平日長精神日頻聽  
明日汨諸事欲到悔恨少年不養成舉業是矣汝父如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三 家書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三

此勤汝畢竟是汝自家事汝無作閒話耳遠聽過眼頭  
看過即付秋風也而此時最緊工夫是時時心在文章  
無別分心少飲酒慎父人勤會課第一在養心於清靜  
沉潛生心於慈厚中遠我常言作文是一貫事了  
凡說到鬼神還是引人心法心得涵養心有意自然學  
業進機趣類無不中之理矣置起田訓士書當時省之  
是人大受用田屋也實對揚前年到家語我曰家父  
常以心粗成我今春大病手動不得又不得不寫一家  
書回又不敢說病以重其慮只見下筆艱難不免潦草

些因自念父親不知我病見此字畫欠周正定說是聖  
心粗見乎手矣如何好因沒奈何說兒子手病人子體  
父之言至此平時那得文不知入字不細入字一點一畫莊重  
中高榜中榜聯端必由之不是臨場杜湊也兒當思之  
無謂賀年伯迂也會兒五兒不醒事故并當以此教之  
醒之我在京苦甚無半時間夜不三四更不睡奴才誰  
為調理飲食夜間點燈後便各高枕偶因前日大爺要  
回都未收拾書又未寫寫到鴉鳴時夜寒爐中無火罵  
時不覺及聞鴉去睡手足如冰到被中半胸無煖氣次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三 家書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三

日又早起寫書到午後大委頓悶甚又不能勉強應  
事又至三更明日五更入朝連日打發哥哥回終是悶  
悶不爽一路寫字一路欲睡幸稍睡睡小精爽些矣先  
是只思量或明年討差或得陞可以回家今當事苦苦  
以會院推我倘命下便不能得歸矣清貴之地紀綱之  
司體面更尊擔子并重俸資俱淡跳越人前無論人妬  
人忌而或者無以故朝廷副聚正推引何以自謝過分  
在他人爭涎此地得之甚快活在汝父苦推不去強加  
甚苦甚懼人或言作閹老尚書儘多沾沾會院有何

尊大然以汝父分量自看覺承當不起汝在家凡事督  
汝二弟杜門簡靜收拾家人無得惹事錢糧託人算清  
設法早完無累什欠無使人藉口五兄親事聽汝與汝  
母商量安當回家還是大路歸為便拜各縣父母借公  
館夫馬可也媒人當請請之不來商量一禮物謝之兩  
尺頭銀三四兩想是少不得矣劉伯嘉已謝過否當託  
他教誨五兄還不是能學高文秀才也會中前列太少  
奈何諸兄但用心做文明年再圖之兄桂不能作字奉  
問來謝行時雅意都為道悽悽夏父臺好處寫書與無  
楊忠烈公公下集卷三 家書 三

臺更轉囑按臺想當高列作別新校院言其應山從來  
無有并天下亦少此品此心此守此才即辭曰公并稱  
其為夫人楚無出其右者安陸公亦并稱之改折與  
無田于粒并惓惓相屬此若當可了此只不知布政已  
費詳否若覆過昨又囑付過撫臺也府縣公汝弟兄無  
得輕見常見先生口舌今春該夫爺六十欲為作一帳  
不知得聞否先寄一杯到臨時汝還當別有祝禮此汝  
生時相安窮朋友子原不是公子無忘此段高情厚道  
也若汝父所大快則朝廷大慶太爺前老母得進封中

憲大夫未恭人也

楊忠烈公公下集卷三 家書

夫

與易賦書三兄萬家丁到知老母已到家平安但陳鴻路獲一男為念也都中俱清吉驛兒並知嬉笑若佐兒瑞兒在京三箇好有伴笑啼可娛日也寄語老母歡喜長安逆瑞如故但人傳甚收欲甚怕皇帝與中宮亦不甚與外邊作難又傳怕我實甚恐幸學有面奏事出故先家上傳病及我今日見朝明日說不幸舉矣人言多是如此其實未必我今日日圖歸諸君子又以大義相責謂有我在朝內廷還恐忘不敢放肆一去便放心以

楊廷樞文集 卷三 家書

手

為無足難矣臣子不當只為潔身計與陳大舜同但我想天下事是一人做不盡不如以微罪行難世道於天於人可耳如得遂歸計九月內可動身也汝兄弟三人正好合併讀書有劉伯嘉兄弟共會上諸友都可資益何不趁少年狂圖甲第以自顯庸是汝一生受用我看人家子弟還是自家中學中進士好若只是公子任子即有相好年伯也看人看目甚之相煩相見甚多便生厭薄汝等於此當深思之即日夜改苦猶恐不及況可

頃頃貪穢過日子況從此之孩兒太人事累人即

淨心讀書不能離前易過思之屈之孫父生於我家這些甚是甚好即汝等亦當百事慎重無輕干謁至於人情分上即親友相托亦莫輕易承任惹人是非口舌即孫公好少亦只閉口莫言或人傳說甚事不好甚事甚醜只作不聞不見莫輕傳說或有人挑撥以成仇怨難官管土三尺莫說我口語好輕易也蓋在外朋友話長話短難公不當甚事惟汝兄弟話使多打聽傳播故要謹慎莫輕開口此謹厚正道亦保重身家免小人傾害之道也慎之慎之於今風俗甚薄即有二三小人間言

楊廷樞文集 卷三 家書

手

閒語亦付之不見不聞免生煩惱但閉門讀書精心舉業養心養神少交遊少宴會是汝等一生受用汝父如此丁寧汝等不知體貪真不肖子矣祇自家沒受用於果於汝父無干也思之思之聞會兄近來不肯聽哥子說汝亦不肯直直善說各不和協此大不孝事從今都宜改過兄真心愛弟何妨面斥弟真心敬兄有事當敬受方有長進方有受福根基不然即中得舉人進士還是無根基夫未氣萬無致祥之理當靜思汝父言也老母膝前時時照應時時周旋無令老母稍有拂意并

稟老母汝父在京自安不必多慮過諸友都為致意九  
十月得歸使好幾首把臂懷笑也

家書四 敏達途中寄

兒不孝恣下大禍累老母就心至於老母有恙在床不  
能奉侍藥餌受遠長行兒罪通天矣然此身已屬之朝  
廷自不能由得一己今到淮上開闢知老母已安甚慰  
遠念但願益善保重懼喜加餐雖兒此行禍福俱不可  
知然而名德在天下後世亦足不愧天地鬼神老母滋  
養一審矣即追賦一節亦須要熊廷弼招認要熊廷弼  
上納無兒平白替他上納之理老母亦當放心大哥大  
嫂想目下可到家有伏事的亦是快事兒媳婦亦順老  
母教他寬心教子伏事老母懼喜過日無為兒慮兒是  
大丈夫做忠臣孝子者勝於為大官百倍成就楊門一  
家兄弟奉妻賢子孝落得好名又勝似金寶堆齊北  
斗矣百凡小心百凡忍耐是為上計總望老母張主好  
生安頓一家人也關上草草奉訊



獄中血書

建令死杖下矣癡心報主愚直仇人又拚七尺不復挂  
念不為張儉逃亡亦不為楊震仰藥欲以性命歸之朝  
廷不圖妻子一環泣耳打問之時枉坐賊私殺人獻婦  
五日一比限限嚴旨家貧路遠交絕途窮身非鐵石有  
命而已雷霆雨露無非天恩仁義一生死於詔獄難言  
不得死所何憾於天河怨於人惟我身任副憲曾受顧  
命曾子云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持此一念終可  
以見先帝於在天對二祖十宗與皇天后土天下萬世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三 獄中血書 三十三  
矣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於我何有哉

獄中寄母書乙丑七月

字粟太太兒死獄中矣無能侍養左右兒九泉之恨也  
太太辛苦一生無子送終良苦然有死忠之子太太亦  
可同范母矣可憐一家赤貧如洗尚在追追憂苦之中  
是兒前生之孽今生遺累父母子孫奈何奈何夏兒曾  
兄五兒各有他的造化即無衣食漫漫挨去教他苦心  
讀書即不能報父之仇也思結己之局此在太太分付  
之駢兒大小一根草自有一點露水養他至於大哥抱  
養之子知力不能養還是大哥撫養也罷天乎天乎從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三 獄中血書 三十四  
古忠良慘禍無如兒者又奈何七月十五兒澆血肉淋  
滴中絕筆

獄中寄千書

字寄夏兒諸子汝父死矣身無完膚肉供蠅蛆亦自忘  
臣死事之常但家破人離累我諸兒汝兄弟收骸我屍  
之後還當受苦讀書得有寸進爲父之寬卽是汝孝汝  
等亦當如洗只有讀書一路莫言讀書似我甚苦人生  
夢幻忠義千秋不朽難道世道只是昏濁的讀書作官  
做得些好事也不枉生一場嗟夫讀書做官封妻蔭子  
遺以富貴令我遺汝等以累念及於此未免痛心如割  
然亦無奈何矣駢兒有命看可以讀書否如不能讀書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中書

十五

不如聽他作別生理我有親筆泰昌天啟登極始末一  
字關係兩朝名德可尋出留牌後世蓋爲先帝與今上  
之令名也著意著意縣中親友都上門中謝道楊大洪  
爲臣死忠身屍不保係於三忠然此心耿耿足不愧夫  
地鬼神鄉里親戚但愧未嘗有大益於鄉里祇完得自  
己一身事耳罵及於此不知所云七月十五日絕筆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四

書簡

寄高貴大兄

吳門別後不知夫馬長途俱便否計抵家平安與一家俱安吉也弟在縣中又清出學田隱沒民間者再得三百畝取稅契銀一百二十兩買書置尊經閣又查出糧收用重法馬收納戶銀核出侵蝕二千餘兩中究上司今以修府塘隄約四十五里但議作石剝岸費可八千金竣事則又大費躊躇矣前打太監會人事太監有牌楊忠烈公文集卷之四書簡一

米提與戶蓋舍人捏想為典戶誣票及責求赫我云不解人定會兩院參處縣中書吏及鄉紳與李白屋及崑山長洲都出來云解一典戶與他打幾板了事弟亦不肯下也為解一典戶猶狗無厭足傾此一人家且大傷我體弟與之一回文叙說縣官不曾打舍人是打奪批攪解光棍典戶郵各不情本縣量責此不過縣官投文打人常事不敢勞督府費心免解又與之書大率不激不隨以籠絡之又執其負痛處擒拏之且自說我是如今國家第一有用人不怕利害不要錢男子臺下有為

國好賢之心當服我薦我如何以沾沾一舍人故督過天下清官天下將謂臺下何適魏思齋與太監有往來此老與縣吏同去說稅府謂常熟是沒搭煞人好尋事的他做窮秀才回去是他本心兩衙門誰肯放稅府過太監中恐亦有乘機拿此差者此亦弟投之語意如此彼監遂回我一書求我問典戶一罪去完事後上司聞之謂常熟檢虎類不動聲色而虎之咆哮自彈此李道尊共府尊語也後于如善共高景遠謂常熟此舉初却是弄盡尾而忘其毒猶屬輕意一時至憂怨矢相向逼來徑身當之不避處之有方我之神自定彼之毒自消了無所加是真男子作用故人難之英雄須看當場於生死切身禍福轉眼利勾不動威壓不動吏名掀不動方是真鐵漢常熟公如不要羨餘不聽人情是俗人難事儒者小行硬不謝薦是窮神勾當而如處任子事仁義兩者今稅府事智勇雙用看者容易試使中人及無大學問人當場伊有許多意氣許多周章言已便鼓掌大笑我兩人原不會面談人却是善鬼人骨觀如何如何弟回向云某實不知爭讓千乘之名祇好於簞食豆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四書簡

二

莫見色耳乃知吾人舉事一差便有若干人看覩其實  
扣舍人時畢竟是輕意好做倔強人今反落得一場好  
話頭耳本是拘執迂儒反為人多加一分眼目相看又  
是大苦事如今議羊福山豬稅上人大相許可然商人  
之所快上官之所許不免又種妬根也奈何奈何

又

澹少從兄訓偉博科名報國未能祇慚禪舍而頭顱半  
白忽是五十無聞矣憶當年從讀山寺燈火連床月素  
雲煙風雨慰籍即或有時間隔斷無逾月經年惟是去  
春至今忽漫長安一別遂原鵠兩地也我兄大志未酬  
寄官禮席詩酒師生從容書史兼之兒孫膝下依依誦  
詩作文更足洗眼送懷而弟今年入直以來便覺事煩  
而苦飲食無人調理常是五鼓出而日中未遑食者有  
之以半白之人徒瀝度長安殊無甚味可嘆也得手諭  
楊忠烈公文集

閒讀不勝感慨歎歎並嘆親恩未報雖亦日食大官而  
生我劬勞者在隻影一方非無僚友追隨而皮肉相  
聯者若遠至於建明無力君寵過膺請家世編中補袞  
忠謨祗深虛生之感殊負燈窓督課之深恩矣弟自上  
冊立今上疏後適先帝為奸醫用下藥於勞弱之後心  
既不平兼以鄭貴妃猶航航欲成太后將於先命昏憤  
之時矯撫幼主之命此事一不知防將兩朝父子都歸  
毒手且無論禍天下矣自念世受國恩舍此不言安用  
我為既鳩同心左年兄冒言於朝集文武於九廟之傍

明以道理禍福論鄭皇親令傳語貴妃貴妃見外廷有人邪謀已伐乃一夜移宮庶幾君側之禍本已消然而封后一案猶有根蒂未斷且帝疾甚劇奸醫終不能放過故拚一死疏論之已將些須行李一封讞但一事即付徐京咸檢理恐無見吾兄之日矣乃社稷有靈反受先帝特達之知特蒙召對者三編留之際與聞顧命且頒欽賞此千古所無及初一日五更再召之未及對而帝崩矣是時李寵多奸而悍毒甚於鄭先帝生前曾有意付今上與之撫養今上弟願也弟意冲齡易撼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五

亦易惑焉一一入其手挾之誘之禍當不測因促閣部大老急請皇長子見令即呼萬歲即捧之出文華殿送入慈慶宮交付二三老內官是時宮門閉守者拒人入而方從哲苦苦臨瀕不進弟再三促之謂待旨弟云要奉誰旨我輩已是奉召來者事機間不容髮奈何待謀成而爭之何益乃呼門者門者固阻弟擁方與二閹老進門者手搖方第一拳擊門者大嚷云奴才我輩是奉召來的今駕已崩如何不容我等進入哭臨且皇長子尚少汝輩閉門不容我等入見意欲何為因高聲大喊

諸內使都未陪話謂守門人不知蓋我以論崔文昇及鄭妃內官因人人屬目我熟也因愚傳請見既哭先帝畢因請見皇長子呼萬歲畢即手扶之而行擁入文華殿成五拜三叩頭禮即送入東宮共分付眾老太監曰今日交付皇長子公等無令輕回宮但出須我等入護雖李妃未請堅無聽既出乃攜九卿上公本請李選侍移別宮左年兄單本論李氏閹李氏大發狂肆欲召閣部屢請皇長子將欲垂簾傳旨要處左御史左忙甚弟遠在東宮門前坐外邊傳言入有十餘內官相對云李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六

娘娘果有人未請萬歲有老內官云他眾官交萬歲與我他們不來誰敢送萬歲回宮弟因言傳語李進侍他還要眾人請皇長子封他他竟多事他非太后誰敢召見我輩你便道這話是兵科楊給事說的因出外與兩衙門說不要理他再等他一日看是如何此初四日也及初五日入朝與方相言明日上登極當面乾清宮老先生好催李選侍移宮方唯唯及朝退內官向方面說已是教移宮弟問已移否是幾時移內官曰我們不敢去說昨日叫我輩跪了一日說如何叫他移宮我是撫

養兄兒的弟曰兄兒是誰呼得的好不知事內官入因共方相言今日必不可不促移宮明日無再還東宮之理方相云我上揭去催但移即是初九或十一二也罷弟云如此上登極後選住何官方云再在東宮住幾日不妨弟躁氣大發使大罵云是那裏話做了皇帝又要他住東宮世間那有是理方相即欲出弟擋住曰老先生要往那裏去講明白移宮日子方好去相公與衆人做的不是李家官喚的不是李家飯如何只要天子諫官人只有官人挪移日子聽天子那有天子選說官人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書簡

七

祖宗二百餘年乾清宮是天子居的先帝不在只該殿下住或中宮居或生母居選侍何人却敢占據選侍無謂殿下小此是神人共主即鄭貴妃亦當稱臣何況妾媵我等受顧命之人只有顧先帝子孫體統無強幼主從官人之理且外人有許多話我等不便言聞官中寶庫是李進忠劉進共相盜取且不要盜盡了先朝寶物後出宮去是時震聲甚大達於大內隨有司禮出稱即著今日移宮即具揭了方既出我等又捉住具揭進揭未下已在移宮找本剛上劉進盜如許大寶大珠即被

人拿出社稷之靈也李氏即日移入別宮初六日上乃歸乾清宮凡選侍之黨都拿了頭目而宮中乃清矣此皆弟拚命事僥倖猶幸兄信然大老及衙門人愧者有之愧生忌亦甚多也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書簡

又

衙齋想安和也弟月來若甚冗甚飲食起居都要自家口動手動不似往年猶得半日半刻閒也弟受先帝之知三叨恩賞正人君子深心念國之人過謂初一日當人心洵諸老漫漫時非弟手披乾清官閣人擁捉大老請出皇上脫離毒婦奸寺之手此十五歲無母無主冲儲動展不得無論別有凶危而弄權作奸此時且不知是何世界即初五日不是扯住相公大震羣瑞追以道理恐以禍福此時宮尚未移叢奸煽弄天子避位東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書簡

官亦不知是何結局韓魏公撤簾利害猶百不及此而妬嫉之人且視為眼中刺矣鄭李錢神與其羽翼多為捏謗謂李侍已絕食投繯邪人遂弄筆舌謀抹前日之功作後日之罪嗟夫夫子豈有庶母楊貴妃趙飛燕豈臣子都當以宗社作人情一味奉承况弟只教移宮原非教殺李侍如李侍死姑逼聖母大敗先帝之德大欺小主拍要皇后之惡人死亦何害况弟移宮之日即語三相六卿面屬諸大璫曰李既移宮請上無念前仇今既待之以恩禮分付宮人小寺好生伏侍其餘奸輩都

與除豁不得聽宮中林達以快恩仇初七又再祝相公初十日又倦倦轉言聞皇上黨銀二百兩四盒飲饌李侍固快活甚也此其點點調停費如許精神而小人乃欲弄紙上文章以相映相掩弟聞之止發一笑謂我輩止需求真有益於朝廷而何必有其名適在御史有疏聖上乃發一聖諭說上前後情禮方相又封還不發出次日又召我等到乾清宮前上面喚至王妃前親分付相公云朕與李氏大仇今待他有禮相公又言無暴選侍之惡還望收回聖諭上竟拂面而起及弟等求見聖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書簡

論乃處得極好既念母又念父但罪李進忠盜庫諸奸既可以明皇上之心又可以消外廷之言而相公固欲封還可嘆可笑今已發抄矣諸無見識之人與李鄭之黨流言乃止近日又因邊事請加三少司馬設防遼東又請罷舊無用本兵此皆是不得不言事皆俱施行不可謂不諫行言聽然而妬者忌者終是眼熱也弟亦知有社稷耳諸本臺附覽時弟已轉兵部只苦未能盡職掌也十一月內可邀軍恩詣贈父親然焚黃何用傷哉貲米未能知大哥當并有愴然也

與梅長公

弟聞之歎段而遊下澤原不病其為馬也惟歎九方之  
目詭雄駿而濫天閑至於更駕敗轡將入並蘭賤之矣  
此弟今日之懼也接得手教規勉備至捧誦字字師保  
願服膺弗失或可奉以匡其不逮弟不知傳而能習否  
今人好作時文與奇文都病在名上起見朝廷設言官  
原非與言官以為名也但向設言官初意起見即慎默  
不為韜藏慷慨不為徵倖要於當可無負設官初意耳  
若夫隨風逐浪使一帆風趕趁時趨寬竟與國家無些  
楊忠烈公文集卷四書簡  
相干而旋亦身名俱敗何為者眼前近事凡講一人先  
不論賢與不肖使問是那一路人亦不問其能為用與  
否又問其走那人路如其為那路便謂之邪黨更不問  
作何邪事當中國一統之時人臣比肩事主之日而作  
此藩籬亦大可痛矣稍為公中域外之論又使謂其走  
兩家路反似黨於不為君者未招尋同志似難言之矣  
觀勘未定尚不敢以復明問考事尚悠悠未定考後之  
事則一毫未辨弟欲臨時觀理一應迫而後起不先據  
一題目而不揣迂腐心腸又謂大都明目而爭者須爭

國家大利害與大奸惡事只論理之是非而不問意見  
異同人口論品之賢不肖而不問門戶歧向疏草期於  
說明事理不主於作文章如此而已吾兄何以教之翁  
完老深沉詳慎弟亦深服其能持也但以考事未定不  
便數數與之深言考後或可時相討究也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書簡

十三



又

趨炎趨熱却忘作官本領滔滔而是矣乃天下事功名有數由我趨避不得小人在做小人君子落做君子行吾所事以職掌還之朝廷升沉聽之命數是非付之萬世公道此年兄不易之論也何止弟奉以終身當與有心人之年兄今日不出非是謂不可作功業安其身而後動原是大易道理留此有用之身養晦而待用自是要做事人善著若曰仕途滋味亦止於此檻外桃花眼前瀑布竹間板與何所不足意暢懷安取急逐逐風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五

塵哉然冬極必春祇恐造物不肯令謝安石久臥東山也日未過西陵竟草草而別且如許積思都未得盡所謂相逢半句無也然相視而笑固已不下帶而道存焉若入長安必圖共坐三日不見一人為妙遠惠造多不敢不為老母拜然無以為瓊報也其謂為察何自西陵振家即日逐俗園弓塵蛛網也想當追還彤弓雕矢之費可耳

又

弟屢為七年兒矣初七已出門適雨雨剛晴又雨至十三日遠人纔纔未潤藉至燈節後便有事不得行矣許多要商量話都不得面教真是悶死即兩心相照不見何妨而兩疑有必商量處終以不得面質為快惘也我兄作擇學遵行令甲不以名器濫徇俗情自是正理然既取得不多務須竭盡心眼無作草草看過過所以報朝廷亦以服人心也此皆年文饒為者不必弟贅惟是弟孤立無援非要有幫手好做官只恐無幫手做得官不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五

好年兄何以教我長安與山東不遠有好事當做當說該如何做當如何說使郵內當時有以教我非但欲年文成就辱契同年成就同年做得好說得好便是報朝廷也年文行矣弟既不能阻又無以為贈瓊書一端聊引清冷一念興時起馬王恩廷欲駕繞道信陽以一二日路程易三人說話故當不吝近來邊事未見動靜只是熊在外患而內若不應即如前日戡殺邊東搶掠自是為地方不可示弱而欲用退守者以為取怨強敵為言則同事又有不協處如此行徑能成功乎劉廷伯募

兵北入今是如何弟以為說出在口便當料理方好不  
則隨多阻募助餉亦完得一件事前本兵條上張俊武  
功募兵而言者又言恐借嘯聚者以名或恐聚而不  
得散去奈何二說何衷都望哀折示我也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書牘

十一

又

原欲過桃花嶺一尋前五五年之遊也而嫌人日日說過  
混過已又想到麻城甚難嫌人不慣到處周旋畢竟夢  
寐之間未見吾兄一面成一缺陷二月為洞度君山之  
遊問鼎湖仙事再欲下問匡廬以舟中甚熱而回憶吾  
兄當已北上矣至信陽乃聞前旌猶未發也如何得飛  
到魯山共一日話大都時事堪嘆內外多難無真心真  
力做實事得先者男子今內外都幹濟得好看成模樣  
耳今當脂車北上矣正人引領明主待助似不可再遲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書牘

十一

看此時外面大臣那當事猶是此正氣人天下事似猶  
可為只是要著著實實做得一兩件方不孤諸正達如  
一審不然將謂諸君子在位亦是等閒雖是小人已弄  
壞天下又教正人費手却亦不免借彼中口實也年兄  
以為何如弟前已決意辭官可以藏拙躲嫌不知何以  
復有禮料之起多事之時并多忌之日與無用之人出  
處都難言之擬欲仍告病而思延以為不可乃李戴星  
在前又不好先出又是內計在隨似不便直入承當年  
兄更何以教我蕭元恒前謂弟直當從赤松子遊無再

總長安功名此却是善藏善退法門年兄當為我決之  
至於廣字事畢竟熊乏老少一挺身入廣寧先以上方  
斬逃撫與民守之死弗避也落人多口可恨

寄羅山畢太守

憶宸樞闕艷時一通省候今忽霜華呈妍矣想念如何  
計台履端居多暇咏言萬堂好風佳月時在竹榭花欄  
台從暫以閒情勝韻招攜入錦袋綠桐紆徐春遠可知  
此蒼生屬望之身當益以精明強固預此全力嗣是出  
以秤平當世之務揮以幹旋造化之機直股掌間耳彼  
夫民歌襦袴士仰斗山此又熊羆借轍之餘不足為左  
右道也毘陵靈望已久台從幾時發夕乎想是梅柳之  
間載陽春以破寒淫也弟留滯長安度無能一望後車  
清塵笑羽便肅此代候不宣

寄孫漕院

婁江一過省候即闊絕於今矣江南人借恂未能思召  
倍切且曰丰神氣骨終是楚人月在虎邱風清震澤也  
而尤分夢澤何如若夫家兄鄉里迂儒邀思卵翼其弟  
之感錫在心又可知矣於今兵役繁興曉漕為急漢廷  
倚重鄧侯夫亦曰軍國之寄命在焉且江淮重地豐芑  
上游非預圖十萬甲兵固不可耳則決決大風張何但  
楚弟引領卿雲易勝手額運官之便肅此代候一布積  
依惟台照在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九

賀麗清軍擢大理守

洪惟老公祖斗間元氣人世福神十年邱子淡洽深仁  
陽春無不到之處婦女亦無不淑之感一二年來得父  
借寇君畢竟天不忍私一方又為點蒼玉紫山靈借我  
福星以去五熊開道在過於台從事服膺以為遲而九  
歲象衣在東方之不能久有我公則為苦矣聞台駕遠  
出漢水以清明日歸趨展對知前旌尚未至也肅此代  
候並將賀悃惟台照存再有積條尚圖面說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書簡

三

復申陽楊判文

月來久旱靈雨一朝應禱雨而晴晴而雨賢山御水一望桑麻遍野頗堪集枯可知百室其盈士民鼓鑄共感造化生我者矣用作霖雨茲其肇端報國願年豐額手明惠為多第未及趨堂一頌大田之三章耳黃雲如蓋深護天中正深憶繼乃手書寵下情誼肫摯不惟不督責部民之踈迤自外而反若不忘野人焉雲天之誼弟亦何以承載哉適分應俸揣分逾涯而賜出尊者直有剖腹以藏耳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三

答閻鳳陽

台臺於今韓范也穀骨遍賦赤心定識早從賢者公評中私心倍有飯嚮社毅有靈疆場借鼎敵人定知心膽寒矣即今蕩平之威未見強寇受我戎索此拊討之使罹有所歸責有所在乃此一役也入者屢促烏合之衆居者默驚鳥散之餘有所攝而不亂有所恃以無恐鎮肅安定之功端有所屬此長安人能共知之共言之嗟呼當今軍實不振之時百靈欲濟之日不減此而復朝食無論內外或有他虞而曠日持久饑飽勞逸致人而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三

不致於人之機權亦儘難堪夫剖誠匪贊刻日戡平滿目塵氛獨惟台臺是賴某等亦日夜焚額以祝惟台臺實猛圖之接得手教捧讀宛見憂國深心不獨感注存之雅懷也却愧入都以來時從觀幻兄誦韓仰范而一介行李竟失候至今則不無愧先施之未能矣肅此代候一布依依

與南直毛學臺

今年南陽元魁毘陵居其四從未於斯為盛夫有作之者矣昔人於項肩時識韓魏公公輔之器今魏公天下文章莫大於是且即於司理時具之矣事有待而興莫言偶然爾也日者在外之賊膽未寒在內之謀詒太競而冲聖之精神亦猶未固獨不得魏公其人耳天欲治平庶幾今日魏公旦晚正席均統諷議主持提衡為一人早收正己物正之化也御李有懷麓門未遠幾時修通家誼瞻睇卿雲斐疊哉

楊忠烈公之集

卷四

三

與李慈明

翁臺之行達以俗纏未及一別甚為扼腕以為嚴疆正須幹濟如范老胸富甲兵當事者推轂如恐不及而不知猶若有待何也嗟大敵未必真勦兵未必真弱特無英雄使邊寇氣驕豈真無英雄哉眼頭不亮格套不破信任不專即英雄無自見長而邊事如此用人如此真英雄亦不免抱瑟退投快歸耳承命希得言路一人推引夫悠漫觀時誰忍顧牧而桂疑畧士誰信曹邱未嘗不達人說項而耳邊風付之未必專以某人微言輕亦只不肯急人任事鵠之天未欲天下平治耳奈何奈何乃某猶竊有慟也目今兵無餉無將無旣難措手而內之張仲孝友無人即有南仲而呼之不應託之不得亦難成功英雄一腔熱血洒向何處丈夫不封侯廟食便圖跨鶴飛雲如此世界某願從翁臺為世外之遊是真快活翁臺以為如何此時儻非真豪傑出世之日也翁臺不笑某迂措大好作兒女牖下語哉

楊忠烈公之集

卷四

三

奇翁完虛

客歲奉寄數行其中云云弟實有心感慨於時事也偏枯已甚於國不無有蓋而且終於已識力與功名有損然一時即不欲厭之所靡人敢為勸第聞與二三司華間說天下國家事當平心和氣講求不必盛氣以相爭酸鹹辣苦不妨彼此參同而不必堅為拒互為敵即凡處事當寬一步在我既得所安頓在人亦與得一退若弟之大指如此聞之外論頗有不喜弟者此亦止可向台臺道也弟原不狡情但意之所向即利害禍福都瘼

易忠烈公文集

卷四書簡

三

不知避端不肯從時趨浮沉博眼前熱鬧一兩句稱實便作好句當自打入牛胎馬腹無出頭日子也惟是弟識力有限同心人與質證處都少日日望從者入長安使事有主張當不至臨時躊躇或至亂前聞有四月入京之信弟已別移一寓洒掃場屋以俟不知尚未有定期令弟快快失望耳挾垣之附實台臺推引主恩既重知已難酬一或負官便累終身深為悚懼台臺不我愛微而賀我耶乃彈冠尊百拜以承弟不知他日能仰副否耳

與周李侯

臺下遠韻素懷定識勁骨弟雖未獲侍顏色顧時時從文起座間傾向父矣即今襟領泰山清風前無趙梁循政今見次公弟又時時從老安公評中如接冰玉襟期春和衡宇也弟當妄意我自出世持特要在實有用於時耳而四體可以展布每一動念於人必有所濟無如府縣有司且其間練膽練識但能密自證勘頗有動忍增益趙子桑安能雌伏此英雄體語耳文起常謂臺下學問沉密事事體認不肯一毫放過計今輔郡數年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書簡

三

中間表樹既多淘練更熟名世之業爛焉襟抱中矣羨之慕之拭目晉起京卿矜領衆正共支宇內端必鼎藉弟又望之企之若弟四年海虞歷屢度口無足長短當可以自建立之時寵靈遐擬耳目之司綬短汲長原非其任乃當今釜局之秋議論禁多之日積誠以為感動渙小澤以成大羣此中事諒弟必慮具此願耳無補聖朝可惜此日臺下將謂弟何或者隨宜撐支竭吾力以盡吾心亦必有可以自效者恨弟夢夢憤憤久矣臺下深心憂國留意成人幸有以開我無謂弟不足收為吳

味中人不足提誨直達而盡之也如何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書簡

三

懷吳安節老師

恭惟老師兩間元氣千古真人雖耐情洛社而走卒兒童則無不望司馬公早出以濟特艱某竊以謂天生名世斷不令人或能尼亦斷不肯令已能自晦計今時正多事社稷有靈老師旦晚還朝天下定獲覩大人正已物正之化焚香以祝引領以望海內正人各有同心不但門牆弟子已者惟是某遠在一方無能瞻對請教為疎即闕切慶弔亦復缺然每一念及倍切汗悚接得手教遠頒披讀如奉顏色且謫然篤摯情誼溢於楮墨某亦何以當鎮心之感有勸為終身之藏耳至於令長公微如先生清貞心品義烈肝腸洞朗識力天下國家之所託正人君子之所契夫既已戢羽長林矣而無端造化猶若從人妬之夫亦歲崇龍蛇陽九氣數如此達人祇須付之無可如何耳乃庭前芝玉森森皆足紹前之休明而益光大之祿位名壽之身眼底四世榮昌世德祥長恐君子三樂未足此矣門下士每為老師手額拜躍若某虛冒圖恩悠悠歲月報主酬知尚未定何日要以某無濟時之具無逢時之骨又無識時之明乎焉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書簡

三



愚有以自立心之所欲往未必力之能徑赴也老師終  
何以教之選贍師曰趨對何時想一人顧念老成新綸  
召起田間存即某樵趨門牆有日也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三

答同門

都門相別幾時三春每念老年兄介石之守聖賢之才  
沉淵之識棠蔭在嘉陵口碑在長安愈久愈明雖一時  
直道之偶乖公道之偶混而由來功名之場退一步更  
為進基曲一分乃直尋丈彼悠悠之子善逢迎工捷取  
者而究竟常伸之直道常明之公論自有除在此而乘  
在彼老弟能為券以待老年丈直須盡其在我需之矣  
佐郡之鼎望甚隆晉起京卿在即此非弟虛詞也弟兩  
年以來溷濁長安無所事事養成疎懶一切音候都缺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三  
老年兄處尚歎題梅顧從者先我繫鴈弟則愧矣感矣  
至於弟謬擬梅垣實處非據職掌甚重何以不負一人  
以無辱同門氣色老年丈忍無有以提誨我而鞭策我  
使無速即於疾耶引首企之肝銜望之矣使回肅此代  
謝並布私衷遙望城頭一泓荷香想見使君芳謬弟無  
由從之一移蘭漿對君子色也過承莊敬大貴錦心弟  
不敢承又不欲於同門兄弟但抄套啟相答惟左右鑒  
有如何

與游肩生道長

國家一片邊疆盡從節鉞之臣只是接貢壤盡世間不多有人材盡從門戶之中彼此舊藤纏盡今世界已被此兩種相仍相循弄到事勢岌岌矣而濟變之法用人者尚不見特達一些而持論者尚不肯放寬一分接得手教知翁臺一片深心令人讀而欲泣喜而欲舞當事者各有此心何愁社稷不磐石鞏哉非弟漫語翁臺當不以弟此語為漫遊疆之事未必敵真不可當畢竟是應者失著繼之不得人揀將揀兵出奇制勝但取兵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書簡

三

滿宮滿侯敵之自為安史不求我之為郭令公李光弼也譬如病未必能死人而淹淹纏纏好歹聽其自便難道此病便無治法只是糜粥將理一身白肉消瘦都盡他症再出如何下手重慶之變亦他症再出之一端也肘臂傷重漸延胸腹此處一容潰決腸胃脫絡又作何救護翁臺連之一字真今日不俟終日之至言矣大率計遼川二事者都只要多兵惡意多兵只須有其實不可有其跡亦須止借之為用而不以之為主而我之為三者又不只在一兵多專主慎重也川事不脫用土司

而土司亦不當示之以太重而示我以可輕夫我之不可以輕存乎其主之人是又不在調七省兵烏合與強從未必濟用且合在何時故遼事不可緩然且講文持心事則火已蔓延林木然在鬚眉間手眼停泊不得亦須手疾眼快當傷捷生撲法若待救西江及全靠外人與止人衆拱擠都非勝著此事斷非翁臺收拾不可即以淮南與揚州兵往當亦無濟弟前共張斗嶽長安時曾言遼事關係社稷安危辦此事者須得通天地格鬼神之人不但在成功名識畧局量何以立功而況其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書簡

三

止於籠罩自封翁臺之言不謀而合天祥皇家名世亦不虛生中興大事終願翁臺好為之若弟非無添室女之憂而幹濟乏其具惟日夜焚香願大人平治天下得與天下共樂太平已耳

與房老師

前過頭門勝前密語今似已驗其端天下事其且奈何  
邊事只要多調兵兵又只重土司設無土司兵天下送  
他人乎今土司叛矣又藉重何兵以收土司不善用兵  
之人只靠兵又只靠多不當場捉位撲法而待息西江  
與靠外人并只人衆亂叫亂嚷竊恐天下事去矣前某  
會共老師言游肩生這一枝兵還當有用蓋募之得頭  
領練之得方法辦邊事者以肩主統所練之兵惡往猶  
當有濟若曰七省合兵合在何時且烏合與捉來之物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書牘

三

何益肝腦塗地即曰土司我無所以自主而徒示之以  
重終覆道耳某又嘗謂邊事關係天下安危與尋常邊  
患不同須有通天地格鬼神之人始可辦此沾沾膽勇  
局量可以取功名亦成不得得吾師出或其庶幾不然  
則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看令長安機括鄜南老總憲葉  
臺老平章還像天下可為但須一力擔當關部協應無  
如往年唯阿與悠漫調停始可又恐小人不肯在內邊  
用精神二老終不得安位行志耳

與宮太常

去秋客邸燈前一別又是桂花天後籬菊香前也尋常  
寒溫反覆情局總不必論以我翁臺天高月湛襟期當  
九年諫革之後一旦畫錦堂中點暮不聞兒女慰勞親  
友任情寒暑隨意睡不驚夢酬答無機賦棋淡酒信水  
信山好風佳月校聖賢賢庭前有接翅之鳳雛應底無  
上眉之愁事假非邊事不忍去心我翁之樂真快況然  
也於今一班人只要掃楚人畢竟楚人何可掃蓋吞朝  
則任事在野則快怙楚人不避勞怨故能任楚人不愛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書牘

三

官爵故能樂耳然則弟嘗從翁臺唱若曹子三个喏不  
然此時亦須已已結結未能有濟於事不免有傷於神  
也翁臺以為何如前月更欲下武昌圖一晒不則放舟  
而下竟以堪輿在家病遂日延一日失此良晤恨之恨  
之然呂駕王舟尚須未涉也此時他無所問但問近來  
訪得有好道士否坐蒲團上或得有些好消息耳不能  
依膝半日祇憑數行此情又翻以此字悽結矣

與李淮樵

前辱手教過以識力獎許連則愧矣其實前之為孟浪後之為怯縮矣憶去年此日衆共洵洵以為必先正位後大檢弟謂洵洵何益冲天冠不會觸人要任先講明大分使李不敢自尊以扶上又離開陰邪倚伏實緣之路方妥則無如今李侍移宮若初一荒獐即登極必住乾清李侍在內積威積寵誰知有少年孺子儼然母道跪則跪東則東上無救誰何又巧以聲色雜投大柄入其手矣此未必然而漸則當慮也故狠與大老爭謂交

楊超烈公文集

卷四書簡

五

付選侍萬萬不可其登極斷當成服後令乾清無女侍方即大位衆老為弟大言所奪上亦允初六之期而諸公共以不即位非策面斥背罵只爭一打即京者與左浮邱亦攘臂相向萬一五日之內或有他虞此身無安頓處不足惜如大事何敢五日如芒刺在背鬚髮白却一層今成諸然對美仗在社稷之靈宮祿晏然則小人行險以僥倖者耳及十二日安選侍之題目出無不激弟與爭弟思我輩當爭是非不爭勝負況此事是提上心機事一爭定有干觸將無啟皇上手滑之端且生穴

國之厭是我為戎首也然不去又似濡忍又似居功此終是一去為是而入井雖經之揭屨出不休若不一發明將無遺君父燭影斧聲之疑中又為言者出却與大臣顏面上且多婉轉此又只是怯脚怯手左顧右照生怕惹事無手段之人耳安在其為識力移宮衆人之事獨操君父忠直之言而又邀風聞之譽不既聲聞過情是造物所忌不祥之人翁臺知我其謂之何前有友人寄到李本寧先生庚申紀事一冊於兩次移宮事雖求必詳猶不失真小疏一刻並呈台教

楊超烈公文集

卷四書簡

三

又

河南差四辱于教藝為天下事收淚讀之也長安中近  
日正氣人頗集而提以一段深心握機挈領其間要於  
世道有濟明主知近正人之有益而小人無所容其口  
古稱一人定國專望台臺之入矣今日事剝膚之患最  
急邊疆而心腹之憂則客魏二物邊事但得一好經畧  
好大將便足了此而客魏為上不得於李侍時母子相  
依者今復桑佞日親處此甚難須尋妙手去之與立地  
去之之法乃可不則善收之為用今做好事計不及此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書簡

而只於言語上做工夫體面上完套數或反跳而為奸  
用激而為國仇則憂方大矣而二三正人又須精神乎  
合肝膽商量而聯屬同心共扶日艱安得天下即不可  
為無或罅隙而為小人所間又今日名世第一義矣故  
願台臺之早出也至於某原絕夢長安亦以人無當於  
世用耳不知何以又有令命多事之際言不出疑於畏  
避言出則伎倆止此未必有補於時而或止積愆瑕不  
如甘畏避之不失善息也而念交戰台翁其有以決我  
也熊芝老為輕浪少年斷送拖累雖馬文升或當再使

將已為眼前苦真猶記台臺之言曰男子死在疆場充  
事如今即能回誰肯饒你死芝老畢竟於此處拿捉不  
定可笑可嘆川事聞詹寅父子尚聚兵欲取叙州而安  
之賊猶未定真偽事須得韓襄毅項莊毅辨之為妙  
只靠樊賊自餓而死不免費時費事此時固不當令寇  
再延蔓也台旨以為何如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書簡

宋

答王軒錄太守

臺下之弼理邦子也吏稟稟履霜民熙熙載春也而淵  
停滯時濤期水清月朗風操此中顯收而默移者又無  
慮上下俱拜明賜矣大人正己物正某於斯消窺一斑  
非敢為佞也士民多戾罹此黜幽聞從者焦心為民請  
改折商平糶手教面教各屬緩征省訟多方惜此才遺  
仁人之心仁人之力仁人之言百萬生靈雖百凶之年  
當有生之色某每共父老子弟為桑梓平額富鄭公勲  
位名德爛然而青州活流民數萬實首基之則從者今  
楊忠烈公文集卷四書簡  
日之謂矣復承明問益仰見如傷深衷當述以示遠近  
諸民無不欣欣相告曰我民都當效死無去矣皆真切  
情景也統惟照在何時面對再終前請也

與王軒錄兵卒

方今外患內憂層層交見須得深心大力遠識至誠君  
子始能撐立若論名世的惟老公祖一人蓋有擔當而  
不露其跡即圓融而惟求其妥事之重大處服快膽健  
本求人知而年有先圖密有幹濟即功在國家而處之  
恬如人之賢不肖納之千頃之中而人每心格意消默  
受我之鈞陶而鼓舞此有一段襟度指識未可與不知  
道者道也今國家自治不暇遠人恐未必不觀瑕生心  
去年延安雖全猶未可恃此行賊騰落矣知軍中有范  
楊忠烈公文集卷四書簡  
老子矣一人可無北顧而天下事可憂尤多但願年晚  
得正席衛樞庶幾天下治平可冀耳弟本駕材無堪遠  
駕即今時事多憂安攘自有群公世間事勘破過半有  
意問而平五嶽之事不知算鄒雲水可得果此志否春  
日載陽君子道與時亨有懷祝壽無計獻尊乃辱手教  
遠問感不知所以承矣肅此報謝休戀之私筆舌不盡

與鄧南皋老師

年來正人君子為彼驅除摧折殆盡但有暑為朝廷盡力暑為職掌營心者亦必俱以非我族類鋤而去之至令二百年來完全國家弄得破壞如板爛朽之舟舟中人物俱盡奄奄將就沉沒矣今雖呼號三老長年於拍天風浪中豈必有濟而當時使銅牆鐵壁之舟至此極者又各已安坐旁觀而又惟日幸舟之沒此時幹濟傾危以成中興大烈又未必止以才情氣魄及骨幹品局勝也須有大學問者乃有大經濟當今之世舍老師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四

切

其誰蓋惟能於己所不及收斂者力有餘舍後能於人所不能措手者妙有提挈老師固已三十年來有餘鑒有餘澄矣天之生也與天之留以儲今日也固當有意老師其亦忍無意乎願言早出以謀領眾正同心協力為少主撐持無使祖宗虛養士之報於今日耳真切真

又

某識字時即從走卒兒童口中知有南翁先生海內正人君子每於邪正剝復之關懸望先生一出以收正己物正之化而洛社四十年天固有意遣者成以襄冲聖中興之業也計當廷尉命下披卜疏上縉紳舉早相慶無不曰名世出矣天欲平治矣無不洗心易慮前一得當以聽先生師帥從攜庶幾一望顏色以慰生平而不虞人微府疑不能不引避以逃自詭孺子無緣即欲一叩龍門咫尺而終不可得俗骨薄根自分與有道日遠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四

矣病廢以來日益避匿深山瞻依念切夢想神勞而終不敢通一字非慵非冗非敢自外實是不敢妄圖記室耳何物小子姓名猶在大人記憶竊以手書遠將千里中間獎藉過崇汲引倍至達人寄書先生先生顧有所私於謝劣之人哉赤心為國而見微有一念在君者故愛之不啻若已引之惟恐不及正人題評一字千秋三公拔萃豈足當此顧某實不足以當曰真諫官而當日之匡正者何在曰社稷臣而前日之杜防者無終不世特息未酬一人孤危可念讀先生手教感激而汗下又迴

邇而淚下也先生覺在民先德堪世鑄一人託以綱紀  
之司舉世咸在表正之內答衆正仰望之心褒中主中  
興之烈先生定能盡其在我妙有幹濟其中山林廢閑  
之人又自有拭目以望焚香以祝至於某未必不憂國  
有心人既不肯相容已亦無能自效但得君身強固外  
患日消受先帝之庇為太平之民足矣引領師日何當  
披觀數行附候千里神馳

又

某僻處萬山中不常見報昨忽聞遽已渡河矣經畧之  
守不成守固矣而王氏之六萬保敵不敢正視者何以  
不介焉而逃嗟嗟未知此時京畿光景若何社稷有靈  
惟薄有主彼端不能直逼燕薊然而根本之地猶終有  
隱憂格君之非消邪之伏大人更當留心焉懇切懇切



又

春初某政為方外遊歸家接手於家台臺浸就至情也  
萬侍御歸再奉翰論而沈掌科又倍道長者注切深念  
某則自慚前附掖垣祇糜大官日食後一逃歸繼穩忘  
不世君恩此皆大君子之所必誅也顧辱拳拳汲引惟  
恐不及如此台臺豈愛不識面之人以官哉人臣孤忠  
可效即萬死不辭況得入大君子提攜肯自菲薄業已  
斥斷家事以兒女託之密親不復再計單騎赴召偶見  
徐侍御駁孫宗伯綱常疏中獨揭移宮一段幾欲以某  
楊忠烈公文集卷四書牘  
代弑逆之死只是欲某不出耳諸人之綱都布定某出  
未必有盜於時徒多角口一番不免又分諸正人照應  
分辦一番不若落其彀中引避不出冲聖之前省得一  
分激貼多事之日少開一分角爭安心認與王安相通  
作千古冤鬼儘自不妨非臣之敢於忘君不忍從大君  
子後少效補浴也但不免負正人汲引深心是為長夜  
耿耿不寐而人不肯容則亦沒奈何甚矣惟台臺幸憐  
而宥之某於深山見衆正連茹覺此時君子勢盛而小  
人道消威當踈防而一消則百謀伏要在君子端我之

本以服之厚我之氣以勝之消我之瑕以防之而又平  
我之心以容之端在大人收正己物正之化矣福清原  
是正人自能與台臺同心同德即或有一事一人而小  
人或巧為間而善為借某謂台臺當以一片至誠聯之  
千秋大業助之畢竟此處天下軸也長安日遠未審近  
日光景率爾妄言台臺以為何如至於某請乞事納得  
台臺遇間乞以該部知道了當為妙某非敢忘國也政  
省一碑眼之物以淨人心也嗟夫景星慶雲現在君前  
而竟不得一親承是何俗子無緣至此耿耿此心即中  
楊忠烈公文集卷四書牘  
夜傍徨矣言之哽咽奈何

吳

答朱巡道

前從邸報中讀大疏言言碩畫已在目中矣一人北顧之憂政可旦晚紓耳可勝引慶賊氛浸長儘傳叵測但聞所占據者皆諸土司地心未必降以相從即來協以相應此其機可以我握也大都使之不敢易我而又令之不忍攜我總之有胸中十萬甲兵者鎮壓消弭之我輩自可高枕而卧又不必論厭兵與不厭兵矣整事長安近復緒多新舊撫意見未一要以賊不必不撫但令操縱在我彼有仇首請求惟恐不得之意方不損威而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奏請

早

可久事難遲度機在迅投台臺以為何如昨見薛公祖言安邦俊銳打殺邦彥病疫諸寇心頗懾解果爾則為撫為勦亦我輩乘利觀使之會矣又做府龐公祖言數寇心意猶狂近侵據九思舊寨大抵困獸自不能忘鬬我須有以制其死命無緩之而使反而與安合又不得寬安而使得與黔圖亦撫黔蜀者當有深思也問之一二野人之口敢以佐芻採焉歲忽言除大人日增之福又復一新肅此代候遙瞻三素雲開公淮蔡功成在即也

與楊按臺

當憲辟臨廬山時日日行衙紫氣以為闕尹喜必有長跪請教慰此積懷則日日引領而日日不得的報也偶伴一形家患有荒望之役而不知弟入青山口之日即法駕入弭子之時懸梯之殷竟成交臂之失歸家捧讀手教真確惋恨欲死在弟鬱鬱欲剖之衷台臺孜孜誨我無倦之意兩懷而不得喻亦孺子無緣造物庶姑之耳陽察方亨正大人正已物正之會弟共中外冠紳有引手加額耳攬轡澄清想當在即不知猶能於春明一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書牘

早

舉韓領教否望望北闕卿雲有懷如結

與某公祖

某辱老公祖三世之交時彌父而情彌真地若隔而神如貫也而一段意氣深投又在尋常世交之外今益蔭在宇下矣依斗潤河合以金同蘭倚綠何啻三生焉而疎於省候瀾於展謁彼千里命駕竟是何人而况公祖世恩畢竟若某自外長者也昔人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宇內大觀頌之神舞聞之色飛然要之地勝耳山川豈無未發之靈奇風物容有待聞之苞米大人君子滋培洗發一番風景人文另有一番氣色老公祖公餘楊志烈公文集卷四書

之暇收攬山川拾點政教於范希文所稱山高而水深當有豁然暢通焉得者惜杜陵詩人未及見耳地以人重猶之懷以三醉翁名也無由登對肅勒專倅代布依依不腆佐紙引寸草心耳

寄張山是

不奉台光遂成一年往矣顧屢拜手教常時如對溫嚴而疎慵孺子反若省候瀾絕火亦以欲吐衷私須得面布尋常尺幅起居祇圖掌記一番耳今春入黃陂原擬單騎入山樞趨領教而風火中為而侵迫大發寒熱遂踉蹌以還會有如之者矣隨以眾人賑粥相結談事即應門之童亦多病苦樂山堂下邀焉某生一介往來即知已不覺之形骸之內而自檢形骸實歎無地矣台臺新社想日熙和鼎中大丹報就天上石麟叶祥壺天之

楊志烈公文集卷四書

宋四書

五

樂無涯洛社之招自暢祇是時事多艱廟堂鼎藉蒼生意思司馬相公早出耳前聞會推有定而尼之者祇以我輩不能奪地市肆達迎人之故嗟夫如此不持一硯之人不見推而反見抑何也譬如萬斛之舟不用以重載而但泛置之烟水間謀國何人真可長嘆即今邊事大壞多是邊人故累鹿死不擇陰耳彼趙參貂之利玉帛子女之欲當不悔禍如果有巨測何不長驅而沮焉自退今既陷堡殺將勢大難勦然勦之亦不獨在兵在為在將而在居中節制之人任禮蔣貴無靖遠統之未

必能為今日之靖遠自當有屬夫虜已在目中股掌國  
廼定有全算里居孺子敢忘國恤其肯以此中窳的方  
畧相示手惟台夢莫棄孺子於不足教也至於某之肝  
膽行徑照在秦鑑者十一年於茲矣搆疆無媚好自行  
其意不顧功名富貴處則有之即或他日當職以職掌  
歸之朝廷以是非付之定理以功名付之命數內期不  
負用我以報生平知我竊奉達天德之旨於大君子矣  
此私心所獨盟也

楊忠肅公文集

寄張溫月樞臺

春初一本顏已抵家即解趨深山無復省候闔家沾溉  
之高情祇有企戀耳目前邊事不虞清裂至此聞錦城  
陷報不四日即督兵移鎮滄陽嗟夫使內外當事忠於  
急公捷於應變有如台從二三人焉衆敵之驕之憐用  
人之憤之患無論敵不敢正視河西實有復歸錦城之  
機焉無奈當時止是荒荒瘴瘴而後一味悠悠漫漫大  
都大臣苦於不敢擔當言官苦於各爭議論諸司苦於  
各慢職掌即如弟上年條請棟健兵二萬統以膽將一  
防窺伺添二侍郎以預巡邊不時之用等事旨已下部  
矣僅吏部覆用兩侍郎而添兵竟東高閣也至於城已  
破壞數月而恢復僅禦之策尚未見有定議有先焉尚  
謂長安任事有人哉某兵意今日必李綱入方成朝廷  
司馬相而後還戒無生事也各邊徵調之役應者既多  
草率且多相率而逃當採焚掠溺之時都無變冠拔髮  
之意可嘆可恨獨聞台臺捕逮立新十六人以徇此膽  
未可以許人還是血赤於體國耳弟雖藏拙深山而時  
事世憂積有隱痛聞此快舉不覺神舞深為孤立冲主

猶幸匡濟有人手額引屢但未遂登堂晤言傾倒耳時  
在信陽山中共舍親王思延聞語聞有統兵千總赴都  
中之便肅此數行一布積縷東方即經撫有人尚未可  
知招集河北豪俠鼓之忠義激以功名尚須宗澤留心  
真切真切若令諸弁所統解之兵關非強集即是烏合  
未到邊而長泣剛啟行而思退似未可赴敵者留之磁  
州訓練備用所全者多想左右定有劑而於此也

又

恭唯台臺清任以和直方而大胸中數萬甲兵復從性  
命上養有已鼻的是如今中與方叔仲山甫也前聞錦  
城陷報不四日而督兵移鎮費輔有恃無恐逃卒騷悍  
立捕即駢斬以徇嗟嗟使內外當事忠於憲公捷於應  
變斷以明發遼東當已平復有機何至有四川之變四  
川之變亦不可謂易也火之起也立撲滅之焦爛無多  
延泊之久則燎原可虞今幸備歷經畧討平計紓一人  
南顧之憂定在指顧聞耳治平有象某何勝手額以賀  
楊忠烈公文集卷四書後  
祇恨未及一握趨堂下請問壯猷大指耳某膝瀕深山  
不敢與聞世事當此外處交併之日更喜釋范在軍中  
安撫有賴且素辱知愛肅勒數行代候山中人日惟聽  
捷音飛報入長安耳

與鄭司理

弟之得此一放逐也實荷浩蕩恩私既得以微罪行不見為抗權之迹於心為安并不見為悖權奸而逃於氣猶慙更擇重負滿倚化日之長睡到人間飯熟其愛內外親之惠為多第初陞辭之夜旦氣清明迴念當年遇凡為堯舜之言不為無益絲毫而反覺於聖明有累枕上不禁淚痕如線未嘗不自嘆其癡愚此一點念頭橫擾直不知幾時漸漸忘去也潤別台光年餘今喜台光仍近矣忽接來翰不覺塵顏一開故緘披讀垂念老母前日汝之忠今日教之孝仰見天地父母之心與骨肉肝膽之契也計某此歸或以達人寬我既不足道即或以千秋名談我大名豈臣子所忌言哉不幸為禍始追奪謫命亦如水叔之怙惡不悛歐母自能安之非韓稚圭固不能向歐陽永叔一作此語耳

又

時事至此正是朝局面尚未見壞國事但願新當事諸公還只協心做君國正經事不必思威惟其意是徇而日快恩仇焉更不必取快眼前而謂閣之果擬部院之用舍盡當聽之內邊以為常也此在新宗社之靈耳願二三君子從中幹旋維挽妙有調劑去者未者相安而各相成斯清寧之福世道受之所日望於大君子早入而定國耳考選事想公道國自在功名亦有定乾兒義孫徒是誤終身君子不誑不隨守吾正而已接得手教

仰見憂國深心層雲霧之中終得開一線陽明端當有賴某且為世道慶矣至於某才非濟世癡足負官非惟無益君父絲毫而且若攝器於東焉君國之憂夜氣時有汗下日米長安似以楊某為書怕者甚多而因楊某以為瘡痍者亦眾內外二難時刻不忘打聽廬山往來相續山鬼伎倆老僧能以不見不聞聽之然惡人故杜門不見客念頭上誠恐累及公祖過廬山亦不敢請見我輩精神相照肝膽骨肉已非一朝豈不在形骸間正我輩之所以濟事也敢先布寸衷惟台照在

寄李本寧太史

憶令弟本石公師虞山時士夫苦不能知也甚之有違  
言於當事者某謂雖是公子性其實陽明君子久之乃  
信某為知言乃一郡丞未竟其量而復有伯道之苦然  
虞山尸祝常生而嗣子之光大自遠本石果不死矣若  
夫繼嗣不繼產繼明之間更都無憾以此處天下事先  
生而文人也乎哉今主少國疑衆言淆亂之日事誠難  
處矣而亦自有處法要在當事者斟酌於在人之分量  
而審固於在己之職掌我不必與人合而人自不能與  
楊忠烈公文集卷四書簡

李

我爭人雖與我爭而我必不受人亂若惟其言而莫違  
則臺諫之設祇以供小人摧折人材之路耳夫秉國者  
權不可專而亦不可撓模稜非所以當事而調停亦非  
所以保善必如是主持定而事乃可行分別明而主乃  
可尊故如我先生一事自當單疏特起不當以他人參  
我有所執以明天下之耳目彼無所借以混天下之聽  
聞或有推敲寧以我去就爭職掌不以人出處作含糊  
故新銜舊銜致仕辦事總於先生乎無有而以梓里一  
言竟為人所持崔祐甫非親非故之言非耶先之有並

起也乎竟畧輕而後之覆致仕也畢竟是欺此非止為  
先生言也先生以某之言為何如乃者周敬松之功於  
社稷重矣敬松不吏部何劉韓必不得枚卜八月十五  
某與左御史爭鄭貴妃移官事滿朝之氣必不能集九  
月初一日某遽入請見今上一見即呼萬歲一呼萬歲  
即請出官之說未必即得行初二選侍移官公本人必  
不肯上初五移官之爭亦必無濟於事今上落於李鄭  
兩婦人之手矣然則敬老亦何負於社稷哉而小人必  
欲逐之使不得安其位世道不幸一至於此若某從諸  
大臣顧命之本原於社稷無與而攻楚者不盡楚人不  
止故借吳越侍以相傾又為居功之說以相刺某與之  
辯既恐有干觸而戀戀一官又似失楚人氣骨也前日  
之歸實是怯而解頰耳選席大義品題何以得此於長  
者其則愧矣乞歸小疏請教抵家有泰昌天致登極始  
末紀遲日費記室冀得鄂州如何

寄李本寧宗伯

弟常念王元美先生言漢廷兩司馬吾代一攀龍千秋快語然吾代兩濟南太倉又集成一大派矣館閣無能留先生此猶責在世道乃今兩朝實錄竟不得一借筆削此典光耶不尤耶當事局於格套不特踈力請不但俗情太重亦實見地大處實低耳吾師言禮猶恨文獻不徵豈其文獻自在而故不為徵自有缺世史才而故令後世嘆一時之人何也弟此語非為先生說也先生當不謂弟之為漫矣或者當事自有意漸為推引如董楊忠烈公之卷四書簡

卷四書簡

光

愚伯公祖誰謂非一時驥雅由藩司而奉常奉常而宗伯則所以處先生當有在先生不總裁先生之名在總裁得先生胥錄在也日乃有光耳至於弟之出處非名宿論還也坐而躡清卿於造物為不祥且多事之時為人測目屈指之數或一言之差害及於事一事之蹶蹶及於國何以自贖無論量腹而飲即知難而退亦猶得不能者止之義也凡此念久已控之先生矣無奈二三同人怨過當事即請告必不許獨善且苦責以大義而不知此事在人為易在弟為難也先生身為弟計當作

何行止前讀先生孝子捧檄之意亦不免心動而為父母則思慙思君父乃君父以弟故受人誣捏掩其八子至情人君大義而終忍心不白豈有絕無氣骨男子昨以語之賀對揚年兄又謂劉朝遂范少卿有狂肆妄言之旨是非未嘗不明且當遼朝怒范後而津津言之彼夫又或謂我氣揚而逢君也語亦近理然終是於此心婉曲不暢弟復典故不熟識見未廣不知前代有如此等事賢者何以處之或有前代事有可以互相發明者否欲一面悉領教乃竟為病所奪真造物若妬之矣願

楊忠烈公之

卷四書簡

平

先生終有以決我開我也



寄友

數疏皆第當日所以來訪罪案也而出疏之故皆有一段苦心無非欲杜漸防微得冲主安妥而不肯惡言激語與人相駁爭辨一官而歸豈真不能爭不敢爭乎哉當時同事再無主張第路者今猶有謂弟當發明一書不宜急歸弟則以為寧不爭而今日受謗為安偶有感慨於素辱肝膽之前不覺一述當日心事他人則無屑屑開口矣憶庚申八月十七聞皇親郭家振王天麟言先帝危甚鄭李彼此交圖封后且共欺先帝託上照管楊忠烈公之集

卷四書簡

三

事甚可危謀之左道長左欲上疏弟曰此事不可以口舌爭當倡言於朝以滿朝公卿氣奪之因於議神宗議後促周太宰以帖約鄭養性及諸勳戚公議於松棚下諸議俱公正弟以兩語告鄭曰今日只兩言而決一請貴妃移官上長矣無俟貴妃看視外邊傳言從自乾清宮不出轉疑轉多今日即移別宮則疑息矣不然他日有事未便一請君代貴妃上一辭封后疏使他人知妃之賢亦知君之安分鄭養性唯唯弟隨又言曰今日眾老先生在此不必上疏多言紀賢者聞我等言定即移

官定辭封后眾既散繼銓欲上疏弟言但上問安本請皇長子移官無及鄭一言鄭慧人也今夜定移出官不及明日早鄭果夜出官矣時八月十六也十八日養性上辭封本中有治命語而十五日夜傳封太后旨仍在閣未繳還也十九日養性遂揭到科未見停封旨下二十日聞先帝疾甚弟私念鄭雖出官而李日在左右萬一彌留之際前論中旨再傳帝作遺命即百章交爭何益成事且署禮科事者何人因在科草疏大列鄭前後謀危宗社事即死何辭已思臣子不在成名要在濟事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書簡

三

且臣子事君亦當諱過若外邊傳言進御事雖備鄭之惡尚在哭臨或不至此入之章奏臣子何忍出口或中其所諱反堅其所封是我為助鄭催封矣安知上之不能覽章奏而但存此一段忠憤議論哉故削去諸惡款以進御之言並歸之傳聞崔奸派搗使上悅而暢覽或符傳封則吾事濟矣不在批錄也疏既上亦自分崔方用事李既在之虛受李進忠等甘免死上復病不覽文書方又為崔秘契一發眾弟豈有全理因歸寓黥檢一應行李封識付在一處並作書別老母妻子以待旨下

詔杖耳廿三日。監傳宣兵科仍傳錦衣已傳關部吏科河南道徐少僕。亡甚。孫少伯使人尋弟於東。遂拜客。地方既入。胡宗伯迎語弟曰。大洪何為。上昨日本不聞。宣校尉乎。恐上怒。弟曰。崔好實。誤上句。忍不言。不再更。慎醫藥。老師不必為。某畏死。既至左掖門下。周太宰。誼曰。我前日止言。鄒內官傳。鄭進宮人上未御。並未說。誤醫弟曰。此中外共傳。何以不知。比如某是老先生鄉里後生。或為家人。其醫生醫壞。亦當詰問家人。責治醫生。另請看治。若過門不一言。是無人情。何況幾百年未。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書簡

有聖君。忍任奸醫。醫壞不一開口。且某前署福科。如封太后事。母以子貴。非嫡母生母。受封太后。何意。此論在閭闔。一內閣從吏。遺他日之禍。滿朝無一人先言成何顏面。今日召對。死即死耳。不敢不爭。已內閣方至。是時劉韓二相公。校卜方得旨。召同八周太宰。孫少宗伯。方言今日特召楊兵科。恐為昨日日本事。如問及望。為開解方曰。宮中事。原不好言。今聖體違和。恐有不測。須楊公認一錯。周孫傳語弟曰。今上幾百年未有堯舜。一旦明明為奸醫。誤壞許世子。不貴藥。尚謂弒君。令明知而

不言。相公尚謂我錯。且鄭貴妃。子非天子。何以要封后。前論何以尚在閣中。此等事。如此含糊。彼引燭焚。認道是李流。不可此是阿人。我不要做亂臣賊子。不錯。周太宰曰。大洪方老先生是好意。弟曰。豈不知是好意。只為我惜死耳。傷寒五日。不汗。則死死有何可怕。只錯字說不得。既進乾清。先帝竟甚悅。目弟者。再指今上。謂他的事。要了。伏侍人都有了。他倒好了。封太后事。已傳了。是時臺省各候官門。恐詔杖欲上。公本校見弟出。乃共喜。慶今小人并言。係內相。叫進四十歲皇帝。從空叫一官。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書簡

進。豈先帝亦今上。冲年乎。先帝召對美事。而蒙之惡名。不知此曹子是何心。腸然弟寧事成。而得惡名。不欲事不成。得杖有好名也。當庚申九月初一。鼎湖泣時。諸大臣候方相公。不至共商量。將帝託選侍黃司寇。且欲跪請李出。大家磕個頭兒。交付付皇長子。弟既惡言厲色。爭之已。請上出文華殿。當呼後衆議。即日登極。弟想先帝當日。只為鄭妖在宮。進藥。進女伏。大隱禍。先帝雖受鄭猜。威而名位久正年。且不少。又復缺事。尚不能出二妖。交構殺中今李既積威中官。只知有李。何知有皇長。

子即上亦積見李侍之尊寵倚知敢抗命今日不發明  
官人天子名分令人知有皇帝將李侍移去別宮則冲  
入一落婦寺殿中仍前進女進藥隱憂尤不忍言而家  
敵專擅禍豈小可故衆人言要登極弟力不可在外各  
官各已朝服設朝入宮大嚷謂洵如此如何等到初  
六黃司寇言我等欲今日正位只是某人不肯衆共惡  
言厲色加弟只爭一打劉是蒼亦忙甚謂弟曰今日正  
了位心上穩些如何弟曰今日事只在處之安不安不  
在登極不登極且問今日所謂洵洵危急者何故若處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三

得去即懷抱中何妨處不安一頂翼善冠不是鱗角儘  
有做了皇帝有事者議乃定然衆人終讓弟不是即洋  
邱亦以為言弟乃密語前意在即欲上移宮本弟曰還  
是公疏如前日要鄭移宮機括乃好因向周太宰言之  
周曰先時衆老先要以皇長子托李氏議已極確因大  
洪不肯我想大洪富有見故爾相依令諸老選說上付  
李為當又將如何弟乃深語前後原委必不可令李在  
乾清老先生當會九卿上一移宮公疏但言李婦人有  
女御往來於血氣未定者未便云云及移宮旨下母子

同居說出李進忠初四夜逃初五日猶無移宮意弟夜  
過姚孟常商定一疏入學未及寫乃大事憂慶官弟至  
出惡語要與李侍爭死太廟前可憐此時只一劉相周  
宰稍幫二三言餘皆納頭背立若相浼者此事只是第  
一念迂忠及姚左兩三人互商後乃曰通王安為之王  
安却亦得此好名其實未相關也後弟語孟常曰此事  
我當舉出冠成王作何買我口方好嗟嗟我輩一點血  
心只在為君父遠禍防危有何別為即為名之念亦無  
且事在無形之先消弭只見多事有何好名相加當初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三

若安安靜靜無造入并難經許多話說達聖諭亦無從  
出小人反謂我等多事將良心天理安頓何處自雄經  
揭出衆共憤謂弟當有言無怕惡口又似輪服弟想此  
事係上心上隱痛弟一言彼必一聞力激聖怒必處人  
死冲聖初政弟何忍處言官自我手清況此事一開口  
彼此定起雌黃亦不宜少主御錄之初言路遂至聚訟  
啟厭言官之端我輩爭天下是非不爭一己勝負移宮  
事已成李侍恩禮未失功與罪隨人說去不必喋喋也  
及賈再有狠揭衆又謂弟當爭且云彼中已織定羅網

相縛不動一動就死不可弟猶執前意也後遇周公廷  
太史亦謂移官事公嘗說說弟告以前言曰我非從身  
上起見今人既傳李氏雖經皇八妹入井費再有揭又  
不見一人說說誰知費揭為子虛而此說從何起起於  
移官主移官者誰安得不言雖經無甚干係若入井則  
上之友愛謂何宋家燭影斧聲之疑畢竟是當日無人  
說破乃不得已上此疏既為貴戚過或恐相及末一段  
還請加恩又原入聖母亦喜弟之心亦苦矣豈期聖意  
過聽當時且有令閣臣撰手勅獎諭其忠事弟聞之驚  
忠烈公三集 卷四 書簡  
語孟常謂政府當急遽還彼中見安選侍題目既破又  
添出居功一段說話衆人要弟辯爭弟謂何必爭但一  
引避去位免起雌黃至於拋却一都科選說居功不知  
居的功在何處乃至今日猶耿耿不已無非謂當日參  
晉江破却三大事未做得成舊刑部不得代周太宰又  
面斥刑部跪奉李選侍之說曰我等無故跪婦人送皇  
帝幾番大恨未消其實非謂選侍也

與國檄松

客冬謁別後不虞邊事潰裂至此台臺憂國心深匡時  
獻裕用賢如不及經司道之聞各得其人若即主領中  
樞亦復起用得當安攘大計在台臺提衡中者已儘有  
條理矣使長安之內大家各營職掌共圖協濟弭一人  
此顧之憂消內外無窮之隙在指顧間耳乃國家當三  
空四盡平時料理殊疎一應措辦為苦加之人多嘴多  
此爭彼競况復紙上橫鋒令人照應不暇即令城亡已  
近五月禦備殊無成異兵將未集器用俱空恐敵或以  
勢之已已其 卷四 書簡  
謀定而動之兵乘我緩不為理之計滿陽一片地未知  
有何安頓也山林之火猶不敢忘國恤所恃一片血誠  
毗輔一人獨幸有大入正色立報耳熊芝老想已到還  
君恩甚重人望交歸此行惟願此馬不敢南牧中間集  
思廣益好謀而成台臺亦定有遠猷於此也游道長淮  
上不惜心力不避艱險為國家任事為遠圖任勞楚人  
為多聞之彼中人情耿耿不放者夫國家多事楚人肯  
做事若輩既不肯任又不喜人之任是何見解然肯輕  
功名任天下事者終是楚人台臺三朝眷顧主在幼冲

聖上終未必放即台臺能無念三朝眷顧主冲年銷  
衡重地非老臣即進退倒置哉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七

與延陵長

台文之尹延陵也循異中江南中外共孚上下一口此  
就一邑長言耳獨是少年高第而老於吏事且要路在  
前而碎瑣必親意聞神定則所稱韓魏公公輔之量耳  
於今一切紀綱廢弛薰之元氣蕭索思亂者與喜亂者  
交相乘洶洶大有可懼倭事京口亦要地也綏靖有人  
而顯有所彈壓豐邑潮安拜延陵之賜為多誠以識拔  
英雄收服義俠於水陸中備禦禦之計台文都有不動  
聲色尋算於先而剗雨於妙也古人吐嚙辦大事未可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書簡

與尋常耳目見耳台文其以弟有足與言者哉若夫作  
縣日深一日則樁子亦日重一日人情一日難一日此  
為俗吏道台文望愈積而愈崇功益增而益茂固已自  
知之不謂弟為淺矣日意西方之事未定是何結局而  
調微之為病重慶其先發者矣在內在外名世為誰恨  
無由一問津耳

與錢秀峯公祖

某自廢棄以來日月想老公祖俯受人間清福也天不  
斯人尊官大爵而獨吝人清福如老公祖端居多暇詩  
酒禽魚風花歌管五十年來眉間不作秋色而輞川中  
人碎珠尺璧亦復爛熳美囊韞篋稍稍似之而玉樹芝  
蘭盈階滿砌則香山綠野都未數數也可不謂天之快  
人哉某竊嘆四十年來世界之明以日淪宰相以江陵  
之任事任人爲戒臣庶以江陵任事之人爲戒庸庸厚  
福終不任事而惟取於趨權門天下事所以大壞極矣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書簡

七

而不可收拾也宰相謝責於攬權英俊灰心於任事職  
掌盡弛於姑息意氣日肆於虛憍以至百事破壞壞眼前  
遑事中間許多面目男子內止欲靠一二宦豎外全仗  
一中樞婦人豈不可嘆可恨假令當時知人善任異才  
大器共得畢其力於邊疆即寇真跳梁亦何能爲而天  
下至今無事可也故老公祖之得用其不足於園亭花  
鳥留其有餘於王樹芝關英雄得微天之幸而天下同  
受其缺矣老公祖不謂腐儒好作此不相涉之論哉某  
今鬚髮半白將放心五岳之遊而同人偶病思歸遂敢

返權抵家則老公祖之手教儼然遠投也崇獎非倫披  
讀之際惟有感愧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書簡

七

與湖廣熊撫臺

從來幹天下大事者俱以識量而要其合算得力處則一段通天地格鬼神精忱與一片不編不磷氣骨耳此在於今自當有所屬一字不敢為諛者非某不避以病廢之人野服會城瀾擾左右非但為沾沾于民之情幸奉顏色無領訓誨亦不但在沾沾禮文之層疊也此中之書作亦有無自而喻者矣非以吊問王公祖德聞重慶兵變事大可駭未知果如其人所報否至於府縣僕傷則是重慶已據矣又文社稷一大可憂事事難遠度

林石渠公二上

余書

總之良工不示人以朴消之於微妙有機若無失先手若郭人之斤墜去而鼻不知庖丁之刀牛解而刃不頓此非老公祖莫辨亦非老公祖留神則事大而掇之費手矣某妄意此事起於我親土司兵太重而我太輕亦事適成於激而未必有成謀也亦必土矣隅挺而走險而上司未必不悔禍之及也無成謀則無根之謀為易伐或悔禍則不估之禍可中四恩得一人焉往偵其實或有以迫而散之說以攜之說諭土司而令自焚其首光以請命焉並嘗論其唇齒之交而無使之合陰收其

不兩存之仇而使為我用似皆先著若待其謀成而交合既已猖獗焉諺於廟堂之上而爭之邊事急則調川兵川事急又將誰調即未能有他謀而議兵議餉又增一西顧之憂且恐又開一川兵之難張岷嶂之靖浙變王文成之便取南昌老公祖定有遠猷於此矣某山林之人無與世事而顧為太平之民治平天下終望於名世惟台臺無罪其愚而妄之若夫二米陳折小事已蒙恩准題矣而無田子粒非台臺力主撫捕開豁下之府道終是畫餅千載一時若至台駕入朝後某即口血枯

楊忠烈公文集

余書

乾又萬無望矣

與薛撫臺

敝邑深在萬山中崎嶇險絕不通舟楫也南兌二米運至漢口不下五百里中間衙門之指索軍餉之刁詐年異歲增充解者十家而六致破也議原不通水次者例當改折如黃安麻城諸縣蒙上臺垂憐竟得改折况應山南兌二米不滿二千太倉糶米幾何若折銀搭解給軍於軍既便領不則於中間應給官軍每石折銀五錢即以本軍之糧相抵懇乞仁人曲加矜恤賜題即造福無量矣又有無田子粒一項當年係京山飛米一時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主

官長未及分理父之武昌衛但按籍催徵破累人家無數後道府無計將此項派入條編曰無田子粒夫無田矣而坐以子粒亦可憐應山人矣細查此項原非官軍正額月糧俸鈔之類止是官軍閏月與破船折米之用共銀九百餘兩應山獨當其半其實三年閏兩閏每年不過二百金在別處有田子粒儘可支辦即曰破船折米則十餘年不常有者每年餘積閏銀亦儘足備用昨聞之武昌莊同知稱此項應山俱未解武昌亦未收而應山此項准入錢糧正數則小民年年辦納矣不過奸

書與豪軍大家侵蠹年是在武昌為不急之供無實之名而虛遺應山以無窮之累也屢經軍興事宜內條陳並小民控告而卒未有垂憐延活者事如有待仁人造命見在查酌舒公祖已有意查一項抵補武昌水與應山開豁尚未悉此項為武昌得已之供應山無名之徵也敢以控之老公祖惟留心為應山百世之利懇切懇切

楊忠烈公文集

本四書

三



又

應山米折事見有糧道舉行得以允詳一年損費戶破  
家但藩司書更無厭須得一題乃可永久益運軍既利  
於民領米而水次保歇與應山作吏會城者更利於糧  
戶到家常規之外更有詐騙自應山有改折之文此實  
各出銀錢交通藩司糧支百凡沉閣批駁公祖無嘗督  
促道府費盡苦心始有通融之議得蒙批允矣某以不  
忍維桑傾累事亦下過小心費過禮物終非諸盡所喜  
也若非童一題明必至多生杜節使應民不得求利而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三七

反多浮費究竟台恩不得永行矣查得南糧無運官亦  
無月糧原屬民解苦政在一餅耳須得一題應山深在  
萬山中清運艱難聽令改徵折色北糧銀給運軍月糧  
領折銀之官即以應支月糧抵解同所費南米許今折  
銀解赴南京搭給官軍庶惠可均沾而軍民兩便矣某  
又以為均一題矣通融不免反多周折應山北米不過  
八百南米不過一千一百南米極便折色而北軍獨轉  
一石賣不過黃錢二百四十文亦利於折此老公祖所  
稔知也且為數無多不過展耗之餘改折不為破例矧

照漕糧通例每石折銀七錢一丁百當未知老公祖台  
旨何如某本當掘趨諂命而諸告尚未得音不便出門  
遲之而府道正在覆詳又不容緩而失事故不避煩瑣  
如此總之高明仁慈之前不妨心腹直剖且迂為鄉里  
釋累又仁人所必憐也況千載一時豈容濡忍請有台  
旨然後向道府確詳也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五六

與舒按臺

前敝縣改折事今府查通省灾折米數已經各處改抵無餘今存剩無多議欲每石改折五錢勾搭官軍月糧於軍民俱便者况應山二米不及二千設法通融受易總在台臺留神完此百年福利事論吳方伯慨然設施不必拘執批駁徒資糧胥刁難如延至公祖覆命則此事萬萬畫餅矣子粒事前者止以為官軍正額不容缺少故須抵補去歲武昌莊同知過縣叩之云係官軍閏月及備破船折糧之用此項共京山等處有田子粒共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書簡

七

九百餘兩每年閏月關給不足二百餘兩如此則用有田子粒關給不為不足而三年兩閏扣存者亦儘可以備幾年不必有之破船折米矣據莊同知言此項應山逐年未解武昌未收而應山百姓則年年於正數編納據莊同知言則武昌止存無益之虛名在應山永受無窮之實禍概飽侵年之墊也則亦何利之有此中儘易哀濟通融只在公與藩司一留心造福耳千里走人非為干請惟台照在

又

日者貴堂啟瑞泰律回鈞某等全楚子民樂慶化日舒長又與時俱未矣但盈盈一帶未能借堂前盈尺地一布慶私並問三槐三環新祥耳敝邑南北二米折色蒙恩留神撤下道府並面諭本府速詳以便早題小民日鼓舞以待庶幾山鄉百世之累於今永脫矣今本府止議北折而南折猶俟再議此慎重至意惟是漕糧折色難在南而不在北今題將北米通融運軍抵解不失本色即帶題南米微銀解赴南倉搭給官軍覺為便而且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書簡

八

易總一題以便民也今南米又須另議雖台臺不厭煩瑣為應山造命未免多費一番精神而雲霓之望說鈞更須大人早晚東方之不能久有聚衣此一方疾痛誰為天地父母叩之得應額之得憐某自念應山四十餘年始於某倖一科第目擊梓里破累困苦庶幾邀倖改折亦消得四十年過邑氣運偏於一身故於吏書前下過小心費過禮物又幸仁人在上肯為小人造福以為事可得當矣畢竟二米不得並折故不覺感知己之恩而繼之以淚下也今後難後望矣其無田子粒一節受

累自永樂初年至萬曆九年始編入條銀通縣均賠雖  
四百餘兩均之六千石內每石不過七分然而損一分  
民受一分之益况無辜之供祇作武昌不給之用昨讀  
台臺檄文真一字一珠庶幾應山得見天日而武昌衛  
官猶以無田字疑為吏書磨之之奸希得該衛一勘一  
勘自妙但委本衛軍官事自延推且通縣事誰為供應  
打點恐又成不皂之案庶幾得委武昌刑廳德安推官  
公同至縣體查詳確易於結局乃錄至四百餘兩須田  
二千餘石豈一家一處可以隱瞞通縣謹肯安心代納  
楊永烈公文其  
令人種無種之田乎惟台臺速委眼前便可勘結也

與攝篆藩司

秋奉水月亭中一對既慰生平更深投契喜陽至今宛  
在也承宣之地藉鼎蒙視陽春一到自然百昌俱遂至  
弟父續戚里私情又有偏深慶幸冀望開恩者則改折  
南兌二米與無田子粒也前已面懇想仁人留心反覆  
詳皆從貴衙門確定大率應山不通舟楫深在萬山於  
例自該折色况二米不滿二十又太倉之鼠餘耳折色  
實為兩便惟台臺准與題覆若無田子粒四百餘兩向  
以為武昌府給武昌衛之正項也非抵補則無從豁免  
楊永烈公文其  
全

昨武昌莊二中過縣言此項乃備該衛言軍閏月及候  
補解運破舟折米之用閏月每二年之中不及兌支二  
百金耳子粒全數在承德者合九百餘金在別縣有也  
田者歲解不及十之一二應山則全未解本府亦絕無  
守催即今閏月亦止派別處有屯者三分之一并未派  
應山一分據此今復但百姓不納縣官不徵可耳不必  
多為詳轉如此則此一項子粒在武昌為不急之務為  
虛當之名而在應山派入田糧正數則年年徵年年納  
年年比於烏有武昌虛借耗虛者以名實遺應山之辨

納者以無窮之禍也然則武昌亦何利於有虛名而實  
實怨也弟妄意無田輸賦仁者所憐其有田者即責令  
逐年完納何辭除閏月逐年扣給逐年存餘儘可以備  
閏月解運破補損米之費或萬一破損偶多扣存不足  
或該府量為設法或詳申藩司量與稟濟此似情法兩  
平經權各歸妙劑者是在仁台造命耳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金

與分守周道專

前應山改折事蒙老公祖百世之恩撫按兩臺各以批  
允只藩司糧道一覆確耳昨抄得司文如輕骨麻米二  
項事理不容不一詳確惟是應山米賤當秋成時每石  
值不過三錢今折五錢雖免於解運賠累小入止知一  
身一家之利復為五錢辦納已覺無利矣若正米之外  
又要加耗加費則此事恐反成怨隙矣藉司吏書難厭  
弟沒奈何轉人與說又送過三十金而意猶未厭也若  
非恃有老公祖申詳在不知如何作梗乃其欲未厭又  
楊忠烈公文集  
或多生枝節則應人反苦焉望仁天開除耗增免後未  
枝節之端是為無量受福但此更得一題始可永久尊  
嚴以為何如某亦當再有字兩臺也子粒事撫臺回字  
稱應山既未解武昌亦未收不如扣作新餉亦可少延  
民因此亦最妙事亦望老公祖主張成之總之天地父  
母疾痛必告呼號無已耳

與李方伯

客秋一對顏色殊快生平別後隱臥深山日惟共父老子弟泳游化日之舒長陰席棠陰之濃蒂頃福星在上我儕小人差得我所也但木敢時快披視殊深懸念耳茲有訪者敝縣有累民苦事萬山不通舟楫南兌解戶破家與無田代納武昌子粒也前面台光時曾懇恩轉達為應山留神矣今南兌二糧家因公祖議將二米每石折銀五錢那搭官軍月糧以月糧付官軍代運軍民兩便是乃仁術也蒙二臺批允但藩司公查議輕費蘇楊忠烈公文集卷四書牘

全

全

木二項此自有理但改折原為應糧累耳應山米賤當秋成時每石費不及三錢即足辦納今改折五錢解戶可免破家而納戶未免見多令輕費蘇木既不能免或於正米外及增耗糶再復不清除明白留後別生枝節則小民辦納苦多一年幾家解戶未必見德而通縣納戶之累覺未減反增矣敢懇台臺於覆詳中明白豁除增耗斯應人子孫世世戴恩無量更得一題可乎祇以山縣不通舟楫例應改折應山南兌不滿二千為數不多題改亦易前楊近翁公祖語應山古漕糧解戶當年

目擊驗知其為數不多今當徑改為便通融之說反多周折此仁人之言也不虞府詳到遲未得一結前恩事如有待仁人造應山百世之命也若得徑題免多周折更在造化心造化手一斗移耳又應山代納武昌無田子粒一項無田矣而納子粒且不輸之公家而代武昌官軍閏月之費且武昌又年年未收祿存其名資奸軍積蓄年輩巧為侵牟地耳向一為應山而訴而事在縣縣無人承管又隔在兩府中無關切細思此項共有九百餘兩三年兩運除應山無田而在別縣有田者儘足支辦昨撫臺面言謂此項應山既未解而武昌亦未收不知扣作新餉亦可少慰民因此不過去武昌之虛名而予應山以實惠矣平載一時敢懇老公祖主張而力有以贊其成此恩在萬世三環三視自有報之者矣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書牘

全

與從儲楊道尊

久失省候幹事勞節候轉餉閩中苦當事者未有得賞  
計一應在台臺目中耳比黨分爭渙散之冠不足當指  
顧而定無奈廟堂之上所推轂若督若撫者皆明不及  
鼎藉十萬甲兵今此需邊受我數月戎索一人南顧之  
憂數省震驚之恐不得早就安帖耳大幸於今實能辦  
事之人不肯於臨事爭先而不能辦事之人每多於緣  
引妄任妄任卒以自敗辦才不能成功總是邊疆受之  
只可憐明主與窮民受苦矣於今辰常聞閩有伏莽生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書簡

心果定如何而安輯之九月圍城自屹然不下果報  
征叛者能為墨子守而張許拒乎而此事亦必竟作何  
收拾也敢一請問一開迂憂至於應山二兄難苦事蒙  
恩欲與徑請兩折兩臺並肯留心題請但本府過於懷  
重只肯於北兌通融改折南米又聽徐為再議其妄意  
改折之難素在北而不在南亦以地方不遠水次五百  
里也令應山二兄亦千萬宜改折邑今既題北米以月  
糧振解即帶題南糧徵銀解倉搭給官軍於事甚便而  
易今云再議不惟多費事體一舊且恐贖事未必長留

地方誰為天地父母呼之即應顧之即憐如老公祖仁  
人恐應山南米自此無復望折矣台臺垂念並祈破格  
留神造命於薛公祖處力言南米改折帶入題北米通  
融之後於法於理俱為不妨倘得二米俱折亦不枉千  
載一時特遇老公祖一書也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書簡

六

又

南糧一事非應山原諺本色今欲改折也深在萬山不通水次正當折色但隸在水鄉當時未及細勘槩入本色額中今累極年深禍盡日甚下苦始得上達且為數不多南倉折色更便雖昨南道新有南糧不准改折之說然為南倉米當預多積不得以米多陳紅輕議改折以那別用如軍餉題留改折相濟之事非本倉本用不聽通變之謂况數目不過千餘改銀搭放軍人更是爭前樂領者事屬萬便恐按臺未悉此中底裏或有疑難之端故一附聞以便問時轉達若撫臺固已蒙先悉心於此矣煩襄萬罪

楊公文集

卷四

奏

全

又

天未厭亂小醜曾不能一創而反喪國威吾楚緊切震隣中間調劑兵食消弭奸宄非藉藉台從甲兵百十萬者在上作無形干城我曹能安枕山中乎今黔城未卜是何局面或兵將猶足支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無為嘗試則今日第一義計當事者不得一箇怯字支著不得一箇輕字聞彼中當事亦借楚餉不繼為詞乃眾萬之奔職不是餓而走餓而殍也乃吾楚亦無點金之術而必欲倒盡盆罐東腹而食餓人亦非所以為楚計與勦賊之得者此時台臺憂民誠念深苦壯猷遠畧自是目無金牛可得一指示以慰山中憂念乎

東隨州相公

恭惟老師相忠簡三朝望資一世當主少國疑之日所恃不動聲色莫天下如泰山之安者獨老師相一人而已長安兒童走卒無不望相公之以見太平而冲年南面亦日懸股肱甚切也某以避忌乞歸出城之日縉紳士大夫無不以數請夙駕相屬而初歸之人未使出門明主不可欺遂當真臥病養至委頓牀褥遲候至今肅此數行專人代候伏惟夙指軒車旦晚北上以慰九重億衆之望憑楮拳切焉勝瞻仰

楊忠愍公

卷之三

三

與李心白

前梅長公書來謂當日正人前後爲時局摧折殆盡者今俱鵲起彈冠可謂君子道亨也更得老公祖入而襟領衆正旦晚大人正己物正之化以贊聖明中興端有可卜某繫櫛深山祇有爲世道引手加顙耳而踈慵成癖還未一伸燕喜之私盤舞中心則寤寐弗諼矣手教遽下披讀如對同心之言憂國之衷俱溢楮間使某迴避今昔之感憤治亂之從來不覺悵悵泣下也當年以藩籬珠手一味驅除使有骨氣有膽力有忠赤之人俱不得安其位行其志引連一夥柔媚俯仰惟我所聽從之人乘津筏要遂使朝廷之紀綱百司之職掌俱從壞裂不可收拾徒使正人君子幾無所措手業已刀在其頸而猶欲懷奸肆毒結連乳倖苟可掩取功名肆行毒孽即禍在聖躬亦非所顧嗟夫國家亦何負於小人而忍爲此慘毒哉



與鄧巖道尊

別老年臺老公祖幾年所我輩音耗踈絕且無問鼎湖再泣兵凶四起海內居然無復宰宇賈生當此能忍痛哭令尚未定安據何人與太平何日也台臺其謂此景象何如哉先是第草屈指去年當得台臺入典銓選庶幾為多事之時簡拔得一輩做事救時人出與清楚仕路一番微聞有尼之者則庶幾留得今年入而管察更於邪正剝復之闕大益不謂尼之計深必行其毒為恨大部情理外事令人惋恨然尼之之人人材世運之毒楊忠烈公文集卷四書牘

東南學院蕭元恒

自我不見如今幾是五年同心兄弟如弟辱在年兄者幾人而對晤既難音耗亦瀾能無依悵世局艱變人情波瀾不必深論惟是我年兄台咨首傳猶復滯饒南督學未定擇勞何時弟時作積薪之嘆也此亦是江南文運並竭運人材須宗匠鎔鑄培植一番文起八代之衰材預百年之用中興第一快事耳弟班行無補職封過分甘避深山使異己者相視雲霄中興大業惟年兄好為之眾兄國藩人便肅此代候有懷萬斛不知從何處說起也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書牘

三

又

世界漸近不佳正賴年兄共二三有識力正人暫持不意以諸禮家居遂孤掌難鳴而奸邪且從中翻弄倚藉圖翻局面快恩仇備可言也只恐禍中於君躬君德耳於今肘臂之患未消胸腹之禍又起而在內大老尚不見有大主張言路意見太分議論又多尚未見是何究竟也弟僻處久未見報長安亦久絕音聞且問成都已團解否若此賊不早撲滅順派刺襄作何備禦甚為憂之於今此種光景後日結局與所以消弭想年兄定有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書簡

之三

惟寄幸一一示我

與馮少墟

憶在長安辱台臺收之聲氣之末自幸有遺宗修庶幾時得奉正人教益更願鳴鳳朝陽衆正應和共收一人定國之效而不虞公正之不容矣司馬公猶洛社人材益見消沉昨從邸報知見朝矣不勝盤舞非以一官為有無亦曰君子出而受事見公道之漸明而天下之治平當有象耳幾欲一通省候而廢間之人不敢書問長安亦且懶與病會乃辱手教從日邊飛下讀之如對濕嚴而中間獎借之過與愛惜之深令人當而汗下感而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書簡

之三

不知所承也至於時事堪憂外患迭見層起適當民窮國匱明主冲年不於此時併力協心圖紓社稷之憂而止欲快恩仇開人主輕大臣遂疑言官之事成內邊擅界威福之漸不忘禍中於國若但為紹聖之禍君子猶當甘之矣天祚皇家端不至此而深心曠識君子於禍本之當消處危機之當杜處大事之當斷當仕當言處苟可著力以一片至誠濟之要於主德調而不見其功元氣復而不見其跡險邪之蹊徑有所消而不在若與之爭危微之氣運潛有所扶而不在煩為之論惟願

台臺與同心君子共之耳至於引正得一兩人成得一二件事便絕精做手無謂時不可為即天命聽之也台臺以為何如若某原言官也無一毫足述即移官一事原不足言而惹人碍眼弟非不能爭恐互爭或至開新主之厭或以爭開手滑之端故理頭一避不知今尚有何罪而人猶耿耿也想其念無非不欲入出某於今已勘破世事殊淡決念為尚平許遠之遊而為此安排亦太過慮矣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書牘

七

與蘇吏部

年未正人貞士錮於盛世伏在堪輿者無不彈冠謁起廟堂之上一淡尚潛之色豈泉正適際風雲則銓衡中有汲引如不及者矣弟輩何勝為倫品手額惟是冲聖可與有為而在位精神不萃故外慮內憂猶兩有可虞此在諸君子合力併心於大緊關處妙用一段精誠極體要處深用一分心力使明主默受我之轉移而不見其翹天下共歸我之護持而不見其疎即小人亦屈服於君子之實有幹濟國家而無所藉其口且於不爭處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書牘

七

與開封范司理

前在潁川接翁臺言笑領畧神情之外自是清任而和直方以大局量也往賢公輔之器宰相之才皆從分理外郡時識之如翁臺襟抱又自傲秀才時固已宏遠矣希文許大功業社稷行當賴之某固不敢為漫也廢間以來無復夢到長安乃夫宮闈不淨邦本殊搖兵燹亦復時時見告既屬可憂而內旨何無救正言路大見手滑此其機危關係甚重此有深心沉力精誠通鬼神之人庶幾其有幹濟焉安得翁臺早入春明提衡千鈞統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書簡

五

封駁之地襟領衆正為一人收君正物正之治乎真切真切久無省候過辱注存令人不知所為承也無瓚可報有心中藏矣楚材得慧眼鑒收定有歐蘇入殺所謂天下文章莫大於是至於去秋某兩爭移宮之事亦臣子尋常杜漸防微事耳而禍不中於此屢猶思中於乳保則前念之未終亦臣子之隱恨矣

與王崑壁

一別年餘且喜台履與春俱泰也君陳簾保東邦召伯巡行南國都親家今日事至於笑比黃河人稱為闔閭包老且當兵賦督併之日兩有調劑上紓國下甦民此其功在社稷於是為大矣弟聞之而喜可知也於今時事內事未寧外事又起內邊亦復多有可虞非臣子能忘杞憂之日要以今日用兵不費多而貴精選事夫利非兵不多之故也將取之行伍拔之廢閒庶有可觀見在總兵都督都只官大耳近見有用沐總兵之說者曰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書簡

五

借其威名夫統禔之子豈知將畧如此計畧實堪一笑若會張誦老當為言之弟髮已半白又苦貧病交侵實有赤松之意前高仰老知海園老師動定不知近在何處望為申念官署清冷親家還當接取如夫人作伴也引首卿雲何當握手憑樽惟有曠切

與曹真子

某歸田以來類然自廢不復夢到長安矣但主少國疑內外俱未見淨惟日願衆正道昌經世大君子早入提衡其間縣官早收清平之福耳真確真確月來公論稍是清楚近又見一掌科狠奈平章黨同可恨言官固應如此乎若弟前日之決歸原欲省議論免有兩觸令手滑自我聞也不虞又多一番回話之事大老於此當有妙劑為是近聞明旨且嚴欲直窮到底亦不免天海稍隘弟欲一疏開解又思在野小臣當事自有大老公然

楊忠愍公文集

卷四

三

申揀似屬非分非法且恐彼中不諒或又謂是故意賣重為遠出山地故爾中止畢竟還當如何恨不能飛身請教也遠承手翰披讀如睹顏色奉教有年主恩未報建明無聞常恐有辱知己今深山藏拙苟得無敗聞於左右足矣幹濟時艱毗輔一人惟大君子好圖之

與同年某

當在長安獲侍顏色遠韻素懷沉神勁骨於今猶在心目也一別幾更律序便如弱水隔蓬萊即欲攀望而不可復得當是如何企想我年丈公輔之器惜鼎鼐輔琴鶴一簾照陣四境即令徵派煩多閭閻頽眉之時而潯江廬獄之間獨瀾靜席安則休息生養之餘又於國計民生兩有劑也尸祝萬年傳誦無歎自丈夫快事至於鼎望隆崇節鉞樞衡之地需次藉重矣若弟人微府疑幾是十年未有一毫建明今於多事之時徒躲巖深山

楊忠愍公文集

卷四

重

祇餘杞憂亦遺蘭籍之羞矣台斗匪遠無由瞻對肅此代候一布依依

與周太宰

年來人材國祚得大君子提衡即鼎湖兩泣不動聲色  
點清福本隱奉冲聖以辰極之安先廟不遺北晨之索  
不見狄梁公反周之勞亦無侯韓魏公撤簾之跡此為  
曲哭從新矣而無賴偏邪鄙夫必欲蓋其蹤奉太阿之  
謬為是左轉右折尋事發賴二三貪穢小人黃金黑心  
倡為邪說敢誣冲聖陰庇奸嚙畢竟中外檮煽逐去赤  
心社稷之大臣拱手付冲聖於悍嚙妖婦之手又欲搆  
成大獄盡快恩仇真是天地為昏翹翹盡見矣時事至  
楊忠烈公文集

卷四

書簡

重

此國祚可悲而君子紹聖之禍又不足言矣幸祖宗猶  
有靈賴放福建子去奸輔姦樞並去猶無万俟卨成  
莫須有之獄耳前奉手教謂居功自辨疏令得旨云何  
如猶未上似已之亦可蓋小人胡撻是其常情若無關  
君國以不辯消之亦大臣道宜然耳近來台體想亦安  
和惟是感念時事老臣憂國或時有仰屋嘆耳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五

寄夏父臺

恭惟老父臺覺在民先仁為己任應山彈丸郡邑也無足辱大君子君臨一旦生成藉鼎則山水實式靈之耳聞報之日士民欣欣盤相告曰名邦鉅公造化庶其福我及敬同年顯宰兄書未頌述聖人之清天下為任襟期風矩未可一世益仕以行其所蘊要於樹立故不擇官擇地耳父母子弟益復盤舞若狂吾曹疾苦有告矣饋寒有訴矣有教我子弟者矣而虎冠鼠憑之輩亦各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簡 一

目相視而神若沮則應山生靈數十年來何修而得此再造哉當今征繕之日民間騷擾窘迫之狀亦既耳聞而目擊矣安輯柔來惟守令最親惠此四方以冀京師我輩社稷之功亦於是為大而此無窮福力亦實惟吾一念自明造也若得以顯宰兄之誦述化為天下文官心豈虞世界不擊壤某既為桑梓慶更為天下治平有名世慶矣龍門未遠樞衣心切茲因公役之便肅此代候一布子民喜忭企延衷私惟台照在引領卿雲如何得即披親也

與成密字宮坊

憶去年涂月雪朝老年兄共二三兄弟存弟荒寺也言笑追隨若昨日事忽足歲再除端再履老年兄調元協泰與日俱新聖天子啟祥筆祚伊始大人開講進退之間格心事業亦定有與春俱長者弟輩田野之人何勝為國家引領手額廢間以未師報除書俱未入日或從人間聞外侮內憂竊意明主可為堯舜啟沃輔弼當自有人啟聖與邦天亦或當有意無事山野杞憂惟日從一二方外曉人講世外話問壺中秘徐圖為雲水瓢笠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簡 二

之游無復夢到長安意趣甚爽適所不能忘情者惟同門知契兄弟雲樹月梁猶作有情癡耳

與李湘洲宗伯

一別台臺即是二年來也去歲紀綱過縣得接手教書如對面而滿懷欲言終不得達屢圖一候而應門無可遣者又病與冗會數缺豈只沾沾寒暄哉年久長安日變漸至憂在內廷此其禍不得不深恨於小人之害正以害國也庚申秋冬之間皇上精神與外臣相信相一中猶有可用者假令深心遠識得安都門南昌漢陽可與爲善朝夕晤語之間令其大頭腦處有清正幹濟之力聖主之意向一端羣工之膝理一清上下和協定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不至如今大瀾大亂也此非誕語也即如前歲中秋之事實社稷安危之一關也無手教半夜一言弟未必敢與左道長明目張膽要大老於宮門半日然遣去禍本九月初一宮未必能移而垂簾稱制之事成矣猶記台臺之言曰此實安危所係但此事在未然我爭之而成未必有名一爭之而不成定有烈禍然我儕臣子要與有濟國家名與禍都不必計嗟夫世有此蒼臣之心哉惟台臺一去二三老者未必無正氣好心而不學無術識差一著膽怯一步於微漸處眼慢於吃緊處著鬆無

相近相信人點破提醒事故一壞不可收拾小人反得倒之以爲用故曰深心先識君子一去國門而禍已兆矣爲人用之小人朝夷暮趾可勝道哉已矣無復言矣年未老成力量周家宰猶有可觀而一言去之如逐小兒百方構害經畧者計似已定小人走乳保徑路已成經畧當無安理獨恨邊事兵刃未集豈容輕試百方懷重此不易之論而彼人畢竟都與相左何哉周熊俱逐何害即楚人盡逐亦是無妨恐汪劉之禍漸漸中於社稷耳小人是何心腸當時楚人輕信人相附而畢竟殺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四

楚人者盡相附之人線提也特往時殺人不見刀今乃自出手耳已矣無復言矣川中事今未知如何大都變初聞時謀在未合機在猶豫而援邊兵可借與附近土司可合有能於王文成夜趨吉安項襄毅直薄賊巢事未必不倉卒有成乃使聞變之後獨一秦婦人鼓義相逼已見漢無男子而又不見隨有人鼓其後都可嘆也今黔蜀二撫未知如何而張涵月在磁州捕逃卒十六人立斬以狗差有可觀未知此番勘定不至失著否台臺視此想不能無添園女之憂也看來大勢須是天祚



社稷必是司馬相而後太平可冀耳日者除風布暖君子道與時亨花閨彩服大椿日煖是時三公不易一刻某遠在深山無能樞趨屢望亦生平缺事也時因羽使肅此申候不盡之衷筆舌終說不十一也

寄張學海

某廢棄以未屢蒙軒車不避險遠顧我印堂古人千里命駕雪夜泛舟未足多稱至草蔬同飯款語連床長者亦不我督過則客之爲郭有道耳原當登堂謁謝并布積私而冗與嬾會似花柳前川無緣領眺倍得領畧妙旨無得借觀武昌中生洲勝槩數舍之地若臨弱水蓬萊椿生俗趣在胸填塞且亦報施之謂何慚且汗淫瀝下也某北上興橋關岫不出爲畏避出又恐積負乘真有左難右難者翁臺更何以策之引領明德厚誼神戀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簡 六

戀如有結也豈但尋常交遊之情與哉今郎想畫圖不覩也從來天不負苦心人更不負世德人如爲視拳拳也

與荊州太守

嘗在琴川獲侍顏色瞻韓御李一日千秋更辱肝膽傾披獎期過重感切至今如在也所恨風萍聚對常難而魚素緼題亦復情缺是為罪歟耳每念台臺勁骨遠神鴻威洞識的是支扶杜稷名臣出守三韓正色率屬民既溫焉如春而當征檄如雨之時獨堅持愛惜根本之論存師首善首累之民畢竟是安撫至議如此骨力神識寧啻超超羣論仁人之言三韓至今受用無窮也民有帖安而無虞擇走杜稷之功亦於是為大此吾黨有為忘烈公文集卷五書簡

心人共有同論也三湘有幸借鼎旬宣即今赤白之丸無有竊弄而兵餉疊加之餘中澤鴈安荊州從來多事之地當今有事之時一人無虞於南顧則綏靖消弭有受之者矣每為縣官手額若廢聞之人得以安枕深山其戴荷帖冒又不必言矣

寄路吏部

憶乙卯夏在京賞瑞蓮大飽鄙廚諸鉅食時竟是八年矣無論世有變遷人情幻化大吏相繼內外交虞正我輩杞憂日也所恃整頓乾坤再震中興者惟用人是賴年文當今治平名世也前總銓衡計失策材館收儲人才衆矣確矣此當推舉內外大小各得其人於以毗輔一人收拾羣策廟堂之精采一振而太平之氣象自新弟伏在家園何勝為朝廷手額不但在同籍之籍色分先已耳至於弟附在梧垣言非其職任曾以攻奸端停楊忠烈公文集卷五書簡

后封受先帝之特知謬欲為少主杜北晨之索拂三三大臣跪請託婦人之議異己猜嫌居功議起祇有二逃免開爭端即終身山林可也不虞聞升謬及弟擬冬盡春初還園一疏乞休倘得所請不失善息成前年拂衣初心耳年兄當有以力贊之也如何

與福建提學

涸涸家居即聞文旌枯閣之信亦未及遣一介江干為閩中材搜楠文夜月者慶宗工還而周客至也且作人之盛令五十年猶用不盡前哲芳踪再見今日弟更知此行國家尤收無窮得士之效焉何者弟以仁兄之心品骨幹自足開一經緯固與尋常局套萬有不同但拭目為泰以待耳不意薄暑煩冗中遠有手教從雲間下披讀喜如對面轉愧弟之懶而野矣閩之人文原甲天下以法眼收之自是快事未必不是難事特以公慎之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九

心濟之以敏而奉酌情理則又聖人中道前此衡文此地如僉院之鄭元岳少司馬之熊思謨皆善作宗師其事有可備裁酌不妨采而用之大都作如此等地方如此等官須要成一品格令賢者共歸而後米可法此亦終身根底所在想仁兄自有斟酌也至於弟人微府疑只宜東之高閣無奈諸君子推引屢有督促責備但安分知止終是弟初心今遠志小卑舍向兩岸未定也時情難調時事難為恐出而無益於事或反誤及國家辱及知己養由善息亦是良法仁兄知我何以教我

與李夢白司農

年來水陸漕輸風雪霜露拮据靡有寧居若在漢高時自當首勞鄼侯耳試問如今部堂誰為勸倍功倍而官保略王與優叙權遷偏不在此每為經濟名世歎惋焉曾有一字附敝縣一運官計或未及遠也嗟夫於今時勢似不可為矣兄實實做得事與實實濟濟用實肯做事以濟得用者多出不得頭結不得果此世途之外錯亦人賢之知運也然台臺之幾年勤勤明在社稷顧在人前而運叙獨在人後則世運實為之也雖然暫且冷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一

一步讓一步尤大人之善藏其用亦或造物者欲厚其濟於留都重地也翁臺當不以此言為套為漫也況乎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天人不悅數輩在朝以黑頭入座少年犀玉以佐班衣恐我朝無此兩福人矣託在知契之末又不勝引慶矣至弟才非濟世但放心欲尋五嶽之遊春初已結伴從洞庭君山而同行入病暫送寧家即圖買舟下匡山而禮垣報至便不敢出門矣多事之際言不出疑於畏避言出則所扶持以往者何在一或有差則半生俱擲况異己之嫌始末消孔倖之憤憤猶

在出豈易言之耶即成敗利鈍非所敢計未必有補於時使供人筆計亦儘無味弟原欲上一乞休疏商之李戴星以為不可且謂非小臣體梅長公書謂聶公不出是無人理而掌院則虞有字屬人督促當以君父為念彼實不知弟此時出不出之難也飲冰在念出處交爭接得手教披讀如面中間指詳慎不啻謀己也肝膽骨肉之誼直令人剖腹藏之大約時事都是精神敢而不發邊冠既得倖以肆其內侵奸人又得倖以恣其外虐須得當事者確有深心有所以聯屬衆正之精神而為必其公之集  
卷五 書簡 二

與楊建賢

台臺當今名世振古真人節制嚴疆赤白氛靜林廡滿安蓋帝倚金湯世蘇霖雨矣奮舊狂逞當其兇談飛揚荆襄直可建瓴下耳卒之不敢望已東一步而徐就擒職則軍中有一先破其膽指受有以制其死命耳蜀楚猶得為天子之版圖而不動南顧之憂誰實達之我儕二三小人之枕穩深山席大雲之壓庇又不啻百叩頭謝日焚香祝而子孫百世祠也樞樞未能肅此代候為社稷手額方叔壯猷帝心簡在江漢衝敵靈式憑之條

和志烈公文集

卷五 書簡

十二

更妙於用君子既得從容以畢其用而小人亦無所借以行其毒而反入我之收拾而不知乃此中收拾在外易而收拾在內難客經二物日近日親此豈易動外若激之反迫而為奸人用矣此須有去之之法要於一摘即下不則寧寬之而最上則更收之使附我而為善乃為大聖賢真作用不然自為一網打盡而禍且中於朝廷是亦我輩不能無過也然此非官能夫台臺以為然否

又

大方之敗咎在驕而貪功不鞭其後與督餉者何與兵  
敗在深山藁菁之中欲人走數百里與之同死從來無  
此法惟是台臺一片老成忠計見格於驕愎者國家不  
得收安戢之力且并後來委曲周到念念為縣官相成  
苦衷都欲抹殺此則公論之所共未平也清來白石佳  
月好風台從且共夷猶從來公道終難晦暗耳匪謾匪  
護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四

三

與豫州方伯

草欽向大君子積有幾年矣日昨齋堂得望顏色衡宇  
一接氣味倍親譬如物遇芳春氣脈根荄兩無所將迎  
而物候春光相悅以鮮欣欣向榮矣矜惟台臺直方以  
大清任而和自是於今治平名世倘得早晚入正衡鈞  
紀綱之地持其大體提挈衆正襟領收拾羣材於神而  
宮闈之陰翳仕路之糾纏妙有揶揄而消釋之還自刷  
其腎腸以為縣官用周成之業所可旦晚遇者此社稷  
福第且為日望之矣若夫召伯之旬宣君陳之釐保中  
州固厚邀一時造物然東方或不能久有衮衣也紫氣  
想當即括汴水無及再圖領教斗山又覺漸遠耿耿之  
懷時有展轉矣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四

十四

與董誥書

當在長安獲領提誨和幸西北有長城矣脫非威懷妙有機權此卜素二物榮熟不啻十倍也而我復無服肱之憑何恃而不恐社稷之功於是為大非故為漫也嗟夫兵餉竭盡城中講戰講守章奏日上壯猷儘不相下一旦不見敵而先逃經撫何事安危之付託何重而尚不為國受法耶蜀黔之變又復多縣官一事亦難謂非庸人擾之令聞逆賊逃者逃解者解強半社稷之靈尚不敢謂人謀盡藏也楚蜀調兵一節徒示重於上司又楊忠烈公文集卷五書簡十五

無益於禦敵至於未見敵而逃護之出疆又送之歸舍徒增經過鷄犬一番不寧而且又熱以內地之空虛竊恐老公祖并州之憂元未能歇也大率今日太平之望統鈞用人得當中樞經理有條誰謂天下事即不可為是在老公祖早奉持簡入耳朝廷多事非忠臣孝養之時板與菜服花間老公祖須十年後言之也引領師日被覩何時瞻切未一

與蒲圻長

側聞老父臺之治蒲也清似玉壺水明如素霄月直如朱絲繩溫如嚴冬旭年來斗杓之所斟酌雨露之所滋扶風靈之所鼓舞山川另是一番氣象今春再過漢陽漢江左右誦述德政種種不一蓋山林牧豎無心言之弟無心聽之言者色飛聽者不覺神舞富欲飛舸直問蒲圻次且未果而山陰之棹不必見戴而此嚮往精神至今猶欲前也接得手教如奉溫殿中間字獎非分翻愧兩朝非常眷顧報稱未終感激之餘不覺汗下也弟楊忠烈公文集卷五書簡十六

既幹瀆無長山林猶足藏拙前奉不必起用中旨深幸婦寺愛我已放意尋方外之遊不意忽有前命多事之際言不出於忘君言出則所為當時副位者安在若無濟於時而徒取容焉又非我輩本色則此出亦甚難矣惟是有濟於時無曠於官斗衡在望庶幾推安節先生之愛終有以斟酌我乎真切真切至於政聲第一無論全楚直指固有人倫之鑑者即弟秉懿之好亦何敢後人佳蹟報成清華虛首席以待矣

寄李侍御

稔惟合臺覺在民先心能我盡真能以天下為任非但以富貴功名了此一生者當時一奉顏色即傾倒未深而目擊道存勁骨遠神罡風沉識至今猶在精神寤對間也每念於今世道網紀顛倒殆盡正氣摧折無餘固由險仄之人過用其偏亦由意氣之激交成其震震開而闢起或又用兩停而中調之調之未必平而究猶為險者用此世界之所以蕩平無時而正人常不得盡出為縣官用則主衡轉鈞者未能妙提其關鍵而徐歸於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簡

二七

準平耳入夏以未二三同心人費盡知許精神期得一有肯力者統鈞庶幾正人之幸乎而大關頭未清即轉為巧手潛撥當時急圖正已物正大人入贊銓衡庶遂府扶直而竟尼於倖之深淺直是天之未即欲平治天下耳觀今事勢未寧當事者受人之陰用而且受我為用者顧攻矣可嘆也可嘆也

寄方孩未

一別長安即音耗亦曠也乃國是臬爭之際力有主張於今衆正盈朝誰為開闢所謂一柱砥定箇兄真為不愧而一年拮据疆場盡其在我臣力竭矣郭令公陝州之清韓魏公好水之失亦事統不歸而懷非在我耳弟日為社稷憂而亦為仁兄若弟之稔熾深山曾不能於多事之際效一言之用真先帝之戮民而衆正之罪人矣昨夜實夢到壽州奉候悲喜交集醒時甚詫其奇如何得一即真無何而手教到矣未開讀時喜不可言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簡

二八

豈精神之感通兩人國形骸亦渾者耶及開讀言言慷慨肝膽為國忠愛弟實感而涕下愧而汗下矣大抵長安事羈奸巧弄機關但可倒翻世界成紹聖之禍便可置冲聖於不顧今幸留得皇帝在而喫緊處二三大老猶得力但言路上舊識同心已多星散靖到新來不同如面雖外之大奸党稍攻動而猶耐彈不知正人雖多恐其氣懾而踈皇上既不能主張首輔又復調停且模捉不定此一人鬼關頭弟甚危之世道剝復在此弟亦未必無心止是力量識見止此恐無濟於用年未絕夢

長安舊聞新得俱都荒落聞命之日不勝飲水恐無以  
籌時艱定羣勢副衆正之惟引更於知已有遺羞耳此  
心血非門面話也尚圖專人請教不知路可取道入公  
山否即擔簦千里亦所快心況手教見招能無色動恨  
不即生兩翼飛到堂前也至於弟總舊原簿每事筆下  
發揮不透若端居有暇今日第一緊關當言事願一一  
示我古人所謂但有益於國家名不必自己收也真切  
真切

寄友人

弟於老掌科未得交也得讀最初入告大猷朝夕額手  
爲朝廷慶直欲五體投地爲正人謝不在其同己也  
炎州兄過應山弟謂古稱一人定國老掌科力爲邪正  
治亂只在初機一轉耳老掌科無謂弟言漫也當彼人  
之入也實有所挾以來同鄉乾子在帝左右而傳未衣  
鉞之黨羽內外交聯前三大事謂可指顧定耳惟有袖  
中彈文奸邪憤而歎焉中阻招呼之人既占風半散而  
密謀之人亦躡足而不敢動已而乾子竄而一錢無又  
楊忠烈公文集



寄周守道

第北上有如許意緒欲一面請教竟不得也大都不能  
不出但不知可緩至中元後否弟此一入隨事效忠成  
敗利鈍非所敢計名不欲沽禍不欲畏只怕謙淺一時  
差錯開罪國家耻及同籍中夜有幾感慨焉而最苦者  
恐要我管察年未察事定多一番翻案未必關後之人  
尋事亦自主事人稍徂成心耳弟意只以朝廷為主以  
能否還其職事以賢不自適其人品亦並不兩邊照看  
惟秤之以平而行之以恕總之以不忍細人感世為心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簡 五

庶幾其可乎若得李戴星改管弟亦願以此相成老翁  
祖其以為何如眼前邊事若急而其實君身君德為緊  
客魏二物親密不辭此大可憂此事弟當一言弟意此  
二物既是潛邸相依今復棄嫡日親疏上恐入未得省  
覽即覽未必能行徒以言爭無益此中須得一妙有以  
去之方不然彼與外奸相固小人益得借之行私而天  
下事乃壞不可收拾矣同譜同心兄弟有幾而深心遠  
識饒有幹濟又有幾願年兄之有以救我而不至於迷  
也真切真切

與游侍御肩生

年未國勢不支皆邪黨摧殘有用之人凡出頭做實事  
者便不得其位一切在位之人惟養交投降做工夫職  
掌委如故事故百事艱難服見國家如坐漏舟大有不  
可撐持之勢矣二三年來陽明之氣稍稍藉仁兄共二三  
君子合力同心聯屬正人護持元氣約畧未復然重陰  
剝蝕之後一線陽生其何能補從來正不勝邪久矣毛  
禹門之削籍舊司寇之斥逐舊宗伯之挂冠世界幾於  
倒翻矣而吾黨迂闊既經堂不為深防且復借以題目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簡 五

夫環而攻之二三領袖正氣之人恐不能安其位一不  
得安而此番邪正顛倒當不忍言此氣運也奈何大都  
彼中善借人又善收人今日機變想又出此而吾黨直  
拙到底不求所以服其心使之無所庸其間又不求所  
以辭其父使之無所庸其挑苟非邀社稷之靈君子道  
長善類能不容哉夫禍在善類尤可言也少主孤立於  
上羣奸內外煽惑於下想到勢所究竟直欲共二三有  
心人痛哭一場也福唐氣局猶正昨為總憲開筵一疏  
甚是有見但得明主專聽左右不能搖撼中間吾黨一

有心人善出疏駁諸君子無復惡語相加使二三老成  
平平正正維持察事世界或猶見有開明之象然而不  
可得也某七月將已北上為徐道長惡語暗刺移宮事  
不欲與之計較故一疏乞休以謝之免其耽耽不虞預  
未入而已聞升弟意言官未及即出京堂無即出之理  
雖二三君子有信相促然弟入未必有益於計事而素  
猶計事中人何所自信而公然北上乎此弟所以欲稍  
遲也眼前病根所在還是客魏二物彼中全於此用精  
神此處不清世界終要倒翻未見有說到痛癢處大疏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簡 五

若於此處打開點破即未必能行而亦令奸邪落膽我  
輩要於利社稷而已官何足惜弟雖未見大疏一閱此  
言直舉手向天願天祐國家使正人言得行也長安中  
賜環諸公氣象一新再無使數君復為彼用為彼收方  
是經綸妙手受福不獨吾黨也念之念之

寄左浮邱

甚喜臺邊涉海到岸計年兄在衙門中護持正氣聯屬  
同心杜防宗社危機禍本多少良工心苦寧國受其益  
而我未必有其名庚申中秋後深夜三嘆猶記年兄之  
言曰我輩為國家期於事濟豈怕一死只怕死而無濟  
於事既而面諭稍違臥榻謀后之奸不成北展不至家  
索此一點血心九廟神靈獨有式憑耳古稱一人定國  
丹心夾日年兄當有之第歛却神功寂寂若無則又轉  
魏公之不處功名耳小人耽耽不忘亦復以此我輩成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簡 五

敗都可付之天下後世而已接得來諭謂宜避息山中  
亦自善藏而此時邪氛猶惡於中微有搖轉善為提擬  
還須年兄著念所謂無業以為休也年兄當不謂弟為  
漫弟以人微府疑為羣小惡口相加雖幸公道猶明而  
吹聲終是未見或亦當開頭大發一番自是骨肉至愛  
但弟遠去長安疏入未知得到御前與否奸人不免相  
駁一時答應未便弟妄意小人藉口直是誣以通王安  
假傳聖諭為居功他耳畢竟移宮原是公論聖諭終是  
皇上召至乾清手付閣臣與十三人共見上說與他有

仇而垂簾之說則庚申九月初四滿朝駭傳欲上公本以爭未果而正路變者諒列位已明白當日會議於移宮事日非諸臣力持大義云云而巧言惡罵若言促移宮者又已外察處矣有謂弟意不必置辯者郭金鎔惡語亦不過牽帶數言旋向人自悔不如始終成就一不爭未嘗不是弟故安心不言一字只圖五月內一死乞休而已年兄以為何如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簡

註

又

弟去歲奉教後實已絕出山之念矣知有不相容者在耳不知何故又謫陪僉院若徑出又似真正推矣蓋法念請告昨偶見邸報范舍初請對選侍疏中誣捏先帝如許語且描寫溺於選侍光景三番召對皆以是故至於臨死猶極悽悽若選侍有必不可忘之恩而皇上為違命不孝之子總不必論此其意無非重促移宮者之罪成已碌碌隨人之是夫使人之羅織兩朝不君不子之名至於痛念氣毆聖母之至情而絕不見諒傷心逆辱吾父之大義而反坐以線提傀儡弟實受兩朝特知而君無一言辨明譬之安心聽人辱罵父母而憐不疑長者之名恐為天下萬世之罪人矣故欲秋初起京一言即請挂冠也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簡

註

與蘇抑臺

廬山距德里未必隔弱水而畢竟一對為難從今時  
動天際真人之想弟年來家居於知己省候並疎甚矣  
嵇康之癩病深也獲得手教披讀如對中間相念相最  
至情逾於骨肉弟之感而愧可知也時事多艱急須聖  
賢豪傑鼎鎮柱持覺世未易數數也弟以人微府疑之  
物衆矢交攢不沉之海底不止以託在同心共二三君  
子貴盡護持必欲塵故事以發衝沁之光彼其一面惡  
語顯阻而此且一面破例開遷在大君子豈直私於此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簡

不肖人亦曰庭幾一片肝腸或猶可佐吾輩為國家一  
臂使耳而不知弟非其人也究竟終身何以副此推引  
至去秋猶戀戀維桑以善息為念不過欲借人言為引  
避計耳昨承左兄手教重來謂伊欲宰家須弟到乃決  
歸計前不即出今可出亦非可不出之時力責不出炎  
洲傳諸君子督促甚力弟更圖一請正乃手教固且屬  
弟出也當非他人漫語弟恐出無益於時或反以辱同  
心知己則台翁當更有以振我弟去年已收拾為雲水  
之遊後以機猶有待遂纏滯至今大抵世上滋味只是

如此不能做事業而但華靡到頭有何趣處不如就裏  
尋些安頓是實受用然俗骨入仙亦難言之翁臺久稱  
此中有得他日膝行下風願收為雲鶴童兒也懇切懸  
切鄭公祖識量氣骨弟稱為韓稚主後身此有所試不  
獨吾楚司理無雙是翁臺夾袋中好人亦蘭譜中好友  
有可堆引願言留神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三

與劉咨伯

第北行終是猶豫知異已者終不肯放出也未必有濟於事而徒與人角口何益只是不會見人相沾便不好先說請告落畏避之議昨炎洲曾是一徐景謙疏相示駁孫宗伯林方相公獨說移宮一段促移宮者攘為奇功等語炎洲欲第一請寬限并即採賈於疏末意甚善但採賈可也採於徐疏之後便似不可今只單請告並不入徐疏意却又若不知不得弟並淡淡發一揭畧云移宮是非山中人不敢與知惟是職曾從公卿疏請移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手

官後於慈慶宮前妄有一爭迂愚不必用之心以從來少年天子當防落婦寺殺中當時見先帝在上大臣在下科道在前李選侍目無至尊拉入推出勒要封后如此行徑與衆共見不是風影傳聞假如庶民之家有此悍婦家相家督亦定為主入動色忽主人報逝家人積寵所移少于積威所劫仍聽主柄家政溺在一處一或壅蔽籠絡裹入彀中豈有好事做出此時親友止為主人之愛子不及顧主人之愛婢亦迂愚過計宜然即處置稍失倉皇也只算得過計不是不忠於主人之子此

一事也移宮不是奪門遲早間不能寸功於何有事後

不免府疑則疑不在事也在弟人微望薄之故耳弟殊愧死當時訟念言官當爭天下是非國家安危不爭一己心跡耳一退以省議論此弟去官之本懷也不虞官去而猶餘疑在當多事之日以弟一己不要緊之往事分緊做正經事時之精神多一番推駁則弟之罪乃大弟猶言官也不欲為粧聾作啞伴若不知甘隱忍頑鈍之諛弟又不欲爭而去之言官也終只自愧自訟不多擬辨以傷不失和氣之雅而病臣一念愚衷則願諸正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手

人君子一德同心合大精神以安內攘外共襄成中興之業山林負罪陳人即沒齒無怨言矣此時一拜太尊回家即發人北上親家有以酌我乎欲一過環州恐稽遲也倘得請或得嚴處也了得一場事何如只執人眼費我嘴耳

與劉念劬

在長安一年外慮內憂天運人事可嘆可駭至此只是  
臣子苟有人心少愛國家當冲聖在御不當即開輕大  
臣厥言官之毒成內邊威福之勢此固可以快恩仇只  
恐一時中於國不可救耳兇談甚倡此時已難收拾萬  
一胸腹再潰他症再起和扁為誰藥餌且乏除是天祚  
皇家可耳事勢至此而元氣乖離內外大小再無相成  
相協之念如此而能外安內淨未之前聞此時福清平  
章吉安總憲氣侯似近然須與東銓者一力擔當方好  
楊忠烈公文集卷五 書簡 三

若只照舊左右顧看其亦何益且恐兩老人終不令安  
其位耳於今人總不肯容人為皇帝有人誤錯護了皇  
帝亦容了他也罷况復躲躲深山日作耽耽何也

答傅東淮

恭惟老親文德足鑄人福能造物即如弟無似邀降清  
除總拜雪蔭之旁數也第弟實在多年科臣於君國毫  
無補拾况復病廢兩年於內憂外處繁事都從躲過祇  
是在梁鵠味豈真出谷覺還方深愧作過辱寵嘉領此  
注存已深銘勸肅此代謝至多儀則不敢承也二小兒  
喜得一女孫枝聞吉亦實分澤蘭畦老母賤荆祝中頂  
謝老夫人幸附葭莩之戚惟在引領翟車圖一聚慶惟  
無葉之蓬荷藉寵喜席此亦閭閻倚玉悵悵真意老親  
楊忠烈公文集卷五 書簡 三

丈其肯圓成此懇切情乎又望

與鄭文水

嘗初小人之亂天下只是路道不令寬平好生黨類精  
度一味好以偏處人以氣勢勝人故及於敗若大人揀  
世但以驅逐一二大兇頭使路道開明使朋黨同心共  
做好事存一情才好善耻獨為君子之意嘉與維新便  
共趨之路開而窮搜之心息矣大都世不乏小人即天  
不絕豺狼但使殺其勢孤其緣鮮其交我但據不爭而  
勝之事理不聯而密之精神使小人亦服於我之無可  
乘令其悔而從我則天下事定矣而惜乎今之猶未然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五

也防人之意多自勝之策薄各相競官之意多而勉相  
併力之念泛甚之當軸者一意巧於避怨密於迎人發  
言盈庭無敢執其咎自家不肯時時謀君事但四事做  
不得主少不可為提撥內外精神者精神如此之泛而  
不屬之天下求天下之精神翕然不動以歸於平章從  
古以來當無此治法年久以為然耶第無當隱居內憂  
外患都不能效得些力徒負官而集虛若聯合同心無  
自猜異無過狹隘此心當有之而衆人尚未從也今  
天下吏治之弊已極巡方者但了簿書職罰完事而已

於所謂望風辭殺奸盜屏跡者幾於絕望奈何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五

五

答祝東阿

嵇惟臺下儀吉漸鴻望陸鳴鳳枯花會上探得涅槃妙  
心久矣義年鶴琴鳬鳥直作游戲三昧耳尸祝已逾萬  
家頌流已堪千古乃治平名世之業天下所望於左右  
者更重而且遠東阿則發軔之地耳大都擔當天下事  
只在識膽當年韓稚圭不輕以膽許人乃稚圭之為公  
輔器則王公從其司庫格識之蓋識膽固性各秉成要  
以據之不動受之不搖畢竟要在煩苦瑣屑中打透一  
著始當事極有把握故作縣是我輩終身受用只是我  
楊忠烈公文集卷五 前篇 三

有懷奉切未一

答雲南羅汝元巡撫

滇南天末況今內剝外驚臺下彈壓綏靜與軍運惟  
令助運元兇校首而風林生商獲奠安瀾此其澄澹之  
烈社稷實式靈之矣讀諸奏揭剴當詳贍即語陸宣公  
奏議嘗亦無讓服服肅此布復憑緒懇切未一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前篇

六



答甘肅李巡撫

稔惟台臺也孝肅笑比黃河之清貞范文正憂以天下之骨力某斗仰海宗久矣天祐官家幸洛社不能久濟曳履形輝朝端大開氣色即令推藉節鉞廢繼我知邊人聞之寒心懼膽矣韓范諸公之烈再見今日我輩額手為慶惟是正已物正大人在外則邊疆重而在內尤廟廊重夫謀領東正以均銳四方我輩引領更倍切焉則西夏功成即入平章韓范兩公之故事自在台臺豈復他讓拜鼎翰之及肅此代候并布積德惟照在至楊忠烈公文集卷五書牘

是

切真切

答宣府王巡撫

稔惟台臺文武憲邦治平名世韓范威望孚在中外久矣即今藉鼎宣雲舉十餘年驕寇難下之寇一旦就我戎索此豈可以虛聲借者膽寒老子心服天人所由未耳萬里長城杜稷實受明賜我輩之安枕金臺有燕及友朋者又不必言矣目今西邊款事費盡無算金錢公然殺將屠人恐未使即是悔懼必有以制其死命令不得不頻首屈膝而後漸加之恩庶為得當計台翁有以鼓掌圖迴於此也我輩實引領望拭目俟矣真切真切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書牘

是

寄友

在家常得相聚甚是快暢中秋多叙別過勞遠送感  
念在心一入都中便勞苦無一刻之間都又無一些事  
得富長安光景都是如此可嘆弟原意出山圖得九月  
先人可改一封不知受過封二次者須題一本又思幾  
方到京上本求封似於義未安快快而止未遂出山初  
心徒奔走拜客赴席弄得睡也無一好覺飯也無一頓  
好喫却悔上京好淡矣想望明年得奉一差回仍共聚  
首促膝何快如之又恐長安人不肯任弟偷閒耳人歸  
楊忠烈公文集卷五  
草草代候京師嚴寒獨身孤寂合從於雪夜風朝擁爐  
呼酒親知吟嘯不念楊生此時非僕僕冷面送迎即慄  
慄呵筆作書與忙忙問夜如何其乎不盡馳戀惟張  
在

答岳撫院

王三之獲寶銷海內隱憂益此曹終不能成大事而蜂  
蟻也構亦必殘傷多命撲滅費手山東故事可見矣然  
則今日計擒智獲與協同戮力者安得無功廟堂之上  
公論自在也台臺以未得元兇起人之口既已得元兇  
矣豈復有去理明吉慰留甚至願言為重地料理以完  
前功餘惟拳切未一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

早

與熊樞江

豐邑重地鼎藉紀綱眼明力定識遠機沉中閭保護正人肅清邪祟綏靖地方留都宮殿山川另是一番清明氣色固已社稷實武營之若朱庶人之變聲色不動殲其渠魁解其羽翼消弭在宗社烈禍保全又在君國元神如此元功當王文成已事猶在焦頭爛額之第二義也從來大臣情忠殫心竭力要於國家陰受其福而我且不必有其名又何論功然我輩論人論事須體勘至此方於一應縣官事有沉實幹濟惜乎今之君子每事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簡

聖

當機微關險處都不著眼著心著手而如處朱庶人一節亦從閒閒說過泛泛看過反於事本容易消弭平時無絃靖密力有事無收拾捷法當事無肅清權術或倥倥倥倥或屠戮無辜而絕不相干之人不相干之事都作功勞論叙大家聯玉贈座彼此互相恬安摘筆至此不免為之扼腕長嘆台臺其以為然耶弟本碌碌謫謫幸附在聲氣之末而班行祇康公原世道毫無建明辱諸君子推引濫冒清班已深惶恐今復濫竿紀綱重地恐稱副未能於一身聲名何足芥惜將無辱同心同氣

顏色乎有以匡持提挈願大君子愛世愛人無即棄我也接得手教如奉顏色但恨無能面有請對耳天下大事今昔清議南北正人主持襟領事當有屬願言珍重此世道倚毗之身也弟引領卿雲不勝拳切戀注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簡

聖

荅淳謀張令

銓惟明府閣下品稱湛露金匱器是撐霄玉柱居然公輔遠量天下有待治平即今借鼎聚堂亦是小見行道之端為銓諫借轍先耳弟欽仰已久豈惟河潤實切斗依但未獲一御李并題梅也我輩作縣最苦最勞而行吾所蘊朝獻念夕恩膏亦惟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足以宣宅德意且歷剔煩難經披搖撼不惟煉識并足煉膽透此一闕天下當無難事想臺下已自得之不謂弟言為漫也鼎望已隆清華自虛首席以待但需火內召耳楊忠烈公文集卷五書簡

呈

照在何既瞻馳

荅按臺周求玉

往者劉瑾汪直世界已在眼前荷老公祖岳力置風與一段愛君愛國至誠貫入於才情氣魄著不得之地故一敵神奪而大慈就戮此其所救於國家者遠而且大沾沾功在人才正類又其小者也世界正賴維持何以讀禮見奪實吾楚之無緣得偏私大人造福也惟是人生有不可逃之數人子有必不免之勦要以子而為國之棟世之瑞何必不千秋長在定省有終而顯揚無窮又在老公祖之善自得吾情矣棘人樂樂尚文遣侯拜手救之及惋惻如失肅此代布依依尚圖端候伏惟勉強體綱節勞抑痛為世道倚重之身倍加珍重庶見素冠我心竟結總惟照在未盡一一

呈

呈

四馬總戎

夕仰大將軍威名霍衛後身也楚黔借鼎秉銳我輩方  
幸報平有日不意輕平者易敵而不設備驕吝而不聽  
忠謀遠畧也夫將軍受師而出全師而歸亦須論其人  
之所以敗與始耐以畧後功又不在憤憤一戰從憤事  
者俱盡也則庶幾大將軍今日之謂乎郭汾陽未嘗不  
有十路之敗韓魏公未嘗不有白水川之敗今日已於  
當事者議大方之敗各戴罪立功亦自得當夫無忘會  
稽之辱厲士鼓兵遠圖奸義務佐新撫早收並明曹沫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簡

望江

之功名是在大將軍之好圖之矣援得翰教並禦賊條  
議讀之見圖賊老成之見而不能不扼腕於剛愎之自  
戕令英雄反落人議論中也引領劍履紫雲映護企望  
平蠻捷音飛入黃金臺也憑楮何勝馳切延注

答四川按院

總惟臺下善與人同道從夏大弟得附同臺自幸蓬從  
麻直方歎無能報副邀庇再職一階總之維鶴衆軒終  
慚諸君子上矣苟其負乘遺讓自是衙門之玷也庶  
幾有以教我俾無隕越可乎遠承手札期許非倫有勸  
為中心之藏耳至於黔山土酋諸種大都無擾之可耳  
中間綏輯其凋殘而救靖其觀望藉臺下澄清之烈為  
多我輩無憂西一路矣數行布謝統惟照在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簡

吳

答項工部

久仰臺下清貞骨力卓逸風猷天下有待治平自是於  
今名世某未獲交也而覽者頌述國不減時對左右矣  
即今借鼎要津通商裕國幹濟時艱所謂初試清通之  
量於濟川之用耳接得手教如奉顏色姓名得附掌記  
記存不失名下一士矣感而喜可知惟是獎藉過分終  
不禁汗濡濡下耳引領卿雲斐臺使星上下何當披覩  
馬指瞻馳

答劉侍御

臺下道備四時之氣風高百世之師立朝持具千仞鳳  
裁省方懋隆百世駿代如此真御史恐今昔未易數數  
淮陽既江左名區更豐巨重地民曉日感奸宄亦復風  
起近日且聞有山鳴之異中外殊有杞憂今幸有大入  
運斗魁其上心有必盡力有必竭以綏輯彈壓之定知  
氛淨湖安我輩可高枕歌太平也翁臺幸好為之

答順天鄧巡撫

方今邊事最急以爲逼近門戶之患也某則謬謂爲門戶計誠當急備禦於藩籬而或者門戶但壁立空虛則與離無所憑以爲後勁而氣易中餒堂與亦因以無所恃而易爲外驚故關門之內都門之外必當簡名宿舊膽兵於此作隱然虎豹之勢壯國門之聲援應神京之衛禦故邊事最重要如揀將練兵之重端不在速戰速決門下矣台臺於令韓范一人持簡建牙中間討訓軍實固利民心不於聲色張皇點爲桑土拮据抑抑之四

楊忠烈公

卷五

四

軍若爲今日誦九廟當式憑之矣樂輔養郊有甲兵十萬長城千里者在焉關門有事無事長安俱可高枕我輩但有額手以慶矣

答大理同知王育德

德惟老鄉文鼎衡之器自足匡持斯世天末一州斗大豈足展驥而此斗大城也內苦民窮外虞邊患一朝有事無備無恃竟憑遠心碩畫有以冀之安全此中保全多少民命功德且與滇山滇水共高深矣二郡一擢豈足言優庶幾即晉藩臬稍足大其設施耳久仰鼎望莫遂通名接得手教叨萬里注存也并得悉當日勞苦功高尤是快事引領卿雲斐頌波觀如在天上曷勝懇切曷勝馳注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簡

平

答侯御史

黔中畢竟人謀失也。倘令當日臺下遠在貴陽，斟酌前才後勁，奇正互出，首尾相生，更本之以慎念上無以子喜功倖勝，殆憑當元兇已就擒矣。惜也。天之未欲平治，留此病塊，又耗損一身精血，供伊消索耳。奈何撫制同事地方，即日已奉旨回籍，而一日搭子未卸，即一日功過與同臺下之言自是責備賢者正論，伊當無辭。新撫自能辦賊，奉行尊議，而更慎持之。此萬舉萬當著也。臺下秋夏間，即當推京卿體中小極，似不妨珂里調理還。楊忠烈公文集卷五

望早來，群屬正人，護持正氣，令一入收大人正己物正之化焉。又我輩所為，日以望矣。

答陝西李按臺

從來世界只存念頭，初處轉耳。天地變化，草木蕃衍，原不從習得來。有如臺下巡方，念念在民在事，而此一點念頭，初處亦自然能入於人之初故。吏已治民已安事已辦，有在刑賞鈐理之先者矣。名世治平，端當有在矣。得借臺下此一點心付轉軸運握者，以提天下人精神。我臺下視此一方中和，但育自是隨身所入，乃長安人固望以清卿早入春明也。傾倒之懷，曠言何日，懇切懇切。

楊忠烈公文集卷五

書簡

望



答南兵部岳

環海碩人風景名下會者瞻對奉教仰止逾洽方冀台  
臺正笏朝端主持國是令弟得承下風乃主上卒以留  
都之重倚毗耑舊嚴瞻之契亟在鍾陵佳氣之表也向  
來權璫專政禍亂人國台臺曾相與為憂頃者威福恣  
肆幾無至尊某痛念君側聲罪請劍而蒙蔽聖明無益  
於事猶謂一介孤誠不能感格乃舉朝爭之亦不得焉  
奸逆內外各有憑藉我輩中且有畫策者廷杖彈臣抄  
捉臺諫流毒無忌跋扈已成台臺留心冲主其何以為  
楊忠烈公文集卷五 書

今日策耶某白簡無功青山有在回天之力則俟之端  
鉅矣遠辱注存殷情滿楮肅函報謝附布近狀臨穎依  
然

答休寧侯大尹

稔惟臺下公輔遠量經濟名流即今兩地絃歌一庭琴  
鶴治平名世之業小見其端而鈞統紀綱之地中外係  
心襟領深矣日前銓司一推何足為在右重亦少見卓  
絕聲名固藉甚公卿間耳大都今日可以抒吾蘊以酬  
吾君者在銓得以人材報國至於補衮拾遺宣滯導因  
可以明白天下事又無如掇埴只恨行取之期有定尚  
急不得陸敬輿韓稚圭之用也接得手教如奉顏色再  
辱寵頒所以當此授餐之雅有中心藏之耳肅此代候  
楊忠烈公文集卷五 書

并布依依惟台照在引領仙鳬卿雲深護何當披謁憑  
楮馳切

答山西巡鹽李

讀大派及傳習錄仰見正人心正學術嘉與寓內士大夫雅意也今天下事壞在紗帽氣不壞在頭巾氣假使天下士大夫不論官夫官小官淺宦深常帶些秀才意思迂闊古板終是儒者行徑人人日把經書論孟收拾身心天下何必不三代而無奈功名富貴之徒反於禮樂絲頌之事為仇也則天下之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也臺下其且謂之何哉一嘆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牘

美

答貴州巡按侯

大都黔事辦人而不薄於人亦自正著然入必思其所以出住必思其所以安豈有深山叢菁之中縣車深入而不為後勤休兵久住而不防中變撫臺夫策何疑而替之未有應援未必坐視幸灾其與撫皆有易心而未嘗有遠謀耳夫疏規條已自虜在目中矣草此以復還望早入春明始悉彼中情形好共商酌耳望望祝祝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牘

美

答福建巡撫南居益

東南海沸幾欲滔天乃惟知爛額之顧著而不急徙薪之全功議者不祥也台臺以安攘鴻才赴艱難之會無米成炊虛絃落鴈傳八閩半壁指日經靖敷庸之捷誇千古而冠當時矣一方底定當求已試之范韓折筭以捷鯨鯢端在望中為社稷憂矣止辱知如弟者哉遠聞所施曷勝欣躍望風懷企可勝馳瞻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奏

又

某迂愚性生動遭厄會向以直言犯衆終無夾輔之能而嘯傲長林初衣自老無復長安夢想矣乃以聖恩疊春再對明光奈國是日非權璫握柄的祖宗之天下君父之網常誼難瞑日縮手聽其瀾亂其如上方之劍徒請舉朝之諍罔聞好權內外共有憑恃益張兇猷究而思之不知作何世界也惟恃台臺蚤清海氛入秉鈞軸悟主心而清君側我輩且拭目望之焚籲祝之耳台諭誠切憂心同殷敬聯正人易勝崇仰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奏

答朱總督

方今內訌外叛，祇有敗衄而謀定，力沉立將平定之功。獨惟台臺耳，翰范名高，所常勲最，千古猶懸丰采。我輩何勝為社稷手，額讚獻俘之疏，真令舉朝吐氣。安得劍履早入春明，還為一人圖逼近京邑之巨寇哉？數行代候，一布喜躍。燕私雖惟，照在此時，長安人無大無小，惟為左右誦彤弓之三章耳。引衡卿雲，斐映錦江玉壘之間，如龍如蓋，莫由從之，倍有戀切。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牘

三

答邱御史

洪惟老公祖心，生造化手，有經緯故事，到而前輒有幹濟處。分前教督楚，餉仍當愛楚人，此至言也。夫所謂愛者，豈必無令其辨納，膜視歟？情而祇與楚人照照乎？就中嚴耗增清，完欠酌緩，意民適還其應納之分數，而默實得其先後之權輸，以楚之錢糧濟兵，不以黔之供應。苦民此臺下造化心，經緯用也。某殊為楚民與黔事手，額而不虞計部之如此，必於楚也。無論催督之使四出，而不濟於用，即楚之解運，亦何苦舍近而就遠？此亦計部之偶未經心籌算耳。今大疏至，亦無以自安，即改正矣。又諭遵義一事，夫遵義川黔要地，新撫重兵於此，深為得著。今賊先據之矣，又當費一省周章，奈何大率任事者未到頭，即想歇手，議事者方起手，不共協心。深中川黔今日情弊矣。豈惟川黔哉？試觀今日何事不是如此？無挈頭領之人事，歸於一而無小潰於成難矣。今日泰前兩地情形，提挈兩督精神，算定一至當不易之著，而合觀其成總以紓一人西顧之憂，願翁臺無讓若欲問之廟堂，不聚舍則娛堂，誰敢執其咎而已。真切真切，草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牘

李

率布候統惟照在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三

又

長安人見大疏入便稱爽俊直截論事核而瞻詳而不冗剴而直入窠會有用文章則今日大疏之為宣公奏議也直是吾鄉高者卑低者漸民生軍計兩難又多費良工心苦奈何奈何川黔當合兵須心力亦合乃妙兵之用也處女脫免九天九地審機應變敵不足防而我之兵口不及一問眼不及一曉風雷惟吾所之恐兩操而各有統領一事而互有關會吾未見事之有濟也此亦不可不應也所幸二寇既已無家米貴斗金即諸酋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三

或應狐兔相撲決不能裹糲具械相從此可困之機耳堅有以相持妙有以應變台下無妨為兩地一合舊也如某鄙語坡公所謂試妄言之而妄聽之可耳草草代布惟台照在末一

答廣西王御史

粵亦風林激湍之時也撫按粵者惟是緩懷而休息之  
令其喘息定而生氣稍壯可耳此中斟酌機宜咸惠劑  
用賊不當示之以弱而更不宜示之有可乘土不當示  
之以擾而更不宜示之以有可驕故增兵以無示弱而  
即以示土之無可驕不調土以無示弱而即以示賊之  
無可乘見臺下之良工心獨苦矣且用兵但在能用之  
與否耳故能用則隨募即有兵而何兵不可戰故岳家  
軍郭家軍在武穆令公能用之耳非兵能為岳能為郭  
楊忠烈公文集卷五書簡  
也然則援黔者亦何必粵土兵哉大方之敗非兵之罪  
矣請手教吾知嶺南億萬生靈慮無不是處調安而人  
皆席帖也願好為之社稷實拜明惠焉真切真切草草  
代復未盡一一

又

臺下洞鑿岳力自是治平名世粵西借鼎巡行此五嶺  
山川實式靈耳從來地方無難處世事無難做得一幹  
濟人便無所不易只是形神俱苦耳以苦而易朝廷之  
甘地方之艱君子定不辭苦辭勞則今日臺下廣西差  
之謂協濟鹽法兩項苦在柄有兩操當費左右劑量至  
於荒遠而選科甲言者屢矣而部不應也乃今之放肆  
罷庸未必盡科貢而無賴之甲科為多夫提擬其精神  
令賢者盡知所浮勵而不肖者不敢不洗滌其肝腸以  
楊忠烈公文集卷五書簡  
就我之型繕有斗衡之柄轉輿風霆之鼓舞在長安不  
復憂粵西無好吏治矣真切真切

答陸御史

稔惟台臺文武憲邦宇宙在手即令接戰非久而庸在  
目中籌餘掌上據見今料理規條數事已過半矣後來  
但漕隨足耳點撫當并制蜀始便彈壓調度自是不易  
之論也惟是黔與楚僻楚頗苦於核應楚之望福星有  
以幹濟而蘇全之日日以幾也計已在老公祖斗衡斟  
酌之中夫縣官方此苦邊南苦寇而逆增權保無天日  
於宮中弟不揣力憤發其奸亦曰完弟心上一件事耳  
成敗利鈍俱聽之於世運不意滿朝公憤彼內之盤固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奏王 書前 去六

已深外復有政府力為之主全無一動血令滿朝無色  
弟甚愧之更深憂禍將大也台臺其謂此事何哉

與祝秀水

別我年兄六易霜露遠思矣下風波同舟長安言笑  
隨情景如夢欲更得良緣如昔便如弱水隔望蓬萊  
未可冀至矣奈何奈何却念二三兄弟在京在吳  
病廢京成作古起衛近亦厄於誣誤仁兄大受噬於  
人弟顧獨以六月辦事之給事三年膠轕之病人亂  
靈庇謫冒寬席真是庸庸厚福而迴環心契之彫殘亦  
不覺心酸涕落也乃長安不成世界矣門庭之冠難消  
蕭牆之禍將見其在臣工惟官是競職業全拋翻覆雨  
雲跳弄魍魎豈是高人陸沉金馬之時實為梅福神武  
挂冠之日矣弟近日復自多事以積憤狼擊適增排却  
一身亦曰盡吾心得幸削籍歸可耳不意憤起適國而  
無如福建子力為之主何不惟致適國無色而更張兄  
人之絨弟直欲愧死更憂枯叢之禍將大此時倖去非  
禮引避似怯而留此何色更欲排身無益別尋納牖無  
方觸藩殊苦祇煎憂成病耳當亦虛名自誤瞋進于足  
也想我年兄專驢自美松菊堪娛理亂且可以不聞散  
逸多取而無累世網外之放人性命中之真得矣以弟

想望真如籠中鳥望雲中鶴耳仁兄不憐我而反獎藉我耶接得手教捧讀如對而把臂無從不免又勞人夢寐矣再拜授餐之愛即以易京米數斛時時飽嚼明德耳諸年姪今當有擬巍科者黑頭宰相發基此時弟向自誇首相者今當讓元輔矣弟八月中歸計可圖當訪戴於龍沙匡廬之間作一月游須掃一淨榻待我餘懷不勝戀依薄具京紬引改衣一念耳

答黃汝良老師

上年讀地震星變大疏引證規譴詳贍直切竊念年未臣子即端揆亦彌惟了稟擬故事與領恩拜爵而已於國家事全不見著半點心若所稱慮防微隨事盡規若我老師倦倦於天人之間者有幾即如逆璫雖未流毒縉紳仍曲意交好政府而欺侮至尊不啻兇戲欲將人主國母弄蹄掌握敢行毒手即中宮震器惟所欲為此從來有不但璫直所無也草之排身一告亦實憤不過心庶幾邀先帝之靈少一得當耳不意當國者別有肺肝力與逆璫作主硬與公論為難於逆璫稱勳稱勞擬功臣比大臣於公論稱關稱訪冲聖遂無張主一體內相外相處分且教打得一兩箇人言樓得息嗟嗟掃除奴隸一旦列於大臣勞臣不知是何心腸其與我老師憂危杜漸中丹不啻鳳麟矣後復真心間無血不過與逆素有首尾厚吞鉤餌既圖今日之榮歸復觀後來之速入且其實空華易盡遠莫難消試向乎且自問如何過活合之修省大疏不下一付精神全在逆璫者落讀書識字反不如狗彘受人秦養猶知護其主人少



不如可殺可嘆耳我老師一片忠義肝腸如此合之急  
圖消弭一疏十事條陳并與黃鍾梅一書千古而下誰  
能消磨亦安取弊王炫耀俗人醒醒囑穢君子者為哉  
天欲祚宋恐老師亦不能久酣浴社矣至於革辱託官  
牆致主無誠射隼無獲反致通國無色更張之談直欲  
愧死更憂枯叢之禍將大矣奈何奈何此時倖去非忠  
引避似忙而留此排身無計納牖無方但有營營煎憂  
成病耳老師何以進而教之若已氏之子自不能容於  
公論矣惟老師珍重治平倚賴之身金甌覆宇終是捉  
楊忠烈公文集卷五  
鼻不免耳憑藉不勝迴環懇切

十

答陝西霍巡按

方今國圉保邦畢竟安民是第一義而奉行上意以及  
下者則惟有司也夫有司之苦在我輩當體當敬與其  
一路哭則我輩何辭於察吏故使墨吏望風解綬正國  
家借鼎臺下西夏之意矣惟是地方苦而且遠選人多  
以無資緣與有議論者尤數是棄地方也酌用甲科與  
有聲聞者大抵議論甚確只是當事每如彼耳也再如  
募兵事不問領兵者之為郭令公岳武穆而惟圖岳家  
兵郭家兵昔人曾笑之矣況處此以供彼之無用而強  
楊忠烈公文集卷五  
夙習不慣之人以從戎俱為無味又不必論到利害矣  
關票與部覆自能如尊吉近聞逆璫益日徵色選聲如  
此屠毒藏劍奈何乃當事者止圖安身席寵更不一計  
及宗社之禍豈其真無心肝哉附聞發一概嘆

又

臺下聖風岳力洞識遠神原我輩襟領世道鈞衡也朝  
端久借主持閩中新賓貞肅華山渭水之間另有一番  
氣色閩中不謂無事地莫此邦本以燕一人斯社稷武  
靈之矣我輩曷勝手領惟是駕行後正氣之聯合未融  
膜理之保和未細不免為宵小似是而非之人以致同  
中大有參差二三同人調停不下今且各稱干比戈矣  
竹子之去留未決世道傾覆可憂奈何奈何臺下其何  
以處此倘有書長安諸君子還須各化褊心共維大體  
楊忠烈公文集卷五  
始於世界有賴耳數行代布瀾私惟台照在

與蘇松察院

前得報為地方留賢太守此自順人心事科有別議此  
風聞愛憎之口未瘳於地方之真情也大疏欲為請告  
此固有激之言然無此憲體地方多事正藉終靖彈壓  
豈宜輕言去院邇時為朝廷借大賢以為地方報命未  
完簡書可畏還宜勉愛地方以成全仁張守之貞執不  
撓人同知之矣餘懷馳切未一

楊忠烈公文集卷五

三

與河南程丞相

恭惟太老師台臺當年鳴鳳朝陽今日巨鼇奠極治平  
共推名世幹濟久稽天民即令借鼎節鉞中州亦謂版  
章腹心之地圖條尤巨為一人莫此重地非名臣未易  
語此且剔歷中外聊以統鈞樞覺之地暫假轍於此焉  
亦竇嵩山汴水之靈為此士民邀有福星耳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我輩且為中外又安手額接得手教如奉顏  
色更拜瞻咨惟懷鴻謨至意仰見大臣集思廣益千頃  
洪襟度越尋常遠矣願門下士燕臺時復請益令斗衡  
楊忠烈公文集卷五 書簡 三四

若遠不無令人心怍怍也

與貴州巡撫

今縣官外患一遶二蜀三黔總紀順也而情有不同遶  
為蜀蜀為黔黔為徽處三逆之事黔若凶而成都之圍  
實難我素狎於安首驟棄其無備迅雷既不及耳掩有  
驚潰而奔風且無所不覬如是為守乃成唯陽之急如  
是而勝會為湧金門之捷矣若三路既敗之後首之來  
儘緩而我之備亦儘足敗乃公事者強不在首也至於  
彼未必真有殺大臣之叛心逼城下之叛惡聲為恐喝  
妙有開釋遂下馬羅拜耳其餘一二愚民稱佛下世當  
楊忠烈公文集卷五 書簡 三五

為天下妄男子而已黨不成兵衆不成敵默而消之覆  
而收之一有司事畢竟殺人盈城盈野封拜則可矣終  
不足為成都與承宇之役道中間新逼而緊促之淺入  
而周圍之甘為窮獸之縱無分拓土之茅聖人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其如是乎冲主中興圖麟第一有所以成  
功者矣某書生之語然此心則非敢為慢也默事往不  
必追詰首鼠鼠枝受已盡鈴閣日下此間再差不得此  
須我輩辦縣官事不必有其功功亦不必自我出蔡元  
禮公祖可與言者其無吝細商而深計之可乎西南千

壁端當一力擔承讓以才而辭以疾都非敢聞命矣餘  
休切未一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簡

三

答四川朱撫臺

成都從來動亂定傾儘多名賢然禍發於未及備功成  
於萬有全不惟今日獨夫天祚國家所謂五百年其間  
必有也庶幾西夏功成韓魏公還早入朝以相天子可  
耳余守實有古意夫古道之難行久矣板而實用之直  
而曲成之夫析株輪囷不落於捐棄非材有用用在造  
化在手者矣嗟夫天下做官而做事者幾人哉實於做  
事求做官者又幾人哉某感於台臺之論余守也不覺  
慨然三嘆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簡

七

答直隸劉巡按

方今徵併無休增派日甚民之醵懸極矣所賴巡方使者嘉與諸有司休息而生全之亦惟是舉劾一事以明示其意向而醒滌其精神古人之所以不惜一家哭也臺下矢以不欺而又明恕以出之吏安有不肅而民安有不生全者澄清猷烈已見大指矣服服幸甚勉持之數行代布未盡奉切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三

與孫學院

台臺黠鐵成金手也大江南北舉髦得人大冶爐錘精光色澤斗間另發一番氣象南金竹箭於以佐明時儲國用者固數十年不可勝窮也天下文章莫大於是而以人事君更於是為盛矣捧讀諸刻可勝誦服日者聞實與後又再校完一府仰見造士無窮盛心而冀望大人早晚銓衡內地早收正己物正之化又中外倫品共有引領也公使回旋初此代候懸睇斗光神與情俱馳也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六

與孫侍御

稔惟翁臺倫品治平名世當年辦奸一疏直接歐文忠  
與諸條列無非一忠謹遠謀也即今攬轡淮陽非徒裕  
國此泰宕江淮水原非無事之地又兼以光浸海氛民  
急財空諸奸倖小人蓄亂何可勝原亮焉而濶靜席安  
此豈盡清池荏苒中無有妄心夫妙於收攝密於彈壓  
厚於固結有默操其要領者矣財賦仰藉之藪豐巨關  
係之地廟廊無南顧之憂社稷之功於是為大矣弟亦  
為縣官引手加額乃江南既已安輯而內面主德聖躬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三

猶有伏慮外面陰陽消長猶在貞勝所藉大君子一入  
而聯屬衆正提挈綱維護持元氣醞養太和嚴為泰山  
之仰重焉則又弟日盥手焚香不啻農之望歲矣翁臺  
當不以弟言為漫也至於弟辱翁臺之契也自周冲白  
掌科所一奉顏色嗣後崇劬寺中再辱遠駕款語移時  
彼時已一言千秋一揖千古矣即形骸若遠有通之者  
矣

侯房老師

忝惟老師功高節鎮簡在帝心晉入堂卿需次鈞統正  
己物正之化內外當拜大人明賜在即矣某深為世道  
手額非敢作漫語也當今之世長安非必無賢心有餘  
者識或不足以發力足任者養或不足以當人是之所  
歸或矯而成過機時之所赴或比而為隨鉗錘既未調  
停昂低白開豎戾天下何由治乎此不闕氣運也惟我  
老師才周四面而濟之忠貞運以平恕智愚好醜各歸  
其分甘苦疾徐妙中其宜人我之迹交誼而斧鑿之痕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三

未王書局

合二

不見此門下士十年耳目於茲矣竊謂經綸好手古稱  
韓魏公今惟老師矣即如江西妖民一事中間不動聲  
色安頓收拾何等刃游無間保全消弭且為國家養多  
少元氣神氣豈止省幾十萬兵百萬餉使他人處此不  
始而手忙脚亂以敗事即既之耳目紛張以邀功昔人  
所謂須臾慰盡三農望歛却神功寂若無為今日道矣  
故此一入朝也某故謂治早有象也知之以至誠動物  
至當處事至虛剴爭也肅勤數行代侯布引領宸私  
非但為師生道義遙相彈冠實為天下手額以慶也惟

台照在附去土物知不成享見千里素心可耳

我年丈到地方便定一大難成一大節今又作富鄭公  
活流民事安縣生齒彈壓奸宄保障東南不負天子使  
快甚暢甚至於弟積憤客氏魏忠賢前年禮科時即起  
念入而請劍排却一身當以小兒婚事託蕭元恒小女  
嫁事託之徐京戚斥斷家事無弗顧矣以轉京堂故已  
之及去年上陵後又見謀帝子帝妃事已擬入告而舍  
親家王思延泣止及見南郊胡責人事語之浮邱浮邱  
立止至今年又有如許事便忍不過矣不謀一人草成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全

一疏原圖面奏不意算定前月新祈得雨二十九日必  
出御門頭先發寫忽傳免矣幾半悶死又疏已寫矣不  
得不封進知無濟於事亦曰盡吾一點赤心萬一杜獲  
之霍幸而濟耳乃疏入奴哭繞屋走奶子與其私人盡  
力盡財打點一晝夜乃乘上午膳時隨疏入免冠長跪  
絮泣不止專以奉侍前老娘娘為言上但頷之而已曰  
你且起去本送閣裏擬票奴既先有人免閣閣復與奴  
有首尾遂一一如傳奉票上上亦不知而已又不意滿  
朝共爭奴都掩過無端相公一揭與通國為仇力稱奴

數旁上直益益張主奴安然不動有人且教之行一  
人便怕又有畫策設謀用義貼出昭代典則武家處大  
臣官事屬奴專與上看世事至此奈何奈何弟辨身  
之言無濟於用反流之凶弟甚懼之更憂禍將大在國  
矣彼時小人偶言弟發疏為左魏又言為劉是薨周數  
松差夫世間有如此呆子辨身不測之淵以為可以不  
必為之人乎哉又言忠賢好人反是楊大洪激得不好  
且無論其他如傳奉如傳周士樓升不許魏謝恩皆是  
好事可嘆世情如此是尚謂世界不倒哉弟令欲再發  
楊心烈公文集卷五書  
疏似非卿貳體欲請告諸君言弟為通國共指之身說  
不得不得其言則去反似殺賊承頭人未見賊退而先  
逃似怯但當靜靜與之相持圖機而徐觀其敗焉然無  
益亦無色年大何以教我弟此身已不顧則要事如何  
為當為不當耳只可憐福清一味遮護奸罔不敢遺囑  
半字不是而三四閣老遇傳奉到再不敢說半箇字終  
不知此奸作何究竟乃其手握重兵凡上之前後左右  
非其心結之人即其威劫之人上亦危甚兵而外之相  
公又如此力護上固亦無以處耳可嘆也

又  
時事日非矣不旬口而部院一空且簡賤謾罵如奴  
隸吏科及吏部河南道但有骨氣者逐趕殆盡老年文  
見邸報常有安心如焚者此事固中肯傳奉而教條使  
鬼實南樂為政而主此行司又是射聊之矢然此輩小  
人終是作此敗著豈有人塗面呈身中官而得為人者  
獨恐此輩小人借中官為用於去所仇得矣乃大柄一  
到其手將至不可收拾爾時即借內小人亦欲自悔而  
不可得而天下事已去矣弟與左兄楊左之局已結惟  
楊心烈公文集卷五書  
願剝有復時世道受福諸君子得為太平之民可耳此  
時還有數君子在事弟欲其安靜不動但聯合正人鼓  
舞正氣徐以觀其變然以圖其機蓋小人如此行徑驟  
而飄風於理當無終日者若羣陰布滿瀾漫驟無開霽  
此又關世道在社稷有靈如何耳聞小人又將百官圖  
進計年文亦入黨人碑然不在目前要地猶尋不著年  
文當努力地方厚圖提福無必以此著念有攜手同行  
之意則非也  
余與大洪景逸夢洲肝膽道義雅相推重然居恒低



掌談心未嘗不欲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也黨獨與三  
君子駢坐死忠余亦以譴歸里一切往來書札俱付  
祖龍近暉書偶得此紙大洪筆也敘述詳婉讀之如  
促膝面語不覺灑泣如雨因思大洪劫璫意在轉天  
回日出山已決豈其為人為事此大洪所以疾首而  
亟白也此紙留在人間豈非天歟冷筆

與張逢

都中辱收在肝膽之末恨無能長得追隨以共事明主  
今已作棄去之婦無復言策策事矣所冀老掌科留心  
世道群屬同人護持正氣靖正丘方共諸君子不敵不  
隨要令中外還見有清平之象可耳弟承使人導之出  
疆如此骨肉之愛但言感備淺矣今已過真定恒撫又  
遣兵健再送青衣小帽長途馳馬自覺此景非惡到家  
無官身輕即諸命追奪於生身處未免傷心然自皇上  
錫之還自奪之幸非違理辱親當亦可以自慰惟是弟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簡 六  
實受先帝面諭今不惟未補絲毫且若致聖明有內蔽  
中宮外臣大臣言臣之名負此恩知不免在氣一清時  
有淚痕如線耳兵健歸肅此代布依依惟台照在瞻對  
何時憑藉懇切

與李侍御

世道忽潰敗至此矣頃果不食正氣泰復有基獨仰有  
臺下還共一二君子存微陽於層陰挽日穀於倒影而  
已想社稷有靈亦定不盡從羣小算計也日來彼中合  
謀尚欲借汪文言以興大獄似不得甘心弟不止者弟  
身名早已無所不拚今亦無所不聽夫復何畏何惜惟  
是不成射隼祇為驅魚反若搖瑟於衆而遭枯蠶之禍  
於朝廷夜氣一清當汗愧欲死然亦氣運應有此厄蓋  
彼之合謀已久端不肯令我輩再為大計考選之事只  
有待借端為清流一網耳諸葛武侯所言伐賊亡不伐  
亦亡不如伐賊當亦前日之謂也聞今日內魏於閣部  
諸公有事又似上司分付下司絕無復下色和詞諸公  
藉之尊爵大官同聲連茹快矣只不知倒奉太阿其手  
積漸以往諸公將來作何收拾耳可為長嘆秦楚天高  
莫由瞻對接得手教如奉顏色顧何能一承下風共傾  
倒一片憂世心腸哉

答王明珍州守

弟以癡愚久拚有此亦完得一前件惟是未能報君父  
之憂濟國家之急徒傷由來大體播累善類一網清夜  
汗愧有穴可入至於一身生死儘不在心即權璫百毒  
千兇能以一念不動消受之硬漢到底不消一攢眉  
一嘆氣以負老年丈共楚人氣色承翰教仰見君子愛  
人直衷弟奉奉服膺矣此中借題開一條楊熊二經畧  
我輩數人為之行賄打點揀護無論弟曾奉熊熊事敗  
時弟政在家即入京時遇原揀熊老還言封疆事重熊  
楊忠烈公文集卷五書牘  
先衆而走我輩如何該揀熊楚人尚恨弟無情也又謂  
專窮冤移官嗟夫倉卒之際恐冲聖一落悍婦權璫之  
手事當可慮待其攪弄大柄而爭之遲矣此區區杜防  
深衷今以為罪豈皇上或不該居乾清或乾清爭與別  
人住乎人情不許人為皇上至此更復何言以此而違  
弟更當笑不當悲矣

答張盤老

長安逐歸日日知必有此也諸長安人日日打算諸碍  
手碍口之物俱已逐盡目受顧應之局俱已湊成乃逐  
結此果弟非不知此行無幸不肯避亦不肯自裁硬漢  
到底所謂拚却一身萬事休留得一心或者萬古在不  
失楚人氣性不敗言氣肯且亦不失為張盤老癡友耳  
一笑一笑昨傳無他納賄却是為芝老事未必無相憐  
相念之情而封疆為重題目大却無相憐相保之一言  
內外所借以成今日之獄者以樞輔上年緩決一疏韓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平

蒲州站待以不死之言為弟有書與孫乃孫處弟自入  
京中景并未迫一字而蒲州處亦并未一言及熊事古  
人莫須有令竟烏有萬一以此受冤心上越發無些子  
沾滯更快甚暢甚成就一个肝腸如雪矣昨友人慮弟  
途中及鎮撫司奴當有人百凡挫辱作何倪免弟曰但  
得到出門生死便是臨以君父不屑惡而為匹夫之諒  
死於妻子之手韓魏公取吾首去是一樣見地與伯夷  
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是一樣餓不足亂吾方寸此雖弟  
謔語却亦是正經附聞發一笑翁臺無過為弟攢眉也

緹騎尚未到奉教未定言之耿切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

二

答劉道尊

弟癡愚求不負國家久知有此必不能久依化日之舒  
長也但若輩以烏有捏坐自謂得題目可以壓人不知  
祇可發人一笑耳孔適在念無能瞻別乃辱手教婆藉  
殷肫何以當此有深感敬草率動候一志別懷引領慈  
雲曷勝馳戀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簡

全

答邱毛伯

某託在臺下悵惺且若垂辱收之知契之末也止以衙  
門舊套老公祖常過謙抑某當之每深汗浹念惟川黔  
有事中間往來參酌機宜調劑情勢動有萬全實藉遠  
猷遠識東南無厘一人之憂社稷實式憑之矣即以轉  
餉關中論今日事當亦非過某無益世事之人但有為  
引手加額而已今即放逐歸里猶幸為安樂之民亦默  
受其賜多矣台旌臨郢相望非遙無從一望顏色乃辱  
手教遠存先於匹夫何以當此某既已削籍奪封於往  
時一應門顏都為摘去尊君命安吾素也獨念民亦臣  
也台賜衮裘懸之堂上名賢題品既足千古朝夕瞻對  
殊覺色起是臺下之加於某者真一人知己可以無憾  
矣受者已屢施者疊來有誦隱桑之三章耳至於長安  
新局當是中外共效烹阿封即墨佳事中間至此猛風  
震霆亦難終日願當事諸公無便謝恩私室還養咄無  
過激過陂有以藉之地也扶斯世於清平終在大君子  
入有以提衡於此耳數行代候祇有戀切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五

書簡

全

答崇智宗侯

某於神仙之學未有窺也而忘則僻矣惟翁臺具大智慧有大根器入公時過從游最成出世定當有日弟前有緣幸侍顏色妄希備淮南雞犬久矣向者已投身道侶意訪嫺殘衡陽而俗緣未斷兼以一腔熱血猶有欲奏於君父前者故復上長安圖以身報當年遇几慘慘而不意無濟於驅狝去盡而反若益張其威焰日使善賴一空斥逐歸來搜求未已意尋前時五岳之游似涉於避逃兇毒傷無所逃於天地大義故杜門靜俟即造楊忠烈公文集卷五書簡

七首

設老道人之與亦成惆悵矣今且東身就逮未定瞻對之日何時正在徬徨而瑤函飛下捧讀如對盛念提掖接引之意千生屢却之緣不覺泣下泣非愛此身傷忠未成於報主而緣虛願於學仙且使海內忠臣義士將以某為戒一味計利害只知媚權奸惡極位付冲聖之安於度外太祖高皇帝之謨訓法度聽其漸滅殆盡而不取一問也洛陽書生當此安得不為痛哭流涕聞逆璫所以獨相加者在移宮嗟乎移宮是不忍使冲聖制於悍宮人毒宮人之手也是臣子一念訪徵杜漸之

愚衷而今以為罪端然則竟請皇上避居何宮仍迎還侍還乾清千其與左袁諸公並罪者謂某護熊芝崗為之管脫翁臺知某為為芝崗者乎傳聞樞輔請決揚歸熊廷弼等是某書為僥求乃某入京至出京未嘗與樞輔往來一字也昔人害岳武穆尚以莫須有今且竟以烏有矣此等事某都能以一笑甘之聽生死於君父付虛實公論於天下後世只可憐過場日月之明耳今親駢尚未到若到省中開讀還可共左右一瞻對言別只不知一別後再証神仙之約能果如願否也幸老仙文楊忠烈公文集卷五書簡

七首

益堅素志無替前修造成丹熟幸無忘癡愚愛國揚生終思所以超度接濟之也敬百叩頭以祝遠煩仙使何以克當勒此款行代候兼布中個板礮瞻注之思徘徊黃鶴樓前日有幾許也臨穎可勝馳迢

附失題諸書

台臺於今英華慷慨奇男子也妙年積學不用以讀中  
秘編國史而顧以用之冷曹此俗吏用舍之過也眼高  
韻遠未可一世落拓林泉而牢騷磊落之意有所用其  
不足於詩篇聲酒間品高與俗人絕而世亦於雲際望  
真人矣弟於蒲城幸接顏色御李之緣一快平生已而  
望珂里咫尺過門未入終於傾倒私衷有懷夢寐又真  
是缺陷世界也接得手教披讀如對面長者無我鄙棄  
顧某何以當之至於縣官用人尋常無論每格破而  
利達烈公文集卷五書簡  
事無濟官增而盡愈開實有濟有用者往往格而不及  
收蔽而未得上治平之業恐猶未可異也起異才以濟  
實用只在機會湊合尊論敬識之不忘

失題

客秋一接色笑未盡之懷原圖掘本層台請益而真以  
俗酒相稽遂抱缺陷於今念之祇稍悅抑乃台臺芳聞  
斗望人人峨嵋天半雪中看也則某形貌若遙精神不  
啻近矣某里居已久懶慣成性已無夢到長安秋初回  
官賜老吳母老有書相促乃汗漫入京然悠悠泛泛如  
昨耳非不冒盛國恩而報稱知己何時每有感嘆不獲  
時從堂下一披吐也時回金生西行之便肅此代候一  
布依依惟台照在今當多事之日大為世道主持急需  
楊達烈公文集卷五書簡  
海內大人君子庶幾旦晚還朝襟領衆正以收正己物  
正之化此衆君子之同心也不但某一人之私願矣翹  
首劍門日有瞻企

失題

客歲一函附候後即忽忽至今矣想望丰神每於天際  
朱霞空中素月依依如見也年來推陞殊多位不配望  
惟是真人隨時行素借官布羅不必崇官即如豐邑之  
地廷尉有持卓陶之平者不僭不濫更多所平反此於  
縣官為益非鮮而我得借之以立功立德益增累其聲  
華亦自我輩快事耳今咨僚并譽望俱深矣持衡者定  
能虛要地首席以待也匪護匪護弟馳駐于役冗冗居  
家入直有期速明無速庶幾得併鼎台從於北寅清司  
楊忠烈公二集卷五書簡  
馬之問夕朝可共披心領教當益有匡成弟固拭目望  
之惟日以幾也遠序遽使下臨盥披手教宛是即溫弟  
恨促慙未能早想造物除乘之數亦必窺前趾以為今  
伸矣若弟同無能贊一詞也吁衡牛首卿雲何當披挹  
憑藉馳依

失題

恭惟臺下覺世真人調元巨手即令候轉洪鈞盡中州  
境內物欣欣以向榮人熙熙以同悅此造化生心者有  
默劑淑氣之先者矣正於台履與泰日長而地方之受  
福又與序並進無論頌望日升川至而立德立功益有  
日新而不已者矣辱在知契之末可勝引慶日者三素  
雲開想見吉人五福駢臻且瑤函手教光怪映照四壁  
索色猶瀉瀉修雲就日也教行代侯一布積思附具一  
忱非曰成享聊以引改衣加爵之念耳莞存為荷

楊忠烈公二集卷五書簡

空

失題

憶在長安過從深夜凡所為從膝嘔心有一念一言不從護持國是培養正人圖共天下收治平之福者哉在都三大疏官邪國是維持多少却憶去年人情疑似之間國是分崩之際而一旦漸就廓清畢竟大君子正己之功為多及荒寺一別而正人遂覺分散同心便成南北弟亦且避忌歸矣林居感念時事杞憂未忘明月在天懷我知己忽於夢寐之詮接得手教喜可知矣披讀情誼盈楮然亦未嘗止從爾我間睽離起見也方今

楊忠烈公文集卷五書簡

三

可憂之事寇亂又其緩者彼其欲傾正人以翻世界外主福建子內結客魏二奸王安遂而倪朱遞降中間禍基亂本在有人欲從中傾害君子構出紹聖之禍塵兇極毒即君身在所不顧弟為今日慮但禍在正人猶可言也弟得君身猶幸無恙則已足矣仁兄以為何如近日清道長一疏大有關係此一邪正剝復一大關頭也留都清談主張我輩有心憂國願言聯屬同心共唱大義仁兄想不自舍前勞也

失題

德惟老年大沉神淵識岳力丹心確是當今治平名世也即今雖已根本之地并葛陵易動之鄉鼎藉澄清我知比斗之所斟酌風霆之所鼓盪雨露之所滋濡慮無不民家戴春吏人履霜奸宄喘月雨雪見視者社稷實式靈之矣弟追隨長安實有誠服庶幾長得提携以共事幹濟無奈弟人微府疑致生指射關口無當裝聾非我計當時過為年丈所憐首疏留我有曰憂天之大業已成夾日之鴻功若浼豈不識高云云仰見老年文愛

楊忠烈公文集卷五書簡

三

國愛人深心矣弟則無以富也嗣是諸君子連翩論列弟之罪過得明至於今日猶時入君子之口使拙守無錄如弟之人以沒俸而躡清卿權與託基自有專屬知我成我中心藏之即沒齒難刊矣弟第踴劣終無足短長耳今雖衡鵠衆軒何以不負知己而有益國家則望老年丈始終有以提携我也真切真切



失題

憶當年過從領教肝膽披傾都不作塵間語至今遠韻  
素懷猶宛在心目也却念別來入境日勞入趣日俗入  
心日逐入人情日顧忌回想以前相對清言掀脫世諦  
便如引首蓬萊隔弱水三千丈矣忽接手教披讀若對  
又不勝山榛溪荇之想也易水卿雲斐亶如蓋何當披  
觀但有遙馳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六

啟

答同鄉柯太守

稔惟臺下望高尺璧品重雙南允矣公輔之資暫借保  
釐之寄旬宣瞻國三川免恤恤於露根公慎收民一路  
盡怡怡於平葉嶠岫直卑劍閣高華起接峨嵋蔽節歌  
傳西巡重資召伯屏藩武接北關即遵穆侯吾楚既張  
縣宇共仰某鄉里後生官寮暨子久有懷於御李尚失  
候於題梅何求長者之先施殊歎稽生之過機更承兼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六 啟

既益自愧心動此蕪函一布夙悃純惟崇熙何既宣鳴

答同鄉袁兵備

伏以玉節虎分慶捷折衝之寄珠裁露布驚推溢分之  
榮荷寵物以何堪頌德私而增懼恭惟老鄉翁台臺才  
堪佐命策預經邦舍香粉署共推文正之十萬兵督餉  
鴈門益裕鄭公之十三策既崇人望借應兵符抒壯猷  
以作捍廟堂討西顧之憂戴甘雨以行春邊塞能惠休  
之願赤絕狼煙狼子解刀稽顙綠田塞草塞垣臥鼓興  
歌赫赫海內具瞻決決楚南生色某竊附粉榆之末又  
依山斗之光平時既積欽仰之衷今日復藉靈扶之力  
易忠烈公文集卷之六 啟

政期題衷於附鴈遠意拜德於緘魚珠璣錯落欲為剖  
腹之藏篋篋充盈抵益捫心之愧為譽自甘報李何日  
至於掖垣獻納之司豈是山海通藏之所大丈夫誠得  
地宜言而言出為經者安在聖天子或止輦而待而一  
言悟主者何資惟茲負官負國常懷遺桑梓之羞庶幾  
愛國愛人其無各斗標之指臨風再肅惟日以須

答閻內楊大參

伏以熊軾專城久著次公之勛龍導重地特高范老之名福星朗映一方夜月光分同稽恭惟老年文名世高標調元妙手聲華崛起結慈佩於朝行簡命特隆權金麾於旬服威武屏封承長蛇之跡無地不是春臺旬宣無黃鳥碩鼠之歌有天共熙化日益還衆後舉借已深之保障作礪長城而為地擇人出富有之甲兵泥丸函谷譽已隆於總憲寵即重於建牙某臭分蘭晚仰切斗華喜芳聞嶙峋高出秦關百二嘆音塵寂寞歎江經

易志烈公二集

卷六

三

一雙何米瓊玖之投燕拜筐篚之飾謝何容口藏在中心所冀隆文奮武全才揭勲華於信日佇膺出藩入相重命奉周旋以有時統惟照鑒曷勝瞻延

與孝昌公

老父臺之治深水也清風載道明月當空露既沾足於蛭蟪嚴霜亦肅制手孤風何啻仁稱三異共推政擅十奇芳譽早鵬起於燕京勝選遂鳳騰於魯邑雖猶位不酬德庶幾人以重官喜在得馳負重此行何異登仙挑渡鶯花久候使君之旆金陵春色新承君子之光風荷蘭投恭當喬轉雖憐此日災民之難母却喜留都重地之得人久積燕私薄械魚素聊申情於賀夏深引缺於躋堂此東帛之義爰以寫心之春春統希鑒在曷勝

神馳

易志烈公二集

卷六

四

與承天某別駕

伏以屏星散彩祥開是處歌吟日綬影華光動祥環氣  
色豈真門欽丈夫之士何當借使君之榮恭惟老公  
祖臺下瑞孕羊城福米鄧里懸魚望重人推清儼四知  
題與名高世仰塵融千仞列名城而共理清風明月平  
分佐太守以齊驅高蓋華軒並峙春回帝節龍光益豐  
芑之邦鏡照人心鼠伏消城憑之窟蓋才浮百里淹龐  
士元於當年光燭四隣見陳仲舉於今日豈曰半刺雄  
風式快貳藩鵬起某久濡河潤未遂斗瞻猶歎承修其  
揚恩烈公之集  
卷六 散  
下風遽意先投以明月方深棟仄益切瞻依不盡寸丹  
卿中尺素伏希垂察不宣

答金大行

恭惟帝節瑞開政喜卿雲素見將小大熙熙以同悅  
真人調淑氣之元此歡笑宛宛以盡娛戴君子納同天  
之裕某久照愛日更載祥風方有願於祝茲尚虛懷於  
獻壽忽拜日升之頌感深醴錫之榮無能化鵠以及朝  
惟有板鵲而頌壽統希台鑒曷勝神馳

賀王軒錄公祖

天賦真人望歸名世心上未設一毫富貴胸中饒有幾萬甲兵到處即造福於民隨官移遷其在戎當邱子賑荒之日存活何啻鄭公及鄆中坐鎮之時慈保有加召伯鬱葱王氣累世已深藉滋培晚妖氛中權更龍資檄定惟天下安危注意故兵事節度付公崇詩書而謀帥端無同儒生迂濶之譚妙剴刃以靖遠斷不襲近時苟且之套報傳鈴閣想旌旗已不覺其改觀風入板廬知頭目共相戒無生事雖奪東人之家編實增西園之樹

楊忠烈公公集

卷六

長城也但得嚴疆收彈壓之功何限窮瘁使剝之苦韓魏之功勲為小社稷之提福實多某慮受兩朝之特知未有一籌之展報痛心外侮轉慮他虞卜素况復強橫封貢未定完策須事事備乃其無患更著著先不在見功惟有我公平日之深心乃遭吾國此時之隱福喜在尋常賀燕之外慶深感慨仰屋之餘肅此數行用當百拜亦惟肘腋之外憂有託則天子之肝食可安僅曰樞衡之內召從茲於大人乎浮雲何有統希鑒在何勝神馳

賀李万伯

伏以雲漢為章久蔚斗山之望鹽梅堪寄先資屏翰之猷懽聲填動鳳凰山瑞色一開鸞鶴渚恭惟老公祖台臺覽在民先器稱王佐李官起藉早騰高潔之聲瑞錦蜚名茂擅寓清之選範諸生於準繩規矩文起八代之衰率下屬以惠養忠清德足萬邦之憲惟帝選衆後宰簡屢試之名流專司保障在楚邀靈有福得書宸之碩彥益固維垣蓋玉節欲移爽氣先炎消於六月而車旗一至清風即澄澈乎三湘春回召伯當年露湛君陳念楊忠烈公公集

卷六

日斟酌有箕有斗之圖將造化大籍補漏調停空困空民之窮見社稷永由提固某久欽台斗喜入幷懽莫罄一字之宣揚祇有如盤其什舞仰瞻昨日同旄儒遊泳於熙長慈睇卿雲共爾杜鰲依平斐疊數行布候一片誌心夏屋渠渠崔燕燕深叶喜春暉藹藹瑞瑞莫繁旋偷統在照涵倍餘踴躍

答侯侍御

某浪迹長安素餐仕路處有過情之耻更叨非分之居  
竊惟臺下心與春涵道從夏大頤常歸於人多好事喜  
偏在於鶯囀喬林蓋有人即受其德之生扶而無物不  
席其蔭之廣大故如某今日溼承紀綱之寄總避庇覆  
之靈方且扼慚原無可賀遂拜珠璣之錯落濃如篋籠  
之冰將其何德以能當祇捫心而知愧歎中哀於九頓  
聊寄謝於數行總在照涵不勝馳切况此生稱副之未  
能即我里提携之分厚何以成其真御史不官重而有  
楊忠烈公文集 卷六 七  
以重官是所望於子大夫無我舍而庶其教哉

答王兵備

恭惟老公祖臺下德意春生惠好露澍披襟噴衛和風  
暢及柔枝汪度疏瀾宏澤盈其細派下逮之仁無量仰  
承之荷何堪伏念某荆土寒宗蓬門弱植沐浴培者比  
比業已成樗顧孱息之嬰嬰猥云如虎堂除四世敢同  
派衍乎閩西篋篋百朋竟辱榮施於江左金蘭之誼固  
渥玉麟之詞奚當報以何塗感而生汗勒牋先謝銘侯  
嵩修臨城可任馳戴

楊忠烈公文集

卷六 七

答王參議

稔惟老年丈一片赤腸千尋豈氣交多至契不在形骸之中義有獨期常拔偶儕之外望而知為君子就之益服真人益衆正所共皈依不但同年竊相嚮往弟自長安候命即已朝夕深投悵別六年晤言一室當路河之行所無事如柱石之砥其中流既鼎望之甚平當繁閭之特起豈戈操於室闔遂刀切於玉泥然雪凝自見於覲消而雲淨終歸於空朗文伸何妨尺蠖淵潛益厚天飛即今翰借東方何異召巡南國但有以媚庶人報天揚忠烈公文集卷六

亡未盡瞻依

謝邱陶院魏按院祝壽啟

恭惟臺下盎然太和之氣純是生物之心見萬寶共有於金成樂斯人咸臻於壽域即如某忽忽方臨逆齒容浪度年華已當韓魏公之五十三而權璫之勅遣安在容易郭老兵之六十一而劇寇之劍掃何時反哺轉心惻於臺鳥擊邪更哀慚於冠豸有懷生我之劬日寵錫同人之綺霞況使者重繭之殷勤更外孫壻白之鄭重既最之稱其職又祝之永其年顧何德以能堪抵藏心於無數真是頃而無能為稱將無感而益深之慚聊揚忠烈公文集卷六

布謝於數行莫宣心於千里統惟照在曷勝瞻馳

四新春飲

仰惟臺下道先民覺心與春涵元化寶籍調世運共  
推斗轉即今條風噓物想見揭百度以歸仁載瞻麗日  
行天還知耀一方於同泰惟懷拍拍以都是故景欣欣  
以向榮正三素之遙慶雲開忽雙魚之驚從天下似親  
芝宇煥光照於四筵如奉塵譚訝寒融於滿座數行布  
侯一寸馳心祈萬福之假同借百昌而共遂自今泰啟  
三皇之世惟君造化生心從此和消四氣之浸鼓予焚  
額以望統惟照在曷既神馳

楊忠烈公文集

卷六

十三

答程啟竄遺尊

穆惟老公祖道備四時之氣風萬百世之師天下有待  
治平當今共歸柱石即如旬宣南楚不殊釐保東邵人  
共遊於化日之舒長俗盡恬於祥風之鼓暢寧惟歌謠  
不到襄楚實且蔽芾日茂甘棠即憔悴莫甚於此時而  
我人獨飲九天惠露令微併誰寬其生命在四方惟此  
一道福星蓋江漢之遊有夙緣亦造化之偏私吾楚耳  
某依斗有年披天無自託萬間之葢庇踈尺素之緘題  
光厚瑤函更領鼎既既珠璣之錯落讀未齒頰俱芬馥  
楊忠烈公文集  
卷六  
上  
篚篚之充映登嘉拜承何地聊數行以布謝勸明德於  
無諼統在鑒涵曷勝馳注



祝沈太封翁

日者金風薦爽璧月流輝當庚公開人問盛會之時更  
甲子發天上敷華之始恰真人初度過吉甫生申斑彩  
舞盈庭想的公槐一再傳今當再茂壽星流當戶計  
垂垂仙棗三千歲更獻千秋瑞托雲羅聊佐霓裳之舞  
詞中鼎爵當添酒屋之籌統在照涵不勝華祝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七

雜文

贈別駕郭公禱雨序

當公詣選得奉佐吾郡于時長安友人書來稱初見公恂恂長者也再見之氣恬而韻達神安而力定與語更辨民隱井井秩秩也又聞公於其里人好行其德而一念不欺一事不苟內外少壯一日也吾子識之此郡子之福矣公入境某得以部民拜公私謂友人知言屬有攝應令事甫下車朝三老子弟問民間疾苦一切與民休息小大之訟必盡其情不忍輕杖一人歸一人伍伯迂偶立無所事事曹棟花素牘畫諾而已會五月亢甚一望土田龜坼村市洶洶然米價涌騰公疏神步禱神色為耀雨應日降既霑既足百物回槁市歌村舞曰公生我諸生某某等聚族而謀於予謂方今東西交訌無藝之征併剗心醫瘡罔左無生之象吾子亦既耳而目之矣若復五月無米八月無種吾應共索之枯魚肆耳况公代庖非久於應不浚我以生足耳乃肯盡心力以生我吾子能無一言楊子曰諸君亦知雨之所以應公

禱者乎衆曰公體貌尊嚴矣令若丞尉堂下肅拜受事得一溫色為快民其氏卑細矣公以雨之故望門避與再肅而懇浼焉此一念通帝座矣曰不有其尊能以身禱矣未也萊蕪之觀蠶鹽一梓公之子至庖人蒸乾膳以私公痛自斥責吾不能誠信於子也飭於人之共見弗見而欺焉神其予我是不亦不顯亦承乎曰不私其子能以家禱矣未也天人之際幽明之間感通之數固在衆人不及詳妻子所不知而已亦不覺其勃然發者諸君不聞公方祈雨時體胥以嚴微請于公曰此時旱民心焦灼而忍催科吏曰及今併之猶饑至旱而民不應徵矣其若泰罰何公曰民無生矣幸惜吾泰罰此一言也天地之心也神之聽之矣昔之禱雨而應者桑林之為犧瓊柴聚艾之自焚是也窮迫之極自蒸而為雲真惻之至自解而為雨造化生心此知此志也管子曰五政得時時雨乃來童子曰怨夫愁婦之氣通則上薄而為甘澍自公之來相安於耕機安於織詩書安於誦讀估客安於廛行旅安於市向時拘攣之勢若時而舒溫霧之氛若灑而淨枯潤之色若膏而潤林壑之聲若

蘇而暢元氣細繼盎然生意又有以薄而通之是雨非以禱應冥漠之合理數之自然也無寧惟是公之鄉人所云不苟不欺內外少壯如一日此謂邱之禱久矣又在無以有貴無以有祿之先者矣諸生忻然而笑曰是善言我公之雨安得無以公歸而長生我乎是不然雨實私公公則非應可私且今憔悴之天下獨恨不得至誠如公作蒼生霖雨耳我儕且不忍以治中別駕私我公於邱子而況於應然則吾儕但當如太康中人之歡東先生也曰請天三日甘雨霖何以酬之願長生公庶幾得畢其霖雨之用社稷實嘉賴之吾應亦何嘗不日坐公蒞培中諸士曰私矣我公之雨吾應也公矣吾子之言我公雨也請得備書之以質天下之仰公音雨者

邢太守臺薦序

邢公守邱子之三月民狎於野士服於教商賈安於市堂無威福之吏里鮮善弱之豪六屬長吏若丞若尉各競脩其職業以祈一當公師帥奉職循聲特起江漢間會巡方使者報命推舉良二千石備上任使憲章薦公俸猶未及額亦異數也邱之父者子弟奔走歡呼曰使者幸能知我公謀所以宣公之愛而屬余致詞願余不佞亦何能有當於公則嘗有慨於中願以致之良二千石者請以質諸公君子學道愛人冀得一第無但榮名厚實也藉抒吾所蘊以及於行事耳而兩漢名賢聲藉甚至今田夫墜子亦知津津其姓名乃不在丞相通侯而在太守長吏則官不必論內外尊顯要以膏澤下民而聲施無數實惟親民者便而更無如守守於地方事力所得為朝下州邑夕奉行於今丞尉矣力所不得夕請於藩臬御史臺朝而報可守顧不於愛人有實用與而今之為守者厭薄簿書日惟脫出為快必有荒落於職守之內精神之在民間者亦什一千百耳未嘗不循資序遷而地方之口碑字家亦終不肯虛相假借公

以進士高第再仕為令假善事上官豈不能遽入掖垣  
衡史臺而不畏強禦不徇遠迎為吾民之為求則公之  
識度固已於趙名赴勢擇官擇地者遠矣余始一望見  
公氣沉而勁言簡而要而問民疾苦風俗良諭目蓄蓄  
焉有如不及往是郡有捕逮遺胥下縣官吏亦不勝驢  
屑公一切報罷即緊切亦但移檄屬長吏以中期程殿  
最而已邳俗健訟辭多無情公聽受絕少惟務以默止  
謹息爭不足理者批縣聽人願息以故民化之庭常虛  
無人吏不得為奸利伍伯監門攝立備傳呼率多請去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上

三

諸長吏上府請事利害不百無輒更前人其見在檄下  
有不便於里井者一請即立止近且慮貧農無春捐俸  
頒種屬有司省耕欲行補助民務力田孝弟而已大率  
公為政惟民之因民亦自歸於公而無所閼新天子銳  
意治平留心民事上年詔冢宰郡國守相高第者以名  
聞臨問優勞不次擢拜以余觀於今日何以易我公夫  
公無意於尊顯而尊顯至猶其無意於聲譽而聲譽騰  
也二三大夫既勉率公行事與民休息以為天下二千  
石法異日者公巡方察吏如公之惟民是求者必急急

事之需章以就勸學道愛人之君子則天下拜公之賜  
豈獨吾邳也耶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上

六

賀夏父臺薦舉卓異序

侯謁選除應令余友姚玉常書來曰某所喜夏子蘭重修邑人不但修名者孟常不輕以品許人余舉以語諸戚里而論者猶和相語凡修品人必嚴毅而介直於平易近人處每難之或不能耐細事不苦俗吏勞人乎已侯至酬人接務字峻而氣和體恭而神豫坐堂皇朝諸三老媿媿詢疾苦惟恐不及兩造之陳詞然家人父子務盡其情一扶必再衷於心片紙亦屢動於案即法有莫貸而終愀然不安草徵收羨贏猶若恨不能已催科楊品烈公二集卷二序

七

絕行戶供應出錢市物或故為昂以給直弗計也至於吏胥伍伯偶因緣為奸利朝暉使夕城旦無敢舞文者已而為應山請折不通水次之漕糧請豁代納無田之子粒上各報可明年五月無雨赤日中走橋羣神形為癯足為腫雨亦隨沛成有年又憫應山民寡儲蓄與七之困於科場創澗水閘重新費官更設常平倉使正人司出納邑之士民得遂其生而卒其業矣侯之精誠既通於天於人遠近上下亦無不知應山君為良吏者兩臺使交露章以聞邑諸士猶欽然於侯之推轂為第二

人揖余曰吏治之盛無如漢文成都之禮殿講堂鄧南陽之開渠通漑今侯於應山其績何遽多讓且侯退食無應山絲粟之入俸糈併以佐度史經費而為申請折陸運之糧免無田之粒與國相終始我應人受賜於無窮則今日吏治視漢固不啻過之然侯之念無屑及此侯但知為之自我者當如是耳名之所藉非實之所託也有無焉可也姚孟常固以侯非修名者矣侯當即起家御史臺再奉龍書澄清天下持此心敬修其業而成就利鈍不計焉一薦之與及推轂之不先我輩亦不必楊品烈公二集卷二序

為侯沾沾諸士乃粲然於余知侯之深也

賀夏明府薦舉典序代李本寧太史作

往壬戌之六月協院楊文瑞走字屬余題其邑侯夏公商霖冊書稱公處子其身赤子其民門以內日如葵門以外日如盾今五月無雨公憂田無秋徒步赤日中靡神不舉凡七日凡十許里果先各州邑得雨四野露足廬山民食甚近復轉於驛賦餉更無平當流殍今矣先生紀述良有司孰如公賢者史筆不可失吾侯余時赴南太常之任草草復使者命不文之言期以異日今年從邸報中見公再薦舉於朝并舉吾鄉卓異第二人楊忠烈公文集卷七片

九

卷一序

於壹昨日之是不以准今日之非今日之法不以齊明日之思事一更端而冰炭應之矣此其考衷應度即五鳳神爵間誰當鴈行文瑞則謂飲水載米人以之稱公而公未嘗自道一貧字事各當民士心而猶欲然其若有所未足也今夫士大夫功名事業之會或不潰於成而成或亦不貞於吉國家并不得收賢人君子之用豈其行事非忠計嘉猷乎哉亦只居心不素守己之勝而不能虛為下極人之情而不能平為求亢之為憤激之為爭鳴豫之凶用壯之悔非天道實人事夫故謙之元

一

余以予告南歸文瑞復書來尋前約余讀文瑞之稿諸士叙公者悉矣即余亦何能更益於文瑞無已則有已

之以從王無敢成也公下濟而善其施黃中之美矣孫美而不居其成君子之終矣公他日居紀綱之地傳耳目之司虛以受衆趨之益平以稱衆紛之爭又以欲然若不足者恬以和驚矣忌慎之習何人不服何事不濟何世路不歸於平文瑞之言曰侯知盡其在我者當如是成敗利鈍不計焉何復問名得公之品之高明余璧之萬斛之舟馬金石之堅繼山嶽之凝重狂飈巨洋無不可以託重寄命其承載之厚也而咸之鈞石焉行水

不加躍益之釣石焉食水不加起恬然穆然無易態焉  
盛之衆則其含茹之宏也合之以成其夫受豈惟二三  
大夫與文孺與有榮施而余與天下士大夫亦且將共  
拜公之賜於無窮若應山不勝僕指之大政余即不敢  
能敬識之有以副之名山大川矣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七

二

賀寧蒼文父壽考續序

歲壬子余從計吏長安獲追隨侯言笑決月也侯氣和  
而神俊韻沉而語溫秩秩中準繩與談天下事犁然如  
注神情意氣直欲追兩漢循良而上之謂選得應山令  
邑號瘠區而民彫趙素稱難治公入應首條八行圖以  
醒愚頑健訟者大為判而不得已訟者又各中其情胥  
吏或指點舞文為奸利廉得之麗於法於是門內外凜  
乎霜肅吏有民命百章遍榜鄉市一切與民更始仁言  
義政又若扇祥風之和無不欣欣有生意也其大者裁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七

三

賦長之贏美禁糧胥之虐科崇繕微材及官府新蔬均  
值於市肆又時時延見生儒督之以明追正誼之訓其  
於學宮千羽籥簫劍修聿新故入侯之境者聞閭恬如  
也祠宇翼如也田隴秩如也至諸侯所刻政蹟諸書無  
不以侯為古人思一望見顏色藁爾敝邑且將與中牟  
魯山比矣余假歸再晤侯侯不薄邑貧小且若有難舉  
者謂境之所觸事之所接跡之所至無論纖鉅靡不深  
思而慎出之故少所遺忘舛錯失針無不入故綵無不  
徹此應山之舉訪掌耳然寧獨股掌間治應山哉夫侯

不津津乎談天下事乎治天下事非力弗任也非膽弗赴也然則一邑可規天下焉當作城之役侯日與吾民料磚石計畚鍤風雨寒暑不憚勞瘁且為請裁公私帑無所與而百堵成上官諸廉署皆徵功屬邑府吏藉以索詐侯係上當事官署必官治之請先得行州六邑所陰省而默節者無慮數百萬緡此以徵侯之力與膽焉力大者無往不舉也膽毅者無往不赴也然則以此任天下事將恢恢有餘地而豈空言不足據哉侯常言先公先兄每箴子以孝弟以弟箴官以清以任吾師某公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七

每曰吾徒仕而無芳名無實政以歸者吾謝不見故吾治邑無敢一日忘此語也是侯之兢兢焉懼無以副家訓與謝師說者其尚未有文也余又烏測其所極哉

贈吳封君天與暨配鍾太君六十雙壽序

余友鄂渚姚長虞性寡合工大不可一世顧耽善其社友吳王文玉文鄉閭不利館於應長虞遠余書稱焉余接王文溫潤鎮密廉而不剛平尹旁達如其字行不誣也既讀書程圖恒下鍵不問山水及秦藝一篇沉渾復還瑩然鼎彝貴而雲霞流焉余益異王文已而悉其兩尊天與君鍾孺人云天與少於書無不窺名諱諸生間已數奇不售厭去之曰丈夫自有安身立命處即簞魚鼈塵意與固自矯然也孺人以名家子佐之通書蠅禮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七

十四

布衣操作相敬如賓王文重時口授以小學未經諸大義學之涉者淺體之安者深吾乃知王文之清源遠也王文一日款語余曰不肖孺亦貧舌耕遠遊今年兩尊人俱六衰人無不願親富貴壽考傷哉瘳之貧且賤也無能供老人膝下斑斕之歡敬請先生一言以祝其且令名無窮余不文何以當兩尊人乃兩尊人之自文與王文之文其兩尊人固已厚矣余惟王文之所自欲然於兩尊人者目前貧賤耳夫士誠不必驕語貧賤亦視處之者何如連騎結駟列鼎重茵或行能不比於里閭



報稱不副於位極議者終不過而問焉天與頌詩讀書  
 歛身守約胸中不著水炭眼底不礙雲霞問業可以芥  
 拾青紫問心可以土視科名不讓不爭能進能止蕭然  
 泊然與天為遊中立之文種不絕彥緒之清名為遺天  
 全之為貴多慶留之為富厚矣四休居士何必藏一代  
 偉人無寧惟是列御曠觀遺尚而忍讓辭粟不能得之  
 其妻淵明夫婦雙超而不愛絲毫不能得之其子虞集  
 母訓能文而無書可攜不能得之其父目今漢上疏榮  
 梁耕孟素眉山拔藻父洵母程然則俯仰無愧父母俱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七 序  
 存未負百里何妨鼎食無三腹錦千章不數庭彩有五  
 故曰天與孺人之自文與玉文之文其兩尊人不為不  
 足而無假余文也夫玉文而猶欲然今日貧哉則請為  
 玉文進之房孝中顧其子元齡曰人皆謂極富我獨謂  
 宜貧所遺子孫貴在清白耳以余觀於天與與孺人不  
 但以富貴修望玉文玉文即通顯必無以他日富貴之  
 容防今日貧賤之素庶幾古名人若元齡仍以清白拜  
 復其兩尊人於堂下也王文忻然而釋曰此璘兩尊人  
 意也先生善文璘之陋而更以元齡之父母期願期璘

兩尊人也子小子其敢不拜謂謹奉先生之教以語長  
 虞詰社兄而共脩璘兩尊人一觴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七 序

六

賀劉母封太孺人序

國家功令凡職官自一命以上滿三年績上賜匾嘉褒嘉之爵其所生夫布韋縑之士占一經課子子宦成即被之冠被珠翟令其子為壽堂上不謂作忠榮典哉顧往往於外守令獨難且重也或前任深矣而後任不及格不得滿或政報循良矣而徵催不及額不得滿及格及額矣不經臺臣幾更薦剡不得封典蓋至百方難之故為守令者為人子賢易墜於上聞恩易常於下遠皆勞臣之所徘徊而孝嗣之所感當也余姻友念劬君

楊忠烈公文集卷六

始念太孺人早孀且高年故捧檄為令聲譽中州薦書凡十九上三年績報考功令上既無所以難之制稱念劬賢如是封念劬君父如君官母太孺人亦進封如今稱天子固不輕錫予哉而若於念劬獨易夫其有以易之也制下之日太孺人方家食念劬君緘制書遣使焚黃先贈君之墓制翟冠袍帶以答太孺人君叔李侍太孺人於家者率諸子姓設几舉酌羅拜堂下請太孺人升受制余小子弟兄從諸宗黨親屬後捧鴈稽首為壽曰美哉守令錫典之難且重如此也念劬有足以榮所

生也而太孺人又獨以養歸手植園材而身受國榮也皆人子人父母異數也然亦知念劬與太孺人之於此重且難乎當贈君背太孺人時念劬諸昆季皆弱齡若太孺人棄諸孤以徇地下此親諸孤何所從斷機畫菽以受成而且得薦五鼎焚黃以告之地下也以四十餘年淒風冷月機杼刀砧燈火榮焚此剛腸男子容易消磨者故為念劬母也難矣而能為念劬母也者乃能為子之封也重為念劬仕也難矣能為念劬令也者乃能為母之封也重不然章服煌煌即仕宦家母子例得邀

楊忠烈公文集卷六

榮者可以俸致是念劬所過焉而耻弗問者耳且念劬之為令余尤有難且重於太孺人者太孺人始忍死以撫孤豈忍使一日離膝下而顧不肯就祿養第勉子以官方自飭故念劬居官四年履脂貴之區行李蕭然不知有家也為一人捍吾民不難磨新藩方張之虎牙而苟可為一方定亂民知平靈寶光譚又不難單騎往撫亦何不有其身與世無論富貴即勲名猶易耳節義忠孝間氣矣君子難言之得一足摩日月而況兼之而一門一時則太孺人之聞之者遠而承之者厚此其難且

重也復何如乎太孺人令七奏餘而康視聽健七著眉  
壽無有害念勗君且入領禁衛軍矣聲華日起太孺  
人累封而日益尊則今日之所謂難且重者獨人壽榮  
名已哉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一

十九

太宜人傅母李太君六喪序

歲兩午余偕計而北友人傅咨伯許以女字吾子聞之  
蓋出母夫人言云夫余貧士耳居且無一廛即至今日  
視計偕時若稍達於諸生自揣志之所存與身之所安  
終不以易吾貧也不知母夫人何所取於貧士而遽以  
女孫字其子且聞向人猶津津道余貧不置也余竊感  
今人之以市道姻也富者欲過貧者欲及繁文縟節以  
鉅道旁之目耳即為兒女計奚益天下有無益之費而  
相習以為固然者大率類此余有慨於中故於母夫人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二 序

卷二

序

之不鄙余貧而中心誠有服焉非直私感而已母夫人  
故邑中名族自婦太翁獨任家事俾太翁專志嚮學太  
翁遂為孝昌鉅儒然太翁不自享其成而發祥於子咨  
伯咨伯登進士高第甫弱冠乃精吏治濮州澤州之政  
神明愷悌又何炳炳也聞之母夫人從太翁就養濮澤  
間咨伯每退食必問今日利濟幾何事乎活幾何人咨  
伯曰必祈得當以佐母夫人喜笑云嗣咨伯入居工曹  
例得奉簡命有所往每讓衆人之所爭而就其所棄此  
其識遠矣咨伯望既著主爵者將優借他部需咨伯留

母夫人固曰仕宦要於世有利濟耳當今之時朝動金夕可暨四履其惟良二千石夫濮澤已試之方與夫未究之願老人且欲更試以觀汝咨伯乃自請外補得留之平陽故長平毗疆也山川風氣故相似咨伯曰吾幸得舊遊地庶幾可以昔之無開罪地方者今無貽吾母憂適今年八月既望母夫人六十辰咨伯將率其里之子姓姻戚上一觴焉而後奉板輿同之官乃余小子固留滯長安無能從賓筵後為咨伯一歌閨宮之八章也安可無一言之誦余常思人生所欲自致與子之致於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七

三

親者壽耳余奉家繼慈之暇於方術家言長年者亦常過而問焉其說或驗或不驗其要歸皆託之老氏夫老氏則余既知之矣無所謂熊經鳥伸之術丹砂煉服之秘也有三寶焉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如是而已矣母夫人之有儉德也於有取於余之貧而知之也其不敢為先也於咨伯功名之際如此其退步也若其仁慈惻隱則鄉里宗黨盡能知之能言之而濮澤二州與晉陽之民且陰受其賜而將益廣其施持此三寶是謂長生久視之道期願維祺豈待祝哉夫惟慈故

能勇儉故能廣不敢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咨伯率母教而發之事業也其所就殆未可量晉陽固其車蓋持蓋之初也其永永有以壽母夫人余幸屬姻家子得以歲時奉卮酒且將竊餘瀝以為吾母壽當亦不外此三寶之說矣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二

三

贈國醫彭月塘先生序

歲壬寅邑大疫往是邑醫惟豫章之彭月塘頗因疫反避之山中曰吾老矣且是天行之數也吾安能數與造物閱以故病者不得月塘切脉得月塘切脉即人十而八九起予伯姊氏病是疾遍索諸醫矣水漿不入口者五日五官已如木中人但奄奄待息盡耳予不佞兄弟強月塘至但嘻笑閒投五分之劑一即漸如生人再三數劑遽然復故姊氏面目矣予姊丈節如先生乃羅呱吟者匍匐者跪者拜堂下曰攜予內子柴然時予已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七

主

必無生若曹今若曹且保有生母豈若曹與予內子之能生春固從先生杏林中回耳顧窮措大無能報如先生何月塘既久客楚且治裝還豫章節如命不佞以文述先生當有以彰其術楊子曰夫世所最尊若神明者無如秦越人與太倉公兩君子術誠奇且神然使無好事者臚列其事於史傳即奇且神亦只當日止耳世人豈無一二奇中如兩君子者然卒沒沒必不若越人倉公也即如兩君子師長桑君乘陽慶獨其醫未一

論之人耶即其人祇藉兩君子一傳至於越人之兄弟

共良於醫有名不出閩不出國者當倉公時又有公孫

光者而事竟不經見何也史業術誠高而未嘗於闡揚名湮沒者何可勝數悲夫淡於所見而甘於所聞自古記之矣月塘業醫應山老矣名不境外安望千秋名全即坐月塘公孫先與越人兄弟間猶應且中強也乃以予聞月塘起前北勝守少東陽先生自子婦哭踊中奪之予社友余公季仁夫婦亦起之詣醫所環走此不如與中庶子爭就太子生耶往診予姻友黃公二瞻頭痛曰當發疽毒在骨節間後腰不支他人投瘻劑且兩月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七

三

但骨立耳始延月塘月塘針熨之膿如注調生脉和血散數劑愈徐公瞻龍岡公石龍柴而驚如狂月塘曰向峻服治瘻劑今元氣剝矣此瘻客在管脣間為之理中吐痰二三升旋成壯夫此又於察御史病當吐膿與中郎循之為勝症也何異夫月塘獨不得當太史公其人耳誠得當太史公闡揚之異世秦越人太倉公不庶幾近之耶太史公之言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越人以其術殺身倉公匿跡自隱而當刑非緹紫義不免則其所以自居者非也月塘既不自尊張其術而尤以詆笑滑稽

出之說以此自晦而人即以此與之相安益得老氏之  
精而用之者耶此則賢於越人與倉公遠矣月塘稱知  
詩善飲酒年幾八十涂月尚單衣汗津津也有丈夫子  
三人長君尤不失家學使長桑君藥陽慶不老而盡其  
方於越人倉公名亦自當境內止耳今日月塘耄矣誠  
有憂千秋名耶予不佞猶能為越人與太倉公名月塘  
道然笑曰公但能與人為越人太倉名而索實不能為  
越人太倉公楊子曰夫太史公則予豈敢予但知月塘  
之賢可當吾世而君子節知先生曰異世越人太倉公  
焉志其公之善

卷二

三

春引端

吾子與月塘十年後更圖之今日臚列月塘事作杏林

司理鄭公十議序

韓魏公常言當事人才器須周足當四面入麤入細乃  
稱經綸好手此經世名言也魏公未嘗輕以此許人即  
司馬溫公呂正獻公猶曰才偏規模小然則天下獨不  
能得魏公所言之人耳豈憂治平哉乃當時魏公之為  
公輔器從司庫務時識量固已遠矣以予所親記今日  
蓋實有鄭公云自公理邳子素無留牘民無滯情小大  
之獄衷於平亦既卓絕時賢頃滿與人矣乃其留心德  
化雅意古先如約崇儉立社學禁殺生刻感應靈篇民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七

三

翁然從事風習不覺一變此稱病而喜為之刺泰俗情  
之所趨妙有以回之日習為量而特不使之知謂非經  
綸之一用耶乃余不佞兩年里居所尤深窺於公者處  
大事若無事當忙事若閒事處異事若常事若下馬呼  
萬歲天寒聽折亭子往往運斤削壁而鼻不知王孝先  
之器雅圭以要路在前而不厭煩碎耳意其處煩碎時  
自有一段整熟氣概當不獨以治辨稱則以視鄭公今  
日何如邳子最爾地不足當公游刃亦無自大公經綸  
之用要以天下一邳子耳公之識量規模固已宏遠矣

已從友人得公條奏十議披讀終簡中間緊切時務而條理經路入彀入細井井秩秩即據引証亦何該瞻淹博也則所謂高山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盡泄兩雲藏匿寶怪者此議已該而有之雖所設施不出邵子叢蘭地猶未見其全畧然非窺豹一斑乎今天下非無事之時也誠無取虛飾太平更無取假為鎮靜藏時務者謂之俊傑則留心武備以綢繆陰雨加意民品以固算維垣自是採時急著夫設備無事媚於庶人以燕天子十議固饒具之余伏在田間無能奉議中緊切

楊忠烈公集

卷七

三

事以入告一人持請傳之梨棗備留心時事者採擇并嘉惠地方君子設誠見之施行不可謂非逾歲之教賜人之蔭也若夫魏公大業公取次入諫司經理中外計安社稷他日見公經綸好手余不佞亦不敢後於孝先之知韓稚圭也

兵巡宋公城守管境序

當重慶變初聞時公與余不佞譚縱靖之畧的可咄嗟而辨因見公急國之事心丹更心熱並心深余私心謂此一東川事起項襄毅王文成於今日當無易公今日之畫若置公於當日滿四寧庶人時單騎直薄賊巢小艇夜趨吉安知公已竣事矣已見公出城守一編屬各屬防無事備有事者胸中數萬甲兵亦約畧可見余不佞則因公此一編也有慨於今日之所以三空四盡也盡臣子不爭職掌之故矣祖宗朝一事一官大小相維

楊忠烈公集

卷二

三

而輕重布之所以扶持太平綢繆瑕罅者何所不備何所不盡即如監司之有兵巡顧名思義有所以巡之者矣止於勾稽簿書塗塞故事或不其然而浸假之久所以為巡者反成故事相仍之久一旦修行故事或反駭以為多事當日所以立兵巡者之意不人奪於時即承於無所因而不敢身為創非一人一日之故矣兵事安得不敵太平何以不日衰吾判兵巡之得公偉耳公有此書亦所稱今日多事之人也使開國以來內外大小詔官各修其職掌如公無託之安無事避多事人庇其

事事如其官天下何所得吾瑕即瑕終無以亂吾治安  
在一方有事如窮人簞子無一不叫兒呼號叫兒呼號  
并促遽無以應即應并草率張皇而終無濟於用故曰  
今日之所以三空四盡也非氣運之自盛而之衰也然  
則公之此編公多事乎哉由來名公鉅卿於一切事務  
盡其在我兢兢焉若不敢自逸當時後世尊而述之曰  
大臣曰忠臣曰社稷臣夫謂其有濟於縣官用也余則  
以為諸君子實是先事之會喜自濟其功名早已為顏  
面地耳今海內亦擾攘多故時矣緩急之數我輩要於  
有濟夫免置干城有公城守之書在毋以為故事而更  
妙於講求我既有所恃以無恐奸亦無所狎以改戎備  
一有事無論足自濟其功名而方寸有主不至面無人  
色亦衣冠丈夫儼然天子之臣百姓之主所以無自失  
其顏面矣軍旅人之變王文成不需請於九重之遠取  
決於議論之煩得以便宜成功名非有諛巧職掌講求  
先耳即正德間劉六劉七之擾到處慘辱而平原太守  
樂陵令臨然丈夫皆此物此志也公也而自多事乎哉  
公也而於人多事乎哉

修海虞學志序

海虞故文學里也余以楚鄙樸樸中人謂選得承之茲  
士既受事入其澤官周視縣廳堂闢詢其創置顛末蓋  
多所圯缺云夫政之大者如天子建俊士於膠庠即以  
先師禮祀孔子令歲時釋菜釋奠以不忘所自乃亦多  
具文以承者余愼然有愛羊之思而未有以當也會雲  
社本石李先生以振鐸至本石博推君子也既精於典  
故尤稟機不越以為士先乃相與共諸儒討訓故實而  
輕重舉之諸凡釋奠之禮如數升黍之節如制尊經閣  
如名月課士如事履正養士之田如繕廬工粗有次第  
余亦既觀俎豆之場無辭於不知禮卿同先生與諸俊  
士修行故事已耳諸弟子員謬生榮祖嚴生柁等若以  
是可備虞學文獻之未足相與私誌之更覓賢踪宦蹟  
及藝文之散失與覆在斷碑荒碣者綱挈而紀分之比  
事拾遺得若干卷誌成羣請刻其策以觀來者楊子曰  
志史之流也聖人之於文所重惟史其說禮也輒嗟文  
獻之弗足而惜杞宋之莫徵事非文弗垂也虞聲名文  
物之盛甚矣余微有感於虞之神焉虞當商周間不猶



然荒服榛莽之區乎仲雍入而虞之名尊子游出而高  
內尊虞者傲然與郭魯埒夫仲雍脫屣侯封文身斷髮  
如今時之所逐之以為榮鷺之以為高者仲雍無有也  
子游北學於中國是時冠劍簪纓之倫與飾名號采者  
何可勝原而率不能與愛人易使之武城宰寧治則虞  
之開今日聲名文物之盛與今日養聲名文物之盛於  
益光者所重可知也夫士之於進取如車之視舟之楫  
脫是無以託於行要以大人經世有如不得已而應之  
則養之力沉發之力全世與已共不失焉如第以學者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七序

三

舍人爵榮名若別無安身立命之處將無仲雍之所耻  
與夫誠敝六經之精得聖人之一不絃歌武城不掩子  
游之文章武城行學道之端宰天下究學道之量則子  
游之為子游具在諸士歛其遊於道而質以出之處不  
失文學之真出使人收文學之用是為重虞學而不失  
虞之初若夫制度文章之舉前事之不忘焉耳漢成都  
有禮殿講堂一時侈為盛舉卒之人文之蔚起者賦上  
林子虛頌金馬碧鷄徽取一人之寵高足里門耳再起  
而為草元美新風斯愈下豈其有益於國家右文之數

夫登高則望臨深則窺處地便也何況文鄉墨儒履先  
賢君子之地而可無善返歟沉涵德行之源鬱養英華  
之積使虞學之鉅儒名公貴相望於當日者尤光大於  
未許庶幾哉蓋以備文獻之全今日願與諸俊士志之  
矣諸士其有意乎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七序

五

艾侯循政紀序

此艾侯循政紀也雖其凡百有四款諸生之歌誦咏讀若出一口洋洋乎盈耳哉余常惟由來循吏於漢稱最稱多然人不過一二事而或者在官無赫赫之聲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則又多無事可紀者亦有聲華彰灼起公卿間矣反以偽增戶口掩其前稱之非真甚矣循吏之難言也有如侯諸大政如此其純懿備至也合卓魯與劉寬董宣諸君子與之衡美而並論不當抗顏而行耶且循吏之紀誦大率閭巷之歌謠為多而被之篇什易品見公文集卷之六序

出女子撰述成律成聲者絕少獨中和樂成為諸生弟子歌咏刺史之章漢而於今一見也豈誠皆俗吏無師儒記述大抵以小人之心質而真無納交近名之心而騷人詞客則多浮而不實徵購由人故傳紀無採焉而余則以諸生弟子明理義耻佞諛不可欺以聰明常多求其責備且一應之中人異口焉口異心焉心異意焉即合卓魯諸君子今時未必能人人而悅之夫各一其心而若一其口則侯之所以得此於諸生必有其實者矣觀其歌咏侯者或雜而無律或質而不典雖多出士

林實與閭巷之歌謠無異紀循蹟者微實不微文是紀也其當必傳傳而此說焉應山且嘗名高中牟密縣之上則侯之嘉惠應山者不必問數年百姓之沾濡矣余往承乏虞山但憤憤曰了俗吏事無有善狀足紀雖俸釋罪地方地方亦若與我相忘然常覺門以內門以外不無咨嘆缺望者而未審四境亦有謳吟思慕者否其矣余之多負職也讀侯諸政紀益無以施眉目而更何以為侯言余滋愧焉

書安陸白兆寺募藏經引

我朝兩都於郊宮大饗外琳宮碧宇奉瞿曇氏惟謹諸經從羅什元奘輩之所纂譯而來者叢萃無慮汗牛海內通儒學士往往究心茲典非直以其文字古奧可治之而為修詞用亦庶幾窺得一斑借彼空幻諸昭有法以大破我世緣種種纏障即其粗淺而為輪迴因果之說者亦足以約狂愚之心而使之不敢逞故藏教亦轉世一法尋文思義見筏思渡藏弗可少也乃今稱之佛門弟子者具乾綱之相耳不惟無通經者且多未見如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七序

注

吾郡一郡其雜穢蒼堂無具論即名山古剎為佛靈之所憑式人心之所皈依者封內固不乏問之藏教亦缺如也獨吾邑當國初時大師無念氏崛起具大智慧振黃梅兩祖宗風高皇帝召至京特加敬禮賜錫以袈裟金鉢孟等物御製詩送之高皇后賜一衲一簪藏經一部載之江不設帆櫓聽舟所止建寺為師禪林舟自南都逆流而上一日夜若從雲霞中墮漢上自郡而濠以達吾邑則又從萬山中舟不能通之處乘漲飛泊縣治北十有五里之石龍山蓋非人力也報命於其地建寺

度經賜名寶林師阻於迎舟即毀舟製經函至今縹緗充棟并御製碑欽賜衲尚輝映林表云安陸為郡首邑治西三十里為白兆山壁立千仞唐以來有寺巽然萬松間嵐沉露閣青碧巖狀石屋一曰桃花崖則李青蓮讀書處也郡人士每至浴佛節及他佳風日相率遊覽者趾相錯勝士冠蓋來於郡者多紆車往探焉洵漢東名勝地歟亦無藏經版向者無所仰止畢竟靈崖缺典也行僧如喜參求足跡遍天下憩錫茲山徘徊經年不忍去一旦預禮諸佛發宏願請為此山乞建大藏郡人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七序

注

士聞而壯之持簿走百里謁余長跪樞闕者三日夕願得不佞一言白其意俾告諸見在宰官暨諸檀越成此功德余詢其費幾何曰請經千金構閣半之當儉財之世矣所得布金長者償若所願曰秋蟬之翼折軸積也野人之淚開石誠也老僧請畢此電光中喘息將竭吾液以積吾羽楊子曰有是哉余往常三嘆息於今之所為專經閣也侏儒折檻弗具焉具矣鼠矢封蛛網布耳一帙亦且無有君長此者過弗一問有是哉老僧東西南北之人尊其師說將竭吾淚積吾羽為白兆藏經矣

也吾感吾徒焉而吾愧焉乃為叙其事如此至於函成  
此果自人世善因非敢謂余言之有當足發諸宰官諸  
居士歡喜心也

本居集公文集

卷七

三

修復高貴山靈境小引

廬山故多山高貴當中楚之間獨秀挺萬山中揀碧輝  
青如在天上俗呼大龜山是也高僧傳載白暘道人誅  
邪此山證成靈業宏嘉之際又有古道和尚從山東來  
目不識丁穴石龕於山頂念佛滿豆若干石遂通靈無  
外著有尋牛歌人牛雙忘偈遠近多信嚮老贈人詩篇  
皆饒理解一日期山上下比邱將以集日大歸及期自  
吐火積薪上茶毘及心猶拱手別諸比邱因是山上下  
寺宇駸駸金碧映嵐霽間矣嗣後僧多不戒於行甚之  
湯忌烈公文集

卷二

六

有彌猴大士座前者一日停午無雲山絕頂上雙龍引  
水初如兩足練倒下寺宇及一僧隨水空中飛墮山下  
人迫往視之崖谷間若有人傳聲衆響跡之於木石數  
千層中得一老僧覆水觀音像下本履無恙駭問之曰  
不省所以此僧後亦不知所往其觀音像今存邑報恩  
寺中他諸金碧道場亦漸沒草萊矣第曆三十年余諸  
生時從土人肩鋤採黃精至而貴之頂有苔封石屋貯  
一真武像四元帥附列屋前橫架一鐘叩之聲甚洪遠  
鐘前一石龕則古道念佛處雙趺宛然是日雨後天朗

土人指點漢江如線轉北俯矚其莽蒼華偉之下有潭  
澄泓不測前白日雙龍引水下洗穢土者此中物也自  
頂直至山腰得一殿佛像鐘磬猶存拂草間碑蹟之則  
白賜道院也至四十二年再一板臨殿半無瓦僅林礎  
塵立前甃墨像藤蘿匝體頂上兩蒿森果如拳披荆榛  
更上絕頂鐘已無有獨真武像在兩痕若色中為惘然  
久之人傳偷兒碎鐘囊歸已共昇像走苦不得動奮引  
斤鑿之刃倒著臂故不得移此不必深論山既險絕無  
贏糧可以供僧僧故不能住時有松蒼和尚於山下廢

楊忠烈公文集卷七

寺

寺基上茨屋突修往語之曰如白賜道院稍一葺理汝  
肯守岑寂乎僧曰唯唯檢得十金付諸山下居士楊愛  
峯共伐石運甃補其垣戶山下好善人助以月燈覓得  
舊鼎數尊付松蒼禮供今年松蒼語余曰前年僅存好  
蹟風雨蓬蒿又復奪之矣奈何余無以應時偶有問饒  
者得二十金即付僧去適吾友智湖程君至語之故力  
任經理曰須一至頂相度之凡四五喙息始及頂間殿  
僅石壁矣蓋此頂無山與齊雲霧晴亦濛封水不及冬  
即合至春深始解風更迅烈石但容辨即洞入故石亦

易泐智湖曰甃以石則灰泥不合須累以甃更理一石  
牆以當北風殿前開年如掌高起臺基納級而上周以  
石闌使人望之巍然起敬其登頂之路仄不容趾陡不  
容立者并有以平之或當險絕峭削處開一千人坐表  
以石亭資勝倩人叫嘯庶幾瞻禮共快乃成一勝境若  
仍聊復草昧屋前石齒齒齒人趾蹊蹊碍人目登者且  
有悔心何今日之重修為是則然矣而費不支也曰夫  
安知人好事之不如我請疏眾共成之破否之為惠敬  
像之為禮存甃之為義濟勝之為德亦同人之所共好  
楊忠烈公文集卷七

寺

次序前後語如此以付松蒼和尚云

記

應山新修儒學記

應山當楚之北偏故地甚貧薄學亦陋簡嘉靖時安福王侯修葺之嗣是吏茲土者夫且傳舍其官學之廢與復不關殿最之數又費詎莫敢鳩工浸循門垣鞠為茂草至一切踰踏無禁諸士始末嘗不咨嗟嘆惜久亦習為故常消索閭閻之氣中於人文即賢書比年不相接也廣德夏侯至釋菜畢周覽嶢然久之曰人且病之莫以受在天者夫黨有庠序有術鄉者塾師率里井隸子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七

三

揖讓周旋亦莫不几筵絃管扶秋彬彬豈百里之地天子且命之而聽其地壞若是博士劉君陳君與諸士某謀所以新之用副侯嘉惠人文之意乃賦其先人田廬之入附以假貸心計禮規鼎令酌昔使習於工作與急公者若義民楊某屬之董理陳宇門堂廊廡庖漏諸室莊點之色几筵俎豆之列無不綉好精整規模氣象一煥簡陋耀於光明匪直繕舊矣劉君陳君率諸子弟登侯之堂再肅而前曰聞之禮君子不家於官已耳以官事為家事士民若子弟之安受成事於父兄自君侯始

吾黨實未之前聞侯曰今之居官者謀家皆誤耳求田問舍以遺子孫以為吾他日歸吾國樂吾有家耳不知家者吾身之所託而麗吾身者之所庇也余既受百里之地而君之有父之尊母之親主伯之責應山正吾家矣四履之地單赤之饑寒疾痛皆余所當問語曰苟有利於百姓吾無愛於髮膚況吾子弟之秀鼓篋遊業之地焉明珠之光不在積而美積以為珠重百工之勲不在肆而善肆以為工資故重學者士資士者學苟無學而責士之不講是為父兄者不置半畝之官而欲子弟

楊忠烈公文集

卷七

三

絃歌於野也吾兄吾責已耳吾方冀吾子弟津津嚮學吾以時登堂揖讓相與考道論業以匡吾不逮而與諸士交勉之則吾雖愧非賢父兄所幸有佳子弟而家其不替矣乎博士及諸弟子員霍然退以侯之言屬余記其事余惟侯固曰余為學以重士也侯不愛心力大有造於諸士諸士不可祇德侯而已無以為侯重亦奚所得當於侯余請亦以家喻父兄之庀精廬端拜賓師無亦欲其子弟發名成業若猶是荒於嬉而毀於隨從優游家塾頌美哉輪焉美哉與焉此以稱父毋當矣父

母何賴焉是在諸士志之若余不諛之言附之他山之石可也侯名某字予蘭諸善教善政有與人之頌在不具書是役工作之數主亞之名并具在碑陰

傳

清如子傳

清如子者今楚大叅杜我白公第五郎也生於太倉公署我白時主庾政大司農趙南清署其考曰一清如水遂名子如水表以清如清如子墮地時奇穎異常兒歲餘能誦唐人五言絕不但識之無也丁未我白丁內艱廬墓於深山叢莽中清如子八齡固請從三年如一日或省母憐其少遺之肉以弗敢甘辭廬中日讀周禮左國漢秦諸書目直數行下我白偶外出有狼破籬兒斷

斷嗥相向我白急歸視之傾息匍匐席間臥已從我白入長安周歷嶽趙恒岱之間吊古興懷多所題詠常從叔若兄步西山之萬壽寺叩萬壽鐘鐘固鑄有法華經題其上曰直須一擊字字圓應當下了一部法華經矣一偈未參聲聞圓覺叔若兄以為從廣長舌出云我白鎮允吾請間微行闌出松山鎮番之外凡事憚闌隘悉圖志之大閱時雜諸健兒關弓走馬兄若叔聞之曰胡為爾爾曰以習冠氣錄吾脆也此不亦王文成少年意氣哉俄烽烟四起官軍色為變獨恬然不為意耳語

我白曰此去邊邊烽烟當不即至應邊見狄塞內附耳  
非寇也飛甯三四探至果然清如子讀書領大義不屑  
為強記時有所參勤多出古人意未篤好李溫陵批註  
不去手曰意見畧同其促促不當意者輒振案曰腐儒  
勦說徒亂人意不攻世人舉子業乃下筆獨蒼朗微至  
渾成一家言書喜張旭懷素而於懷素每曰僧也安用  
敵敵於此取名為終棄去弗竟學留意當代人物從我  
白所得忠佞者見卽輒推升不當與談請留中者每為  
扼腕清如子意既不可一世有識者各以命世才期之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二

三

而時無有知而用之如終童賈生之蚤登朝有以表見  
於天下居常鬱鬱有無聊之感無何而病且歿矣生以  
萬曆庚子卒以丁巳得年僅十八而生於蘇市卒以楚  
卽則皆客也以余觀於清如子畢用其絕倫之姿雖不  
遇歿時不失為文人乃識量既未建為勲業而才華亦  
未發為文章卽性情且未盡孝友之道於父母兄弟而  
倏然以未倏然以去去未皆從逆旅則何也昔王文成  
從五色雲間下為王氏子令不遇老僧且以不辭語終  
世夫聞世之靈根法器固有以中於用之為有盡而經

於用之為無盡者清如子能頃刻了一部法華經有盡  
之年未可以尋常旦晝論也卽人世百年而彬彬稱大  
雅者又何以加清如子

楊忠烈公文集

卷二

三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八

行狀

黃州儒學司訓節孝先生心一陳公行狀

當嘉靖時有旨下法司勸同科臣劾張桂不法事吾邑陳公伯善為比部即代司訊得二相從人贓跡如法覆上已上念張議禮功召還達公及科臣陸集陸拜杖贖部勾丞公拜杖削籍歸夫張桂以議禮當上意上衡之如左右手且上英武剛果好徑行其喜怒而無所留惜公豈其不知避忌但輕功名哉此於生死之際實展處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八

行狀

一

之矣已張桂敗諸以忤兩相獲罪者皆得詔錄贈卹而先生顧困田間四十年浪浪於世無所聞此亦世廟時缺事乃公有丈夫子司訓心一先生通明亮直有義風既以俎豆比部公於賢人之間更以砥礪名行開啟後人蓋綿比部公之澤於無窮也先生名一拙字某某別號心一先世南昌人六世祖導蓋以鄉薦訓雲夢坐迎南下王師緩罰戍流寓廬山隨家有遂家焉仲子昌以武功為百戶生聞閣生璣璣喜施予稱長者當積雪時破雪銅凍鳥雀存活無慮萬萬生子八俱以儒起家

其六為武宣師訓儼以子贈主事嚴生比部公之良中嘉靖癸未進士當勸問張桂時始不屈朝廷法以覲吏部終不以杖違乞哀柄人一時筆下目公為奇男子元配朱封安人二室危及夢生子八各有聲諸生聞先生次六知親欲博學強記下筆數千言長益發憤文日奇進而才識通曉動練津津乎上進東漢西晉邑名孝廉劉敦伯化折節事之奉為主盟先生顧弗屑也蓋刻厲名行以古人自期許是時比部公直聲滿中外無不願通公懿勉先生於昆仲間多所匡正比部公陰得無累

楊忠烈公文集

卷之八

一

其清白聲事有繁切必西確先生也諸昆仲既不一母時不無微隙先生善為句停消釋曰庶以既當承堂上歡也比部公卒天誦如禮其所遺水乘馳與微損者弗閱獨勉諸昆李臬大事既林安人後事畢乃從諸昆李外居手一編呻吟外不問家人產服閱應試姚督署禹門拔高等屢於庠往先生四兄一捷於諸生中無厲行先生自是試日上一捷性矜上先生或偶右他文一捷投簡嘗或呼不在與有所要任弗當意輒終日怒先生第和顏受之無敢一字反也一捷卒時以遺孤恫及兩

女屬先生盡力為嫁娶因令惻與長君元模同寢食而惻因故浪動戒弗設泣告兄靈為廢食損形者久之惻妻憤惻無良嫁死妻家感先生哀情不罪惻顧益從酒人六博積子錢不得蓄產憤則還恨元模欲廢之死元模一日已迫極俸脫去泣訴困辱狀於母張夫人張夫人語先生若何必欲存凡產而以一子死惻手先生若弗知也跪元模於庭數之曰若奈何弗喜事兄而反誅兄呼楚之惻故力求貸乃曰姑貸汝再開罪汝兄與杖百惻亦心動然卒需產盡潛挈其後妻及子外亡卒客

易忠烈公二子

卷八 行狀

三

死屬元模百方跡得其亡子為置產搜之室第一獲先出繼繼產盡思復先生首割腴田為諸兄弟弟修產仍廢先生獨為置田一區隨稱貧復為益益復貴復復為置如是凡數四弟卒為其子禍授室更割產益之鄉人有田與少弟隣因越畔來爭先生讓不與計弟金其不助已詎之先生第笑受也白昔人唾面聽乾何況吾弟乎吾助弟遠訟非愛弟也先生之能隱忍以全友于類如此張夫人於姊姒間亦多所調理遇悖機不情曲於先生前解譬蓋張夫人性婉順而靈敏先生時開講

孝經列女諸密故區處骨肉間每能合宜云元模入學時先生即語之曰子弟讀書但以取科名便夫誦讀本旨元模或大有所期許先生曰無謂古人難亦無謂古人易須自屋漏中立脚能終身不欺便自無愧矣每小訊必斤小失必杖徐使頤解氣和適揖請在坐者乃令起或謂太苛曰百過成於微子尚可為善早督責之無遂於傲也已而元模舉於鄉先生若弗喜也者懼其易視天下事一旦試縣官或寥寥而行不掩也更語張夫人自今以往兄亦稱得意人須耳通時有惡聲以消磨

易忠烈公文集

卷八 行狀

四

其忠辭心使知微為承受地既元模上春官弗歸闕戶攻苦即親友不得已事不以一字通有司先生乃喜曰此差不夫為先大夫子孫先是先生五入棘闈不得偶遂絕意進取晚以明經司訓齊安不屑與諸同事僕僕當路日延諸生可取礪名行者若葉清李五美諸公商論今昔不倦時分家果食諸貧生賞識皆落落奇士先生即是以臭味諸君子同類不無中忌會教搜朱龍通府勒取學租將累同齋王道遠臨王甚貧而訥不能爭先生憐之為代爭以是上官不合轉光澤授教仕歸

時而擁留贈送者或詞氣俱憤先生謝之曰教官教諸生與不屈諸生以婦人是吾職守不得其官則去是吾本懷皆於人無與諸君無為吾犯不平也即歸表揚比部公行實得祀於鄉置田供春秋祭與弟姪守蒿草族人祭始祖以下即祭時訓以大義凡族人子如外書者各贖歸男為之室女資粧嫁之又城中餘廬盡以居貧子姪相待舉火者無慮數十家族人服從其教事無大小無煩有司者營祠堂咸呼元模及諸孫泣語之曰老人未嘗一日忘先大夫之忠蓋恩益光大之令已矣汝

楊忠烈公文集

卷八 行狀

五

卑勉之無忘老人今日之言是時先生無恙也命治後事元模必先備陽諱之先生曰生死大遠耳死者全歸生者善繼世間事便是了當佞佛飯僧但遺達人笑自是月餘遂不起遠近走恫者無間宗親士大夫門人私諡之曰節孝先生不佞舞象時父元模見先生評定諸書如廿一史音釋皆有寬定閱質問辨駁往昔事條析如蘭同人或以詆語相昵笑先生正色曰晏平仲久敬是我輩交法彌正平爾汝劉貢父詆詰畢竟惡道然先生未嘗有矜厲色杯酒交權融然也元模標格峻

整少有公憤義形於色先生歲之曰居鄉無為爵兄今季世即從此立朝韓魏公不分黑白語到小人傾已處氣益平和如是乃能養國家和平之福不見顧爵侯及名成而國受其敗即諸君子當亦自悔以故先生於人無一書怨或有犯者惟以情恕理遣之而已先生長古文辭傳誌諸作人以得先生一言為重然稿成即擲去政集不獲存人共惜之先生生於嘉靖癸卯十月六日卒於萬曆甲寅年十二月四日春秋凡七十有二元配向高縣知縣光振女先卒繼配張省和都秀女孝振如

楊忠烈公文集

卷八 行狀

六

向夫人與先生駁如賓子一即元模名愚中已面辨誠要翁經歷權女孫男三長印可要序生當一婢女次郎可要序生謝嘉論女三印可孫孫女一聘余長男之易曾孫男三長歲次範印可出元模將以年月日奉先生葬於山叙次先生行實微有道之言壽之靈封之石屬余損益其詞余侍先生久即微元模之請亦不敢以筆研荒落辭故為直述其真如此

中憲大夫廣東韶州府知府面室柯公行狀

公制舉業擅場諸生中名最早余童子時從衆人中望見公丰儀頎而軒秀目炯炯映人毅然有不可一世髣髴公入補秋官大夫余時以候命長安得時時過從公公亦以粉榆重類交相贈也酒酣起舞自道其所蘊賈歲時憂憤顧無自珥筆金馬埋輪都亭一發舒其所欲言因敬沾臆及後守韶州之命下公向人曰某不得言於朝者當以行之於一郡苟不先朝露冀遂杜延年未肯多讓及抵家然竟不出天下未得見公之用甚矣

楊忠烈公文集

卷八 行狀

七

公之賁志以沒也生前自為一廬屬其長君孟懷曰死即埋我長君奉公命將以本年某月歸公新阡而不忍公淹沒無聞屬余序次其生平行事將請不朽之文於鉅公長者封公墓中之石余既悉公生平謹述其概俟誌公者采焉公名文守白其字面室其別號先世孝感祖諱寔者要安陸汪氏生志能繫於呂生秀遂為安陸人秀生大梁大梁廩於庠生頌功有聲諸生間次生頌遠是為公父舉明經以公貴贈文林郎山東泗水縣知縣配張氏贈太孺人生丈夫子四長即公次亨次京次

奕相繼逝繼配岳氏亦贈太孺人再生主生壘公墮地氣骨便異羣兒贈君器之曰是必大吾宗方十許歲每一藝出衆共辟易補博士弟子員震然異等食縣官廩矣甲午薦鄉書戌戌成進士授富順令富順為四川巖邑富而多豪橫力能挽持有司公懲恣行奸利者即強禦必中法諸窟盡剷然一清吏胥伍伯凜凜未上立已乃進諸生講說文藝風習一變今大恭揚公其所教士也時有播州之役當事廉公幹敏檄委督餉事平功當在優叙或中以蜚語公聞贈君艱馳歸置不屑理也服

楊忠烈公文集

卷八 行狀

八

除丙午補山東泗水令邑故事簡民淳公一切與民休息日進諸生講課文行鼎新學宮詳補仲氏後裔廩饌具為額三年比戶尸祝之庚戌擢秋官郎奉命訊廣西獄多所平反歷廣西四川山東三司凡大獄隸公讞決有枉抑無不昭雪著有白書篇求生法請於大司寇奉行之偶以提牢中風濕得末疾既拜韶州命歸里中疾雖小平公慨然曰自顧昂藏豈復無災無難到公卿物也安能長以官易吾身乎遂以病辭督諸弟子讀書論文頌諸息父以絕遊之句脩然自得也今五月之望晨

起色稍異人共幸衣壞泣竟無顧戀而逝公天資穎敏讀書目數行下雖不留心雅騷而涉筆成趣令富順有楚語一集泗水有齊魯篇十泉咏粵有通粵篇典麗矯健不失唐音居恒悼張太孺人弗及鼎養逢主忌辰輒孺子泣事贈君備極色養友愛諸弟有大被之風諸弟亦各翩翩成俊才云公生於嘉靖乙未正月二十七日卒於天啟壬戌得年六十有四娶熊氏封孺人成公之孝友為多內外政井井無間言男一即孟梗孺人課之習池以公命委輸補上林苑監丞娶杜氏遵儀府知府楊府公文集卷八行狀九

村天培女生孫一森尚幼

贈文林郎常熟縣知縣劍山楊公及元配贈孺人劉母行狀

先君天性孝友十三歲時先伯祖以事官捕急懼禍不測給先曾祖曰衙門諸事兄已打點得當矣但令季出一代認即事已先曾祖以語先祖先祖敬奉命先祖母難之曰聞縣官欲立殺若若之以無辜代其死且君妻失愛於若朝出代若夕羣妻子而逃不君惜也先君乃為之跪請曰弟代兄難義也且臨以大父之命益可以爭死有司固無害先祖出代官怒甚先君前請曰此楊忠烈公文集卷八行狀一

吾父某也非某也以父命代兄而完公家事公頗感怒為耶官怒始平適歲大疫染者闔戶屍相籍先祖母亦中疫危甚先君泣禱於闕聖祠曰吾父義代吾伯遠出也實吾成之吾母若不起吾亦無見吾父日矣其明日一檻樓道士踉蹌來乞酒肉先君辭以吾母病但支藥餌耳無能從君飲禮樓生曰汝母病無難隨取水一盂手書數字於水中一灑牀帳間而先祖母即豁然起矣因以字相傳并他有指授遠近疫者但迎先君至即無不起先君聞人病即往視分饒者之贈金以經紀貧家

鍾將居無何先伯祖又以費官錢贖府獄先君請五十餘金往贖之至府而先祖且先解囊中裝保先伯祖出獄矣先世與邑中十三姓人以軍功授有無糧田屬邑有司以文田至邑猾者以前田報請丈十三姓怯不敢出理先君曰豈祖宗世遺之田而自我棄之其若國恩何獨挺身與猾胥理如是田附在安陸隨州者俱入類獨應山欽實田如故十三姓人鳩百三十金為壽先君曰公等以我拚性命希若阿堵者乎揮弗顧隣人有盜賣過二十餘畝者余弟兄欲白之理先君曰若祖與汝

楊忠烈公文集

卷八 行狀

二

祖舊也本人正酷貧無奈一置之官過十二歲兄不保矣且老人豈以兩兄膝易此斗升田哉因呼其人來以田施之無較先君居紳好學王彥方為人所行多如此邑廣文有以道學最諸生者曰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士大夫亦共稱快先君曰若論於道理上去求天知也多了一番知更多了一番求云喜酒善奕醫術既以神授閭里多病人即風雨午夜必起偶一日以酒故求及應半夜叩門者先祖戒之曰汝醫非世傳人但以汝奇驗故事託性命汝嗜酒求或失應必有不辜而死者且邑

嘗以汝故刀圭俱度閣將無神人俱怨汝乎先君遂謝里人曰吾輩不過得一二禁方偏中疾耳何能及諸醫因避入深山共先儒人講求耕織之業時與野老山童載酒林泉為方外之遊垂五年足跡不入城廂戊子歲大饑量廩中粟得八百石盡以給貧人次年大稔諸貧人共議倍償先君固謝之先母劉孺人語之曰今年饑里人棄其有餘我不必讓其所不責何不納而藏之以待其不足乎愈於今日虛名也不二歲復大饑盡招前人還其息而哀其贏者更以過孤寡是時余不肖兄弟

楊忠烈公文集

卷八 行狀

二

有聲諸生聞先君督之其嚴而不常加撻楚小有放逸處但引先賢語錄喻之而不肖亦不時悔悟忽如夢覺先儒人則或呵訕必移時不命之起不敢起闔家無不驚明不起之人然時饑寒酌勞逸故婦孺及僕婢輩皆畏而愛之無私出怨言者邑中有一宦歸者車馬居第侈甚人艷稱之先君曰讀書作官人由非先世之遺財非俸錢之積一旦暴富不賈不商遺子孫以害耳何美為其婦與先儒人為中表親舉止多作態先儒人語子婦曰婦人家自有好本色不在好裝飾須不為貧賤失氣

不為富貴改常若論消受即一簪一履亦自覺簡素為  
安珠翠錦繡動多顧惜若視同利布又增暴殄之罪汝  
輩萬無便為服熱是時余兄弟鄉試屢被落時有鬱色  
先孺人寬之曰秀才但要肯讀書肯做人得官不得官  
命也無為自苦先君則時謂余不肯兄弟曰他日若做  
官不但患在有富貴心更患在有功業心只是淡淡隨  
地隨時做去要有益於君於民而我不必顯有其名便  
毀譽得喪亦可付之不問一為所動便把持不定無真  
人品矣大都余兄弟不肯所承受於內外訓教者如此

楊福烈公文集

卷八 行狀

十三

今兩尊人既不及身享福養而余不肯又不能顯揚隱  
德之萬一惟幸遇輩恩得以子官追贈用敢乞名賢錄  
筆代作勅文彰其懿行庶藉以垂萬禩榮九京耳

誌銘

孝介先生湖山羅公墓誌銘

余童子時即知邑中古獨者有湖山先生云巴余得交  
先生長君翼父歲丙申為先贈君一周甲子先贈君見  
背二年矣余畏季愴焉有傷於心乞諸長者言為追壽  
先生語翼父曰子之於父母慕恩無存亡久近也楊兩  
生此念於世人異於人子常余乃求先生所為子者生  
事葬祭各如禮別先生為令五年歸再拜先生堂下先  
生固健乃展謁之二日忽無疾終矣學者私諡孝介先  
生翼父諱卷先生言行為誌而銘之密封之石先生世  
江夏四世祖忠徙順天之宛平其家廬山則忠仲子勝  
隨兄從壽邸安陸因附籍應之南偏勝三子曰晉曰賢  
曰堂堂孝弟力田稱長者配張氏推挽相從如鹿門夫  
婦是生先生生之夕張孺人夢神人授以古篆文故名  
文臨時歎茂端謹寡言笑即諸兄前狎相逐目不瞬尤  
好讀孝經不忍脫手蓋其天性矣十四補邑博士弟子  
終歲下帷城南四賢祠四賢則宋沂公元獻公與所稱  
連底凍連底清兩君子先生雅慕儒之若相依焉以特

歸省寢食外家人生計無間凡十年集於庠先生既業益進而規行矩言實稱模範人倫故邑賢才子弟多從之遊先生修明程朱之學而與子言孝與弟言弟動引古人相規劇人時矚先生私居先生正襟危坐若肅神明即溽暑無脫幘露袒於以質管幼安當無憾不冠登廁矣先生事兩尊人畢盡色養當張孺人卒哀瘠柴立既葬廬墓側朝夕歸堂上省父至孺人靈前一水一塵必注奠地下乃入口後丁父艱亦如之兩尊人生忌辰與己生辰及兒女婚嫁諸可喜日亦愀然抱痛也歲壬子先生春秋八稔翼父跪請稱觴為祝先生曰生我者安在忍為壽敬謝客如常時先生隣暴暴客白晝操人金獨成其徒無從羅君先生有弟婦柳氏悍妬其持弟秉先生每自譴終不得同居乃僕取老器物取故田廬取薄膚盡以脫善者與弟後無嗣死有勸先生收前田廬者先生嗒然曰人既有弟而不能使合飭又不能使置妾負咎多矣且以區區故與尊吾弟者豈益重余不德乃盡聽柳氏廢無問先生退然若不勝衣言訥訥若不出口乃里有負很爭不辭者得先生一言即釋云或

陰蹈非義者曰辛無以聞羅公云配趙孺人督家人力耕小得贏羨即以遺貧宗戚及里之寡人與丐之旌赤者先生食無兼味五十衣不帛或諷之非帛不暖先生曰布衣吾素也先生積學數十年顧老諸生間晚舉明經遊西雍觀都邑官闕之盛瞻長安士大夫仕宦狀歸語翼父曰始吾讀書謂仕宦將以經世今似不盡然以迂生混其中徒厭且憎耳遂蒞園種樹課孫經史間以其意興發之詩歌陶陶如也蓋三十年不入城市布袍平巾若未策名遺書者人或惜先生無所建樹於世先

楊忠烈公文集

卷八

志銘

六



先生藏魄之日也余嘗憶先生自志曰廟堂未問伊周  
事屋漏先分舜跖心斯為己謀獨之君子雖銘曰有玉  
於此而質栗然而澤然剖而薦之其光亘天夫惟亘  
天而撲既利蘊而崇之其輝自完夫惟自完而光盡全  
愛天地寶者終不以光之利易撲之全嗚呼儀世之羽  
而世未登其用也執古之行而已未收其名也為龍之  
潛為章之間是謂古篆歸全於天含照重泉於萬斯年

處士程公舉崖繼配朱孀人合葬誌銘

隱君卒於家余昆季哭之寢門之外其明年隱君長公  
道遠次公體仁季君存質將以某年某月奉隱君藏於  
祖塋之左從隱君指也持余友陳元模狀請誌銘其幽  
宮之石余與長公昆季遊同序文同社故知隱君莫如  
余深者當余從隱君遊慕其湖山詩酒情遠韻遠若有  
意業少伯之為人亦復好行其德不作人間齟齬是達  
哉其能自樂者今讀元模狀殊詫余向者知隱君之猶  
淺矣按狀隱君名頌字惟簡別號率崖其先為重黎裔

自周休父封於程遂以國姓既晉忠佑公得賜第於徽  
之篁墩故為新安人宋宣議公再遷休陽之率口故又  
為休陽人十一傳至希昂公客遊應山復占籍焉舉三  
子長尚安公永律有長者稱生用村公廷擯善詩古文  
詞先娶某氏卒繼娶殷孀人晚乃舉隱君及季燦隱君  
生故奇穎有遠志喜讀書用村公極器愛之固弗使竟  
讀曰吾晚年子安用僕僕占率為隱君不忍拂意每輟  
讀左右無方備極色養或從遊山水間有春風沂水之  
意用村公喜曰天下佳山水多隨履齒所指便可適吾

性情緣吾塵俗若兼欲謀生暑挾陶白之術亦足以行  
吾隱而佐吾施固當愈於乾柴一官腰盤折道傍不得  
休息者隱君自是時車作四方遊每當山水幽勝風月  
清好招友載酒於松煙竹霽間若惡不能去然時時不  
能忘兩尊人每動念輒歸省以囊中金為壽故甘旨常  
豐後用村公病將草君重簡至得親藥餌含殮可無遺  
憾於股肱人亦如之蓋遠遊而能盡人子大事有天才  
矣視弟煙殊篤煙無子卒以厚資付其婦曰無令傷貧  
庶成其守吾弟志也及弟婦卒并為歸葬於休陽隱君  
居恒好義任使急人之難常如不及元紀股肱人實多  
贊助之其對隱君則儼如賓客隱君亦深相嚴重卒年  
四十再室朱孺人生有丈夫子三隱君課之最勤常曰  
爾翁之寄跡湖海間也從爾大父志也然畢竟未以詩  
書起家爾曹可再服賈手為開塾於黌宮之傍堂曰清  
雪志不忘伊洛樓曰一經志不在贏金總挈其額曰仰  
止蒔花種竹編琴書延賓友領三君誦讀其中三君以  
次通經史能文章為名諸生矣當隱君舟車往來心計  
苛贏稱善居積而遇饑寒死徙可矜閭者遂慨然周之

弗問其人姓地亦不以姓地語人實故屢大起而亦無  
大饒贏盡行吾隱而佐吾施固用村公旨也尤篤於宗  
誼程故有世祠祀休父及晉忠佑梁忠繆宋宣讓數公  
歲費可五十金主者漸稱難隱君虞其遂廢也捐金置  
產歲有常供復鳩工庀材葺祠新之往信陽夏大霽繼  
於應米價倍涌隱君固封廩人問之曰吾不欲作有錢  
糶也至冬雪派人遍野乃出廩籍人而計口食之學博  
吳公顏其堂曰仁孝古風有司歲舉鄉飲酒禮造請以  
為大賓子弟望之若見古人也既籍於應終不忘用材  
公首邱之戒歲丙辰春偶病濕即促裝歸親友交止之  
隱君曰非欲舍生我之土但欲魂魄依先人耳抵故里  
病月餘竟弗飲藥言笑如平時而逝時萬歷丁巳某月  
生以嘉靖丁未得年七十有一朱孺人欲葬村朱子儒  
女佐隱君內政井井更得兩寡人權禮先隱君十四年  
卒生以嘉靖戊申得年五十有七子三長文毅即道遠  
廩入太學婦汪氏生孫男三一凌雲娶閩口吳女一凌  
漢聘草市孫女一凌霞聘方口吳女俱庠生次子剛即  
體仁授八品銜未任婦項氏生孫男二凌其聘下山方

女凌魁未聘生孫女一次文華即存質廩生婦吳氏生  
孫男三凌暉聘新屯戴女一凌翼一凌晚未聘生孫女  
一適方口吳家琬庠生銘曰厥有遠民榮利糠粃蘿美  
以父留餘於子舟車其似山水其指遊戲居廢指困則  
喜重義敦倫身焉終始曰誰相之亦有女士白嶽蔥蔥  
是為幽止羣鷺將翔而千秋康只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九

文

告常熟城隍文

維萬曆三十九年歲次辛亥十一月丙申朔直隸蘇州府常熟縣知縣楊某謹以牲醴敢昭告於城隍之神惟神光明洞達正直無私凡與神來共臨此民者巧取名實可以欺人必不可欺神間對幽微或不慚自知而不能不畏神知某以豎子濫竽茲土入境之初與神盟曰不受私書今四年所邀神之靈諸縉紳大夫士殊能

楊忠烈公文集

卷九

一

相信某亦無內無外無炎無涼實未嘗聽居間于遺願倒民間曲直一字可藉口以復前約至於大奸惡大橫暴魚肉吾民者憑一片鐵心冷面而與民力計之而絕不與己也利之所在力可從事者亦直與民敢任怨勞此治邑之大都也若無柴米衣服運之家鄉辦之他郡不足者間買之民間亦從不敢以官價占小民便宜一文無論四年俸薪未能餘兩餘錢以潤歸囊且為地方事累債十餘金人未必盡知神必知之或當民間病苦早澇心神震恐不啻父母病苦願以身從月下星前有

斐子所不知者或惟神知之又某惘然一邑之隱念也惟是守法太嚴容有違而發之過嘗用察不精容有蔽而失之太疎民隱當恤民困當難如灾民荒區權收坊里等事吾心有餘吾力不足容有舉而竟成中閤而未盡周詳此則某之自知可與人知而無不可與神共昭者及夫某一身精力拙不知分一念以營吾官權符四年迂不知借一日以營吾妻子斯親友之共笑共嗤衆人之疑矯疑恠某又可與神共付之一笑也某妨賢路四年地方幸無大灾大患苟得釋負居然瓦全此非人

楊忠烈公文集

卷九

二

力也默佑陰陽敢忘神庥謹潔牲潔用伸告虔惟神鑒在尚饗

邑人述楊公治狀居然一明神云至讀其所告神文正與君家夫子四知心事千古照耀益神明在方寸間信手余故勒之以傳以公所自道視邑人之彈去思者更為實錄也甲寅正月念有一日署常熟縣儒學教諭事舉人武進白紹先謹跋

祭趙我白老師文

維天啟元年詹事府少詹事贈禮部右侍郎我翁趙老  
夫子卒於家門生揚某以請告在籍遠未及聞也今年  
七月見諸贈卹報始知泰山之頽也典型之喪也潛  
然涕之無從既已弗及侍藥易簣之役又適以邀有新  
命再一乞休未敢出門一走南豐撫棺為慟師生恩義  
遯若河山遂成幽明永隔矣嗟夫座主門生三年而是  
吾夫子獨有父母之親師生情誼在三不薄吾夫子獨  
有道義之殷館閣清華人各愛鼎而直方以大清任而

楊忠烈公文集

卷九文

三

和吾夫子獨備四時一淳而年不享德用不及身天耶  
人耶豈天之未欲治平耶莫叩問於九閭扣心懸字懔  
悼莫因禁室獨居之誠既慚端木之於尼父磨鏡東甌  
之義尚愧滿子之於友生徒以絮酒陳詞何以對越吾  
夫子於九京嗟嗟夫子文章道德垂在汗青芳聞鼎譽  
著在里乘贈卹褒揚寵在朝廷焉慶留餘大在後人即  
令鳳雛苞米英英覽輝儀吉孰非生存夫子何憾而世  
人之於夫子乎憾則名世之用有所未竟乃吾夫子用  
未竟於世而世網終莫之能纓道德性命富貴功名道

法世法人生蝶蟬以吾夫子中有獨靈趣在物外神與  
天行未嘗不壺觴笑詠未嘗不抽揚典墳未嘗不達觀  
塵垢未嘗不執物異倫於古今宇宙得喪升沉一局勘  
盡獨有活法以自蘇非漆園之逍遙瞿曇之寂冥非竹  
林之放情名教亦非栗里之寄傲岫雲則仁智樂山水  
之情實隱契鳶魚之妙獨有適於天真可以撥批萬物  
可以鑄鉤古今可以盡性而至命可以憂道而樂行是  
蓋吾夫子之深有自得而世人莫得而名夫子亦何取  
於世之名傳斯箕尾韓隕大星歿以其形存以其神夫  
子且以達於大生吾亦安知夫子之未嘗不生而感慨  
於尋常之過生者查明明夫子其有當於某之言

楊忠烈公文集

卷九文

四

祭徐京感兵部文

原任兵部左侍郎以邊功加兵部尚書前巡撫甘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順天學校翰林院庶吉士京戚徐老年丈老親家以天啟甲子某月某日老終正寢奉春年弟楊某時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滯在長安不獲與含殮之未抵辦香清醴為位率兒女稽首一再哭傷哉肝膽肺腑之交一旦幽明永隔矣既某以會推忤旨削奪為民還里其明年乙丑乃得東歸載弟前副登堂為文以告親翁之靈曰猗惟翁兄負質瑰璋秉材韶美楊忠烈公六集卷九文

卷九文

五

留心世務文經武緯鸛起巍科濂洲前擬請備補拾長西臺使埋輪都亭白簡崢嶸察吏造士名炳日星經卷西夏韓范齊名特晉司馬政藉洗兵天不慙遺畫閣街精鳴呼痛哉憶別兄年五袞而三神豎以王深語難鈴即數千里時訂東言日月幾何音響寂然再憶燕北無日不接兒女留連兩汝肝腸深夜失盟愛身愛國或有乘戾垂泣而責庚申斥伏衆驚廷杖兄撫予臂死忠何恨嗣荷移官蔽蔭相莊事幸報成屬深退讓今謝朝事何遽相忘更憶少年經史同研各相矜奪問奇聘簞連

林風雨弄擺作紅赤脚賭簪共衣授餐今米廣廈如何不延鳴呼傷哉金丹未成誰是長生或以仁枯或以稟肅北邱累累亦何足云如兄元德滿腔是春理潤神充人百其身天之元氣國之典型齒來甲周官米公登况夫伯道并天疑紫天道人事是耶非耶爰令迦昔夢耶幻耶噫嘻予知之矣惟兄未生神告異兆來自青羊頂餘赤髯曰惟年伯隱德上曜帝於御前勅兄下報今封三代金吾世廟徽降事完飄然還詔驚走塵世猶之一覺人習莖生以為兄悼安識謫仙撒手含笑西夏匡襲抄遺公六集卷九文

六

勅在祈常老成長者名在鄉邦宗伯議謚司空治藏長聖西京尸祝未央有三不朽經世孔長夫人綱子可慰悲慘余所惜者國喪真人更所急者奪我斷金五嶽遊事誰堪託承踴躍涼涼我淚漫濕觸目傷心夫豈世情丹臺洞府勿問芙蓉香酒例米格茲庭尚饗

祭大中丞文

天啟二年八月中浣大中丞山翁先生葬於本山通家  
晚生楊某以時方杜門請告弗能與執紼之列至今十  
月朔日乃得蒞園一展先生之松楸撫今昔之情誼感  
幽明之莫問潸然不覺涕之流溢也嗟夫先生忠貞顯  
立朝廷先生明德昭著公評先生不朽河嶽日星先生  
即沒天地為并某復何論惟是某以枯劣德弗孚人先  
生知我不難抑己以相伸前日之瑯筆彤廷於今之附  
名清鄉誰源誰根獨愧余小子無所建樹以負先生知  
楊忠烈公文集卷九文 七

人之明報先生以人事君之心先生當有憾於九京余  
小子亦何以對先生於冥冥先生更何以膺余小子而  
俾弗迷於前程軍中韓范至今如存余小子亦不敢於  
先生之前問先生之骨為朽與存哲人塵土仙耶化耶  
伯道無兒天耶人耶百歲千秋胡可問耶尚饗

祭周恭諫文

天啟二年十二月初九日欽差分守荆西道恭議聚翁  
周老公祖卒於承夫公署太常寺少卿治年弟楊某弗  
及含殮起簣之役絮酒辨香旬旬重跼哭之幽明之間  
負此良契痛哉不可問矣先是前月某以廬山改折事  
數行致祝傳公杜門未得報書則意公小極暫節即勿  
藥耳再傳凶問且怪而咄之曰公廣輔豐碩神膏挺秀  
當有不盡之年公寬然長者且一領方州再司衡憲生  
佛慈父之祝當有不盡之報而直方以大智仁且勇天  
楊忠烈公文集卷九文 八

之生此人也當有不盡之用公復齒未及強豈其遽已  
而喪其臂力之經營七何再一偵之計聞屬吏失理之  
所以度公必不死者既無一可信情之在公不可以死  
者高堂既有倚杖之白髮當戶猶多牽衣之黃口而視  
彼夢夢奪公如此其速即欲不酸鼻哽咽涕之無從也  
不可得矣況在某同譴而部民又感恩而莫逆冒雪奔  
趨撫棺一慟生死交誼莫叩天關系以哀詞公乎聞耶  
不聞耶詞曰惟公韻宇金特玉臺惟公德量嶽包淵渟  
震蔚雷砰誰堪宦聲荀龍周士誰比後昆人生如此何

問殤彭憶余交誼不禁傷心長安金市附驥后塵握手  
留連壯弟比兄一行作吏彼此風萍十年再對西山白  
雲楚材再振籍呂司衡得入鐫鐫大冶梓金而露偏我  
闔家全城再司屏翰布郭陽春百廢俱舉氛淨羽宇曰  
余應山倍苦非微千里陸潛十家九傾曲為請命改折  
題聞解懸百世山高水深叔牙知我止及一身天地仁  
我止在一生視公何如令古誰倫銘鐫在骨金石匪貞  
何以願公庶幾長齡豈公厭世上應希賓人喪元氣世  
失國楨嗚呼哀哉天猶張弓短除長乘公多未盡之留  
楊忠烈公文集卷九文

九

即還所留於其生與其生所生續續壽母三千為春翹翹  
鳳雛覽輝千尋惟公報享何必其身况夫壽至王喬貴  
至阿衡當其盡時亦只冥冥百年五福真宰戲人擲而  
還之公豈無太上之忘情日月調笑大年縱橫即余哀  
詞安知公之不厭於閨生舅一束如玉其人余耶以致  
無可問之忱

祭唐隱君文

天啟元年二月下浣厄在少微爰松唐隱君以無疾終  
諸丈夫子以三月廿三日藏隱君魄於祖塋之傍從治  
命也隱君負質沉直而抱氣淳和子姓比里故多踴心  
哭於門哭於堂哭於室人無遠近云余亦附在親戚之  
列平時言笑過從稱殷篤矣幽明之間遂成莫問乃率  
兒子輩一醵醢之并叙述隱君生平以告隱君也詞曰  
不祥而豐不辭而榮誅邪枕石有隱丈人亦點咕嚕靡  
志飛英傳讀貨殖聊試吾能四方孤矢懸乎長貧白圭  
楊忠烈公文集卷九文

十

五臺陶朱三成微時知物海跡山征厥用既饒而傳歸  
輪緬惟名宿希踪鹿門烟蓑雨笠沉情耦耕剡鮮擊肥  
自墮尋盟簞笠迺夢蘭晚坡芳豈無素業以遺後人延  
賓啟塾勞愛一經省倫翰墨寧數蕭金佳辰良月盈耳  
書聲君曰樂只無虞荷薪鋤壤勞與十載螢燈羔鴈既  
飭分香泮芹人曰處士有志竟成賈用既售黃羊未陳  
揮指疆理惟力是程趨庭課讀得路青雲佐勤舉案亦  
有冀賓田既連阡葦草嶸層業垂剏裕覆翼後昆胡不  
壽考一旦返真雖曰返真日無不瞑家逾中座孫子繩



繩亢宗在後德著聞民氓感戴夫執君倫明噴噴重  
夫執君等事非不足君有長存長存者何子與善聲余  
言非諛君子居歎

楊忠烈公公六

十一

祭王母馮太恭人文

王熙憲公祖與某同成進士公才情茂美齊如睦如親  
者比之麟鳳珪璋固迥所由成立而知有馮太恭人賢  
太恭人繼母也公失恃尚齡齡太恭人慈愛肫摯忘其  
非已出而公亦復純孝性成居常視食寢疾痛視湯藥  
濡慕之誠亦忘其非所自出吁嗟乎余觀屬毛雖裏尚  
有緣愛憎之變失怙恃之權矧腹隔而情攻者乎太恭  
人好誦經茹素循具佛性善根事夫子以教借婦奴以  
和撫奴婢以寬待屬黨以厚凡婦德母儀無美不備而  
其教子處則為良士出則為循吏自初筮仕不許妄役  
一人妄取一錢以故公之治我郡也摩撫煦哺勞動周  
錫其養吾民也如母之養之其教吾民也如母之教之  
某每過郡聞難達人頌公德者輒曠太恭人壽考無恙  
因思某亦有母其積善善行佛而順余安能以美政及  
民使歸德亦如太恭人飲食必精然喜母猶幸健飲唱  
康視履前日尚呼余詢太恭人起居而太恭人遂溘然  
長逝也豈太恭人之證果西方耶抑造物之棄鄭民而  
奪之母耶傷微者之如在悼懿德之歸懿讓沈蔚焚香

楊忠烈公公六

十二

撫無辭以告太恭人之靈辭曰鬱鬱幽閨千秋紫氣神  
漢隨轉壹鍾女士世途替換曰嫌與忌厭德惟母婉嫺  
淑惠菩薩慈悲瞿曇智慧截織到薦教成前子維魯義  
姑曷云加矣毋所蓄祖善積則餘禮樂詩書爰發其儒  
德星耀楚用福下土以尸以祝惟衆之母春言徽德有  
秩斯祐帝命有常綸錫孔章為龍為光彩服煌煌壽考  
不忘歷世其昌誰是倚伏履完集穀乃實葵宿維公為  
孝義絕而續驚呼百屋士民莫贖為母持服持服云何  
飲河索源矧余猶子壺也可誤酬酒陳辭惟靈是瞻鳴  
呼高饗

楊忠烈公集

卷九

五

寄莫程率崖文

先生遠韻素懷疎襟逸識軒震濬月也往來吳楚間寄  
耳確是扁舟五湖後身客歲先生雖有小極然神自張  
王趣自超豁及有故園白薇之思不佞與先生別時杯  
酒留連言嘯款洽不佞尚與先生為他時黃山之約取  
次衡岱而何以遽見背耶嗟夫華堂晤對即成千古風  
流自在而神采難返黃墟之嘆山陽之感其能已於惋  
楚計別光儀勞人夢寐忽再歲除哲人安在春念高誼  
九閭莫問具有一杯告於故榻精爽未磨知能鑒我也  
嗟

楊忠烈公集

卷九

十四

觀劉玉森文

余入長安之七月初吉適夢玉弟黃冠羽衣錯以雲霞諸繡謂余曰弟且別老元長作浮雲道人不可復還白雲矣余甚驚詫而覺殊疑乘雲歸鄉此離塵就化之祥已復念玉弟道益甚真今以病故益斷諸緣塵根既淨或真主人見相耳無何而訃聞且至矣嗚呼余與玉弟道義骨肉十二年於茲乃生死古今徒託之夢中一語心未死灰忍不腸斷余又以國家之身袍鬚長安無從撫棺一慟幽冥之中抱此訣陷追憶癸卯之春余以楊忠烈公文集卷九文

一五

訪海章先生入白雲是時海章先生命余與諸昆李聞諸昆李懼情都淡而玉弟實怡親人也嗣是探元問素假認一切諸緣箇中事意中語亦惟玉弟為獨真余則謂他日千家一鉢玉弟庶幾其能玉弟神且日益津津王也既余作吏虞山玉弟時刺我以世事都幻莫憂將真作假余或弗之須完世間功課事玉弟傲然弗屑也曰思人所不能刀斷者獨兩尊人天事未完耳此外即妻子且聽之可無當浮雲兄無自絆而又絆我乃玉弟畢竟死心孝友人也會二兄昆磊無子亡玉弟為囑

血數升已而兩尊人繼亡益形衆立神已喪亡過半已後有疑從構起人且誦玉弟以真能為白但為文叔飲枕間之泣其強焉而偶與人語笑者皆形魄耳一腔血誰從傾熱則有龜二豎三彭之搬弄而已客歲余假歸再過白雲則弟玉弟曰世間功名假恩愛亦假形骸願想亦何嘗不假試問主人去矣恩愛結於何處壅渾明於何所千家一鉢作何住脚玉弟亦若爽然醒然畢竟死此一腔血矣嗟夫玉弟一日不忘兩尊人也兩尊人竟有沒土之暴露一日不忘伯兄也伯兄竟為若教之楊忠烈公文集卷九文

一六

較魂孤兒寡婦玉弟今誠假藉之美而玉弟之真安在豈造化一切以假愚弄人構破其假者造物反妬之早奪其真還之虛空以逼證其大假者耶嗟夫玉弟之假化矣而不迷之真在玉弟自存彼夫未滿之願未償之恨陰陽野碧莫更於化中結不化之有情疑也惟余與玉弟雲水之約於今已矣願玉弟游此真主人無復為情礙所轉繞偶數言既命見子代余泣涕而道也玉弟其竟爽然聽之乎詞曰有形皆幻生死俱假西溪東生環相為駕波即生因即沒何詫太化虛無神仙匪真

既滯於形不名為神不見其形其神安存不晦者明不死者生此性常明何死何生有至於斯體用天成在山非璞在席非珍汙之而光埋之而瑩惟不自晦其真鳴呼王人無晦爾真庶幾長生

楊忠烈公文集

卷九

七

禱岳武穆王文

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奉旨被逮楊某謹齋心虔告於宋純忠武穆岳王之神曰惟神萬古精忠兩間正氣高山仰止凡士而識字將而枕戈者莫不凜凜死要錢之明訓以刻厲其心烈日當空或處而被謗直而蒙誣亦莫不引皇天后土之忠言以隆祈一鑒如其屋漏內省誠無足比數於前賢而忠愛獨盟則不敢自同於末俗萬歷四十八年當神祖膺天之後先帝不豫之時今上未冊立及初登極之際一倡議鄭貴妃之當移官與富辭封后一力舉李妃之不可以託付少主與不可抗擬筑清官總之非杜漸防微之公心則尊王消霧之獨念也此一點血忱如為官為名可以進人耳目必不可欺神明鑒天啟四年見司禮監親忠賢與孔母客氏奏褒為奸太阿竊弄即帝子帝妃可以生死任情天誅天憲可以喜怒惟意目已無君漸豈可長此其義不能忍聲罪料參明知虎不可撩禍不可試祇以當日憑几倦倦安可今日同人默然庶幾博浪一擊萬一宗社有靈今忠賢猶知主僕之分不至謂外廷無人或可以盡此

楊忠烈公文集

卷九

八

臣子忠心無但願朝廷官做也不意微誠不足濟事孤直反為厲階播惡同氣同鄉削籍空國空署今且橫誣以烏有賊私垂指前移官事為通王安罪案父子長途赤炎蒸背聞者見者不免傷情某則謂自古忠臣受禍者何獨某一人即如武穆王何等功勳而莫須有三字竟殺忠良何況麼如某此行定知不測自作自受已是甘心但所恨者人借某以結內外之歡因借忠賢以快恩仇之報如劉一燦周嘉謨等之削籍如左先斗鍾大中之跟蹤徒傷明主手滑之威益亂祖宗干政之制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二

七

某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國家大體大勢所傷實多且恐積威所劫臣僚媚竈如趨而積勢所成權奸騎虎不下九閭既已雲深舉國盡為古結氣運收闕有不忍言者惟是仰干神聖大顯威靈默膺帝心少戰兇敵無枉陷無辜於羅織猶少迴片照於霧羅雖八千女鬼亂朝綱之識若氣數有司而一轉水霜成雨露之仁則惟神造化千秋廟食知不忘憂國之心一寸蟻衷定俯鑒愛君之血至於某之受誣原欲不辯但事在這賊無論名臣賢斧已為衆奏罄產不滿千餘何以成不疑之長者

將無累叔教之子孫與言及此不免痛心不敢不實訴於神也說者又謂此行已觸兇談當更發揮一番恐累臣一疏想不能上聞而天網四張亦難以理論徒取明旨之襲更傷英斷之明似不如聽之公道為妥無已則仍抗前疏極言票擬當歸閣臣用舍當聽銓部刑罰當付法司中官必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古人尸諫之意少動時人忠義之心又未知有當於人臣之義有濟於天下之事否也俱望尊神明賜一夢以決行止瑣瑣冒瀆敢言附於忠義之下同而亟亟呼搶實情切於疾痛之至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二

三

書獄神廟壁文

枉死北鎮撫司楊某絕筆書於獄神之前冀以癡心報  
主不惜身家久付七尺於不問矣日前起逮不為張儉  
之逃亡楊震之仰藥亦謂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故赤日  
長途踉蹌不脫欲以身之生死歸之朝廷且不忍概於  
令公論與人心天理俱不足憑徒以法縮自裁祇取妻  
子環泣令明時有身死不明之大臣耳不意身一入都  
偵邏滿目即發一揭亦不可得至於如此打問之日汪  
文言死案審定固不容辯血肉淋漓生死頃刻不時追  
楊忠烈公文集

非文

主

賊限限狠打此豈皇上如天之仁國家慎刑之典祖宗  
待大臣之禮不過仇我者立追我性命耳借封疆為題  
追賊為繇徒使枉殺臣子之名歸之皇上而因我累死  
之冤及於同類然則某今日尚何愛此餘生哉叩九關  
不得苦求自絕明某自死非皇上殺之內外有殺之者  
某死則仇我之怨可消而好生之念或動天下人心猶  
在公論或伸使國家無一獄冤死卿貳六人之慘而某  
亦得上見先帝於在天訴明當日不忍負顧命一念至  
於移官一事李選侍於聖母有氣毆之兇於先帝有廷

辱之惡於皇上有欺侮之罪如此肆無忌憚豈堪與中  
聖同官先帝上升之日大小臣工共議李選侍移出乾  
清亦謂乾清非選侍得據之所遷居別宮於皇上臨政  
為便蓋在廷諸臣一念正名分防微杜漸專擅之公忠  
耳李選侍於皇上既非生母嫡母之尊又無撫養保護  
之素祇一移官本分事有何違犯詎云陷於不孝然則  
今日諸臣還當請李選侍還正乾清可乎嗟嗟以誕天  
育聖之國母戰年受其縛迫至於皇上母子相訣終天  
飲恨何窮此在為聖母辨騰所親見者今在朝冠紳誰  
楊忠烈公文集

非文

主

非聖母臣子曾未動念追論而於李選侍半响遷移百  
法千方惋惜無非為內外欲殺某之人曲成罪案曲加  
描寫誣謂先帝三次召對皆為封選侍飾成遺命之專  
如此不知君臣召對生死交關但港港一官人視先帝  
為何如主乃先帝絕未嘗有此也初次召對為發明違  
和以瞞病偶發服藥無效令諸臣傳知中外以杜紛紛  
之口并皇上伏侍人都有了與停太后封事既因孫宗  
伯言封李選侍儀注先帝始言加一名封之故以李選  
侍生育多伏侍久也非宗伯言之則先帝語未及此矣

二次召對則君臣相慰藉語未及他事三次召對則屬  
二三大臣以輔令上要緊及國家事當盡心分憂至問  
壽官後李選侍拉上入復推出要封皇后先帝色大變  
孫宗伯言封李選侍為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先帝  
但急指上言輔他要緊者三明示封選侍無甚要緊也  
隨即暈倒御榻令無端謂先帝於李選侍臨危握手丁  
寧明加皇上以違逆之名隱加先帝以內嬖之過徒欲  
快幾人之恩仇不顧傷兩朝之名德是豈可忍令某已  
死矣祇存此一設議論灑向青天白日為幽冥覈實者

湯忠烈公文集

卷九

文

考質儲仁人君子不忍紅冤死者之言有以付之修實  
錄者亦臣子所以為兩朝名德深恩也然非所敢必也  
即身無完肉屍供蛆蟻原所甘心而煇恩念頭到死不  
改惟我在朝臣子共從君父起念於祖制國法國家大  
體當共留心畢竟念選侍先朝舊人撫養弟妹厚加恩  
禮於國法家法可謂衡量得體仁義盡盡今何忍以罪  
一慝不畏死之楊某盡一筆抹殺若夫泰昌元年九月  
召方韓劉三閣臣與六部都察院一國公三科道於乾  
清宮前面發選侍無禮聖母之事因方相公言待李選

侍有恩禮不必又暴其過惡皇上親言朕與他有仇當  
時君臣相質真意母子相念至情宛然惻然夫豈出夜  
半傳宣者今俱以一段字消之謂俱出從旁提弄又令  
後世視皇上為何如主某謂事關大體即語有夫次處  
有父安只當據理據情規正不妨存其本色而況乎其  
未必多失也又何忍不於君父母子無解恩怨官庭當  
正名義再一深原某沉死獄底之人語言亦復何味而  
人之將死而朝奉養一念忠愛恨生前未一發明不忍  
不於死時痛心一宣吐也若夫家破人離老母無終幼

湯忠烈公文集

卷九

文

子無食債家逼促都非某所念及矣可笑讀書作官人  
於國家大體緊關之際只當確語從人作秦越之視為  
兩疎之船當事無半句商量背後冷言冷語為目前自  
卸妬人計作後日逢人功名地豈不仕路上大乖巧大  
便益事何苦癡愚從君父國家遠念不顧性命身家務  
欲盡其在我又復好直觸忤多人使屍無全體誰是獨  
食朝廷飯者然守吾師致身明訓先哲盡忠典型自當  
成敗利害不計乃朝廷之所以不虛養士也若箇箇討  
乖趨勢只戀功名長久不顧朝廷安危聖賢畫中忠義

心上終不敢許即范滂臨刑欲汝為善則我不為惡父  
子相訣某謂何不更勉以忠義而作此憤激之語替人  
讀書之念某至此時不悔直節不懼酷刑不悲慘死但  
令此心毫無奸欺白日冥冥於我何有哉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十

古體詩

神仙篇

浮生厭危役名微共招攜雲軒遊紫府鳳駟立丹梯時  
視遼東鶴屢馳淮南鶴玉英持作寶瓊實探成溪飛衆  
揚輕電懸旌耀彩霓端銀光似燭靈石額如泥寥闕南  
山右起越鳳洲西一應五色持此林行述

被遠賦別榮智宗侯

命駕瑶池側過息瀛女臺長袖何靡靡蕭管清且哀璧  
精思烈公文集卷之十

門涼月舉珠殿秋風迴青鳥驚高羽王母停玉杯舉袖  
暫為別千年得復來

宿漢口回龍寺為恒空上人作

江上一拳石環以數株樹情舍隱老僧問年不知數黃  
鶴拜對江鷗鵠來蒼素清磬發閒情風搖任沉汨試問  
在舟人能得高眠足老僧笑不言江月儺起忽

近體詩

寄老僧節杖

堅輕節竹杖一杖有九節寄語朔州僧閒步秋山月

失題五前

山色無定姿如煙復如黛中有素心人鳴琴應秋韻  
閑逐趁春遊偷然入深峭不見攀屨人山花淡相笑  
結伴諸女兒拈花各嬌面素鶯弄柳雙轉頭落翠鈿  
闌草藉花茵山花香撲簪尋香不辨人喚采蝶成陣  
闌此鴻濛荒真成羽人宅洪巖居可移天姥夢亦得  
同友人登臨漫和老僧口號

二三物外侶盟結歲寒松揮塵倚蘭砌們羅上梵宮練  
搖飛瀑白鶯華落霞紅吟眺當茲際塵氛淨門中

楊忠烈公文集卷之十

二

山居陳元樸見訪限香韻

桐吟涼吹夜促膝共元方肝膽衝星斗芝蘭入室香  
清聽達語澆倒醉醉鵬匪石吾徒在雌黃任短長

會子山

遙將秋送目天與君爭鋪借此山中月看猶汶上吾雲  
腴瓜不斷石種囊冥枯一片春秋色登登到得無

贈諾心字五十

恭祝懸沙旦圖開瑞霽添千秋期后父五秩慶先登駐  
世稱居士前身是髮僧瑤池降王母玉筍得高朋海上

鷗鷺狎樓頭，鷺可乘風流。追許橡孝友，擬姜肱賢序。終須列鴻冥，暫遊蟠桑陸。十畝適山色，一園免守以黑。知白胸消炭，與永弓裏基。不薄忠孝世，相承令德歌。同種怕情真，性增真仙在，真樂何美羽飛騰。

楚聞中秋

戰罷文場筆陣收，客居不覺近中秋。天開銀漢三千丈，人仰金風十二樓。燭影遙添豪士氣，桂花偏插少年頭。今朝得會嫦娥面，明日蟾宮任我遊。

贈彭浮吾雲水遊

楊思烈公文集 卷一 詩

三

淳吾道兄尋五嶽遊一雙赤脚兩箇空拳眼前寸絲不望世事一筆都勾可稱決烈男子矣友人楊文孺老婆心腸無敢一筆破袖作世情話相向也漫賦一言紀別

久向雲煙曳羽衣，還尋未屆已知非。却從丹鼎還靈藥，讀得黃庭悟秘機。鶴絕何人能自脫，鷹如汝亦應稀。學仙將去家千里，何日歸來丁令威。

題畫

把酒高樓俯碧流，微茫氣色對幽壑。重巒倒影平湖淨，

積翠斜連粉黛浮，不盡雲霞飛樹杪。何處旌節駐沙頭，虛中雙雁乾坤豁。豈必人間汗漫遊。

看山宿鐵佛寺

何年鐵冶冠金山，勝占靈山地最偏。徑入深林迷宛轉，庭樺古柏拂雲烟。談經案近岩邊月，煮茗鑪燒石上煙。暮杖看山時憩此，偷然疑到小壺天。

題柏子園青雲閣

官閣凌空汶水深，金甌初動客登臨。浮雲易改三山色，落葉先驚萬里心。江上美人遺雅佩，城南少婦試清砧。楊思烈公文集 卷一 詩

驚臺宛苑冷禾黍，日暮凭闌思不禁。

秋日移居石龍寺用九龍碑詩韻紀勝二首

花宮百尺擁松蘿，說偈僧歸歲月多。碣上數行留帝製，蒼間一錫有神訶。岩懸飛瀑烟雲溼，路近樵青斷續歌。覽勝自嗤羣累縛，何時受戒伴頭陀。

一榻蕭然臥草邊，也休縛佛學逃禪。永能寐入無塵地，却喜閒遊是梵天。杖屨雲霞穿古砌，琴聽齒羽咽鳴泉。興來幾醉藤蘿月，忘却都踰詫負歲年。

偶坐申陽青蓮菴

申陽城外山如畫近接河流遠接天翠擁虬松秋四壁  
風酣絲柳日三眠人來火出雲間吠鳥去僧還定裏禪  
偶爾到蒼廬感歌擬從社主結青蓮

乾彭烈婦二首

陳人之女彭生婦二十餘齡殉所天指髮兩殘先示信  
水漿七日不曾咽抱屍血染衣和履投死心甘蟻共齧  
節烈古今名並著如斯就義幾人全

燭燭曾盟合昏時於今殉死益堪悲一雙玉墮春纖笋  
滿首刀殘雲鬢絲名並相君能泣竹才同衛女解吟詩  
漢東自昔多婦節三百年來此一奇

龍恩霖遊龍興寺懷詩見訪用韻答之

久慕蒙焚太乙光美人何幸此同方披襟愛結蓮高侶  
緱佩常親蘭蕙香門有弓旌徵異等匣含風雨暫深藏  
明時轉吟公車會何用飄零重自傷

送醫士彭月潭還吳

彭仙世住清江浦三十年來寓楚墟此日歸帆別鷺鷥  
到時家燕醉鱸魚活心自契肱非折殘髮雖瞻顏似初  
若過匡山應大笑杏林春意屬吾廬

贈水心老僧

支遁雲高沂水邱狂儒此日始攀遊談禪語我暑藤下  
說偈禮佛蓮葉頭淨鉢只教元鶴守法筵時見赤霞流  
塵襟一瞬都空盡何必尋仙到十洲

喜友人至寺見訪

暮雲相望正迷茫之子何來聚上方夜坐暗聯金壁影  
風吟時挹薜蘿香斷金自分三城口刻燭無妨屢命騶  
却慮王猷旋返權明朝分手恨應長

答魏兄岳贈畫鷹

點綴神鵠出海雲信陵好客特頒分風激尚欲雲霄翼  
秋擊應猶孤鳬羣橫目一鳴沉氣顧枝頭獨立絕塵氛  
圖開遠壁珠增色不羨林禽羨菲文

贈彭月潭八十舉子

月潭老人與太奇生平不解皺雙眉宅邊有地頻栽杏  
身外無營只採芝濁酒半醺聊自吟詠諧一笑解人頤  
不知得訣長生否八十年來尚產兒

乾水心和尚

聞茶幾脫嘆癡障惟有茶寥性湛如愛客常揮高士榻

談禪時悟覺皇書東林擬結青蓮社西竺舍師素鶴徂  
僕到水心亭上望不遠聞笛立如彌

題四賢祠

戴酒斯堂豈漫遊典型不遠得前修遠名官業推清遠  
渡填何心應狀頭山外三鐘仍紫氣橋南一派擁寒流  
地靈似尚催人傑未信芳從兩姓收

丁酉中秋對讀所感賦

今夕何夕天微雲秋光中燦此平分擁金獨臥難成寐  
命酒諸君恣論文九折無因逢伯願一揮誰道掃千軍  
精於此公三

惟應天柱峯頭月堪照幽思百縷紛

積雨小霽同劉生伯王思延出遊賢隱寺

震雷河外初收雨出眺賢山曳短筇一徑斜穿通薛蓋  
數峯高棟削芙蓉仙留石洞人何世僧定松門雲自封  
巋客此中虛望眼徘徊須恐暮城鐘

送游叔燦入北蕪二首

才子青驄指帝城柳花雨听夾啼鶯吳苑鄭重前途滿  
贏得青樓唱玉清

題柱仙郎自有名雄文新主辟雍盟乘時好獻上林賦

玉素重迎舊長卿

遊北固望金焦紀事十首

令道其六開南中有石

望亭平俯大江流煙色維橋一片浮眼底六朝人物盡  
猶憐拳石自千秋

達僧剛得話迷禪候吏催人下虎船怪底漁翁雄辨下  
三杯高枕石頭眠

峭坑古祠幾經春穰李天桃色自新半壁老藤深抱月  
却疑中有避秦人

風塵逐日若飛塵曉到虛堂眼倍明高貴白腸春正海  
陽忠烈公文集卷一

天涯何事滯迷津

送程存質南歸二首

氣血滿路結靈雲才子青驄朱作轡歸去江南春正好  
却收綠筆發雄文

黃山白嶽鬱嶙峋如錦花時入望新不及條風隨馬首  
一尊千里共尋春

送劉宗乙赴武昌二首

濯枝新雨淨山城到處榴花照眼明況復雲翻青嶺頂  
好收綠筆恣縱橫

年月江頭水正平輕橈隊隊踏波行中流擊楫君家事  
越石於今有後生

遊靈崖望太湖過西施洞二首

吳王穩擁太湖深新膽十年少伯心但看扁舟辭國事  
何嘗載去沈砂人

萬松深頂洞門扁絕磴蒼苔不可停誤國無從誅尤物  
尚留遺跡穢山靈

贈融和尚有序

歲甲辰余從方外彭幼翔開闢雙林寺時寺僧融長

揚忠烈公文集

卷十詩

九

老珠脩然松下風也余甚敬之融齒固長余五歲令  
春苦於度帖勞費過余齋因問寺中景則近蕭條甚  
矣乃僧祝尚如舊而余鬚髮半白感而書此

二十年前學閉關而今相見鬚毛斑却憐海內徵求急  
即爾山僧亦不閒

和友人七夕韻

耿耿銀河望眼頻一年此夕鵲橋新相逢莫漫輕相別  
明日東西不易親

遊雙泉寺次彭熙陽先生韻二首

鐘聲縹緲鶴聲孤彷彿人天有即無最是禪心容易覓  
一聲清磬見元珠

嶙峋山寺倚雲孤是處荒塵此若無怪得主僧多慧識  
摩尼刺有照昏珠

和家兄韻寄王陽奇

筆落驚人何太奇王家寧復羨簪兒但看今日兒童語  
定禮他年幼婦詞

詞

題筵上蓮花

揚忠烈公文集

卷十詩

十

梅雨歇恰好清和時節水綠銀塘七竅靈根吐出芳菲  
自別高揭向處風落塵埃得染仙姿芳潔縱有浪沫浮  
渣護花呵斤左右迴遭自隔一點不染塵氛惟應雨濯  
晴振雪鬢雲裳相結誰涅莫漫把六郎面似潘妃步屐

表忠錄目錄

合邑祈禱生還文

忠俠堂記

楊忠烈公傳

常熟祠堂碑記

德安府祠堂碑記

表忠錄目錄

題楊忠烈公小像

閔致

李之椿

趙古士

陳仁錫

錢謙益

盧綰

姚孔鈞

張希良

羅暹春

陳子廷

鄭鄭

楊澤曾

蔣祥埤

易元善

戴修道

喬用選

易鏡清

金光杰

劉誼

宋材哲

何天衡

徐嘉瑞

劉夢蘭

蔡紹江

胡美彥

史致蕃

馮春暉

郭道閻

陳光亨

潘煥龍

喻樹傳

陳元卿

林耀光

儀克中

譚大猷

丁澍	汪世學	譚敬昭	呂庭桐	謝丙	周嘉謨	秦瀛	何道生	王反亮	三	沈欽輝	李鴻賓	陳恩	魏揚忠烈公	哀廬山	讀楊忠烈公文集書後	陳若霖	邱樹棠	卞永翰
表忠歌																		
題楊忠烈公血影石歌																		
表忠錄目錄																		

程德潤	石時渠	黃士瀛	熊莢	吳光凱	單懋謙	胡忠賢	葉為珪	祝維則	四	方燧	戴廷謨	劉體仁	謁忠烈公祠	謁忠烈公祠見古井涵月並制憲阮芸臺送朱墨蹟一軸	謁忠烈公祠	望大洪山遙拜忠烈公墓	謁忠烈公墓	閔行
表忠錄目錄																		

錢清履  
未孫可銳

敬題先忠烈公像  
敬書先忠烈公祠

敬書先忠烈公集後

敬楊忠烈公遺墨

題東家秦氏藏忠烈公墨蹟卷

新跋

新跋

原刻疏稿舊叙

表忠錄目錄

原序

原序

原跋

新跋

附天合徵紀實

附魏忠賢始末

陳祖范

葉澤森

汪廷珍

蔡紹江

男之易

男之易

家孫苞

家孫苞

孫世祖憲

燕客具草

趙吉士

合邑祈禱生還文

伏以大來小往天地之氣始通福善禍淫鬼神之權為  
赫保茲天子萬岳既早生中未喪斯文區人焉能厄孔  
大德未封侯丙吉垂危不死精忠須返國蘇武絕域偏  
存冠冢被萬里之竄丁謂逐而全歸魏公蹈合族之誅  
秦檜亡而無恙蓋物理變則必通賴天網疎而不漏縱  
忠臣多奇禍有十箇九殃之謠豈天意相吉人無萬死  
一生之路鑒觀有赫曾云親聽由民窮迫必吁敢以璧  
珪侯命茲為本邑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某赤心  
未忠錄

報國灑血除奸一言出而禍隨片紙飛而身遽可憐六  
月炎暑白首龍木而赤體纏微何忍萬里累臣哀母絕  
裾而孤雛破那几閣已雲封霧結難通槐令之書草虎  
方吮血磨牙誰濟軼人之劍坐看孤忠之殞命莫可如  
何仰瞻穹闕而陳情安能忍此虔修寶錄用代金縢敢  
昭告於皇天上帝名山大川之神照及覆雪當茲滯獄  
愁遺一老永託六尺之孤嗟我良人願効百身之贖竊  
念楊某居鄉服政念念可質明神曄瑞移宮事事堪白  
列祖同受福前之顧命首勤君側之神姦貌七尺而早



拚誓九死而弗變果投顯恭之談大烈崔崗竟罹喬國之殃網張漢室但秦廷之弊尚有還期詎素秦之囚終無生理未必十宗二祖不勝女鬼之八十敢希黃地元天勿聽疑龍於上六爻慈帝作主張神司福極開未開之日月奮奮之雷霆或夢通秘禁告本朝不殺諫臣或巫降新城懲凶人稍知悔禍或四郊拔木迎公旦於東方或六月飛霜脫邪衍於北寺毋令一網打盡獄起同文毋令壯士不還風寒易水毋令楚客重抱江魚之痛毋令楊家復衝大鳥之悲盡轉妖孽作貞祥免使文

求心錄

二

昌經實案但得玉關生入豈殊畫錦榮歸即使首正孤邱亦勝屍隨馬革某等塵界無知東矣好德非不虛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決不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禱爾神祇上下皆曰何辜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公疏惡悃

附登血誠

崇祀昭忠邑門人庠生閻致敬撰

忠俠堂記

忠俠堂者予外祖先字高公客豫之堂楚楊大洪先生就繫病篤時會主之云楚豫相去千里其間郵亭館榭蔽日翳雲獨高公之堂有楊先生予先生往來楚豫二十餘載前此未居此堂爲驛負弩候館偏繁至此行爲魯朱家者誰哉季布亡將雖主營朱家毅然散匿先生社稷臣排闥立孤請緹誅逆天地震動則此行爭兩館之者當人百其身以相贖何必依也迨儼然東道而俠如魯朱家者正不可得吾哉太史公於使深致意焉夫詭止爲刑軀政者流而傳之以先生兼程赴死露廬霜行實獲我所未幾不戒於霜露炭炭乎旦夕莫保先生誓欲全軀歸國就地養病乃返舍避先生如避兵郡邑大夫縉紳先生尤甚於販債聲厲戶察影則迹尚有餘恐然則先生遂死道路耶李子欽歎歎息而爲之記曰有高公而魯朱家有人矣公與先生素未締交從楊從輝襲官潞藩窮而好義水邊數椽梁上一榻河北久知有高公寓先生方當進退維谷塗之人密指公曰此河北之好義士也先生且喜且疑命使者往告公聞命

求心錄

三

恐後急語使者曰予不館先生誰館先生者即日投餐  
問藥起居臨至郡邑蠲紳聞而股栗懼將及已多端恐  
悞大聲趨行公戎僕堅挽拒之亦如人之拒先生俠哉  
公也較諸魯朱家而過焉亡布固雖主而辯者明王明  
主可與忠言魯朱家登見及此若虎彪擇肉媚媚即臨  
公未足當端想而公嗜義忘禍色笑自如蒼使而進於  
道矣公寓友義素相許公遽之曰胡可觀面失楊先生  
友唯唯否否有投足縮趾者有戒淫義足者有履國却  
步者悲乎此堂寧遂火域而殃魚也哉公執椿手愴然

志銘

曰小子曾見先生手椿曰曩嘗交先生於都先生呼椿  
為小友椿竊窺先生浩然溫眉宇間公曰小子洵可交  
先生矣先生館於子病甚篤而浩然如初臥三晝夜方  
語語及死生漠不動心惟以殺瘞未遂為恨且港倦於  
遺事方殷無人奮身而捍社稷則死目不瞑先生忠於  
社稷如此留十日病始痊軀全死可浮雲無繫孤獨兩  
豪難棄此中豈徐夫人七首抑張子房博浪椎諸發所  
藏東囊若若雜沓錯落或聚或矢或布或缺或蔓與桂  
或藥與茶或首陽薇或井墮李或義參分粒或孝堪餘

吉或囊而聲或匱而承或裹而滋物或配名人或配地  
域或配時公愕然曰毋乃縉紳先生郡邑大夫之所遺  
與先生曰乞惠也檻車所至不遠數百里而來母子背  
負夫婦肩攜聾者以口啞者以指聾者以胸跛者以首  
與者以目厥致必親雖微成潔喘吁涕泗罵瑞不絕匪  
與掩首道路嗟咽以是故挾之與俱公曰吁嗟哉禮失  
而求諸野義失而存諸乞乎逆瑞能殺盡忠臣義士而  
不能殺乞彼乞為孝子順孫者現此乞與會縉紳之與  
縉紳先生行公騎而送送而哭哭而失聲去隔歲餘人

志銘

猶未敢至斯堂予登堂徘徊不忍去先生忠魂在屋梁  
招之恍惚與予語余因誼此堂曰忠俠堂自長安歷此  
堂也傳勝武穆之祠灑酒比干之墓忠義填臆悲憤裂  
眦迴思逆賊彌天聲較鼎沸而四海清流忍死守正以  
待河清皆賴二十四罪一疏為未鐸耳時臨險觸兇慰  
先生於詔獄者長安醫役可方椒山痲骨膚兒而公居  
停過難世多未聞小子椿淚而記之千秋而往此堂當  
並千墓岳祠鼎峙伊洛報之鳴鶴負弩之候館也孰多

天啓七年徂李之椿撰

楊忠烈公傳

有明三百年相臣前有三楊曰楊榮楊溥楊士奇最後  
楊一清能真逆奄劉瑾於死為尤著諱臣亦有三楊曰  
楊爵楊最楊繼盛表後楊達攻逆奄魏忠賢以死為尤  
著而一代盛衰之榮約畧可見要某宇文孺號大洪湖  
北廬山人萬歷丁未進士初令常熟劇甚政廉明豪猾  
懾服縣大治俸薄不足贍家口其兄破產資之以高等  
僕推諫垣公之在諫垣也章數十上如參逆畧罷廷高  
兵部尚書黃嘉善皆侃侃中機要而功莫大於移宮節

忠烈公

六

於壯於劾奄萬歷寢疾久皇太子希得進見公告首輔  
方從哲當直宿閣中每日年百官候安如宋文潞公故  
事不令見上亦不必令上知第令內侍知大臣在問足  
矣又傳語東宮伴讀王安皇長子當力請入侍連明而  
入日暮而退以備非常及泰昌即位甫十日不豫先是  
鄭貴妃新集女樂十人將進萬歷因病調攝而傳至是  
即以進賀帝體素羸一夕連郡二生二旦次日得疾鄭  
樂房內侍崔文昇用大黃泄之遂洞下不止公抗言藥  
候請召皇長子入侍且褒鄭貴妃封后命未幾傳錦衣

宣公并各部大臣咸疑上怒且予校閣臣啓公言太慈

公不為動執之愈堅既入上目注公者久之慰諭諸臣  
出半未再召上顧皇長子曰科臣楊達說渠宜在朕左  
右極是又諭封李選侍為皇貴妃者再甲戌上大漸復  
召諸臣及公入受顧命顧命大臣事也公以七品官得  
之益感激思報上前諸臣皆哭臨內侍守門持提鼠下  
公厲聲叱之乃入先是受顧命時選侍披幘立呼皇長  
子入復趣之出故上冊立為后上不應至是復擁逼皇  
嗣於內司禮監王安詔之出羣臣呼萬歲選侍召四皇

本末

七

嗣者三公厲聲格之遂登文華殿羣臣禮見畢擁皇嗣  
歸慈慶而選侍猶踞乾清殿然以母道自居公與冢宰  
周嘉謨御史左光斗連疏請移宮首輔方從哲議稍緩  
其期公面折之復呼選侍內使責以屬辭聲淚俱咽上  
顧內侍曰鬚子官真忠臣也於是宮乃移選侍亦卒不  
得封皇貴妃當是時公以一身奪人主於婦寺之子外  
戒金吾內防官換坐宮門外五日夜目不先睫頭髮盡  
白非公識力堅定事且不可知雖不自以為功而忌其  
功者多矣宮既移言者分左右恒互訐不已公復疏言

臣於當日即詣諸大臣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即今日緝獲盜寶罪端只宜截厥渠魁毋滋蔓引大抵宸居未定先帝之付託為重平日之寵愛為輕宸居已定既盡臣子防微之志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臣之議移宮者始終如此伏乞皇上於皇帝皇妹時勤召見於李選侍酌加恩數庶幾仰體先帝遺意疏上報聞公持論本平終為羣小所側目適孫如游入閣公出孫門忘者指公為之地於是屢疏求退乃予告御史高宏圖深

求去錄

惜其去特疏請召公隨陞副憲魏忠賢與客氏譖殺王安公家居時見官府可駭事不勝憤慨推案起曰吾必誅此豎以報先帝其出也託少子於親友而御者母以行意如受顧命時得行其志不知羽翼已成豐蔀見斗而莫能摧也既而忠賢遼老成冒恩蔭剝內操用立枷梟毒愈肆公疏列二十四大罪盡發其奸忠賢惶恐泣訴御前客氏與奄黨王體乾曲為彌縫溫言慰賢且責公尋端沽直然自公首請上方而攻忠賢者疏且捆至兵會難蒙軍公以註籍不與矯旨責以規避穢職而憾

公刺骨必欲殺之第移宮名甚正難以坐罪復逮汪文公刺骨必欲殺之第移宮名甚正難以坐罪復逮汪文言構黨廷弼大構廷弼者公垣中所推也熊為臺省排搆公疏呈之謂議經畧者終難抹煞其功憐經畧者亦難掩飾其罪功在支撐平苦得二載之倖安罪在積衰莫振帳萬全之無策孰得辭任聽勒公持論甚平奄黨迎合意誣公與左魏等納賄放縱違縱驕遽公先貽摺汪文言逼使引公文言仰天哭曰安有貪穢楊大洪乎有甥見其受刑慘毒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泣耶死不承公至許顯純迎奄

求忠錄

七

意酷刑坐職公惟呼太祖高皇帝不少屈卒竟於獄時年五十有四公之死土囊壓身鐵釘貫耳慘毒萬狀蔡虎六晝夜蛆蟲穿穴僅以血濕衣裹置棺中畢命之日白氣貫斗觀歸無葬地置於河側天下冤之諸君子在鎮撫司面黑如墨頭禿如僧用尺帛裹之衣服上膿血如渠公鬚髮俱白更為可憐皆坐職而死發無按比追家屬公素貧家既破老母妻子寄居樓上親戚恐禍及無敢留者追賊限急瀕死忠賢強乃免當就逮時士民團聚洶洶道府委曲開諭不散勢且激變公帶刑具

向士民叩頭哀懇乃辭起程之日哭送者數萬人所過  
市集板輿看忠臣姓香設醴祝生還者自荆達豫綿  
亘千里送至黃河者以千計販夫菜傭亦爭以數錢投  
縣令匱中代為輸贖八十老母及四子僅出城永訣旗  
尉屏呵不許隨行至河南許州鄉紳郎中蘇繼猷與公  
為舊識送飯一席被偵探削奪蘇懼後禍自經崇禎改  
元乃賸卹典特贈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諡忠烈廢其子  
為郎已追在官贖銀五百兩給還聽母繼猷亦贈太常  
卿從優予祭葬公與左光斗為同年同貳憲府同劾逆

表忠錄

十

奄同以七月二十四日死故天下稱楊左如漢李杜云  
李邕之三朝野記曰羣小計陷六君子初擬移宮以  
止屬楊左與顧大章無預且苦於無職封疆同朝瑞  
薦熊廷弼顧大章同奄黨爭研與楊左四人又無預  
於是合兩案為一局而首倡封疆之說以定殺人之  
謀又獻串通王安之說俾殺之有名而諸君子一網  
盡矣趙吉士曰公處危疑之際居政府者錯愕不敢  
發公獨毅然任嫌怨而不恤方諸呂端之銷閭穽琦  
之徹蘆何以異焉迨身後罹瘡禍九元不回於諸楊

尤烈矣

恒夫趙吉士撰

表忠錄

二

楊忠烈公傳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異時為題比干之墓不著文辭于殷人也宋國之事尚忍言哉古今諫者多矣死於諫者多矣孔子不稱焉諫而死係之仁特筆也雖然諫一也還遼異矣故殷以殺諫亡明以旌諫聖痛哉大洪忠烈楊公乃谿殺之生前借題殺之死復勒追以殺于孫達抹以殺青史邪橫以殺人心其奈人倫天道何雖然于孫賢不可殺青史嚴不能殺人心活不敢殺則亦自殺其心而已矣大哉忠忠舞

二

皇上之為君也全給廕諡建祠賜額如楊忠愍例及生員楊之易進獄中遺筆有忠肝義膽慷慨壯烈之像復其兄楊清憲察職我皇煥熙昭庭陟降赫赫皇考貽此直臣三召而受顧命六日而白髮垂千秋而殺魂魄顯忠遠良國家禮亦宜之明示覆霜之戒千政之備至深遠也先廟之召對也諭諸大臣必輔為先舜亡何再召急指熹廟曰輔他要緊且屢目公益公首擊崔甞誓不與賊醫俱生屬東宮伴讀官懷起居無長出又疏請擇端人輔翼太子上盡然之若曰乘此要緊之時儲此矣

繫之人濫恩陳乞其何要緊之有諸公與聞繫命優游疲軟而公獨以要緊之人吐要緊之論若貞皇帝挺耳告之者我皇篤孝繼序思不忘有臣若此繼自今無復口即天憲干我天威子用汝嘉褒顯曷新焉初神廟不據公引文淵公問仁宗疾所以挫折內侍者旋請立皇長孫繼事兩朝彌留未命欲封太后鄭則曰尊以嫡母碑大行皇后尊以生母碑本生皇后不宜封欲封皇后李則曰范文正不從遺命封楊太妃選侍無恩濫乞無謂不宜封而折戚瑞於松棚揮內侍無得執挺格大臣表忠錄

五

於官外與閣臣未登極即日呼萬歲引楊公士奇例請夜宿閣詞禮宣宦者奉入慈慶宮謁孝端皇后几筵祀李道忠無弄十六歲長君服掌之上乾清宮不移死無處所已而遂文昇止封后無言不讐並急流機策之著公自宿宮門外同給錦水嚴警衛備非常何功可讓何諂可分嗚呼光廟以公論不封鄭熹廟以痛母不封李善則歸君萬古為烈公疏不云呼君幸有子不必心愛杞國之天臣獨何人乃言手捧虞淵之日又不云平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今上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

一移慈慶一移號殿所以安全之甚厚徐請存問選侍恩禮不薄嘉廟有枉正極公極切極真之言鼎革移宮自是常事公又處置最平人倫於是乎至自二十四罪之派出始有昧心反唇者逆聖親忠賢非之黨逆魏天子門生輩非之耳又恐魏公死急令崔呈秀輩借受賄通內致誤封疆而六君子逮矣公固先疏料熊希書同鄉切責以不死何必辨何足辨聊白一不辨之心上質皇天后土耳果擬歸閣用舍聽銓刑罰付法司中官必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尸諫之意亦僅與道上岳武穆一

朱忠

古

商屠告語耳遠達堯舜之主頻煩天語異數優渥則比干不幸而公幸也獨計比干死飛廉惡來之徒奄然結舌公一諫而諛口驚驚開飛廉惡來不聞之口古今小人不相反耳雖然皆仁也仁比干者孔子仁志烈者皇上不辨之心其白乃如此公嘗危言逆魏魏馬御前會射殺其馬斷之不早客氏旁解小不忍亂大謀異日夜半出片紙殺人上不知聞不救為之奈何正與貞皇帝受繫之諭合可憐千言萬語付之姑不究三字中論諫誠說不悞隨者養之反嘗誘者激之此皆自殺其心而

不自哀者也嗚呼釋宗功之行細不發一旦廣遺城下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公於難事可謂神矣而反以此罪忠臣義士有拊心大慟耳獄樹一芝六辨色貫而香日夜漸長以憂安於桁楊拷掠之側許顯純龜忙著手天工從容著花微蒼微蒼聖人出矣聊為公開笑口蓋公傷林待御之杖也驚屯罪之死也二十四罪之積既上不用其言又殺其身也墨劄則公於二更筆疏不獲上夜半片紙果如公言向所為極正極公極切極真者忽化為極可殺之人矣或言公宜少婉又或宜商畧

永忠

正

照應又或云裕妃語酷發喘隱急求兩解會議之日諸大臣漠然不語坐失機會是皆不然朕之垂殤也天地間必不可少比干一死逆魏之方始也天地間必不可少忠烈一死機忠惡不請問問臣乎問臣不言也藉有言者幸而不死豈成一忠惡哉忠惡不死誠萬不敗忠烈不死逆魏不誅噫人心不同極矣移宮則曰離間信宿問疾未登極呼萬歲則曰無故事亂封典此亦曰保護彼亦曰保護初光廟下考選徽稅發帝則曰宜留中曰更張勿太驟公皆大聲疾呼榜九死以爭誰為照應

表忠錄

六

落迂腐拘率人皆指為怪物意人不自怪而怪公從宗社立心則怪之從君父起見則怪之若然而虞山石堤長四十里學田八百畝零而步溝血脈撲撲長跪達旦七晝夜而雨為猶良第一人可怪也若然而應山肩挑數百里乃下漢口無田籽粒入條編急請折額免有功德於民亦可怪也豈其然乎繹公言無使後世謂顧命之中此時無一人有男子氣噫朝皆婦人則真怪物也已更可怪者謂公宜死法吏而不宜死詔獄奪其忠義之實姑于慘苦之名尤怪之怪也已繼夫人唐窺

表忠錄

五

德剛明即身無完肉屍供姐姪終不作一怨尤情辭獨惻較三閻夫夫過之矣夜語刺客曰殺我無傷我母其人謝而去同獄孟叔札藏公絕筆願純並書之以藏口又火公血書凡一百八十字則殊前並而密記出獄為脫稿敬之哉嗟呼公以死許國自過凡而火矣故曰畫諫折之而有餘有天下者滿言路剛大之氣而發發其精采至死不變益自為社稷計哉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陳仁錫謹撰



常熟令應山楊公去思祠記

應山楊侯令常熟三年上計以治行第一徵去男女羞  
倪驚而相告曰侯真去我耶相率爲侯置祠祠於邑之  
南郭侯所築府廨道也祠成父老則祀香曳錦履履若  
少壯咸翼如不期至稽首祠下填門塞戶一如侯祖道  
時則又驚而相告曰侯故儼然在也侯未嘗去我都人  
士駭其言相率走告謙益謙益乃曰若以楊侯具舍我  
去耶雖百世故在也世所稱循吏者綜核名實以勝任  
爲愉快見才矣不知有德其賢者約身圖恤民隱近德

永思錄

六

矣不知有風今夫風起於青蘋之末飄蕩激颺莫可爲  
倪然而天壤間金有銷也石有泐也風之爲用卒不可  
以終窮是故近徵德遠徵風請與都人士言楊侯之風  
侯始下車要言於紳曰某所酌者虞山一杯水有滄此  
盟無以渡江布衣蔬食妻孥有菜色解所未帶付攻金  
者以佐庾癸人咸謂侯廉夫已氏以任子爲郎戶首百  
足擇人而食莫敢誰何廉得其罪狀請於直指鄧公寘  
之理邑之桀黠奴爲踰牆里閭者豪右而禹城者校而  
營窟者煮鹽鑄山探赤白瓦者淫倚門而亂其室者侯

永思錄

六

一以法繩之妻以三木施諸五父之衢高門深閭皆咋  
指戒無犯楊侯人咸謂侯風肅侯之爲政去太甚廢  
墜備舉不以供億驛民間不以徵發飽吏胥廣屬學官  
飾組豆具饌廉教子弟又以其間修築府廨麗沅梓惠  
民不告勞戒寒而嘘枯四時之氣咸備人咸謂侯之風  
遠且長也侯行矣登其堂想見其妻神而矢日有不責  
然齒擊者乎入其市問其幾死而施生有不歛足屏息  
者乎巨豪暴客以迄於梁氏之奴公慎氏之妻聞侯之  
名有不頭搶地者乎里社之中童子相端拜而堤堰之  
上無徒穢以相謳歌者有一非楊侯者乎侯之風若是  
豈啻侯在時耶謙益在侯宇下徵開侯之緒論自爲諸  
生時則已扼擊容容者派浮沉以持祿軟熟以養亂不  
念國家養士謂何願以一身風勵之受事未幾擊巨奸  
如拔難侯直以七尺殉一官還恤其他撓屈物者莫疾  
於風此楊侯當風相薄時耶入而後悅之煥然決隨變  
中為謀則侯之風行矣風之爲用具有既乎侯之去與  
否又奚擇焉都人士曰雖然侯行矣侯將以風吾虞者  
風天下虞其青蘋之末也願得子之言以志侯之風始

遂亦其語以爲記侯名建字文孺楚之廬山公舉萬曆  
丁未進士都人士爲甥生肇祖周生盛時郁生調元翁  
生源德余弟謙貞例得脩書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邑人錢謙益頓首拜撰

表忠錄

重修楊忠烈公廬邑生祠碑記

天地正直之氣其鍾於人也生而爲忠烈沒而爲神明  
理固無二也譬之松筠方其屈伏於土似無可見忽乘  
陽氣之怒生勃不能遏雖處重巖疊石之下亦挺然獨  
出而莫之或關及其入也風霆無所撼冰雪無所摧莫  
中愈得其堅凝其外直任其孤上要乘乎陽氣之至正  
而物之至平此者亦莫知其所由然凡朝廷之有忠臣  
扶翼綱常擔荷社稷斷然行吾心所是而知之者必言  
言之者必盡初未嘗慮及淫辭之可畏與性命之足憂  
表忠錄

主

當其慷慨而陳若稍危疑却顧於其階則紛紜之念從  
而奪之已見其廢然沮矣先朝楊公大洪楚應山人起  
家進士初戡海虞令海虞人至今受而慕之奉之祖且  
國有替焉夫海虞之愛慕楊公者祇因其德惠所存流  
風餘韻未之或衰故人人欲得而祀之至楊公擢居始  
諫以侃直自任秩晉總憲發逆璽之奸而吾人之所不  
敢言以及捐軀殉之而無所顧事後而論此其風節雖  
薄海內外凡有知識鮮不鉅而敬焉固不獨海虞士民  
爲之項服要其北海虞士民亦但知惠愛我者其父母

訓迪我者其師長於其去也固宜家尸而戶祝之至後  
之挺身犯難碎首闕廷皆其所不忍逆料者也然識者  
於其為令之廉明而公正早卜其後之必能建業於立  
朝又於其生存之憤烈而激昂並信其沒之必能為神  
於天壤何則正直之氣有所必然神人之理無有二也  
迄今三十餘年雖以公鄉人未嘗輒於吳朱君孔照以  
公同邑人未佐郡於縣拜公之祠於其几筵據捕所存  
更推廣士民愛慕之意而增為闢飾亦懿好政同不容  
以已也若公正直之氣其存其沒總無纖累介於其中

表忠錄

三

即當日公論不父獲伸在愚廟時已得贈大司馬諡  
烈陰及子孫皆其所不暇計又安問其祠而祀之者何  
人踵而修之者何人也此正公之足以常留於兩間而  
永垂於萬古豈海虞士民之所得私哉又豈于一二楚  
人之所得私哉

康熙二年孟冬月賜進士出身督理蘇松常鎮糧儲兼  
巡視漕河江南布政使司左叅政楚新後學盧經謹撰  
賜進士出身江南蘇州海防同知前禮部精膳清吏司  
郎中朱孔照重脩

常熟縣楊忠烈公祠碑記

前明楊忠烈公忠心昭於赤日正氣貫夫白虹澤海內  
外雖婦人孺子無不知為六君子之膽首也至仕則首  
今於虞其治虞有蹟去虞有思因而虞之人作祠祀之  
祠先廢於紹瑞熾熾之時後興於予恤贈諡之後邑乘  
班班可考虞之人蓋將以天壤古今之君子而私為我  
虞有也余自駐節以來無日不思登公之堂瞻公之遺  
像擬以公事奔馳日不遑息又而不果今夏五月邑生  
王子第等與邑民丁輝如以霸祠相計控辯論議出無

表忠錄

三

不能服整一為曩者捐地成祠王憲會之裔孫一為昔  
年董役奔走丁相之子姓而今之守祠者也余乃率縣  
尹親勘其地覽視周遭不聲言然而歎謂之曰是祠也  
皆爾民所為感恩報德將其在天之靈以安爾春秋之  
祀者則宜清淨不宜喧囂宜爽塏不宜踣促宜正直而  
勿任其欹斜宜主一而勿亂以他祀今奈何清樸偏曲  
者差爰命將門以內舊祀之元帝像移請隣寺別室而  
布全新之祠門舊向西偏宜偏橋渠狀臨近市移之南  
向臨池水而滾大河覺渺然頓異耳目為之改觀丁輝

如貧且老放閑非所勝任飭遷徙以廓清其居室猶鑰  
則父其隣實福寺僧掌之粥魚齋鼓之風或不至於糠  
運而糠存也其祭田二十二畝今仍輝如典守不違舊  
令歲賦租備祀事俟輝如物故後併與寺僧管領納租  
於縣以供牲醴有餘則為歲修祠宇之資庶事歸於一  
毋兩歧毋中飽也門前有放生池本王姓家地向已施  
於寺中分收養符之利今勸子弟等全施與寺勿利其  
姜俾香燈之供用寬然而嗣後免生覬覦起紛爭也語  
既竟凡子弟之族與輝如歲中首醴如命而聚觀之民

宋志錄

人無不快然曰是乃吾虞祀公之意也夫余復謂縣尹  
曰鼎新之費非予筆之責而誰責歟各捐俸鳩工庀材  
若者改若者塞若者去若者回舉凡堂殿階凡以及廊  
廡楹扉之類靡不煥然飭然工竣之日親率諸屬吏拜  
於堂下因出眺於門外則見水光浩落長堤如虹即公  
當日在虞所築之元和塘焉風帆絡繹漁艇參差皆公  
之遺愛也繼自今虞之人士辨香醇酒以祈福佑我公  
在天之靈或其鑒虞人之欲和我公者而未福我虞人  
未可知也則凡後之作役於虞者亦可以興矣縣尹為

誰北直定州劉華也虞新分昭文之縣尹河南武安韓  
桐時北上署篆則北直大名姜順蛟督工則常熟尉邵  
成章也

乾隆二年歲次丁巳仲夏月江南布政使司管理蘇松  
常鎮太糧儲道桐山姚孔炳撰

宋志錄

郡伯傳公重修忠烈公祠記

明中丞忠烈楊公安州之廬山人也嘉廟時逆璫魏忠賢將危社稷賴公疏其大罪二十四謀不得遂卒以崇禎公懷宗立首昭雪之贈太保賜諡葬詔郡及本邑建祠以祀我

朝

定鼎靈臣請更祭典有勅存楊忠烈之祀如故此郡祠之所以至今弗替也郡舊有黃童二孝祠燬於兵遺二主附楊忠烈側因稱忠孝祠實則楊公之專祠也歲久日就於圯罕有鳩其事者汝南傅公家世忠孝為清白

不錄

吏未守是邦釋奠先師外輯親舉忠烈之祀見其祠不可支捐俸撤而新之面貌整飭倍他日齊南張子聞其事而歎曰楊公之忠不泯傳公之德之厚也楊公擊磬時早棄七尺豈意後人組豆我於鐘虜側哉被逮之初銀鑰出郡廳事父老子弟謀劫緹騎奪公公泣謝之衆散去生不能奪之以歸而殁獲祀之於社然後天道昭焉人心快焉亦可見此邦風之古化之醇視田生金之同鄉人詎啻霄壤耶玉步已移祀典如故與明太祖建余闕李蕭之祠道同一轍我

忠厚開國廟世維風為萬世規其盛典也惟我傳公上

宣德意下弭頌風取其祠而新之見夫父老存者過其處談說經駢事款款不自禁後生小子望古遙集忠孝油然而生頑廉懦立在此舉矣抑又聞之傳公大父太保公與忠烈為同朝情誼甚協今讀其往來詩牘悽悽以國事相許以元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逆璫熾楊公以賊累萬弱于同黨人太保公潛為營救人弗知也厚之至也今傳公又未守是邦撫其式微之齋新其已燬之祠承先志念遺忠敦敦友誼凡耳而目者靡不欽歎慨

社稷

三

奮發於古道吾知敦傳寬鄙又在此舉矣昔椒山廷杖時有同謫者至不許扶掖而行安敢望憫忠為故生元不滯前後相顧知傳公之於楊公者乎嗟乎楊公處無不報傳公厚德無已其中遭遇之奇皆曠代而一見者也

朝

廷御一統全志某得分輯楚秦每於楊公遺蹟接討其未備郡祠之新蓋欲借為旌志先友入閭子衍入都復索一言附麗性石曰楊公之忠傳公之厚節已顯矣德已至矣今復何贊頌天下後世之聞其風者頑廉懦

立薄數鄙寬所為關係甚鉅不可以不書

建勸世之典與兩世遺通之奇處足傳誦千古不容

也於是乎書

康熙己巳孟夏月初一日翰林院編修齊南張希良頓

首拜撰

花記錄

三

德安府祠碑文

郡故有二孝祠為祀漢之黃孝子香董孝子永董為青  
州人避兵安陸相傳以為舜父無實鬻其身感天孫為  
織緯以贖事頗怪異或曰孝感之名縣者以此黃為江  
夏安陸人於傳有之安陸隸江夏故曰江下黃董墓在  
今府同知官衙後而雲夢亦有黃孝子墓未知其孰是  
乃鄖陽之房縣亦有忠孝里謂其縣之有忠如尹吉甫  
有孝如黃香也乃四川之瀘州又以吉甫為其州人如  
此夫其人能賢而名遂使後之人於其所生所埋樂得  
而有之且乎得而有之者比比也況於忠孝而黃則斷  
以本傳之稱為安陸人者無怪也然而二孝之祠建與  
毀則皆不可知矣明之廬山楊忠烈公其立朝本末載  
在史策郡縣皆有祠祀勿替我

祠康熙二十八年守此者有汝南傅公鶴祥為一新祠以  
二孝祠之廢也附此名之曰忠孝祠經今又二十八年  
矣余弱冠為諸生遊學於江南就父執陳華亭宰所得  
受忠烈公文集而讀之慨然起見其為人陳亦廬山人  
也嗣余在翰林與公裔孫戶部郎中可鏡相友善而郎

中移疾歸後數年余謫安州來適廬山即謁忠烈公於廬山之祠訪郎中於漢上今郎中不能移足戶外余每行跡至廬山必起居郎中以榻郎中曰先忠烈公祠之在縣者將此縣公謝已請修於官祠之在府者亦歲久過雨而庭且水守公方新郡學猶無意於先忠烈公乎余有愧於其言心諾之而未許也既所學固視祠豈惟水祠將此摩挲碑記得其概先命匠疏溝道使水為之不留既與匠謀盡撤舊而新之經費纔九萬錢耳前為門墻仍額之曰忠孝祠門左右得兩室以處守祠人後

本志錄

二

三

為堂區而三以漢二李不當左右配而又難以朝代先後論三之者主楊而黃董不客使各若得專祠焉庶幾楊不辭於黃董之相藉黃董不嫌於楊之相凌而忠臣孝子之神安而後之人之必安焉矣工竣守土官還奏迺額吉度祀而殫述其事系銘於麗柱之石其詞曰忠孝分義豈其名三賢祠兮萬夫望峒之山高湏水長賜進士出身湖北德安府知府前福建道監察御史翰林院侍讀吉水羅遵春撰

題楊忠烈公小像

陳子廷

江河緯地日月經天誰其參之曰維聖賢有明禦宇而楊公哲前為忠愍後為忠烈嗚呼忠烈秉國之剛英風毅骨千載芬芳越稽光宗廢中之季鼎湖升天寔公是特越稽嘉廟踐祚之秋撤簾即位寔公是謀協律小侯延年女弟誰為振房曰李選侍西園校尉北府侍中誰掌節璫曰魏道忠故劄雖晚遺替莫惜移官一脈烈宗動魄五侯輩下七貴長安二十四罪宵人膽寒嗚呼忠烈忠撫身禍銀鍊熊王深文構左棘亭鎖鑰北寺銀鑰表忠錄

主

前題

鄭野

嗚呼噫嘻天道茫茫是耶非耶或存或亡賢忠烈公社稷之隸天篤明祐率鍾間氣鼎湖之泣庚申之秋朔月亮舜夫漸瀾留惟我光宗知公之忠科臣召對顧命遺弓官移選侍門擊中涓是襄冲聖夾日虞淵天清日霽

會不終朝魁魁云胡叫罵一辭而退杖履蕭條帝  
旌處直不得免焉三年再召國事已非狀貌逆躬異以  
封特士氣秋穉如風斯靡黃扉僊僕蕭規曹隨我按罪  
狀告天子王乾坤不壞日月爭先宵人毒怨倒授太阿  
不殺不已公如之何必盡清流公實領袖時黃芝六  
枝挺秀仰對獄神有虞卑陶今古同血灑血宮宵體無  
完膚肉飽蠅蛆香通閭闔風馬雲車絕筆告神絕以血  
書蒼黃翰墨忠孝永神告太夫人兒今元矣母同范母  
含笑青史血肉淋漓語無他及地慘天昏神欽鬼泣公

表品錄

三

騎箕尾既還太虛排闥呼帝命其念子是儼是度是相  
是保眷我聖人奄宅大寶帝鑄皇東大奸距脫潏蕩重  
陰英魂激殘煌煌命頒下域樓八旬老母扶杖羹糈  
惟皇天高惟后土厚惟君恩深惟太母壽天地君親惟  
公無負立懦興頑浩然不朽惟公之生不能不捐惟公  
之神不能不傳留丹一片遺碧萬年誰芳誰臭誰倏誰  
賢信信國狗永聽斯言

前題

楊惲會

為清白吏現宰官身烏臺秉筆霜簡批麟名光日月節

著乾坤昂昂正氣被金神舍生取義殺身成仁馨香  
共祝瞻拜真真

前題

蔣祥輝

豈有貪賊楊大洪竟將一死被光宗當其顧命扶幼冲  
九重數目給事中自此威數據孤忠宸極要正趣移宮  
況復葉韓同協恭天下喁喁望熙雍何來委鬼茹花紅  
內外售奸蒙帝聽二十四罪彈章封大義凜然說羣雄  
苟濟於國忘匪躬關夫雖死首懷容黃芝生獄何惡龍  
六君子今一朝同戮我大節凌丹穹至今遺像元精通

表品錄

三

虎坊橋畔我拜公公之孫子其追從胡廣卿公像

前題

易元善

抗疏劾閹闖破膽闖欲成之憤不敢揚與左在闕必亡  
排連乃借遼東賊同時黑獄那有此黃芝竟禍六君子  
凜凜生氣固不死萬古丹心照青史嗚呼人臣立朝能  
折亂臣角功名勝畫麒麟閣當時雅經遺種今何存全  
家白骨俱成塵惟有忠孝傳家到奕葉生前遺像如天  
神豈獨生前遺像如天神名臣後且生名臣君不見孝  
黨方正楊明府天下知為忠烈孫



前題

戴修道

往讀明史至光熹婦寺之禍亦烈矣吾郡大洪先生出  
慷慨抗疏奇男子哉聞其事思其人二百年來空仰止  
先生文孫從我遊示我遺集感且喜開函先睹先生像  
拜整衣冠肅然起髮髮凜凜生氣存骨節可裂心不死  
一個忠臣顛子官幼主當年公知己文孫出宰求贈言  
無求題讚付之梓我謂先生之像以忠傳先生之忠以  
像祀為之後者在克編傳平望爾亦如是不念爾祖常  
熟時吏治彪炳在青史

忠錄

吉

前題

喬用遷

指笏我冠劍佩垂精忠亮節溢鬚眉左周同建神人憤  
魏客流殃社稷危墨奔旌祠珍世守歷代忠臣有公  
為公祠內以石留血影有餘悲則聖廟前有馨香俎豆夫  
何恨况復癸嘉荷

聖  
慈  
集  
公  
宗  
純  
聖  
命  
有

前題

易鏡清

我我大洪山正氣鬱結萬鍾忠亮士樓竹今奇傑臨  
席光霽朝鼎器已脫號公為賴命臣攘臂憤勃發抗章

論移官贊白語聲咽坐茲中涵深權指恨次骨土囊半  
夜未圓扉灑碧血斃子官忠臣冲年猶識別云何場敵  
深忠良任屠滅或謂公委地當可免嘉烈詎知鐵石堅  
焉肯長鑱折德昔讀公傳悲念叱咄咄今茲遺深痛精  
英炳日月我欲望鐵人公前晚森列大化顧純華路人  
號招掛一笑公義伸奇寬早滿雪非遐大慰好何難彰  
勁節我我大洪山五嶽同屹嶺

前題

金光杰

江陵死國雖地芝岡去邊城地廬山先生忠被戮元氣  
表忠錄

聖

刺我國亡矣於席上生後張學尤純粹志猶光裏恥  
同時事同主諫疏俱在何後煌有明三百年尊養天下  
士將相臺諫三楚人明室存亡此綱繫興代

聖

人榮其忠謹誌為明室存亡之所繫又論列則奏漢入四庫

金當時聞主曠且聲廿四大罪言激切詔獄竟死從龍  
建報身公何懼遑諡公何喜惟恨夫曠未早除流毒中  
原盜賊起公志未遂當猶存清白世有賢子孫先生心  
用時在都侯欽以先生文事賜諡並命題遺像見以知忠孝  
一編飛翼重猶眉萬古衣冠尊於席讀公書拜公像日

月光星辰象

前題

劉詮

吁嗟乎如公者冰霜操鐵石心置生死鑑古今乾坤氣  
河岳靈盟日月炳丹青椒山後公一人莊嚴相組豆新

前題

朱材哲

漢室亡於十常侍唐政亂於軍容使聖明紀綱由婦寺  
朋仇角權四正士常公捧日升扶桑普掃氛闇穹蒼  
昭附叩關聲琅琅豈意國瘁人云亡我

胡來揚逾矣錫天章煌煌重柱壁起公九原可慰籍文孫  
表忠錄

胡為淚沾臆噓嗟百世知我公矧在桑梓生敬恭拜瞻  
遺像欽英風雲雷煥赫行睿空

前題

何天衢

直棘隄阨何蒼蒼晚獎磅礴落大荒中州清淑此為近  
誕鍾大洪扶綱常我肅衣冠拜起立忍看眉端百憂集  
弱官袍笏此儼然西風寥法神於邑

前題 并序

徐嘉瑞

儀封張清恪公晉平理學名臣文集分為四部首立德  
次立功次立言次氣節氣節部所錄皆宋則文文山謝

表忠錄

山危言讜論公獨忘和批當守之龍麟躡巨懸之虎尾  
聲恒震域氣蓋風雲湧入而忠賢下泣辭厥務其忠直  
之氣足以摧權奸之魄而抒賢豪之憤者千載下猶有  
餘快焉及矯詔切責慰留逆聞不踰年而起大獄正人  
君子一網打盡而明社墟矣人之云亡邦國殄殄公之  
不幸實明之不幸也僕僕然嗚嗚焉不與文山椒山諸  
君子後先媲美乎先日月也哉道光己丑公之裔孫祖  
憲候銓都門以公遺像見示且屬為贊嘉瑞幸讀公集  
又幸拜瞻公像得藉以挂名於簡末乃忘其謏陋而為

之贊曰宇宙正氣賦昇斯人讀書體道乃葆其真  
忠義英英若神志安社稷義宗顧為良臣急流勇退  
四公蘇詩儼然出塵再登朝宇諒不顧身二十四罪按憑  
以陳公骨可碎公名難湮公家可破公裔振振朱永元  
冠佩玉垂紳勤勞宛在鬢髮如銀日星炳耀山嶽嶙峋  
嗚呼遇合誠非易氣節自有真歎公為濁亂之鷹麟而  
不獲為承平之鳳麟

前題

劉夢蘭

洪濟江漢派山川鬱奇氣異世懷孤志高風渺難企明

次忠錄

李方浪亂情情天心醉唯女子小人傾軋紛族類偉哉  
忠烈公一身宗社寄奮箕朝堂上倉卒定大議肘腋消  
戎矛官闕肅清關主少圖疑時仗公勇與智我閱移宮  
案至今心尚悸設非突薪往將無禍水沸公力竟回天  
惟斷斯能濟所嗟國事非於見遺老案大柄移權關厭  
臣帝制委鬼恣跳盪茄花蔽天地二十四罪疏字字  
森忠義碧血理一區丹心炯萬世豈冰拜遺像生氣凜  
可畏想見擊大噉肝膽生芒刺嗟明全盛時三楊同輔  
治應山踵椒山致命延遜志歟賢花負同所處時則異

治世需良臣選舉陸道誼嚴毛異常羽涅水沫驥驥勉  
旗宏遠猷家世清白吏

前題

蔡紹江

賴子官真忠臣我讀明史懷其人懷其人不得見文孫  
示我書一卷蘇香讀之薰校警日星雷電輅雙眸既讀  
公文拜公像千載英風森紙上文存像存即公存浩然  
正氣塞乾坤

前題

胡美荪

義膽忠肝鐵石身爾朱橫上亦精神千秋景慕瞻丰采

次忠錄

次

一片存亡繫死生清白家聲長不墜莊嚴道貌火彌新  
幸依梓里光輝近展拜焚香誼倍親

前題

史致善

明天啓間奸宄兇頑維持國脉賴有應山廿四大罪伏  
闕直陳朝廷若悟中運可新孰意數奇奸端矯詔逮公  
下獄從容談笑長虹為氣河岳為精浩然千古雖死如  
生親公道像鬚眉霜雪忠賢害賢忠烈何烈

前題

馮春輝

洪巖磐起脈流決游誕生藝臣用獻誠謹大議移官孤

忠除黨抗疏而陳誠書以慷慨身成仁霜寒星朗讀公  
之文瞻公之像正氣凜然常存天壤

前題

郭道園

官弗移御史悲鋒鋒人義御史持奸弗去御史駐彈章  
一上御史死御史死國運止百年元氣蕩盡矣大夫不  
幸處亂世罵賊而死亦快事魏闢之虐今尚存天心自  
古不長醉悲乎哉西曹白月照人寒忠魂忠骨何摧殘  
官家若問鬚子官識展秋風圖畫看

前題

陳光亨

白虹亘天應山死矣神化丹青死猶未死披圖見公偉  
哉夫子想見當年衝冠髮指女禍方終奄禍又始始終  
一心丹忱自矢貪賊大洪世豈有此二祖列宗鑒此心  
耳嗚呼噫嘻少讀公書我心則瘡今拜公容我心則喜  
我我楚山滔滔漢水天地全人水澄山峙

前題

潘煥龍

江漢靈秀爲生偉人嚴嚴其貌森森其神不遇數奇誰  
知節勁委鬼胎花羣陰太盛賁魚群禍投虎燭森血雖  
浮碧心不改丹遺像如生亦也獨貢一角伸羊九苞威

鳳

前題

喻樹德

我讀楊公傳義膽大於身給事預顧命兼帝稱忠臣盛  
激考國報謀論規朝紳當時趙與左協力如芳隣揚清  
抑陰邪諸聞達叱嗔移官事孔坐排闥爲被陳中官卒  
怖備此議方彌仲無何還應魏延復肆光橫大罪劾廿  
四陷害奸謀生匪不畏鯁直奈何黨羽成紐以受賄事  
被逮禍轉擢豈有楊大洪貪賊污令名助實出鄉里忠  
義能感人正氣鍾應山進贈嚴精誠一死且不朽公言

莊金

方足徵其光炯日月食史昭公評墓公親遺像讓公面  
目真爲問小醜輩何事徒相傾

前題

陳元弼

抗疏劾魏璫奇節炳國史吾謂爭移官厥功尤偉矣唐  
室此爲國何爲明不李

小臣預顧命時有大臣風扇髮盡爲白幼主識其忠令  
人發義處下至賣菜傭

前題

林鐸光

凜凜猶生氣千秋拜下風鬚眉男子相社稷老臣功端

禍三朝烈丹心一脈中經清江漢遺恨古今同

前題

儀克中

三問千載有哲人應山奇節標霜節兩朝恩遇碎身報  
丹青燦爛傳精神泰昌之際多故業紅衣婦人手牽嫂  
乞封頻數向彌留宴駕倉皇喧達旦叱挺呼茹獨見機  
移宮赴日真能斷兩字榮膺天誥褒躬承顧命敢辭勞  
鏖金衆口殊可畏原爵何心去自高白雲親舍歸暫得  
時事遙聞更憂國一再徵書到里門毅然請劍清君側  
八千女鬼亂朝綱閹臣大老避竈場披肝一疏何煌煌

後忠錄

卷二

二十四罪據逆瑞同時被逮六君子天鏡沉昏一至此  
血淋滴掌寫丹誠烏有獄須明白死不為張儉之逃亡  
不為楊震之仰藥丈夫始終成磊落如戟鬚眉庶無作  
迄今展卷親遺容想見羣奸驚震訝

前題

譚大勳

爭移宮公之忠奪奪呼叱殷生風擊奸孽公之烈霜臺  
氣肅羣陰開委尾當頭茹花紅天不詐明公權折鳴呼  
公學重東林嗚呼公心大臣心手持虞淵走魑魅豈獨  
循良傳古今二十四罪跋草在霜容鐵面俱千載當時

聞說鬚子官今從圖畫識半米我後公生二百年公有  
文孫客幽燕示公遺像蘭若邊高懸長顏宛生前正色  
立朝儀中涓倉兒但能領明社不能使公令無傳此像  
在世鬼神護試問麒麟閣雲臺誰比肩

前題

丁樹

明李弱權奸強天為斯世生兩楊椒山抗疏劫權貴應  
山正氣除奸瑞奸瑞瑞瑞官廷裏嗚呼應山又死矣廿  
四罪羅昭人裏喜公雖死權不死文孫與我寄長安舊  
德家風舉止端得讀公文拜公陳我益望古賢長嘆感

後忠錄

卷五

上鬚眉冰霜凜浩然之氣終不啻噓噓囑語人何存千  
古忠烈堪忠堅

前題

汪世學

湘衡自古多時節端端楊公忠且烈少年奇疾逐異人  
生死關頭早透徹簪筆侃侃殿陛間春秋大義冰霜潔  
逆豎鬼母共鳴強神醫神醫晚太阿竊先皇一月新調留  
大小臣工皆指畫公承命命輔冲皇肅清官禁議權決  
官移主定鼎雲然無奈何刑餘忠煤孽公督捐軀一剪除  
二十四款罪羅列中消有翼虎能飛飛寒無後風波地

鼎鑊刀鋸日夕加骨膚如泥心如鐵舉朝中懼誰敢言  
天地鬼神鑒精血白虹貫日黃芝枯處魂靈墮塵穴  
聖明御極日中天誰正誰邪一分別大膚面露膏枯殘  
翻恨驅人哀怨切草木有情欣向榮拔熱之口解作燭  
拜公遺像神起軼蹟公血膏肝腸絕

前題

諱敬昭

伯起鄉高矩椒山嚴後先重輪會捧日百折莫回天碧  
血黃芝獄丹心白髮年令名垂不朽遺像獨巍然

前題

呂庭相

表忠銘

諱

峭壁雲孤松梢鶴舞佇立凝眸丹青摩撫捧日才高憂  
國心苦移宮徙山北孤榮柱梢乎其容精血一縷跡蹟  
達比軌聯房杜二十四罪疏陳家補船環繞魄長之如  
虎英風浩氣橫絕今古送送來者誰其繼武

前題

謝丙

聞公之名知公之烈考公之實知公之忠諫公忠烈當  
公始終故人以誅錄血滴稱公之願好而罹毒吾獨以  
殷殷髮白難公之定鼎而移宮賢公之膏為天極賢公  
之命為神鍾當火輪黑豎之下業已付身心於不辨今

且水落石出雲散天空九原含笑知不為氣而填胸悶  
閃白虹氣燦燦黃芝根摩箕踵尾上彼岷嶓以永懷君  
王之恩是謂公之忠公之烈方且上千霄漢下絕壤塵  
而區區數前代之慷慨捐軀者實同標榜近是雖陳將  
累紙所不盡詎非觀場之殘久

表忠銘

呈

前題

祀虞敦

楚山之高，高尋常，漢水之深，深汪洋。英氣間鬱，邦家光中有偉人。應山楊揚，公氣節百鍊剛，捐軀就義，鐵石腸生。當明季，權奸強驍馬御史，名姓香歲寒松柏，識忠良。朝端屹立，扶紀綱，可灼紅丸，獨抗章，宮移一疏，嚴水霜。主少國疑，崎主張金輪，殷鑒在李唐，亡身而去，非倘倖。名之復出，思難忘，八罪直勒尚書，黃二十四條，折權璫。至今奏牘如琳琅，權奸落膽中，慙惶天不佑，明臣心傷。徒令忠節名流，芳文言獄興，誣以贓六君子，令一日亡。

永忠錄

五

嗚呼讀公之書，氣飛揚，拜公之像，神騰舉，激頑起懦，震聲盲如雷，掀髯排天闥，望楚山，兮恒蒼蒼，溯漢水，兮長泱泱。英靈萬古名益彰，哲人有後，垂無疆，君不見常熟令尹留甘棠，博陵士女爭相望。

表忠歌

周嘉謨

衡山岷嶽俯三湘，雲夢蒼蒼水渺茫。天植精忠扶運道，中丞家世水雲鄉。少年登第姑蘇令，清如止水明如鏡。一從簪筆入承明，封事疊疊多諫諍。先皇御極甫三旬，擊壤謳歌徧海濱。一朝不豫漸瀕留，中使傳宣閣部臣。公劾崔暨先有奏，天威莫測疑寃寃。寃寃意隨班入後宮，同承顧命真希觀。周旋御榻親龍顏，十有三人涕泗潛旁門。候引東宮入傳言，封后詔宜頒。諸臣啟奏冊，儲訖上顧東宮心若休，仍諭輔佐為堯舜。聞命相看喉哽窒。

永忠錄

五

旋呼左右進紅丸，喜似仙家續命丹。昧爽倏傳遺詔下，舉朝錯愕痛心酸。午門首聚奔趨急，遙想冲闕正孤立。相攜排闥入乾清，號泣昊天情孔棘。環侍宮門數許時，長君方得出堂垂會謀。舉護入文華，拜舞萬呼列陛墀。隨請移蹕居慈慶，長樂鐘遲氣未淨。移宮拜疏有公疏，君獨慷慨如拚命。芳辰快觀六龍飛，旭日中天萬象輝。此際彤廷歌喜起，先期清肅在官闈。詎知當日移宮事，實為逆黨心所忌。太阿倒柄甫經年，黨惡橫行太恣肆。公馳一疏九重天，騰竹難書萬挫辱。感列欽開二十四

惡端心膽已茫然不謂靈場天聽遠邇忠言徒奏  
恨不刺刀公腹中削奪相沿禍胎本公旋辭致入江鄉  
神弓鬼矢逐飛揚金吾縱騎紛沓至悽慘如飄六月霜  
室有妻孥堂有母親面相看淚如雨地方幾有揭竿形  
君言劉切始安堵一入長安進撫司羅鉗吉綱口追隨  
酷拷飛騰逾數萬責賄賈累親執執政逆端同府賊  
三朝一比譟飛喪五彪五虎濟窮兇七尺殘軀成腦醬  
嗟乎天遠九重埋舍欲何從問六親與君共作困園鬼  
更有忠貞十數人此等沉冤何處雪天網恢恢疎不洩

永忠錄

三

聖明天子蒞朝堂大謫暴君同珍滅虜臣表奏顯忠良  
贈卹從優白骨香煙煌煌丹詔輝珂里七澤三湘信有光  
楚人祇為同閭黨朝市山林惟一網官誥頒遠起聲靈  
陰翳忽開天日朗恩昔同朝共事時余為首部義難辭  
並許赤心扶社稷微軀何得計安危爾無端風浪起  
乃以移宮掛人齒與君並列奸黨中余倖偷生君已死  
要典今從一炬焚葛藤已斷淨浮雲忠肝義膽難摹寫  
自有流芳百世文郡公世譚篤忠義自擊心傷如芒刺  
多方陵卹廣皇恩捐貲下徽頒三四首偏祠祀洽輿情

余亦清濁助靈深生者錫歷沒者榮嶧嶺廟貌千秋名  
題楊忠烈公血影石歌

在附碑

秦 濤

東林前事混影誠留得西曹一點血大洪有骨骨如鐵  
不怕銀鑄三木折大呼高皇恥欲裂馬呼義宗之除何  
事無日月昏掌鑾妖狐許顯純輩肆毒痛人頭齒鳴有  
是夫君不見點將錄揚忠烈刑部堂血影石

前題

何道生

有明天啓乾綱頽隳張奄暨攻黨賊東廠逮人稱詔逮  
如揚大洪真哀哉大洪之獄下厥衛胡為血影留堂隈

表忠錄

三

想當會鞠到刑部乾兄報撲爭喧庭公時胸有女媧石  
補天不成天柱摧誰言匪石不可轉血肉狼藉隨飛埃  
此心貫石石為裂受公之影如狂詔日光點耀毛髮動  
天陰雨黑帝呼哀公名不朽石不爛百年不見生蒼苔  
高皇鐵碑久已豎石戴公影無磨滅後來宦倖偏過此  
顧影懷英留徘徊石不能言影猶動倉猝猝汝起風雷

前題

王友亮

太阿柄夫刑餘竊委冠詔乾喋人血奪賢綱盡可憐生  
抗疏楊公首稱烈明知玉碎非瓦全二十四罪雷轟天



剛腸欲發石爲泣却笑君心比石堅此身廉頗非所悔  
遺恨未能除國害一點凝丹鏡不磨百年化碧長如燭  
我來下馬弔忠魂華苦匪地迷燒瘴公名赫赫播天壤  
片石去留莫足論

前題

沈欽韓

虎彪離鐵噉人血大刀殺賊刀環折黃沙獄中祭辜閻  
滴露滴柱竟難收智囊一疏礪齒牙二十四罪口曾鐵  
仙翁招手箕尾乘浮邱挹袖囊頭噫想其握拳透爪時  
一片丹心相映徹青黃隱近非雕鏤凜凜難眉不可滅

奉詔錄

完元

至今賜賊青嶺馮怒門麒麟飛列缺公死不因龍芝阿  
顧令老臣難並列藉子官亡立仗處野猶頭更登仙決  
浩然之氣塞天地黃芝狂狴表奇節亡須酌酒收王琳  
一碧補天天不裂入龍磨服尚如新印壁鏤除猶未歇  
小常村與羅剎磯齊諧志怪往聞說大賢浴血畏哭哀  
相好宛然精爽結要典連景懷轉關蛇蟠蟠又睡肩  
市朝變易石無言兩氣滿騰助鳴咽荒陵石馬已生毛  
滿地茄花怨妖孽

前題

李鴻賓

東廠焚東林滅西曹血永不竭臣節高皇知臣寬不可  
奪百善降六芝顏臣弗生今臣節明人間片石何須存  
君不見侍中夫人江上祠椒山榆樹復淋漓

魏楊忠烈公六首

陳愚

二十四參價已深借題况復巧相侵血誠許國何辭死  
翻鐵當年不楚吟  
曾參侯樂慎官曹此是忠臣極口張天子豈忘言在耳  
其如中禁有面高

登極期緣欲舉選禮仲磯暖衆皆危衛宮五夜鬚全白  
身忠錄

李

心血惟應烈考知  
不見翦官屢注恩公疑冲聖或相和何當埋姓云亡火  
難鐵先年保駕姿  
正諫忠臣守太掌先施成敗與存亡若教數定身無元  
千古逢千亦不祥  
與公抵掌策時艱老大無成法應聞此際任教公有後  
永甘披髮入深山

哀應山

尤桐

廬山椒山之後身大聲偉貌如天人手扶初主出宮門

呵叱羣鬼不敢噴忠賢大罪二十四當如守志即安置  
言未脫口頭先碎血衣裹尸無葬地臣死去訴高皇帝

前題

鮑桂星

應山一疏過椒山忠憤淋漓動九闕委鬼昏羅行欲持  
直宗繫漆未會聞移宮費日顛毛白詔獄何辭杖血飯  
四海失聲公大笑六芝原不植人間

讀忠烈公文集書後

喻文鑒

委鬼當頭坐茄花滿地紅豈有貪賊楊大洪杜漸防微  
匪易事女主垂簾恐專制城狐杜鼠相排恐絕諸場靈

文忠錄

王

令人哀哀哉楊公精誠貫白日千言動草袖中出口臣  
昧元頓首言曰頃髮聲振天霜簡牘懷九千歲臚其  
大罪二十四東顧從人不可當盼盼羣賊賢與良堪  
到門萬丈泣銀鑄就速殊金皇文言文言等聞耳暗神  
之禍從此始九鼎一髮正人扶同時獄獄六君子一朝  
排擊牢戶填大往小來象曰否水旱盜賊乃乘之雖有  
善者美能為一網盡矣況徐烈東林黨錮罪子遺非亡  
國君亡國臣此語憤激尤堪悲君不見古來奄豎僞瀝  
掃祖訓煌煌清宮殿不看楊建疏何不看趙高傳一日

后曰趙高傳案宗何書

前題

陳芳聲

有明一代前後三楊椒山應山疏奏流芳光宗彌留危  
疑宮府抗志憤爭立消呂武辱小則目疑忌頻生三疏  
乞退去就分明目擊時艱悲愴皇考身家同恤泣書諫  
草九重弗聞陰謀計深二祖十宗實鑒此心身非鐵石  
忠肝義膽慷慨赴義竟沉悲慘五毒俱辱紅白芝黃臣  
家已破難緩追贖惜公孤忠時雍不遇萬古常存巍然  
祠墓

來忌錄

王

前題

邱樹棠

竊以棟固鼠以社專攻之勢格觸禍之門端宮弄斧嗟  
嗟童僮如委啗大鼓以重垣相顧悽懷崇莫敢言造士  
三百培節養根聲其大罪勿謂無人固知獨古難叫九  
閭芬憤所切長號疾呻恭願並坐賢傳沉荒竟猶悼惜  
茲冥不聞當其受命六尺何親冒挺叱吃鳥獸獸奔隻  
手捧日實首廷臣天乎不詐玩孺粹人讀公手疏駭膽  
驚魂四星虛焰至此薰天太阿倒授理無生存黃芝在  
獄神扇其芬凡六君子殷魄為隣聞族雖赤神器旋淪

如甘鳩毒深漬肺肝岐俞珍絕延喘其難於今宮豎濯  
掃佳勤追痛前哲獨生不屈

前題

神承翰

茹花耀日天若厄近瑞氣誠無倫比諸兄竊伺厥后顯  
朝端無復知天子應山先生血脈來呼天指髮情悲哀  
百年驢宇頃喪敗珍此七尺胡為哉七尺昂藏豈不費  
可憐國祚微如芥拚得熱血洒蘭台羣鼠跳躑那足怪  
公運雖窮公志終天不祥明季無庸至今血飲刑曹紅  
展國風生陰風

前題

程德潤

天生偉人獨秉正氣用舍行藏國運攸繫生不逢辰逆  
璫用事力挽狂瀾未竟其志慷慨陳書從容赴義耿耿  
孤忠千秋廟祀

前題四首

石時霖

夙仰前明有二楊韓公居近觀幽光廬山節比椒山烈  
河水愁添漢水長自古成仁和取義只分官府與疆場  
進賢冠一新加後整日攢眉御欄旁

春舍先皇顧命恩虞淵故日立宮門審喪預絕垂簾弊

遺教猶留排禍瘴二祖十宗點鑒在千秋萬世赤心存  
浩然正氣真男子欲振乾綱奉至尊

出山心緒已凄然景仰三忠志益堅條列白麻奸罪大  
封朱墨勅逐臣還那知獄借文言起更假賊誣廷綱連

笑听東風虛利刃白虹早已見青天

居同梓里幸前因忠孝雙成本性真效死既偕名下士  
捐軀先稟太夫人奇從天樂鳴時兆喜自仙書到日新  
國步艱難應力竭固當不顧為良臣

前題

黃士瀛

乾坤有正氣浩然流不竭君子志成仁故慷慨孤節吁  
嗟前明李國運丁几號宮車相繼出神器付孤牙婦寺  
編危言弄權肆盜竊營營萬青蠅原火撲難滅公時預  
顧命感惡意激切厲色呵朝端一叱目皆裂心如廣平  
石面如御史鐵同家總指麾危疑立談決少帝開紫極  
拜舞羣方悅哀聞撤垂簾草莽憤姦桀抗疏千萬言披  
誠器丹血為謀豈不咸密機怨中泄罪職遺凶殘積寬  
誰能雪白虹豆青天萬眾啼悲咽嗚乎千載後大義昭  
若揭

感朝沛恩寵兩字益烈寒生陰風車戰古賢滿

前通

蘇我

相業如江陵權勢母乃專將暑如江夏性氣母乃獨不  
及應山楊忠烈孤忱耿耿節獨完有明之季未草草封  
狼狽理橫塞道天子輔吐聞聲兄聖燒宮中作阿保礦  
使四出許求繁鄧喪國脉應不少六君子起批逆鱗矣  
危所係皆力爭二十四罪狀尤切聞黨聞之心應驚竊  
飛燕市風拔木狼籍國靡血肉一元未已嚴追賊流  
涵幾通衣冠族人之云亡事可知冠滿秦晉連年饑信

表忠錄

詩

王人繼正要典天不祚明美能為當其穆宗駁龍初上  
履不生萬應泰昌天啟三嗣君上有恩宗廟育肝下有  
江陵作輔樞江夏恒拒宵遶城揚公正色長臺憲左顧  
周魏黃岡升豈非天下一大治水旱盜賊何由起吁嗟  
乎丈夫慷慨袖白筆不憂臣死憂國脉惟親就義明隨  
亡仆碑前祀竟何益至今九原心尚丹不徒千載血化

碧

前題

莫先凱

選侍官既移紅九病不起屢觸奸邪猶未已首効蘭菲

二十四六君子遂同日死風霾盡晦天墮霜明柝將傾  
乃有此嗚呼公官御史中丞耳聞部以下皆靡靡豈有  
其職楊大洪不愧楚國奇男子

前題

畢德謙

主少國疑人心玩誰能預靖宮闈亂權黨倚勢重如山  
誰敢抗疏發其奸有明養賢積數世先生應運生此際  
建策為移選侍官權髮直數逆增罪但願國害此驅除  
臣身何足問有無違公下獄速公死胡乃天心一至此  
天心難回臣心烈一片精忠成奇節嗚呼楚山高漢水  
永忌錄

美

豆

深先生英氣鬱古今卓哉先型香難觀萬古衣冠森祖

前題

胡恩賢

難容閭豎誓批鱗共識椒山有後身碧血灑空六君子  
青山埋骨一完人同歸性氣先生傳不暴撲糊逆素塵  
踰草梗校嚴香鹹焚香雜誦淚沾巾

前題

葉為桂

河山天遣覆羣陰受禍如公慘更深豈有死刑來北闕  
但無生路脫東林千言已奪權奸雄七廟應知御史心

世亂人才絕，狼籍擇圖欵，我淚沾襟。

前題

祝緯則

大不昨明羣小起，神靈敬希屬鄧李。先生獨抱經綸材，願捨身家佐天子。待違恩深報稱難，有奸當除臣分耳。封童烈烈數千語，廿四罪猶恨切齒當時。城默跡紛紛，公以不言獨為耻。委鬼聞之心膽陰謀誣生公，危矣東林。張東廠燬賜諡，追封公不死。公不死，克家有子繼公忠。兩朝忠義輝青史。

前題

方遠

友忠錄

委

勝國忠臣推二楊，椒山應山雙不朽。姓字長留天壤間，日星海嶽同爭壽。忠烈遺文恨未覓，得親忠烈遺非偶。幸遇麟跡托葭草，貽我一編光徹斗。快讀二十四罪頭，直驚風雨蛟螭走。其餘著述皆血性，不羣左史曾歐抑。動關社稷與蒼生，一筆半墨都非苟。但把文章撐世界，三立當在姚江右。憶昔聞兒盜太阿，東林禍烈公其首。正士清流一網收，邦國殄瘁奚其咎。九重不復問鵠官，笑飲東風我何有。公語最湖龍去恨難攀，願命彌留真無負。倘非一拳擊門者，已將國祚潛移久。勁甯當居左。

魏先安劉豈在平勃後，奈何三業多是非。致令蘇奸來攻，拾汗青頭白竟何成。三期會典從誰制，但以一死重千秋。先生掀算當不受。

前題二首

戴廷謨

歎卷楊公集，千秋正氣滿孤臣。血未散奸奇膽，先斷碑首倖棲楚陳尸。類史魚焚字讀一過，撫膺且歎嗟。玉碎為誰苦，瓦全不自謀。聲聲石父江筆筆鬼神愁。聞黨重陰結英流，一旦休非關持太急。嫉惡本如仇。

前題二首

劉體仁

東忠錄

委

三百年來哭二楊，椒山已矣應山亡。鐵肩道義當時荷，金管聲名異代香。廿四飛章驚委鬼，九重無策庇神羊。靈均淚盡何人繼，一卷離騷付古湘。東廠鴟張志已灰，鶴書難遣又重來。全家垂涕收骸骨，獨力移宮仗楚材。虹白芝黃千古恨，花茹鐵黑萬人哀。可憐一片忠臣血，風雨模糊樹碧苔。

諸忠烈公祠

閔衍

出山不負進賢冠，敢弔先生擬夢難。幾許昏鴉棲古木，還將廢鐵鑄羣奸。排開宮闈頭全白，問及鵠官骨已寒。

要典迷天今一洗拘幽佳操賴君彈

謁忠烈公祠見古井西月并割靈阮墓臺送米墨

蹟一軸

周開撰

幾我廟祝對山峯宮保遺居此處尋廿四罪寒奸豎膽

十三賢共老臣心前身明月綠猶在古井重泉恨不沉

遠近古井相傳有月已大憲寄米真蹟傳觀字字是

球琳

謁忠烈公祠

吳恭懋

逆璫擅國布厚陰此日廷臣類啞瘖二十四條登白簡

永忠錄

其

百千萬世見丹心惟求實禍天能悔不料奇冤海竟沉

到底忠魂都食報

望家祖豆盛於今

望大洪山遙拜忠烈公墓

張九銀

歲飛涓水淨遙見大洪山日月兩宮上風雷一疏間麒麟

麟能食鐵虎豹敢當閭今代誓香在應回地下顏

謁忠烈公墓

閔行

瀾水悲鳴樹叶風儼如抗疏哭移宮闕西有墓曾棲鳥

燕藏無天洵貫虹華血碧來松幹古傳香青出竹書公

茲山喚比椒山是陳組雲初孝作忠

前題

錢清履

山風飄飄寒松林蓬蒿三尺土一抔忠魂凜凜血化碧

芳名不死留千秋吁嗟忠烈公寥寥王臣躬顧命翼冲

主號泣悲遺弓內家延年有女弟妻封逼謀真無忌欲

安社稷首移宮一疏憤爭報先帝妻裴元子呼舅楊獎

以忠直名自揚女戎已幸去帷幄璫禍拒料延朝堂公

也平生骨鯁在鷹鷂奮擊瞻風采彈章伏闕劾奸列

狀分陳廿四罪黨天毒誠恣披猖天高施遠靈獨揚太

永忠錄

字

阿之柄逆豎竊一時羅織皆忠良國內以八罪借題為

封疆究誣以定獄致死為追賊鐵釘貫耳土壓囊哀哉

六月天飛霜是時我鄉魏忠節北寺錄鑄禍酷烈更有

我祖中丞公檻車被逮頑究同乃嘉善人光北世祖漢

撫公同時誣黨同文之獄及喬國九閣莫叩呼蒼穹我

今得到公卿土想見挺然昔對簿捐軀慷慨膚湯阿

黨拘連恨節甫殘難零骨埋萬邱鵠鳥落日空山幽木

冠祇蕭下馬拜一盃麥飯溪毛羞自古成仁有殺身墓

阡石碣表忠臣君不見五彪五虎權門火何處荒原聚

鬼辨

敬題先忠烈公像

朱孫可鈺

一夜霜華染鬢髮，漢唐國是百靈懷。靈芝葉，聖忠臣。覽  
尚問勳官安在哉。

敬書先忠烈公祠

朱孫可鈺

在昔芳隣楊履完，鈞天仙樂御雲端。豈知沮豆千秋地，  
已自鬢齡得預觀。公祠係已吏部傅公歸鄉宅上築時  
開空中無聲處，以為異後作公祠其

敬書先忠烈公集後

初孫徵午

未忠錄

空

委鬼警楊毒倍殘，一番展卷益聞奸。虹騰豈使乾坤白，  
獸籠誰憐骨血寒。三案是非憑鼠輩，九重高遠忘鸛官。  
惟餘幾疏傳青簡，得見臣心萬古丹。

跋楊忠烈公遠墨

公宰常熟去為給事，一奮其氣奪儲皇於婦寺之手，而  
正之位退，而復起抗疏擊巨璫，陷奇禍，其精忠浩氣如  
轟霆揭電，撐決乎天地之垠，而舊治下里閭婦孺至今  
猶竊竊然私之曰：吾邑侯楊公大洪也，攸好之在人心。  
蓋若是二札未審，遣誰一在移官後，羣小側目引疾是  
歸時一在起副憲，未上疏之曰：情辭悃款，不自矜伐，亦  
無龍驤憤激，引頸承戈，披胃受矢之慨，迹其前後驚人  
事，乃以身膺重任，不得已而後為夫，惟不得已而後為  
忠。忠錄

國子監司業陳祖范跋

題東蒙秦氏藏忠烈公墨蹟卷

明臣死忠推二楊前有容城後應山讀書每披二公奏  
至今寒芒凜凜星斗間神宗在御康且久官闕蒙蔽  
振肘黨局元黃三十年宵小交關二五楊光朝嗣服前  
一月提擊紅丸互夥結聖妃瑜處蹈昭陽冲子皇里更  
杭程應山彈事負大名玉几宣召廷臣傾德清方相工  
模校衆正倚公如長城噉鷲既遷謫益起公亦拂衣歸  
故里公歸旋復召掌墨三葉小人怨入龍王安悻直好  
強諫忠賢狡猾導遊宴聖饒節甫為一人主威國柄從  
表此錄

茲擅公時義憤亦填膺抗章論列揚於庭隻手障天  
不語傀儡滿弄唯冀盡一朝告密飲章入飛頭換面覆  
盆黑何難百口服歐刀所爭九廟骨刺棘嗚呼百世知  
公死擊聞詎知死伏移宮案定計離彼三案人假手殺  
公報羣怨東蒙秦氏弄公墨宛宛銀鈎仍鐵畫卷中規  
規說移宮千秋信史當誰白山崩地塌幾經秋漢寢唐  
陵亦已休片紙不隨殘劫盡尺牘聊為故人留秦生爾  
飲一杯酒剴州離星南樂銀廣君知否紫綬爛東日黃  
金高北斗黃金紫綬今何在惟有丹心常不朽秦生索

生此卷永貽後

吳郡後學葉澤森跋

本志錄



新跋

余讀明史知廬山大洪先生移官勸閣忠君愛國防寇未然功在社稷迄今聞其風者無不感奮興起誠足誅千古殺諫官之奸惡愧千古不捨佞之言官更爲身膺主知者立威恩圖報之準乾坤不毀精爽如新公之生平已可概見矣癸未春其裔孫祖憲以孝廉方正入覲都門復得讀公文集其節義文章皆可傳可法使後之爲人臣者讀公之文想見其爲人而是則是倣則可以止矣卽爲公之後者守公之學遵公之訓而不愆不忘永思報

聖

亦可以無憾矣豈尋常摘藻拔華者所可語哉

協辦大學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山陽楊學汪廷珍跋

廬山楊星若明府示予以所刊先世忠烈公遺集冠以

高宗純皇帝御製文余讀之而歎我

朝寬大之宏恩激揚之鉅典乃蓋臣之成名遠而貽澤

長也曩親乾隆時

欽定明臣奏議著千古是非之準又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諸儒臣以爲

聖人之心大公至正視天下之善如一不以異代而岐視

至吾楚江夏熊忠愍公則在明代爲扞疆圖計者

說

其

國家猶錄其子孫著廬山楊忠烈公其大節在移宮勸

璫而其書簡詩歌俱昭忠悃

憲皇帝於其裔孫農部可鏡公特加錄用嗣是使臣之視

學楚邦者無不甄拔其後人其後人亦多績學修行

無忝厥祖

天恩固極渥厚楊氏亦慕榮哉因思人心皆有忠直之性

其所以漸汨於利欲而莫能保者爲身計爲祿位計

爲子孫計耳卒之豐畱榮瘁於一定之分毫無所補

徒敗其名檢求爲庸庸免咎人而不可得而如公之

骨鯁忠貞絕無顧戀者天特歸其祀以隆其報

聖天子奉天行道既衆之以

宸翰又疊錄其子孫以視隨俗俯仰之人孰得孰失孰智

孰愚尚不可憬然悟決然擇哉

江道達

盛世竊科名而需微祿們心對古且愧且懼惟冀星若

明府以英偉卓犖之才出膺民社瞻前美而副

國恩當使四海咸知達人有後也豈第為吾楚光哉

賜進士出身戶部貴州司主事新水復學慈鄉江謹跋

永忠錄

卷三

原刻疏稿舊叙

先君實歷項垣僅六月耳故移官事外疏稿無多事關

華國則訟言之闕主德則涕泣言之惟冀呼吸則借若

言之大典體大法制則張膽言之至於辯駁執事惜華

鋒快恩怨如所謂龍戰馬白不勝不休而國家禍福安

危置之不顧者先君不為也除二十四罪疏與祭親廣

徵求及上疏刻在忠烈實錄內李本寧太史選定五疏

刻在移官始末內各成一快茲特輯在科六月數稿合

諸文牘同付梨棗不孝男之易記

永忠錄

卷六

原序

此先君遺稿也先君筆不存底如生平制藝盡失去筆以再搜家難諸作化為烏有此特親友之家所存剩幅什不得一二耳甚有蕪原題失却者每見先君為文與所裁答舉不欲倩人粉藻直抒其至性之所近然文詞古雋雅有先民風軌惜不多見想其神情大約雲水輕而塵緣淡乃其雅意作人寸長必披又何婆心肥切也至於贈不一人人不一讀其括無念不歸補養君德聯合正人圖共天下收治平之福遠為宗社漸防微寧

宋忠錄

宋

使國受其益而我不必有其名一片苦心瀟血筆端寄懷天上有不願哀集人閱者曾記一夕表向先君曰以大人材高著作莫不修名山業先君莞爾而笑曰予固不在文字落跡者夫不在文字則落跡端在何處古稱三不朽曰立德立功言其結餘耳夫固先君之志也茲特鼎之一鐫倘海內有心君子箇中存有隻字望各出相示以俟補綴不孝男之易記

原序

先大父清白所貽惟斯一編後還滄桑沒於一炬及直指李望石公祖採風余楚網羅先集輔軒所至剞劂成書甚盛心矣拜賜豈鮮哉但其間斟酌時諱頗多改易時余筮仕洛陽恐日復一日以疑文而失信史於是校讐原本刪美忌諱寧為闕疑庶不失真實未敢輕質有違也時奉

上

諭雖有忌諱亦不治罪往烈先忠再見於

寬大之朝諱千載一時也猗歟盛哉

宋忠錄

宋

康熙乙巳秋九月江南廣德州知州冢孫芭謹識

原跋

苞不孝席祖蔭幸為忠烈公家孫惜其生晚不及從領  
願闢宇親受遺書猶幸先大父抗言直節慷慨立朝名  
垂宇宙予猶長與先達遊反向從旁聞說先大父遺事  
總錄先大父忠貞骨鯁出於至性所以發為文章皆磊  
落可傳也但對客揮毫避人焚草以致野有遺書而家  
無藏稿况值魏塘臺起風雨漂搖殘篇斷簡益不可問  
後一朝白誇數世旌忠於殿室初皆驚魂甫定間先嚴  
遂獲廣購苦七校訂已得其概會授工刊鐫庶幾無郢  
表忠錄  
書無說之說不蒼兵燹屢見向所鐫版又歸於金戈鐵  
馬中矣後先嚴宦遊山左命子寓江南乃子錄遺稿二  
編一攜行笥一付不孝且戒之曰風烟四起聚散何常  
隨時視力圖付剞劂以存手澤小子識之時子方諸生  
總角長跪對曰大父遺稿大人屢致慮焉矣先嚴復曰  
汝大父忠君愛國陳摺斥回則見於奏疏山水友朋酬  
和贈答則見於尺牘好風良月嘯傲烟霞則見於詩歌  
此汝大父至性所出而激昂忠孝者也豈獨為文集也  
歟哉予唯唯不敢忘嗣後先大人復殉

歎賞志以汝子則營名鵷舫南北間關今承乏洛土謬  
宰提封因思古人有以祿養者我獨不卒不可及已移  
之而養志固以阜先大父已成之志其幸得為忠烈公  
家孫者其在斯乎爰節水傳以付梓人於順治辛丑之  
秋七月一日始事凡二閱月而告成不孝家孫苞百拜  
謹跋

左忠錄

三

宋忠錄

三五

類之推云祖宗之嘉名美譽亦千祚之冠冕猶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蔭者多矣唐柳玢又云門第高者一事雖先訓則無異他人是以修己不得不至而說並備而義始完夫嘉名美譽莫大於忠孝節義先忠烈公在明熹宗時亮節精忠昭垂史冊家乘邑志代有藏書至文集初刻於先六世祖竹如公次刻於對三堂叔亦既歷有年所矣惠承先人餘澤作宰博陵公餘之暇復細羅散失補綴舊文始生展孟夏迄癸巳仲秋積歲餘梓成用以質諸海內大人先生得共睹正氣於披覽之下凡我雲仍宗族亦儼承提命於卷軸之間因述類氏柳氏兩說以自幸而自勉並識其歲月於簡末時道光十三年歲次癸巳仲秋之吉廷試孝廉方正知山東東昌府博平縣事八世孫祖憲謹跋

附天人合徵記實

燕容吳章

善言先者必驗之於人人事而不能徵實於天則七政亦具文矣客少嗜象緯之學長而彌篤披霜沐露幾歷分至遂能於渾蓋二家會其微渺乙丑春旅泊都下目擊天人之異為記其本末以徵天人合一之符使後之言災祥者採而擇焉

李春旬有三日月入太微垣犯左執法客大譁曰執法大臣當有非事被禍者奈何友人聞之躍然曰此甚善事也今天下操重輕之衡者璣也璣禍而衡復歸於所

表忠錄

吉

司清明之治行復見矣客曰非也璣小臣不入紫微垣不列二十八次第於天市中占其微星此禍最大亦最毒楊左故司衡者也其當之乎踰月而六君子俱被逮孟秋廿四日夜客露坐中庭見白氣如匹布長數百丈起尾箕間貫紫宮掩天樞五星不覺淚涕潸下同坐者問故客曰紫宮為帝庭尾箕燕墟也白者金象按占當有急兵起輦轅下然國家福祚如天保無他慮其寬徵乎六君子行死矣明發而楊左魏之山間至攷白氣竟天之時正歲卒承瑞命之時也嗚呼

七月初四日比較六君子從獄中出各而獄卒挾挾左右手低僂而東一步一忍痛聲甚饒楚多不覺大慟諸君子俱色墨而顛亮用尺帛抹衣蒙上腫血如漆楊公鬚白為最頃之至廳事前俱俯伏簷溜下楊居中左為楊之左魏居楊之右顧居魏之右周居左之左素居周之左顯純處分單還獄

初九日比較顯純猶作爾汝聲嗣後則呼名詭叱如趨走吏矣五君子各打十棍素以病持免

十三日比較午飯後六君子到堂顯純辭色頗厲勦五

素忠鉞

正

日一限限輸銀四百而不如數與痛棍左顧曉曉置辨魏周求伏地不語楊呼家人至腋下大聲曰汝輩肆好生服事老太太分付各位相公不要讀書是日各毒打三十棍棍聲動地嗣後受杖諸君子股肉俱腐各以皂急纏其上而楊公獨甚

初十日為楊公誕辰諸君子皆囊巾得賀是日公始知端意不可回每晨起多飲凉水以求速死無貽書家人索腦子甚苦前此猶望生還也

十七日比較楊左各三十棍是日顯純辭色更惡勦五

限名完名下所坐職數不中程受全刑  
十九日比較楊左魏俱用全刑楊公大號而無回聲左公聲呦呦如小兒啼周顯各受二十棍楊敲五十索抄敲五十

二十一日比較楊左俱受全刑魏三十棍周顯各二十棍顯純呼楊公名叱之曰爾今如輩潛匿不交賊銀是與吉抗也罪當云何楊公舉頭欲辨而口不能言遂俱昇出彼時諸君子俱已進獄獨楊左挾戶限之外鬻血派難使地若死人已而楊公大聲曰可憐後乃昇入左

素忠鉞

正

公轉面而東顯其家人是日兩棍濕重倍常且儘力狠打故呼號之聲更慘

二十四日比較楊左魏各受刑顯抄敲五十刑畢顯純呼獄卒前張目曰六人不得宿一處遂將楊左魏發大監客間之以問獄吏更嗟呼曰今晚各位大老爺當有壁挺者是夜三君子果俱死於顯頭葉文仲之手

二十九日比較三君子之尸俱從詔獄後戶出尸在牆之下以石為之如渠狀大可容一人匍匐是日刑曹驗畢籍以布褥裹以草席束以草索扶至牆外臭偏街衙

尸蟲沾墜地

楊公有遺稿二千餘言又親筆謄真一通叩首牀褥以託顧公獄中耳目嚴密無安放處藏之聞聖畫像之後已而理臥室北壁下蓋以大磚後公發別房望北壁真如天上僧孟弁竊之以還隨寄弁弟持歸

楊公又有血書二百八十字藏之枕中莫死後枕出家人拆而得之竟為顏紫所竊紫亦號於人曰異日者吾持此贖死

撫鏡刑具凡五一槓堅木為之長尺五寸闊四寸中鑿

表誌錄

三

兩孔著臂上雖受刑時亦不脫入獄則否凡獄中惟械手則甚便故周公之死郭賊誘之上堂上堂理應著此物也一錄鐵為之即銀鑄也長五六尺盤左足上以右足受刑不使動也一梃削楊榆條為之長五尺曲如乚執手處大如人小指著肉處徑可八九分每用梃以繩急束其腰二人踏繩之兩端使不得轉側又用繩繫而足一人牽繩背立使不得伸縮一杓楊木為之長尺餘徑四五分每用杓而人扶受杓者起跪以索力束其兩端隨以棍左右敲之使腰上下則加痛一夾梃楊木為

之二根長三尺餘去地五寸許貫以鐵條每根中間各

幫杓三副凡夾人則直豎其根一人扶之要足其中上急束以繩仍用根一具交足之左使不得動又用大杠一根長六七尺闊四寸以上從右畔猛力敲足腫吁可畏哉宜諸君子之足皆流血洒地也此客習見之非關

警說

楊公尸棺之歸負以二驢其子從一二蒼頭踉蹌道上知者皆為之欷歔

鎮撫中惟比較日家屬因交贖得伏脇下細語顯純復

表誌錄

元

恐密露其惡勒令跪一文外高聲問答不許為方言語獄土地廟前樹於六月間生一黃芝日夜漸長六君子早至時則突然光彩遠映矣環而視之適六辨獄卒皆驚以為奇或曰此吉兆也顧公歎曰芝瑞物也而困於獄其不祥乎月餘獄卒墮之

節錄碧血錄比較利酷始末錄燕客撰客不知何許人少耽酒任俠聞北地健名酒多慷慨士負笈徒往抵易涿間聞六君子之獄興慨然恐及身識其人遂抵燕都旅泊詔獄左右日與典夫馬國相歡押火乃

混入鎮撫因得見比較慘毒始末當日諸公亦陰識  
為有心人遺言遺札多默附之因得成此錄以傳錄  
載知不足齋叢書祖憲識

附魏忠賢始末

進士

魏忠賢者原名李進忠河間肅寧人父曰魏志敏母劉氏娶妻馮氏生一女嫁楊六奇少孤貧好酒色能右手執弓左手執鎗射多奇中而猜狠自用惟以賭博為事人以僕子目之久而落魄遂自宮將妻改遷萬曆十七年選隸司禮監孫遷名下汾與御馬監劉吉祥貳賞復本姓復改名忠賢中宮舊例本官老視甲科之大者照管老叔者視房考皆如師生亦若父子然其曰同官者猶之同門也孫遷名下又有徐應元與賢為同年而神

宋志錄

公

宗時四川稅監邱乘雲乃遷之掌家又徐貴者亦遷之名下於賢為前輩乃乘雲在京之掌家也賢因貧困誼乘雲任希乞餘潤徐貴早盡數其無賴狀於乘雲賢不之知也邱一見大怒鎖賢空室中絕飲食者三日意欲斃之僧秋月力為解揮邱僅給路費十金進之歸僧為致書所善內官馬繼福其厚遇賢馬謙方為總理其鄭貴妃名下林廷宣女謙之所侍如古所稱對食者方用事凡賢困乏謙每資之適天啓生母才人王氏後封左和皇后者缺人辦膳賢賁緣承應其引進若魏朝則王



太監安之名下也。初與天啟乳媼定與縣民侯二妻  
客氏通聚。亦乘間暗通客氏。客氏厭朝而意向於賢天  
啟即位數月。兩人爭擁客氏。醉罵喧嘩。漏將丙夜。直達  
御前天啟。問曰：客奶你要隨那箇我爲汝主？張客氏既  
心向逆賢王。太監安亦惡其名下人。縱行欺誑。通批輕  
朝。頻勒令朝告病。離御前逆賢始得專客氏天啟。惟二  
人言是聽。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矣。司禮監掌印王體乾  
實黨逆之元兇。聚筆李永貞。李朝欽。復羽翼之凡文武  
糾勦忠賢者共七十餘疏。概置不報。逆賢從此放手爲

表忠錄

卷二

惡南昌蒲州去而崑山南樂進崔呈秀首贊奄幕廷臣  
又有五虎之黨。惡厥衝更有五彪之勛。逆南樂取贈紳  
便覽一部。以己意標識。不附奄極重者三點。次則二點  
一點。葉向高韓爌等共六七十員。其附奄者三國二國  
一國。阮大鍼又進點將錄。做水滸演義羅織天罡地煞  
一百八人。崔呈秀進天鑒錄。某某進同志錄。凡遇陞遷  
查錄中有名者。即行罷黜。其大僚削奪則傳特旨行之  
或令逆黨共議。糾奏正人君子。盡納鉗網中。無一免遣  
者。因而縱騎。四出人皆裹足。初尚疑皇上何以知某係

邪黨。某係門戶。某係嚴廷弼之姻家。某係劉錄之宗族  
久之逆賢與奄黨公然指出某錄有名。毫不之諱也。七  
年八月二十二日天啟崩。信王於二十四日登極。逆賢  
猶掌司禮監御史楊維垣於十月十七日首參呈秀  
阿順厥臣以書上憲賈繼春。繼之亦彈射呈秀。然猶未  
敢指及忠賢也。十月二十三日兵曹陸澄源二十五日  
武選錢元愬二十六日御史吳尚默皆直攻忠賢而嘉  
興貢生錢嘉徵開列惡款。上命內臣誦諸疏。令忠賢  
跪而聽之。震懼失魄。竟不能出一語。伏地哀泣而已。惟

表忠錄

卷二

予告病十一月初二日降淨軍發鳳陽。初六日行至阜  
成縣。夜半與其名下心腹李朝欽同縊於南關旅店。崇  
禎元年二月十一日御史卓邁奉旨復遞屍梟示河  
間府之西門。客氏九月初三日奏歸葬第五鼓官門。開  
哀。服赴仁智殿。天啟梓官前出一小匣。將天啟胎髮。瘞  
茹及累年剃髮落齒焚化痛哭而出。十一月奉旨籍沒  
步赴浣衣局。差乾清宮管事趙本政。召死於淨樂堂。焚  
屍揚灰。人心始快。忠賢死時年六十歲。客氏四十八歲  
先是忠賢初直東宮。有道人歌於市曰：委鬼當朝立施

花滿地紅蕊先光云

康熙辛巳臺中邪門張靜齋特設請設魏忠賢碑墓

千古快事祇錄於左

巡視西城江南道監察御史臣張瓊謹

題為逆惡之罪既已正典於前朝私聖之碑豈宜傳留

於後世亟請

就勅毀以儆奸邪以垂警戒事竊惟建祠立廟刊碑題

額乃

皇上報功之盛典恭聞我

表忠錄

全

皇上前歲

翠華南幸

勅修岳飛之墓

賜題于謙之碑識以此二臣者忠貫日月義扶山河恐其

歲月浸久望荒烟而沒哀草也故特表而揚之以風

示天下凡天下之抱負志節者無不感激涕零共仰

我

皇上之彰善於前代如此其崇隆也大善在必彰者則惡

在所必殫日奉

命巡城前往西山一帶查閱遠見香山碧雲禪院俗呼于

公寺寺後峻宇摩崖覆壓數里鬱蔥碑壘金碧輝煌

疑是前代王侯之寢宮詢之土人知為故明罪惡滔

天磔屍身後逆璫魏忠賢之墓目不勝駭異迫而視

之見有石碑二座屹然並立合書欽差總督東廠官

旗辦事掌惜司內府供用庫尚膳監印務司禮監乘

筆總督南海子提督保和等殿完吾魏公曾忠賢之

墓目觀覽之餘輒為髮指夫魏忠賢者在故明天故

時竊操國柄屠毒忠良惡貫滿盈一時羣小皆出其

表忠錄

全

門德碑生祠數遍天下神人共憤直至崇禎初年罪

惡發露潛行自盡後乃磔其尸於河間差快人心迄

今公論在人尚恨戮尸不足以蔽厥辜又何可於

畿輔近地留此穢惡之蹟懣懣之制以欺壓山靈玷污

勝境且使後代無知之聞寺誇詡歎羨以為身雖遭

顯戮於生前屢猶留壯觀於奕世何以敵巨慙昭大

法哉尤可異者碑後刻有考官孝廉等六七十人姓

名並不填寫年號使其造於故明之日豈有顯違正

法之逆璫敢於僭橫乃爾若造於我

朝鼎定之後則不書

昭代之年號尤爲狂悖不法在聖碑者皆喪心無知之徒  
不足深罪其如駭遠適士庶之見聞何況當奉

旨勅修明史之時兄明季忠良被禍諸臣無不爲之主傳  
表揚以彰公道瞭瞭

光天化日之下豈容奸孽黨羽大膽潑天目無三尺一  
至於此伏乞

皇上天威乾斷即

勅地方有司立仆其碑刻平其墓碑天下後世曉然知光  
表品錄

惡之徒弁不能保全墳塋於身後其於

聖明癉惡之義不啻炳如日星嚴於斧鉞矣緣係條陳事  
理字多逾格貼黃難盡未敢另繕如果臣言不謬仰

祈

皇上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康熙四十年五月十三日題二十二日奉

旨親忠賢碑墓者交與該城官員仆毀刻平該部知道

張載說鈴冬夜寒記

楊忠烈公文集補遺目錄

卷末 詰命 諭祭文 書簡 又 時文

崇禎詰命

崇禎諭祭文

與參貞子刺史書

與荒紀事文

文質彬彬

今夫天 二節

大匠誨人 三句

楊忠烈公上封刺北日龍水

君子以人治人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君子依乎中庸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至是而友也

君子矜而不爭

楊忠烈公年譜

崇禎詰命

崇禎元年贈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贈太子太保  
翁曰緬懷多難厥生亮節過功高定策捧日虞淵而義  
激鉤奸飛霜諫草橫被檻車之遺莫招湘沅之魂嘉彼  
孤忠實茲殊錫爾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今加贈太  
子太保兵部尚書光祿大夫錫之詰命於戲矣遇覓陸  
終占無號之光泰象茅茹利用堅貞之恤今朕既殲渠  
魁於兩觀爾亦快孤憤於九原宿草興思慙給致慰陟  
降帝側精誠可薄風雷進級官階姓字永留金石  
詰命

崇禎諭余文

崇禎二年遣湖廣永宣布政使司諭祭歸贈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益忠烈文曰朕聞往牒有精忠  
節浩氣剛風苟利社稷不惜一死者輕歎感焉而  
壯之惟爾貞誠自矢孤介性成皇考違和以篤枯切  
心之痛兼皇御極以沉憂莫磐石之安一議而正名  
分攸闕再臨而保身保家莫顧羣凶構陷鍛鍊多而  
爾肉死而忠彌完身忘而志如在氣承顧命不能殄  
於育人能天難貞不能謝誣於魯勿能使故鄉老幼  
泣盡留不能使偵邏朋謀少寬筆楚能使對仗彈文  
崎歷落不能使橫張嗜欲共鑒丹忱爾不云乎三朝  
養一合獨盟二祖十宗實鑒此心天下後世共見此  
血庶幾其無愧歟汝形已往此心可告於先王氣作  
山河今已頓彰夫公道易名大典建祠加崇官保殊  
恩既擬全卹以示勸懲給異寵應從一品以疏榮  
諒爾莫歎有雷不滅

與秦貞子刺史書

珂里中公周庭先生起居何似周者心丹識卓骨勁力  
沉范希文司馬君實伯仲間者不知前日何以遽拂  
歸也遠達在長安時原非得父先生也辱先生枉顧若  
診有當於不肖發奸醫疏中譚進御之失報封后之旨  
為忠愛遠心已雖經入井之說起不肖甘弗為辨先生  
謂宋主燭影斧聲之疑是當日臣子不為說明之罪今  
入井雖經之語屢見邸揭大於冲聖孝友有闕移官實  
誰始終安得不發明嗟嗟先生事事從君父大處起見

謝道

卷末書

四

微處著心此古大臣風也假令在朝諸公當事而有深  
心先事而有違心天下何有於成周而不知何以遽拂  
永歸也甚為愧鬱非為先生一官也兩蒙附訊以地遠  
弗及一候把此歉缺倘有仗為為一道其悽悽可乎或  
得附寄數行更妙敢先布以請誼草一冊請教某再頓

縣荒紀事文

賑粥之舉一二友人倡之郡公邑大夫主之諸慷慨士力任之衆善襄成之今幸告竣矣顧其初止期日二千餘人日用米可四石餘足耳而人漸三千漸五千漸萬餘中間扶老攜幼之狀水鷄而面鵠也行繩接而坐雲集也可憐也亦可駭也往是粥事多以三月始終耳首事諸友人曰三月而得弗能待也枯肆而後西江掾無益已故始以二月若賑止而弗及新也議猶無從望腹也故終以四月中間別丐子與平人判男女分老弱男

補遺

卷末

子之印予不印面婦人之與饑不手印又二三首事各有長者深心焉是役也善夫王郡公言曰往官於此之有虞於冒濫也爲大衙役之不以實予民也管理人之不以心予理也而今無是也此失嗟來而食者百人而一或不饑人富人焉而萬無一已即有饑迷衆人目以重倖相合者亦其眼實饑而出之窮計較耳無足多誅若必清而汰之狡者弗汰也怯者羞澁者且望焉而求腹以退百人焉而一不饑人冒無傷此舉之大萬人焉而一具饑人遂即失此舉之初狀惟計口而食以弗汰

也爲弗失也道路之口紛謂今歲饑人糜食之早之衆之夕婦孺之市無相濡也羸弱之道無相棄也鷄犬之夜無相敵也殆茲故之以此或不必然要以見饑人焉族衆而援之長人之仁也分贏以濟之同人之義也若夫太守單騎省視憐靡濕而坐者未起弗安食勞夫俵饑諸人衆展而逐隊焉日下春弗安席且公堂人抗禮而手酬爵焉曰勞苦諸君諸首事人亦實忘其家計衆食施粥所凡三月而日萬萬滿而股掌戰戰迴焉無一人急曰務以盡吾心終獲我者事吾聞諸失子君子學

補遺

卷末

六

道則愛人上好權則民易使今人庶幾其是乎是役食指既衆糜費殊侈當此凶歉時即斗米百錢皆諸饑人編中盡也首事諸友人故刻銀米出入書冊并登好義民士姓名以備查核余爲附記其始終事如此

文質彬彬

用適於宜者善化文質之偏者也蓋事惟得宜斯彬彬之雅昭焉用文質者當如此且文質之變亦古今運會之一大機括也故主持世道者統統文質之用焉顧用文質者不得於方寸中先設一崇之抑之之念亦不必於習俗外多起一矯之鎮之之思惟是制節均調善適其中可耳蓋文質原非至當之名而用文用質自有文濟之理野史偏矣彼設兩存之說用亦謬而不化即立主輔之分機猶泥而不神也夫參和之用不偏兩收華

補遺

木文  
時文

實之用而游乎恬增減之權妙翻渾同文質之異而馴於雅蓋有彬彬之矩在彬彬者不主於一而錯之綜之變化成焉彼文質之用不勝變而人心自有錯綜約直率散蕩之意虛而聽於各適之化義理為衡而心以酌之是為意見不拘而權自適均者矣彬彬者不滯於迹而調之適之機宜中焉彼文質之變不勝窮而天下自有時宜矩不偏不倚之中然而調之以自然之天則時為乘而宜以應之是為因應不乖而誰歸各當者矣當其間然自修聲香味淡見先民之遺而靜而索之醞醖

之英華無盡焉乃其無盡者而意味又恬如也點浮去陋之名我兩不立天下惟見彬彬劑量之神耳當其顯而耦世而惻惻敦樸見混沌之真而徐而混之含孕之文明無既焉乃其無既者而氣味又約如也崇文崇質之迹我兩不著天下惟見彬彬經緯之妙耳文質而如此用也庶幾先進之矩而野夫烏得病之以此主持世道可也抑周初監二代而卒以靡者則文質之名所濫觴也蓋名立則好異之士徇名而樊起故無如兩忘而化於道則夫子彬彬之說也

補遺

卷末  
時文

今夫天 二節

中庸究生物之原而得天與聖人之一焉夫生物不測於天之不已文心不已於德之純詩蓋聞夫人之蘊矣且人待天不二之精以為命此不二者原相禪於靈明中而未已也惟是脉脉真純以保之者少遂不見天與人之一符而且致疑於至誠配天之說矣由今論之而然乎哉今夫天第以功化之盛觀之我不知其何以托物之命而昭昭無不覆也地衍質始之化以廣其生而無不載也山水分禽聚流衍之脉以洪其澤而無不殫

補遺

卷末 時文

也無不滋也天之造物之命者宏哉要之命之布也有萬命之主也惟一一元者機互擇而不窮無極者神默輪而同間萬物自相酌於不貸之源一氣互相忘於不尸之主則天之所以為天止此脉脉不已之真耳顧天命之賦於人心者不忽而人心之雜於情欲者自斷乃詩咏文王德之純矣夫人即時統於理而就一息中微有參差未決之意即此未決時而理已息矣乃亦臨亦保者方不得合之倪更安得斷之隙此亦運而不積之妙也夫人即念純於真而就一念中微有幾微未融之

意即此未融時而其已斷矣乃聲聲翼翼者方不得其群之間更安得息之根此亦環而無端之寧也由是發之為顯命率與天之顯命有殊乎哉信乎誠立天人之主誠聯天人之同夫人亦求之不已之真而配天之業易易矣乃不已於何處得力默知默証則惟慎獨中求之然非作輟之功也碑熙者又不已之真命脉也

補遺

卷末

十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法有必不可越者所以約士趨也蓋士亦自有規矩必約於是而習始端也獨藝之教與學者然乎哉孟子以爲天下達術人心皆從教者正其始而學者端其習也故教必率夫不易之則而後其教明學必約於共遵之矣而後其趨正要以道止有一中正之矩教與學者兩不得外焉嘗觀之藝中規矩矣蓋規矩者是先世庸知之聖竭幾何目力而始立此方員之準也是人之不得駕而出其上者也又後世聰明之士欲變者更刻而平補遺

卷之四

二

不能棄此方員之象也又法之不得不抑而約於中者也凡天下之物必程於規矩而後制器尚象不能於則則物不得違之也以成利用大匠不欲率人於濫巧學者苟不自甘於奇袤而寧得外焉凡吾之制物必繩以規矩而後中律中度各得其宜是匠不能舍之也以擅人官大匠欲傳其心於象中學者欲得巧於意外而寧得趨焉即吾心中有不規而規不矩而矩之妙要之據而冥喻無形者必托有形者以運其神即曲藝中有不疾不徐得心應手之妙要之機非頓造必從得象者以

漸臻其域然則規矩者其匠人授受之極乎舍是則不執不物不足以妙器之用而吾道亦有規矩也中正者其通脉淵源之極乎舍是則險僻隱怪不可以約世之趨學者而必欲求規矩之外可乎哉抑是揚墨橫議而天下翕然從之此以不規不矩之法壞人心不易之方員聖世之所不宥矣

補遺

本清後

二

君子以人治人

司世教者以天下之有選之天下而天下治矣蓋古今  
惟天地人三者則人參立於天地間自所以人者二  
極之妙二位之真綱縕摩盪於無垠中而人生矣降之  
為哀而靈惺焉秉之為懿而情融焉比數合族而倫屬  
焉則人生性命原各正矣知能已共良矣倫理已各秩  
矣我與人同得也人與我共恬也又豈俟君子之受要  
焉授授焉授之而言治耶治也者修而去其所無也所  
無從人生非人未嘗無而必我調之也亦修而復其所

補遺

卷末

詩文

三

有也所有從人生非人既已有而我更藥之也凡治之  
名皆從人設而不以己也則治之道亦即當從人求而  
無己為也蓋治人以治己導者也己而求之人則遠於  
己之所以人而已遠於道治人而求之己則遠於人之  
所以人而人遠於道然則君子亦惟以人治人耳嘗試  
觀之人孩提呈愛敬之良乍見見惻隱之真臣氣蘇幾  
希之性當其初學慮互於恬矣意識歸於漠矣其有以  
治耶未耶而自條自理自規自矩發之而非其有以濟  
之也流之而非其有以濶之也茅之而非其有以培之

也則夫仁義禮智之性敦庸秩序之懿其人自有之耶  
無耶而待於君子之治耶否耶誠人還其樸人葆其初  
則五典之敷不必設夏不必序殷不必校周不必庠洙  
泗之席不必講聖人且與人共安惟是蓁泉常治不無  
聞於引決之濁也靈源常澄不無塞於垢納之積也善  
芽常生生且或成於斬艾之酷也甚則隱怪之說內蝕  
其常然奇袤之行外成其悠謬人遂失其所以人於是  
聖人修道之教始重雖然猶是人也有物以蒙蔽之而  
明者自瑩也往茲蔽以我之治為之繼彼自見頹肩而

補遺

外記

詩文

古

非我設之面目也有物以迷寐之而惺者未槁也惺其  
寐以我之治為之覺彼自回夢寐而非我假之爽曉也  
故敬敷五教而曰使自得之周官掌邦教而曰以擾萬  
民即布之章程陳之藝極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禮  
以養人之安樂以導人之和刑罰以糾人之過令惡不  
肯者鼓不可易之符賢智者約於共遵之則總之導亡  
子以遠故里俾迷使以得歸達我但為之指南也大抵  
宇宙自有綱常人心自有天性強之必不入迎之則自  
從故道惟子性人惟倫理求忠孝弟信於子臣弟友之

人求中和位育於喜怒哀樂之人已自治而已得矣人治人而人得矣道之修於我者與人共相恬愉而人之往於道者與天地共渾淳和又何必多求於日用之人以為道過微於外人之為以為異哉怪隱之士循之玄虛空寂而斯詭不羈者跳而為蕩為任放為任俠其所為者妄焉自喜而其所以人非矣庸謂自治者乎噫

補遺

卷末

七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獨君子仕之心約隱者於義也蓋義重君臣仕則所以行之者君子重義故重仕矣且今論仕者推曰行道曰道則達時不偶信當卷而藏耳不知人生有無迷之義不仕則虛終不得任吾意以止者吾以此原君子之仕矣彼自天地不可一日無主持即不可一日無輔義之所以真宇宙也惟仕而義始行於交濟人生不能一日脫然不為率土之臣即不容一日忽然不與黨主之恩義之所以化尊卑也惟仕而義始行於代終故君子

補遺

卷末

七

之仕分秉於無可諉名位其輕者也心迫於其容解勲業其後者也思吾人隱居求志所求者何事大罕究新致主之志以無負一人耳波其內聖外王之總宰寬然以自餘苟非得伸縮愛之私此義終停滯於心而承行詎忍預世莫予宗之意而遂虛願聽之也叩觀古人典謨垂訓所訓者何事大罕講明令共之節以扶正宏綱耳彼其忘身忘家之義原凜然不可欺苟非親承奔走之位此義終虧缺於身而未行寧忍從世外洒然之思而遂弁髦承之也是其仕也豈能必時之皆亨要以臣

子於君父身以殉之義無間時也綱常念重每以委此  
投知甘時人誰與易之誦而心有獨苦已是其仕也又  
豈能必君之皆合要以人臣之事君自盡者心義寧若  
棄我耳從王念切猶欲期聖明望幽人破泉石之滴  
而已復美愛焉不然家庭可樂安間滴漏則滴漏將胡  
底也理鄙弗闕於本朝固君子所不能安也即所之不  
合退而山林何山林非王土也胡越漫加於共主尤君  
子所不敢出也丈人而知君子之仕乎無容托道之不  
行以廢義矣

補遺

卷之七

七

君子休乎中庸

論中庸於君子見率性之妙焉夫性本中庸君子性反  
於真乃其妙於依中庸者矣今天下何中庸之鮮也起  
於性失其真故於性外多難異之思即欲以常說異而  
外附者或牽合而不安其惟君子乎則依中庸者乎蓋  
降衷之道惟此一中而天地之精不離易簡非吾性之  
中庸所自來耶夫固與人心元相依矣顧其幾入於微  
未易以辭擇參也而惟認於擇中允執初者惟君子結  
一真之與焉其體立於虛未易以倪象合也而德攝於  
戒謹恐懼後者惟君子無須臾之離焉中庸不與淑能  
對隨吾之經緯錯綜自有一天然各道之符惟恰合於  
天乃為恰得其用之平君子於愚夫婦之知能中獨循  
其脉去吾之聰明而於元初者之宗依然如故而無少  
脫也而絕不屬比擬之迹也中庸亦不與尋常對隨吾  
之隱微顯見皆有以至正不偏之極惟適道其極乃為  
適得其性之常君子於賢不肖之過不及中獨會其撰  
起世之知見而於自具者之則依然如一而無少違也  
而絕不屬湊合之功也以君子行素卑真祇修居易之

常何自知其為中庸惟是子臣弟友之未嘗加而覺聖人天地之不能外此謂以日用飲食順帝則於不知之天而其休也妙以君子蓋起義對時豈非常之矩人哉疑其非中庸惟是天地古今之未嘗有實善起衰樂之自然此謂以神明變化運吾性以不測之機而其休也神故論君子者直曰中庸蓋依則合體以成義非違道之行也論君子之中庸者又曰時中蓋依則順時以適用非無忌憚之高也此正率性之妙而道歸之矣乃中庸之休也功業於獨而神聖於開蓋半途之廢大都名

相違

卷末 時文

心累之也然則自知自慊忘世忘我故可以避世不悔否則一有我欲依中庸之心即依之心為的然而中庸且日滿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至是尚友也

極友善之量惟其心之不自足也蓋取善元無足時故友善者由鄉國天下而進之古人而益為無涯矣孟子語萬章以為子亦知友善乎善有無方之契惟心自合善有無域之鑰惟心自開故善操為合則宇宙同堂善啟其鑰則遠古對面要無自隘焉耳今天下大失往古亦寥廓矣是聚善之府也是觀心迪行之助也顧天下即有相觀之益不能越聲氣之末以自斷於人往古即有百世之師終不能越心神之合以自投其契則在我

相違

卷末 時文

之友可知也在我之尚友可知也曰友則廣其途以為納而終不得於渾同之內自畫以小心曰尚友則遠其心以為會而終不得於形神之相自拘其洞寬廣幾由一鄉一國而進之天下乎又且由天下而進之尚論古人乎然古人未易論也擇繼出處不同孰君師述作不同途文明未盛之世其道主宣而文明既著之世其道主謹彼蓋有參之時勢之變以為通觀之風會之混以為衡者故詩書既陳或不足傳古人之神誦讀雖殷僅以承古人之而義以九原不起而世數可專無亦起當

年於今日而參見其精神之寄注者何因設吾身於當時而默會其時勢之趨赴者何在則庶幾千世一人若比踵而接跡而百年遺蹟若覲面而談心可以移先民之矩則而人之參互以會其同可以化前哲之嚴型而約之斟量以成其大如是乃為萬友哉總之善約其賤則羅六合於一心而非廣也善聯其異則通萬世於一息而非久也此友之量也是在自操其符白廣其識耳

補遺

卷末

補遺

三

君子矜而不爭

聖人處有托於矜者而表君子之和衷焉夫矜與爭反而或為爭者之所托和衷君子必不其然且自國是日以趨諸敗則不得不維之以矜而其究何乃爭無已時也夫爭者好為矜而實不能矜者也不能矜者謂爾世非以立異也儕俗非以立尊也勢必假辭說之術以為坊表之資是有意為矜而爭先起矣好為矜者謂爾繩可以蓋衆也蹈矩可以伐異也勢必假法度之守以為觚角之具是有意為爭而矜乃壞矣惟君子者原無心於補遺

卷末

補遺

三

我謹飾而且忘人之間瞋兩相忘則何至孤立成睽而有器凌之患況人惟隨世而世不我隨則爭乃矜則有分辯之意焉有分辯將舉世不能涵其真修而何必拒之以成高其區別者其調劑者也又況人惟軌世而世復我軌則爭乃真能矜則偏中和之養焉偏中和將一人不致妄起聽見而唯有信之以游虛其正直者其忠厚者也豈唯不爭利並爭事權之心而忘之豈唯不爭名並爭議論之心而化之斯所以為君子之於乎

集既竣復得鄉會文並譯藝共八篇雖時文可以不

前

卷八

三

存而手澤所遺不敢遽廢敬附卷末以誌栝樵之感

云八世孫相寬謹識

楊忠烈公年譜

楊連字文孺號大洪隆慶五年辛未七月初十日丑時

生丙子五歲就學外塾性敏慧書過目輒成誦塾師奇之庚辰九歲師邑庠吳盤石授以子史日記數千言癸未十二歲始學文下筆奇穎超人意表乙酉十四歲聘處士張公女丁亥十六歲末冠補邑弟子員同瀛濶下帷龍福寺所讀皆秦漢以上書嘗云朱晦菴百過終身不忘做其法更益數十兩夜不休瀛濶嘗謁覺見魁星盤舞書室火光飛注驚起則公正倚燈呼唔也常以指

年譜

卷八

三

重地至血漬碑石不覺已丑十八歲與陳元模華結社鄉運便自任以天下之重是年生長女後適國子生黃登選性好放生常買雀鰲縱之遇乞丐衣不被體恒解衣衣之即嚴冬盛雪不少惜焉甲午二十三歲試冠等以丁劍山舉不與棘闈是年原配張夫人歿丙申二十五歲服闋娶璫配唐夫人性至孝上奉王太后如母事伯母如姑合饗食食晏如也丁酉歲科試不錄以形家言傾貲為劍山卜地不獲吉家計坐是漸絀遂成病後得祝海圖治之海圖一稱彭仙翁字如朝名數不知何

評人萬應丙戌丁亥間游寓蜀之灌川自稱鄴長春又數年游楚中稱祝萬壽號海園承德間諸生從之學奉業為評訂課藝公少拓落不肯習程文諸生皆心薄之每詢祝何人會中祝云楊某會中諸生咸噪之以為難我公為其父卜葬以勞疾遂劇不食數月將屬纊諸生聚哭及其未絕致奠焉有陳惡者會哭而歸祝從先黃閭來抵愚家問楊某好否愚曰楊病不可為矣諸生已設生奠聚哭而歸矣祝曰楊某那得會死提愚臂往視之撼之不動頰其面大呼楊某者三層微張喜曰猶可

年譜

卷末

三

為也袖中出藥一粒以著啟其齒下之氣息微凝夜分而甦明日諸生就公家攜酒報享祝公從牀上躍出飲散無坐人承德間人皆丑祝老能生死人也癸卯元旦試諸生批公文後云但得三人同一口九宵之上便龍騰後公以是科鄉薦主考曰孫如游童復考房考曰劉文鈞三人同口之徵也庚子二十九歲正考彙考還才大收僕不錄八月七日猶伏總司堂考校竟不獲就試鬱鬱不得志嘔黑水數升聞肉則吐漸不能飲食日就羸羸除夜二鼓聞空中樂聲遂閉口絕息至次日方甦

令五方各豎五色旗身衣紅披髮過溝堂自稱易金蓮作箋上蓮花詩人莫能解後瀟瀟密叩之曰前夕仙樂來迎同赴召者三人一要一浙以我人間事未了也辛丑三十歲養病城南柏子庄棲居與前同召二人秘密交往因言汝病二盡為崇須得龍口水飲之方瘳聞謂武當者從龍口過渡意其在斯乎公遂賃友人誕生十金佐費謁武當潘瑞伯招其逸尾之抵襄樊時值上巳有元帝行宮同潘瑞往謁中途遇士女雲集飲酌亭中一敝袍道人在旁吹笛乞食不便登覽而歸夜半似夢

年譜

卷末

三

非夢見前道者曰龍口西行一百尺有客當樓吹鐵笛但存結機進履心任吐浮沉無顧惜驚起即以所賃納雨肘凌露覓龍口行不遠果見道者倚籬吹笛進謁之道者曰相公欲隨我聽笛乎為再弄公攀衣跪曰弟子有奇疾本欲遊方學道奈父極未寧若獲救延至父葬後死無憾矣因出財金奉道者乎其金投之水公心惜之曰早知投水無以進為也道者曰爾惜之耶即為入水片片拾還向公胸隔一掌曰此俗物當總回頭隨仆地吐一黑塊皆血勸變裏反顧道者則已乘雲浮水而



去矣悵然返寓瘡瘍方割肉炊麴煮飲之快食數杯自是飲啖如常則前所吐物按去病根龍口之行真奇選歲壬寅三十一歲生子之易與孝廉陳元模指腹字其女癸卯三十二歲以遺才入棘中式四十六名舉人受知麻城尹劉公文琦執贄往謁同門中或以北行賈斧為言公獨一飯即別不染絲毫甲辰三十三歲下第辟從海園祝翁開闢雙林寺談養生家言衡湘劉公病劇迎祝祝偕公往劉公聞其至厚遇之有吏以市田毆叔擊獄劉論之曰毆叔法死應違求得楊春元書方可汝

三訓

卷末

三

寬其子挾百金求役公曰吏罪在無赦應置於法若情有可原亦在法官寬釋吾何敢任德焉堅辭弗受後半載彙考儒童以名在百名內者酬三十金劉私謂公同年王大可曰楊文孺窘甚此事非開兩造兄可達我意取得二三名少佐其不給書至公笑曰得此洵無害憂大儘可濟貧第此一審曰無害更一審曰無害積憤成習便不暇問其有苦無苦頃易初心勢所必至吾寧忍貧誓不為此劉聞斯語益相敬焉丙午三十五歲生子之賊後娶大司農傅公東漢女萬曆三十五年丁未三

十六歲會試第二百五十名進士廷試三甲第一百五十七名觀禮部政同年徐公京廷房師最相愛應得館以讓公試卷不入公陰代徐投卷強徐入年館選去人以此賢之戊申三十七歲生子之言後娶泰憲余公安止女本年授南直隸常熟知縣甫下車值大水浸城邑一望汪洋公親為踏勘攝水行泥中備詢災狀申請諸司令父老赴闕陳情蒙神廟諭鑄銜暨稅課之半賑焉然霪雨既久麥苗應潰人心皇農公刺血繕疏籲天遍禱日夜靡間遂獲開霽麥秀雨岐漁陽之頌為之再誄

三訓

卷末

三

矣首興文教獎節義接諸生必以禮獨不令得干兩造平時懸中服邑門者以漸悉收違復修葺學宮廣書史飭俎豆禮樂彬彬比於鄒魯又增置學田八百餘畝次第諸生之貧者使沽實惠立義塾十二擇有學者使掌教時臨塾館課其勤惰更置義田三百畝取租代其館數人爭奮勵焉所拔錄如許太史其方伯王燕憲暨諫議數十輩皆知名士後先脫穎去其相愛則如家人父子云首儒試時邑童子多情眾滋事公盡卻薦書矢公校閱一依歲考法唱名編號人懷德畏威卒無敢譁

其代府試亦做此降邑歲異之視民如子獨嚴吏胥  
與肅堂皇吏抱案研易小犯督革大犯徒還舞文者後  
先逸去無監某委役至邑籍瑞勢以上供為名索詐無  
厭他縣每遇以禮蓋慈橫公獨杖而逐之瑞瑞提典戶  
不與雖以會兩院亦處公曰辦一典戶填壘無厭定傾  
此一人家吾寧棄官而不忍也後瑞開卒敬攝而不敢  
逞邑有勢宦務為奸利魚肉良善且資結公卿持官吏  
短長或鴟其異己者道路以目公得其諸奸狀密上巡  
方據其衣冠抵重辟時相書亦不受大姓皆為然手萬  
年譜

卷三

支

口稱快值旱而需公步行烈日中數十里哭禱於虞山  
白龍廟父老甘哭自撲而體流血於是感異僧至狀類  
顛狂自言能致雨公即拜龜僧以索縛諸雷部聖空噴  
雷投身城西河中踰時出約以次日午時而至期烈日  
如焚忽有片雲西起大雨如注四境霽足人以為神異  
云邑田多汗下苦水漲十年九不登公擇邑中好義者  
端拜置酒捐俸創築府塘石堤四十里不數月告成蛙  
池荻港悉為桑田廬井又置義田三百畝以為每歲修  
補之費人稱楊公堤云去任復寄五十金植桃柳於上

堤賴益堅彷彿蘇公之西湖為得賭博者盡其家析之  
人不取犯有以為鉅盜者公量給贖本使改業所全  
生命歲不下萬萬舊例巡方按臨及使客經過供具皆  
坊里備辦每為奸胥欺隱累賠甚苦公自出俸金置辦  
勒石永久曰官代坊里以免擾民邑濱海多盜為奸民  
報公呵五百密授方畧一日盡擒邑無夜警且能巧發  
胥中從閩門糧舟返有奸棍某思以誣告詐人財衛舟  
津注公疑其誣杖數十已逃之果証往往片言折服隣  
邑獄皆請釋常熟必得其情江南蓋役最煩租賦多詭  
年譜

卷三

支

寄南北二運賠累獨苦小民公深憫焉每於輟斷無意  
中質問附近戶口地畝先得其實元旦公正早集各授  
紙筆令供報偶聞一不餉者杖之以為欺責令更報皆  
驚服無敢隱於是計畝定差消除窮弊年千五百家永  
著為令邑有福山鎮當海口為倭奴入犯之路舊城夷  
為邱墟公曰此要地豈宜荒廢至此設法經營重築新  
城創建敵樓以處將兵且額設守禦不令剽賊軍糧戈  
矛器甲皆一一增防時吳撫賞勳操練人心振勵屹然  
稱雄鎮為有客兵經過公以邑兵押之寂然無聞聲時

巡方使者歷兵事以為公不言而辨文武兼資云至於  
徵民糧則令納戶自封投權即以原封合併較解不索  
一指案無留牒重則按律問擬輕則立時責逐火耗贖  
錢時藉以供交際潤私肅者悉革除之數年未日用之  
物現銀平買米薪便運之家且因修塘築城及義田坊  
里諸務每轉貸充用甚至出家鄉所運米豆並脫夫人  
簪珥變銀以捕不足蓋不獨塵生范蠡且差戶為累矣  
比去萬姓攀號爭壘尸祝民有寃時時哭於其祠其祠  
係常  
熱時紳士顧氏丁氏吳氏等前至墓前建刻碑買  
大河原字號三十二升權四至墓前請祀典後為僧人

卷卷

李

兒郎婚市僧無不注構公還計至集僧百人禮懺四十  
九日聚哭無休時令希迎內憲殿公祠桑傳水中並取  
公所置義田師學租修塘諸田變價嗟乎地非香火地  
學與塘不並廢奈何借題一網乎然虞民有口有心自  
有不可數者在此公治虞之概也癸丑四十二歲以計  
吏入覲囊空不能具書跪因此犯眾忌同鄉亦有責備  
賴山是張道稱其卓異始得以清官第一行取留部地  
處孤危陰繫正脉已同碩果之不食矣甲寅四十三歲

考選擬授戶科給事中丙辰四十五歲時神廟考選多  
留中不即報公候命京師以繼母宋太夫人染危病唐  
夫人割股救愈請假歸養是年生次女後通太史王公  
思竹孫庠生王星奎丁巳四十六歲里中大早有司議  
請常平倉積粟給賑歲久侵漁典守非舊計需嬰女以  
償公曰水以周人不給奈何先刻此妻等肉乎且西江  
水恐無救渴鮒也亟白當事力請蠲豁乃首割己產易  
數百金倡義釀金煮粥全活邑老幼九千餘口戊午四  
十七歲假滿還朝已未四十八歲其夏出使周藩贈遺

卷末

李

一無所受抵家復倡義起文差閭翼孔廟左脉至今賴  
之先是公少禍祖塋日暮雪迷水履盡濕有劉姓某留  
宿於家次日拔荆莽指示墓所是年公復至詢某已卒  
遣一孫遺繼父某蕩廢其妻並孫俱娶為蕭氏叔公  
訪得之付以原值贖還且為婚娶割田以養之益公素  
嚴施受一飯必酬類如此庚申四十九歲起年自八月  
二月止為  
奉元元年差設轉兵科左給事中值遂陽有警以公議  
容態廷弼有樹無皮之語熊撫欲殺之是平復擊去大  
逆之失職者四十八年神宗疾湘州李公奏東宮不得

侍疾事甚巨測公聞之急謁內閣方公從哲何不率百官同疾從哲曰帝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公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遂下中書行法公諡日三問不  
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曰無故事公曰潞公不訶史志職此何時尚問故事耶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急太子尚躊躇宮門外公使人語東宮伴讀王安帝病甚不召太子非帝當力請入侍嘗藥侍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

年譜

卷末

七

之七月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泰昌改元下考選撤登稅錢內帑出諸章奏如流外議或謂改紀太驟宜留中俟公奮然曰諸事外廷想望如饑渴留中二字天下方顛恐而患之豈得出吾輩口且奉遺詔繼大孝也何嫌之有議始定時鄭貴妃包藏禍心曲謹事帝知李選侍有寵為請封后結歡選侍亦為鄭請封太后時公署禮科事趨諂宗伯孫公曰皇長子非李所愛李若嫡勢將不可知大行皇后愛長孫是白輔臣於遺詔首舉冊立登極三日後即獲詔請耳有旨諭內閣封鄭貴

妃為皇太后德慈孫宗伯力請收回成命又見選儲期曠上疏力爭竟報可隨具疏請慎擇近侍以成廢德有機在防微事貴謀始等語初四日帝疾復文昇用藥轉劇鄭李又思謀得照管皇太子公曰宜率百官言於朝以滿朝公卿氣折言之翌日集勲戚文武大臣詰數貴妃姪鄭養性松棚下周冢卿言之獨力公復繼之曰先朝未早定國本歸罪若姑公論至今未恨若宜待若姑辭請何父處乾清宮進寶玉子女崩非常之念事發鄭氏無懼賴矣養性踴躍懺而退公又請諸大臣同閣

年譜

卷末

七

臣吳疏方公曰言中事非外廷所得與且恐以移宮為離間公曰昔賢詞和兩宮非閣臣誰任且帝孫心慮憂久矣諸公等意必不疑鄭更相暗伺揣知衆心成城即移慈慶宮獨封后音未還耳因上疏發明聖體違和之由極論崔文昇妄藥之罪醫家有餘者泄不足者補皇上冀冀萬機而欲投相伐之劑以致增劇又流言侍御盛惑將以自文既益上疾又損上名懇問以辭道路紛紛之口其封鄭貴妃一事尤乖典常封以嫡母如大行皇后何封以生母如本生皇太后何乞杜僭擬對天下

之望是日閣老宗閻奏語皇太子曰此汝忠臣因持召兵科及閣部大臣而宣鐸永官校衆以公道轉兵科甚危之或求閣臣為解方公謂公廷詰時當引咎公曰要宰相做便認錯我原不錯松骨穴胸當對如初召入帝意諒然目皇長子曰梁事已妥服事之人俱有定因言官中無他事目皇長子說一說皇長子言官中無他事先生傳示外人無聽流言蓋公疏云聖體違和之由及皇長子宜擇用端人特召以召諸臣耳是日賜諸臣酒飭金帛有差少選逐文昇俾后封奕明日再召如故越

年譜

卷末

室

數日復召則云朕疾似不可為日閣部大臣輔皇長子要緊必令為竟奔之君復目屬公者再因問弄宮雖然諸臣皆哽咽莫能仰視忽帷中一小童出附皇長子耳語未應一朱衣婦從帝前提之入占嘆久之皇長子踰跟出曰父皇要封皇后諸臣以為語急或誤也再宗伯援之曰皇上欲封李選侍皇貴妃臣等即具儀聞帝漫應之隨手指皇長子曰輔他要緊者再賜諸臣復如初九月初一日五更校尉宣召急諸臣奔至宮門聞已看天板號莫及或猶有裏衣未及承衣大臣或議以肅宗

託選侍者公曰少年天子豈可託之婦人選侍有怨於聖母昨在帝前強之入復強之出是誠何心哉大行皇帝踐祚不一月而崩即天命有數其故使人言之駭痛李鄭逆體蘭形練心授太阿柄我輩恐無事新主日矣至請見皇長子見即呼萬歲導駕出或云未登極呼萬歲公曰我朝楊公士奇不先行之耶已而閣臣至臺皇長子無託公言三公在更誰託大行遺言託孫選之耶劉公深然之急趨入乾清宮閣人持擬不得入公攘臂大詬格之曰皇上召我今晏駕皇長子少未知安

年譜

卷末

雲

否汝曹格大臣官外意欲何為閣人却得入慟哭已請見皇太子三四請始令出諸臣呼萬歲言杜撰為重宜速登極上曰儀注未看因指出乾清宮中官王安擁上閣臣劉是庵英國公張建石捧左右諸臣前後導從及闕內豎大呼宣小主轉小主懼有攬衣欲奪入者公格而訶之曰殿下我主四海皆臣復何懼誰敢擅宣回宮者因奉入慈慶宮謁孝端皇后几筵閣臣奏乾清宮朱掃除殿下宜暫憩此冢臣因言殿下之身天地神人託豈往乾清宮視殮與朝夕莫必臣等至方行有指中

官某某可託者公曰大行皇帝已選擇而使若曹受兩朝恩賜奈上飲食動定警蹕游獵其不恭命國有常刑又有議封選侍者公曰范文正不欲從違命封楊太妃況選侍無楊氏撫養恩亟封無謂又以登極宜早安人心公言官聞無嫌廢之嫌合殮未畢家竟臨朝非禮也指遺服朝委晏安不安國不在即位早暮耳左公滄嶼至唾公而言事機間不容髮今日脫未安女安辭死已而朝臣畢至悉屬中官入奏上曰今日已晏了宜訴吉公因屬駱錦永慎選諸司隸周環嚴警令中官自乳媪

平諸

卷末

天

外無容少年女子因自宿宮門外伺蓋非常頃刻不離五日頻為盡白蓋神髓為枯矣復率左公謁冢卿極言選侍不可與皇太子同處始議合疏以請而進忠等悉選侍母子同官并言諸文書送我看過方可發行明日公遇進忠於麟趾門進忠曰娘娘惱甚公遽言娘娘為誰前在乾清宮是聖長子今在慈慶宮是聖帝了即鄭貴妃生死惟命況選侍乎皇帝十六歲長矣非可玩弄股掌之上乾清宮非欲所得住不移汝曹死無處所眾語震是夜進忠逃矣公聞移宮在初九十三語聞臣

促之間臣曰何必在明日公曰前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為是既為天子矣天子反選官人乎聖母居坤寧宮太后居慈寧宮彼何故久混天子宮或言選侍亦顧命中人公斥之曰違命輔皇長子要緊公等受顧命當先顧其子寧先顧侍腰子韓劉周三公助公言聲色俱厲公復環言移宮臣等言在今日陛下行亦在今日李知不可奪始移一號殿至初六日皇上登極駕還乾清宮時劉朝姚進忠等乘機盜竊內殿寶物被獲匪徒侍資內外行賂謗語選侍唯經聖八妹入井暨復封選侍則諸

正計

卷末

天

生者可末滅於是賈御史為揭上聞臣不知移宮後上以先帝意固存問選侍不輟也及左公疏請避官原委帝諭閣臣悉數選侍凌聖母諸狀以先帝故加禮以聖母故罷封播告中外方公因言選侍既有恩禮不必又暴其過惡上云朕與他有誓時閣部諸大臣一國公三科道親於乾清宮聞之人人如上意而議者必歎不休公因疏始末之詳更請於選侍酌加恩款帝優詔覽奏極正極公極切極真楊漣當日竭力奮爭忠直可嘉自是朝野并稱為楊左而議者益不快嫌蔡父關將為元

黃之關公不屑與較十月覃恩奉勅封公父母後遂再  
顯乞歸矣天啓元年辛酉五十歲里中有南北見并無  
田子粒二事通邑受累者二百餘年蓋廬山深在萬山  
中崎嶇磽确不通舟楫南見二米肩挑負運至漢口不  
下五百里衙門之需索軍旅之刁詐年異歲增充解者  
十家九破又無田子粒一項歲五百餘金自京山飛來  
一時官長未及理料衛官但按籍催徵破累人家無數  
遂添入條編曰無田子粒公惻心久矣是年歸里力白  
之上臺南見則題請永折子粒則清丈豁除中間撫按

卷八

五

司道轉詳南北部移若費用不貲皆公破產措置廬山  
永世之累於茲始釋更汲引後學同鄉同志宦遊於外  
倦倦以愛民好生相勸勉默為獎藉不使之知其仕於  
他方者苟有一念為善一長可稱必維持序牘俾獲全  
名遇滿試致書當事廣求增額遠近珍寒能文士困厄  
郡邑恒助以資斧為之噓植一時名俊賴以振起至若  
先聖先賢祠宇忠孝節義諸事無不周旋調護振舉衰  
揚焉壬戌五十一歲居恒獨處每聞呼報聞難忠賢劉  
朝恣橫狀輒潛然泣下恐負先帝恩曰使吾得面聖碎

首陳先帝付託之重誓誅此賊以報知遇親友如陳元  
樸王思延輩常規之曰今權在若輩能誘之向正則可  
空言徒起禍無益耳公時亦深以其言為然癸亥五十  
二歲生子之環是年起禮科都給事中家人咸有喜色  
公呼諸子謂曰以而父進賢冠為作馬牛耶今令聖子  
立外有兵戎內有違聖疆場官府皆我死所憂且不暇  
何喜之有因念母米終養子女尚未婚嫁以此欠願遂  
密致親友分屬後事每自笑曰楊某這畜出山不知歸  
路是何如也旋權太常少卿三月覃恩晉封公父中憲

卷九

五

大夫母恭人羽翼正人教滿津要天下方想望丰采冀  
有轉移公亦思致身建名以酬顧命而旁觀已側目矣  
甲子冬拜左僉都御史又進左副都御史時年五十三  
產經忠賢用事羣小附之憚衆正盈朝不敢大肆公與  
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輩激揚風議務植善類抑險邪  
忠賢及其黨卿之刺骨遂與汪文言獄將羅織諸人事  
雖獲辭然正人勢日危致欲謀置子報貴此等事其年  
六月公遂盡發奸狀而二十四罪之詎入先是公出  
山之日即密織一稿每晝夜半欲起罵恒泣出聲家人

驚問則以思念先君為言是日扁寫詠人於一室聞者環跪公叱曰禍寧至汝輩耶母夫人怪其狀叩之則曰為應山改折事南中郡覆不至我自具題既而懷疏入朝之易公等見稿乃夜半泣寫物也舉家皇皇會駭禍迫公曰明知有禍無益但騎虎將成無使後世謂顧命之中此時無一人有男子氣斯言也早已義不顧身矣時閣部大臣及臺省咸曉繼公廷爭皆留中不報獨閣臣於公疏有揭辨而南樂以門生宰相語憤然明出為敵矣疏雖未下時忠賢尚懼求辭一日沈大瑞王集

年譜

卷六

望

閣部諸大臣會議意閣臣中有一人兩辭之曰此後各開誠為國無相抵牾時韓公力不能得之中瑞而葉公臺山與瑞善又以公語侵之不欲與爾魏忠賢痛哭撲地吾為兩朝嘆多少虧豈意反謂我不忠諸大臣竟漠然無語而散自是內外互持未動而忠賢日購死士刺公私第皆至牆却步若有雲霧障護者不得入五城關之皆設兵防守一夕有人飛簷而至公見之曰殺止殺我毋傷我母其人曰吾實奉委感君忠孝何忍加害竟不言姓名而去無何會南樂入太廟獨後又頗歷不至

左魏糾其矯遷南樂急逐語逆賢曰外邊必不容汝不得不動手於是萬主政以捶死林侍御被杖以遺死不移時諸臣相繼盡削公乃註籍革疏稱廣微之父以愧之廣微偵知借會推不合傳奉意於十月三十日二更許手封墨勅削公與吏部左侍郎陳于廷都察院僉都御史左光斗為民青水小帽與左公攜手同歸至涿州分袂先是魏廣微欲以此時刻行裝遽訊忠賢從門役習知其無有以為非穩著已而見其策蹇就道衣衾寥寥則又私相語曰幸無搜搜沒趣矣抵家府縣勸用行

年譜

卷六

望

服公曰此君命也安見金紫即為禁此即為辱乎乙丑五十四歲時忠賢殺念既熾諸奸又復投歡構陷遺札有云同鄉憾之者乘機挑激以致忠賢假子徐大化教之放開手眼廣募同心於是夢梁環聚汪文言舊細首出媚疏霍維華楊維垣感思應募以封疆移官徽懷文言使招公以為身亡家破之計文言身臨五毒必不承時調許顯純主其獄遂以徐魏意為証指掌三月十九日逆閣魏忠賢矯旨提問其畧云楊鶴熊廷弼既失封疆又公行賄賂以希奪脫楊某左光斗素化中魏大中



正計

卷五

五

周朝瑞顧大章俱著錦永銜差的當官旂扭解未京同  
汪文言一併究問追贖其本內受贓趙瀚星等十五人  
除已經刑籍外俱削了籍著撫按提問追贓具奏不許  
徇情該部知道及緝騎至公談笑自若從容就遣使人  
昇輓隨之抵郡數萬人哭迎載威激愛公披扭鎖泣告  
父老曰官旗未嘗苦我朝廷未必殺我如此則忠反為  
逆累我族矣衆始免聽公就檻時值酷暑扭鎖銀鐐慘  
如炮烙茅偏販暨亦爭膝錢湊裝村村里數千萬男  
婦爭看忠臣哭聲振天自耶抵汴每家必設忠臣牌連  
雕析構生還路之者曰哭野萬家如喪考棚祠千里似  
傳烽燧乎此匹夫匹婦之心安能回諸奸日夜合算之  
計乎及六月二十六日公與左公到南鎮撫次日送北  
司周奉二公已於五月初到顧公五月二十六日到魏  
公六月二十四日到六君子逮矣二十八日之暮嚴刑  
拷訊諸君子各辨對甚正而問官許顯純袖出成案抄  
寫以進公大叱曰此地明心堂如何改作昧心處天下  
後世汝肉不足食顯純大怒五毒俱厲背裂髓飛五日  
兩比慘不忍言茲時獄樹怨產黃芝六辨光彩遠映人

正計

卷五

五

皆以為瑞猶冀公等或有生望異日者或得碎首玉階  
一黑逆瑞唾罵兇而光不虞七月二十四日比較後顯  
純呼獄卒曰六人不得一處宿是夜公與左公親公俱  
死於鎖頭葉文仲之爭其夜白虹亘天黃芝墮地豈非  
天地皆為震動耶許顯純又復挾延至二十九日始得  
所攜昇輓赤日蒸暑蛆蟻填集惟存血水數片殘骨幾  
舉此其為杜撰錮奸做忠臣一齣結果矣公死崔魏等  
怒猶未息明知無家刻限二萬兩買年正月內諭吏部  
都察院楊某左光斗顧大章等家眷奉旨行彼撫按追  
贖已久如何不見回報顯屬違玩還著移文各直省勒  
限進解以助大工周應秋請立循環簿勒限四月知縣  
夏子蘭以是不准給由賴撫按說明楊公指泰和穆公  
獻明密諭郡伯李公曰此事關係千秋公論須為設法  
保全乃將田產房屋移居出賣衣書僅償什物之類并  
伯家家資亦盡沒官合估不過數百金於是李公洒泣  
誓禍以身任為設立六薄付各屬募緣夏公子蘭捐俸  
首倡星羅四門孝邑應城信陽鄧州數處諸者首募數  
千金太常元恒蕭公竭其家進奏華百金惟安陸及雲

夢二邑令不快所使士民好義者但私湊百餘金購郡黃麻申陽等郡零漢數百金吾邑戚友捐助及四門投櫃合湊數百金歸安茅孝若亦連寄數十金又高貴幸募化錢糧原出公倡義亦并收募充許母寄城樓子塔村舍羣從乞化為活而公屍暴野外日以青蠟為帛客惟恐白冤之難以年計也丁卯年九月並其河清屬見聖人再出立泉崔魏以正元免而首罪以誣陷忠直崇禎元年戊辰三月計曹劉公為公太聲囑冤音言覽奏惻然復有傳諭吏部云朕永祖宗鴻基嗣服大寶早夜

年夢

奏本

呈

思維銳修治理稔知巨惡惡忠賢等竊先帝之寵靈擅朝廷之威福密結羣奸矯誣善類稍有觸忌肆行慘殺年來誣議不知幾許則奪不知幾許幽園蔽日沉累彌天冤抑無伸上干元象以至星隕地裂歲殺兵連不可謂非逆革所致也今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憤稍舒而詔獄遊魂猶鬱豈所以昭朕雄斬之治乎差該部院并九卿科道將從前斥審諸臣從公酌議擇擇官詳有非法禁死情最可憫者應發贈卹與褒贈應歷卹卹與隆卹其刑奪奪連者應復官卹與復官應起用

卹與起用有身故控職難歸家屬疲累猶應開釋卹與開釋勿致久淹以副朕好生之意嗚呼天網恢恢無罅不破王道蕩蕩有側宜年朕致宣結解鬱成與昭蘇信之正直以後諸臣大家以國事為重毋尋元黃之角體朕平明之治餘此迨楚撫運詔奏職始末率旨楊某首發奸惡寬陷慘毒惟該有現在職銜擬給五百兩以贖其母子仍與封廕大哉豈非聖人神明其德而公之精誠上格耶不然何動恤忠魂之惓惓不厭也然而餘黨猶思積之堅持前誣以移官坐公道道為權王崔魏

三詩

六

五

之語謂公宜死法吏不宜詔獄奪其忠義之實姑子慘苦之名一以掩攢殺之謀一以阻優恤之路識者兩言而決若道內移官當奪天子於婦寺方且力格羣閹焉有閹宦同心共濟反疾視之乎用也非道也如移官通內官移後謗言高張超然遠舉厥後還朝則安死於忠賢乎數年矣通以何時善乎臺省之誦曰指無影之鬼張類市井之白賴昭昭揭肺肝而示夫部以公贈廕還奉聖旨楊某准贈右都御史歷一子入監讀書及議祭葬復還溫言當部覆時錄黨猶列在位恤止如常而聖

春則第溢於言外無何翟掌科以忠中之忠者中之清  
入告奉旨云楊某之死最慘著全給廕誥建祠賜祭沈  
掌科以忠烈已簡帝心入告奉旨云楊某忠憤所激首  
擊逆奸覽奏職銜止加一級殊未盡顯忠之典所請楊  
繼盛例該部即與議覆後奉旨加贈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補祭四壇賜諡忠烈官其一子己巳年二月又吏  
部驗封司郎中徐大相題奉諭旨准照新銜給與誥命  
自曾祖鳴世公以下皆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右都御  
史兵部尚書曾祖母劉氏以下皆贈一品夫人四月特

年譜

卷末

三

賜御祭六月奉旨發帑委官造墳勅建德安府祠宇應  
山縣祠宇春秋祭祀時御史袁鯨亦附瑞者迫於大義  
忍贖前愆爰請在京城建祠宇一座以慰忠魂俾楊某  
左光斗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等各家子姓追豐一錄  
於祠中順天府奉秋祭享詔曰可蓋特典也公生於隆  
慶五年辛未七月初十日丑時於乙丑年七月二十四  
日戌時卒於獄己丑年謫葬於廬山東鄉龍興寺西山  
之陽先是發帑給本家自行造墳仍委官修葺管理以  
公長子伏闕訟寬留滯京師至是年始封樹於茲地張

氏累封孺人淑人諡贈一品史人生一女繼娶唐氏累  
封孺人淑人追贈時寄居城樓紡績以奉姑諡封一品  
夫人生五子之易之言之才之賦之環女一之才公繫  
獄驚死張夫人葬於邑南秦家河西南山之陽唐夫人  
與忠烈公合葬唐夫人生於隆慶辛巳年十一月十  
日子時卒於崇禎庚午年七月十六日享年五十 葬  
於己丑年四月二十一日己時坤山辰向兼申寅三分

附楊氏宗譜

年譜

卷末

三



合併黃離草三十卷(一)

〔明〕郭正域撰

明萬曆四十年史記事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叙黃離草

詩文俱祖六經六經之文窮理盡性而格整章肅高出秦漢而秦漢之所云利鋒峭壁凌駕千古者則六經之文之餘也三百篇之詩陶情會性而適景托物

者則若有若無而遠軼晉魏顧晉魏之所稱夷猶雅澹者則又三百篇之詩之餘也詩與文少厄于宋以刻舟按圖而模擬六經之過也何也六經可會不可擬也會之則得其精髓擬之止

得其皮毛以皮毛而求六經淺矣

明興諸先正之文與詩多出宋元之間似有求工而未能工者要之其大義未支骨力未弱殊少潤色之東里子產耳洪正及嘉隆間何李昌其運王李肆其流故人握隋侯之珠家藏卞氏之王大端文非秦漢詩非晉魏初唐不道也不佞常北面王元美先生謂先生何酷似蘓長公先生尚退讓不敢當而太原先

生序元美之集亦稱先生獨步同輩而實似長公何也文章詞賦雖名雕蟲而實通神理且關氣運進于技矣以神運技則技工而神附以技求技縱工于名教何譚故濟南公之詩決決

聖集卷之五

序

大風哉其文則余不敢議公而實有不能窺公之際者若目近則又異矣標字襲蔽縈貝組錦者祇竊史漢之餘俎建安七子之遺唾掖讀似覺俊爽迨不終卷而厭心生厭其湊合而無底

意獨詣之趨也甚者依希二氏之影響牽引汰華撈嚴廣成青牛公之半偈殘經而漫為不可句讀之語或為可左可右而托渾月鏡峇之象至談兵訓刑說劍評史俱以禪解為宗而逃于

聖集卷之五

序

一通萬通之境大可咤也若美命之黃離草則余實有私契焉益美命之文談名理則根羣極緣經常祖周孔姚黃而取則于檀弓典謨談吏治則本漢唐而律以

國憲取則于史漢董賈談兵戎則約孫吳之中談藝術則縱橫于諸子百家而一繩之以正三泐彰明氣淳格雅讀之堂堂朗朗而綺思俊語每每散見于節奏之間譬之危磯孤嶼出沒于洪波巨浪望者驚以為奇而不知非所以語江海之大也美命之詩五七言律開豁渾雄取法王杜五言古沉畜淵停則法曹劉七言古時巧時拙時縱時斂則法王駱極之不必盡似而神化

遠矣無復有剽羽促柱之悲決堤飄絮之態則其大槩也間有修櫺修塔等記遊寺送僧等詩方露流沙葱嶺之秘而洩三乘三寶之微終不以之而混我六經雜我姚黃周孔而彊名混一也夫教以道異文以教異境以事異詩以境異會象會心而總之因物附物蓋吾元美先生之為文為詩亦若此然美命則似昌黎公焉長公昌黎公俱非以皮毛求六經者故余書與美命



謂其不肯砌字錯采以為奇不  
肯鈞玄染禪以為超而美命謂  
余之二語實得其心而且謂文  
章道喪學術路岐二語者足以  
正人心而回世道夫余何人斯  
所負者不宏所乘者不便即欲  
正人心回世道誰則信之然私  
有慨于中久矣詩盛而唐盛詩  
衰而唐衰當今文章制義以下  
大有衰唐之風美命之才之氣  
足以振之而位與望並望與時  
並固欲竊蘓長公之頌昌黎公

者以頌美命美命其勉之昔人  
云江左有管夷吾在吾無憂矣  
如以其文也以其詩也則京山  
有李太史雲夢有鄒考功舉所  
知也三君者鼎足而可以張楚  
皆非余之所敢望也

友弟周弘禴撰

郭美命先生合併黃離草敘

昔人云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  
法夫文與人離始有文人文又  
與法離始有文法惟人皆文則  
無文人文皆法則無文法此蕪  
函秦鑄之喻也古有因詩見孝

序

弟之性讀賦識王佐之才者文  
果何離于人故其人心事皎如  
日月之經天斯其文峻潔而多  
整才識浩如江河之行地斯其  
文灝滢而有致勛紫蟲如岱華  
之峯霄斯其文瑰瑋而殊奇標

品燁如鳳麟之瑞壺斯其文斐

疊而饒姿故穠叔論不朽而以  
立言與功德並信札不則非其  
人摹其法即摘藻如春華何以  
語不朽明興文在館閣至于今  
綦盛然以余之身當者莫如江

序

夏郭公公生有異質自舞象時  
業已擅聲作者綺歲登朝珥筆  
承明著作之廬廿年而貳秩宗  
凡鉅之陳謨矢音細之比事屬  
辭顯之獻納論思微之箴規啓  
沃玉藻瓊敷雍容間作既多口

爲政罔極交構感時激衷亦復  
抽毫而洞然其思確然其議侃  
侃然其議論不以康樂而慮有  
麥不以跋扈而神有傷所爲格  
君心定國是伸士氣恤民窮時溢  
諸觚翰之餘而四方嚮往公者  
亦稍々于論著結撰間見公愛  
君憂國之心秉正嫉邪之念夫公  
亦何意于文藝文不必于法而  
其人完則其法具有所以法之  
者在也彼其收千載之闕文定  
百代之典章持一時之正論斯

群言之殺亂心之獨得了然于  
口々之欲吐了然于手象有必  
肖境有必窮體無不賅法無不  
合豈非作者之極致文章之大  
觀也與哉今天下以四姓目文  
章大家韓蘇尤所膾炙稱韓者  
曰浩然之氣參天地而獨存稱  
蘇者曰立天下之大節其氣足  
以高天下公當不諱之時負經  
在之具而宵小側目必欲去公  
而後快甚至蜚語之布曲動  
上怒幾幸一擲以中公甘心焉而

上終不為動追求去既力始聽扁  
舟西歸比歸八九季彼婦之口  
盡竄天下之論愈明海內想望  
太平延頸賜環而  
上復殷求舊蒲輪且責於鄂渚  
而公何心扎公之遭時遇

郭美余集卷五

序

五

卷五

主無言二氏而勁氣亮節凜不可  
屈則二氏庶幾近之此正公三  
不朽所在不第文之雄渾灑達  
兼二氏而集其成已也公集自  
命黃離曩且梓而布之南中茲  
復益以近稿如干合為一帙余

不佞忝公維桑之役請得併刻  
因謬為之序夫鍾呂在前安施  
瓦缶所不避續貂之請者余得  
身當公且稔公文如其人欲使  
遜聰遐觀之士嚮往公而無由  
一見者讀其書有知其人之幸

郭美余集卷五

序

六

卷五

馬

萬曆壬子

賜進士文林郎巡按湖廣監察御  
史關中晚侍生史記事頓首拜  
撰



黃離草序

文有集非古也自儒林文苑分而集創矣所集者序記論著碑誌匪經匪史匪子於漢以前無當也體慙乎古陳說則今事訓吝則今人嘖咲非已曲折從時

郭泰集序

序

意慙乎古彼稱舍業而脩古者吾不得其解舍其所習經史子而何以津筏古哉噫文衰久矣昌黎氏稱起衰者能以經史子義為序記論著碑誌而以序記論著碑誌追古文渟渟磅礴恢

奇與博卒澤于仁義道德彼謂

古文之法亡于韓吾亦不得其解當韓世有柳柳州李文公為羽翼自後歐蘇曾王咸宗蓋韓幹以六經條以左史夫安得而不稱古乃若詩歌則風雅宗也

郭泰集序

序

發情止義所以宗也情溢于義而雅變氣溢於情而騷作投兔奔鹿沈泉獲薪望舒飛廉玄圃閨風何溢也漢興有樂府有賦樂府湯湯乎近爾雅而依違于楚聲賦易於騷而益務雕繪於

六義遂判獨蘓李枚乘倡為五  
言旨悠詞渾依稀焉建安黃初  
骨力道而深渾謝公譙諸作留  
連光景溫觴六朝矣唐興而詩  
大昌然所以昌獨近體耳而神  
境渾合興寄綿邈猶彷彿于風

明興

高皇帝開天文治大振宋文獻溫  
醇浩博已漸于先漢劉文成高

亮峻朗亦已武唐而逐漢魏至  
何李而益濯其後濟南江東  
拔茅而前駟駢駢駢氣無千古  
然文不能敵韓蘓詩不能造盛  
唐則何以故識不劑才志不持  
氣其始津津而易喜其繼逐逐  
而務人喜其末沾沾而益自喜  
易喜則不能衷所當言務人喜  
則強輸所不欲言自喜則不能  
裁所浮言麗勝而靡巧勝而穉  
壯勝而蕪河漢古人矣若郭先  
生則同其得不同其弊者先生

議甚高故有才而善用志甚正  
故有氣而善養充然若有喜而  
淡然實無喜可左史可韓歐可  
蘇李可李杜方圓無匠迹而神  
化自天來鑲佩非舊製而滌液  
有古香輓近世孰有盛焉者嘗

聖集卷之五

序

五

謂我

明文章本盛於臺閣烏跡土鼓實  
惟劉宋其後若濟之仲鳧允寧  
用脩較之何李不知其孰守清  
廟之汰物駕車攻之徒御至郭  
先生而國容大備矣邇來七八

公繼起遨翔跨軼必令何李左  
辟然必推先生為領袖九章纖  
于天孫三鸞羞于大官即石家  
火浣豆粥敢競哉先生往寄黃  
離草命之曰無置之亂帙必為  
我序余素不尚同而喜同先生

聖集卷之五

序

六

故述其見如此

吳郡馮時可頓首拜撰

題黃雛草

十月上浣李本寧先生迂  
程過訪屈指海內文章冠  
冕轍相推戴不第以張楚  
為言侗謂美命先生之文  
辭六經而酣正史副諧碑  
而伍風謠風骨獨存筆參  
造化入手規矩出乎規矩  
出乎規矩入手規矩覺弇  
州湯而濟南僻此草去其  
二短而兼浩々洪流嶢々  
奇絕之二長是之謂卓然

立統不旁門厲者  
明興詎有二哉兩人更相  
領歎不能已

邢侗頌首



黃離草序

當代以作者鳴可指數也弘  
正之世首推李何彼用創為  
功與其詩顯耳文則胡稱焉  
七子代興遞相引重其人往  
矣遺言可徵烏在乎為七子

黃離草序

序

哉夫七子直弇州雄耳其才  
情之宏富筆調之縱橫蓋於  
明無兩焉然而舉其集或有  
累篇舉其篇或有累語彼固  
謂不如是不足見才見才矣  
即瑕瑜兩存無傷也當弇州

時而欲以瑜見者無如新都  
新都之為句也與其為字也  
工於弇州然吾讀弇州而百  
首千首而其變不盡也讀新  
都不十首而法與格盡矣夫  
弇州才勝故微近率也新都  
詞勝故微近靡也微作者于  
近代較可觀已吾以為文章  
者神明之所寓也萬有之所  
肖也名物事變之所綜也忠  
臣孝子奇人高士微情與衷  
之所托也吾意有所欲言而

窘於舌舌有所欲言而窘於  
手操縱伸縮不能自主則吾  
方寸中且壅闕未暢安能使  
千百歲後誦其文如目覩其  
事脩辭之謂何何以成變化  
而行遠也吾嘗執此論文所  
最艷而心折者無如吾友郭  
美命美命之文章吾不知其  
可當誰氏然吾讀之而鴻篇  
鉅裁片語短牘有情無情有  
韻無韻隨其意之所欲言無  
不曲盡即舉他人之所難言

與不能言者一經美命之舌  
與手無不洞然劃然踰暢于  
心目其才情華調疑自弇州  
而外無能及美命者而美命  
之結撰又甚工無累篇無累  
語即使新都遇之繁長字句  
之間不能過也百羽集而競  
飛弇州其摩天之翼乎新都  
翮上可用為儀其能為九苞  
能為千仞翮上然翱翔也斯  
之為美命哉美命生平寡交  
遊所投合不二主人而與余

最暱時以不朽勉余余愧謝  
所不如美命者三美命于書  
無不讀即裨官野史凌雜猥  
冗之編皆手自丹鉛而余以  
懶自廢此一也美命自讀書  
外他無所嗜好兀兀窮年而  
余間以他技相役心病之而  
不能除此二也美命為諸生  
即稱詩與古文辭部使者與  
郡國守相有所論撰得郭生  
奏一篇輒稱善嘆賞青衿登  
壇居然夙業而余既釋褐乃

始學步此三也度余於此道  
終無所成美命蚤年而成中  
年而化過此以往莫之或知  
日新富有又奚足道余不佞  
上下當世敬以此歸美命矣  
美命常言文章不可學一家  
言當如化工造物包羅萬象  
無所不有無所不鈔故文則  
自六經子史下至近代名家  
詩則自三百篇漢魏六朝下  
至唐人皆在胸中皆在筆底  
乃稱作者其志如此而才又

足副然則余之擬美命于弇  
州新都間也猶之乎未知美  
命者也

省

萬曆庚子秋日

年弟福唐葉向高撰

和美金集卷之八

七集

合行黃離章目錄

江夏郭正域奏

渭南史記事義眉父校正

太湖馬太龍奏

廣陵門人張宗元無始父同門

卷之一

奏疏

遵祖制復監規疏 請止納貢疏

法祖俸稅事 日食條陳公疏

郭正域奏

日食改廟祀疏 停止魯保關防疏

請給夷人王價疏 處分三吳士子疏

益藩冊封疏 請定謚期疏

嚴飭與祭諸臣疏 改賞夷鈔疏

請考官疏 八請考官疏

九請考官疏 十請考官疏 議謚疏

宗藩交訐疏 直陳楚藩行勘始末疏

議賞夷疏 請放罪臣疏 再請告疏

一題告休疏 二題告休疏

卷之二

冊文

皇太子妃冊文

誥敕

巡撫王汝梅

戶部陝西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顏宇坪

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查允元

南京戶部主事林震

郭正域奏

南京兵部主事張堯文

南京刑部湖廣司署郎中事主事陳所蘊

宗人府經歷司署經歷事都事何瑛

大理寺署左寺副事左評事徐震

太僕寺寺丞程思梁

光祿寺良醢署署正程先序

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大勳

雲南僉事袁應文 廣平府知府陳簡

直隸揚州府知府吳秀

貴州鎮遠府知府阮宗道

河南懷慶府知府詹啓東

廣東潮州府知府徐一唯

浙江杭州府同知徐文奎

直隸永平府同知林被章

湖廣長沙府同知嚴思恭

直隸保定府道判任國相

江西瑞州府推官顧桐

直隸池州府推官王起

直隸常州府推官閔廷甲

福建福州府推官李淑春

江西廣信府推官潘守正

原任江西贛州府推官韓子祈嗣母本父母

廣西平樂府推官吳錢

湖廣永州府道州知州李發

四川成都府華陽縣知縣周希聖

山東青州府昌樂縣知縣李恩孝

四川閬中縣知縣楊堯訓

四川重慶府江津縣知縣唐選

直隸揚州府江都縣知縣武之望

四川成都府新都縣知縣邵半齊

直隸真定府冀州東強縣知縣郭惟寧

直隸寧國府涇縣知縣何大化

浙江處州府麗水縣知縣吳尚友

四川威遠縣知縣王陞

四川夔州府萬縣知縣李先芳

陝西漢中府西鄉縣知縣王邦憲

江西廣信府玉山縣知縣錢應斗

四川潼川州中江縣知縣郭知易

四川夔州府奉節縣知縣董儀

中書科帶武英殿辦事鴻臚寺序班王開智

羽林前衛經歷司經歷杜其漸

武德衛經歷司經歷俞良育

景陵衛經歷司經歷楊邦儒

卷之三

大學講章 三首

東宮四書直排 三首

東宮四書講章 十三首 東宮書經講章 四首 十三

卷之四

瑞蓮賦

卷之五

應制對聯 一百一十九首

卷之六

古樂府 有夢

大風辭

秋風辭

鼓吹錢歌十八首

東宮書經講章 目錄

朱鷺

思悲翁

艾如張

上之回

擁離

戰城南

巫山高

上陵

將進酒

君馬黃

芳樹

有所思

雄子班

聖人出

上邪

臨高臺

遠如期

石流

桂下吟

從軍五更轉 五首

昭君怨

楚妃嘆 二首

婕妤怨

銅雀伎 二首

荃篋引

自君之出矣 二首

精列

長安道

梅花落

梁角橫吹曲八首

鼓

查企喻歌

鉅鹿公主歌

歇驅馬歌

地驅樂歌

東宮書經講章 目錄

省旁利歌

隔谷歌 二首

捉搦歌

折楊柳歌 三首

獨祿篇

宛轉歌

猛虎行

長歌行

短歌行

烏夜啼 四首

君子行

估客樂 四首

蜀道行

西門行

煌煌京洛行

東門行

艷歌何嘗行

前有樽酒行 二首

潘氏節孝詩

王列婦詩

王孝子行

卷之七

五言古風

喜遼師討建夷大捷

考館延設

初入翰林自述

宿聖壽寺聞梵音

黃山草堂詩爲吳孝甫作

重九哭母

月夜觀星

送督學王洪洲分陝

和羹會集詩

目錄

送潘伯子應轉餉淮南

四首

趙冢宰汝泉先生讀易圖

汪太學任別駕枉過

東方山懷吳剛卿先生

辛卯臘月廿八日紀異

送心空比丘歸廬山

餐菊效淵明體同葉朱陳三千

送僧之廬山

詠史二首

過漢光武皇帝板倒井

洞明圖爲郭中丞賦

夏至南雍齋居

感遇

謁孔廟恭紀

楊村

卷之八

七言古風

據梧齋歌

戴芝園爲陳新之作

送梅孝廉伯陽之襄陽

月空比丘刺血寫經來京參學

和羹會集詩

目錄

顧氏花燭詩

卧松圖

送梅太湖

程孟孺携楚姬還玉山

題濠梁觀魚圖

爲沈封君

大椿圖

爲邵封君賦

張相公閒雲館

陳淳甫宰太和

菊花

徐子

除夕行

天尺樓爲陳五岳賦

春雪曲

聖駕幸渾河召輔臣問黃河水勢賦



恭紀

飲酒

鳳尾蕉

朝羅敬叔禁酒

冬雨

仙棗行

壽張母三首

寄舒崇孝

送劉玄子拜軍諮祭酒之遠左禦倭

賦得鐵如意用錦囊體答薛公儀

王孫行二首

顧子畫山水

送曹元和給諫以言事謫遼尉

王主行

送劉太守

題水上人修黃梅山五祖道場

九

壽岳翁張二鶴先生八十

登廬山書伯兄美秩初度

贈李長卿

題孔釋抱子圖

卷之九

五言排律

頌曆恭紀

送吳瑞谷之應天訓

秋夜同任白甫過舅氏二鶴先生湖上枯梅

柴字

雪夜別克生侍御 丘謙之自衡山來居江

新詩并遺萬年松三株衡山石一片報謝

贈崇陽陳令君 憶伯兄美秩

雪山

七言排律

奉賀襄國主殿下篤生世位

壽韓太守五秩 壽彭若思六十

卷之十

五言近體

初弟寫懷 目錄

雨雪暮行雲夢道中過

德安恨這關

虛齋圖

送唐大行冊封江夏還平溪

宿駱禪寺

送首廣文之保康掌教

送程孟孺北上應中秘之選

贈座師張心學先生二首

題夢竹圖

納江亭

修靜寺

次吳明卿先生南莊

事八首

北莊即事三首

開京師早

劉生

寄楚山王

夏日

泛江

問津鋪

仙人洞

方塘釣叟

賦得微月照積雪

二首

元夜次王宗伯韻

四首

鄒汝光范子厚夜過分韻得淹字

楊虞儀給諫請告

二首

秋日同葛仲明楊曰泰欽楊儒系大陽齋

懷密上人中甫居士

十一

程山人鍊篆

秋思

夏日同吳俞二文學賦

修竹館

寄王元美先生

八首

瀛洲亭新池得雨

冬夜得香字

集何仲仁宅

愁

送唐卿宇使浙還

與襄陽智僧

壽白先生

過宗侯

柑觴

君霖宗侯六書樓

賦得月下鶴

送羅山人敬叔之河南

李仁公

過樊園主人不出

性天僧

入有言龍華僧寫經感

神通者

劫字僧

廣化寺訪僧

古德僧

春望同汝先亦卿賦

二首

李太史封周藩壽母

黃太史使韓迎父秦史歸蜀

黃太史封趙壽母

壽李博士母

喬給諫使蕭壽母

節婦

晉陽菴禮唐佛

送黃參軍之天津

送教座師請告

送李亦卿轉南司業

輓勉公和尚

壽李御史父

沈封君壽

送何儀部謫廣西

送韓子端下第歸汝南

壽岳丈張二翁

送薛公儀還襄陽

崔侍御母

送陳判官之泰州

送到侍御轉餉秦中

劉貽哲守潞安

送屠田叔之門

寄沈嘉則山人

張不波謫廣靈二

郊行得春字

聽僧彈琴二首

法藏寺

送君相太學還里

李太史冊秦省觀

翁太史冊周藩省觀

送二江遁士

匡太史冊淮王

劉太史冊肅王省觀

林太史將母封益

董職方分衡陽兵憲

送徐孺殺上書請恤南旋不勝父子之感

郭泰書集卷之四

目錄

十三

送周嘉父掌南院

送耿銀臺祭襄藩

送劉理正齋捧還

送張博士之光山

送王博士之零陵

送安小范之南部

癸巳元日

喜雨

早朝

黃梁祠

送詹旰昭調儀隴

讀家書

壽劉翁

羅節婦

送陳立父佐理紹興

送俞汝成宰義烏

鄉人有煩過予今昔

詩歸而自壽

感懷八首

寄楚中社友

送丁元甫

夢亡弟正夏

寄史王池

福田寺牡丹

寶珠洞

史太史冊代藩將母歸闕

楊太史冊某藩過楚

送葉王二掌科還里二首

送沈民部二山轉餉山東

送蕭廣文之羅田

渭陽卷

郭泰書集卷之四

目錄

十四

周別駕之松江

輓王太僕

僧歸天界

孫太史冊益藩

送胡醫之蘭州

送曹元和給諫謫邊

途中

送大宗伯王公歸瓊州

懸僧范佛像歸佳山

送王國禎之蒲城博士

陳懷雲督學轉回鄉北上

陳丈六十

送愚僧

中秋無月

濟寧太白樓

送徐州守

書畢給諫封君

壽朱兵部封君

連節婦

梅

中秋風雨後喜月

過王太學精舍

過柳雲菴

飲王宅

酌桂溪宗彥

戴山人

寄傅章壽

胡對薇長君楠邑弟子負

老子青牛圖壽張太史

悼亡詩八首

喜王五生至

鮑生

過王茂才書舍

寄吳因之

寄程萬里

青蓮菴

觀漲五首

寄自在菴劉道人

城子鎮阻風

廬山佛手岩

廬山五老峰與中甫話

舊

卜城東小園

喜康西三至

寄牛春宇中丞

立春日雨

送小樊生宰

寄石楚陽二首

寄門人張鍾山

向氏灌園亭

杜將軍四樂園

同常中丞張太史過洪山得香字

送沈茂才

病

寄彭嵩螺侍御

春暮過洪山二首

壽梅母八十

馬上遇雨披蓑以行

送舒曼庭郡伯還江右

卷之十一

七言近體

朱仙鎮謁岳武穆王祠

簡金省吾老師

宿山寺

表忠祠

送吳孝甫還吳

送民部楊惺泉奉計還京

春日

上苑聞鶯

早朝

禁中雨霽

王河柳

禁中雨霽

教太史老師冊封岷藩便道省親

送王霽宇出守保定

感懷八首

寄諸社丈

目錄

十五

目錄

十六

送徐大宗伯致政歸吳 四首

雪後徑西苑瞻玄殿出北安門同王季孺

于文

秋把山陵兼卜壽宮恭

紀聞此

秋夜讀書 聞故

題懷宗庚白雲樓 送吳孝甫遊閩次韻

集城西別墅得雄宇

八分山石洞

宋明府至日生二子

壽英棟宗侯

閑廬

白菊花

元日試筆

鄭善會集年 目錄

十七

送沈觀察之山西右轄 二首

送張憲副入賀

繡毬花

寄館中諸友 二首

洪山寺期殷夷陵曹石

首林巴陵不至

日華

送王方伯入計

送李觀察入計

鄧山人

送程萬里還江右

送王太守入計

題姚方伯恩命卷

送莫令尹入計

送孟大行使周還京

春日

無事

慰雲菴訪客

白牡丹 二首

送李中丞督留都司寇

送姚方伯行省

送張懷寧督餉淮南

午日放歌

題陳子登允文堂

將北上諸文學携具小園

北上別郡中知己 三首

兩中同陳新之訪舒崇孝脩靜寺

寄朱子得太守

京山訪李本寧先生

謁顯陵恭紀

京山道中

鄭善會集年 目錄

十八

襄國主中秋日同黃觀察賜燕與人促行不

能候月

鄭州道中早行

張王車邀過竹齋園上舟載燕

彰德陳太守封母壽封

過趙州憶家君守此二十年矣感賦

聖恩放賑志喜 聞許

題沈宗伯尊公墨竹

送沈誠懸侍御督淮南賑政

送徐光祿南歸

送盧儀部以言東朝事

廷杖放還

題五指峰用丘文莊

公韻  
步春日詔賜百官春餅

恭記  
元日侍直殿中

沈少宰請告歸鄉  
壽任十洲隱君

劉世和太史請告  
寄姜子文

得王季孺館丈書  
餘師周尚書輓詩

送寧爾強祭西河王

春端  
寄寺郊行

送盛兵部請告歸桐城

蕭以占太史使秦歸省

用錄  
十九

鄒汝光太史使衡歸省

季亦卿太史使韓  
梅仲舉侍御按貴陽

余君房督學關中  
送人宰蓬溪

徐隱君夫婦六十  
楊令尹像贊

送縣縣李尉  
張不波宰富順

問訊李先生  
寄王十岳

答徐大宗伯太室先生次韻

黃觀察入賀還  
寄周戶部盡之遼陽

送王中翰請告歸浙兼憶王季孺館丈

送湯義仍之南都  
賀應博之太康

胡靈昭分巡南昌  
白塔

唐樂殿  
吳孝甫至

送司寇耿楚侗先生堂憲署都  
二首

冬夜集周啓明宅  
上丁分獻孔廟

春夜同劉玄子吳孝甫集朱宅

送孟谷餘守建昌  
遣祀景陵泰祀

香山寺  
碧雲寺

送羅中丞鎮保定  
會國博魏李朗

目錄  
二十

送周啓明觀察揚州

雙松圖  
送胡汝拱轉餉蘭州

送余太史冊周藩  
萬玉山房爲司吏部賦

送駕  
候駕

魏王鄧三國學夜集談奇字

早朝  
題方大司馬大隱樓

紫微亭  
送尹乾泰之大名

送李山人  
草堂物成

送葉司理之比部  
送汪象先使楚諸藩

汪太學任別駕枉過得歌字

送安太行使楚還 送蔡青門參學蒲

送程萬里 劉生

送劉憲長之浙江右轄

聞警 壽建昌林郡丞

送甘御史歸臺 送羅敬叔還江右

顏令君有子新充博士弟子

壽朱別駕 除夜酌任白甫宅席間

分得梢字 又得歲字 又得無字

目錄 十一 贈吳明卿先生

樊山雨

兩過吳明卿先生北園

壽吳明卿夫人六十

送馬大參過淮 題戴先生海粟卷

送李景春上疏廷杖南還

送丁右武觀察入賀還楚

雪晴早朝

卷之十二

禮佛三十首

送何侍御謫楚幕還京

憶劉介徵太守 送俞義長

黃鶴樓 壽周兵憲蓋卿

送伯兄美秩赴春闈

卷陶二府 兩宿王真宮禱晴

登天柱峰 二首 張三丰真又像

南陽卧龍崗 酬沈明府

襄王賜宴 趙州哭先大夫

送周元字謫澄海 送李本寧先生行省河

目錄 十二 送梅侍御監軍朔方

南 二首 楊太史冊淮藩入閩省觀

王掌科冊韓藩便壽二母

莊太史冊禹州王 周太史冊魯藩便壽伯

父伯母 焦太史冊周藩

胡汝拱以杓度日之罰

送蕭際虞宰六合 寧夏紀事 四首

七夕劉玄子諸君過小齋分得寒字

送屠田叔之南部 送胡少白司訓沅江

張壯宗侯青黎廟 希斯宗侯逸園

重陽前一日 秋日同王鍊師鄒汝光

談玄 送葉山人

選王子靜宰臨漳 考績自述

選阮季厚請告親親

選俞學憲之榮 壽高傅御父母

洛佛日禮旂檀佛得河字

壽趙太宰汝泉公 宿朝天宮

送周廷尉之留都 送魏中丞見泉之山西

送馮學士琢吾省親察知公

送張孝廉還江右 初度自述

程光祿考績 送查仁卿督學江右

送張座師心學先生備兵川東

王司徒輓 題李司徒尊公冊子

送岳丈張二鶴先生還楚

潘尚質冊唐藩省親併憶桃源

游德詩

即事

夏日胡元瑞王行甫徐孺穀七人小

送張舍人尹華陽 九日

送胡元瑞孝廉 壽袁封君

答丘謙之太守 送徐掌科請告

李本寧先生甫柏臺

冬夜 郭中丞封君冊子

馬御史雙壽 黃州生上父書本草

潘王善醫 祥上人之五臺

徐光祿撥字使楚還滇

送李選素兵備肇慶

送蕭玄圃官督還橫西

過鷄鵲寺 白菊

題關美王孫玄覽齋

寧賊獻俘 聖駕御午門受賀恭紀

生子志喜 送唐抑所宮論還鄉

丁酉校士之命 王霽宇中丞考績

送民部周儕尹轉餉蘭州

寄王司徒見峰先生

香囊文士明 送崔直指之河南



酌任白甫	送王兩祝之陳州
即事	題周荅明大參因陽樓
輓張太常	送屠赤水
午日	春日南雍試諸生 <small>二首</small>
壽陳民部新之六十	
至日南雍齋居	雨花堂
鳳凰臺	清涼臺
報恩寺塔	留都元夕
祀孔廟有述	壽葉師廷先生愚蘭
聖堂分得寶鑑堂 <small>目錄</small>	再入講筵 <small>廿五</small>
冊立志喜	送教龍華老師北上
寄陳齋若老師 <small>二首</small>	送葉宗伯進卿入賀
弟聖壽	壽蔣貞母
送李少宰爾張考績	
趙氏雙節	谷沈繼山中丞
壽茅鹿門九十	下邳即事
贈兗州劉太守殿卿	
登泰山絕頂 <small>二首</small>	送夏堂科冊琉球

陽村五十初度	聖恩放家童志感
壽袁士明母	寄于中甫
聞馮鉉察幕崗釋放志喜 <small>二首</small>	
壽李斗野觀察	甲辰杓度
送徐武昌六年考滿	
賀賀陽亭六十	寄喬敬我道長
壽張公觀館丈	送繆山人
題袁安卧雪圖	壽近智母
費太史話舊	送薛青雷方伯省親 <small>三首</small>
聖堂分得寶鑑堂 <small>目錄</small>	林六
程雲連小酌	壽李文臺丈七十
寄李道甫中丞	送董思白館丈
送董誥臺憲長	無題
寄沈十林	送李夢池兄弟 <small>二首</small>
寄朱謹吾侍御老師	
送張名山方伯入賀	
送史按院武麟還朝詩四首	
寄陳幼溪中丞老師	
送靳淪河	新構一枝巢 <small>三首</small>

木蘭山

壽張太守益吾二首

寄荅李玄白太學

寄朱客所侍御

寄趙太正工部

喜劉貽哲至七夕賦贈

壽周如溪別駕

壽田伯憶六十

壽李愛池

謝淑賢寫一枝巢

荅葉臺山閨老

寄李九我閨老

送公仲友太史典試還朝

送顧二韓給諫典試還朝

送張元裕北上

送張益吾太守入觀二首

寄程萬里都閨

送王岫雲督學分守抗

嚴二首

壽李觀察六十

壽鄒爾瞻六十

喜熊幼達獲麟

故人吹笛

洪山同十林汝興叔侄

壽于中甫五十

送姜子文館丈

壽張母九十

送熊芝蘭督學南畿二首

送謝紫會還江右

送史遵考侍御二首

送胡太六之江右

送徐銘之國醫還金陵

壽伯兄美秣六十

題田見溪渭桐逸二首

卷之十三

五言絕句

梅蕊

梅幹

落梅

墨梅

池梅

梅枝

飛錫圖

梅四首

劉貽哲花燭曲五首

設離圖爲劉理正題

徐太守祖母

題舊二絕

姚醫

題梅宅梅書梅翁

南來僧出關二首

道上謠四首

習家池

豫讓橋

贈瑞上人詩九首

送經五臺山

煉七伏牛山

結社龍翻石

習靜天台山

飯僧廬茅山

廬山訪空公

習靜趙州崖

普陀謁大士

歸錫龍華寺

袁王園亭應教詩十一首

茂德齋	舍光亭
木石居	收春臺
觀園亭	蓮花深處
吹萬亭	中和亭
西樂園	野軒
百福亭	
山園小錄爲陳立父賦	
大隱園	心遠堂
遠觀樓	栩栩齋
琅玕亭	松風軒
挾菊園	臨池
郭比部花園	天均洞
荷花池	芙蓉嶺
春色園	琅玕亭
天香道	桃花洞
翠柏亭	五老峰
匯清亭	長春堤
陳立父白石山居	

佛語僧	善權僧
完嬰僧	恒楚僧
養中僧	密因僧
覽一僧	佛果僧
懷初僧	伴雲僧
演藏僧	以湛僧
三學僧	懷雪僧
了溪僧	寒中僧
演民僧	若無僧
空信僧	益斯西灰園
岩竹	竹下筵
陳氏書房	廬山寶樹
廬山雲峰	廬山五老峰
廬山華峰	鵲鷄
蘭	真月僧
題畫	
卷之十四	
六言絕句	

甲申十月之望夢人持一鏡大一尺曰此葉

鏡也且照今生面目一照而醒

寄僧

夜飲洪山寺

紅梅

應記僧

石經峪

卷之十五

七言絕句

中冷館三絕

程山人少姬童年清齋

朝夕禮佛

春潮

田錄

霜日

島月

蛟宮

雲釣

霧棧

舟岩

元夕喜月

春日園

輓陳封君

相士

謝蒼上人寫竹并送還林陵

編毬花

峴山羊公廟

美里演易堂

王宗伯家園

文華峰

金鷄峰

馬鞍山

碧水橋

王太行震吉使浙

常都諫惟一出理河

康趙王教

劉氏子

紅牡丹清平調

白牡丹清平調

趙邵司理秦母還姑蘇

寄邢子愿

琴鶴圖

觀蓮圖

耕父宗侯書舍

題劉晉川右轄思親卷

自錄

任別駕應壺市

送顏令君就徵詩并序

龍生覆舟自江底躍出

觀音岩瀑布泉

博望驛

送金省吾先生行省湖南

宮女傳書圖

香周嘉父用香山體

送林館文守溫處三絕

卷末坤儀兵部

送夏孝廉從別駕公還

蜀

寄許相公

芙蓉樹四絕爲金太史賦

送劉玄子歸汝南五首

京邸除夕

九天廟元旦

春日即事

送林志和謫茶陵州幕

送張學博之隨州

紀事

瓶中芍藥

紀事

偶成

寄葉進卿庶子

目錄

三

過新鄭學宮奉伯兄美秩四首

三

贈鄭州李判官

新鄭二廣文

迎春

趙吉亭都憲雙壽卷

偶題

橫山寺

送彭茂才允升

廬山天池寺

廬山文殊臺

金剛嶺

霞峰寺

講經臺

黃龍潭

青蓮臺

逢僧

白衣峯

水齋上人自京師往黃梅

題方朔偷桃

日者

楊村放舟

夢占

送樊三絕

送劉太冲掌教西華

即事

出都門

即事

楊村水神祠

泰山丈人峰

泰山仙人橋

秦觀峰

大夫松

山僧不度弟子

偶成

目錄

三

夢占

壽龍司農

江上寄留都知己

寄傅司成

絕句

卷之十六

官序

賀李通甫以大司徒理餉序

賀鄧城王奉詔攝理國事序

送張崑崙大司馬歸蜀序

李司馬汲泉老師六載考績序

李中丞九載考績晉少司馬序

會司空考績序

代

少司空魯公總理河道序

送列侯孫公督賦淮南詩序

張中丞誠字考績序

郭青螺請告序

送史侍御請告序

趙太室權判事竣序

賀葉丈擢職方序

賀葉丈考績序

目錄

三十五

賀董公晉陟三楚左轄序

韓觀察覃恩馳封序

送李諫議觀察浙東序

姚方伯前任參知覃恩馳封序

分守董公考績序

二首

寧督學參閣藩序 王督學擢陝西參藩序

王岫雲學憲陞浙江守道序

送胡汝拱分憲川東序

武昌守韓公入覲序

萬孝廉八人作

武昌守韓公考績序

二首

張益吾太守考績序

張益吾太守三載考績序

張益吾太守入覲序

張益吾太守再入覲序

賀武昌守馬公祖奏績序

漢陽王太守入覲序

爲諸生送王太守入覲序

漢陽王太守再入覲序

賀葉丈考績序

目錄

三十六

建德守段公三載考績序

張郡丞考績序

武昌張別駕考滿序

賀胡司理隆字應召序

張王車司理應召序

司理侯公內召序 黃州熊司理考績序

熊芝崗司理考績序

賴明府考績序 陳崇陽考績序

方令尹考績序 麻城張令尹考績序

徐明府馳封二尊人序

送吳令尹入覲序 送蔣丞相家孝昌序

劉丈拜典客序 萬元憲擢益王右史序

卷之十七

壽序

大宗伯徐公七十序

賀歸德沈相國八十序 二首

壽太原王相國七十序

司徒王見峰七十序

壽耿淑臺中丞六十序

壽大廷尉陳王叔六十序 三十七

常惟一六十序 溫大理李淑人雙壽序

壽錢秀峰座師偕母夫人六十雙壽序

壽侯少崇夫婦六十序

周嘉父五十序 陳參藩壽序

壽封君一真先生偕孺人某氏六十序

丁元父六十序 壽孟刺史七十序

壽韓郡公序 壽郡伯王公序

壽季太公序 壽趙太公序

壽劉先生七十序 黃陳張封公九十序

壽蕭先生七十榮封序

袁年伯七十壽序 壽徵君孫如亭六十序

壽楊儒系侍御壽母六十胞封序

誥封徐母李太夫人榮壽序

壽馮母序 壽方太公方太夫人雙

壽龍笙曲有序 曾封公壽日龍笙曲

壽李母陳太夫人七袞龍笙曲有序

卷之十八

書序 目録 三十八

觀風錄序

考工記序 二十一史論贊序

典禮志序 批選韓昌黎文序

杜律選序 畧苑序

韻經序 古今攷序

金光明經序 四唐詩選序

福建程錄序 擬經建四書講章序 代

江西武舉錄序 江西鄉試錄序 代

題王岡伯晉錄

四侯傳序	湖廣總志序
湖廣總志序 <small>代</small>	武昌府志自序
武昌府志新序	江夏縣志自序
建平縣志序	廣平縣志序 <small>代</small>
史直指怡堂詩序	葉進卿文集序
葉進卿文集序	王文山先生集序
侯司理文序	張元裕集序
朱仲佩夢古齋稿序	樊生文序
鄭吏部奏疏序	洪州類稿序
任白甫集序	黃孟修集序
俞山人詩序	陳立父蘭亭詩序
屠田叔詩序	丘謙之遊南岳詩序
程巨源入楚紀行小引	程氏虎溪書院小引
陳立父隱園集序	翼城史氏維修族譜序
中牟張氏譜序	高安朱氏族譜序
孫氏譜序	龍瀛郭氏族譜序

督撫奏議序	史侍御連芳效恩序
大中丞幼溪陳公奏藁序	劉中丞奏疏序 <small>代</small>
吳瑞穀詩序	王圭叔屬國輿情序
恩命紀錄序	南雍錢糧須知冊序
百警編序	攝生編序
廉平錄序 <small>代</small>	知非集序
陟岵集序	存順冊序
南雍簪髮錄序	簪髮錄文序
四書稿自序	張不波大尹校士錄序
劉玄子時執序	周令君制稅序
張鍾山時文序	浮槎生稿序
吳越五子談藝錄序	張熊二生草序
璞僧詩文序	朱康侯義田序
魏九立詩序	蓬溪先生詩集序
程不渡草序	孺谷西山詩序
朱醫詩序	錢氏家乘序
題摩耶夫人抱子圖題亦文章	



題陳比部恩榮卷 題黃生詩

卷之十九

論

天子以好生爲德 天下之政出于一

漢循吏傳酷吏傳史法何如

漢世得人之盛 延頸遠望

沐浴濂洛之淵源

兵法本於王制 四皓論

君子素位而行 伍子胥論

自錄 四十一

范增論 馮道論

趙盾許止論

卷之二十

表

擬輔臣應制恭誅玄兇圖詩

擬大駕北征次玄石坡擒胡山清流泉勒

銘凱還羣臣賀表 永樂八年

擬輔臣奉命撰省心齋養心齋樂志齋

政軒四箴進表 萬曆十六年

卷之二十一

策問

佛老

廣思

廉吏

建極

三綱

官察

天文曆法

國目錄

樂律

文武

火災

禮經

元儲

內寧

卷之二十二

記 附游志以并

慶都縣堯母祠記

訓儲

兵法

理財

御後

弭盜

遊民

屯政

四十二

漕輓

朋黨

災異

文士

佐理

諫諍

武昌金沙洲陳公濬新建允禪殿記

武昌府新修江岸記

黃鵠山仙槩亭記

元氏令田侯德政記

重建古鸛鵲寺碑記

武昌守無錫秦公入祀名宦記

擬仁壽寺碑記

陳蘇山先生祠堂記

河間府城南橋記

新安守高公生祠記

平溪天馬山天柱塔記

李水部先生祠堂祭田記

邵氏宗祠碑記

洋河建橋記

新建江夏縣記

南雍祭酒宅改門記

王公橋記

鄧陽府新建書院記

御史翼城史公江岸生祠記

武昌府新修江岸記

武昌府題名記

武昌府新修遞運所記

武昌守洛陽張公生祠記

歸德府文德中庸記

廣濟縣重修武鎮堤記

報國自在庵記

樂亭縣修學記

府志小序

方域

德政

薦辟

選舉

軍旅

勝蹟

津梁

災祥

田賦

官職

名賢

文貞

山川

城池

壇廟寺觀

公署

學校

江夏縣方域志上 江夏縣方域志下

江夏縣田賦志 江夏縣風俗志

景府潞府請田始末

潞府再議庄田始末

卷之二十三

傳 附 賈贊說

湖廣提學顏先生傳

大宗伯華亭唐柳所傳

賈贊說 目錄 四十五

贈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潞川王公傳

表通議公小傳 通議朱公傳

吳御史孝義先生傳

莫令尹傳 封文林郎於國朱公傳

循吏孝介樊君傳 鄭鄉賢公傳

郭孝廉公傳 李德智傳

馮天祿傳 陳文偉傳

吳偉傳 羅鍊傳 無念傳 汪孺人傳

林宜人傳 劉太淑人傳 歐陽列女傳

李孺人傳 翁母上氏淑人傳

箴 省心齋箴 應制

說 景新說 景豐說 景道說 景武說

贊 老子像贊 題先聖像

松谷和尚小讚 葉進卿像贊

雲鶴子贊 金剛經贊 四十六

跋 跋雲林詩社 跋歌跋 跋山居雜興

卷之二十四 墓誌銘

周水心先生墓誌銘 先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中樞殿大學士高文襄公墓誌銘

戶部右侍郎見峰王公墓誌銘

大司馬魏確公墓誌銘

禮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教公墓誌銘

封宗伯沈公墓誌銘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陸公墓誌銘

中丞晉似齋公墓誌銘

明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右叅議觀一趙公墓誌銘

侍御張公墓誌銘

曹觀察墓誌銘

恩進朝請大夫貴州叅議帶山侯公墓誌銘

明故特榮祿大夫柱國守備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豐城侯紹東李公墓誌銘

錦衣衛右都督楊公墓誌銘

都督僉事益齋呼公墓誌銘

明昭勇將軍張公墓誌銘

敕封承德郎兵部武選司主事劉公墓誌銘

禮部儀制司主事陳立甫墓誌銘

敕封文林郎福建道御史懷古陳公墓誌銘

明中憲大夫慶遠守郭公墓誌銘

敕贈文林郎四川遵義府推官王公墓誌銘

敕封文林郎全椒縣知縣前興隆教諭史隱公墓誌銘

明敕封徵仕郎光祿寺署丞薛君墓誌銘

紹興府學博封某官胡公墓誌銘

敕封徵仕郎四川眉州判官張公暨贈恭人韓氏熊氏李氏墓誌銘

明封君梅源公墓誌銘

主簿范君墓誌銘

任處士墓誌銘

敕贈太安人王母徐氏墓誌銘

敕封孺人安母梁氏墓誌銘

敕封太安人于母虞氏墓誌銘

誥封定遠侯祖母湯太夫人墓誌銘

敕贈孺人王母楊氏墓誌銘

明封孺人朱氏

李太公盛孺人合葬墓誌銘

紀恭人墓誌銘

任母曹孺人墓誌銘

王孺人墓誌銘

周孺人墓誌銘

劉淑人墓誌銘

葉母喜安人墓誌銘

卷之二十五

行述

趙州府君行述

先母王太宜人行述

封御史東泉羅公行狀

封刑科給事中常公行狀

東泉胡公行狀

張公太行狀

貞靖程先生行狀

新美余書目録

四十九

卷之二十六

墓表

少保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徐公墓表

中丞沈公墓表

侯奉政公墓表

明敕封文林郎侯少谷公暨葉孺人墓表

敕封文林郎夏公暨于太孺人墓表

敕封太孺人常母王氏墓表

沈孺人墓表

碑銘

明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御史院右副都御史

史確菴魏公碑銘

明故唐縣主簿牛君碑銘

墓碣

明封戶部郎中禹川王公墓碣

神道碑

明嘉議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左叅政吾溪徐

公神道碑

墓碑

新美余書目録

五十

國子監祭酒劉公墓碑

誄

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邵公誄

祭文

祭郭太傅文

祭大宗伯徐公文

祭耿尚書恭簡公文

祭李夢池司馬文

祭戴老師文

祭周宗伯文

祭周宗伯文

祭唐柳所文

祭朱虞封通政文

祭楊太史文

祭馮觀齋墓簡文

祭陳立父文

祭教封君文

祭故邑令刑部莫公文

祭梅伯陽文

祭方封君文

祭郭相國夫人文

祭教太師母文

祭教師母文

祭曾母文

祭丁母文

乞雨文

卷之二十七

尺牘

謝政府啓

與許老師

與王少廣

與史王池

與吳明卿年伯

與徐少室

與陳霖岩老師

與鄒汝光

與胡之罍館長

與邵儀庭

與楊洛原

與吳惺初

與教老師

與顧桂岩年伯

與徐太室宗伯

與陳霖岩老師

與蔡青門督學

與吳伯泉侍御

卷裏王

與徐少室

與金省吾老師

與吳明卿年伯

與容藏樸師

又與容樸師

與徐孺旭

與曹先生

答徐孺谷

答徐宗伯

與王少廣館丈

與李本寧

與陳五岳

與李汲泉憲長

與魏季朗

與裏王

與邢子愿

與袁了凡

與湯義仍

與王元美

與簡三閣下

與李爾張

與邵墟蓮

與教老師

與劉士和

與金省吾老師

與周明宇

與陳五岳

與陳大酉

奏記義王

與吳川樓年伯

答汪伯玉

與徐大宗伯老師

大酉

與李奏岩

與馮琢吾	與葉永漢年兄
與陶蘭亭	與崔振峰
又與陶蘭亭	與同邑諸先正
與楚藩	與清僧
與周明宇督學	與姚刑部
荅王對南相公	與劉晉川中丞
與徐太室宗伯	與少室
與李汲泉中丞	又與李中丞
與曾桓齋祭酒	與吏部
與李夢池中丞	又與李中丞
與吳雲野	商金省吾老師
與馮文所	省中諸先正
與顧涇凡年丈	與夏益吾御史
與李修吾中丞	與何維高
與孫醴泉	簡閣師
錢秀峰師	陳震潛甫
鄒城王	瞿洞觀
孫震南	監中類報政府

王對南相公	王對石閣師
曾見齊尚書	與李夢池中丞
與鄭穀軒	侯親輝觀察
石楚陽觀察	胡隆宇
曹鳳澤大參	吳本如方伯
陳愚崗長科	黃捷軒宮諭
顧星池長科	沈龍江相國
邢知吾	周樸東
王元與大尹	熊思城提學
與吳本如方伯	仙克薩大尹
曹孝廉	陳幼溪中丞
舒玄清觀察	劉雲嶠富詹
牛春宇中丞	董蘇白令尹
瞿洞觀	吳本如
張益吾	石楚陽
水穴與當道書	與張益吾太守
寄辛葉二閣老	德商銘祭酒
史武麟	顧天初

與葉閣老

董見龍吏部

周子魯

胡隆宇

史武麟

馮元敏

丁禹門

吳繼猷

來希卷

牛春宇

傅商銘

吳翼明令尹

蕭玄圃少宰

沈龍江閣老

卷之二十八

尺牘

與湯海若

與慈山上人

與竹齋宗侯

與劉玄子

與李青城鄒四山

答劉方伯

與碩涇陽吏部

袁國主啓

與馮具區宗酒

與艾熙亭中丞

與余榮酒

與韓若章觀察

與金省吾老師

與王崇上

與李汲泉

與徐宗伯

啓金省吾師

答徐中恭觀察

答王見懷師

寄陳鹿巖

寄周夢賢觀察

寄劉天虞太守

寄徐年丈

答李夢池中丞

答李夢池約過書

答關封劉太守

答王荊石閣老

答蔡樂同

答劉如龍太守

寄周寅軒年丈

答程全洲

寄李本寧

答徐中恭潛道

答金省吾老師

寄李本寧

寄王霽宇

寄唐坤宇直指

寄王霽宇

寄田東明年丈

寄何出光直指

與孫光啓太守

與丁勺原

與陳志雲太守

金省吾老師

李中丞原駒

與譚岳南送扇

與馮琢吾少詹

與王觀察豐與

與劉太守

與何中襄御史

與錢老師

與張振海給諫

與李本清給諫

與李愛池主政



與李鑑池提學	與李夢池中丞
與鄭城殿下	與李崇我五
與周元學	荅鄭城殿下
與喜樂同	與南中友人
與錢秀峰老師	南雍與閣下啓
與閣下	與王齋字中丞
與楊止菴	與余大奉
孫心易令尹	與李夢池司馬
寄楚中梧紳	與李旭澤
與周三魯	與陳偶思
與陳運海提學	與李蓮麓老師
與虞德園	與應天巡撫
與屠赤水	與儀司
與張澤慶節丈	與劉晉川總督
與閣部書	與邵墟連
與李修吾	
卷之二十九	
尺牘	

與周思敏	與徐中菴
與李還素	與孫震南太守 <small>二首</small>
與徐中菴觀察	與張舒城
與邢知吾少卿	與牛春宇直指
與趙太宰汝泉	與周明宇觀察
與胡之果	荅袁王
與張心學老師	與朱謙吾
與王臺上	寄沈嘉則山人
寄屠赤水	與查虞皋提學
與孫震南太守	與孟谷餘太守
與顏冲宇老師長公	與鄒四山論養正圖
與李翼軒	與田東明年丈
與邢知吾少卿	與徐中菴漕道
與周明宇提學	荅軒老師
與金省吾老師	與徐孺穀
與陳志業太守	與夏直指
與徐小茂才	與梅衡湘
與葉永溪太守	

與何出光直拈	與馮琢吾少宰
與王督府霽宇 <small>二首</small>	與劉芝陽中丞
與馮文所大參	與顧涇陽吏部
與顧涇九年丈	與李修吾中丞
與朱竹齋	與支簡亭巡撫
與李修吾中丞	與瞿洞觀
與蔡尚寶	與馮琢吾吏部
與邵墟蓮	與吳雲野
與二閣下	與朱養淳
與劉右川巡撫	與瞿洞觀
與敖老師	與袁了凡
與李翼軒	與沈繼山
與李修吾中丞	與遠吾工部
與宋希蒼年丈	與李汲泉總河
與王霽宇	與杜內相
與李汲泉總河	與朱密所道長
與許太守	與曾健臺尚書
熊芝岡司理	與張年丈

與沈龍江閣老 <small>二首</small>	與趙太室
與周明宇督學	與傅商銘司成
與楊止菴	與劉初陽太守
與劉年丈	與趙心堂
與王見峰	與王見峰司徒
與姜幼蒙年丈	與周二魯
與王見峰司徒	與李修吾中丞
卷之三十	
痘政大略	
差撥事宜	課程事宜
錢糧事宜	祭祀事宜
文移事宜	書牘事宜
祭器事宜	
江夏會館集疏	
武昌府經歷徐邦治	

合併黃離草卷一

江夏郭正域美命

奏疏

祖制復監規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郭正域謹 奏為遵 祖制復

監規以興學校作人材事臣惟自古聖帝明王莫不

注意人文以化成天下載在詩書千言一轍我 太

祖高皇帝以武定天下以文致太平 登極之初年

即尊崇孔子建立庠膠今南京國子監中凡堂宇之

制度師生之廉饌歲月之課程士子之巾服一一經

畫出自 聖心 御駕臨雍無歲無之即實錄所載

聖諭凡教誨諸生獎進官寮者勤勤懇懇苦口苦

心至今讀之令人感動益其視學校士子不啻如入

家父母之教子弟而其擇堂屬官師不啻如人家父

母之為子弟擇嚴師也故能長養一代之才流為萬

世之用迄今二百餘年教以日飽才以日替士習人

心日以明詭學問工夫日以空疎臣以一介草茅

蒙 聖恩濫竽師席安事以來凡諸課業臣可以自

畫者日夜與在事諸臣討而行之修而復之臣有未  
敢自行與其所已行而不能保其不變者臣不敢不  
為 皇上陳之惟 聖明裁察焉臣不勝隨越懇祈  
之至緣係遵 祖制復監規以興學校作人材事理  
未敢擅便為此開坐具本專差舍人齎捧謹具奏  
勅旨聞候候

計開

一曰廣士額搜真才以充學校臣按三代之制辟雍

天子之學也預宮諸侯之學也今天下郡邑之學則

古之預宮也兩京國子監則辟雍也此 陛下之學

也今天下府州縣學其大者生徒至一二千人而小

者至七八百人至若二三百人而下則山縣窮鄉矣

臣自受事以來每臨諸生數僅六百一時縉紳誇以

為多則往歲之寂寥可知也夫人才盛衰關 國運

隆替臣不意 陛下之學乃不得比於府州縣之學

臣謹按往牒洪武四年 詔選府州縣諸生俊秀者

入國子學得陳如奎等貳千柒百捌拾貳人洪武貳

拾陸年監生悅慈等捌千壹百貳拾肆人永樂拾玖

年監生方瑛等玖千捌百捌拾肆人宣德肆年監生程憲等肆千捌百玖拾叁人正統拾肆年監生金聰等肆千肆百貳拾陸人景泰伍年監生黃夢麒等伍千壹百柒拾玖人天順捌年監生徐福等伍千捌百叁拾叁人成化貳年監生任蘭等陸千貳拾人正德叁年監生洪瀾等壹千叁百貳拾陸人嘉靖拾玖年監生徐甸等貳千壹百伍拾壹人其他多寡不一俱未有不至千餘者 皇上續承 列聖文教翔洽上法 皇祖近擬 世宗而士子寥寥如此非所以風

和美金堂書

卷一

奎元

三

四方示後世也臣 請下禮官廣立科條大興學校夫納粟納馬非 祖制也今未敢議減萬不敢議增也臣初試士舉人僅五七人其文理優長者在前列者盡選貢耳向非選貢一途太學幾無文字矣臣竊歎天下府州縣學之士盡皆屬文而太學之士乃半居寫倣又府州縣學之士不無以文理被黜而來不無以行誼被黜而來與夫商賈之挾重糶者遊士之獵厚藏者皆得入焉是古之太學諸侯進其選士造士最優最上者貢之天子而今之太學郡邑以其文

訪被黜無文無行者納之辟雍良可歎也臣 請就選貢一途稍為擴充或量增名數或量增年分使天下譽髦之士皆萃於天子之學然非臣所敢議也臣竊聞今日選貢之士不無僥倖即今臣登月李考而選貢亦有肆等伍等者夫此皆超同類踰歲月而來者也請 勅天下督學憲臣各秉公慎不必別試第就歲考科考第壹名貢入或叁名內補廩年深者則防範既嚴而干謁又省評品既衆而校閱自公拔充而來名實兩稱善之善也臣別有管見似迂而或可

和美金堂書

卷三

奎元

四

聽似難行而或未必無補者敢盡言之昔宋臣胡瑗教授湖州一郡學耳且置經術治道二齋以教諸生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皆分類而庠居嘗言劉晏善治水後果興水利有功一時出其門者多有用之才慶曆間興太學取其學制為式今士子號為俊秀者不過鑠心刻骨於初場文字希圖一第耳即二三場論策已不過剽襲唾餘主司者姑粉飾而強收之耳况自此而上肯究心學問稱為鴻博乎夫文之與學幾分途矣若磨穀之學若樂律之學若篆隸之學若

兵陣之學若屯田水利漕輓之學此六藝實務國家大事古人所謂求志者自有在也今士子樂不留心年少者徒以筆鋒筆擲上第一且當事張目而視束手無措矣以今天下之廣巖穴之士豈盡無人如往歲議樂律之增減議日食之差否一有異同莫敢主持不過行文天下訪求異人訪之無人東之高閣矣夫教之無素而一旦求之如無泉而鑿井不可得也且此數者學之不足以干祿精之不足以博名上之無當於公卿之好下之無當於後進之師其孰肯

郭文公詩書雜著

卷一

奏疏 五

為之而孰肯傳之竊恐異代之後謂我國家有文章無學問良可耻矣謂我國家千百年間而太學之中無一通天地述禮樂之儒良可耻矣洪武元年高皇帝命祭酒梁寅以六德六藝從容訓道務底於成奏聞擢用貳年又詔天下學校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陸年詔科舉暫停察舉德行益時文不足以盡材料目不足以盡人聖祖念之矣臣請下禮官訪求各州縣山林隱僻凡派異學之士稍如宋臣司馬光十科諸法或通五經

以設能推步者為一科或諸鍾律要妙能審音者為一科或攻篆隸古文通六書者為一科或識龍虎鳥蛇通陣法者為一科府州縣貢入禮部禮部考覈分別等第選入兩京國子監得照選貢事例次者照舊附事例與之全廩一體應撥選官如異日太常諸屬之選則取自樂律科欽天諸屬之選則取自曆象科殿閣中書之選則取自六書科幕府參贊之選則取自兵法科則平日養之有素而一旦求之可得如探囊而取物矣才猶財也蓄不廣則用不裕也孔門弟子猶列四科今奈何以百司庶府文武官寮職掌之不同而盡收效於舉行數墨時文佔俾之士鮮能濟矣誠如臣說天下奇能實學之士抱璞韞藏之士處與深而困章英者皆欣欣向用而士子亦肯留心考索腹皆果然矣若其他山人墨客假以古文詞賦掃門登龍之徒猥徒成黨之輩舉不許收益廣設科條以乘其實也匪攬其華也以取其真也非市其廩也非臣所敢議也伏乞聖裁

郭文公詩書雜著

卷一

奏疏 六

一去濫定禁超撥以杜請託天北監諸金皆載在令

甲南雅諸差 祖制只有小刷歷與湖差耳並無實書問安名目不知何年何官創此二名得此差者遠則貳年近則壹年而後復班一復班而即與撥歷夫孤寒之士無冬無夏肄業如故而獲此差者不課不誦以邀以嬉不師不友自出入忽然而檢忽然而選恣肆若此不足為訓矣又永樂貳拾柒年監生趙與之等言超撥歷事禮部請治罪得 旨充皂隸於本監應役 祖宗時確守成憲裁抑僥倖如此嚴且明也今南監舉人以超撥為分內一撥之外又超一

都美舍錄筆

卷一

奏疏 七

撥譬之為官者不及滿而考成非法矣臣今到任之二日即出示禁革二差及撥歷一日不足者俱不聽一時諸生不敢復有覬心請 勅下禮部併行本監著為 令甲此後有復興起買書問安二差併超撥名目者官生俱當以罪論此臣所已行不能保其久而不變也伏乞 聖裁

一曰禁罰銀嚴罰班以一賞罰今天下郡邑學校文優行優者補增補廩文劣行劣者輕則停降重則黜落而士子莫不震肅今太學之中無賞無罰無禁無

序好修者無所勸淫蕩者無所懲其所恃以為賞罰者止壓班耳不知何年許壓班監生得輸銀刊書罰壹日者輸銀壹錢貳分有零罰壹拾伍日輸銀壹兩捌錢有零矣有伍撥者愈多矣夫法貴一也令貴平也有錢者銖兩不得罰而有力者與竈不得通則斯文之地清且嚴也今無力者走班而有力者輸銀非法也且太學之地安以罰錢為哉夫諸生之始入也既以金進而具有罪也又以金免是非所以為教也彼習見在太學如此而一旦得一官如之何不以

都美舍錄筆

卷一

奏疏 八

金自償也臣已出示禁革該壓罰者走班如法不得輸銀以長僥倖請 勅下該部併行本監著為 令甲今後有假以罰銀私起弊端者官生俱當論罪此臣所已行不能保其久而不變也伏乞 聖裁

一曰勤課誦分等則以修職業按太學儀節舉貢不背書非制也載籍無窮豈以一第之後遂不博覽不知何年舉貢自作課而外槩不肯書廳堂諸官視為過客夫庶吉之選教習師長每日背書不少寬假而太學之地科貢諸生反以背書為耻何也夫每月其

日背書某日講書皆 高皇帝所規定也且太學所  
為科貢設也非為援例設也背書課程為科貢設也  
非為援例設也臣今不敢別為科條其科貢諸生自  
本經之外別無一經而新舊已未成材 大誥經書  
而外增 大明律壹條背書之日一體背誦以生熟  
為賞罰孰者得充禮生生者一體壓罰按 高皇帝  
諭祭酒李敏曰律令載國家法制參酌古今卿以朕  
命導諸生經史之暇兼讀說苑律令必有所益夫未  
成材者年過肆拾伍拾既不能文又不能書計歲月

郭奉令會集書

卷一

奏原 九

而望除日則它日州郡佐貳之選也及今不學律法  
後來視事目不能辨黑白手不能剖是非亦指曰此  
自成均而來者也臣有覩顧矣夫太學之官一升一  
散一差一撥便謂盡職而士子本業漫不之考失其  
本初矣 請著為 令甲舉貢而下俱要背書其誦  
書作課一日不得假借有不到者斷行罰壓兩監一  
體施行庶有材有養者日就月將而不能詩書者亦  
習為吏矣此亦因材之教也伏乞 聖裁  
一曰察應事改限期以向實學夫 祖制監生坐監

多至拾年以上而今則舉貢不過肆月陸月新附僅  
貳年耳何懸絕也 祖制應事者聽本衙門司務考  
別勤謹者擢用平常者再應不及者送監讀書茲頑  
者充吏今應事之日既無考覈又無勤懲多乞假而  
歸候日月而望除日故其視在監如傳舍而望撥如  
鳥之脫於籠不念 國家作養之實心夫在監者肄  
業而在撥者應事肄業者有業可肄而應事者無事  
可應乃舉貢肄業不逾肆月陸月而應事輒多數月  
臣 請量損應事之期稍增肄業之期以彼無用之

郭奉令會集書

卷一

奏原 十

日用就此有益工夫去虛而就實亦二道也非臣所  
敢議也伏乞 聖裁  
一曰稽應事復畫押以警濫蕩北監應事諸生多非  
正身南監各衙門應事自科貢以至援例皆不得顧  
倩益 祖制猶有存焉按監規一款生員於各衙門  
辦事者每晚必須回監不許於外宿歇因而生事若  
責不到及點押不在者痛決又一款生員各衙門  
辦事完結務回監肄業違者痛決夫辦事即撥應也  
畫箇者日回監矣近來士子一撥之後本監視為

不繫之舟而各衙門視為不速之客任意獨狂莫敢  
誰何 留都花鳥之地高車駟馬聚斂肥饒姦遊  
山酣歌飲酒無所不至矣今在歷放肆者臣已懲  
罰入示法顧即不能復畫圖之法 請著為 令凡  
歷事監生每月月盡日俱回監畫押稍示防範其有  
放肆不檢者徑製簽懲治然後知會歷事衙門庶監  
規明而人心肅矣此在臣以為斷然當行而亦未敢  
擅也伏乞 聖裁

一曰覈錢糧審出納以防侵濫夫 國家廉價皆

郭泰會典卷一

卷一

奏疏

十一

高皇所定 列聖所遵養士鉅典至殷厚也比年以  
來士子之多寡不等支放之數目多端而各處起解  
之拖欠日甚於是數目淆亂莫可窮詰司成一以付  
簿廳簿廳一以付書役夫司成之官出自詞林典簿  
之官陞自庠序錢穀原非所習而又遷轉迅速就中  
事理未及通曉不得不以付之書役於是將無為有  
以假為真弊端百出矣如近日本監書手戴有慶曾  
冒私造印板須知冊壹本將麥豆菜銀額辦正典畫  
削監生數目皆增書手數目臣受事之後喚貳役徒

詰奉何年何官明文准給准刊皆口噴莫出一轍夫  
此書未刻之先猶曰竄竊狗偷一刊之後將來視事  
之臣不及檢點只據書行事則侵欺之物俱化為額  
辦矣臣已按二役侵欺椒油饌肉送刑部擬罪外將  
各項錢糧立通知簿一色伍本每月將所收所放開  
報一存東廂一存南廂一付西廳一付簿廳一付協  
管互相稽查庶不敢用者不敢報不敢報者不敢用  
臣復每項立為規條如饌米糙米饌肉豆麥乾魚菜  
油鹽醋之類在師生者各給廉銀單壹紙明載全廉  
郭泰會典卷一 奏疏 十二

郭泰會典卷一

卷一

奏疏

十二

該銀幾何半廉該銀幾何如已領則本生親註領字  
未領則親註未領字代領則親註代領字短少則親  
註短少字撥歷之日交付廳堂查對以防隱匿之弊  
其椒油饌肉等銀舊制載每年酌量監生多寡會計  
戶部行上江兩縣支派近來每年酌定捌百名色與  
名實不稱臣今已移文戶部俱照在監諸生實數人  
多多派入少少派以寬民力以防欺罔之弊其椒油  
饌肉等銀往事俱簿廳書手徑於兩縣納戶之家自  
收自用自開自除不問其有無不覈其多寡臣令行



又兩縣每季俱兩縣總解取簿廳印信批廻以防私受之弊其房租圍租係供師生米銀修理號房之費者近來書手於各佃之家自取自支自開自除臣今喚各佃各給印信票壹紙每月簿廳親收鈐印年終呈堂以防侵漁之弊又按南監故事凡官恩舉貢監例各銷監規後方准支糧夫銷監現在壹月之後而官恩舉貢生不過肆月陸月而撥是無故而除其壹月之饌也按大明會典嘉靖陸年奉准監生入監即與支糧夫倉有紅腐之積而諸生缺朝夕之需

郭英會同黃華

卷一

奏疏 十三

蓋先臣嚴嵩有疏請行奉聖旨是兩監當一體奉行夫錢糧為監生設也奈之何剝於諸生而以恣諸役也臣今已遵會典俱以入監之日為始即與開支又南監故事新附走班壹年季考壹等者准支貳等壹次准半支貳次准全支今科貢雲集而責新附之士與之角藝恐其數不勝也是能通文理者坐班貳年且滿而不沾斗粟矣按大明會典隆慶叁年來准青衣發紅沙汰附學名目生俊秀隨任子弟武學未經科舉者武舉生入監者實坐班壹年以後果

用心向學能通文理者給與全廩謹以監規略知文理者與半廩若愚頑弗率全不識文理者仍不給廩俱各再令實坐班壹年然後上庠臣今示六堂各照會典行臣非敢濫給也粟猶足用也臣見倉中粟豆多至腐爛往歲間出其新者給書匠傭直或至數百石而號為太學弟子不沾升斗失祖宗養士之意矣臣所行事非敢自為暴白也請勅下戶禮貳部移咨南京戶禮貳部併行本監著為令甲此後堂上官及簿廳官不得私自改移而各役不得以不便

郭英會同黃華

卷一

奏疏 十四

已私毀滅其籍則出納明而侵欺息不負國家養士之典矣此亦臣所已行不能保其久而不變也伏乞聖裁

一曰別賢否明黜陟以示勸懲臣按天下府州縣教官其年月最深賢聲最著為最著者然後得陞國學而其次則州縣之長又其次則府通判今既轉國學逾年而又多轉州正府判是國學為劣處之地也夫祖制諸屬有轉司業者有轉檢討者有取科道者蓋弘嘉以來猶行之臣即不敢謂在監諸生皆

賢能亦不敢遂謂無人夫人情不激勵則不興起不  
鼓舞則不堅忍臣請吏部察其殿最如丞傅助正錄  
等官學行清勤教誨不倦者臣考其事實吏部以狀  
開參年以上得授部寺司務京通等官不復外徙如  
果有劣狀則議降議黜即州正府判不可得也其典  
簿之官專司錢糧如果收放明白登弊剔姦積有歲  
年亦當優叙其典籍之官既無他嫌清苦可念科目  
出身不聞過狀者亦宜別錄此二官者或量與京銜  
或轉州正皆不當處以通判此皆鄉校之選曾經薦  
郭美舍傳書錄事 卷一 奏疏 十五

刻者也與往日歲貢出身者殊科臣非敢為干澤也  
夫不開優叙之門不示向用之路未有能鼓舞磨礪  
者也且其賢否殿最銓部司之聲名行實臺省聞之  
臣何敢私焉此非臣所敢議也伏乞 聖裁

### 請止納貢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郭正域謹 題為正途當書俸  
門當塞以重賢關以肅仕路事竊以成均之地賢士  
之關非財利之藪也自唐虞三代漢唐宋興夫太朝  
五季盛衰不同並無有以典賢之所為言利之場者  
我 聖祖初年有賢良方正科有孝弟力田科有人  
才老人科自科目興而盡罷諸科然尤重貢士洪武  
三年 詔曰成周取才於貢士故賢者在職其民有  
士君子之行蓋視貢士如此其重也並無有納粟之  
郭美舍傳書錄事 卷一 奏疏 十六

條納粟自景泰始也彼時疆場多事朝野倉皇故許  
生貢納粟納馬以實邊儲不煩轉輸而軍廩充足然  
止及生貢未及九民止以粟馬未以銀錢意可知也  
行之百年而今之太學盡皆粟監矣乃今又有納貢  
之條矣夫貢士舉人進士是謂三途貢而可納則上  
而科目亦可納也下而廩增亦可納也費序老儒皓  
首窮經而不能得而一旦揮數十金者安然而躋其  
上甚非所以令多士服人心也且 祖宗之時有選  
貢無歲貢選貢論材歲貢論年歲者選之流弊也故

在史冊一一可考前此 皇上納儒臣之言開選貢  
一途太學文章甲于郡邑庶幾復見 祖宗辟雍之  
盛無何報罷不無可惜選貢方罷納貢隨興一廢一  
興是何怯于叔才而勇于納賄也且今納貢事例多  
者不過一百四十兩少者不過六十兩總計所獲開  
此一例不踰數千遂使諸生嗜進奔走猖狂不勝擾  
攘又所納止許五十夫法而可行即千萬人可也法  
而不可行即一人不可也迺五十之後而又五十矣  
旋開旋罷旋罷旋開以致士心不定喪其所守與于  
數者不勝健羨格于數者不勝岐求且其在學日月  
既超絕等倫而掛選日月並注選流品又與歲貢一  
體何所指者約而所獲者奢也臣亦知主計之臣萬  
不得已多方措注以濟空乏第從他例中少增數金  
亦足補塞不然而貢之一途既以賄取又以賄出既  
以賄養之又以賄用之永為不正之途矣漢之末世  
貨賄公行而掄材一事猶曰微曰辟末聞以利是何  
漢末之所不為而今且用為富國之策也至如前者  
議罷選貢乃謂才俊之士即在郡邑亦能自取科甲

郭奉金集卷一

卷一

奏疏 十七

止初三

不必盡由太學若謂是古之諸侯自有其俊傑無所  
不可不必盡貢之天子盡升之成均若謂有歲貢當  
罷選貢是國家設此科祇以老不以賢也殆非 祖  
宗選才之初意矣伏乞 皇上 勅下該部此後遇  
有開納事例禁革納貢不許復開仍 勅諭禮部從  
長計議其教養人才之法果以才果以年果以貴當  
平心而酌其輕重以為用舍使可傳之天下萬世不  
當以優老為進才理財為造士也況我 高皇帝注  
意太學千思百慮創制立法在戎馬倥傯之秋今天  
下尚未至大壞極弊而視學校為閑曹以人才為錢  
穀臣不敢以為得也臣職司教言非越俎冒昧以請  
伏候 聖旨

郭奉金集卷一

卷一

奏疏 十六

止初三

法祖傳統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臣郭正域  
謹 奏為陳說 祖宗功德以保萬世太平事臣見  
近年以來中外民心愁苦怨嗟大小臣工法言異語  
未蒙 俞允夫 皇上之天下 祖宗艱難辛苦之  
天下也 皇上之百姓 祖宗休養生息之百姓也  
皇上猶未肯推己之心以及天下則未有以 祖  
宗時事告 陛下者臣忝為史官之長習見 祖宗  
時故事昔人有言史以事諫臣不以 祖宗時事告  
陛下臣溺其職美臣不敢多引往事我朝 列聖  
享國長久無如 世宗 陛下聰明英武當法 世  
宗臣謹按實錄寶訓列其事蹟惟 陛下覽觀嘉靖  
初年御史陳寶言廣東珠池宜罷御史盧瓊言各處  
鎮臣宜罷疏入俱報聞先是陝西鎮臣太監廖堂誣  
奏華州知州劉錦御史喻茂賢白其事得 旨錦復  
職夫珠池有利一言即罷鎮守有官一言報可劉錦  
一有司耳一言即復劉錦所以安人心也此 世  
皇初政一日而天下政觀也嘉靖八年三月御史毛

郭正域

卷十

奏疏

十九

法祖二

鳳韶疏言內臣外差太冗 上命如議已兵部上所

當裁者宣府監倉一北路東路西路懷來守備各一  
節遠鎮臺頭營劉家口太平寨樂陽營鮑魚石營黃  
崖口峨嵋山守備各一寧夏遼東甘肅各一浙江提  
督市舶一得 旨盡革夫鳳韶一言而所罷不下數  
十餘處不下數十餘人凡此皆 太祖之所無而  
景廟 武廟之所增今一言而盡革數百年之弊政  
真大聖人之作為也嘉靖九年五月鎮守雲南右少  
監劉福安赴任請以家人十五名自隨兵科都給事  
郭正域言 卷一  
中張獨身以非例勅奏 詔降福安三級家人皆下  
法司逮問已而 詔革雲南鎮守官夫福安所請者  
家人耳非投充之比也又十五名耳非數百人之多  
也 世宗既罷其官又逮其人誠恐擾害地方小民  
窮苦無處控訴激成他變故重加懲創也嘉靖九年  
七月南京高昇進貢魚竿股索舟夫不遂置舟不進  
兵部言昇等騷擾抗 旨詔下南京勘問夫高昇進  
貢魚竿原係上供之物而需索舟夫似可惜口以嫁  
禍于地方 世宗不罪有司之急玩而罪昇之害民

郭正域

卷一

奏疏

三

法祖二

誠知進御品物經過州縣敢不奔命彼假言急玩者故以此據上聽激上怒耳驛遞之苦真不可不知供億之難真不可不念需索之端真不可輕開也嘉靖十三年四月南京織造太監李政奏請增官下法司逮問夫增官織造未與民事也輒從違問况事干小民日奪其命日傷其心豈可輕易增人也嘉靖十七年武定侯郭勛欲復各處鎮臣併令開抹上曰各處鎮守內臣不係太祖定制既而都給事中朱隆禧等劾勛所言黷貨殃民上是其言郭勛命命書卷一  
卷一 奏疏 三十一 嘉靖三  
已之夫郭勛小人但知吉利取寵不顧國家大計所賴世宗明聖不允其奏且世宗初政傳播海內照耀天地光美世冊者無大于此舉而勛政撓其美政誘以邪說若非聖心獨斷則嘉靖數十年聖政為小人一言壞盡矣嘉靖二十年六月致仕通判趙璧儒士王政校尉王文登等各言浙江觀海衛於潛開化松陽遂昌等縣銀場可採上命錦衣衛千戶蕭鍾往勘巡按御史王紳以所屬銀場僻在山峪溪谷小徑恐流徒四集劫掠村落乞行封閉巡撫

雲南都御史汪文盛亦言唐弼等所奏大理開採俱妄宜重懲之工部覆如其言上曰各處銀場既有損無補即如故封閉其領勅官回京趙璧唐弼等俱下御史按問夫蕭鍾採取之命已下矣一聞人言而盡止趙璧唐弼之疏已允矣一聞人言而盡治罪此等舉動如當如違上順天心下順民心凡此數條載在國史昭如日星臣再四捧誦反復思惟世宗舉天下鎮臣一朝撤盡皇上奈何數年以此輩布滿天下世宗不難于盡革前朝之故政皇  
郭勛命命書卷一  
卷一 奏疏 三十一 嘉靖三  
上何難乎更新自己之往事人主至尊至貴視此錢財如糞如土但當比隆前聖流名萬古使天下謳歌鼓舞祝延聖壽永保太平乃為貴耳今內外官貪稍有志氣者亦思砥礪名節傳名後世陛下青為天子聰明過人萬萬而計不出此何也陛下以此遣子孫臣稽之史冊按之天道遣子孫以財不如遣子孫以安也陛下勿以當今東西寧一四夷賓服東制日本西滅楊酋為晏然無事也自古亡之禍不起于四夷而起于小民秦之強盛燕併六國卒

使亂天下者非六國也乃陳勝吳廣一二小民也  
之天下四夷欲塞呼韓來朝卒之擾亂天下者非  
四夷也乃黃巾等賊一二小民也元之天下滅金滅  
宋一統四海卒之擾亂天下者非金非宋也乃韓山  
童劉福通一二小民也由此觀之人生之威可以鞭  
撻四夷不可以塞小民之口可以駕馭臣工不可以  
結小民之心昔齊桓公五霸之賢者也一日麥丘人  
謂之曰願君勿得罪于群臣百姓夫以人君之尊乃  
不可得罪于群臣百姓者何也失百姓之心則失天  
下矣失群臣之心則失百姓矣管子曰下令于流水  
之源者順民心也人君能順民心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則令無不行如水之流矣 陛下奈何  
不與民同好惡而民之所好者反加逮繫民之所惡  
者反為庇宥誠恐人心一逆則號令必有壅而不行  
號令不行無如小民何矣孟子曰民為貴此之謂也  
陛下聰明過人萬萬奈何不效 世宗初政以臣  
觀之不但當法 世宗又當法 高皇帝臣又敢以  
高皇帝之事告 陛下昔洪武初年有言山之說

鄭美金待黃學草

卷一

奏疏

三十三

謝觀五

場可興者 高皇帝曰銀場之利我深知之利官者  
少損民者多况今生民凋瘵豈可重勞言者漸退洪  
武七年彰德府稅臣言民間瓜菜柿棗畜牧有利  
高皇帝曰聚斂之臣甚干盜臣命執而罪之又減元  
之日輸其寶貨至京 高皇后曰元有是寶何以不  
能守而失之貨財非寶帝王自有寶也 高皇帝曰  
皇后之意朕知之矣謂得賢為寶耳一日覽宋史  
見太宗改封樞庫為內藏室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  
為家何有公私貽謀如此何足為訓夫 高皇帝之  
言如此 陛下奈何不上法 高皇帝伏願 陛下  
與天下更始凡過來故政盡行改罷其無辜被逮諸  
臣盡擬寬宥以順民心以謝天下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之心未嘗不在百姓也如其不然一方有事而  
後撤一內臣一方有事而後易一撫臣一方有事而  
又下一明詔臣恐撫臣不勝易也地方作難內臣  
不能撤也百姓又不可家喻而戶曉也但願 皇上  
以太祖 世宗為法以百姓為本勿各改過如日  
月之明採擇群言如江海之量保全 社稷如泰山

鄭美金待黃學草

奏一

奏疏

三十四

謝觀六

一安收拾人心招徠和氣如天地之壽臣愚得效治  
埃且以不朽不勝大願

卷一

奏疏

二十五

治世

日食條陳公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謹奏  
為日食大變天意當回懇乞 聖明修政修德以旋  
造化事臣等見四月純陽之月又當 廟祀之期有  
此大變上天垂象萬分可畏夫日者衆陽之尊人君  
之象也今亦不敢多引他書祇誦孔孟之語上干  
聖聽孔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  
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  
事君不敬其君者也 陛下之治世如日之在天也  
如日之一食而天下有不見者乎假如日而常食也  
天下何以仰之乎故聖帝明王責于改過其有過也  
如日之食其改過也如日之明 陛下年來一舉一  
動天下已見之矣第能使天下仰之否臣等仰見  
陛下神聖英武有堯舜之資當行堯舜之事若臣等  
言言詭隨事事阿從是不以堯舜望 陛下也孟子  
所謂不敬其君者也若臣等不避斧鉞懇懇懇懇每  
事諫諍是以堯舜望 陛下也孟子所謂敬其君者  
也 陛下為天之元子天下萬民皆 陛下之子也

陛下玉食羅列猶若未適口而小民多餓死者  
陛下文繡充侈猶若不適體而小民多凍死者今京  
師小民每至冬時赤身裸體呼號道路委棄溝壑者  
不知幾千萬 陛下試于冬時使人視之有此窮民  
否即京師而天下可知矣小民以財為命而權利之  
使日奪其命今天下深山窮谷關津渡口人人怨嗟  
人人思亂但莫敢先發耳即燠寒一變而天下可知  
矣夫人君者衆小民之所寄命也小民安則 陛下  
益安小民富則 陛下益富是小民之當念也乃

聖明皇帝

卷一

奏疏 三十一

聖明三

陛下自為社稷計也天下之所仰也大臣股肱也焉  
有股肱不備而可以成人者乎焉有股肱痛癢而心  
有不知者乎焉有心念股肱而股肱反不為心用者  
乎故有不可不備之官有不可盡攝之事其人可用  
即留之其人欲去即聽之去不當使之展轉愁病無  
可奈何是大臣之當備也與其去留之當決也亦  
陛下自為社稷計也天下之所仰也臺諫耳目也書  
曰明四目達四聰言耳目貴多不貴少也耳目多則  
大利大害此不言而彼言之矣耳目少則大利大害

一不言而俱不言矣是臺諫之當廣也亦 陛下自  
為社稷計也天下之所仰也內而諸司外而司道郡  
邑皆手足也手足缺一則為廢人百官缺一則多廢  
事故內負備則一人不敢行其私外負備則一方不  
至無所主 陛下但慮官之當慎而不知署事之與  
即真一也是百官之當補也亦 陛下自為社稷計  
也天下之所仰也定例執法而行則莫敢僥倖破例  
而行則何所底止今天下宗板繁衍其廢不億小民  
困苦供給不足臣等但當守法不敢壞法也是藩封

聖明皇帝

卷一

奏疏 三十八

聖明三

之當定也亦 陛下自為社稷計也天下之所仰也  
九邊軍餉仰給戶部今戶部無以應 陛下之求則  
益無以應九邊之求今年邊餉尚之銀壹百伍拾餘萬  
而太倉所存不及壹萬段如九邊軍士脫巾而呼東  
鉞諸臣倉卒無策此憂在 陛下也天下之所仰也  
太倉之入穀既奪于開採之多端而其出穀又苦于  
內供之無藝以致常賦日匱歲用不敷虛以益虛國  
非其國矣此度支之當節也亦 陛下自為社稷計  
也天下之所仰也明王貴五穀而賤珠玉今太倉之



粟不足支數年而日食之占亦曰倉廩告竭。輸有如河流不通運餉不到京師百萬軍民夢在肘腋矣。此憂在陛下也。天下之所仰也。陛下年年費數百萬有用之金錢以買無用之珠寶而工費為無用之珠寶無從覓數百萬之金錢聞之順天府所大各商珠寶價亦且百萬矣。有如天灾流行饑饉臻五穀不收師旅相仍此百萬珠寶陛下能用之否。陛下即出此百萬珠寶以散京師小民能充其饑餓否能定其淆亂否故珠寶之當省也亦陛下自為社稷計也。天下之所仰也。夫祖制千有罪之入三年一審五年大審可矜可疑者悉從寬宥者歲不下數十餘人所以廣好生清囹圄也。今熱審不下者四年矣大審不行者五年矣痛苦不獲狂狴皆滿大禹泣罪成湯解網是陛下之師也。如以矜疑者不盡無罪而司刑者不無可疑夫卷案俱存耳目難徭誰敢出入以速官謗。陛下何吝一紙治此無辜而不廣種福田大行陰德不猶愈于脩齋誦經放生檀佛乎夫人孰不愛官爵孰不愛性命今詔獄諸臣

郭泰金齋書

卷一

奏疏 壬午

陸

不難棄一官不難捐一生寧得罪于陛下之內臣不得罪于陛下之百姓者此其意可念也。當原其忠不當錄其過也。古人有言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慷慨死節之臣臣恐天下有事肯為陛下出力者不在欽美阿順之臣而在此輩也。彼阿順欽美之臣志在富貴惟恐傷生惟恐去官一旦有事則兩散而逃耳。古往今來侯臣享福忠臣受禍班班可考士氣一銷國運隨之是罪臣之當赦也亦陛下自為社稷計也。天下之所仰也。朝廷之有門殿如人身之有冠冕人家之有堂宇也。朝廷之有臺沼如人身之有囊服人家之有林園也。今不急門殿而急臺沼譬之人身無冠冕而但美其囊服是何體貌譬之人家無堂宇而但修其林園是何人家百官朝拜四夷觀瞻一入午門便同鄉落恐于陰陽風水家亦不得言吉也。此修造之當省也亦陛下自為社稷計也。天下之所仰也。以上數言臣等極知煩數但所關于治亂吉凶不小不淺上天視聽下民耳目在陛下。一反掌間耳臣等亦知不言不語

郭泰金齋書

卷一

奏疏 壬午

陸

可以無罪第平生所讀者堯舜之書而不以堯舜望  
陛下則不敬莫大乎是夫受 陛下爵祿而不以忠  
言事 陛下臣等罪通于天矣臣等但願 陛下如  
日之大明使天下萬世稱 陛下為堯舜是臣等  
所以敬 陛下也干冒 天威不勝迫切不勝仰望

日食改 廟祀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謹題  
為 廟祀鉅典正值天變懇乞 聖明特 命改期  
以嚴修省以重蒸嘗事祠祭清吏司案呈據欽天監  
奏四月朔日辰時日食捌分八十八秒已時復圓例  
行各衙門教護是日又為孟夏 廟享之期午時行  
禮案呈到部看得春秋書災異一百二十有二而莫  
于日食故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終禮者有四而  
日食與焉當祭而日食如牲至未殺則廢况時維四  
月又為正陽以純陽用事之月而示陰應干陽之象  
其為怪異夫豈細故此臣等席藁待罪憂皇蹶躅之  
時亦 陛下不遑寧居恐懼修省之候固非伐鼓填  
然當夫馳走可苟為文具而已也若已刻救日午刻  
享 廟曾未踰時而兩舉大禮則當救日之頃一心  
恐遲 廟祭其微畏既有所分及享 廟之時此衷  
猶念天災其精禋又有所散以倉忙竣事之態而未  
回陰盛陽微之大變以喘息未定之氣而奠格 九  
廟在天之威靈于遇災為不謹于奉祀為不虔胥未

之矣查得 太廟時祭俱以孟月朔日獨春祭于正  
月上旬擇吉者以元旦為 朝賀之日故也夫祭禮  
不可與 朝賀並舉而獨可與祭日同行乎伏乞  
勅下臣部容臣等于四月朔日與各衙門大小諸臣  
專意致日以謹天變其 廟祀或即于次日或行欽  
天監擇吉則 皇上畏天敬祖兩無遺憾一轉移間  
而變異可消神靈可格其有光于典禮大矣臣無任  
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 廟祀大典正直天變難乞  
聖明特 命改期以嚴修省以重祭事理未敢  
擅便謹題請 旨

奏疏 卷三

風雷大變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為風雷  
大變懇乞 聖明法 祖回天事今年五月二十三  
日鳳陽 祖陵大風驚動 陵寢損壞殿宇傾倒楹  
木臣恭誦 聖旨朕心惕然震懼先行奉慰禮着禮  
部擇日具儀除已具儀外臣仰體 聖心敢效一言  
臣謹按占書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也發  
屋折木謂之怒風四轉五復謂之亂風易占曰雷者  
天之鼓也入能除害出能與利人君之象也王克曰  
雷電為天怒隆隆之聲天怒之音古今災異皆由人  
事感召捷如影響臣不敢多引他書以瀆 聖聽夫  
天地鬼神之理陰陽五行之象盡載于易矣易六十  
四卦而風之卦為巽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是天之有風如君之有令也雷之卦為震象曰洊雷  
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是天之有雷所以啓人君之修  
省也其別卦風雷之象明著人君之德曰風行水上  
渙先王以享帝立廟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  
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

議獄緩死曰雷電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曰雷雨作  
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曰雷電皆至重君子以折獄致  
刑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曰澤上有雷歸  
妹君子以永終知敝其以風雷二象併言人君之德  
者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古之聖人  
因風雷以測天意因風雷以修人事最詳最悉由今  
之事察易之理以人之心度天下之心得為皇帝立  
廟與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者有未親歟得勿議  
獄緩死赦過宥罪者有未達歟得勿施命于四方  
者有未信歟得勿永終知敝有未知歟得勿善有未  
遷過有未改歟夫風雷之變不于他處而獨于祖  
陵此天與皇祖俱怒也今之天下皇祖之天下  
也皇上欲回天心欲回皇祖之心在行皇祖  
之道而已皇祖有寶錄有寶訓皇上試于燕閒  
取而觀之今日用人行政似皇祖否今日省刑薄  
斂似皇祖否今日郊天享廟似皇祖否今  
日愛民理財似皇祖否以皇上聰明英武若  
然以皇祖為必可法在皇上一反掌耳夫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奏疏

李士

四庫全書

神也皇祖在天之靈最不爽也天不可以虛文感  
動皇祖不可以虛言昭格也若皇上以一遣使  
焚香便謂可回天心而滿朝以一素衣角帶便謂可  
補袞闕此文具耳恐不可以動窮蒼合祖德也高  
高在上所望于今日者或不在此也昔周之世越裳  
氏來朝曰天無烈風淮兩意中國有聖人乎然則  
皇上之一呼一吸一善一惡皆與天通今日修省之  
實臣但願皇上為聖人而已皇祖艱難勤苦以  
有天下天下臣民亦望皇上艱難勤苦以保此天  
下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臣願皇上需然下  
明詔許大小衙門直陳得失如災異求言之詔諸不  
便于民者盡行改易以示遷善改過之義臣體官也  
其在周禮以禮樂合天地之化以事鬼神以諧萬民  
臣之職也臣愚于員威嚴不勝懇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奏疏

李士

四庫全書

停止魯保關防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謹題  
為停止無名關防事該臣看得經理兩淮鹽法御馬  
監太監魯保請頒專勅關防以重職務一節除  
勅諭係翰林院掌行外為照織造事務計臣部職  
掌所職掌者惟印信耳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內外  
衙門應給關防俱該各部院斟酌可否題奉欽  
依而後移咨臣部鑄給臣部乃敢覆請欽定字樣  
合魯保所請關防未經工部題覆即使事體果妥而  
臣部徑行鑄給尚未免有越俎之嫌為一事體未妥  
則皇上今日命臣刻印而他日或至命臣銷印臣  
等職掌所聞其何說之辭且聞該科及蘇松巡按御  
史俱有疏言其不便尚在候旨又浙直地方各有  
內臣各有職掌今魯保既理鹽法而又欲兼織造既  
在淮上而又欲督浙直如浙直內臣查出淮上別項  
事情亦請勅諭亦請關防臣恐地方往來絡繹不  
勝擾攘而彼此爭競亦無了時皇上之勅諭不勝  
政而臣部之關防亦不勝鑄也織造一事舊屬撫

皇上以撫按遂不盡信乎即撫按不足信而信內臣  
今浙直及福建內臣遂不盡信而獨信一保于二三  
千里之外乎伏乞皇上再加裁奪勅下工部詳  
議可否上請仍行臣部遵奉施行

郭正域

卷一

奏疏

三十八

停止

請給夷人玉價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謹奏  
為小夷候領玉價日久糜費日甚乞 賜允發以重  
國體以省財用事主客司案呈卷查萬曆三十年  
十二月內該御用監傳奉 御覽過玉石大小共三  
十二塊重一百五十七斤六兩六錢估價給發等因  
本部比照二十五年事例每斤議價銀十三兩具印  
信手本送赴該監聽候酌擬給價至今又經數月夷  
人久住京邸內有成贅病故者相應具 題備 請  
案呈到部看得萬曆二十九年十一月內御用監選  
進回夷人即兒馬黑麻等玉石候價至今兩更錯服  
離棄日久求歸甚切忽于去年十二月內傳奏 御  
覽過玉石估價准給群夷踴躍歡呼舉手加額咸謂  
戒路有日延今未蒙 允發又復逾春及夏淹留甚  
久物故相仍以致八人之中頭目哈辛于三月十一  
日抱病而逝所存七人終日向臣部哀呼踴躍情狀  
可矜臣昨奉 命待宴朝鮮陪臣宴畢各回夷環述  
號泣思歸甚切兼以朝貢諸夷得以目擊觀望不雅

郭正域奏

卷一

奏疏

元

三十一

無論堂堂 天朝負小夷金不可使聞于屬國即以  
利言入 貢夷七十名去年九月先回六十二名留  
館八名日費供應計入館至今可費二三百金留  
聽賞二百六十二名每名甘肅撫臣給贍米一石至  
今通費久可七八千石計京邊所費已浮于價而價  
又為理之必給者再遲不給費更不貲所惜者少所  
費者多計量于多寡之間亦不應如是之左也矧北  
夷朝 貢殊不成享而 天恩隆重賞賜甚多滿載  
馳歸即以朵顏夷人一來費資鉅萬均之夷百回矣  
郭正域奏 卷一 奏疏 四  
以玉候價反久羈他鄉不得與諸夷伍恐非平施之  
道一視之仁也況以物取值市道猶然不與且價僅  
二千餘金辦之尤易易者 皇上賓服四夷豈其惜  
此誠恐萬機繁重一時遺忘懇乞 皇上惜 國體  
關係之重較守候供應之繁念小夷羈繫之久速  
賜給發不惟小夷得慰歸心不負 獻琛之初意且  
以小物而存大體損小費而省大費遠追祗璧之風  
允浮實信之治夫奉 聖旨着給與

慶分三吳士子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為國  
家之治亂係士風而上下之陵替緣積漸三吳士風  
驕悍已極揭官造謗結黨橫行所由來矣然未有辱  
守令歐教官毀公座壞公門搶物搶巷如蘇州今日  
之變者當孫汝炬之抗拒點名也出不遜語于府縣  
也周知府背而朴之原不為過何意一唱群和拋靴  
揮拳以臣等所聞尚有各州縣官所隱忍不欲言者  
士習至此真與亂民亂兵何異不及今一大創之非  
所以振紀維風而令眾庶見也况知府周一梧素有  
執持今非已甚合候 命下臣等移咨吏部行令知  
府周一梧即出供職仍移文撫按會同提學御史將  
孫汝炬等不論生員童生九屬歐官師毀器物一干  
真犯一體分別首從從重依律問擬具 奏定奪白  
書大部之中萬人萬目豈容漏網如有勢豪子弟及  
素試前列諸生亦不得曲為庇護臣又勸得原奏雖  
止六人而大亂至此豈六人所能烏合實藉眾力以  
為莫可誰何耳若法行于六人而不稍懲大衆恐元

郭正域奏

卷一

奏疏

四二

慶分三

惡大懲或在罰外而將來不逞之徒益藉眾力以犯  
上矣合無將六人之外或本學或別學提學御史嚴  
加體訪如果情真罪當與六人一體行罰其常執通  
學生負併童生停勒一科不許應試亦不許改名接  
例倒提年月另圖僥倖使之父充其子兄詬其弟互  
相尤怨稍有悔心以警吏惡再照當今士風各處盡  
壞其原起于學校之官太卑提學之考不時進學之  
數太濫生童無慮皆奔走府縣正佐之庭執贊投拜  
扛幫請罵而不知學校為何地師長為何官廉耻為  
何物稍拂其意則群起而噪呼不惟無師長且無郡  
縣無監司而為提學者既養成之又終庇之廣植桃  
李長成荆棘多簡拔亦多黜退實行優不罰行劣甚  
且放單旋復僅同兒戲名指惜才實則釀禍姑息之  
極至于不可收拾如蘇州其特甚者司科臣通行申  
飭之誦深為有見合通行各省直提學官務照本部  
原題每三年之中歲考兩遍文章行誼嚴為進退仍  
行所屬府州縣不許濫收門生及縱容生員出入公  
門稟屬公事填報三等簿有司與教官公心開報要

郭正域奏

卷一

奏疏

四二

慶分三

見某人以某事凌虐鄉里某人以某事挾制有司一經革退永不許辯復如遇有糾眾生事等項不分人數多寡輕則革綱終身重則照律問遣不得止將一二孤寒之徒苟且抵塞其大衆罰科一如前法如提調各官縱容姑息者聽令撫按該科察奏處治則禮異風俗紀綱名分庶幾稍有所維而士風之驕悍或可挽回一二矣伏乞 天語嚴勅容臣等遵奉施行緣係生員抗違鼓譟凌辱郡守等官執法殊甚

勅吏部會同議奏

卷一

奏疏

聖主

附分

益藩冊封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謹 奏  
為冊封事儀制清吏司案呈該本部 題本年五月初八日 欽遣正副使太常寺少卿趙崇等行人陳名岳持節并齋冊印前往江西冊封 益王朝鼎庶十七子常崇為安義王孫由核襲封為羅川王去後近據益王子常遠奏益王薨逝到部夫慶典甫頒而凶問隨至吉凶二禮併在一時歷查稿案原無事例相應酌議題 請以便使臣行止案呈到部看得宗藩要例親郡王薨逝其子孫應襲封者俱俟服制滿日請封然此為襲封之子孫不得服內陳乞者設有若請封在先冊命已頒冊使已行而應封偶有服制則 君命為重萬萬無俟服闋之理況二王受封銀冊俱已鑄就今年月日字樣萬萬無銷毀改造之事考得十三經儀禮內聘禮一節有曰聘遭喪入境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賓賓惟饗餼也受解者曰遭喪者遭彼國之喪也則遂者遂行禮也使臣惟知致君命故也不郊勞以下者彼國以喪

勅吏部會同議奏

卷一

奏疏

聖主

附分



而殺禮也夫以諸侯之使聘問鄰國者猶必致其主  
命不以鄰國之喪而廢禮况以 綸綍之重俯臨藩  
臣之邦煌煌使命豈不較事而還報者哉故使臣銜  
命而往惟知致命不知其他藩臣聞 君之命惟知  
拜命不敢恤其私臣敢引經以定今日之禮則安義  
羅川二王之封正副使自當照常行禮一應接 冊  
受封吉服鼓樂通如常儀不宜裁節以忝 上命至  
于宴待使臣之禮則儀禮所謂不禮賓及賓惟饗饌  
之受者亦宜倣而行之以從減省伏乞 聖明裁定  
初奉命會同第卅單 卷一 奏疏 四十五 謹  
請 旨謝令二使臣照常行禮不至入境惶惑無措

請定謚期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為請定  
謚期以激勵臣工事照得謚法之興不獨褒揚往哲  
實以風動後來去年奉有 聖旨謚號重典前屢有  
旨會議今後該謚的都候類題行除已經科道陳請  
者會議具題此外謚法雖禮部職掌而必會議以一  
眾謀必類題以定眾志此不易之法也但期限不定  
則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議無了時類無題目其不應  
謚者固得借口類題以却子孫之求其應謚者又將  
束手類題而掩忠賢之美夫奮庸之臣樹義丹書抗  
節之士甘心白首乃與庸庸碌碌同草木而俱朽何  
以勵世唐鑑哉臣請 明旨欽定期限或一年一類  
或二年一類三年一類其諸臣新沒者如以為蓋棺  
甫定耳目易求則部中請于卹典疏內明註應謚不  
謚字樣以候類題以安人心如以屬纊方新恩仇未  
泯則部中請于卹典疏內但註俱候幾年之後行各  
衙門會議字樣以候類題以待論定規則一定靡有  
異同則臣部固不得因循拖延以避嫌怨而忠賢亦

不至因循埋沒以旃生平矣

和是公何謂也

卷一

奏凱

四十七

卷一

嚴飭與祭諸臣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謹奏  
為祀典隆重人心玩愒懇乞 聖明嚴 勅廷臣各  
東虔誠以報天地事臣竊惟祭祀大典莫重于南北  
兩郊天地神明最靈最顯最大最神人有善念天必  
從之凡百臣工均此覆載皆當精白一心共報本始  
臣比年以來有事 郊廟每見文武班中寂寥數人  
而已而杜門稱病書痰嗽字樣者十且七八抑何病  
之同而痰嗽之多也夫人不知有天地鬼神又安知  
有禮樂法度臣讀 皇明實訓洪武二年翰林學士  
朱升奉 勅撰齋戒文我 太祖高皇帝覽之曰凡  
祭祀天地社稷山川是為天下生靈祈福宜下令百  
官一體齋戒又謂省部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  
伸感戴之意祈禱福祉以祐生民未嘗敢自微福也  
誠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每係于此朕每致齋  
不敢懈怠五月癸卯夏至祀 皇地祇于方丘禮成  
、太祖御便殿謂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  
有言天命不易朕見前代帝王祭祀不敬者必致殃

卷一

奏凱

卷一

奏凱

卷一

奏凱

卷一

奏凱

聖謨

轉天命亦隨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洋洋  
真萬代帝王之師也臣竊以為皇上靜攝深宮其  
如在之神既壽而未展大小臣工奉命奔走者當  
人人祗若踰躑濟濟與神明交如或見之庶幾饗之  
以默相我皇上不逞算處之意禮曰禘嘗之義大  
矣治國之本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是君  
臣共此誠也伏望皇上勅下臣部此後有托疾不  
至者容臣等及該科併監禮御史行各衙門及掌印  
官劾實奏則人心肅而天地格矣逮至冬至大祀  
仍望皇上躬親對越以謝天地保佑之恩以祈  
國家萬年之祉以祝萬姓太平之福以示子孫萬年  
之法以肅百官昭事之誠此係臣部職掌不敢不言  
臣愚不勝仰望不勝激切奉

聖旨朕事神祇甚敬每遇祭祀潔誠齋戒近來但因  
靜攝恐不成禮故有遣官恭代然時常諭令東慶竭  
誠惟恐怠忽各陪祀官自何為不體朕意托疾不至  
覺奏使朕惕然今後着嚴加申飭如非入直侍衛及  
真病的應陪不陪指名奏來

新奉命書

卷一

奏疏

臣九

禮部

改賞與鈔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謹題  
為貢夷候鈔贖日乞賜議處以慰遠主事客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據陝西河州衛差朱伴送通把張  
懷呈前事稱聞化王差來使臣番僧堅劉朵爾只等  
說我們進貢到京緣段綰疋及折衣銀兩俱是朝  
內給賞惟鈔錠遲滯不與銀段綰疋同散致各夷在  
館守候日久只得賤賣與鈔戶不得朝廷實惠因  
候鈔又多費供應錢糧乞賜議處給與見銀以慰  
遠人等情到部送司查得貢夷賞賜惟鈔錠最難  
關給蓋以過遲有期故常缺乏而致夷人守候或賤  
賣而去委應與之酌處客至到部看得實鈔之制所  
以濟金錢之窮而廣民生之用也後因行使不便公  
私遂停不用然猶用以賞賚天恩慎重即片紙  
隻字亦足昭榮示勸乃用以賞夷則有大謬不然  
者夫使制鈔而無費工本也則可既費工本得不償  
失與之不足示恩受之苦于無用誠有不得不變而  
通之者夷人折賞鈔錠每起動以數萬計一時缺乏

新奉命書

卷一

奏疏

臣十

以懷

本夷段綰銀兩給領已久為此令其候領我費供應之繁彼有守候之苦一不便也既領得矣無所用之或賣與收鈔者或徑與平人者甚或有棄置之者不惟仰負 天恩亦且屑越 國體二不便也有等奸民營為鈔戶專一收買官鈔每塊官價一錢三分而彼僅出二三分用以納官復得一錢三分之價旋收旋納旋賞旋收在官費銀一錢三分受賞者曾無二三分之實惠而奸民獲六七倍之利旋相周轉如圓無端是 國家賞功之典止為奸民俸利之資也三不便也如奸民李河通同本部辦官葉仲達收買官鈔將仲達問擬徒罪外司官親至河家查驗盈房元棟無慮數千百萬用以納官又不知胥若干官價矣已經併送刑部收問外恐不止李河一人已也合無今後如遇賞賚夷人每塊改折銅錢二十文彼懽然領受既免守候之苦又需實在之惠且使奸民無所俸利而昂溢之費亦可少省矣夷人數多日費供應既免鈔費又免供應之費誠莫便于此者再照實鈔之不能與銅錢並用也既已灼知之矣猶然用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奏疏

五十

臣等

賞賜是明不以實惠惠下也惠不以實不如無惠而鈔關解進公私收買其弊又若此若並免解公私尤為兩利但非本部職掌伏乞 勅下該部詳議即今開化王差來進 貢人六百名該賞鈔六萬錠計鈔費該銀一百五十六兩若銅錢每人四十文共費銀三十餘兩今次即該省銀一百餘兩舊例鈔三分本色七分折色即本色亦解銀至京方行收買合無于三分本色內仍解鈔一半以俟給賞各官及 王府差來人役京操官軍一半改折解銀以為造錢工本給賞各處夷人等用庶無干司農之帑而經久可行緣係貢夷候鈔贖日乞 賜議處以慰遠人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奏疏

五十

臣等

請考官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為七疏懇請 欽定考官事臣等以浙江江西湖廣考官凡六上矣未蒙 俞允臣等不識 聖意所在仰惟我 聖祖加意人才雖干戈倥偬之日不廢弓旌求賢之禮行之二百餘年累經申飭先期而題應期而至有如一日今三省地方遠在三千里外即使諸臣拜命而行一日不過行一百里計在一月之外方可抵省城又故事以八月初五初入簾今若每遲一二日諸臣豈能飛到其各處生儒應試省城者不下四五千入其各官各役延首待命奔走成事樂觀盛典者不知幾萬人一旦忽聞試官不到試期有誤彼此懷疑流言易生且書生之見便謂皇上不肯留意人才不肯加惠斯文夫人才隆替係國運盛衰以太平無事之日而忽爾後期書之史冊不為美談人臣之義以人事君與賢育才臣之職也伏望皇上速賜照用斯文幸甚人才幸甚臣等職掌所關不勝懇切

郭正域等奏

卷一

奏疏

至中

卷一

八請考官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為八懇聖明 欽點考官事臣等前以浙江江西湖廣考官上請疏七上矣今陝西去京師不過二千六百餘里其考官已蒙 欽點而此三省去京師又在三千里之外其考官乃不蒙 欽點臣等何急于三省之人才何私于三省之考官論資論望當差則差當往某省則差往某省若臣等有意其間人之多口誰肯心服惟是三省地方皇上之地方也三省人才皇上之人才也在易士子効用曰觀先上國在詩賓興人才曰邦家之光然則三省賓興此皇上之光也臣等何與之有三省士子親首歧足以望皇上之點臣愚職掌所關不勝懇切

郭正域等奏

卷一

奏疏

至中

卷一

九請考官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為考官不點大典將陞 祖制幾變人心驚駭禮官失職懇乞罷臣以謝天下事臣近者屢以江西浙江湖廣三省考官上 請言之痛切口敝舌乾矣 皇上聽之如風過耳臣竊惟士子解額并進場日期皆係 高皇帝欽定 列聖相承二百餘年守而行之不敢改易臣詳查貢錄惟有正德十四年以宸濠謀反之變暫停江西一處科場改于次年補行若非兵戈大故未有擅改日期者今太平無事致使大典廢墜天下後世將謂之何且 陛下邇來于礦稅之臣朝上疏而夕報命乃于宸輿盛舉遲疑如此大學有言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奈何 陛下求人才不如求貨財也今天下民心已失又奈何有廢士乎臣為禮官不能稽誡苦口以感悟 陛下致使 祖制變更人文擯棄士子驚惶中外詫異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如 陛下以臣所舉不得其人則臣當罷如 陛下以臣微言不足採納則臣亦當罷伏

郭正域奏

卷一

奏疏

五十五

講考一

望 皇上准臣休致別選賢能以充其任然臣可罷而臣言不可不聽考官不可不點科場不可輕廢也

郭正域奏

卷一

奏疏

五十五

講考一

十請考官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為科場  
迫急懇乞 聖明明示以便遵奉事臣等屢以浙江  
江西湖廣三省考官上請未蒙 俞允如臣等所舉  
考官間有未當 聖心請 皇上明示以便臣等另  
推或于各處地方請 皇上更調用之以示不測或  
于吏部會推之例容臣等于各省多推數員以應  
皇上欽點臣等遵奉施行不勝迫切緣係科場迫急  
懇乞 聖明明示以便遵奉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聖旨伏祈 聖鑒 奏 疏 卷一 五十七

言奉

聖旨朕連因暑眩暈今日稍安各省考官俱已點用  
原無別意諭爾部知着各上緊星夜前去

宗藩交訐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謹題  
為宗藩交訐事干天潢不敢朦朧議處乞 賜行勘  
以昭國法以服人心事內府抄出 楚王華奎為極  
惡悍宗悖違 祖訓欺辱親王挾制官員殺傷差校  
等事其情詞雖多端而大意謂宗室華奎不當要結  
宗儀淫誘穢言奉 聖旨覽王奏惡宗罪狀多端該  
部參看來說欽此會覆間續據儀制司案呈准通政  
司經歷司手本 楚府鎮輔奉國將軍中尉華越  
銓等三十餘人連名奏楚藩大變異姓假王冒濫主  
璫汚辱潰派蠲法欺君竊祿盜國等事其原揭雖多  
數千言而大意謂楚王兄弟原係他姓不是 國朝  
宗枝齋揭到司等因隨照例將華越銓見在二人  
送館經今候命月餘未奉 明旨夫據楚王所奏事  
情臣等職在察看據華越等越關具奏臣部法宜奏  
處而未敢冒昧以請者正為事情重大不敢苟且朦  
朧以取罪戾我 高皇帝家法待 宗室與臣庶不  
同宗室小罪不遽加刑大罪必下撫按會勘或差法

奏疏

卷一

五十八

司性勘未有止據一偏之詞徑自處分者亦未有不經勘問能得真情者今楚王所奏華越之罪種種情節俱在彼中若非行勘難以定罪至華越所奏楚王事情則又干係 皇上家法干係 宗社大故其有其無臣等不敢于京師三千里之外輕意遠度如果有之當急為宗藩釐正如果無之當急為楚王昭雪高皇帝在天有靈 列聖昭鑒不爽臣等如以未詳虛重之事而嘗試于 皇上之前萬一今日處分少有偏重則容着朦朧之罪安所避之竊謂兩造已

卷一

奏疏 五九

文淵二

陳 國法自在使楚王所奏得實則華越等罪在不赦而楚王責重豈容誣議使華越所奏得實則楚王兄弟又罪在不赦而 天潢宗派豈容冒濫相應請旨並勘以求真確伏乞 皇上勅下湖廣撫按將二疏情節秉公持正委官會同勘問毋縱母枉務得兩者之真實務協地方之公論匹夫匹婦皆有神明街談巷議盡是春秋據實奏 請一聽 乾斷施行皇上天資英武聰明神聖此等 宗藩事體終無不白之日終無兩是之理臣等職掌所關當自虛心

叢寶豈敢避嫌遠怨豈敢任意題覆臣等今日不言若他日有人言之臣等之罪亦在不赦矣且 祖宗之法 宗室無久住京師之理又舊例以陳乞來者俱光祿寺日給廩錢若 明旨不下則二宗無還期而大官之廩費無已時也伏望 皇上速賜批發仍令華越等早回湖廣詣撫按衙門對理不得久住京師若耽延日久倘有他虞則議論叢生臣等益無以自解矣此事理之不容已者也其越關一節似難以常例論待勘明之日另奏施行仰祈 聖明 特賜

卷一

奏疏 六

文淵二

裁定 國法幸甚 宗藩幸甚緣係 宗藩交訐事干天潢不敢朦朧議處乞 賜行勘以昭 國法以服人心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議謚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題為遵  
明旨看議類奏懇嚴謚典以重公評事祠祭司案呈  
先該御史喬璧星題稱謚以易名最號鉅典宜將三  
十年以來獲謚諸臣造冊送九卿科道逐一評品某  
應謚某應奪某應改某應補臚列類奏恭候 予奪  
又禮科左給事中羅棟題摘舉缺謚名臣彰幽隱以  
昭激勸事內有合于例而應得謚者或循例議補格  
于例而不得謚者或破格議與仍照臺臣之議博咨  
聖旨合得書呈 卷一 奏疏 六十一  
群議上請奉 旨看禮部從公看議訪實具奏以憑  
裁奪該本部帶骨部事左侍郎余繼登覆稱應類應  
看竟當何從更奉 聖旨依擬行令九卿等官虛心  
詳議補謚改正毋過苛求以傷朝廷錫與之典欽遵  
臣惟議謚最難而謚于數十年之前尤難蓋棺甫  
定則輿論方新而是非有據墓木已拱則口碑漸遠  
而黑白常淆故當日與謚易今日補謚難得謚崇也  
而補謚尤崇中之榮其法不得不主于嚴當日不與  
謚易今日奪謚難不得謚辱也而奪謚尤辱中之辱

其法不得不主于恕今臺臣疏應議者七十餘人科  
臣疏應補者十五人臣等察詳各衙門之評品而符  
以故老之傳聞證以累朝之實錄就不肖之中而汰  
其甚必大犯清議有罪可指無功可贖而後議奪就  
賢者之中而拔其尤必卓有完名其心表表其行諱  
諱而後議補凡應奪者四人為許倫黃先昇呂本範  
謙謚美應改者一人為陳瓚應補者未經題謚則五  
人為伍文定吳悌魯楊繼宗鄒智已題未給則二  
人為楊源陳有年此外若徐階楊廷和事嚴嵩人議其謫  
田連阡陌人議其富而乘辦樹立能收鼎革之人心  
胡宗憲結嚴世蕃而廣貨賄人議其邪阿趙文華而  
傾督撫人議其險而計復渠魁則除東南之禍本張  
翰倂仰時宰人議其庸而未路庶乎知止余有丁繩  
檢或踰人議其蕩而此中亦無他腸陸光祖機權時  
出入議其奸而宦蹟自多磊落以止諸臣列之當奪  
當改之料似太苛則臣未敢輕議也若毛伯溫論服  
安南兵不血刃而或謂其功非已出張元愼潛心理  
學抗疏經緯而或謂其早不見幾郭希顏攘臂逆鎮

橫被大戮而或謂其考察罷官建言可已劉臺抗疏  
敢言殺身避壞而或謂其違功被詰先發制人以上  
諸臣列之當補當謚之科似少精覈臣等未敢輕許  
也又如孟秋之孤介張元忬之恬退李選陳恪之清  
修事蹟未能臚列而衆議間有異同所當留之以俟  
異日論定者也至于臺臣科臣二疏所未及本部原  
冊姓名所未載尚多偉人應謚而未得亦有匪人不  
應謚而僥得者在原議之外又當從容揀擇公論上  
聞以補遺漏者也夫自刑賞之窮而有謚故謚重自

卷一

永疏

全

口誦

謚之窮而有奪謚補謚故今日之議尤重臣等上矢  
天曰下矢方寸以看議之職掌從類奏之公評期于  
奪者改者補者各無憾于九原之下而已若夫子秦  
相形忤怨業集業已甘心任之不敢避也謹開款列  
名據善惡實事直陳以請伏惟 聖裁

計聞 應奪者四人

兵部尚書許論靈寶人原謚恭襄論自負才畧頗有  
時望然節制逾三年一卒未練軍餉屢增至典本  
兵委身嚴氏賄遺狼籍一聽世蕃指揮盡諾而已恭

增三十六年嚴嵩欲計殺原任錦衣衛經歷沈鍊校  
稽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誣鍊勾虜謀逆具獄辭  
上時舉朝知其誣枉無不駭歎論依附嵩竟悉如順  
楷議覆之鍊即時斬安鍊子義成極過三十七年虜  
圍大同右衛急 上數問計于嵩嵩意欲棄之而難  
于棄言則請 降諭問本部許論論違言右衛孤懸  
虜地今番為永安必復該衛軍馬原額計其糧餉非  
五十萬金不可果能歲辦五十萬金則此彈丸一城  
猶可保也論蓋設為難辭欲 上自棄之 上聞

卷一

奏疏

李四

疏

茲憂念汲汲為措餉發兵更易文武大吏虜導引去  
右衛以存如論之言寧獨右衛不守即大同亦為虜  
巢矣又楊順在宣大往往殺愚幼小民以報首功虜  
入應州邊人男婦死者三千悉誣其責于鎮巡府道  
而以所殺邊民侈為功論當同附和奏之順遂濫叨  
世蔭後論復以尚書出制前違獻家藏紫青仙人白  
玉蟾真蹟逢迎取寵縉紳耻之已上詳載實錄及各  
官書冊應奪謚

刑部尚書黃光昇晉江人原謚恭肅 光昇每事阿

從巡撫照用時進芝四十九本其在法司專用達迎  
主于刻刻戶部主事海瑞上書直諫 上讀之為感  
動太息留中數月餘會 上有疾煩懣 詔錄衣衛  
捕送該司嚴刑追究先昇遂擬大辟 上竟囑中不  
下 聖意漸異後瑞以清望直節歷官都御史謫忠  
介先昇欲殺直臣以自固尚有人心哉已上詳載實  
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謫

大學士呂本即李本餘姚人原謚文安 附附權相

搏擊善類時李熙以趙文華排死本邊以大學士掌

吏部事嘉靖三十五年三月本請考察兩京九卿長

貳府寺等衙門堂官及總督巡撫巡視九劾去大臣

之賢者十人如葛守禮之類呂本考察廷臣分爲

文華嚴世蕃等爲一等國用卿等爲二等處士卿等又

考察科道官罷黜降調黃謙李幼孜等三十八人御

史留用者仍各杖四十是時嚴嵩子世蕃專恣會禁

政以賄成趙文華一出江南之公私屬焉刑賞倒置

由是士論惡此三人已甚嵩慮有他故欲鉏排異已

以禍衆志本毅然承其指授亦借以行其私凡疎遠

不附嚴氏及文華所不悅者一切屏去無遺公論

之不平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謫

禮部尚書范謙豐城人原謚文恪 一生滄阿澳涇

之狀言之令人髮澀晉掌邦禮脂韋卑鄙畧無大臣

風致如陳災異而諂天行赦直臣而獨及臺省已

上詳載各官書冊應奪謫

滋美應改者一人

左都御史陳瓚獻縣人原謚簡肅 張居正奪情時

瓚方病委煩猶遺同列細札保留相公疏幸勿漏我

名且云此係獻縣之陳切勿誤加常熟何維柏鄙之

批其札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今不驗矣瓚歷官廟

有清望然即此一事人心已死何論其他已上詳載

各官書冊簡肅之謚滋美應改

應補者七人

兵部尚書伍文定松滋人 崇尚節義善騎射知兵

法議論慷慨切仕以事忤劉瑾逮詔獄瑾誅起官其

守吉安也和宸濠之反預備軍需及濠反移檄遠近

人心洶洶文定裝率巡王守仁至進曰此賊暴虐無

道久失人心若號召各都邑義勇為進取圖賊不難破也日夜籌畫器械糧草旬日間皆具諸路官兵響應濠既出文定遂將前鋒攻破南昌濠師還救逆戰于王家渡文定立矢石中督戰砲火燦其情不動濠為火攻具一夕皆備黎明乘風舉火煙焰漲天賊衆大潰遂擒濠他所堅建如擒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類有大過人者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為而不能與時為俯仰故功名甚著乃以齟齬終其身為志士所深惜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補謚

鄭太公傳書

卷一

奏疏 六十七

通鑑

南京刑部侍郎吳梯金谿人初令宣城門無私謁按河洛伊藩以道友相呼梯正色却之曰殿下天子貴戚非梯所敢友梯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伊藩知不可犯微戢其橫一日同諸御史見大學士夏言言服宮錦諸御史艷之梯默然言問吳子心何在梯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正務請言與嚴嵩皆里人相繼東政梯拂衣避炎二十餘年冥冥達聖日與同志講象山主靜之學澹如也隆慶初起為太常三遷至少司寇所居僅蔽風雨居恒沉默坦夷至

語忠孝大節則凜不可奪論者稱為實踐之儒非過吳也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謚

會都御史魯穆天台人穆自少攻苦茹淡嘗大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託不行問遺莊絕為監察御史列上漢庶人不法狀命事福建理冤滿德倉基推豪強直介孤立行一意不可干以私少師楊榮在朝家人有犯者穆按治之如法榮特薦為會都御史穆卒榮為志其墓人以為盛德之感穆外嚴內恕決疑應變才氣雄敏如發謀殺李其寬于十

鄭太公傳書

卷一

奏疏

六十八

通鑑

年之後復許妾子羅繼子皆一訃而復歷內外臺凡三十餘年而執法不回凜如一日其政也至不能飲公卿贈賄僅足棺衾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補謚

會都御史楊繼宗陽城人有大節持風裁知嘉興府携一蒼頭署中蕭然如旅舍與學勸士憫農賑災夙夜不懈清軍孔御史杖殺人繼宗榜通衢孔御史酷健人至死者告府孔臨行欲許繼宗短直入其衙繼宗遂引入卧內几上惟圖書數卷床頭惟一衣篋

且不封識復啓視之孔愧服而去內臣往來直與  
竊曆日內臣索金錢或好布縮繼宗出牒取庫金錢  
入饋曰布縮金錢在也幸與印券附索他日磨勘內  
臣咋舌不敢受在嘉興廉聲正氣滿天下藩臬御史  
皆憚敬之比陞浙江按察使會墨吏望風走避鎮守  
內臣橫日索供萬錢一符下抗立革去後巡撫順天  
永平敏宦庄田占民者盡奪還民繼宗好善惡惡出  
于天性然得改過即不深究居官三十餘年所至民  
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諒直光明俊偉雖庸人孺子  
知矣

卷一

奏疏

九

第四

皆知其名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補謚  
石城所吏目鄒智合州人 智少貧掃樹葉讀書二  
十領解已蜀其志已自遠大入讀中秘呈變應 詔  
陳言劾萬安劉吉尹直薦王恕王竑彭韶力詆宦官  
不報會御史楊萬直言獲罪嫉智者因竄名其中下  
詔獄身親三木僅餘殘喘所對獄詞俱侃侃正論神  
色自若當事恨之坐妖言律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  
判獲貶石城吏目辭 朝詩有但願太平無一事孤  
臣萬死更何悲之句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

嚴戚鯁遺堅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崇舉  
卒年二十六說者謂人臣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自  
宋儒沒後如鄒汝愚者殆不多見已上詳載吾學編  
及各官書冊應破格補謚

五官監候楊源豐城人 楊源直臣御史楊瑄子也  
任五官監候精于占候每見象緯異常則憂形于色  
必據實具 奏無所諱正德元年七月上疏言占候  
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摧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遠  
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辟除內侍寵倖親元

新金書

卷一

奏疏

五

第五

老大臣日侍 講席疏下禮部源復上疏言十月二  
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霞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冒于  
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為下判上引譬甚力劉瑾怒  
矯 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  
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  
帝思慮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為忌臣乎矯  
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于河陽驛其妻  
斬盧覆尸塋之終忠勁氣百折不回已上詳載實錄  
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破格補謚

吏部尚書陳有年餘姚人 粹白端清益出天性  
撫江右正當戊子已丑之荒力賑饑黎通省全活何  
止數十萬衆晉位冢宰以用賢報國為任門無私謁  
權貴請託不行不可則止行李蕭然歸田後至無室  
可棲人稱其介與嚴清比濯濯在風塵之外已上許  
載各官書冊應補謚

卷一

奏疏

十一

直陳 楚藩行勘始末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為宗  
藩事重直陳行勘始末仍祈罷斥以謝人言事今年  
二月間臣尚在翰林院掌院事通政司沈子木至臣  
寓邸謂臣曰 楚府儀賓袁煥等持 宗室華越疏  
來奏 楚王首相沈老先生堅不欲上而煥等苦告  
不去臣應以不知子木謂取原疏來看臣對以不願  
與聞又月餘而臣始奉 旨署部事 楚王來奏華  
越矣奉 聖旨覽王奏惡宗罪狀多端該部院察看  
郭正域奏 卷一 奏疏 十一  
來說欽此值四月初一日日食閣臣赴部救護首相  
沈一貫問臣楚事臣應之曰聞 宗室先有疏至矣  
通政未之上也惟當行撫按勘問時三輔臣皆然臨  
別時一貫復私向臣耳語曰貴部復本請無言通政  
匿跡事又繼此而 宗室華越至矣仍赴部併各處  
訴冤臣照舊例送會同館羈留兩半日而通政司票  
取華越赴司改換月日以疏 上聞候 旨未下華  
越投摺臣部大畧謂邀截實對廣行賄賂等情臣當  
批儀司案候又思 祖宗之法 宗室無久在京師



乎不當勸乎誰敢于二三十里之外冒昧擔當乎豈  
自臣不受一貫之命必知有今日矣今聞御史康王  
揚疏雖不言臣而意似疑臣 楚王前後三疏無一  
語疑臣楚中無一人疑臣不知疑之所從起也使臣  
而果可疑也 楚王能不言乎事若反坐華越二十  
九人能不怨乎 皇上試問撫按併在事司道府縣  
諸臣有一字相聞豈能為臣隱乎恐諸臣各有入品  
各有良心不可以顧指氣使也獨臣行能淺薄不足  
服人又每事過持皆足取怨如近來不與人謚與奪  
人之謚皆不過為 皇上守法耳乃一貫之恨臣深  
矣臣一日不去將無死所臣以守法而去官臣有餘  
榮矣伏乞 皇上放臣歸里以謝一貫諸臣不勝感  
激之至其 楚王禮卑華越原搢臣不敢改易抄謄  
謹封原紙呈上 御覽

郭英合傳書

卷一

奏疏 七十五

臣等謹

評賞夷疏

禮部右侍郎蕭翰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謹題  
為俯順夷情議處賞賜事查清吏司案呈先奉本  
部送據陝西河州衛差來伴送通把張懷呈稱開化  
王是來使臣番僧堅剌采爾只等說鈔錠運滯乞賜  
議處已經呈部議將實鈔改折銅錢行令鈔關解銀  
為鑄錢工本于本月初九日具疏上請至今半月未  
奉 明旨夷人在館願望相應催 請案呈到部看  
得開化王是來進貢夷人六百名該賞鈔六萬錠價  
費一百五十六兩夷人候領日久在館在邊供應之  
費不與焉夷情既已甚苦若每名止折銅錢四十文  
價費三十餘兩可與段綰等同時並發我省供應之  
繁彼免守候之苦誠莫便于此者即此一起可省百  
餘金一歲計之可省千金十歲計之可省數萬金矣  
又無煩公帑惟于鈔關解進本色內量解一半折色  
以為鑄錢工本其餘仍解本色以為賞費官使之用  
則鈔法原未嘗廢也夫當 國用缺乏之時臣等只  
宜隨事節省以佐一時之急而稍為通融即省此不

郭英合傳書

卷一

奏疏 七十六

臣等謹



賞心費于夷情又甚使者何憚而不為也已經具  
題未蒙 允行今夷使候領願望甚切懇乞 勅下  
該部悉心議處庶于 國用稍裨而夷情亦順矣  
緣係俯順夷情議處 賞賜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請放罪臣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謹奏  
為請放無辜被逮諸臣以沛 皇仁以收人心事臣  
見近日 詔獄諸臣囚繫困苦有一二年者有三四  
年者有病以死者臣非敢為諸臣干澤竊念 皇上信  
一二內臣之言而遂下數十外臣于獄夫內臣外臣  
皆臣子也內臣為 陛下生財外臣為 陛下守法  
又為 陛下愛民有如法度盡壞民心盡離一旦有  
事恐非一二內臣所能收拾也今各處小民於被逮  
諸臣有感激涕泣者有焚香建祠者有千百為群各  
詣神廟佛宇朝暮祈禱者小民何私于彼諸臣而感  
之若是夫感在彼則憾在此思在彼則怨在此禱在  
彼則詛在此夫民各有心不可強也我各有口不可  
揜也臣忝為 陛下股肱之臣受 陛下殊常之恩  
奈何使諸臣受德而 陛下受怨當今百姓之怨又  
非 陛下造之也乃此言利之臣造之也又奈何使  
言利之臣造之而使 陛下當之又使 陛下之子  
孫當之 陛下如謂天子之尊誰敢怨我 陛下深

居九重即宮門以外有不聞不見矣。陛下天生聰明豈見不及此試以已心度人心有不怨者乎。陛下試觀往古為人君者一拂百姓之心能保百姓無後言否。昔大禹見罪人下車而問泣之左右曰君王何為痛之至此。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夫大禹于有罪之人且為之泣若無罪而以為有罪可乎。陛下上法五帝三王試謂當今百姓肯以陛下之心為心否。若肯下明詔盡放諸臣則人人感德又不在諸臣在陛下矣。天下只怨此一二稅臣不怨陛下矣。不獨被逮諸臣感如天之恩即滿朝臣子及天下萬民皆歡聲如雷矣。若陛下以為被逮諸臣抗違明旨不困苦之不足以風動天下臣敢盡言以告。陛下主聖則臣直惟聖明之君惟容臣子守法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然後能不失其天下若皆唯唯訥訥與晉稅內臣順指氣使同心同謀盡利漁民民且死亡而上不知民有怨言而上不聞恐非。陛下

新美舍佛書

卷一

奏疏

二十九

謝啟三

之福也。若陛下以被逮諸臣得罪于陛下為不可赦之罪昔魏文侯為君魏絳戮文侯之弟楊于文侯欲殺絳絳以書諫文侯跪而出謝曰寡人有弟弗能教訓寡人之過也子勿重寡人之過又重用絳與之禮食遂霸諸侯楚靈王為重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令戶無宇之闔入焉無宇執之王宮有司欲罪無宇對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王事無乃闕乎王遂赦之夫魏文楚靈二霸者也一則容魏絳戮君之弟一則容無宇執人于君宮先雖欲罪之後則盡釋之而且用之遂能以諸侯霸天下陛下以天子之尊上聖之資當法五帝三王奈何執法之臣稍行法于稅臣而陛下怒之甚也臣竊恐天下謂陛下之見不如魏楚二君人心一失而不可收拾矣臣實為陛下愛民為陛下收拾人心為陛下廣陰德種福田夫世俗之見修飾設醮焚香誦經即佛家且以為有漏之因不如放此諸臣陰德無量冒昧以請

新美舍佛書

卷一

奏疏

八十

謝啟三

勘問宗藩疏

禮部等衙門署部事右侍郎臣郭正域等一本為宗藩交許事情重大懇乞 聖明並行勘問以正國法事內府抄出 楚王華奎奏為極惡悍宗悖違祖訓欺辱 親王挾制官員殺傷差校懇乞 聖明振法除奸以全藩體以安 宗社事等因奉 聖旨覽王奏惡宗罪狀多端該部院審看果說欽此又該楚府崇陽王府鎮國中尉華越奏楚藩大變異姓僭王冒濫圭璋汚辱潢漢法欺君竊祿盜國懇乞 聖明速彰天討殛誅賊黨以慰 祖靈以固 宗祖以安人心事等因奉 聖旨華越係楚藩屬宗如何結集群黨輒奉正王以小犯大豈得公論該部院便會同該科審看來說欽此欽遵通抄到部臣謹會同左都御史溫純禮科都給事中張問達等本察看楚王華奎奏崇陽王府中尉華越素性兇強誣謗機言等情乞要重加究遣及宗室華越等奏許楚王華奎并宣化王華壁異姓假王冒濫圭璋等情乞要差官往勘各一節臣等恭誦 明旨無非欲明上下之

部奏各官等事

卷之一

奏疏

八

勘問

分定尊卑之等譬力薄之風庸敦睦之仁甚盛心也今華越等藐爾屬宗越關具奏以小犯大罪復何難但事干天潢情節重大不經勘問誰敢分割若 楚王所奏華越之罪孩婢何以故殺王氏何以逼死胡氏何以歐傷黃僉事素號剛正何以毀棄呈詞一經勘問其情易見其事易結此不足以煩 聖慮也若華越所奏楚王事情則關係 皇家世系關係 社稷綱常誰敢冒昧擔當含糊處分堂堂王爵赫赫名邦今天下王封無與倫比如所奏實則設謀以亂 皇宗盜大國者神人所共憤也 祖宗自有法度如所奏虛則造言以褻瀆 天聽謀害 親王者神人所共憤也 祖宗自有法度但 楚王襲爵二十餘年何至今而始發且不發于士民而發于本宗人又發于女子骨肉之間果是真知真見否能無別項私仇希圖傾陷否楚王止論華越一人而二十九人奮不顧身同來陳奏果係公心公憤否抑或別有他故結黨欺凌否臣等折衷而論果係異姓假王則真假既判其名分更當別論如不係異姓假王則華越等

部奏各官等事

卷之一

奏疏

八

勘問

之罪又不止以公犯大矣其案詳原奏連累甚衆餘  
被所及恐枉無辜事清重大務在得真伏望 皇上  
勅下撫按委據公正清白司道府縣將兩疏人証從  
公勘問務要楚王之源委明而後楚王之名分可正  
務要各宗之真情得而後各宗之罪案可成此一舉  
也 高皇帝之靈 楚先王之靈 楚國山川 杜  
稷之靈共鑒共臨不獨各官之心術名節所係而將  
來利害禍福人罰鬼責皆係于一勘矣其華越等二  
人照例送回撫按衙門聽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公府奏事

卷之一

奏疏

八年

陽明三

再請告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奏為科  
臣指摘無端無影 請速罷斥以遂初心事昨聞刑  
科都給事中楊應文力言楚事謂臣謀害此言出于  
應文之口不辨可也但就事論事如不分割則不知  
者將以為實然矣應文以臣為謀害而其故則有臣  
父被害之說臣父名懋由嘉靖二十八年舉人任杞  
縣教諭轉舒城縣知縣陞趙州知州五十而致仕七  
十而告終萬曆十七年也臣備官翰林久矣臣父非  
可咎之人也應文獨不一查登科錄乎楚先恭王好  
賢禮士年僅三十而卒時隆慶庚午也 恭王當國  
臣父已久在仕途矣 今王當國臣又在仕途矣今  
天下藩王無辱及士夫之事若會省之中一有此事  
豈不喧傳驚駭誰為此言以愚應文此不獨誣臣父  
又誣恭王也至謂華越主兄邸夫郡宗入都遍處喧  
鬧當日即照例送入會同館矣何由而到臣兄邸是  
安中之耳目不可掩也不待辯也至謂挾取 楚王  
原貨 楚王原未取貲于臣臣何所挾又何所取

郭正域奏事

卷一

奏疏

八十四

郭正域

謂通篇不及廷機一字夏間勘疏係臣署事事則臣  
事罪則臣罪不敢累廷機也夫謀害二字必主謀而後  
可以為謀害必首事而後可以為謀害未有行勘而  
遂謂之謀害也部中之法惟有行勘而已行勘之外  
更無別法 皇上試檢臣原疏所云 楚王襲壽三  
十餘年何至今日而始發不發于士民而發于女子  
骨肉之間此豈謀害語乎謀害二字即楚中問斷諸  
臣尚未以加于諸宗而科臣乃以加于部臣乎前此  
出于沈子木之疏猶曰不平之鳴而應文選和之乎  
加美余金集卷一 卷一 奏疏 全五  
當時通政司以票取華越于會同館中彼時提督官  
及大使等官可証乃謂臣使二役引華越上門此又  
沈子木之言也臣不如是之愚也緣事在狐疑但  
二役一問子木耳如謂此事係臣主使此何等事而  
華越肯為人使也彼不惜名封乎楚中宗室不下數  
千臣尚不知華越作何相貌楚中人當盡知之彼之  
父母親戚具有玉冊何俟臣言也至謂臣為險臣淺  
則有之拙則有之險則不險也惟是臣不能引嫌以  
取嫌不能避怨以取怨行能淺薄才力疎庸不能

立于朝矣伏乞 皇上早賜罷斥不勝感激 天恩  
之至

加美余金集卷一

卷一

奏疏

全五

一懇告休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為德薄  
病多不堪任使乞 賜罷斥以安愚分事臣由萬曆  
癸未進士事 皇上二十一年矣荷蒙 聖恩簡在  
詞垣擢為卿二福過矣生恩深報淺且自入部以來  
行事局泥而不通言語直慙而不諱臣尚自知而況  
于人乎兼以素有脾泄之疾朝夕委頓不堪驅策懇  
乞罷斥以全晚節以保殘生不勝感激之至

二懇告休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為孤病  
危篤懇乞 聖恩早放歸里事臣幼攻鉛藥長困庠  
牒篝燈晝粥繼晷焚膏心神俱耗遂有脾泄之疾中  
年獲第兩背雙親二紀為官強半家食意氣稍損貧  
病交侵近復眩暈嘔逆加餐不能服藥無效難徘徊  
履綦猶思強步而展轉枕席不復勝衣懇乞 皇上  
早放還鄉則一息尚存猶能咏歌 聖化而寸心俱  
死不忘頂戴 皇恩矣臣不勝感激之至

三懇告休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為孤病十分危篤懇乞 天恩早放 聖事臣前兩疏告病乞休未蒙 俞允自九月十三起大患脾泄每日數十餘次勺水不入顆粒不進延引諸醫服藥不效元氣日耗形體尪羸氣息奄奄難以久活雖臣葵藿之心不厭填夫溝壑而臣狗馬之病實以中于膏肓病日益深死日益近伏望 皇上放臣還鄉得遂調理則幸而苟全尚當鼓腹以歌大造即一旦捐館或及蓋棺而見生平矣臣不勝感激 天恩之至

郭正域奏

卷一

奏疏

公九

四懇告休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為孤病危篤懇 恩休致事臣自九月十三日以來一以辭告三以病告矣荷蒙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屏棄但以臣之不肯自署部事以來不諒其事之難通惟守其硯硯之節不諒其才之不及不勝其瑣瑣之愚自信其心雖冒嫌而不顧自執其見雖犯罪而不辭人不我知致滋多口近來詞林諸臣一經指摘未嘗有覲顏就列者况臣罪過日多病患日深脾泄痰湧夜以繼日危日以近若 皇上肯早 賜罷斥早准休致早 賜還鄉乃所以生活臣也臣得早遂其草木之命早適其麋鹿之性猶勝于珪組之榮優于大京之養矣惟誦 皇上之明如日如月載 皇上之德如天如地矣

郭正域奏

卷一

奏疏

公九

辭朝疏

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郭正域為  
辭朝事臣于本月十五日具疏乞休隨于十八日  
奉 聖旨郭正域屢疏稱病 准回籍調理欽此臣  
當叩謝 闕廷併伸辭悃而臣抱病日久趨造未能  
感悚交併戰兢罔措惟臣難瘳者病難歎者心夜當  
焚香以告天書當閉門反省過身還井里期人我之  
無慙夢繞 天階願乾坤之交泰祝 聖人之萬壽  
感大造之無疆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  
專今辦事官汪綬齋捧謹具奏 聞



合併黃維章卷之二

江夏郭正域美命

皇太子妃冊文

宗社萬年之計早建元良本支百世之圖先求窈窕  
爰擇主壻宜稱承筐兆叶恒貞相攸震吉爾淑女郭  
氏令儀婉婉懿性溫良夙行佩服手親繡素履師承  
子姪教允言嘉偶雅稱好逑簡在燕宮協金環于盛  
禁踐升蘭殿載彤管于龍樓是用欽承 慈訓上告  
宗宮授爾冊命冊為 皇太子妃於戲以賢以長既  
子承 皇太子妃冊文  
端儲二之符無儀無非宜表家人之則蒸嘗式托豫  
子來從醫衣映銀榜以交輝珞玉耀玄誕而並美虞  
肅監饋佐視膳于東朝早問興居聽鳴雞于昧旦惟  
勿攸遂是用有孚 祖宗之家法俱存勉循令德  
聖母之壹儀不美好嗣徽音允服訓詞明

詰勅

巡撫王汝梅

制曰朕守在四夷用彰九伐曩遣閩臣巡行徵外厥  
文武吏士能戢戢疆場不惜揚休以風邁鄙爾原  
任巡撫延綏等處地方督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王汝梅夙秉真心茂多偉畧自戴星西邑暨  
司鑰民曹踐更藩臬于秦晉之郊獨秉節旄于朔  
方之外三載飛黃之市膺功教寧五更太白之占  
戎疾用殄加以天灾流行公私告匱而爾撫摩吏

郭正域黃維章

卷二

詰勅 二

士振恤軍民營伍無脫巾之呼亭障有卧鼓之暇  
所司奏績朕用褒嘉而旋守松楸竟奄里舍朕不  
忘舊典申舉曩章授爾通議大夫錫之詰命嗚呼  
命不錫于師中寵仍加于去後塞上之餘威如在  
將軍之遺今猶嚴慰朕缺缺之征庸爾鼎鐘之續  
制曰聞鼓鐘而思將帥之臣式囊弓矢聆琴瑟而藉  
室家之好爰寄鎮撫爾巡撫延綏等處地方督理  
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汝梅妻累封恭人張  
氏楊芳女士龐美碩臣勤勞克助于素緣賢

書于彤管朕有錫弓之寵言念存亡爾多贈佩  
之恩瞻瞻今昔茲特封爾為淑人益敦懿德勿替  
綸音

制曰肆予禦侮之績惟爾孫謀揆厥昌後之祥式原  
祖武爾王天章乃巡撫延綏等處地方督理軍務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汝梅之祖含淳履機服義敦  
倫約以能施不異庚桑之野潛而有德人推尚條  
之門爰落閒孫用登顯伐是用贈爾為通議大夫  
巡撫延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用副高門之望爰  
紆率祖之懷

郭泰嘉慶二年

卷二

詰勅

三

三

制曰經營之紀實藉賢勞似績之由式原祖妣爾董  
氏乃巡撫延綏等處地方督理軍務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王汝梅之祖母山河令度勸藻芳規操履  
服以事哲人不忝鹿門之駕披瀋源而生賢嗣率  
開隼軾之祥薦叙戎功旌闡德茲特贈爾為淑  
人尚歆蒸畀之榮益保昌明之祉

制曰睦惟黼黻之臣式傳懿實衍其表之緒不負  
輕庭追叙前休庸申後命爾累贈中憲大夫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王廷珪乃巡撫延綏等處地方督  
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汝梅之父履仁端義  
東哲懷仁金勿異于滿羅人誇通德玉有洁于在  
璞家啓承賢茲特贈爾為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標陰善于彤闥耀明恩于玄室

制曰賢臣宣力不忘鼓角之占母氏劬勞日永栢  
之慕爾累封太恭人張氏乃巡撫延綏等處地方  
督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汝梅之母婦德  
允脩母儀明備百年占鳳遂開鳳德之輝五夜和  
熊爰啓熊輿之慶茲特贈爾為淑人拜芝檢以爾  
光賁堂坊而不朽

郭泰嘉慶二年

卷二

詰勅

四

三

戶部陝西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顏宇坪

制曰朕念疆場之士蘊戈枕甲而饋餉弗給特簡爾

屬以董其事爾戶部陝西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

顏宇坪才譔俊雅躬履清貞奮跡計曹持籌邊陲

出納惟危料量稱平于茲三年課書稱最是用授

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全閭里虛耗給務告諸遠

國士馬仰給司農司農請下廷臣條奏便宣莫有

應也爾于錢穀出入邊儲有無閱歷久矣將何以

佐百姓之急爾公家之務尚益茂乃猷毋負朕命

聖訓

卷二

詰勅

五

一

制曰主計之臣視國事如家事朕念茲夙夜寅弗恤

厥家人爾戶部陝西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顏宇

坪妻程氏秉心貞惠繕性端良淑慎壹儀明章婦

順爾夫司餉有聲技典邊儲爾有內助是用封爾

為安人茂脩內德光贊左曹

制曰婦德無儀視厥夫若子夫能平刑子能司度內

則嗣音外則章教是用對揚休命爾原任貴州貴

陽府推官顏熙海妻張氏迺戶部陝西清吏司署

郎中事主事宇坪之嫡母慈嚴躬備雅肅性成庭

協山河芳流沼止勤心視旦佐績訟廷貞教鳴鶴  
揚名戶版騰茲淑德載錫褒嘉是用贈爾為安人

贊冊傳馨箴圖作式

制曰度支之屬稱曰人部尊養之義人道莫大焉迺

有三年之愛而不沾一命朕切念之爾王氏迺戶

部陝西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顏宇坪之母持

躬鳴玉內德周衍育子職金慶源丕衍况慈齡之

未艾正祿養之方隆是用封爾為太安人祗承冠

帔之榮共衍綵綸之寵

聖訓

卷二

詰勅

六

一

制曰主計之臣視國事如家事朕念茲夙夜寅弗恤

厥家人爾戶部陝西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顏宇

坪妻程氏秉心貞惠繕性端良淑慎壹儀明章婦

順爾夫司餉有聲技典邊儲爾有內助是用封爾

為安人茂脩內德光贊左曹

制曰婦德無儀視厥夫若子夫能平刑子能司度內

則嗣音外則章教是用對揚休命爾原任貴州貴

陽府推官顏熙海妻張氏迺戶部陝西清吏司署

郎中事主事宇坪之嫡母慈嚴躬備雅肅性成庭

禮部祠祭司主事查允元

制曰夫禮本天載地列于鬼神惟是上下神祇禮  
名物則有司存爾禮部祠祭司主事查允元世守  
三禮家傳一經少習修名雅多文藻初典屬國風  
動象胥再東祠曹忱嘉合漢九所釐革祀事肅清  
既有微言謙歆惻然茲用考績授爾階承德郎錫  
之勅命朕昔邁志禮經思治道化簡屬秩宗明章  
品物能勿日思孜孜以禮爲國乎爾尚益恪厥職  
勿墮通事使朕罔獲戾于上下罔怨恫于鬼神則

聖本全書

卷二

誥勅

七

北元一

爾之休朕且有以畀爾

制曰夫義婦順禮之大經既閑內則用錫爾祉爾李  
氏乃禮部祠祭司主事查允元之妻體性柔嘉令  
德豈弟告虔秉情孝蘋繁助爾冰廳襄余蘭省  
是用封爾爲安人榮輝象服敬聽雞鳴

制曰魯公甫文伯之母有言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古  
之賢母何嘗不以禮教家乎爾原任山東布政司  
參議查志立妻姚氏迺禮部祠祭司主事允元之  
母勤儉宜家清忠教子機杆之勞不忘大帶詩

之訓有切寒灰爰霽明綸式允慈德是用封爾爲  
太安人用增南省之榮益永北堂之愛

聖本全書

卷二

誥勅

八

北元一

南京戶部主事林震

帝曰留都計臣寔贊厥長國用事胥惟所綜覈爾南  
京戶部貴州清吏司署郎中主事林震塞湖之  
性弘毅之才出納惟允肅能有聞一督抗關再侵  
工北有猷有為無侵無避茲以最績特授爾陪奉  
德郎錫之勅命曉茲東南財賦之藪皇祖設部  
根本王業阜民裕國寄屬惟艱今民困徵輸國詔  
適負朕甚慮此爾尚益殫殫心無替厥職朕嘉乃  
庸則有崇陟

聖鑒錄

卷二

詩勅

朱

制曰嘗計之臣允當出納食貧之婦克佐清修謹續  
疏恩禮宜下達爾南京戶部貴州清吏司署郎中  
主事林震妻王氏與族毓英蘭畹明順壹職既  
舉婦道允宜惟茲錢穀佐戶有聲相與儉勤北門  
無怨是用封爾為安人茂揚坤德益贊地曹  
制曰周禮六書以賢制爵地官五物以禮教親休有  
烈光聿追來孝爾生貞林介適南京戶部貴州清  
吏司署郎中主事林震之父直心有亮冲性養信  
抱璞不沽遺綬有效啓爾賢胤為子望郎名

圖教原式穀是用贈爾為承德郎如子官式頒明  
命益著弘施

制曰母有坤儀子司地部茂明慈訓弘錫王休同  
氏適南京戶部貴州清吏司署郎中主事林震  
之母靜好宜家勛勞教子篝燈課績幾慰棘心式  
版持籌未伸烏哺是用贈爾為安人煒彤當以嘉  
名耀黃壚之閭澤

聖鑒錄

卷二

詩勅

朱

南京兵部主事張堯文

制曰惟睢鳩氏克舉其職惟母氏聖善如一不忒爲賦鴉鳩我國家令典是用褒嘉爾封安人黃氏迺教劬勞主饋無儀事姑能孝聲起多男爲予良士曩從水部榮錫翟衣再舉夏官恩輝芝檢壽艾彌新綸書再播茲特加封爾爲太安人旣歌祈父寧歎母憂福履綏于縉雲壽眉隆于永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誥勅

十一

南京兵部主事張堯文

南京刑部湖廣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陳所臨

制曰古之帝王明德慎罰刑清民服朕心嘉慕惟是留書爰書不繁簡稽無異爾南京刑部湖廣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陳所臨端嚴有度博學而文深究刑章緣飾儒術師聽咸中成輸克允茲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夫文士守經多疎于理法士比辭或深于文茲咸非刑之中爾尚卽論臚事斷獄引經惟內惟來爾惟克之勿辟勿有爾惟執之尚祇乃叙勿替朕命敬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誥勅

十一

南京刑部湖廣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陳所臨

制曰刑者型也惟法之行先刑于家惟家之型迺不詭于國相夫有成亦從爵而貴爾南京刑部湖廣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妻王氏緣泉克勤繁察有度用諧淑慎爰佐明清是用封爾爲安人祇迓龍章光爾燕譽

制曰虞廷明刑用敦五典父子之倫九德之先肆予刑臣厥有慈父爾陳理迺南京刑部湖廣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所臨之父真心素履篤學雋文明以止竟澄東膠美爰而傳爰起西署是用贈爾

為承德郎南京刑部湖廣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  
歆荷明章用彰潛德

制曰夫人臣有賢父亦有令母肆能蓋厥身以弼予  
敕爾穆氏乃南京刑部湖廣清吏司署郎中事主  
事所繇之母勉與家溫良宜室爾子嫻子文惟  
爾畫朕爾子祥于刑惟爾加餐朕今選爾子芳是  
用寵賁爾而爾弗違今贈爾為安人慰爾棘心平  
茲棘木

聖諭

卷二

諭勅 十三

所屬二

宗人府經歷司署經歷事都事何瑛

制曰國家建置宗卿上象天垣以聯昭穆博選儒流  
屬之左右比于陳殷用詔典則爾宗人府經歷司  
署經歷事都事何瑛器識端凝請才敏達上延世  
緒恪守官箴歷舉東邸更佐戎幕迄于斯職所司  
奏緒特授爾階家林郎錫之勅命夫宗府地嚴秩  
清嚴以簡德清以需才爾其益茂乃猷以弘令緒  
善時爾官以亢爾宗欽哉

制曰朝廷嘒績庶僚賁及女德矧茲屬藉之臣亦有  
聖諭

卷二

諭勅 十四

所屬一

宜家之報爾宗人府經歷司署經歷事都事何瑛  
妻劉氏毓自華族嬪于名門孝敬承尊傍雅相德  
爾夫紹休世緒服采宗卿惟爾克相賢勞贊襄閭  
闔是用封爾為孺人從爵而勞協恭以助

制曰惟社稷之臣敷貴大猷施于孫子厥子弗遺佚  
爾亦除光亦用對揚休命以繼前烈爾原任總督  
勳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何棟延  
宗人府經歷司署經歷事都事瑛之父小心惓款  
偉抱深閭望仕西曹爰遷縣邑持籌水部功著河

準秉節疆場名高提伐 光皇帝嘉乃庸錫乃祿  
官乃後人今爾子璵服官匪懈惟乃之勲是用贈  
爾為資政大夫錫之誥命嗚呼明德不遠長發厥  
祥念茲耄耋用報某忱

制曰婦爵從夫子賢視母刻夫在邊徽子戴宗盟既  
明章于婦德亦用報于母勛爾總督勸遵重務都  
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何棟妻累贈淑人  
李氏適宗人府經歷司署經歷事都事璵之嫡母  
性敦孝謹躬備儉勤克相爾夫茂延顯猷以巨王

郭金保集

卷二

詩制 十五

國爰啓爾後克恭厥職著于天潢婦道母儀是曰  
兩嫺茲以爾子歲閱從爾夫爵贈爾為夫人寵膺  
三命珣副疏榮貴及重泉栢棧永慕

制曰惟茲譜牒既興以脩我邦族惟綸紼是畀以無  
忝爾所生爾侯氏適宗人府經歷司署經歷事都  
事何瑛之生母徽柔秉德齋肅親寵爰在副蓮克  
相厥家迺篤象賢不顯亦世爾子無墜家聲奮于  
有位曰惟汝賢用錫爾祚是用封爾為太孺人中  
命自天爾言永曰

大理寺署左寺副事左評事徐震

制曰惟茲明罰廷尉所平惟是三三屬負責詔厥長  
勅罰麗法民以不寬爾大理寺署左寺副事左評  
事徐震端清有聞明慎無罔歷自辟雍式能弼教  
晉司棘署夙夜平刑兩造具舉五難咸聽明允輸  
孚哀矜折獄茲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嗚呼  
爾為理評何理匪寬何評匪疑爾土之中上帝臨  
汝訖威訖富爾克正之適輕適重爾克正之茂終  
乃績朕用汝嘉

郭金保集

卷二

詩制

十六

制曰畫象邀矣勅我司刑鳴珮惟賢爾內勛爾大  
理寺署左寺副事左評事徐震妻王氏宮宦明德  
歲燧佐勤用表女貞于寡士行契濶未申永逝已  
慟是用贈爾為孺人命渙閨帷光榮墓木

制曰棘寺才臣刑期惟允爾閨女士德茂克襄爾大  
理寺署左寺副事左評事徐震繼室韓氏毓德高  
門作述嘉耦幽閑秉德淑慎為儀佐子淑問贊爾  
刑中是用封爾為孺人勞施象魏龍首龍文  
制曰哲人惟刑并制罔差厥考用裕以教祗德爾生



負徐龍德迺大理寺署左寺副事左評事震之父  
名起青衿風高白幘業儒不成凡宗有子繼茲梓  
刑寬多家訓是用贈爾為文林郎如子官寵自大  
山感釋風木

制曰制中明允功比象刑德報劬勞蒙深煥喜爾陳  
氏迺大理寺署左寺副事左評事徐震之母德鍾  
名門家嫺女史明章婦順不著母儀明明樂只穠  
穠受福是用封爾為孺人德佐譽香壽宜耆父

新宋金修纂

卷二

誥勅

丁七

集二

太僕寺寺丞翟思梁

制曰咨爾僕臣典司戎馬既估且閑寔在二三有司  
爾太僕寺寺丞翟思梁迺原任大學士謚文懿  
之孫砥節承家和我表共事協綜牧政克著勤勞茲  
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肆今邊圉弗靖戎馬  
未同六歲之選半在行伍江北所輸耗費無贏卒  
有緩急何以給之爾尚協比乃長共懷永圖朕不  
忘乃庸

制曰分猷天庖茂簡才良相德坤維恒資淑女爾太  
僕寺寺丞翟思梁妻劉氏望族秉規名門優德永

新宋金修纂

卷二

誥勅

十八

集二

為安人恩賁奉車榮滿佩結

制曰奉公之臣能捍牧圉嬈德之女敬相蘭帷爾太  
僕寺寺丞翟思梁繼室耿氏龜勉同心拮据佐闕  
縞帶宜儉泉綵佐清恪備女範翼贊官箴是用封  
爾為安人章輝星漢慶臨天閑

制曰父為相臣子為罔臣有德未究有枉必伸爾進  
士翟汝孝迺原任大學士謚文懿之子今太僕

寺寺丞思梁之父夙承家學蚤濟明時蜚聲為塔而養時晦甘隱鹿門而替後賢是用贈爾為承德

制曰肆予僕從固非正

念爾劬勞寧忘母教爾榮

氏迺太僕寺寺丞翟思梁之母肅修能養纓佩宜

家德相哲人類錫孔子徽音已邇慶祚方來是用

贈爾為安人榮因司貺

制曰繼母如母資于事父並逮國恩式隆報本爾周

氏迺太僕寺寺丞翟思梁之繼母施衿受戒解佩

聖訓

卷二

誥勅

十九

之選

能賢隱並鹿門教嗣能膽是用封爾為太安人抵

沐渥恩均沾闡澤

光祿寺良醞署署正程光序

制曰大官之屬致四海九州之供四時之和氣以薦

明德以訓恭儉以示慈惠實惟良士在朕左右爾

光祿寺良醞署署正程光序才諳茂明念猷恤款

捐貲為國似卜式之助邊節費急公如社稷之揚

解格共厥職朕用褒嘉茲特授爾階儒林郎錫之

勅命夫酒正之官章五齊六飲是需將飲和焉飽

德焉顧且觴盤玉而是敬是戒爾尚益茂乃職勿

替朕命

制曰咨爾哲人佐我需雲亦有女士謙爾酒食既考

迺成用錫迺爾光祿寺良醞署署正程光序妻

鄭氏聞政既修令德有聞爰相夫子備予法提茲

特封爾為安人益勵閨家之儀以佐在公之節

制曰左右之臣司予大享迺弗獲洗泐用酒以上尊

法醞孝養厥父母惟皇其崇之爾程世楠迺光祿

寺良醞署署正光序之父孝聲靡聞義聞宣聞遂

有哲嗣登于庸顯茲特贈爾為儒林郎光祿寺良

醞署署正榮邇三錫光賁九原

制曰咨予主饋之臣爰念尸饗之母爾吳氏既終  
寺良醞署署正程光序之母夙閑姆訓能著母儀  
兩髮見背砥志守貞有子克家幹蠱用絜茲特贈  
爾為安人念予七勛之供慰爾梧棲之慕

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晉大勳

制曰國家建立岳牧尹正一方疏附皇澤紀綱吏治  
惟是閩中連山距海既遠且阻顧瞻在念爾福建  
布政使司左布政晉大勳掄材禁苑抗節掖垣兩  
守名邦再典學政剔歷藩臬出入荆交咨爾旬宣  
式是南服錢穀惟允吏士綏懷陰雨為膏惠風遠  
暨茲特授爾階通奉大夫錫之誥命闔中環閣詩  
書比屋絃誦君子內文小人畏法與民休息庶曰  
無事顧黎氓未阜何以裕財海波未揚何以遏劉

勅諭命晉大勳

卷二

誥勅

二十二

晉大勳

爾尚茂樹遠猷作予良翰嗣有顯庸朕不忘連

制曰薇垣茂采肇敏宣猷蘭室襄勤幽潛格權爾福  
建布政使司左布政晉大勳妻葉封恭人俞氏溫  
惠淑身肅離東德佩分箴燧龍沐絲綸既膺三錫  
奄闕重泉茲特贈爾為夫人行省馳恩玄壤昭德  
制曰陟明方岳惟爾績戎積慶後昆惟爾受福爾晉  
福迺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大勳之祖父行季里  
閑迺臨丘園孝則順親義能庇族德惟似績功啓  
藩宣茲特贈爾通奉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左布

宣籍孫謀用昭祖武

制曰屏翰之勞顯在閒孫蒸昇之榮逮子王母爾駱氏迺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管大勲之祖母宜家令德塔後發梓施子及孫式昌而大追惟衍慶爰需洪恩茲特贈爾為夫人慶自千藩榮歸來教制曰樹德未報嗣有達人殿邦有恭式隆嚴考爾累贈中憲大夫福建延平府知府骨植迺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大勲之父信砥不耀柔果能施人推孝爰教服詩書佑塔後人旬宣四國茲特贈爾為通奉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祇荷藩封增光丘隴

制曰分省勤勞咨爾惟岳恩親永慕言念循防爾累贈恭人徐氏迺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管大勲之母允稱士行卓有母儀女史明章慈顏復式穀爾子暢譽名藩恩重勛勞名高連帥茲特贈爾為夫人顯號奉崇幽原永賁

雲南僉事袁應文

制曰朕撫宅方夏永念封疆惟是興古萬里而還寧蜀滇賁四達千斯推髻皮服區訟樂戰威而寧之是在臬司爾雲南按察司曲靖兵備僉事袁應文慮患深長臨機慷慨試宰南閩晉還直恪仁風既廣法星亦耀序遷陳臬委以南寧夷落之衝兵氓之寄奄聞警報行伍申明旋督戎兵市肆不擾苗民安堵郡邑承風茲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爾今已分藩洱海駐節姚安惟茲弄棟悍關滋甚何益非夷何靖匪民懋迺心力無忘達圖俾史稱民安郊圻不警爾勿忘曲靖朕不忘新命

制曰勞臣幹國淑女宜家課績疆圉疏榮壹聞矧茲遑服益切同心爾雲南按察司僉事袁應文妻封孺人周氏蘭惠幽芳珩璜懿範佐爾夫子宣猷外臺永念千裘式多內助茲封爾為安人祇服翟衣式榮燕婉

制曰經營四方馳驅萬里靡盬殷憂劬勞在念國有羣章朕曷敢吝爾封文林郎沙縣知縣袁宗合

雲南按察司僉事應文之父戡權輶榮東仁抱義  
欲茲懿美啓我臬臣曰靖遘方資爾嚴訓是用封  
爾為奉政大夫雲南按察司僉事府承渙汗顯賞  
屯膏

制曰勞臣萬里英蕩初排孝子一心梧棲在念爾貽  
孺人周氏徽柔成性孝敬提身勤儉宜家愛勞教  
子榮恩不逮慈澤如生茲加贈爾為宜人警書貴  
于玄扃意聞流于彤史

廣平府知府陳簡

制曰廣平吾股肱郡今宇內多故良二千石寧獨保  
我黎民即藩宣寄之矣爾廣平府知府陳簡敏材  
敏茂特行清醞舊迹儒科蜚聲計部迴綰郡符寄  
之司牧而能使田里樂業縣邑承風有司素績不  
負循良茲特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頃者乾  
象示異憂在趙地吾每飯不忘鉅鹿矣爾既為我  
長養之孟為我溫崇之作新之爾郡內土廣俗雜  
高于氣勢夫曲堤猶在獄內蓬蒿塚柳不移滿亂  
郭美舍併雜五  
卷二  
詩勒

日茂此昔廣平賢太守故事也爾庶幾為朕底于  
績朕且大任爾

制曰夫王韓銅虎宰制于邦畿推狄素沙疏榮于家  
室所為賢者勸也爾廣平府知府陳簡妻封安人  
靳氏性閑以靜德惠且溫克相厥家允有義問是  
用封爾為恭人益杼四德之芳規共助二南之雅  
化

制曰天水屏星徽猷早世平于露冕顯號無窮爾原  
任陝西鞏昌府通判贈承德郎戶部河南清吏司

主事陳世鳳廼廣平府知府簡之父名重題與才  
高別乘經世之畧鬱而未紆式穀爾子牧我近郊  
陰隆南國之棠躬俯北山之梓是用贈爾為中憲  
大夫直隸廣平府知府祇荷廷綸光增宗祐  
制曰夫白華之感款報劬勞蓼蕭之恩能忘聖善爾  
封太安人李氏廼廣平府知府陳簡之母夙佩圖  
箴聿修閭則令儀不忒母範孔臧廼哲胤榮及雙  
幃而慈顏僅逮三釜茲特贈爾為恭人天祉賁于  
朱幃脩名輝于彤管

直隸揚州府知府吳秀

制曰朕念海邦郡邑夙夜不忘財賦所出疆域所界  
瞻茲良守簡在帝心爾直隸揚州府知府吳秀通  
敏之才強毅之守並任白雲贊成蓋象再垂黃綬  
樹德甘棠四境風清三年績最爰用高等駐節南  
閩誕紀前勲中于實率是用進爾階奉政大夫錫  
之誥命夫維揚枕江臂淮閩中吻海派江襟帶東  
南並為都會將無同乎肆今島夷匪茹桑土之防  
無間揚越爾既茂績名藩尚益懿旃憲度沿海郡  
邑儲胥獎何戎兵幾何無忘遠畧式固爾猷海波  
不揚朕且有後命

制曰夫人臣身擁朱幃寧忘管籥徽音久寂綸誥用  
宏爾直隸揚州府知府吳秀妻安人盛氏鍾自名  
門嫡于良士晨昏佐饁昧旦修勤襄爾羔絲登于  
虎竹中道淪謝弗盡顯榮良可悼已是用贈爾為  
恭人三命是承九京可起

制曰國家頒爵躋榮並輝閭閻大夫之妻卹往壽居  
無間先後內襄筐筥外錫摧荻爾直隸揚州府知

府吳秀樂室鄭氏淑德柔嘉令儀婉嫻飼哺均一  
愛普桑鳩相德寅清風生竹馬是用封爾為恭人  
錫以朱幘炳于彤管

制曰士不顯于廊廟則貴于丘園不及五鼎養則以  
三命褒嘉爾贈承德郎刑部湖廣清吏司主事吳  
績迺直隸揚州府知府吳秀之父飭躬勵行抱璞  
含淳博綜墳典混迹農桑坦坦吉人謙謙君子義  
方脩教樂只宣聞是用加贈爾為中憲大夫如子  
官廟拓重欽松楸永耀

鄭氏淑德

卷二

制曰

制曰人臣將母不忘所恃歷報匪稽國章終天脚恤  
爾贈安人張氏迺直隸揚州府知府吳秀之母東  
心溫惠宜室儉勤婦德靜嘉母儀令善相賢解佩  
課讀鳴機克相衡茅延鍾符竹堂護方慶風木生  
悲是用贈爾為恭人恩霑楓宸先生蒿里

制曰母子之親育焉而均視焉而似恩如已出不異  
所生今甲疏榮與父並逮爾封太安人倪氏迺直  
隸揚州府知府吳秀之繼母德教風閑音徽嗣美  
克持內政不厭女紅愛均毛裏訓切杆機蔚起事

城竟遵典養是用贈爾為恭人尚服榮恩無忘  
替

制曰宰郡之勞澄清被難鞠子之愛感念匪我爾封  
孺人李氏廼貴州鎮遠府知府阮宗道之母德稟  
恭柔身操勤儉登庸有子已被雲冠顧復之餘再  
瞻露冕是用加贈爾為恭人寵賁石麟恩輝銅虎



河南懷慶府知府詹啓東

制曰朕顧瞻中原保乂黎民惟茲重懷疆域曼衍民俗純儉寔在良牧為朕疏附爾河南懷慶府知府詹啓東揚名制科宣譽巖邑兩拜書郎分符出守德惟無競名以不誨其政悶閏其民淳淳實行見稱廉能並著特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賸茲河內名臣孔多東京而下時則有若冠恂樊華汴京而下時則有富弼張齊賢爾勉哉尚圖前人之休光朕嘉乃庸

制曰惟茲熊賔表我師帥惟茲象服宜爾淑媛爾懷慶府知府畢景封安人陳氏召止躬親琴瑟靜好肅雍治相孝敬宜家績在中州賢多內助是用封爾為恭人德替朱幃榮宣彤史

制曰賸謀燕翼子以父忠宰部象賢父以子貴爾累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詹文通河南懷慶府知府啓東之父令德偉人清修吉士含章未試積慶有餘迪子一經錫榮五馬茲特加贈爾為中憲大夫如子官恩霑陸闕光賁堂坊

制曰式勸忠貞名高列部有懷明發恩重慈門爾中憲贈安人湯氏適河南懷慶府知府詹啓東之母夙敦令範丕著母儀克成爾子以教子用言樹萱草勿剪甘棠茲特加贈爾為恭人用表遐阡永昭淑德

廣東潮州府知府徐一唯

制曰朕嘉惠肇元慎簡良牧南望南越至于海濱有能底績記在功宗爾廣東潮州府知府徐一唯端偉之度明練之才兩地剖符三年考績曩在劍浦清譽騰今守日南芳聲益著茲特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矣島夷吉警海邦守臣豈惟勤民將外侮是禦爾尚內撫士民外捍疆圉無弛乃成朕有大賚

制曰師帥之臣已建彤幃好述之義寧遺管嗣用嘉

勅

卷一

言事

三

嘉

元配宦需蒙恩爾廣東潮州府知府徐一唯妻累贈安人陳氏秉心淑慎迪德柔加左右良人剔于中外儆惕星鳥贊襄魚綬是用加贈爾為恭人祇荷綸音先膺藻草

制曰剖竹分符經營海上鳴琴解佩敬戒閨帷禮有借榮用章內助爾潮州府知府徐一唯繼室累封安人胡氏稔含女貞恪守婦順鳴杼佐麻桴絲表惠是用加贈爾為恭人戴錫六珈日襄三德

制曰有父遺經才終韞匱有子典郡名起高車用

義方式揚休命爾累封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徐文言乃廣東潮州府知府一唯之父譽起儒林學窺道闕義重鄉評教嚴庭訓睦茲鹿駕報本經庭是用加贈爾為中憲大夫廣東潮州府知府先起九京華逾五鼎

制曰式茲南國篤我循良念此北堂潛焉聖善爾累封安人姚氏乃廣東潮州府知府徐一唯之母門高士族德表女師克相衡茅誕爾符竹功蔚班春孝達養祿是用加贈爾為恭人恩先松檟孝慰蒙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浙江杭州府同知徐文奎

制曰朕南望武林蟠幽宅阻襟帶江海水陸之會靈  
曰劇郡比民力稍拙未暢于理蓋守二共之爾浙  
江杭州府同知徐文奎坦衷曠度偉識雄才騰譽  
徵書起家循吏遂遷今秩比及考成而庭無伏奸  
民皆安堵廉平既著郡邑承風特授爾階奉政大  
夫錫之誥命夫古之郡相所至為民樹德與二千  
石齊名今武林人稱敏慧而俗稍侈靡敏則不易  
使也靡則不易殖也何以還淳何以豐本爾尚勉

御卷二

卷二

誥勅

三

七

思廷飭稱朕意焉

制曰惟大夫宜爾人民惟女士宜爾家室用申從爵  
以表內襄爾浙江杭州府同知徐文奎妻已封孺  
人田氏閨壘允蹈內則夙閑左右五純克諧三命  
茲特封爾為宜人有赫寵章無射燕譽

制曰郡國之相師師一方子惠黎民人稱孔邇而慶  
源所自胡慈邇一老以慰孝思爾封文林郎香山  
縣知縣徐欽明迺浙江杭州府同知文奎之父名  
起澤宮師顯里社含章未試積慶多餘懋德能施

誨人不倦義方式較祿養疏宋且用贈爾為奉政

大夫浙江杭州府同知綵繪寵命堂構休光

制曰人臣出而奉公入而將母逮及壽康以遂顯庸  
下有懽心上有隆旨爾封大孺人喻氏迺浙江杭  
州府同知徐文奎之母勤儉閑家和柔秉德儀脩  
敬饋奮跡名儒教篤和九名斐劇郡宜肅鴻恩用  
貽燕喜茲特封爾為宜人綸綍是承庭闈有慶

御卷二

卷二

誥勅

六

直隸永平府同知林掖章

制曰惟永平為京師輔惟郡丞為太守二究宣德意懷保黎民惟乃之司爾同知林掖章振鐸中州傳經甯監再陟今官襄子右弼才守並茂政事孔脩戎籍既清郡民咸格茲特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勅命永平枕帶山河連襄邊鄙土風勤悍朴茂相先耕戰衛卒作之新之可以親上可以知方爾尚協比厥長殫意拊循以告報稱朕有優叙

制曰郡有賢丞替襄油軾家有淑媛左右素絲爾宜

聖訓

卷二

詩勅

三

直隸

隸永平府同知林掖章妻吳氏德載溫恭動存敬戒茂相夫德允也官評念爾無違肆予有眷茲用

封爾為宜人祇服恩光益敦順正

制曰治平有效載于朗寧燕翼有成榮于樂浪爾原

任廣西南寧府同知林應采迺直隸永平府同知

掖章之父學成令德仕著修名以身行道奉殫厥

能厥子肯叔式終服配褒嘉治郡顯齊揚休茲用

贈爾為奉政大夫直隸永平府同知用旌嚴訓

賁幽潛

制曰有子為丞翼子孤竹有母莫違永念棘心爾原

任廣西南寧府同知林應采妻黃氏迺直隸永平府同知掖章之母婦道肅難母儀純備早相良人顯于銅柱既篤今子奮在盧龍慈訓如存今儀已遊是用贈爾為宜人紫誥貽芳玄扃永寶

制曰繼母優尊資父同孝子能佐郡母並崇封爾原

任廣西南寧府同知林應采繼室吳氏迺直隸永

平府同知掖章之繼母祇嗣前徽克禋內教泥軾

生輝綸音式需是用贈爾為宜人明命斯皇幽泉

聖訓

卷二

詩勅

四

直隸

永耀

湖廣長沙府同知嚴思恭

制曰熊湘之地爰有星沙上應天經下分地軸顧不  
重賦郡國守相共臻至理朕且冀餘潤焉爾湖廣  
長沙府同知嚴思恭才敏敏練器識淵宏拔俊登  
明聚髦多士安民和衆晉貳名邦吏畏民懷政平  
訟理茲以歲閱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楚地  
廣袤火耕水耨民朴而淳庶幾樂土事在不揚耳  
比歲稍不登內外何以仰給而吾民不陷于愁思  
是在良有司尚無替初忱勉圖後効朕選爾勞欽

批

制曰良臣佐郡哲士宜家共茲為理宜共顯庸爾湖

廣長沙府同知嚴思恭妻張氏德載柔嘉勳存敬

戒茂相君子允也官評念警雞鳴宜耀翟服是用

封爾為正人勉服延綸宜脩靈範

制曰嚴穴之士有子而才奉職脩理既效一經奉榮

五鼎宜有崇褒以資爾爾嚴湛迺湖廣長沙府

同知思恭之父性惟樸茂德秉端良跡比古人聲

稱處士不自顯試以開後嗣子能其官爾為不刊

是用贈爾為奉政大夫湖廣長沙府同知潛光  
耀懿軌永垂

制曰今甲母緣子貴視厥子官知茲卧郡而理則宜  
執器而悲爾阮氏迺湖廣長沙府同知嚴思恭之  
母雖肅天成相夫宜室慈嚴明備教子能官顧分  
竹有期而掛萱人越茲特贈爾為宜人聲流清史  
寵貲黃璫

奉天

卷二

誥勅

四二

誥賞黃璫

制曰朕聞爾徽蓋入蠶茲朕饌爾為宜人聲流清史

受繼爾天恩朕夫宜室慈嚴明備教子能官顧分

器而悲爾阮氏迺湖廣長沙府同知嚴思恭之

母今甲母緣子貴爾為宜人聲流清史

是月贈爾為奉政大夫湖廣長沙府同知潛光

耀懿軌永垂

直隸保定府通判任區相

制曰上谷窮邊龍門巖鎮控茲北路保我郊圻特置  
郡倅典司轉餉宴藉筦鑰以杆牧圍爾直隸保定  
府通判任國相才請明達操履端嚴夙夜持籌勤  
勞主餉士能宿飽馬不待秣克恭厥職朕用汝嘉  
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肆今邊警時聞軍諸告  
急遠輸民貧近師羅貴志杆幾何易委獎何孰利  
孰便孰贏孰詘益殫乃心以脩厥職朕不忘汝功

制曰司計遠隔爰咨良倅同心中樞式藉令儀爾直  
隸保定府通判任國相妻馬氏名門施悅吉士結

綢餒晨共養問夜脩勤閨闈襄賢疆場抵職是用  
封爾為安人紫綰承休彤闈申慶

制曰贊幕有勞載于徽省貽謀有效顯在龍門爾原

任山西布政使司檢校任綸迺直隸保定府通判

國相之父家開令德仕有脩名以身行道既退爾

躬爾子肯收式終朕詒褒嘉佐郡顯賢揚休是用

贈爾為承德郎直隸保定府通判用旌嚴訓增貴

幽潛

制曰餉臣朝夕底績軍督慈母劬勞隱懷口澤爾原  
任山西布政使司檢校任綸妻白氏迺直隸保定  
府通判任國相之母儀秉肅雍德持婉嫕相夫與  
子愛且能勞藉爾三遷庸于一路是用贈爾為安  
人戴錫明綸以光懿德

江西瑞州府推官顧桐

制曰江右諸郡終訟為能瑞陽在山溪間君子務本  
小人為穢獨不囂於訟為理于茲土者可無煩罷  
民顧理之為理所覈繁所咨周寧獨事斯土也爾  
江西瑞州府推官顧桐器資博大才識通明察麗  
求中惟明克允奸宄用戢民以不寬茲以歲績授  
爾文林郎錫之勅命夫昔之仕者樂斯風土錫以  
嘉命曰道曰文今風流如何哉爾勿寧以淑問稱  
其為朕揚翊而明章之益加旌勵式副甄庸

聖天子

卷二

志勅

四二五

明一

制曰贈佩之賢死生契濶遺簪之感福祿攸同國之  
典章靡所不達爾江西瑞州府推官顧桐妻徐氏  
夙稟女貞于歸彥士事姑能孝柔以旨甘宜家用  
勞惟議酒食爾夫且貴而爾弗達是用贈爾為孺  
入懿靈有知寵恩勿數

制曰蕪平之效簡在公庭刑于之化寵育閨閣爾江  
西瑞州府推官顧桐繼室許氏躬修婦德穆稔童  
儀養子均子鳴鳩相勤逾于鳬鴈茲用封爾為孺  
人瑜翟孔輝房閨共貴

制曰明刑弼教父教之忠本仁率親子報之德爾顧

源迺江西瑞州府推官桐之父瞿瞿良士坦坦幽  
人詩禮教家善良範俗式穀翼子展承明時是用  
贈爾為文林郎如子官祇歆綸綍之榮永作泉壤  
之貴

制曰古之賢母平恕為教手持丹筆能忘手澤乎爾  
姚氏迺江西瑞州府推官顧桐之母貞淑性成儉  
慈德備所天中背之死靡它有子元宗式能勅法  
是用贈爾為孺人承湛渥于泉臺慰孝思于風木

聖天子

卷二

志勅

四二六

明二

池州府推官王紀

制曰秋浦齊山惟池陽山川清曠民氣冲夷惟茲梓  
刑寔在理官左右厥長齊于五刑期于無刑爾池  
州府推官王紀惟明惟慎其惟山火惟空惟平其  
惟鑑衡廉而能立折以惟良聽于五辭風于六郡  
罔有遺奸亦罔有寃民朕用爾嘉特授爾池州府  
郎錫之勅命惟爾池陽民獻有孫應亦有包拯爾  
夙夜于斯尚有景刑民或予正用協于中惟爾之  
功嗣有登庸朕不爾靳

御製命孫應章

卷二

詰勅

四

制曰平允之吏克宜于家肅離之婦弗偕于老早捐  
熱燒巨竇龍章爾直隸池州府推官王紀妻楊氏  
女德夙嫻婦貞不忒明星佐讀音蓄食貧甘苦下  
帷仇離中路是用贈爾為孺人明綸有赫幽室主  
輝

制曰仁恕之化幹父有終詩禮之遺有子無咎爾王  
好賢迺池州府推官紀之父履坦居貞貽謀用譽  
為儒不遂以子克家念茲明刑作于良士寔惟式  
穀藉爾教忠是用贈爾為文林郎直隸池州府

官祗荷絲綸光輝丘壠

制曰折獄明允茂著廉能規子平反祗承慈訓同茲  
錫類以念壽康爾闔氏迺直隸池州府推官王紀  
之母莊靜有儀儉勤無數栢舟矢志玄純承規不  
厭糖糠獨承門右遂翼厥子以允爾宗是用封爾  
為孺人明綸有渙黃耆無疆



直隸常州府推官閑廷甲

制曰常州三江雄潤五湖腴表秀而多文應而循理  
惟時臬師與民宜之爾推官閑廷甲才誠晉合明  
斷無資隱照覆益春同寒合泰績中于實率朕用  
汝嘉茲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法家深文  
名家苛察以刻為能以計為質于刑非中于理未  
若爾尚底于明允期于惇德不回于法不異于道  
朕且顯庸汝

制曰惟茲理臣夙夜王事念爾室家死生契濶爾直  
隸常州府推官閑廷甲妻華氏順正有齊溫恭無

違樂只同德仁恕淑規燕好中睦象刑有效茲特  
贈爾為孺人尚歆渙瓊慰爾需占

制曰慎刑之吏不遑康家明德之妻亟受其福爾直  
隸常州府推官閑廷甲妻室梁氏雅聞淑質克紹  
前休操其儉勤以相簾敏丹筆無冤形譽有助是  
用封爾為孺人祇承鴻澤佩服龍光

制曰提法御民國資于理授書爾教家越千嚴爾閑  
翔迺直隸常州府推官閑廷甲之父東帛隱人戴珍

吉士節尚鴻翼謀宏燕翼趨庭教顯佐郡名高是  
用封爾為文林郎直隸常州府推官國恩戴渥家

訓明揚

制曰刑獄平反念茲阿母恩酬鞠育式藉王綸爾方  
氏迺直隸常州府推官閑廷甲之母靜幽懷德淑  
善宜家遂藉勛勞用闡明允肺石風清棘心春煖  
是用封爾為孺人肆錫褒章用酬慈訓

福建福州府推官李淑春

制曰閩中吻海派江以勤以高畏法好文寧事三尺  
爾福建福州府推官李淑春鈔齡雅度朗鑒脩能  
察微平反得情明允人稱質成郡無終訟茲特授  
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司理之官寧是梓荆野  
有民獻民有箴言監司之事與有聞知矧茲首郡  
益繁且夥爾尚丕勵迺猷議識之外何以佐朕最  
哉勿怠朕有明陟

制曰滋問刑章惟爾國理贊襄豈弟式藉邦媛爾福

建福州府推官李淑春妻戴氏婿則夙閑閨義不

貳贈佩佐學執燭贊仁從宦七閩佐宣六德是用  
封爾為孺人益茂同心以延殊渥

江西廣信府推官潘守正

制曰朕清問下民哀矜庶戮遵選刑臣出理名郡矧  
信州當吳楚閩越之交為東南望鎮平爾江西廣  
信府推官潘守正青年玉立朗識氷清審聽五辭  
無煩肺石公平三刺盡廢鈞金潔已而行風于郡  
邑茲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信州土瘠而  
矜節義土瘠則多憂患善心生焉矜節義則務上  
人競心亦生焉善心生無煩有司矜心生則告汝  
德之說于罰之行爾尚丕則敏德裕以民寧朕且

顯陟汝

制曰惟子拂士外贊察廉惟爾今妻內資敬戒疏恩  
從爵國有義章爾江西廣信府推官潘守正妻蔣  
氏姆訓夙閑閨儀恪慎解佩而襄明德秉燭而佐  
爰書茲封爾為孺人煥渥是承芳徽益茂

制曰惟茲三尺翼子所平惟茲一經厥老用裕爰有  
甄叙用遂顯揚爾潘怡乃江西廣信府推官守正  
之父抱義有貞潛德弗耀孝友之行高千里門詩  
書之教嚴于家塾今封爾為文林郎江西廣信府

推官於昭明命永貴幽原

制曰法臣應徽賢母警心式茲平反益覺芳名爾黃  
凡迺江西廣信府推官潘守正之母婦德孝恭母  
儀聖善慈惠逮下豈弟宜家遂啓哲嗣佐子明罰  
茲特封爾為太孺人寵賁比堂榮耀南國

明倫彙編

卷二

誥勅

原任江西贛州府推官韓子祈嗣母併本生父  
母 勅命二道

制曰惟婦有德克相厥夫亦克開厥後既顯于臬師  
亦庸于佐郡爾原任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韓弼  
妻封孺人鄭氏迺原任江西贛州府推官子祈之  
嗣母夙稟女箴動遵士行爾夫弼于教爾以左以  
右爾子明于刑爾是賴是復恩同已出愛且能勞  
是用贈爾為恭人從夫之爵以顯爾子之榮

制曰賢賢勸忠親親廣孝或源也或委也必尋其本

聖訓彙編

卷二

誥勅

五十四

爾生員韓窓迺原任江西贛州府推官子祈之本  
生父學有淵源行敦敦讓為儒不遂裕後有成行  
狴風清庭蘭教顯雖絕繩有在而本本未敦是用  
移贈爾為文林郎江西贛州府推官恩賁九原榮  
逾三錫

制曰禮經有言人子三賜不及車馬可謂賢矣夫已  
之責不以加親而得移親惟所生父若母均沾渥  
恩以廣慈惠以卹所私爾鍾氏迺原任江西贛州  
府推官韓子祈之本生母靜正克厥儉勤無違某

巾不厭丹筆有成爰推長發宜承上逮是用移時  
爾為孺人爾用子其子爾子亦用親其親

廣西平樂府推官吳錢

制曰昭澤在蒼梧閭風谷外淳其民委順亦頗有司  
否嚆為我審麗求中以成美藝之治爾廣西平樂  
府推官吳錢英標俊爽朗識高懸欽恤之心肅平  
之政文稱不害民頌不寃茲以奏績授爾階文林  
郎錫之勅命朕數詔治獄使者勿巧比勿深文以  
陷元元于非辜夫尊地去京師最遠誰非朕之嘉  
師其罔之也爾其益慎茲祥刑用稱朕德意以需  
大受

制曰人臣夙夜王事靡有家室朝廷錄勞其身錫祉  
于內以昭齊體以勸同德爾廣西平樂府推官吳  
錢妻馬氏毓德名門嬪于哲士緝維勤學縞素從  
官多助下帷早捐中閨是用贈爾為孺人式需新  
綸用酬宿勤

制曰詩禮之教不肅而成盛德之報不恢而遠匪藉  
榮典曷闡幽光爾生負吳應聘迺廣西平樂府推  
官錢之父皓首為儒青編教子鴻漸未遂燕翼永  
垂範在趨庭教臻佐郡是用贈爾為文林郎廣西

平樂府推官於昭明命永貞幽泉

制曰古人刑獄平反用稱仁明多本母訓佩服不忘  
今吾理臣能忘慈範爾關氏迺廣西平樂府推官  
吳錢之母靜好宜家愛勞教子勤脩視旦共責丘  
園學佐鳴機克清奸狴微言既著寵命用嘉今封  
爾為太孺人一命龍章百年燕喜

卷二

卷二

諸勅

三

湖廣永州府道州知州李發

制曰朕聞瀟湘間介在越左無土山無濁水其民樂  
業而易事長吏于斯與民休息民以寧一顧不美  
歐爾湖廣永州府道州知州李發性資悃幅政體  
廉平不為炫耀之名雅得調停之法既安悍卒善  
撫流民所司以靖告茲特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  
詰命仰念昔賢以道化俗不務官成惟務惠民惟  
科撫字自考明矣爾于二者孰居朕今關汝賢尚  
勉崇令德以樹鴻休朕且顯庸汝

卷二

卷二

諸勅

五

制曰夫士列在大夫風行一郡而龜勉同心之婦既  
以御窮弗逮庸顯不有褒嘉曷酬令德爾湖廣永  
州府道州知州李發妻路氏夙閑女德作配儒英  
替學下帷脩勤中饋柔儀云逸勞動如存是用贈  
爾為宜人式承寵命永耀重泉

制曰江漢之風稱有齊而歌李女為大夫妻作也矧  
卑車行部夙夜民事能無內顧乎爾湖廣永州府  
道州知州李發樂室楊氏賦資婉婉秉德柔嘉翼  
贊官常穠脩壹政錫爾象服宜爾素綵是用封爾

為宜人先佩鸞章益脩燕婉

制曰儒以詩禮蒞家用詒其子是亦為政奚其為政  
子為大夫父為士何以勸忠爾生負李維馨迺湖  
廣永州府道州知州蒞之父勸言有則問學亦深  
振藻儒林羽翰未展傳經家塾堂構重光有子能  
官允宜申命是用贈爾為奉直大夫湖廣永州府  
道州知州藉茲五馬之榮永慰九泉之慕

制曰古之賢母教子為學又教之能官即封狀示廉  
監魚離饋其有本也吾有賢守而弗逮其母曷伸

聖諭

卷二

詩勅 五

永慕爾李氏迺湖廣永州府道州知州李蒞之母  
結休圖史比德珩璜訓切北堂教徵南邨迺樹萱  
人選而詠棠風清是用贈爾為宜人寵錫玄扈符  
流彤管

四川成都府華陽縣知縣周希聖

制曰益州奧壤華陽首邑俗阜而娛不念結苦思長  
于斯與民休息存不擾宜知縣周希聖清標玉立  
峻節霜寒吏畏民懷政平訟理往以播平既沾大  
賚今課爾績中于上者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  
命夫遠方赤子痛在朕躬何以作乂何以底綏爾  
和吉言爾分猷念無怠官成永終令譽朕嘉乃成  
且有榮陟

制曰絃歌之化孚迺錦城琴瑟之聲宜迺蘭室抗儷

聖諭

卷二

詩勅 六

諧美寵眷均施爾四川成都府華陽縣知縣周希  
聖妻蕭氏婉有令儀歸于哲士琬璣比德荆布未  
家爾夫揚名清時服官有恪維爾之休是用封爾  
為孺人彌脩婦職無負王綸

制曰卑惟古訓善則稱親仕有令名幸哉有子既稱  
良宰為我子民可新顯庸廉章父訓爾周佐迺四  
川成都府華陽縣知縣希聖之父潛德不擢樹善  
有間里杜懷仁庶稱更老庭闈教教已著循良是  
用贈爾為文林郎四川成都府華陽縣知縣綸音

有赫爾貌增輝

制曰不知其母蓋規其子母以誠求子以善養金鍾  
不逮恩命應齋爾劉氏迺四川成都府華陽縣知  
縣周希聖之母穆踐臺儀翼襄士行敦和委順啓  
祚昌宗懿訓既孚慈顏已邈茲特贈爾為孺人服  
此明綸光于泉壤

制曰

卷二

誥勅

空工

山東青州府昌樂縣知縣李思孝

制曰惟茲昌樂自土營丘海濱之民朕所深念時惟  
長吏民之司命保我赤子國有崇褒爾山東青州  
府昌樂縣知縣李思孝平易近民清廉約己已疲  
而阜事煩而濟張弛咸宜恕勞不避茲特授爾階  
文林郎錫之勅命我聞在昔齊未變道流風餘俗  
于道何如邑曰昌樂同樂則樂全昌則昌何以臻  
此爾尚茂乃心力期民于道朕圖乃功

制曰咸亨伉儷隆于正始家人敬助憫其弗終用加

制曰

卷二

誥勅

空工

元配暨錫綸音爾山東青州府昌樂縣知縣李思  
孝妻甄氏士行敬好內範穆脩主饋無非承筐有  
助久捐中道爰念同心是用贈爾為孺人海岱馳  
恩綵綸表德

制曰海邦之政宜民宜人閭閻之賢宜家宜室課績  
踈恩先後並達爾山東青州府昌樂縣知縣李思  
孝繼室邢氏懿德夙成徽音克嗣習閑母教動應  
臺儀佐爾鳴琴不忘爰慈是用封爾為孺人榆翟  
有輝飛鳧並達

制曰今宰之賢比稱慈父仁親之典首逮嚴君爾李儀乃山東青州府昌樂縣知縣思孝之父潛德弗擢砥行有聞旣表里仁能嚴庭禮啓予名寧遂及政成是用贈爾爲文林郎山東青州府昌樂縣知縣慶流豈弟念慰顯揚

制曰保障惟功暨于海邑鞠育惟艱暨于慈親爾王氏迺山東青州府昌樂縣知縣李思孝之母賦性慈良教家淑慎有子而才爾年不永有子而貴爾爵宜從是用贈爾爲孺人恩賜東海孝慰北堂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閬中縣知縣楊光訓

制曰閬中古巴西地數千里而遙爲朕惠養小民惟是二三良牧爾四川保寧府閬中縣知縣楊光訓才猷敏練操履端方所司告朕曰茲適攝伏如神君茲乃易良如慈父令賢如此乎今授爾文林郎錫之勅命閬中地大而俗阜土險而民豪大者易之阜者若之險者固之豪者習之是惟爾責昔之吏于茲者有曰有孩有童顧以名番彼何人哉爾勉哉朕且顯庸爾

制曰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制曰夫婦之義好而合乃弗偕而老食厥貧乃弗食厥報茲是用瘳于厥心爾閬中縣知縣楊光訓妻裴氏相厥夫子克盡婦道夙興夜寐以襄成德既奮厥迹乃弗永世茲特贈爾爲孺人嗚呼芳儀遐矣淑閨如存歎厥靈寵休有烈光

制曰人臣勤勞王事寧顧室家顧相厥有成亦爵爾夫爵斯國之典章爾閬中縣知縣楊光訓繼室李氏溫而且慧敏而無夫有德比王惟爾贈厥有政戴星惟爾親夜茲封爾爲孺人共有寵光亦勉于



敬德

制曰百里之宰式于政服于教用不傷厥考心厥考亦克用舉爾揚圖富乃閭中縣知縣光訓之父飭躬厲行敦德行仁有其善弗施厥善茂其學弗竟厥學式穀爾子以子惠朕民今封爾為文林郎閭中縣知縣爾子修爾教爾亦服爾子官爾子有無窮之閭爾亦有無疆之休

制曰先民有言母之于子親而不尊毋親其子吏親其民子尊其母民尊其吏國有崇褒尊親諭焉可

男才命合

詔勅

卷二

光訓三

不謂尊乎爾張氏過閭中縣知縣楊光訓之母秉德至嘉禮旬叔慎勤儉宜家劬勞教子宜加寵榮以表徽音是用贈爾為孺人爾有梧棲而爾子弗忘爾子有泉京而爾是享養茲休命以彰令德

四川重慶府江津縣知縣唐選

制曰江津置治雙溪界在瀘渝之間俗朴而重儉尚氣今如何哉爾知縣唐選才請敏明器質端亮擢自廷綸校之邑牧庶能精幹屢騰薦章功由敏集民以惠孚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天下猶一邑也百里非小西川匪遙朕夙夜嘉與長吏共臻化理爾尚益樹遠猷朕嘉迺成嗣有隆寄

男才命合

詔勅

卷二

光訓三

唐選妻易氏賦性柔嘉提身端慎克砥恭嘗允稱功訓養于良牧實藉內襄茲特封爾為孺人祇服鳴休益敦燕譽

制曰父有潛德子有令名沒世不忘孝子之道用述恩寵以廣永思爾唐繼善過四川重慶府江津縣知縣選之父盡而能施勞而不伐仁聲著于里閭義訓篤于庭闈爾子能賢足徵爾教祿養雖違貽穀未泯是用贈爾為文林郎四川重慶府江津縣知縣明倫有赫餘慶無疆

制曰世稱慈母義並嚴君愛子能孝尊親逮養爾李氏迺四川重慶府江津縣知縣唐選之母靜莊秉德端憲宜家滿體萬千身資色笑嚴于減獲佑啓嗣人作子良宰茲特封爾為孺人錫祉方未承祿未艾

郭英合傳

卷二

苦功

苦功

直隸揚州府江都縣知縣武之望

制曰朕南望廣陵四會五達輕揚繁廣鮮事農稼長吏于斯惟懷永圖爾直隸揚州府江都縣知縣武之望性資茂敏制行端淳政尚廉平勤心撫字瘡痍既起繁夥不勞己用高等徵在銓司載簡課書復申舊績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粵爾在昔爾在安民其在于今爾在知人數求哲人惟民之圖勉篤初忱永圖終譽

制曰上占列宿曰惟循良內視明星曰惟女士內臺

郭英合傳

卷二

苦功

苦功

苦功

克修廷綸允貢爾直隸揚州府江都縣知縣武之望妻楊氏琚璜比德膏燧脩勤穆踐婦儀順正君子贊政豈弟佐德流銓是用封爾為孺人翟服永宜鴻休未艾

制曰桑田課政父教之忠璧華錫榮子貽之貴爾武寅迺直隸揚州府江都縣知縣之望之父宅心長厚臨履端方義重鄉評教聞庭訓子嚴塵甌爾鼎烹是用贈爾為文林郎如子官爰敷湛渥以慰燕能

制曰夙夜勞民式勤休養永懷將母未報劬勞爾賢  
氏適直隸揚州府江都縣知縣武之望之母約素  
提身樵薪宜室元宗令德愛子能勞千室敦仁三  
釜違顏是用贈爾為孺人馳恩管背光貴松丘

卷二

勅勅

四川成都府新都縣知縣邵年壽

制曰國家登崇俊乂賦之理人俾宣朕德意保安黎  
庶西川遠在萬里曠非吾民有能俾乂朕有隆寄  
爾四川成都府新都縣知縣邵年壽才猷敏明器  
識端亮奉公守法潔已勤民薦膺交薦循良稱最  
茲以考績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新都舊邑  
而邑民未新爾何以新之歲比不登海內糞耗在  
昔西川樂土民不苦愁今何如哉繼新之化是在  
有司夫一邑之民天下之民也爾而益茂遠猷慰  
朕西顧朕嘉乃成以圖乃功

勅勅

卷二

勅勅

勅勅

制曰邑有賢令室家以和婦子以寧朕為民報德一  
命之榮宜與爾妻孥共之爾四川成都府新都縣  
知縣邵年壽妻李氏琚璫比德荆布宜家孝奉尊  
人敬承夫子爾夫學有令名仕成良吏爾之芳規  
亦永終譽茲用封爾為孺人抵膺從爵之榮益著  
宜家之德

制曰昔稱子產循吏為衆人父而衆父之父誰則念  
之元元本本長養其祥爾邵蔭迺四川成都府新

都縣知縣年齊之父敦行好脩含章未耀望隆望  
社善似後人遂啓一經揚休百里茲封爾為文林  
郎四川成都府新都縣知縣茂膺寵命以報義方  
制曰詩有之伐木倚矣析薪修矣物理有本况人道  
乎爾張氏廼四川成都府新都縣知縣邵年齊之  
母持身有則相事無違愛而能勞教之以正曉之  
益草瑩啓甘棠惠政有徵慈顏未艾是用封爾為  
太孺人祇服寵光茂綏遐祉

卷二

詩勅

丁丑

知縣年二

直隸真定府冀州棗強縣知縣郭惟寧

曰恒山吾股肱郡諸令長如在輦轂下嘯能奉職  
循理朕急得之以風四方爾直隸真定府冀州棗  
強縣知縣郭惟寧持行潔清芳心撫字政成營鳳  
節比羔羊吏畏民安官評克克茲特授爾階文林  
郎錫之勅命夫恒山諸邑人物雄豪獷悍木疆富  
而教之輔而翼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忠幹之吏  
求之甚殷得之甚艱爾尚永肩一心用胥終舉以  
副朕責成之意

知縣年二

卷二

詩勅

丁丑

知縣年二

制曰士有令德之妻以御窮而弗共榮顯此離故舊  
之感寧無痛于遺舊爾直隸真定府冀州棗強縣  
知縣郭惟寧妻張氏夙著徽音克備內範履恭佐  
儉織紉脩勤克相夫君期于聞達朝露溫先真綸  
宜賞是用贈爾為孺人爰酬中相慰爾泉下  
制曰女有士行稱曰女士此寧獨脩蘋藻治絲綸  
燕私之徽夙夜共之爾直隸真定府冀州棗強縣  
知縣郭惟寧繼室梁氏內則素閑前徽克嗣相夫  
以敬飼子惟均左右戴星贊翼御瑟茲特

孺人服此渥恩益敦懿範

制曰語有之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天之報施蓋人竟如何哉爾郭松廼直隸真定府冀州棗強縣知縣惟寧之父今名不獲服義甚高堂敬積金庭焚負恭勤心服德無意近名爾子服膺爾訓著績循良比及肥封而爾早世是用贈爾為文林郎直隸真定府冀州棗強縣知縣以慰孝子之思以示善人之報

制曰人子履霜露而懷悽執梧槿而痛哀蓋念母也

卷二

誥勅

七十五

郭松廼

廼有儀容弗逮興養不及傷如之何爾高氏廼直隸真定府冀州棗強縣知縣郭惟寧之母秉性溫恭持身和惠夙夜相德勉宜家遂啓哲人為子令宰棠蔭已成蓋聞云廼是用贈爾為孺人戴順

淇渥永貢幽湖

直隸寧國府涇縣知縣何大化

制曰朕注望太平日思孜孜陪京郡邑大業根本漢簡豈弟布在司牧噫若千未為爾登明爾直隸寧國府涇縣知縣何大化肅平不擾惻惻無譁節用憂人奉法循理資謝先客名由論定茲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朕觀爾籍死陵諸邑士樂民阜彙稱和柔後廼賢豪比今何似惟風惟草是在有司爾尚和衆安人移風易俗茂廼成績嗣有大任

制曰學道絃歌風于四境宜言琴瑟聲在一家爾直

郭松廼

卷二

誥勅

七十六

郭松廼

隸寧國府涇縣知縣何大化妻鄭氏靜德端閑今儀婉嫕性率女自勸遵養範勤襄墨綬化被錦城是用封爾為孺人祇服榮名用昭淑德

制曰興仁之效厥遠發祥錫祉之恩式隆報本爾何廷鳳廼直隸寧國府涇縣知縣大化之父誠珎有待抱壁未酬蔭茲玉樹比德蘭陵三異揚聲一經有效是用贈爾為文林郎如干官式昭明命用藉

遐思

制曰學道愛人式歌采菽服官將母望美勗勞爾朕

氏迺直隸寧國府涇縣知縣胡大化之母而無  
愆勞以為憂遂有令賢為子名宰製為之才斷機  
之教是用封爾為孺人綸汗宣揚校與孔樂

浙江處州府麗水縣知縣吳尚受

制曰孔子有言執轡如組言政成于彼而文成于此  
也為民父母于彼勤勞于此受福朕豈論異地哉  
爾浙江處州府麗水縣知縣吳尚受節而能愛儉  
以佐肅政平事舉民用不煩粵商兩地比及三年  
今茲回浦簡在課書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  
爾邑訟簡而賦煩爾緣宜息結誦宜興爾端一乃  
心力永終令舉嗣美曰商揚名極光

制曰鼓琴宰邑式誦平康為佩宜家韋昭顧正爾浙  
東金華縣知縣吳尚受黃氏早以女士

卷二

誥勅 七十六

吳尚受

江處州府麗水縣知縣吳尚受黃氏早以女士  
來壙德門淑儀夙稟靈政穆備相夫以正處貴而  
勤式閑度閣以佐枯蒼是用封爾為孺人錫之華  
服風厥有家

制曰惟子賢令簡在奏書惟爾嚴君義先廷訓爾吳  
伯潮迺浙江處州府麗水縣知縣尚受之父質直  
好義樂道敦倫因心則受齒而能施受祿于天貽  
謀于子作我循良顯于章安是用贈爾為文林郎  
浙江處州府麗水縣知縣竈來三仕教慰一經

制曰履錫尚方表我良由封施下澤報爾母劬爾施  
氏迺浙江處州府麗水縣知縣吳尚受之嫡母東  
心仁恕提德溫恭孝達君姑惠周宗黨鵬鳩均養  
鸞鳳棲仁是用贈爾為孺人欽承湛露庸表小星  
制曰有子為宰有母亢宗樂所自生禮不忘本爾沈  
氏迺浙江處州府麗水縣知縣吳尚受之生母異  
順有聞敬恭無射佐饒吉其鍾祥笄簪既徵蘭夢  
遂啓元封是用贈爾為孺人資恩一體貫德重泉

威遠知縣王陞

制曰威遠為賓州故邑去京師遠在數千里外朕西  
南赤子惟賢長吏為朕撫字之爾四川嘉定州威  
遠縣知縣王陞起家文學樹績循良所司以秩滿  
告曰惟汝庶曰惟汝能茲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  
勅命夫西川古多賢令朕不敢忘遠爾勿以威遠  
為遠耳猶在朕宇下勉樹洪業朕且有寵異

制曰夫有在公之大夫則有有壽之季女惟賢邑宰  
能無女士爾威遠縣知縣王陞妻胡氏夙聞姆訓  
勤應壺曩躬東編衣襲余墨綬夫有崇覆爾宜階  
貴特封爾為孺人茲敬爾儀無替朕命

制曰昔人言召父為父杜母為母乃召父之父杜母  
之母誰則念之國家崇獎循良不忘所自爾王文  
炳乃威遠縣知縣陞之父學優不仕行脩無祿乃  
退爾南畝以服爾耕處身于田野處子于燕閒譬  
之農夫是薦是藁爾子乃肯叔肯穫是用贈爾為  
文林郎威遠縣知縣式穀是徵教忠有慶

制曰夫重齒而坐列鼎而食不逮吾親不泊吾心悲

傷哉言乎爾熊氏乃威遠縣知縣王陞之母儉以  
宜家柔而有則既稱未止人之死靡它以是藐諸  
孤教之誨之以有爾子猶然衆人之母茲特贈爾  
為孺人恩溥露肅感生風木

卷二

誥勅 十二

四川夔州府萬縣知縣李先芳

制曰朕嘉意元元思協于理達念雲安夙夜西顧樂  
與良吏共此又安爾四川夔州府萬縣知縣李先  
芳標格既偉才諳多長孔道風清窮簷春滿穀登  
薦到達于朕聞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胸臆  
之地土風朴淳獄訟稀簡夫氣以運移俗沿政革  
爾能使淳者勿漓簡者勿繁是曰循良簡在朕心  
勉效洪業祇服寵光

制曰勤民夙夜助德總惟登明顯庸貞露之檢爾四  
川夔州府萬縣知縣李先芳妻張氏毓自名宗歸  
于令宰恪修臺政翼贊官常三峽同心六珈被寵

茲特封爾為孺人祇服渙文用宣坤教

制曰星沙官績遺愛荆湘雲漢崇封新恩南浦爾原  
任湖廣長沙府益陽縣知縣李文弼迺四川夔州  
府萬縣知縣先芳之父百里名賢三湘舊令懷風  
長棲芝蘭似美宏琴績暫時積重留是用封爾為  
文林郎四川夔州府萬縣知縣墨綬再輝堦章遠



制曰豈第宜民風行西極勛勞鞠子恩需北堂爾  
任湖廣長沙府益陽縣知縣李文弼妻王氏迺四  
川夔州府萬縣知縣先芳之母德全梱範教閑母  
儀最成哲嗣服朱楊休花縣舊聲榆莢遂養是用  
封爾為孺人渙渥是承芳徽永耀

陝西漢中府西鄉縣知縣王邦憲

制曰漢世良吏三輔為最流風遺政今何如哉爾陝  
西漢中府西鄉縣知縣王邦憲器資端慎才諳敏  
明為政三年飲騰四境力清徭役稅駕桑田增築  
陂隄長我禾黍所司奏績吏稱民安茲用授爾階  
文林郎錫之勅命夫西鄉隸在梁州土風朴茂爾  
西望瀟泉北眺讓水昔臣有言宅在蕭讓之間爾  
既以蕪平有聞山川風氣人與俱興其務追跡先  
哲益既初心毋有所急嗣有明陟

制曰國家庸庸之典渙子明庭賁賁之義從及中閭  
以章婦順以證賢良爾陝西漢中府西鄉縣知縣  
王邦憲要劉氏含德秉嘉提身淑慎敦脩彞範以  
佐官常滿夫效職有聲惟爾內助是用封爾為孺  
人尚歆徽戒之風以迓昌明之慶

制曰管子有言士之子恒為士其父兄之教不肅而  
成國有彞章緣子逮父以明資父以榮事君爾貢  
士王路迺陝西漢中府西鄉縣知縣邦憲之父慎  
脩懷德振藻能文已薦明經竟淹抱璞數奇不遇

有子而才治邑暫開超庭教顯是用贈爾為文梓  
郎陝西漢中府西鄉縣知縣式明廣孝以勸教也  
制曰保民之吏撫摩嗷咻若保赤子母教之也爾董  
氏迺陝西漢中府西鄉縣知縣王邦憲之母爾董  
修德勤儉宜家佐隱鹿門義祥麟趾儀淪止墨  
在括捲百里之才三遺之教是用贈爾為孺人  
賁六功榮踰三釜

長安縣志

卷二

誥勅

八十三

三十一

江西廣信府玉山縣知縣錢應斗

制曰江右之地其民壽其政急玉山孔道應接不暇  
比又不歲士民其瘵朕切念之爾江西廣信府玉  
山縣知縣錢應斗提躬翼翼敷政優優亟力勞瘁  
勤心節愛最課升聞朕心加悅特授爾階文林郎  
錫之勅命夫后令為令民無敢奸李令為令民無  
弗達玉山往事爾所夙聞尚茂迺猷朕且庸爾  
制曰朕酬庸長吏表著家聲曉此飛鳧能忘冀雁有  
懷早世可靳馳榮爾江西廣信府玉山縣知縣  
知事金德壽  
卷二  
誥勅 八十四  
吳氏東貞女史作配醫儒鄒操并曰不厭幕巾燕  
婉久指龍章宜貴是用贈爾為孺人命錫玄局芳  
流彤管

制曰百里為政中外咸宜一家興仁後先聞澤爾江  
西廣信府玉山縣知縣錢應斗繼室潘氏秉範珍  
摘諧聲琴瑟允襄墨綬應被翟衣是用封爾為孺  
人欽承渙賁用表咸亨

制曰服采之寮位不滿德餘慶所及仁率其親爾原  
任順天府檢校錢東直迺江西廣信府玉山縣知

縣應斗之父砥志清脩潛心素履勤襄纂職志効  
京畿啓佑庭闈風行江右是用贈爾為文林郎江  
西廣信府玉山縣知縣用代金鍾式增松檟  
制曰保我黎民如保赤子榮施賢母如逮嚴君爾原  
任檢校妻蔣氏迺江西廣信府玉山縣知縣錢應  
斗之母慈祥柔德溫淑身勤始簪高毅嚴肅秋  
鼎養未隆玆封宜錫是用贈爾為孺人紫紵寒泉  
明恩白日

制曰風木之感永念尊親零露之恩寧忘屬囊爾刀

卷二

言本

一五

氏迺江西廣信府玉山縣知縣錢應斗之母終  
且惠既孝而仁鍾梓蘭夢寒訓熊九懿範杏矢微  
音不泯是用贈爾為孺人一命褒嘉終身永慕

四川潼川州中江縣知縣郭知易

制曰中江玄武舊郡隸在劔外去京師最遠為朕惠  
養元元寃宣德意寢在長吏爾四川潼川州中江  
縣知縣郭知易蔚以文學登在公車卓有治才試  
之百里雅脩實政早著廉平吏不為奸民多感德  
茲以考績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遠方之  
吏不列薦剡不中賞率凡吾有司之良皆民之主  
也獲上治民道豈異哉先聖有言為宰之道修身  
取譽為難夫修德而民懷之尊近名也爾尚益茂  
迺猷用成康乂之效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欽哉  
制曰弦歌之化行于境內琴瑟之好本于房中爾四  
川潼川州中江縣知縣郭知易妻胡氏靜德孔嘉  
柔儀維則雞鳴早夜亮兩戴星象服是宜章同列  
宿是用封爾為孺人紫紵綸綍益勵於繁  
制曰夫士德豐毅奇不自展布而貽穀後人宣猷民  
社茲朕崇獎循良推隆本始不忍後也爾郭士民  
迺四川潼川州中江縣知縣知易之父秉資樸茂  
操履端方懷璧無求韞櫝不試惟仁與義既彰而

康肇起英賢為千良牧是用贈爾為文林郎四川

潼川州中江縣知縣三釜已達九泉永負

制曰蜀道之難叱馭而悲念二親也賢長吏將母來  
諗而不貶一命何以慰孝思爾鄔氏迺四川潼川  
州中江縣知縣郭知易之母秉性柔嘉提身端肅  
同心解佩用啓錫珍貞教鳴機肇成製錦徵音雖  
邈令德永昌是用贈爾為孺人永慕琴瑟鍾騰松  
梓

卷二

諸勅 八十七

四川夔州府奉節縣知縣董儀

制曰奉節古雲安地當三巴首邑燒地而耕踏蹄而  
遊民淳訟稀長吏于斯要在不煩爾四川夔州府  
奉節縣知縣董儀風儀闊雅才諳茂明惠愛有聞  
廉能不擾荒政既舉鄉塾亦脩起我瘡痍獨支孔  
道所司泰績朕用褒嘉特授爾文林郎錫之勅  
命夫奉節邇于上官而遠于京師邇則易知亦易  
為求俗也遠則難格亦難為宣譽也爾尚一乃心  
永乃績朕不忘陟且有顯庸

卷二

諸勅 八十八

制曰撫字之吏既陟明明勉之婦能忘旦旦爾四  
川夔州府奉節縣知縣董儀妻雷氏嫺訓名家作  
述哲士鷄鳴視夜左右下帷燕婉宜家肅離中樞  
徽音登逝淑德常存是用贈爾為孺人楓陛明恩  
萬丘永耀

制曰西川之政有樹花封南國之妻于鄒漢宮交脩  
中外共負榮恩爾四川夔州府奉節縣知縣董儀  
繼室余氏賦性婉嫺東德冲夷雅雅贈賢幸修樞  
政明星視夜爰相官箴是用封爾為孺人益敦敬

戒用迂駢蕃

制曰一經之教興于一家三命之章榮踰三釜爾重

世寧乃四川夔州府奉節縣知縣儀之父抱朴彌  
貞含章未耀畝畝讓畔里閭望門善積厥躬實延  
于世爰啓賢嗣效用昌時是用贈爾為文林郎如  
子官欽此爾章光爾燕翼

制曰百里之才式歌孔邇二人之慕感念劬勞即非

離裏可新楊休爾鄧氏邇四川夔州府奉節縣知  
縣董儀之母克儉克勤宜家宜室姦羽不妬麟角

郭奉先奏

卷二

郭勅

今九

董儀

能仁是用贈爾為孺人天命有輝孝思罔極

制曰知為臣難報政陟明念鞠子哀明恩錫祉爾張  
氏邇四川夔州府奉節縣知縣董儀之母佐訓克  
勤亢宗有子勞斷錦袖治效錦城庶離魚筍春輝  
魚復是用贈爾為孺人綸綍貲恩栢棧擇痛

中書科帶俸

武英殿辦事鴻臚寺序班王

智

制曰文墨之士操其一藝給事殿庭亦稱良遇爾中

書科帶俸 武英殿辦事鴻臚寺序班王開智服

勤有年恪恭厥職特授爾階登仕佐郎錫之勅命  
夫筆以諫心肘以喻政爾爵雖微爾職則近危共  
乃事無懈于位欽哉

郭奉先奏

卷二

郭勅

今九

王開智

羽林前衛經歷司經歷杜其漸

制曰國家居重馭輕周廬設衛統之武賁贊以幕僚  
爾羽林前衛經歷司經歷杜其漸發身從事授職  
戎曹比及三年恪勤迺職茲以歲闋授爾階徵仕  
郎錫之勅命爾高勿替初忱益圖後效

制曰武幕一職亦有賢助爾羽林前衛經歷司經歷  
杜其漸妻王氏恪脩婦職克贊官常是用封爾為  
孺人象服是宜燕私彌敬

制曰鞠育之恩不有異章曷慰永慕爾秦府審理正

新奉命錄事

卷二

詰勅

李士

杜其漸

杜欽妻劉氏迺羽林前衛經歷司經歷其漸之母  
佐夫柔順既典宗藩鞠子愛勞是贊戎伐是用贈  
爾為安人懿靈有知尚欽贊冊

武德衛經歷司經歷俞良育

制曰武衛詰戎慎選僚幕參計簿書宜簡厥職爾武  
德衛經歷司經歷俞良育幹敏當官夙宵匪懈茲  
以秩滿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夫武曹關理法  
吏牽文交贊有成無忝詞訓

制曰國家體群臣必先始配爾武德衛經歷司經歷  
俞良育妻程氏夙東女貞恪修婦職夫既登仕爾  
乃永指是用贈爾為孺人中臺有光下泉無憾

制曰惟武功有文吏佐之惟臣工有女士相之爾武

新奉命錄事

卷二

詰勅

李士

俞良育

德衛經歷司經歷俞良育繼室汪氏敬肅閨壘功  
茂戎畫是用封爾為孺人有華珠副無數箴言  
制曰人臣服采咸資庭訓雖下吏也亦逮所尊爾俞  
仲秋迺武德衛經歷司經歷良育之父名積厥能  
慶延于後遂啓其子展來明時茲特贈爾為徵仕  
郎武德衛經歷司經歷歆茲華典永庇來昆  
制曰怡特之感天性也養弗及尊及之爾汪氏迺武  
德衛經歷司經歷俞良育之嫡母賦性幽閑宜家  
孝敬子為良幕式表慈儀是用贈爾為孺人不祚

龍章流采馬鬣

制曰母以子貴古今通義爾陳氏迺武德衛經歷司  
經歷俞良育之生母秉德柔嘉承尊孝敬遂有爾  
子戎纂蜚聲是用贈爾為孺人永言孝思用錫爾  
類

御製合璧詩集

卷二

詩勅

卷二

景陵衛經歷司經歷楊邦儒

制曰京衛拱護 陵寢惟垣豆軍旅是司即在幕僚

亦不輕畀爾 景陵衛經歷司經歷楊邦儒有英

國肯授倅戎垣以及三年克備厥職茲因奏績授

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失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爾

尚精熟爾位以勗後效

制曰勉勉在公人臣之義亦有良媛以共夙夜爾

景陵衛經歷司經歷楊邦儒妻劉氏淑慎其儀明

章為德是用封爾為孺人祇奉賢書彌敦令範

制曰朕逮下以恩率人以孝有秩以上咸獲顯揚爾

楊桂保迺 景陵衛經歷司經歷邦儒之父貽穀

後昆宣猷戎幕是用贈爾為徵仕郎 景陵衛經

歷司經歷是惟曩典亦曰明恩

制曰人臣去丘隴而守 原廟即僣僂一命能無陟

此之思爾陽氏迺 景陵衛經歷司經歷楊邦儒

之母順以為正愛且能勞是爾贈爾為孺人詩矣

明綸貴于幽壤

東宮議章

今勝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眩眩厥疾不瘳

絕長猶言截長眩眩是服藥苦口而至于憤亂之狀態是病好孟子上章既以堯舜勉滕世子又恐其以小國自諉却說今勝國雖小若截長補短總而計之猶將有五十里大這五十里的人民都待

命于我若是真心為善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事

卷三

東宮議章

則五十里內人民皆受我恩澤猶可以為善國但欲為善國須聽苦口之言將精神策勵一番然後可為譬如有病者須服苦口之藥至于昏眩處然後病瘳書曰若服藥者憚其苦口不至于眩眩則藥力不到其病必不能瘳若為國家者只是因循陋習適已自便不肯聽苦口之言痛自克責一番則弊政不除善政不行國事日非人心日離將有不

可言者這善字極好即上文道性善的善字大凡

人君的好處只是箇為善人性本善內存善心外行善事以善化人人皆為善便成善國堯舜事業只是箇為善而已夫勝之小國即今山東滕縣不過一邑耳孟子猶以堯舜之事望他況四海九州之廣天下萬民之衆奈何不努力為善上法堯舜乎自古有以小國而有天下者湯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是也所謂善則得之也有以天下之大而失之者夏商之末世也所謂不善則失之也即如帝堯起自諸侯帝舜起自匹夫可見人國不在大

東宮議章

卷三

東宮議章

小若欲學堯舜只在強為善而已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  
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爲國是治國民事是農事于是往取茅是草綯是  
繩至是忙的意思乘是升播是下種滕文公問治  
國的道理他肯留心國事便可與有爲孟子說道  
人君立國以小民爲本小民以衣食爲命他晝夜  
營爲只爲衣食不得休息此叫做民事不可看輕  
了天之立君原爲小民這小民的衣食不能自足  
全靠人君爲他料理大凡制田里教樹畜輕徭薄

樂未嘗無樂章

卷三

東宮書卷三

賦使他得以盡力于農畝豐衣食此是人君所  
當第一留心不可緩國者也昔周家王業始于后  
稷后稷在堯時以農事問國後來周公引后稷時  
事作七月之詩以諷成王說道小民到冬曰農隙  
之時日間則收取草茅夜間則絞製繩索急忙升  
屋脩蓋趁早完工到了來春之始又要從新播種  
百穀無暇治屋矣看來小民纔了田事又去治屋  
方在治屋又想田事他艱難辛苦匆忙急迫不肯  
放頃刻空閒如此人君爲小民之主奈何不急急

早爲之所乎自古人君肯留心民事則必不奪其  
農時不侵其私畜自然小民富足天下太平若不  
留心民事只顧自己快樂小民饑寒不得其所窮  
餓之民無所不至上亦不得永享富貴矣所以孟  
子首以勸滕公也

孟子書卷三

卷三

東宮書卷三

尸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恒產是百姓自家常有的產業恒心是百姓常有的善心罔民是說人君陷民于罪就如張設網羅掩其不見而取之一般孟子又說國家萬事之繫皆所當急我獨謂民事不可緩者何故蓋以生民之常道而論有這恒產豐衣足食不饑不寒便能相生相養不去爲惡存好心行好事而常有之善

東家集卷三

東家集卷三

心以存矣若無這常產身上無衣口中無食便朝不能謀夕夕不能養子夫不能顧妻他救命也不又暇何暇爲善而常有之善心以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大凡世上人只憑此一點心耳既無恒心則放蕩邪僻邪妄侈肆小則爲盜大則作反凡是不好的事都做出來將無所不爲而犯罪者衆矣既陷于罪豈得不以刑法治之小則用刑大則用兵必至于戕害其命夫爲人君者平時不能以民之心爲心不能以民之命爲命替他制產培養他的

良心及其無知犯法則刑罰必加無所逃避就如張設網羅驅之使入其中一般非罔民而何若此者不仁甚矣焉有仁人在位以慈悲爲心以救世爲事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乃可爲此等罔民之事乎然則恒產有無所係甚重民事誠不可不急也若爲上者但知惡小民爲亂而不知自反以民事爲重失其本矣昔我太祖高皇帝遣太子諸王往臨濠謁陵墓因諭之曰世稱高宗周成王爲賢君汝知之乎高宗知民疾苦成王知稼穡之艱難故其在位不敢暇逸爲高宗周成王今汝諸子生于富貴必生驕惰今使汝等經歷田野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此正是要聖子神孫留心民事留心恒產處

東家集卷三

東家集卷三

是故賢君必為儉禮下取于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孟子既說恒產當重若是人君取民無制不肯行仁即民困恒產雖有若無矣又說道古之賢君其待已謙恭不敢以貴而驕傲其自奉節儉不敢以富而奢侈怎見得他恭他以禮接下凡待大小臣寮禮文讓下禮意動懇所謂恭者不侮人也怎見得他儉他取于民有制不肯分外多取不過征以苦農人不過稅以苦商人所謂儉者不奪人也皆

陽虎有言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人若只要自家富貴決不能管顧小民以至橫征暴斂傷民之心殘民之命春暖而人號寒年豐而人啼饑怨阻滿前如何得仁若只要做箇仁人必能減省自己濟益他人不奪人之所有解衣衣人自家必惡衣服推食哺人自家必非飲食天下人心感戴要那錢財何用這是為仁不富矣陽虎本非賢人孟子因他這二語說得好故引以告滕文公其實為富固甘于不仁然財窮民散民窮益起固亦繼之其

富亦不可久為仁非以求富然民足而君亦足天下太平永保萬年之業又何嘗不富哉為人君者當知所擇矣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按者教也庠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

這一節是三代建學之制庠序學校總是學名庠序校是鄉學在天下府州縣的學是國學在京師的孟子上文既說制民之產民皆富足各有恒心若不設法教他又恐他飽煖逸居便生驕惰不肯為善于是古之帝王設為庠序學校四等學名以教百姓如何叫做庠謂養老而行禮詳細古者恐

孫其金修纂

卷三

東宮官制卷九

人不知敬老設為養老之禮國老養于上庠庶老養于下庠天子親去北而行執鬻執爵之禮使天下人都曉得敬老故謂之曰庠如何叫做校古者恐人不知教化自十五歲即入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年紀少長春夏教以禮義秋冬教以詩書一年三年而後老校其學問而行賞罰故謂之校如何叫做序謂行射禮而禮有次序古者射以觀德凡東序西序未射之先看他射的中不中中以序其實既射之後恐勝者驕傲又序其不悔其禮甚有

孫其金修纂

卷三

東宮官制卷十

次序故謂之曰序這三件各取一義為名其實立教之意都同夏時叫做校殷時叫做序周時叫做庠若夫京師國學叫做辟雍這三者之義都有夏高周共叫做學這四者皆所以明人倫也天地間人只有五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有倫理先王恐百姓不知此理故于庠序學校之中講明此理若是上面的此理講明了下面小民自然相親相讓君既愛臣臣便忠君父既愛子子便孝父兄既愛弟弟便敬兄夫既敬婦婦便敬夫凡做百朋友又各相敬信不相爭就不相欺凌相親相愛都是一團和氣雖至微至賤的人那一箇不是學好的小民親于下便是太和世界看來古之聖王設立此學今禮記文王世子一篇雖做子太子也到國學行齒胄之禮也與學中諸生只論長幼走也以師道敬先生一則使太子知道隆師取友二則使學中士子見得太子且如此況我輩乎所以明有君也所以明有父也所以明有長也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後于天下府州縣各立一

學叫做明倫堂于京師立國子監叫做彞倫堂正  
取明人倫的意思又各處學中皆有射圃此即是  
序的意思又春秋二祭行鄉飲酒禮此即是養的  
意又國學與天下府州縣各有考試三年大比取  
中好的以興賢能此即是校的意思如兩京國子監  
此即所謂學也看來四事都與三代之禮合只在  
人君有實心教養萬民耳

有王者起必求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孟子承上文說助法監於商周學校法乎三代  
此皆王者之政也以滕之稿小一旦能舉行之後  
來如有與王之君受命而起定要做箇聖明之主  
決不肯不留心政事定是以愛民為事他要百姓  
都富足決以今日制恒產為法他要百姓都學好  
決以今日興學校為法是子今日之所行乃王者  
之師也蓋王者雖神聖亦必有師法其所師者不  
過三代之美政子能行三代之政非王者之師而  
何然不但可為之師即子之國亦從此維新可以  
興王矣詩經文王篇有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  
周家自后稷公劉以來舊為諸侯之國至于文王  
脩德行仁新受天命可見人國不論大小但恐不  
能行仁耳子誠能紀然以三代之治為法可復舊  
發而力行之則子之國亦從此新矣向來饑寒的  
百姓今都富足了向來陷溺的百姓今都為善了  
則子之國豈不是從新做過了一番將來天命亦

可新矣這新字極好大凡人不肯為善只是安於舊習不肯發憤改舊從新這新字與大學日新字同若曉得自家舊日的不是一旦幡然改過則已德日新政事日新行之朝廷行之天下都煥然維新則其國亦新天命亦新矣若只自便自利因循做去三代之末失了人心只為不肯圖新也

卷三

東宮四書章句卷三

便畢戰問井地孟子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畢戰是滕大夫井地即是井田古時將田地畫作井字樣外八方係百姓的中一分係朝廷的叫做井田經界是經畫田間的界至滕文公一問孟子之言遂以井田為必可行乃使其臣畢戰管理井田之事又使之來問其詳孟子說井田之法先王愛養百姓的仁政今子之君將行仁特選擇于野臣之中而使子委任焉矣子必勉力從事不負他的付托夫治地分田各有個界限行仁政的必先從這上面正起如通水道則有溝洫正阡陌則有道塗定疆塍則有封的土堆有植的樹木所以分別彼此表明公私一要經畫明白不可紊亂若經界不正則田之在小民者無一定之分那豪強的人都得以兼併侵奪而井地遂不均矣朝廷與官府俸祿叫做穀祿都出于田那會暴的官都

東宮四書章句

卷三

東宮四書章句卷三

以多取自利而穀祿亦不平矣井地不均如何養小民穀祿不平如何養君子故明君賢臣要行仁政必從此始而暴虐之君貪汙之吏則惡其分限既明不便干多取必要慢而廢之無惟乎仁政之不行也誠能知先正經界則田有分矣雖要兼併不敢賊有定法雖要多取而不能凡分田以養百姓制祿以養官府皆可不勞而定矣仁政焉有不舉哉這井田是三代的法三代以前小民無一人無田又各有分定所以三代無窮民後來秦時廢了此法民間遂私相賣買富者田連阡陌日以益富貧者沒有寸土日以益貧此三代以後多窮人而孟子經界之說為仁政之首也

卷三

東谷先生集卷十五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徙是搬移相友是做伴守望是防禦盜賊這是詳言井田之善以見助法當行的意思孟子說助法之善不但可以使百姓豐足又可以使百姓親睦蓋井地一定疆界既明那一鄉之民各有世業子孫孫各守其畝安土重遷不肯他徙雖凶而與生而遷移者皆不肯出其鄉矣蓋此鄉之田八家同井居止既相聯屬而不可離情義自相維繫而不能已故出入往來則道路之中彼此相為伴侶而無行旅之虞或晝夜有警要去防守則鄰里之間彼此相為應援而無寇盜之憂遇有疾病則視其醫藥通其往來彼此互相扶助而無孤苦之慮如此則鄉井之民都相親愛都相和睦自然有仁義之風無偷薄之習矣助法之善如此大凡人君治天下要使百姓相親方是好世界好風俗所以帝堯說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便以為憂那百姓不親之故一則為無生理便不相顧照一則

為無界限便相凌奪今各有世業不愁衣食又界限分明無多少不均之嘆人姓本善又朝暮相見子孫相處如何不親睦後未管子說農之子恒為農不見異物而遷亦以其內政分明各守田里也按此一段即周禮比閭族黨之法後世保甲鄉約其意多出于此但古百姓有田產自不渙散後世不均田制產百姓都無基業而欲以一切之法束離散之民宜其徒為文具而不可行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散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此一節是說井田的形體制度蓋古者分田制里先相度地勢每方一里畫為九區其田如井字的模樣外而八分中間一分每一分為田百畝九分共九百畝中間一分百畝是供給國家的叫做公田外而八分是八家百姓各得田一百畝叫做私田這外面八家百姓同出力以治中間公田凡春而耕先耕了公田然後耕私田秋而收先收了公田然後收私田公事已畢纔散治私田之事蓋以分別君子野人之分見得上下有等公私有別私不敢先公下不敢先上使在上者用力于下在下者服勞于上此天下之通義也看來助法之善不但可以和睦小民又可以使小民敬奉君上當時人君只取其力不取其財故百姓感戴効力假如既取他田中之有又要他出力便各有怨心矣後世治田定賦者既有力役之征如男則有丁錢女則有口錢又均徭力差俱要百姓出銀以代力役



又有粟米布繵之征夏則有夏稅稅其布秋則有秋糧稅其米山上則有絲水中則有櫟蓋無寸土尺地百姓不出銀錢矣是三代以後既征其力又征其財而古法蕩然矣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大畧是大槩節畧不能詳悉的意潤澤是潤色通通行得利達的意孟子說井田之法是文武周公體國經野至詳至悉凡所以為百姓處無一處不想到無一事不立法後朱列國諸侯只欲奪民自養恐不便于己私盡去其藉其詳已不可得聞矣我今所言公田私田圭田餘田與失分別君子小人特其大畧節畧未能盡其委曲也今時勢不同人情不同或宜于古而不宜于今或利于此而不

利于彼又有不可以拘泥者若夫潤澤之變而通之化而裁之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不泥先王之法又不失先王之意行得潤色流通有條有理無阻無滯則在滕君與吾子同心共濟各有妙用也豈吾言所能悉哉按井田之制歷夏商周其法不變至春秋戰國之時如李悝之盡地力商鞅之開阡陌將井田盡改變了所以三代以前天下小民無一人無田三代以後富者儘力制產田連阡陌富擬王族貧者遂無寸土今又不好奪富人之田

以與貧民恐生他變後來唐太宗亦說不井田不封建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畢竟又行不去今亦不能創行古法只是什一而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無法外之征如無大故不可輕意加賦不可法外科歛遇有水旱當行蠲免或責成賢守令防其飛詭覈其侵占不失休息生養之意使百姓稍稍聊生亦庶乎先王之意矣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聖人有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后稷是勸農之官種穀曰稼歛穀曰穡樹藝是種殖五穀是稽黍稷麥稷司徒是教民之官孟子籍堯舜憂民之事說水土既平則民有可耕之地矣當時去茹毛飲血之世不遠人尚不知五穀為何物於是命契為后稷之官使之教民稼穡習耕耘收獲之事以種殖五穀由是五穀成熟天下之民都知飲食不至于饑餓各得相生相養矣然凡民之道既有飽食又有煖衣又得居處安逸若不去教地則各人任意取便任意放縱不知禮義為何物至于滅性亂倫與禽獸一般了聖人又有憂焉于是以契為司徒之官專主教民之事其所教之事只是人倫之道何謂人倫天下之人只有此五樣各有當然的倫理又要慈子孝妻而有恩以相親君要敬臣要忠而有義以相與夫以仁義禮智

以禮敬夫不相混淆而有別長者居先幼者居後有次序而不相僭越朋友則彼此誠信相交而無欺詐蓋此五者之人盡天下之人矣五倫之理盡天下之理矣人人各盡其倫則天下之人無論貴賤男女大小皆是好人不然但知有情欲不知有道理但知有富貴不知有綱常世界亦安得寧靜手古之聖帝教人只是倫理後世佛老之說與義倫理別尋一樣虛幻的話說宜人心之日壞而教化之不行也

孟子卷二

卷二

東宮書院藏書 二十二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放勳是帝堯稱號勞是勸勉來是引進匡字解作正字振是警省的意思德是加惠此是說教人之法帝堯命契之辭說道凡民氣稟各有不同教民之道當因人而施其有勉強備行者則勉勸以慰勞之使他有所鼓舞其有回心向道者則誘引以招徠之使他有所趨向所以嘉其善也其有制行邪僻者則匡之使其含不正以歸于正有立心回曲者則直之使其含不直以歸于直所以救其失也有樹立不定者則扶佐而使之自立若有輔翼一振有進備不前者則夾持而使之能行若有羽翼一振所以濟其不逮也若不自得縱學好也是勉強須使優游厭飫知道奮發知道精進自得其本然之性猶恐其久而放逸怠惰難得之兄失之也又及時時申飭提撕警覺使之勿忘所知勿忘所能以加曲成之惠焉這等多方造就教思無窮然後人倫可明而百姓可親也堯之命契如此看

孟子卷二

卷二

東宮書院藏書 二十四

求聖人之治 天下水土未平既憂其不平百穀未  
興又憂民之無食人民既食又憂民之不善聖人  
勞心焦思汲汲皇皇何曾一日不在百姓何曾一  
日得暇而暇于耕乎所以說治天下不可耕且急  
也大凡為人上者不留心千民事則百姓必亂天  
下不得太平所以聖人之憂不在自家的富貴只  
在百姓的活計若不憂百姓而自憂非堯舜之道  
也

經筵講章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這是周頌祭文王之詩以文王配天故說文王之  
德與天一樣天命是天之神理於字是歎詞穆是  
深遠的意不已是無有休息之時不顯也是深遠  
的意純是至精至粹無一毫之闕雜詩人說道人  
君如天其德也須法天於乎維天之命耳目所不  
及意想所不到如此深遠自開闢以來無冬無夏  
無晝無夜無有已時故能包涵萬象陶鑄萬古此  
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文王之德嚴色不大知識  
不用如此不顯盡善盡美至精至粹合在宮在廟  
而雖肅不喪雖不聞不諫而敬畏常存自刑于寡  
妻以至宜于兄弟迺于家邦而其德一也自為子  
止孝為父止慈以至為臣止敬為君止仁而其德  
一也雖有四友五臣之助而常嚴亦臨亦保之心  
雖有臺池鳥獸之樂而常存與民同樂之意澤及  
枯骨矣而視民猶有如傷道岸先登笑而望道常  
如未見無一事之不善無一念之不善其純如此

鄭氏金錄

卷三

東宮講義

故能緩懷有夏懷多福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  
由此觀之事有作輟不可以言不已心有出入不  
可言純不純便不可以合天惟文王之純故能配  
天之不已肇造王業克昌厥後恭惟 皇上以剛  
健中正之資當豐亨豫大之日天下惟所操縱而  
人莫敢竊其威福四夷惟所鞭笞而人莫敢盜其  
甲兵但天心無常人心易厭臣愚更願事事法天  
念念作聖知天之監臨可畏也則當如文王之昭  
事上帝知天之視聽在民也則當如文王之懷保

卷三 東宮書讀章二十七

小民文王何以聞于上帝惟曰明德慎刑而已文  
王何以克配上帝惟曰求寧觀成而已務使 聖  
德遠孚于文王而 聖心上同于天道則既有文  
王緝熙之德自同周家有 之長矣臣等不勝惶  
切

東宮四書直講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有子是孔子的弟子姓有名若善事父母叫做孝  
善事兄長叫做弟犯是以下凌上的意鮮是少作  
亂是悖逆爭鬪的事有子說為人的道理當孝父  
母當敬兄長這是人生本有的良心人若不能孝  
弟則良心已失小而犯上大而作亂便無所不生  
若使他平昔為人于父母能孝盡得為子的道理

卷三 東宮書讀章二十八

于兄長能弟盡得早幼的道理則他心中全是和  
氣全是天理自然所行件件循理若說他敢去凌  
犯那在上的人斷然少夫犯上是不順之小者且  
不肯為却乃好為悖逆爭鬪大不順的處此理之  
所必無也夫人能孝弟而自不為非如此可以見  
孝弟當務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君子是成德的好人務是專一用心去做工夫本是道德的根源即物有本末之本就如樹的根一發道是萬事萬物恰好的道理生是發生如樹木的枝葉仁是惻怛慈愛的道理凡施之天下國家仁民愛物都叫做為仁即上文所謂道也有子說天下之事有本有末若每在末上做去根本上無工夫終是假飾一時安能充拓得去使件件都循道理所以君子凡事只在根本切要處專用其力根本立了則天下的道理都從此出萬事萬物自然處置停當道理自然發生譬如樹木根本堅固自然枝葉茂盛此本之所以當務也

朱三

東谷遺書卷三十九

三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仁是惻怛慈愛的道理凡施之天下國家仁民愛物都叫做為仁即上文所謂道也有子說然所謂本者何在孝弟是也人若不能孝弟則自家父母兄弟且不知愛豈有仁愛他人的理如何為仁人能孝弟則親吾之親便可推此心以及人之親長吾之長便可推此心以及人之長至于撫安萬民育養萬物都從此一念擴充去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則這孝弟豈不是行仁的根本學者務此孝弟則仁道自此而生矣孝經上說愛敬盡于事親便能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又如中庸說武王周公遠孝便能治天下如視諸掌舜典說虞舜憂濟懷敦睦九族便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即此意也

東谷遺書卷三十九

朱三

東谷遺書卷三十九

三

合併音離草卷三

江夏郭正域美命甫著

太學講章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  
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  
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我  
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卷三

太學講章

此孔子傳道的書有脉絡有本體有功夫不但盡  
一部中庸之旨而聖人之能事畢矣天命之謂性  
先註命猶令也非也命字作令看便看小了此即  
命根之命譬之于人目口鼻人之形也人之所  
以為人有元神焉人之命也人無命雖有形為  
人蒼蒼者天之形也而天之所以為天亦有元  
神焉天之命也天若無命雖有形亦無生理矣至誠  
無息章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  
也命字當作此命字看凡人之生皆得天之形氣

太學講章

卷三

以為形氣皆得天之命根以為命根是謂之性何  
以又曰性性者生理也率性之謂道無所作為順  
而循之與人共由之是大道也道字解作路字從  
地上行便是路從性上行便是道地外無路性外  
無道第此道也不可不脩或有時而慕慕或有時  
而厭厭聖人從而脩飭之使人坦然可行所以教  
人也人性上雖不可加一物而從性上做出亦不  
可無脩飭之功蓋一本萬殊本性差別不能無事  
聖人覺人良苦心矣揔之為茲道也道也者不可  
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非不離也自不離也性不  
可離也命不可離也衆人求道于聞見有離有合  
君子求道于不聞不見便無離無合不觀者人不  
觀我亦不觀何處着戒慎不聞者人不聞我亦不  
聞何處着恐懼此常惺惺法也君子所以存心也  
此甚隱也而莫見如之此甚微也而莫顯如之千  
觀萬觀生于不觀千聞萬聞生于不聞其孰見焉  
其孰顯焉此即所謂獨也故君子必戒慎必恐懼  
何以謂之獨孤立而一無與伍之謂也蓋凡有觀

間便有所觀所聞之人與所觀所聞之事不得言  
獨惟不觀不聞則無人無我無事無物無始無終  
非獨而何于此能慎可謂探未生窺無始矣此即  
上章事而世儒以上章屬靜此章屬動之機非矣  
又恐人理會不得却指個赤景何處見得是不見  
不聞何處見得是獨何處見得是隱微曰其喜怒哀  
樂之未發乎既未發故不曰靜而曰中中者虛  
也凡有喜便屬了喜有怒便屬了怒有哀樂便屬  
了哀樂不得言虛不得言中惟未發之時一無所  
有一無所屬譬如虛空一般上不屬天下不屬地  
又不屬四方非中而何而世界從此立矣又譬如  
房子當中一般又不屬牆壁又不屬左右前後非  
中而何而堂堂直受用處皆在此矣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和者如和樂之和金石八音和為一樂如  
和味之和酸鹹五味和為一味若皆中節一人之  
喜可合為天下萬世之喜一人之怒可合為天下  
萬世之怒一人之哀樂可合為天下萬世之哀樂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如樹之有根千枝萬葉皆

從此出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如地之有路而  
九夷八蠻皆從此行也致中和致中即致和致和  
即致中一個慎獨沒兩樣工夫求發時氣象如天  
之有命已發時氣象如道之無不脩天地位焉萬  
物育焉世儒看得這話說大了不敢承當過詭其  
說曰此吾心之天地萬物也此看得人身太小天  
地萬物太大而謂聖人說說也又求其說而不得  
曰天地原位萬物原育但致中和者則位即我位  
育即我育是本不相關涉而聖人強自招認猶為  
可嘆今日要見得此事千真萬真是做得譬之  
洪荒之世焦禾殺稼龍蛇混行聖人做一番使地  
平天成萬物得所世界號為欲界不知經過幾千  
萬箇聖人然後有今日不然相吞相殺有欲乃亂  
真不異禽獸矣此皆上古聖人位育之明效也近  
人只見孔子當春秋之時日食山崩川竭水旱蟲  
蝗弑君父不能救得豈其中和之未致也遂主疑  
案便謂位育話頭譬如畫餅不知聖人各有局面  
作用各自不同時雍風動堯舜之位育也放桀放



堯伊尹之位育也康夷狄驅猛獸周公之位育也作君臣父子之典曩爲仁義禮樂之宗主使天下重世知有綱常倫理不至如長夜者孔子之位育也豈在一時一事相比勘哉陸子靜曰宇宙內事皆性分內事帝堯欽曆象考中星而玄象順其紀大禹決江河放龍蛇招玄夷鎮支祈而后土順其序天地如何不位大舜儀鳳舞百獸伏義圖龍馬效神龜周公產嘉禾商宗滅祥桑萬物如何不育位天地育萬物是發中和之事不可只作效看

卷三

大學講章十五

一人循道即盡民物之性矣一人率性即立天地之命矣故曰知其性則知其天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

世人學問無成只是浪蕩無歸宿處故聖賢這一條是指出世間一種大學問欲其知所在則步步不枉費了工夫孔子生平只以大名天以大名堯至此却以太名學何也人生十五離了小學却入大學大學卽此國子監是教天下英俊的處所此大學之道卽古太學中教人的道理蓋吾儒纔向學便要以古聖帝明王大聖大賢自期與天合德此方是大人之學而道卽帝王事功聖賢學術一曰在明明德非他也卽是人的真心從有生以來原是光明洞達徹上徹下的如赤子一生乳哺啼叫一一中節不知有欣美不知有厭惡無所滯留無所執着何等虛明只爲長大以後知誘物化日異而月不同本心所無的日日增多了本心所有的日日鶻突了昏迷顛倒如醉如狂只知有嗜欲不知有天理何以得明所以說明明德如下文身心意知之目卽傳中所云好惡恐懼哀樂等情一檢點復歸于正蓋性本虛無加不得工着不得

力只在情上一刮磨一一洗濯如磨鏡去鏡子之塵便依舊光明而德始復其初矣易曰繼明湯曰日新又新孟子曰昭昭宋人曰惺惺此皆明之之說也然這箇德不但在我一人有天下人共有民者對己之稱無論國與天下卽家之父子兄弟皆是也我但自新其德而生視斯民之污而不爲之新非萬世一體之心卽此便是吾德之未明卽如本經中不說平天下却說明明德于天下且吾一人爲君子而吾一人之外諸人皆不肖則亦不

錯了的我改正他這箇世界如從新做過一番故曰新康誥曰作新易曰鼓舞此皆新之之說也然明德新民若無歸宿一步工夫必流于玄虛之學功利之學頭緒轉多幾能潦泊所以要緊在止至善亦不是分外加增要好之謂蓋明德原有個天德之中新民原有個王道之中尋此恰好處安頓便謂之止至善者乃天理精微之極堯之所謂中孔之所謂矩是也止者如登萬仞之山直到絕頂方是住脚時堯之所謂克執孔之所謂不踰是也

近日新學乃曰有善無惡者善也無善無惡者至善也此是禪家的話頭都無歸宿我卽以禪家話撥之維摩經曰何法何生何法不滅曰善法不滅不善法不生無善無惡何以教人我今只以傳解經卽下文傳中止敬止仁止孝止信內則學問自脩外則親賢樂利那有一件不恰好惟止至善而工夫做到盡頭處乃真大人之學今世儒開口便說明德廣中寫出個光景那有實際故外面雖做得好看却于心全不相干果肯將自己身子關

證千民自家國以及天下——仔細檢點便覺有  
多少不盡分處如何叫做明若說德自德民自民  
分兩路去求至善所謂二之則不是也爾諸生勿  
自家看小了要之都是太學中人都要知大學之  
道自天子元子至公卿大夫凡民俊秀皆由其中  
正謂人人有彝治均平之責范文正做秀才時便  
以天下為己任爾諸生要有此大志氣便講比大  
學問若只做幾句文詞討箇富貴非吾所謂學與  
凡談空說有日玄日妙及之身心有多少不可對  
人言者施之行事有多少不公不法者却要講聖  
賢之道凌駕諸子而上之吾見其為聖門之罪人  
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這一章書是孟子以真學問提醒人這是千古聖  
賢學問的根源此一言可以救人之病可以教人  
為聖賢為神明而不至于為禽獸最為緊要這箇  
心若說是五臟之心原只在內若是思慮之心凡  
人千思萬想都只在外面何曾會想着肚裏且說  
個放字何曾見心進去七尺之軀不知心在何處  
曰放曰失如人家房子無有主人一般真是可畏  
孔子書中說心字極少獨孟子忽然叫做說仁人  
心也今人叫桃仁杏仁何以為仁謂他含着許多  
生意千枝萬葉開花結子都從這點仁做出此即  
是我之心此乃真心即天命之性舍此便無命了  
最靈最妙最神最大只為閑思亂想戲色貨利馳  
騁去了至廉耻惻隱之心都喪盡去禽獸不遠不  
知心在何處學問之道無他只要求其放心而已  
先須知他然後求他大凡歷明境界着不得力下  
不得手只在日用事物之間神識昏迷處提醒他  
嗜欲奔放處撥轉他如珠寶為泥所污一洗便見

明鏡為塵所污一開即明聖賢工夫都在情上故曰以仁存心我這心渾是一團生理不然便是死人了後來學者說將心在腔子裏夫心非物也如何使他在腔子裏孟子後來說盡心又說存心可見心體至大而難盡心體至活而難存盡得存得便不放心後來宋儒說個窮理主敬夫窮理者盡心之謂也爾諸生亦不必索之茫昧之境看得忒神奇了堯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豈有两心放者便是人心求來便是道心大學說正心又豈有不正之心放便是不正求便是正大學正心無工夫依舊只在忿懣好樂處檢點他說食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這便是放心的樣子中庸說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便是存心盡心不放的樣子諸生若理會得則監中生班習禮作課讀書那件不是心上工夫若視作苦心看做無益的事則雖曰對聖賢而心在千里之外失此真心便叫不得人了可不畏哉

合併黃離章卷之三

江夏郭正域美命甫著

東宮書經講章

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訛

申字解作重字既命嚴仲又命義叔故曰申命義叔是官名南交是南方交趾之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說字解作化字南訛是夏月所當變化的事南方屬夏所以叫做南訛此節帝堯專命義叔重管考驗夏時的節氣使他去居南方交趾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明都凡夏月百物茂盛談話化的事都均次其先後授與有司頒與百姓毋知道使他依時去做不致差失也

郭正域集

卷三

東宮書經講章

帝曰曠咨若予朱驩爰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曠是誰咨是訪若是順采是事驩爰是臣名都是曠美的意思其工是官名方字解作且字鳩字解作聚字僝字解作見字帝堯問群臣說道誰為我訪問能順行政事的人舉薦將來我將用他當時有臣驩爰者舉薦共工之官而先嘆其美說共工方且鳩聚衆事著見其功帝若用之將來必能順事這箇共工原不可用之人這箇驩爰薦他原不是公心不過是與他一樣的小人他來私相朋黨以欺帝堯所以下面帝堯決不用他夫以帝堯之明而廷臣薦人亦有不可聽如驩爰者此知人之所以為難也

卷三

樂書經禮書

卷三

樂書經禮書

他這都不是難事舜惟父又頑母又嚚象又傲一家都是難處的人舜能行孝感他所以為難蓋父母如天一般不是可以虛文感動得兄弟如手足一般不是可以小事計較得的這都要一味真誠精神此就如講大學的誠了意正了心脩了身才能齊家後來治國平天下都不難了此舜之所以有天下也

卷三

東宮書經講章四十五

釐降二女于鳩汭鳩于虞帝曰欽哉

釐是整理降是以二女下嫁于他鳩汭是地名乃舜所住的去虞嬪是為他的婦欽是敬帝堯欽先試舜儀刑于家者何如於是治裝下嫁二女于鳩汭之地使為虞舜之婦堯又念這二女是帝王的女舜是箇百姓恐二女在他家驕慢不知敬謹故誠之曰欽哉蓋教必恭必敬以盡婦道不可違慢也這是帝堯將以天下讓與舜其留心慎重如此後來舜果能刑于二女帝堯遂以天下與他了蓋世間女子最不易化他不比男子讀書明理所以感化為難惟舜平日為人正心脩身謹言慎行無一毫苟且無一事不停當所以二女都感化做了賢聖舜既化動二女天下的人那一箇不可化此舜之所以有天下也

東宮書經講章

卷三

東宮書經講章

四十五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輯是欽五瑞是五等諸侯手中所執之王就如今百官所執的笏板一般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這五件物是諸侯始封時天子頒降與他使之各人拿之以為符信故叫做瑞既是畫四岳是四方諸侯群牧是四方諸侯之長群后就指四岳群牧說帝舜攝位之初于正月內先召集天下五等諸侯將他始封時所授的主璧都欽取在一處驗看真偽何如然道路遠近不齊未朝諸侯未見或先或後舜則于正月盡間着他每日隨到隨見不必取齊蓋人少陸續相見則接待之禮既得周全又可以詢問他各處政事併方俗利害既見之後還將那五瑞依舊班賜他蓋與天下正始以示更新之意也

類文外傳卷五

卷三

東宮舊議章四十二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

二月即如今の二月東是東方巡守是天子每年自家出去巡行天下看那天下官員所守地方的事體這是古禮岱宗是東岳太山他是四岳所宗叫做岱宗柴是燔柴以祭天秩是祭祀中的次第望秩是本處的山川不能一一徧到故望而祭之山是山神川是水神觀是接見他東后是東方的諸侯此言攝位之初四方諸侯來朝已畢遂舉行巡守之禮是年二月先往東方巡守于東岳太山之下燔柴祭天其東方各處山川之神不能一一親到遂望而祭之祭祀已畢遂接見東方的諸侯蓋天子為神人之主祭祀是禮神肆觀是禮人此巡守之事也

類文外傳卷五

卷三

東宮舊議章四十二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  
外簪如五器卒乃復

協字解作合字春夏秋冬叫做時月大月小叫做  
月正是改正一月中幾多日叫做日此言帝舜既  
接見東方諸侯因察他侯國中時候的早晚月令  
的大小與日子的甲乙比義和所頒的曆書如何  
有不合的要他改正務使同奉朝廷的正朔這叫  
做協時月正日同是要他一樣律是作樂的器管  
度是丈尺量是斗斛衡是權衡此言帝舜看侯國

東晉書

卷三

東晉書

中律呂孰清孰濁孰高孰下量段帛的丈尺那箇  
長那箇短量粟米的斗斛那箇大那箇小稱斤兩  
的權衡那箇輕那箇重務要他一樣樣子與朝廷  
頒降的一般有不同的要他改正這叫做同律度  
量衡脩是脩明五禮是古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  
共五箇禮五玉卽上文的五瑞三帛是三樣的帛  
帛諸侯世子執的是纁公孤執的是玄附庸君執  
的是黃二生是卿執的羔羔是小羊取他成羣而  
不失類之義大夫執的是雁取他候時而行的意

東晉書

卷三

東晉書

思這兩件都是活的故叫做二生一歟是雉卽今  
野雞士執他取他必不失節的意這一件不可以  
活得故叫做一歟簪是物相見執以為禮卽是上  
面五玉三帛二生一歟舜巡行所到他方脩明這  
五禮不使他廢了使天下的風俗都一樣至于各  
官朝見的各執這五玉三帛二生一歟以為簪這  
叫做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歟執五器是五禮  
之器既行這五禮就有那五樣談用的器四舜子  
巡行所到他方又脩這五器都要他一樣不許彼  
此異制這叫做如五器卒乃復是事畢了乃轉而  
回京此舜東巡狩所行的事共件件留心如此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闕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月正就是正月元日是初一日格于文祖是親到文祖廟裏去祭祀文祖是帝堯的始祖已見上文先時舜受終于文祖不過是攝行天子之事到此堯崩之後舜服既畢當時天下人心因舜是聖人都歸了舜舜只得于正月初一日到文祖廟裏祭告纔即天子位必以月正元日者是一年之始也舜既告廟即位首先召見四岳大臣四岳即堯典

卷三

東晉書經傳卷三

裏面的四岳他是累朝元老凡四方的事他都曉得所以先問他詢是問訪問他治天下的道理人君治天下第一件事是進用賢人但賢人在天下或不曾舉用或屈在下位朝廷未必盡知于是大開那進賢的門路使四方的好人都得以進用無人阻當他這叫做闕四門又以人君一人的聰明有限天下事那裏盡曉得于是明四方之目達四方之聰使天下人目所見得我都看見這叫做明四目天下人耳所聽的我都聽見這叫做達四

聰闕四門則天下的賢才都進來了猶一家一般明四目達四聰則天下的事情都通達了猶一身一般以帝舜攝位二十八年其于天下賢才知而舉之宜無不盡天下事情宜無不知今即位之初闕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只為天下賢人甚是難知一人不留心便不得他用天下事甚多一日不留心便誤了大事此帝舜之勵精求治為第一義也

卷三

東晉書經傳卷三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民之能邇惇德允元而

任人蠻夷率服

此一節是帝舜即位之初問政于州牧咨是問十有二牧是那十二州方伯牧是養民之官帝堯既分天下為十二州每州設官牧養百姓于是呼十二州之牧而告之說凡百姓每饑寒無噍的如何叫做太平所以牧民之道當使民足食面足食之道在不悞了他做庄家的時候必須輕徭薄賦上面人不苦那百姓不過取那百姓的使民得盡力

卷三

卷三

夏官書經疏卷三

于農畝之事然後水旱無憂民食可得而足也這叫做食哉惟時民食既足教化可興一州之民有在遠方的遠是四方各處的人須是上面人去寬恩撫恤他叫做柔遠有在近處的邇字解做近字即京師內外的人須是上面人去馴習教化他使入于禮法叫做能邇惇是厚德是有德行的人于此人則親厚他允是信元是那仁厚的人于此人則親任他使這兩樣好人助我為治這叫做惇德允元難是拒絕的意思任人是包藏凶惡的人于

此人須深惡痛絕他使不得倖進貽害于民這叫做難任人爾十二牧若于這幾件處置得好不但中國之人皆得其理雖蠻夷外國之人皆慕我治化亦相率而服從矣蠻夷就如今南倭北虜一般夫安民之道全在於知人但君子難知小人易進天下事矣君子成之不足一小人壞之有餘所以進君子退小人為第一義此萬世圖治者所當深念也

卷三

卷三

夏官書經疏卷三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  
時會曰伯禹作司空

此是帝舜即位之初求總領政事的宰相舊是振  
起精神做事業庸是事熙是恢弘脩舉帝指帝堯  
載是所行的事宅是居百揆是官名他是百官之  
長即如今閣臣宰相一般亮是明采是衆事惠是  
順瞻是衆類凡有一事就有那一事的條目故叫  
做承就有那事中的入所以叫做瞻舜咨訪四岳  
說今之天下乃帝堯之天下今之事功乃帝堯之

聖賢集卷三

卷三

聖賢集卷三

聖賢集卷三

事功爾在朝之臣有能奮起事功熙廣帝堯之事  
者我將使他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使件件停  
當順成庶類使物物得所此輔弼重任不知何人  
可以當得于是四岳及所領諸侯同獻舉薦說今  
有伯禹見做司空之官可居此任治平之事莫先  
于擇相此舜之所以先留心即如堯典中若子采  
明揚側陋一意堯之求舜舜之求禹皆同此心也

大禹謨

大禹即舜典內作司空平水土的伯禹他的功業  
最盛後來繼舜有天下所以叫他做大禹謨是謨  
讓這一篇書是史臣記大禹所告于舜的謀議故  
名為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曰若堯舜語辭史臣將叙他的事先以二字發起  
文命是文德敷命敷是布祗是敬帝指帝舜史臣  
稽考古時大禹他治水成功其文德敷命已東漸

聖賢集卷三

卷三

聖賢集卷三

聖賢集卷三

西被南暨北及敷布于四海內外當時舜與禹之  
心不敢謂天下已安已治于是大禹將他的謀議  
敬陳于舜共保太平凡為人君者須要人臣的議  
論凡為人臣者須要將善道來告于君帝舜好問  
好察此禹所以敬承其意而告之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此以下便是大禹所陳之謨后是君克是能艱字解作難字克艱是知到艱難却勉力去做事業又是治敏是速大禹說為人君者若不知艱難則為君的事都廢了須要知道天下的事都在我一人身上兢兢業業不敢一時怠忽真知君道之難不徒知其難又有以勝其難這叫做后克艱厥后為人臣的若不知到艱難則為臣的事都廢了須要知道朝廷的大事責任在我也兢兢業業不敢一時苟且真知為臣之難不徒知其難又有以勝其難這叫做臣克艱厥臣如此君臣交儆上下交備則天下政事無不交舉天下黎民無不遂化於德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觀此兩言可見天下治亂只在君臣一念的敬謹帝舜聖君大禹聖臣所陳之謨只說難難然則後世為帝王的與為人臣子的豈敢放肆哉孔子說為君難為臣不易即此意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允是信茲字指上面君臣克艱兩句說嘉言是好言語伏是隱伏遺賢是賢人遺而不得用帝舜聞禹說到君臣都當克艱即應許之曰俞汝所說誠是若是為人君為人臣者信能盡茲克艱之道便責盡心採納天下的嘉言凡天下的人有好話說有益于治道都得上聞不至隱藏了這叫做嘉言罔攸伏便能盡已採訪天下的好人凡賢人能為朝廷幹事的都得進用不至遺棄于野了這叫做野無遺賢好言既得行好人又得用天下百姓都受恩澤萬邦都太平了這叫做萬邦咸寧此又見得開言路求賢才乃君臣克艱中之第一事也

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

歌俾

這一節是承上文說水火金木土穀六件是天地自然之利正德利用厚生三件是人事當然之理六件加三件共九件既脩既和便有成功叫做九功凡人君所以養人的都有次第了不致錯亂便是九功惟叙叙字解做順字既有次序就教做九叙那百姓每安養于九叙之中樂樂利利共享太平不覺心中快活口裏唱咏形于歌咏之間便是

卷三

虞書經講章 五九

九叙惟歌為治至此可謂無虞矣然凡人常情不免始勤終怠安養既久怠荒易生則已成之功安能保其久而不廢又當有以激勵之凡那百姓每有勤于九功九叙的則戒之用休戒是曉諭他休是以善言獎勵他的好處使他知所勤勉有怠于九功九叙的則董之用威董是督責他威是以刑法懲創他使他怕懼然又恐事出勉強或不能久故又勸之以九歌就把百姓每前日歌咏的採訪將來協之律呂播之聲音以勸相他使百姓每歡

忻鼓舞趨事赴功各人歡喜去做生理備者常備和者常和前日之功常久不壞這叫做俾字解做俾字是上面人使他夫養民之政至平惟叙惟歌即所謂無虞又係勿壞即所謂儆戒凡太平既久人心渙散易致廢壞惟聖君賢相兢兢業業用心保守此大禹所以戒舜也我太祖高皇帝有敕民榜文又有木鐸老人曉諭百姓耕作又有聖諭各安生理無作非為使百姓每誦讀這便是九功九叙九歌勿壞之意

第五卷

卷三

虞書經講章 六十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這一節是帝舜因大禹陳說養民之政遂應而許  
之曰俞汝說養民之功當保勿壞這言語說得極  
是但今日治功實汝所致往時洪水為災地也不  
平天也不成自汝治水之後地都平了地既平上  
天春夏秋冬遂其生物之功天也成了于是六府  
三事允治六府即是上面說的金木水火土穀府  
字解做藏字這六件乃財物所自出叫做六府無  
一件不備三事即是上面正德利用厚生這三件  
是人事所當為叫做三事無一件不和這叫做允  
治養民之政至此不但今日之民蒙被其澤雖萬  
世之後猶將賴之這叫做萬世永賴這都是汝治  
水之功非他人所能也時字解做是字乃字解做  
汝字就指禹說汝功如此天下事成之甚難壞之  
甚易我豈不思克艱患迪之道求所以保之哉夫  
禹以勿壞之道貴難于舜舜以治水之功歸美于  
禹盛世君臣氣象可想見矣

帝曰來禹治水做于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  
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這一節是帝舜因大禹以功德推讓皋陶却說禹  
之盛德大功以見非皋陶所及而攝位不必辭也  
治水即是洪水逆行叫做洪水允字解做信字  
行如其言曰成允事就其緒曰成功不敢晏安叫  
做克勤不敢奢侈叫做克儉滿是盈滿假是寬假  
帝舜說道來汝禹昔日洪水為災逆行汎濫乃天  
示大變儆戒于我當時汝當奏說這洪水當如何  
澹決如何疏導後來見汝行事一一皆如所言信  
而有徵凡所謂敷奏以言的都有成了這是成允  
到如今果然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大功克就  
凡所謂明試以功的都有成了這是成功此惟汝  
之賢非他人所可及也然常人功成之後未免有  
滿足自恕之心必怠而不勤侈而不儉汝雖為朝  
廷立了許多功績我觀汝之在國則荒度土功敷  
布文教八年于外過門不入這等克勤于邦我觀  
汝之在家則飲食菲薄衣服粗惡宮室卑小這等

克儉于家且自視默然日惟不足雖有大功只覺得朝廷上事幹得不盡如一無所有的一般並無一毫盈滿之心寬假之意此惟汝之賢非他人所能及也這一節書是帝舜說禹之功德成名成功是功勤儉以下是德勤儉二字更為緊要人生不勤則般樂怠傲人生不儉則放僻邪侈克勤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克儉則天下無不足用之財所以古人云驕奢生貧賤勤儉生富貴至于不自滿假又是勤儉的源頭禹有這等大功德且不敢自及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矜是驕誇的意思伐是張大的意思懋是茂盛嘉是稱美丕績是大功乃字解做汝字曆數是帝王以位相傳的次序如曆書歲時節氣先後有序的般又說禹之盛德說道大凡人自矜自伐的雖有功能覺得器小其功其能都不足道況我有矜伐的心人便有爭競的心汝惟不自矜誇其能而其能之實自不可掩天下的人自然敬服誰來與汝爭能汝惟不自張大其功而其功之實自不可掩天下的人自然推讓誰來與汝爭功我因此懋汝之盛德嘉汝之大功知天命人心咸歸于汝帝王相承的次序決定在于汝身汝日後終當升此大君之位為天下臣民之主今日總師之命豈可得而辭哉看來這不矜不伐四字最好即是上面不自滿假的意思只是箇謙虛禹治水之後其功其

能使地平天成猶然這等謙虛所以孔子說天  
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  
人遷惡盈而好謙凡人位愈高而心要愈下德  
大而心要愈小此禹之所以終有天下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這是舜將傳位于禹遂授他以治天下的心法凡  
人只是一箇心如何又有人心又有道心但幾于  
人欲上的便叫做人心幾于道理上的便叫做道  
心如中庸所說喜怒哀樂四件若幾不中節件件  
只要行自己的私意全不顧道理如何這都是人  
心如才想這一事又想那一事千思萬想頃刻之  
間多少變化只要遂他的一點私心便無所不為  
至于四海困窮天祿未終豈不殆哉危是危殆這  
是人心惟危如喜怒哀樂件件都中節雖發出來  
都與未發的一般更無一毫已私純是一箇道理  
這便是道心這道心人皆有之但為私欲所蔽纏  
覺幾見又昏昧了微是微小的意思這是道心惟  
微這兩件人心道心若不知辨別則危的只見危  
了微的只見微了所以治心者要于此心念頭初  
起時節須精以察之看我此一念可是人心可是  
道心都分別明白不使混雜這是惟精既精察了  
就要去了人心專一守着道心湏是此身方寸之

初學堂講義

卷三

東堂集卷三



中只有此一箇道心更無有他這是惟一這等純  
是天理凡百事為自然合着正當的道理也無太  
過也無不及而信能執其中矣這叫做允執厥中  
中即是道心就他合着道理說叫做道他正當恰  
好叫做中看來人心這心原無甚差別若覺得是  
人心反而歸向于正則人心都化為道心了若是  
道心守不定又有一念之差則道心又化為人心  
了所以精一之功最為緊要中字是人所受于天  
地的即中庸上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那戒謹  
慎獨之功便是精一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  
者天下之達道便是道心了到致中和天地位  
焉萬物育焉便是允執其中比十六字是萬世心  
學之源千聖萬聖道統之傳實始于此此舜之所  
以告禹也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  
慝祇載見替喪變喪齊栗替喪亦允若至誠感神矧  
茲有苗

這一節承上文說伯益舉帝舜之事以見德之可  
以動人帝是舜歷山是地名號泣是哭旻是仁覆  
憫下天心憐憫下民故曰旻天負罪是把罪認在  
自己引慝是把惡引在自己慝是惡祇是敬載是  
事齋慄是敬懼變喪是齋慄的模樣允若是信而  
順伯益說道當日帝舜窮時曾耕田于歷山此時

和泰會館藏書

卷三

朱熹經義卷六十八

他父替喪之心甚不喜他帝舜恐不得父母的意思  
日日呼旻天而號泣又齊父母而號泣他全不說  
父母不是只說是我為子的孝道未盡認為己罪  
引為己惡在替喪之前變喪然莊敬戰慄替喪雖  
愚被他孝心感動歡喜信順化而為善矣這都是  
舜的至誠感動之虔然不但人可以誠感便是鬼  
神無形無敵人若能誠他也感動矣了况有苗亦  
人耳若能脩德豈有不化之理而何必以兵加之  
乎此是伯益把帝舜之事來勸禹見得不當用兵

之意然所謂變變廢一節則萬世聖人之大孝  
即前堯典中說的蒸蒸又不格姦姦之所以德聖  
人尊為天子以此二句不獨伯益贊之而已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  
兩階七旬有苗格

昌言是盛德之言拜是聞他的好言便拜謝他班  
是還二千五百人為師振與整字同五百人為旅  
証是大數是布于是猶羽是羽旄都是樂人手中  
執采舞的兩階是東階西階七旬是七十日格是  
至大禹聞伯益說謙愛益滿招損德動人誠感神  
這都是盛德之言就下拜而愛之信之深敬之至  
也就依他的言語說爾之言甚是便班師整旅以  
歸京師于是布他的文命德教不復以三苗為意  
那時朝廷無事惟有那執干楯的與那執羽旄的  
舞于東階西階之間此豈有心于三苗之順逆不  
覺只在七十日內有苗都來了回心向化不復逆  
命矣夫以大禹聖人三苗小夷耳以師旅威之却  
反逆命以德化之却反順從可見人君感化天下  
只在脩德不在威勢而大禹虛已聽善真萬世之  
師也

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  
天工人其代之

無字與毋字同是不可這等教是上面人所行下  
面人便依着即如上人教他一般逸是怠惰欲是  
放肆有邦指天下有國的諸侯說兢兢是戒謹業  
業是危懼幾是事之微凡朝廷上行一事其作事  
之始得失之間便是治亂禍福之所由分極言其  
多凡有萬端故不曰萬事而曰萬幾曠字解做廢  
字凡庶官若非其人即如廢了一般故曰曠庶官

鄭玄注

卷三

東漢書

天工是說朝廷上的事皆是上天的事只如下面  
人替天行事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皋陶說人君一  
身乃臣下標準若自家安逸縱欲則天下有國的  
諸侯也都效法安逸縱欲這恰似教他逸欲一般  
為人君者慎物教逸欲有邦須要兢兢業業畏懼  
可也夫人君統理天下只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  
來常有萬端耳目所不及心思所不到智慮所不  
周便有許多吉凶禍福隱伏其中如何不兢兢業  
業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理須要庶官與我分

理若不得人必至曠廢須要選擇賢能不令致于  
曠廢凡此庶官所作的事都是上天的事天不能  
自為而付之人君人君不能自為而付之庶官是  
庶官如替天行事的一般如天要安養小民不能  
自養人君又不能獨去養他須庶官來安養他天  
要賞善罰惡人君又見不得許多要庶官來料理  
却不是天的工都是人代了若曠一官則廢了天  
之一事矣這兢兢業業是端知人之本無曠庶官  
是盡知人之道若曉得代天工則人君欲行一事  
也如天在上欲用一人也如天在上敵不兢兢業  
業哉

鄭玄注

卷三

東漢書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庸是用歌是詩歌勅是戒謹幾是事之微惟時是無時不戒勅惟幾是無事不戒勅股肱是人之手足以比臣下元首是人之頭以比君上這兩句是君臣一體的意思是歡喜作事起是治道興起百工是百官之工熙是起帝舜之時天下既已太平猶恐君臣之間怠荒易作乃用作歌以相儆戒先述其作歌之意說道上天之命最是無常至為可

郊  
奏  
卷三

卷三

卷三

畏必須兢兢業業常存敬畏無晝無夜無一時而不戒無小無大無一事而不戒庶乎天命可常保也乃歌曰為臣是君之股肱若能欣歡踴躍以亮天工以熙帝載這是股肱喜哉則人君為元首的左右有人輔相有賴有不興起者哉百官的事務綱舉目張政平事理有不熙廣哉正是帝舜所作之歌他却先說股肱後說元首蓋以保治之事先望之于臣也股肱元首四字下得極切盛世君臣真如一體若有君無臣即如人無手足一般臣

人一身之間動作云為全憑手足手足得力而元首自尊此大舜作歌先于股肱也

郊  
奏  
卷三

卷三

卷三

皇陶拜手稽首應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  
屢省乃成欽哉

應言是大數疾言念是想念率作是人君總率群  
臣興是興起事是功憲是法度屢是不一而足省  
是稽考成是事功成起皇陶將欲廢歌而先述其  
意乃拜手稽首大數說道帝欽勅天保治與其以  
勅天之遺倡于己其思念之哉夫所謂股肱之喜  
不能自喜也人君一身乃臣下之表若不去倡率  
他則臣下何所觀感必須以憂勤惕勵之心總率

新定古今集卷五

卷三

樂府詩集卷五

群臣使他每都勤脩職業以興起朝廷的事功這  
是率作興事但興事者又不可多事只當謹守成  
法率由舊章不可輕信喜事之人有所更改這是  
慎乃憲此帝所當敬念者也然不有以考驗之則  
那有成無成無所分別了又必日省月試屢去  
考成功看他果能興事與否然後情者警勤者  
有課功覆實之效無誣譏欺罔之弊此又帝所  
敬念者也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  
元首繼繼哉股肱情哉萬事墜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廣是續載是成帝既歌他又續歌以成其義也明  
是聖明良是忠良康是安康繼繼是煩細的意思  
情是懶惰墜是廢壞皇陶既述其廢歌之起乃遂  
續成其歌說道人君是臣之元首若能明于任官  
率作者成無事不知無人不曉這是明哉則為股  
肱的小大之臣咸懷忠良無一人不盡心為國這  
是良哉有君有臣則事以人成政以人事國家之

新定古今集卷五

卷三

樂府詩集卷五

之事豈不妥帖停當這是庶事康哉又歌說為元  
首的若不能總攬大綱而煩瑣細碎常侵臣下之  
職這是繼繼哉則為股肱的都苟且懶怠不肯任  
事這是情哉那國家之事不免懈弛而廢壞豈不  
墜哉這是皇陶以保治之遺責之于君者如此帝  
舜聞皇陶之言拜以致其敬又俞而然其言說道  
自今以往我君臣上下當一心敬謹以保天命往  
欽哉夫帝舜之歌先說股肱重在臣上皇陶之歌  
先說元首重在君上皇陶說欽哉以儆其君

說欽哉以儆其臣君臣保治不外一敬也大抵統治固難保治尤難天下之亂都生于太平之日只為上下宴安不知儆惕古今治亂循環真為可畏此虞廷君臣所為交儆也

卷三

經世文編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畧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這是定青州的境界海是東海岱是泰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禹既分了青州遂定其境界東北跨大海西南到泰山這地方都屬青州即今山東濟南青州登州萊州四府與遼東諸衛都是嵎夷是地名在今山東登州府堯典說宅嵎夷就是此地畧是制為經界的意思嵎夷在青州極東地方最遠施功為難今水患盡去其地皆可經畧矣

鄭玄注

卷三

東晉書

遠地如此則近者可知是青州之土無不平也濰淄是二水名濰水出今山東莒州至昌邑縣入海淄水出今山東萊蕪縣東至壽光縣入濟青州有濰淄二水向嘗泛濫今則濰水入海淄水入濟各循其故道矣是青州之水無不平也濰是水邊廣是廣闊斥是斥鹵可以煎鹽的去處禹辨青州之土有兩樣在平地則其色潔白其性墳起在海濱則一望廣闊又斥鹵而鹹先辨其土宜而後可定貢賦也青州之田居上下較之九州為第三等賦

居上較之九州為第四等田既三等賦又第四等者寧寬一分使民受一分之賜也

厥貢鹽繇海物惟錯岱猷綵泉鉛松怪石萊夷作牧  
猷繇鹽綵浮于汶達于濟

鹽是鹹土煎成的繇是細葛錯是雜海物非一種故叫做錯猷是山谷泉是麻鉛是黑錫怪石是怪異之石萊夷是萊山住的夷人牧是畜牧鹽是山桑禹定青州之貢有一州通出的有各處所產的如鹽與細葛并樸出的海物皆服食燕享所需此通一州之貢也如岱山之谷所出有綵與泉可為衣服又有鉛與松木怪石可以為器械屋宇萊山

夷人牧放的去處出的山麻之綵最是堅韌可為琴瑟之絃繇帛之用者則盛于筐篚以入貢此隨地所出之貢也汶是水名出山東萊蕪縣至汶山縣入濟禹定禹州之貢道以汶水去濟最近而濟水與河相通則使浮舟于汶由西南達于濟達濟則達河而帝都至矣不言達河者因前兗州已言浮于濟漂達于河故也以上都是經理青州的事禹貢于各州貢道說得極詳蓋清範保國家命脉不可不慎即今京師數百萬倉糧仰給東南也

都從山東淮泗來亦浮汶達濟之意但今黃河南徙決入運河又懸泛濫又愁淤塞不徒為漕運之害即鳳陽 陵縣江北郡邑小民大為可慮朝廷每年費數十萬錢糧付之無用所以然者皆由治水無術不能效大禹疏導諸水而徒脩堤障塞此昔人所謂不學禹而學鯀也

卷三

東晉書地理志八上

中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又蒙羽其壑大野既潏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

這是定徐州的境界禹既分了徐州遂定其境界東至大海北至泰山南至淮水這地方都屬徐州即今山東兗州府南直隸徐泗等州都是淮沂是二水名淮水出今河南桐柏縣東至淮安府地入海沂水出今山東沂水縣西南至邳州入泗又是治蒙羽是二山名蒙山在今山東費縣羽山在今贛榆縣藝是耕種徐州之水淮沂為大往時部之濫至是淮入于海沂入于泗而二水皆得其治矣至于蒙羽二山向為淮沂所包今水患既去地利可興而皆得以種藝矣大野是澤名在今山東鉅野縣豬是倖畜而復流東原是地名即今山東平州地方徐州之澤有大野是濟水橫絕的去處往時不免潰決至是始能容受衆流而既結矣至于東之地是大野環抱的去處為濟水所經今則水患盡去而已底于平矣于此見徐州之水之不平

卷三

東晉書地理志八上



治也埴是粘膩漸是進長包是叢徐州水患既平由是辨其土宜其色則赤其性則粘膩而墳起其草木亦漸而進長包而叢生矣徐州之田較九州則居上中為第二等其土厚故也其賦較九州則居中為第五等人工尚稀故也大禹於各州田賦等則如此詳明正欲因田課糧不使朝廷有額外之征聖人之慮遠矣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榮彼既導河澤被五豬厖土惟壤下土墳壚厖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遠于河

這是定豫州的境界荆即是荆州之荆山禹既分了豫州遂定其境界西南到荆山北到大河這地都屬豫州即今河南開封南陽歸德汝寧五府及南直隸潁亳二州山東曹州都是伊洛瀍澗四水名向嘗橫流今則伊瀍澗三水各入于洛與洛水合流而入于河蓋豫州之川無不治矣榮波荷澤孟豬是四澤名這四箇澤往嘗泛溢今榮波二澤既有蓄洩又導荷澤之餘波以入于孟豬而孟豬亦能容受孟豫州之澤無不治矣墟是疏豫州之土在高處的其性柔細在低處的其性墳起而疏鬆不言色言其色雜也豫州之田居中上為第四等其賦居上中為第二等而年分不同間出第一等賦高千田者亦以人功脩也豫州之貢有漆有枲及絺之細葛與紵之苧麻可為布的其入篚

者有黑經白緯之織與精細之廣其待錫命而後  
貢者有治磨的錯刀蓋磨錯非常用之物故不制  
為常貢也豫州去冀州最近以河為界其入貢之  
道東境徑自入河西境則浮于洛而達于河達河  
則達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豫州的事

平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族平和  
夷底績

這是定梁州的境界華是西嶽華山在今陝西西  
安府華陰縣黑水這地方都屬梁州即今四川雲  
南及陝西之漢中府階州皆是岷嶓是二山名乃  
江漢發源的去處自禹功既施水不泛濫二山之  
間其地皆可種藝此則江漢之上源治矣這沱潛  
二水是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此乃江漢分出的  
支流禹都加濬治于是二水各有所歸或入于江  
或入于漢而無不順其道矣此則江漢之下流治  
矣蔡蒙是二山名旅是祭山之名蔡蒙二山之間  
沕水經流其勢漂疾向嘗為患今水土既平于是  
遂行族祭之禮焉二山平則凡土之高者無不治  
矣和夷是地名向以水患難于成功今則可以經  
畧可以耕治而亦致有功績矣和夷底績凡地  
之平者無不治矣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下四條是記禹導山之事即所謂隨山也前而九洲中雖各載有導山的工夫但逐州分記至此又把天下的山分做南北二條說他下手的工夫不先說導水却先說導山者蓋水源出于山禹隨山乃所以治水這一節是導北條大河北境之山岍岐荆都是雍州的山壺口以下諸山都是冀州的山蓋北條大河北境諸山乃河濟兩派大水所

禹貢

卷三

東宮經緯卷八十七

出入的去處故禹先從雍州岍山導起東及岐山又東至于荆山無不施功則其間不但河無所壅塞而涇渭澧漆沮河內皆有次第矣逾是過雍州功畢禹乃過于龍門之西河到冀州地方治壺口雷首以至于大岳又治底柱析城以至于王屋又治太行恒山以至于碣石水勢至此都入于海則其間不但河濟順流而汾潞漳沁恒衛淇淶等水皆有歸向矣上文所謂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大原至于岳陽單懷底績至于衡滌漢江滄海

沮既從澧水攸同荆岐既旅原隰底績者以此

禹貢

卷三

東宮經緯卷八十七

山傾朱園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陰房  
這一節是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不言導者承上  
文導岍而言也西傾朱園鳥鼠太華都是雍州的  
山熊耳外方桐栢陰房都是豫州的山蓋北條大  
河南境諸山乃渭伊洛淮諸水所出入的去處故  
禹從雍州西傾山導起歷朱園鳥鼠以至于太華  
此導雍州之山也前所謂終南惇物至于鳥鼠三  
危既宅者以此由是到豫州地方導熊耳外方桐  
栢以至于陰房此導豫州之山也前所謂伊洛淮

水谷徒黃華

卷三

東晉書卷十九

瀾既入于河者以此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嶺  
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這一節是導南條江漢之山乃治江漢的事嶓冢  
是梁州的山荆山內方大別都是荊州的山蓋漢  
水發流于梁州之嶓冢山經流于荊州之荆山內  
方大別諸山禹則導嶓冢以濬其源至于荆山內  
方大別以引其流則漢水于是乎入江矣此施功  
于漢也岷山是梁州的山衡山敷淺原是荊州的  
山蓋江水發源于岷山故禹從岷山之陽導之而  
江之源治矣然江自岷山以下直流至東南數千  
里兩邊夾江却都是山其北邊山勢連接直至衡  
山其南邊山勢連接直至敷淺原故禹從岷山之  
陽至于衡山去導大江北岸一帶的山又渡過江  
至于敷淺原去導大江南岸一帶的山由是一  
水兩邊通流無滯而順其趨海之勢矣此施功于  
江也如此上文所謂江漢朝宗沱潛既道九江孔  
殷彭蠡既豬者以此

大炎崐岡王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賊宗

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崐是出王的山名岡是山脊天吏是說行兵的將帥如奉上天之命來的故曰天吏逸字解做過字逸德是其德有過德是滅渠是大渠魁是首惡脅從是好百姓被他人逼迫去從他的罔治是饒了他胤族誓衆說今我奉命征討義和爾衆罔當同力又不可安殺當分別重輕蓋敵中也有善惡不辜就如山上有王有石原不同若猛火焚燒崐

古今事考

卷三

東晉書紀事卷九上

岡則不分王石皆燒壞了今將兵之時那奉天討罪的天吏若不分好歹一槩殺戮這叫做過逸之德則其害更甚猛火者我今行師只將那首惡一人殲滅不赦其餘脅從之黨迫不得已他原非有心爲亂原是被入脅使者一切開釋不問舊染汙俗又是一等人原是好好百姓被那義和漸染壞了他陷于罪戾而不自知者咸赦除之使他得以改過自新如此則元惡伏辜而無罪之人不致濫殺仁義兩全真王者之兵也大凡帝王之兵只論

惡那脅從污染之人或是爲饑寒所迫或是爲勢力所驅原非有心爲亂豈忍盡殺況他人衆怨激而成變亦無盡殺之理此不可不慎也

古今事考

卷三

東晉書紀事卷九上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欬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虞是箇管山澤的官名機是弩牙括是箭尾着弦處度是準則釋是發欬是敬止是此心當然不易的道理即如大學至善一般率是循乃祖指成湯攸行是成湯所行的朕是伊尹自謂懌是喜悅辭是稱美之辭伊尹又說王之盛德當如虞人射弩一般弩機既張不肯遽然輕發必仔細審察那箭尾與所射之物法度相合方纔發箭則射無不中

卷三

卷三

東宮經義卷九十一

人君慎德的工夫也要如此尋箇準度蓋事物物原有箇恰好的道理乃是當止之處若不敬則心無主何以知止王必恭敬淑欬務求到那道理恰好的去處當止而止如所謂止孝止慈止敬止仁即是止于至善也然欲知當止之處不必他求乃祖成湯所行的事件都是倖當的王如今只是遵依着他的行事如他顧諟天命我也這等顧諟天命他祗肅上下神祇社稷宗祖我也這等祗肅他昧爽丕顯我也不顯其德他慎乃儉德我也

卷三

卷三

東宮經義卷九十一

儉凡他三風十愆一毫不犯就如虞人省括于度然後發箭的一般自然事事合宜得其所止美我當初受先王的重託常以不能輔王守業為懼若王果能如此則我之心甚是喜悅豈但我喜即萬世之下亦莫不稱我王為賢君王可不勉之哉伊尹告太甲只要他法祖凡祖宗創業艱難他行的事便是萬世子孫之法若不法祖便任意亂行若人君欲止其所止舍祖法更無可止處了此伊尹一言萬世君道之準不獨有商一代為然也

王祖桐宮居憂克終九德

但字解做住字憂字解做哀喪克終是善終九字  
解做信字史臣記太甲往桐宮居憂三年既已絕  
遠群小絕近湯墓凡平日一般不順的人都不見  
了却感念先王動了善心能自怨自艾盡改其平  
日之非殆雖不善而終則能善實有其德于身而  
不至于終迷矣夫伊尹身受顧命惟恐君德不備  
宗稷顛覆卒能使其君克終九德誠可謂不負阿  
衡之託矣然非太甲改行從善痛自悔悟則尹雖  
忠愛無已何以自效此太甲能有終伊尹為相亦  
能有終矣可見國家不可無這等盡心的大臣為  
人君者又不可無這等悔悟此商家王業不衰伊  
尹之忠太甲之賢也

東宮書經傳章

卷三

九

咸有一德

這篇書是伊尹將告歸之時作書勸勉太甲法成  
湯以純一其德的說話史臣以書中有咸有一德  
之語遂以為篇名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  
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復字解做還字辟是君即指太甲說謀是信九有  
猶言九州昔伊尹受成湯之託輔立太甲太甲居  
相伊尹身攝朝政至是太甲悔過之後君德已成

東宮書經傳章

卷三

九

伊尹遂以所攝的政務復還太甲將歆告歸猶恐  
歸去後太甲脩德不終負了成湯付託之意乃陳  
帝王之德所當勉者反覆以告戒太甲先嘆息說  
道人君奄有九州為天下主原是天所命然皇  
天不私一人難可憑信其命之或去或留曾無定  
準或一國之運前興而後廢或一人之身始予而  
終奪故曰天難謀命靡常常然亦但看人君脩德何  
如天命雖不常而常在有德也使為君者常脩其  
德無一事不依道理無一時不行好事則天亦

常保祐他天位可常保矣故曰常厥德保厥位若  
君德不常或私欲玩好有所摧奪或一事好一事  
又不好了則天命不常而今日予之後日又奪之  
即此有以亡矣是可見天命去留雖不可知而天  
人感應之理則斷然不差君德有常則天命亦有  
常君德無常則天命亦無常人君欲常保天命惟  
常脩其德可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  
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夏王指夏桀庸字解做常字監是示啓是啓發迪  
是開導一德是純一之德俾是使伊尹說天命無  
常往事可證昔夏王桀不能常于其德藝慢神明  
不知恭敬以奉祭祀暴虐下民不能施惠以淑人  
心以無道自絕于天不可以爲神人之主是以皇  
天厭棄之不加保祐下民萬方之中有堪受大命  
的人啓發開導他求那德行純一的人眷顧親愛  
他使他居天位而爲百神之主從此夏祚告終而  
天命改屬矣所謂厥德廢常九有以亡者夏桀是  
也當初大禹明德足以動天天之曆數遂在禹身  
後永夏桀弗克庸德皇天遂以弗保有天下者可  
以惕然省矣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德是善的總稱善是行出來件件好師是師法主是專主協是合一是一理凡人做出千般萬樣的好却總不外一理這一字是善的本原這是伊尹告太甲以取善之要法說道人要成其德必須有所師法這箇師何常之有只主于善都是吾師不論天下之人或大或小凡有一言之善也是我師凡有一事之善也是我師是師無常而但主于善則天下之善皆是我的善了然這箇善也必須有所主而其主又何常之有只就我的一心無二無三處合得着便是善之主也這箇一字是萬善之本天下無理外之善無心外之理不論立心制行用人行政或說許多好話或行許多好事萬事萬物件件都有條理總只在這點心上求心純一而萬善皆備矣心若不一即求一事做盡善也不可得况萬善乎所以說善無主但協于克一也克一者能一也即上文德惟一即實書惟精惟一也先說箇主善爲師可見求善要廣後說箇協于克一

可見所主又要約此聖學之精微脩德者所主心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求乃寧

往是往遷生生是各得生理是立盤庚臨遷之時恐人懷舊土未見生生之樂說道河水為害汝民不能聊生矣自今使我住于新邑則可以定居可以興事而有生生之樂遷之有利如此故我今日將用汝以遷使汝未立家業于此子子孫孫享生生之樂于無窮也是今日經營遷徙之圖乃為汝一勞永逸之計汝民何為不肯從乎前說汝萬民罔不生生此說生生盤庚此舉原是要萬姓得生而愚民不能曉此意故再三開導使心悅誠服而後同住此商民之所以能結民心而延方進之長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懲簡相爾念敬我衆

邦伯是岳牧之臣統領諸侯的官師長是衆官之長百執事是衆官凡有職事的都是隱是痛懲是勉簡是擇相是開導盤庚既慰勞臣民又以安民之功責望群臣先歎息說道凡我群臣有做邦伯的有做師長的有各司一事的百執事官有大小不同都是為民而設今百姓遷徙之初生理未復艱難可憐爾群臣都皆惻然隱痛于心哉有隱痛之心自然不忍斯民之失所矣然爾群臣中賢否不一我將勉力簡擇委任那愛民的人黜去那不愛民的人一進一退以鼓舞群臣用以開導爾等使各知勉勵脩舉職業常以民生為念而敬慎不忽爾群臣可不體我之意哉

東官書經卷三

卷三

東官書經卷三

朕不肖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欽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敢弗欽

肩是任敢是勇鞠是撫養謀是營謀這總是愛養百姓的意思叙是用欽是敬羞是進若是順否是不順譬庚承上文懸簡相爾念敬我愛說凡為臣者貪好貨財則必害百姓是不能念敬我愛的我決不任用他若能一意勇于教民以生生為念一心要把百姓撫養替百姓營謀凡可以保其居止為百姓興利者無不盡心這叫做敬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是能敬念我教者也我必叙而用之欽而禮之這是叙欽此我之懇勉簡擇以為民者也我之所任若此所不任若彼朕志不難知也我今既進告爾等以朕志之所在爾等如我之所言斯謂之順不如我所言斯謂之不順爾等知我意在民當一一敬謹奉行毋不欽我所言可也

無紀于貨實生生自庸或敷民德永肩一心

總是聚庸是安民之功式是敬敷是布肩是任盤庚又承上文說具王汝群臣嘗有聚貨之心矣我今又任好貨之人汝當以此為戒切勿謀聚貨實以害民自利也往哉生生汝群臣豈不以民生為念我又以敬恭生生望汝汝當以此自勵務保愛周恤使人人各厚其生以自成安民之功可也如是則不為己而為民不利一人而利百姓此真為民之大德也汝當兢兢業業以敷布為民之德自今至于後日常任此心而不替則朕志之能順而念敬我教之道無不至矣盤庚戒勉之意一節嚴于一節而終以永肩一心期之蓋民德民功全在此心盤庚自盡其心而又望臣下之同心三篇之中全不威令迫人而反覆開諭懇切如此此所以為有道之長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毋備乃求九思于道稽于厥躬  
遜是謙遜務是專力時敏是無時而不敏乃求是  
工夫有進益乃是信懷是念茲指遜志時敏說傳  
說又告高宗說道爲學之道固在于求多聞學古  
訓然義理無窮工夫易聞若不遜志則此心盈滿  
不肯求進必須早遜其志雖已知已能矣常知未  
能謙卑巽順不敢一毫自足這叫做遜志若不務  
時敏則懈志一生前功盡廢又必時時敏求無晷  
無夜無寒無暑將先王古訓講求討論求所未知  
未能孜孜汲汲不敢自止這叫做務時敏如此用  
功將見日就月將道理日明學問日長聰明日顯  
其進脩之益如水泉之來源源不竭矣這叫做厥  
脩乃來爲學之方莫要於此但人不看實謙遜時  
敏便着實敏勉以此求道又不止于乃來而天下  
道理莫不積聚于吾身如財貨之積不可勝用矣  
上文所謂稽古訓乃有獲其用功須要如此

曰天子天既託我殷命程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  
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說是絕格人是有見識的至人元龜是大龜古時  
國家有大事皆用龜卜卦以占吉凶相是助祖伊  
進見于王先呼天子以感動之說道人君爲天之  
子天當保佑其命使之延長自今日而觀上天既  
已絕我殷命何以知之凡國家興亡其幾先見惟  
至人能以人事知之惟鬼神能以氣數知之今日  
有見識的至人與占卜的元龜無敵有知其吉者  
則天之絕我殷命可見矣然我殷家的基業自先  
王傳來他豈不肯保佑我後世子孫使之傳至千  
萬世蓋由我後王不畏天命惟淫亂戲侮縱欲敗  
度以自絕于天故雖先王在天之靈亦不肯庇佑  
了王可不亟力改過以回天變乎

畏字其書長舊有位人

上畏字是敬畏下畏字是所當畏者問畏畏是不畏其所當畏嘯字解做通字者畏是老成的人箕子又答微子說道汝說吾說吾家遷于荒其寶非老成人自去乃王不敬而棄之也大凡老成者舊之人乃朝廷之典刑人君所當敬畏而順從者我殷既沉酗于酒心昏志迷凡天理所當畏的都

不知畏憚雖老成耆舊有位之人皆嘯逆而棄逐之或他有好言語諫爭都不信用卻一一與他相

卷三

卷三

逆使他不得安其位而行其志此老成人所以逆于荒野而朝廷為之空虛也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大凡人心不可不知畏敬一不知畏則天下之惡無不可為老成之人猶所當敬當時成湯之興先民時若今嘯其耆長便與湯相反了成湯作風愆之訓有曰恒舞酣歌有曰忤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邦君有一千身國必亡今殷紂果犯了風愆之訓遂至亡國宜微子箕子皇皇憂懼不能自己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奢將食無災

攘是取犧牷牲都是祭神之物純色叫做犧全體叫做牷牛羊豕總叫做牲箕子又答微子說道汝說今民大小草竊奸究今我看來豈但草竊而已凡國家為治須是有司奉法乃能使民不犯法今我殷民固有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牷牲者夫禮莫重于犧牲今乃敢攘竊其罪大夫為有司者也都相為容隱不肯盡法就是將而食之且無災禍紀綱廢弛法度紊亂至此極矣豈但草竊奸究之不治而已國家之法至于竊宗廟器物罪乃至於外所以嚴事鬼神懲創奸盜今乃至于將食無災此由紂王不知敬天不敬鬼神遠視為平常犧牲可竊何所不偷此罪可容何所不犯所以箕子以為亡國之徵也

卷三

卷三

合併黃離草卷

合併黃離草卷之四

夏正城美金卷

瑞蓮賦

萬曆丙戌 禁中重臺瑞蓮盛開 上以示臣等既  
被之聲歌矣尤以其韻簡而語寂不足揚盛美也乃  
奉 命作賦

若夫紫宮瑞孕瓊沼花開蘋風始振溽露初來美水  
芝之異質被五沃之塵埃既紛披而挺瑞迺疊葉而  
重臺綠葉青葩紅紫紫的上疎芳柯下藏脩密頤羣

卷四

瑞蓮賦

瑞蓮賦

一

卉之孤寒笑凡花之五出重結雲房紛敷寶液似玉  
樓之層檐像浮屠之數級華森白羽影疊金塘丹闥  
耀彩紫禁生香豈禁宮之仙子簪寶髻而臨鏡光將  
梵王之天女步金綱而照寶床于時 天顏有喜汎  
此金波 聖母來臨慈顏有配六宮笑靨牽裾停羅  
乃使柏梁擬賦慶雲傲歌清平命調文史彩和乃歌  
曰涼風八月灝氣寒妖桃既威濃李殘夢池蓮葉何  
田田瓊華重結倍可憐珊瑚排根翡翠統眼見結子  
臨清澗又歌曰荷芳爲柱藕爲船月明秋水兩澄鮮

霓裳羽衣何踰躡紅芳欲貯赤城煙吳姬衛女六  
綠瑤池阿母壽萬年夫花比君子不污泥壤羨此重  
臺是爲道長花開太乙寶坐仙真羨此重臺是爲壽  
徵况托根於露沼迴瀉露於綺疏慶探擷之不及豈  
彼濠之能如惟中心之含赤故蘭之重數幸 君  
王之我顧可大書而特書若彼金蓮鑿步徒誇客與  
太液開花謾嬌解語閨麗質之盈盈羨衣裳之楚楚  
曾比德於吾 皇不侈聲於禁禁樂

黃離草卷

江夏郭正域美命父著

甲午元旦

大內應

制五字春聯

周天開景運

夏正叶靈符

六宮迎鳳輦

百辟展龍旂

玉斗揮南極

金繩轉北辰

禹甸玄風合

堯天白日長

紫微頒鳳曆

黃道轉龍圖

陽馬宮花度

陰虬書漏長

陽回宮女線

春暖侍臣衣

勤民脩歲事

訪道問天心

御酒斟三雅

雲歌響八琅

玉樓鶯鳥轉

金埒紫駟驕

銀橋飄絳雪

金殿鎖玄雲

端默臨衝室

親耕省籍田

玉露斟天酒

卿雲繞帝梧

殿庭周禮樂

文武漢衣冠

陳詩歌大雅

問道示周行

德澤如春早

憂勤宜日中

御柳滋新綠

宮梅綻早香

梅香細鳳閣

草綠攏鸞輿

郊律先回暖

箕嘯又啓元

斗指寅初轉

朔頒夏正新

御氣傳青鎖

春風遍紫宸

八方需大有

萬國度同人

春風蘇草木

淑氣滿山川

祥光披藻井

瑞氣滿簾櫳

曉風朗帝座

春雨灑天田

杜稷金湯裏

山河錦繡中

晴光浮斗極

瑞日映雲楣

玉城鋪春色

虹梁繞瑞烟

青郊萬卉發

舊屋五雲高

甲午元旦

大內應

制七字春聯

禮樂百年興有道 明良千載際同時

日月大明光八表 乾坤交泰協三辰

玉署啓明朝問寢 銅籤頻報夜衡書

千年宮闕開雙鳳 萬古山河鑄六鰲

風行禹貢山川外 人在周宮禮樂中

兩階日麗朱千舞 三殿春晴玉藻垂

丹鳳放春頌紫府

金鷄報曉徹彤闈

茶盤薦寢迎生氣 椒酒盈觴介壽眉

春風萬里開黃道 淑氣千山點紫微

春開太極梅先見 壽擬南山栢後彫

極轉玉衡天不老 運回金界地常春

瑞氣曉臨玄鳥下 日華春動景雲開

六龍運起乾坤泰 萬象光回海岳春

萬古江山皆王氣 四時花鳥盡天章

七政玉繩端五始 三元寶曆肇千春

壽綿鴻寶五千字 春滿龍圖億萬年

八荒安靖烽烟息 五穀豐登婦子寧

風生鳳苑花將咲 春到龍池柳欲舒

千官共上千秋鑑 萬國新添萬壽林

六龍轉日天行健 萬象含春地道光

太液烟花迎曉霽 未央鐘鼓報春晴

萬里星河環北斗 四時風雨自東郊

清時好獻平成頌 聖德休題封禪書

孔雀影搖周鼎匱 麒麟香滿舜衣裳

賢士慙慙陳夏屋

侍臣閑暇奏幽風

好聽赤子歌黃鳥 爲勸賢人駕白駒

八方同奏朝元曲 五岳齊呼萬歲聲

天意愛民回混沌 皇心訪道問崆峒

冠裳玉帛三千界 絃管笙歌百萬家

海晏河清垂萬古 星回斗轉布三春



甲午元旦

大內應

制九字春聯

萬國衣冠同踴堯舜日

四時蒼鳥總見天地心

日下秦虞絃南薰解慍

天邊獻越雉東海無波

五鳳飛來團九芝羽蓋

六龍在御駕百寶雲車

甘露自天香浮瑪瑙甕

醴泉出地光映水晶盤

龍笛響璫空天竺如雨

鳳笙傳玉宇仙子凌雲

捧碧玉環來宮傳西母

見紫微垣裏光耀前星

卷五

唐制春聯

五

道在六經延名儒白虎

教先九德引博士銅龍

聖主得賢臣邦家有慶

嚴君為慈父宗社無疆

五穀豐登不迎猶養虎

九邊安靜行放馬歸牛

聖主臨民看龍飛五位

嘉慶好我誦鹿鳴三章

誦詩讀書于古訓有獲

耕田鑿井謂帝力無私

聖德光明如金錫圭璧

天休定保似山阜陶陵

陌上轉青旂東風解凍

天邊占紫氣南極呈祥

沛邑大風思四方猛士

錦京豐水啓萬代文孫

對越駿奔以昭事上帝

裁成輔相以左右斯民

春滿度索山符書桃葉

風生大庾嶺曲奏梅谷

萬物光輝喜日臨仙掌

六宮咲語看水拍銀盆

履正體乾文明新聖德

御離疑鼎元吉迓天休

五枝宮中彩雲飛玉几

三芝館內紫氣映銅池

綉戶雕梁飛鳴鳩乳燕

璫階文陛看瑞日彤雲

極北冰天人稱聖壽

日南海國處處際明時

龍璫黃流三漿頻祝壽

雲車朱馬九陌好行春

瞻戶燭葵牆而皆見道

御弓鈎几杖而可銘心

視愚夫愚婦若能勝于

有嘉謀嘉猷其入告我

卷五

唐制春聯

六

碩一世上躋仁壽之域

喜萬年同享有道之長

彩鳳儀庭天老遯恩至

蒼龍御日春官獻歲采

日月代明而容光必照

天地定位而覆載無私

天地春秋歷漢唐開闢

乾坤雷雨滿禹甸湯

北斗挹天漿南山祝壽

東風吹玉律西谷

幾駟轉金輪海天初曙

堯階森玉樹

甲午元旦

大內應

制十一字春聯

帝國春長十二玉樓連絳闕

皇都風煖三千灋海遶丹墀

既醉沾恩夜飲不忘歌振鷺

未央問寢早朝時復奏鳴雞

曆啓麟書天地行春七政轉

筵開魚藻君王為樂萬方同

白獸樽開殿上霞觴稱舜日

青文旗轉寰中簫鼓樂堯天

天上慶正元鶴蓋龍車照日

人間稱萬壽龍笙鳳管排雲

嘉瑞頻臻太史春器車龍再

異物不甯御筵惟錦軸牙籤

一氣回春御几好斟長壽酒

萬方送喜皇都齊唱太平歌

念小民依艱難不忘乎稼穡

守先王道誦讀惟事乎詩書

民可近不可下本固則邦寧

神可度矧可射德脩則命永

文武之政在方策以身以人

堯舜之治竭心思信道信度

青鳥信傳王母蟠桃天上熟

玉門日近安期仙棗海邊來

日月光華殿上喜看黃英轉

地天交泰庭前共報鳳皇來

上苑鶯嬌官柳曉曉迎曉日

禁城柳嫩玉河澹蕩鎖春風

福海壽山兩慈闈永同天地

龍孫鳳子百斯男共保乾坤

春滿金鋪萬戶千門迎瑞鶴

陽生玉殿九州四海遍皇風

座上圖書鳥跡蟲文陳大道

房中琴瑟鳳毛麟趾鳳皇圖

兩順風調日月萬年開玉曆

星輝海潤乾坤一統壯金甌  
普道轉中天萬國人民樂業  
青陽開左个八方雨露沾恩  
玉斗陽回百二山河同化日  
金門畫永大千世界繼春風  
星轉玉車天下有嘉禾瑞麥  
春回金屋民間無暑雨祁寒  
四海陽春一日早吹燕谷律  
九州甘雨崇朝好霽春山雲

李商隱詩集卷五

卷五

應制春臨九

百辟衣冠瞻作子監梅舟楫  
六宮粉黛絕宜爾鐘鼓瑟琴  
百子池中翡翠鴛鴦明化日  
萬年枝上瑤花琪草逗春風  
玉海珠丘萬國乾坤同富貴  
鸞歌鳳舞四時天地報平安  
御苑花飛叱撥驕嘶天馬下  
天宮日永流蘊蕩瀟彩鸞飛  
紅日啓扶桑金殿鱗鱗春永

李商隱詩集卷五

卷五

應制春臨十

上言于大呂銀臺裏長  
元首股肱慎勿使萬幾叢生  
惡衣菲食須當知百姓艱難  
二典三謨有治平大經大法  
九官四岳惟文武同德同心  
天地一家春萬里江山清曉  
乾坤千古意四時草木光華  
率由無私宅乃事乃牧乃準  
刑于有化慎爾德爾言爾容

台併黃離草卷之六

江夏郭正域美公父著

樂府

夫樂府者詩之餘而詞調之濫觴也依于義依于聲依于調不依于義則文與題不相蒙何啻千里依其義而無所短長是承嚆也不依于聲夫樂以聲為主而聲之不調何以樂爲不依于調譬之詞曲填腔長短繁簡全不相類何以歌何以咏今人乃全用擬議而全無變化令人讀之如扶陳人口

卷六 樂府

中珠耳其別出已意者又失其本旨矣吾以爲善

爲樂府者其聲其調不可易也其義不可襲也又不可遠也全用本調別出新奇乃爲妙耳若世代綿渺題目蒙昧詞意難曉者何以和爲即木蘭雀燕南飛陌上桑文兒行之類本于情生耳妙在真率若無其情強而擬之終是不哀之涕矣

大風辭

雲飛揚兮大風起威海內兮還鄉里四方平兮

秋風辭

鴈南飛兮秋風多草木黃落兮人奈何寒蟬起兮度房涼佳人不見兮意難忘望神仙兮東海東泰山高兮白雲封照九枝兮王母下乘雲車兮神來舍少去兮老又來樂莫樂兮哀莫哀

鼓吹鏡歌十八首

朱鷺

朱鷺翔于鼓振振野鷺何食有稻梁不之食欲遠望

思以報 明主

卷六 樂府

思悲翁

思悲翁問翁所思何事日令此翁悲也但我思皓首免往鳥不流交君龍子九馬子六龍馬一去無處宿

艾如張

艾而張羅山之阿行成之四時和山有鳳凰亦有羅鳳凰高飛羅奈何爲此不歸誰有高飛

上之回

上之回天地開威日南警塞北以承清寧宮乾坤德復朝鮮降倭國時酋平建酋服今從夷夏疾馳

秋前歲樂無極

擁離

擁離趾中可結佩何用結之蘭與桂擁離趾中

戰城南

戰城南轉城北日午格關不得食謂我三軍寧爲雄  
豪白刃眼如花頭臚安能去此逃旌旗不張日月無  
光宗馬馬不前揮戈戈不揚短兵接迷東西混南北  
頭臚委地無人識勒名燕然安可思思于勒勒勒名  
諒可思欲寄家書何人得歸

巫山高

巫山高高插天江水深深入淵我欲東歸知在何年  
不見人家不見種田曉曉巖巖日月不見飛鳥不前  
擡頭一望心轉悲謂之何

上陵

上陵何崔嵬下津風颺颺問客從何來言從九陵來  
黃金爲君屋白玉爲君堂玉匣與朱橋銀海遠中央  
千年之松萬年柏鬱蔥滿山林乍開乍合真不見日  
月明王濬之水日夜何瀾瀾雲爲車風爲馬道遠天

地此劫運幾多年人生劫運中願我主萬歲福祿與  
天同

將進酒

將進酒開天門歸故里歌楊村天下事誰所作散鬱  
陶鮮蕭索使國名公言者古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白二馬同逐馬首北首如飛龍汗沅血  
美人在天南榮馬而南美人無我心美人在天北榮  
馬而北美人何所極

芳樹

芳樹臨高臺上有雙鷗鳥鷗鳴芳樹斜令我傷懷抱  
心不能堪口不能言說人之子妬殺人君有君心我  
不能禁君將何似如譬如雙乎悲矣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長生殿何用問遺君有書二三卷綾錦  
紹繅之知君無他心誰人傳送之傳送之請君玩此  
辭從今以往日日相思相思無絕絕天長地久此書  
當知之妃呼稀春風一陣滿天吹東方既白君知之

繕子班

雉子班在江之干有人扶彈將從梅謂汝無言雉子  
且高舉鳳凰飛去幾千里雉子汝無念稻梁早飛揚  
有人扶彈不可當雉子翱翔莫集稻場

聖人出

聖人出海蛟平時雨降濁流清天馬來權奇北南有  
臺北有萊聖人君握金鏡聖人臣縮金印五谷豐登  
年歲和千秋萬歲奈樂何

上邪

上邪我欲與君相好長年不衰老山無草木日不行  
桑田滄海都無情天地冥我還與君明

臨高臺

臨高臺望遠山山有聚桂枝可攀沉有芷兮禮有蘭  
黃鵠高飛離鸞翻請無射鵲令我主壽萬年臨高臺

遠如期

遠如期陳萬舞擊鯨鐘鳴鼉鼓萬歲與天無還奏雲  
門樂札紛四夷自歸百辟傾心南山崔嵬商賈遠來  
鴻臚引上殿陳累世未嘗廢之增壽年倚休哉

石流

石之流流出石石流如王溫而栗河如壁泰山之石  
高億萬尺秦皇鞭之渡海如席我心匪石

柱下陰

漆室女兒倚柱陰問女何事傷女心象豈無男兒女  
兒自悲歌女兒心在國男兒心在家

從軍五更轉

一更劇苦辛白草藉爲茵低頭看火伴盡是異鄉人

其二

二更鼓角哀寒風暮地來黑雲高壓陣明日又啣枚

其三

三更星滿天雙凌落星前將軍高會罷醉擁胡姬眠

其四

四更河漢高戍鼓夜寥寥暗數長城骨那不是同袍

其五

五更憶鄉聞曉氣曠前山日出看軍帖何處有人還

昭君怨

但知顏色好不敢怨春風誰料承恩者人人賂畫工

其二

當工不願君只愛黃金好君王不論人只道盡工好

楚妃嘆二首

楚妃樊姬也一言晤主而進孫叔敖謂虞丘

不薦賢也後人乃作宮怨非矣

辛薦九女九女與處爲問虞丘何人似女

其二

君好田禽妾不食肉君用叔敖四隣舉服

銅雀伎二首

曹丕死母下太后往視見侍兒皆故宮人問

何時來曰自伏鬼時至矣太后嚙曰死晚也

然則銅雀之伎盡向西陵乎今人都作哀怨

語操何曾得此于使得此于丕也

分香猶未分侍兒塗紅頰誰知銅雀伎盡作銅龍妾

其二

不向舊陵悲但向新君嘆誰知上食樂盡是合歡調

婕妤怨二首

班婕妤避飛燕姊妹之寵願事太后長信宮

庶乎知退矣今人作尤雲殢雨詞非所以味  
婕妤也

蛾眉妬殺人君王不得見願事長信宮不怨朝陽殿

其二

秋風一夜飛團扇空懸絕何須怨棄捐舊詩藏明月

答僕引

公無渡河河有風波風波而死人謂公何

公無渡河蛟龍孔多公不渡河蛟龍奈何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寂寥歡知否長途歡自娛寒幃儂自守

其二

自君之出矣蒼溜滴秋水聲聲到儂心不到行人耳

精列和魏武

厥初生混沌未開時那知有了期那知有了期天地

不能免何爲懷百憂我願主人翁思想未生時思想

未生時若感于變幻且往向天池且往向天池堯舜

皆祖落孔子葵曲阜孔子葵曲阜萬類皆如此達士

不須愁年邁自家努力問前修

梅花落

滿園多百花偏爲梅咨嗟何事愛梅花念其北風不能吹雪霰不能加又向春天媚春水一年四季都經過有花有葉遠有子

長安道

長安道春無花夏無草何不歸來山中好

梁諶片橫吹曲八首

查企喻歌

男兒莫結伴結伴那云樂黃鶴摩天飛咬殺離間雀

其二

放馬馬欲行青鍤好結束莫嗔駿馬嘶莫縛駿馬足

其三

行行鐵兩橈那知烈士腸頭頭鐵鉞那知烈士重

鉅鹿公主歌

官家夜飲雷大鼓夫婿上書排王戶

滿宮女子罷歌舞夫婿讀書視如土

但得賢人輔明主公主府中罷歌舞

蹴鞠馬歌 古詞原不只咏馬也

三冬船上坐三春跨馬過道逢馬上郎家中事若何

其二 周古詞咏唐州道中也

一馬不有行兩馬並轡走京中事未完家中事寧否

其三

深深河中水乘風作波去直到大海還何時還故處

其四

牧兒燒野火群鴉飛上天老婦若出門拍手咬殺人

地驅樂歌

乾坤點點雪亂隆欲行不行酒語我

雀勞利歌

雨雪霏霏雀勞利鷓鴣飽殺鳳凰雛

隔谷歌 和古詞咏楊村也

兄在都城弟在舟食無粟衣無裘兩岨紅蕖風颭颭

君早休君早休

兄在城中受縛束初一生兒初二出弟在河邊無處

宿有兒無乳晝夜哭

捉搦歌

千仞崗頭有行路百丈灘頭有船渡男兒馬上生



家老女不嫁莫出門

誰家女兒驕自誇見人含咲撥琵琶東家女兒不自誇閉門獨坐繡蓮花

百丈山頭一派泉下有流水清可憐誰家女兒正少年照見十五桃花顏

點畫不說陶朱話陶朱不說點畫話官人得意逢人罵只道詩書不用罷

折楊柳歌

上馬演提鞭莫折楊柳枝下馬一杯酒愁殺路傍兒

其二

楊柳遇北風滿路葉如掃不是長安人不上長安道

其三

楊柳生道傍閑盡行路客又見南人南又見北人北

其四

莫作行人婦莫作商人妻年年楊柳生只是離別離

其五

健兒騎快馬驚馬驚癡兒健兒墜馬下癡兒未是

獨綠篇

獨獨獨綠綠誰辨清濁水不厭深泥不厭濁風風于飛愛戰其羽我欲冲天念子無侶飄飄孤蓬忽西忽東憂從中來似與之同青天白日抱璞何人君市其厲而泣其真寶劍在匣棄之焉施不作龍鳴佩之何爲

完轉歌

兩連凍寒鴉飛又啼孤燈獨語坐夜半銀河一派東復西歌宛轉宛轉不能歇天行不有佳人生將奈何有如此真似東流水蓬萊方丈無消息綠其朱顏吾老矣歌宛轉宛轉悲且傷誠似西方日西沒又東行

猛虎行

饑偏食猛虎肉怒偏被猛虎傷猛虎莫咆哮牙爪爲誰驕

長歌行

鬱鬱陌上桑風吹荏苒光一朝秋風起萬葉萎而黃但願東風來依舊吹長楊白日既西下明日又東行君子自努力不事空悲傷

短歌行

欲學仙仙滿上天天路遙遠上去幾年遠策方丈

知在那邊

汝欲學佛佛是何物西方遠矣應有路不黃面來論語多恍惚

汝欲爲官爲官獨難貪吏敗名廉吏苦案莠言則聽忠言不傳

汝欲爲文爲文苦心千秋萬歲更有誰聞五言八句而思萬年

汝欲乞休莫之汝由君門萬里有言中留不知汝者謂汝何求

烏夜啼

宋彭城王義康被收使妾聞烏有聲扣齋云明日應有赦果然樂府有離愁曲非本事也

後人遂口咏烏亦失之矣

其二  
使妾曉烏啼扣門聲剥啄明日不須秋今夜烏鳥樂

其三  
枝頭啼得好不厭到天明今日烏白鳥當爲喜鵲聲

烏鳥亦多情聲聲啼到曙明日詔書來官家催渡去

其四

歡極更悲來聲聲心自苦義康與臨川王義慶會稽川王莫忘會稽

其五有詩會臨川王一言而解年來三江口憂思亂如麻人今欲客汝奈此鳥聲何

君子行  
君子不修名只問幾希處幾希苟不真仁義成惡趣

僕從皆鬼神嚴師是妾婦六鑿一以開三彭醬然去怨德既以齊大海如平野人我坦然夷須彌是平路

估客樂和古詞嘆稅事也  
牙駟上舟來人道估客樂還辛上舟來誰道估客樂

其二  
大編我珂頭歲歲下揚州借問編上郎能如往歲不

其三  
黃金高如山百貨賤如土江上風波惡再莫作商賈

其四  
北賈莫南來南賈莫北去留着子母錢還守妻孥住

其五  
月日難知陰晴難欺今日作樂飲酒賦詩一日月易



東鄰老儒譚道業錦屏醉擁如花妾夜來候吏報除  
書除書不下心煩熱西巷老僧譚苦空朝朝挾刺通  
王公王公白眼來聽法揚揚座上聘玄風不如樽前  
一杯酒清茗苦菜招紅友腹中有事口即傳不曉真  
空與妙有若問先生真不真高歌一曲楊柳春

其二

有錢買果肉無錢喫苦菜有錢看錦袍無錢減腰帶  
鞋底欲穿足自知男兒有心心不欺

潘氏節孝詩潘生俊曾舍趙太史太史時方被

杖

慈烏夜啼繞我庭樹戀彼兩雛憔悴其羽烏啼啞啞  
靡有朝夕烏子畢通烏母頭白一有客入我門淋瀝  
血如雨都人不放留丞卿怒如虎二兒言留客宿母  
言留客餐爲客三歎息都人側眼看三黃沙慘淡白  
日陰兒欲上疏傷母心四母無不可母言爲我兒無  
不果攘臂道左五三載北邱墳烏聲夜夜聞千載夜  
蒼心朝朝望白雲六

王烈婦詩

烈婦爲山東王太史象節婦太史病  
死王隨無死之日且爲太史立

某里表

夫君病妾請命夫君死妾死矣一那能效栢舟寒風  
苦雨催白頭那能問肯丘嚴霜白日零梧楸二日月  
黯淡天地無光我安適歸惟彼北邱三夫君冥漠乘  
文螭急往從之騷桂旗魂飛雙翼東海隅四撫君極  
絕其脰更何求爲君購更何言爲君後五京都冠蓋  
走傍徨焚香絮酒炮肥羊龍章鳳詔出明光六帝命  
批粲一函題殿名表道周身一死名千秋七斷不化  
爲雲雲飛有明滅縹緲化爲石石枯猶可勒八夫爲

某里表

良史妻爲烈女萬歲良史紀此烈女

王孝子行

爲齊人王伯化作也後紀漸伯化母

侯奴來飛大刀甫東人走避逃王孝子母且死兒不  
前母已矣一請母命抱母頭代母死兒何求二母得  
蘇兒就縛母軀全兒頭落三兒知全母恩不知殺身  
苦兒身母所生兒死得死所四陰雲慘淡陰風翔海  
濤拍天天無光願母百歲無災殃魂兮歸來在母傍

併黃離草卷七

江夏郭正域美命父著

五言古風

喜遠師討建夷大捷

考館廷試

赫赫肅震怒冊府建旂常龍詔下虎帳虎旅奮龍驤  
兮刀排赤羽戈鉞羅素裳豈伊石門險席卷無喜昌  
肆朝靖五嶺露布奏倉琅天空摧太白執訊告于襄  
我皇秉明德守詎在四疆玄照偏丹壤仁威騷遐  
荒穆穆運元化解辦悉來王憶昔皇祖訓西北備  
毋忘外寧與內憂階下即殊方願言警宸廬萬禩  
戒垂堂

初入翰林自述

生平秉微尚委懷在瑛璫下惟恣窮討優游彌歲年  
篝燈歷寒暄所期盡丘壑慷慨懷古人個儻見心顏  
感時多遠念千祿匪所存功業耻不逮顧財塲中原  
三獻不得志屬嗣困丘樊感嘆晉靡寧吁嗟寶劍篇  
一日泰嘉招謬薦鄉里賢眈眈馳修坂搖曳渡江潭

博集凌銀漢奮至調金門作賦稱上意鑾城門  
宣揭文紀閣中禁禦森木天綢繆結風徽咫尺望  
至尊鈴索嚴無替清漏絕薰煩卓犖校羣書變龍儀  
後先於茲不砥礪愧愧平生言聖人東元化大治任  
陶鈞王除育時髦嘉惠在黎元營營繡輦悅無迺愧  
素食

宿聖壽寺聞梵音

古路出平田山剎依臺嶂薄暮驅馬來叩關慈輪鞅  
未得靜者便禪牀踟躕俯仰中夜寂無喧梵音發清響  
歷落叩木魚唱唄振林莽微宣林籥清朗暢潮音上  
依稀雨花亂深山聽颺颺恍若羣帝來羅列朝龍象  
清磬一聲結冷然滌塵想

黃山草堂詩爲吳孝甫作

黃山陟陘嶺露霽生會雲會雲自舒卷幽人滄海客  
結屋矢林壑青翠映衡門生煙幕斐斐遠樹晚紛紛  
連峰舒晚照密林隱朝暎芝艸列茵閣桂樹生山崑  
湯谷沸丹砂可以駐遐年近聆蕩幽蘊遠眺散塵氛  
况迺歷江湖倦遊棲丘樊臥病眺嶠嶽澹若無與言

傳句一長嘯冷然開心竟裂公苦無餘米能遠驚煩  
遙憶山中客群龍若可捫

### 重九哭母

九月九日母生辰也總惟一空口澤不遠稱觴莫  
速嗟殺之音

年年九月九絲衣稱大斗今季九月九梧槽空在手  
年年九月九華樓蔭賓友今季九月九涼颼生戶牖  
年年九月九紫案看雙壽今季九月九嚴親泣炊臼  
年年九月九歡笑兒童走今季九月九靈前一盃酒

聊奉金樽獻

卷七

五言古

三

年年九月九歌聲祝黃耆今季九月九山原修廣輶  
吁嗟母氏勞德音良不朽生我不得力不一薦甘滸  
縱致承明廬免於母何有封人亦有母皋魚亦有母  
義肉不得遺風木哭丘首淚洒黃花天溟溟應知否  
從此斷腸時人間歷重九

### 月夜觀星

望舒馳天路星娥儼成行清陰布九野素魄照七襄  
貝宮轉明鏡珠網綴夜光空清斂星沒虛白列宿張  
牛女競的皪參斗互低昂雲淨太宇爛桂子飄天香

### 送督學王洪洲分陝詩

征車臨廣陌江介北風涼京華冠蓋多君胡向朔方  
况適歲月更勝茲桃李場驅馬陟岵嶂揚舠泛沅湘  
芝蘭晞朝陽采采吐幽芳荆璞黜無色賴此追琢重  
奈何抱孤寒坎壈十二霜一朝被簡命秦嶺阻且長  
芄芄樵械樵住勝植甘棠捐媚振衆香會須列牙璋  
桃林鬱嵯峨塢家磨青倉鼓柁臨白馬悠悠濟華陽  
分陝領羣牧過秦任慨慷周道重蕭宣臥閣鎮戎疆  
願言策高足行近日月光

### 送藩伯邢子愿轉餉淮南

獻歲歲陽和春光正駘蕩岍嶓吐柔滋芳洲披宿莽  
白沙澹江沱黃鸝嚶嚶響之子遠行役江介戒徂兩  
言咲結風微末由滯輪鞅  
皎皎冰玉姿濯濯龍鬣質纈纈彩耀晴霞絢爛朝日  
鸞車返姑蘇油鉛驚石室歸嬉鳴朝陽踰越清廟誌  
江漢儼來旬欣此如椽筆

鄒魯聲文學東海自大方伊人鑿奇采晏語噴清香  
倉皇理簿書休暇校青箱片楮凌鍾索危言掄齊梁

手握翠雲管古碣點無光

幾載涉江湖兩輪幾百萬解纜郭王城放舟淮陰  
謁銘籍規隨關石資鞭美遲日麗江城泛泛米初泮  
款曲河梁詩悵望長亭慢

趙家宰汝泉先生讀易圖

天中鬱崔嵬遠鎮洛陽陌中有麗眉翁迺是紫烟客  
那知北斗身蕭條五畝宅研朱點綠圖燒香煮白石  
風生翻籬文雨過沾鳥跡園夫時荷鋤嘉蔬盈手摘  
偃仰欣所如抱書聊自適何須絕韋編吾道原無射

當其文明時去天不盈尺一朝謝幕繡我書原在  
潛見演六龍卷舒窺八索鳴玉應離黃焚銀占貴白  
太過亦已無不事風雷益以此遺子孫吟唔風雨夕  
任爾六丁來霹靂下蒼隙持以對青天惟此床頭易

汪太學任別駕枉過

歲晏寒雲霽新塘度庭柯停驂下玉軼啓扉開崔羅  
片語諧夙好清風醒沉痾初醒浮輕綠盈危卷白波  
狂言中酒聖談鋒摧詩魔險韻酬八詠離憂答九歌  
似復悲骭辭胡為愁坎壈願下高士榻更枉碩人過

東方山懷吳明卿先生

策馬東方山泥濘路猶進東風纖雨絲半嶺橫雲陣  
欲見所懷人躊躇搔短髮咲殺王子猷如何興易盡

辛卯臘月廿八日紀異

辛卯除前日泊舟許黃涯疲半祝融怒維舟起陽熒  
赤龍驕毒霧火鈴掣奔雷愧無屢空德天意香難回  
未下劉昆拜順風揚其灰頑烟滿樓船苦氣衝顛顛  
咽之不可忍鬚眉半煇煤割然帆樯折一若藪乾亥  
我幾往從之窓櫺鎖難開親友牽我衣勿為空自灾

妻孥抱頭走無處覓衣鞋倉忙喚奴僕躍入傷舟隈  
急問老與幼一一可能諧且自驚再生誰復計資財  
浸晚陽焰息拭淚檢遺骸撲烟認殘帙灌水濯枯柴  
敝衣三兩篋盡為洪爐隈日午不得食寒肌強相挨  
強顏慰家人蒼天彼何扎劫灰在地底水中焚大槐  
葉火燒大千世界俱塵埃汝我餘幾何避彼神與衆  
造物本無情何事生悲哀且自崇明德勿為鬼神猜  
送心空比丘歸衡山

心空境不空彩筆圖虛空境空心不空生龜未脫筒

心境若俱空海月映山風長安二月寒汝去雪漫  
梅子何時熟梨兒味正酸若到衡山上爲予問懶殘

餐菊效淵明體同葉朱陳三子

却來二三子言咲各命觴  
菊菊開堂前朵朵鬱金黃  
采采共啜之齒頰生幽香  
似能滋澹心且以厭苦腸  
盞彼梁與肉腥濃不堪嘗  
宜共藜與藿永爲天人糧  
我聞甘谷水飲之李命長  
隨意且三咽不用菜羹羹  
泛杯菊盈把浩歎夜未央

送僧之廬山

君到佳廬山爲我問遠公  
西方在何所而修安養功  
招得陶令來又復攜眉去  
胡爲謝康樂有求翻不與  
寧是輕無學將非平等心  
有時出溪來大咲談長吟  
屏風九疊張何從覓覺路  
半空有磬聲風吹霧隱林

詠史二首

種苗不鋤莠不鋤苗不繁  
種苗多鋤莠多傷苗根  
如何漢太守精幹自騫欽  
道路不拾遺天子賜黃金  
個儻戮兩高股栗蕩心魂  
奏成嚴若神殺人河水混  
毋歸萬石姬敬誨育黎元  
兒孫爲屠伯不念卒部一

誰知老病承世事如掌反東歸掃墓地母言不朝昏  
吁嗟節屋下安得連至尊文致一八手人命匪鷄豚  
商君裂其車于公高其門天道信神明勿使逝者冤

又

沙麓湮火德黃霧填妖氣臺高白虎殿渠穿長安門  
巨君席憑陵折節謀謀謀移業窺寶鼎藉杜易神宗  
家冢楊千宅結廬遠世紛如何枝天祿嬋娟符命篇  
有嘲未能解又獻美新文定陶燕衛土丁姬火噴煙  
龍舉朝上僊日午戮重賢轅轅落甘自守所以示同然  
金匱擬大誥太玄放乾坤安知僧經者亦在纂漢年  
若逢漢臘日能無愧心顏小心保天命倉皇墜閣前  
卷蘭漚蘭桂反驗意已昏何似解環時孔休已無言  
不見商山老長揖歸丘樊

過漢光武皇帝拔倒井

將軍飲此井一井皆拔倒好似銀河翻奔流奔皓皓  
挹此道旁泉中原潤枯槁巨君威斗傾羣盜如行潦  
茫茫天漢來飛灑關西道一板六軍驚再板萬馬鳴  
三板百川迴大海吸長鯨王郎賣卜兒坐井觀天小



白帝井中蛙聒噪空縹緲不識真龍興此井有神靈  
至今南陽道風雨晝暝

洞明圖為郭中丞賦

陶令素心人不知富貴好彭澤幾多時脫屣歸田早  
歸來何所有田園蒼顯顯題詩寄性需飲酒紆懷抱  
遠公招不來蓮社亦青卓刺史不能遣梁肉揮如掃  
鄰叟與村兒黃鸝與紅稻酌後恣高吟何嘗恣窮討  
得表一以齊榮名匪所寶不羨千載名寧問長安道  
玄言契無生悠悠天地老云胡擾擾于晝夜怒如掃  
中王中如焚披揭神亦燥江湖復戀關魂夢迷顛倒  
不信有窮通榮辱惟心造心志靡糾纏五臣皆四皓  
世事等虛舟九棘同三島萬物竟消毀宇宙亦枯稿  
五帝不留名六經無遺藁何事戲微塵蝸角空自保  
試誦南山詩虛襟襟煩惱

夏至南雍齋居

齋居閒無事雍署似平野鍾山蒸晚嵐梅梢暢平春  
油雲自南來萬竹盡涵雨池水清且平蛟龍隱水下  
時維北嶠成方宗禮大杜皇居儼穆清百

太媼肯來臨馨香告祝擬予亦先多士濟濟脩前祀  
東茲將亨心念彼紫幡者南薰晚來涼陰陰遍下土

感遇

零露澄秋氣白日澹清陰夕零天風噴冷冷吹素襟  
真籟淅淅想下惟酬夙心曰予素素翰微尚匪浮沉  
碩泰違賢遠欣托翰墨林所志在千古俛仰適所欽  
空高擢曾懸摧落不可尋眇彼雲中翼蒙塵餐高陰

謁孔廟恭記

太極判鴻濛中天產玄德當年不執政今日卷魯國  
石龍蟠兩楹瓊階接前闕古檜出雲根生前親手植  
鱗鱗儼帝居丹雘繪兩翼人間帝者師世更幾萬億  
上殿瞻周冕猶見甲申色壇上杏花紅林前泚水黑  
元氣何龍從百里無荆棘吾道日月明中天自不息  
世若無六經長夜渺難測云胡倡披子淫辭莽相蝕  
不識造化心欲毀萬古則予來自辟雍誦讀勉不惑  
潛首望天階思以酬周極

楊村

今上癸卯秋上書早稱疾聖明照耿耿詔許歸還  
鼓楫向潞河宦心從此畢灰我匪石心柳我如椽  
筆長指謝群公我欲棲土室誰違朔風來一夜天南  
雪河水盡爲水孤舟堅如漆莫揮魯陽戈曙鼓陽春  
佳我行問舟師去京經冀驛第言道路賒出都已半  
月俄聞有流言滿帙相評許不知言何事路遠音塵  
絕傳說煽椒風嗚咎驚密勿雷震轟震驚百辟皆墮  
趙大索都城中有罪爭撻罰廷臣俱恃罪嚴譴不可  
測微聞要路人借以修前隙疑臺省郎露章如告  
密謂我仇相臣謂我楊袁閣文致如一人焚書即燕  
說邏卒來舟中晝夜無休欲鳴梟與豺狼信信互出  
沒逮我兩倉頭驅之入虎穴繫我曹藥人縛我馬前  
卒各躡與湯漫見者無魂魄拷我傭書人毒藥灌喉  
舌反接我乳媪長渠墜短髮竹刀剖兩腋滿地血沾  
相上下無完膚手足皆桎梏如飲角琴機曲身塞哽  
咽寧聞莫須有弟言反是實有兄羈京師亦復遺囑  
此微聞河南相四壁兵如織進退俱不敢就理上旦

及四顧只妻孥孤燈生明滅遠道無消息關多愧  
慙僕從已入地此憂安得出誰披金藏心即化義弘  
血析骸與鉅殺人般共凜冽月色盡倉涼風般助蕭  
瑟兒女不知愁歡笑如平日自分九泉人生理安得  
路夜望兩帆搖羽翼又摧折人旣在羅網天地皆傷  
反無從叩九閭早晚徒銖鉞願瞻小兒女慘切心如  
割維時天地最寒聽助肅殺我淚自不揮剛腸原不  
屈只此盈盈心可以照天闕早起顛幸蒼妻孥環四  
列天明各燕酒斯須且生活歲月不可知夢寐卜肉  
吉似見神君來火光繞船側裝書曉占之皇路未闕  
踏天道自神明清議不可奪春回冰水開弟兄各持  
樞皇上格皇穹群公盡努力妖氣亦懶收罪人  
已得如天聖主恩爲我多憐恤羈囚十五人一  
俱解脫孤臣何以報只此心如誠  
古柳英哲日月與岡陵

合併黃離草卷八

江夏郭正域美命父著

七言古風

據梧齋歌

梧桐樹老高撐空，京夜疎枝吟曉風。  
梧桐樹下鵲山谷，開選誅邪構書屋。  
一榻偷偷據稿梧，書滴露聲  
咿唔風前種竹青。鳳小花裏雲英拾瑤草，一枝安石  
蕙花裙晴川如笑。芳洲春漏催水咽，篆烟冷度闌芸  
香噴。后枕銀河無聲拖素景，月明七尺倚層霄。  
白榆宛轉東，辟高林鶴長唳。翻松濤金井瑤臺光，脉脉絡  
緯寂寂虛堂白。六丁呵護床頭易，龍唇一曲奏高臺。  
歸嬉之鳥來蓬萊，天老持書還下來。

紫芝圖爲陳孝廉新之作

大丘秀發神明道，香風吹長瓊田草。  
蟬聯紫蓋珊瑚明，雨濕靈根龍骨老。  
不是商山厭楚氛，朱柯無數排  
網緼。漢廷咫尺飄佳氣，掩映銅池五色雲。

送梅孝廉伯陽之襄陽

八月江落楓，兩岬葦花白。  
斜日掛秋帆，好送襄陽客。

襄陽女郎連袂行，襄陽小兒踏歌聲。  
嚴巖裏山裏水，千年在鳥閉風流有幾人。

月空比丘刺血寫經來京參學

刺血寫經一點一軸，爲法忘身那有皮肉哉。  
問七丘汝血幾何不盈一掬，龍華妙理說不盡海墨書之而  
不足。汝身筋轉與脉搖，那是當年真面目。汝也莫踏  
遍草鞋，汝也莫孤峰獨宿家鄉原在古黃梅。梅子于  
今熟未熟。

顧氏花燭詩

佳人秋水開金蓮，僊郎藍橋種玉田。  
金釵玉塵兩相憐，同棲紫鳳願千年。  
鳴鷄莫啼芳夜促，香塵霏霏燭銀燭。  
赤繩裏裏纏纏足，白頭聲聲贈郎曲。

臥松圖

長松詰曲橫地起，紫鱗剝落明秋水。  
琴檉山石闢嶧岫，月明偃臥深山裏。  
何不高標直幹排風雷，撐空百尺煙雲開。  
岩畔古根縮輪圖下藏，蛇蟠埋蒿萊既楚  
千年松必有百歲本。青松化爲牛，那復鬱  
亭亭。白本化爲犬，黑夜走山靈。  
還披金芝長玄圖，纖衣紫蘿飄飄。

齊古人茹之老不疾不向人間隔風雨山風蕭蕭  
山雨寒秦時不受大夫官癡虎踞踞臺龍蟠未許行  
人仰面看

### 送梅太湖

九月出金臺爲郎承錦回上堂拜父母車馬太湖來  
盤親咲問郎何處花封送指黃梅路只尺江城卽皖  
城繁榮花鼓紛相迎垂垂腰下懸青綬匣裏銅章大  
似斗晚坐公堂校簿書暮還齋閣傾杯酒種花河陽  
一縣花栽成夾道廣城柳會看簡命出黃扉何必文  
韋空白首君不見縣南三十里外有茗山君家海福  
曾此鍊神丹好將一勺過酒太湖水還與高堂父母  
駐桃顏

### 程孟儒携楚燈還玉山

楚天三月雨漢水幾尺強人家飄蕩樹杪沒江天欲  
漲煙蒼茫我行將上長安道君歸好踏王孫草幾年  
不到玉山城草堂寂寞憑誰掃詩朋酒伴秋風故山  
高堂慈母白髮朱顏大婦停杯中婦歌還聽小婦誦  
多羅興來潑墨瀉寒玉歸去來今奈樂何聞道弘文

正開閣憑君雙脫簾蕭索期君共醉酒家胡回首江  
天雨漠漠

### 題濠梁觀魚圖

爲沈封君

濠梁四月東風起流漸括括桃花水微波動處錦鱗  
來魚肥一日遊千里大魚跳波金背明鳴榔不畏東  
西行小魚吸呷翻荷帶魚沫不盡還相驚鸕鶿不來  
梁無柳水衣分處看須首濠梁廻繞皺浪平那向西  
江吸升斗老翁春秋幾歲月葛巾方領飄華髮曠展  
頻過梁上遊鵝筇撐住青苔滑却笑磨何把釣輪獨  
絲東海驚波臣何事任公垂大樁機心一起空遶巡  
濠梁之水清瀾瀾任爾風雷起龍子魚遊魚樂人不  
知我欲作書與魴鯉人來看魚魚不猜鯉魚出沒人  
徘徊魚若不知人意樂怎得琴高赤鯉東

### 大樁圖

爲邵封君賦

人開一萬六千年大樁此際方一歲靈根老幹鎖煙  
嵐香葉濃陰俯蘭桂却笑囉桃王母家須臾結子又  
開花眼看子熟花開遍千年日月似朝霞  
讀無量壽經

莫道禪宗真寂寞四禪未免風災惡帝釋寧忘  
愁諸天日恐花冠落不須侈口譚恒沙胎獄生苦  
未涯西方一勺功德水自然上品生蓮花

張相公開雲館

軒轅之雲五色花上覆軒皇照帝車圓團華蓋吹不  
斜須臾卷八空同野飄飄自是悠悠者光華日月吐  
卿雲旦覆旦兮霽氣氤氳草莽自來去帝鄉誰是  
逍遙處世人自忙雲自閒卷舒張漢歸青山輪囷蕭  
索不可攀君今築室大江灣茅茨不掃膏開開獨有

閒雲為知己英英露彼西江水我閒曜靈之子駕養  
和六螭不駐魯陽戈嫦娥夜夜瀉金波百寶修成無  
奈何二十八宿如穿梭茫茫不得偷隙鐫殺機一發  
無時暇天旋地轉爭晝夜會似閒雲過太虛生滅  
滅真如如朝朝暮暮宿吾廬人生一世閒清晝白衣  
蒼狗於鱗皴姚黃事業閒在有一點浮雲看出岫  
今雲兮何容與太平之世雲千呂雲將鴻濛吾與六  
四海蒼生望霖雨

陳淳甫宰太和

六月雨初晴河水添三尺征帆一片下金陵留君不  
住且今夕輝殷兩岸報新秋懸在雲亭江水頭君去  
夜來看赤鳥雙雙飛入鳳凰樓

菊花

淡煙疎雨今何夕菊花爛熳高三尺黃如靚女鬢金  
黃白似僊人鶴髮白更燒銀燭照花神摘花沁酒餐  
落英香色浮動菊菊色痛飲不負頭上巾

徐子

徐郎身不滿七尺月中磊砢吞文石扁舟閒弄海門  
潮名山路過蒼苔跡逢人大笑步蹠蹠口如懸河倒  
急湍已知博學諸龍鮓更有微言嗜鼠肝我家院內  
梧桐樹樹下金風滴玉露茅齋抱月擁書眼君來不  
向岳頭住應門童子胡為乎相期不見眼模模糊堂前  
應真生為否門外會題凡鳥無今夕何夕歲將徂玄  
宮邂逅呼烏鳥翩翩文采如威鳳更有新賦在稿梧  
一榻偷閒堪寄傲狂呼斗酒來相勞當年不見徐南  
州千里相隨郭有道

除夕行

一簾爆竹柴門閉椒漿一盞醉寒歲歲復歲今可奈

何東流之水無迴波少年兒女心無他燃燈焚火羅盤陀南箕北斗轉銀河殘宵冉冉苦無多蟾蜍水咽消寒漏誰家白酒煨紅獸好吹玉管喚春來東風索向梅花嗅黃門僊子進儺名沉香火山明似畫幾載敲伽鼓雙手疑羔袖不見適能肥只信詩能瘦作賦譖驚人紙價還如舊月俸支來值幾千盡付鑪頭充酒錢鑪頭有酒不肯賒懸河之口空流涎朝也賦但暮也賦但出也無車食也無魚餓殺方朔飽殺侏儒

郭泰舍侍黃龍軍

卷八

七言古

七

信非吾土寧愛吾廬故人昨自芳洲岫緘得鯉魚長尺半忽忽天涯兩度霜萬金一字驚心看有妹今年遊岱宗念之雙袖濕龍鍾故人半作青蓮客驥足未騁悲途窮竭歸來今故鄉孔樂家有嚴君黃鮑鑲鍊煉就紫陽丹調弄浮丘鶴曲水放蜻蜓花欄長紅棠何事今年客帝州歲云暮矣心煩憂夜夜寒星吹滅首朝朝明月問刀頭歲除不戀人人心自千里除去更除來百歲應如此須臾鼓動天鷄號香雲上層閣陀高紫微不動星辰朝春王賜餽斟松醪

天尺樓爲陳方伯五嶽賦

天尺樓去天尺平臨萬里秋空碧丹梯縹緲駕虹霓露毫參差摧太白馮欄一望盡層霄眼見當年補天石樓中四壁總圖書日月星辰護綺疏神僊原是樓居者樓頭日日飛雲車由來天漢水只是清淺流大鵬如野馬蒼外行清秋夢居堅三島一氣浮皇州樓高原在五嶽上五嶽山人何蕭爽杯水分明是洞庭中原漠漠平於掌徒倚東望東轉盼北辰北章亥只能步九州那能天上量辰極三十八萬七千里一尺

之間真率過片語能驚上帝聞蒼蒼一色藹細縹况有文章千象緯白榆之種何紛紛白練底看塵土沉三淮一線滄江破下界遙聞鷄犬聲雲中道是鰲安過六天風雨散春愁不信人間有上頭已見帝車星作蓋更聞牛渚棹爲舟不知倚杆當何歲只在君家十二樓

春雪曲

春來脉脉春綿薄縷縷冰雨浸簾幙天宮瑞木任風工上苑琪花傍簷落銀箭食壺暖氣微彤雲

霏霏輕勻嫩柳黃金淡香凝繁梅白玉肥銅龍朱鳳  
番春老春過人間人不掃旋烹石鼎藥珠浮拭時瑯  
盤鹽虎小盈塔一抹浸蘭芽一半消塵餌土花紛紛  
林杪迎颺起獵獵牆根見睨料啁啾瓦雀嘈寒舍春  
晝沉沉夜轉夜須更龍戰又龍眠噴刻花間更花謝  
網戶珠簾淚水晶蔓地金苔是夜明有夜鋪盡鱗鱗  
高砌龍點消鴛鴦酒無聲鴛鴦鱗鱗看岸律不寒冬  
花蕊六出三千世界轉銀輪十二樓臺吹玉律只道  
春溫脫紫貂那知春後更封條億子海中被鶴整人

夢李白寄黃生

卷八

七

家河上織緯蕭天公大笑飛三白金臺幻盡黃金迹  
何人一曲秦陽春郢調千年幾今夕

聖駕幸渾河召輔臣問黃河水勢勅河臣堤防

恭紀

飄飄葦葢簇鳴鑾帝里波濤見渺漫爲憶黃流連貝  
闕却乘白馬向桑乾桑乾水自晉陽來日夜奔騰繞  
鳳臺神漢浪花漸噴玉天河落地響成雷似有九龍  
從下起還如八水自西廻萬乘千行建綺陌六飛塵  
淨秋空碧何須周帝駕還梁不事秦皇轡海石星辰

影動流波渾旌旗搖曳馮夷翻欲看赤鯉驂河伯似  
引陽侯朝至尊望心拯溺真無已渾河何似黃河水  
匆匆玉趾踏蘆溝望金堤塞駝子龍門決處又何  
如鳳輦行看應倍此初諭宣房負士臣頻將白壁禮  
玄津烏間積灰能塞岸能無沉馬更勞人萬里流沙  
真瀕洞波臣願效河清頌蟠連驚足永無虞錄聖友  
祈常不動喜看禹甸佐唐虞欣誦堯言再警予此際  
君臣魚戲藻行看河洛馬呈圖

飲酒

夢李白寄黃生

卷八

十

人前捫虱仍搔首金臺人醉金陵酒青衣細斟紅  
灰槐柳不似橘中叟一爐白石燒青煙金盤一滴真  
珠鮮壺中莫遣濁如賢月出仍呼對月篇醉看鳥跡  
花如錦二豪不肖同牛飲呼起劉伶同夢寢鄰鷄喚  
醒盧生枕

鳳尾蕉

一樹亭亭葉如織翠羽分張青莖直似從丹穴曳朝  
陽疑向離珠拖彩色三更夜雨滴滿驕濯就芭文尾  
更高若將展卓看書字始信文章有鳳毛

朝羅敬叔禁酒

羅生一朝不嗜酒，千杯不入詩人口。塵滓兩眼謝，  
生今負吾。吾何有不用懸河，卷白波擊碎人間金。  
巨羅人言斗酒詩千首，不飲無詩可奈何。我聞羅生  
十載前，酒後耳熱驚四進。何事一朝真禁酒，車喉宛  
轉口無涎。高陽酒徒拍手笑，笑汝寧因無酒錢。焚却  
渡酒巾，燒却吐酒茵。汝今無酒能寧得，無酒人只恐  
難生意。不果汝今不飲計，亦左結疾，亂屑胡為乎汝。  
自詩窮不干我，莫以風塵怨布衣。麴部尚書非坎軻。

元和中

卷八

七言古

上

願入渾河攪，赤龍擔挾詩腸無。不可君不見，賢人獨  
聖人清，不飲賢聖終無成。何事天邊四酒星，湯盤酒  
誥都無靈。又不見鷺兒黃鴨頭，綠君今不飲鷺鴨，次  
空向天涯走碌碌。昨宵作賦寄家園，十首閨情念瓦  
盆。靜夜焚香還禁酒，莫學劉伶聽婦言。

冬雨

三秋望雨雨不下，冬月旁沱雨不休。遠江雷鳴似兒  
哭，高屋簷漏如泉流。着履折齒泥滑滑，攬空作浪風  
颼颼。螭龍能此日，何多事好待明年祝滿篝。

仙景行

仙景亭在黃鵠山，顏相傳山上多景不實一日結  
實大如瓜。太守今小吏，往視小吏遂嘆之。仙去遂  
亭焉有元人碑記。

仙景千年不肯實，一朝結果大如瓜。何來小吏偷嘆  
之，須臾白日飛紫雲。我聞大景不可得，無乃秦王海  
中黃布之舊花。不然安期所遺之故核，朱繒紅玉團  
青紗。又聞王母降漢室，玉門仙景紛如麻。藥珠滿樹  
綴絳雪，金九綴葉團丹砂。神仙靈藥各有分，我欲剝

仙景亭

卷八

七言古

上

藥手難掣亭于高，高摧飛兩麟。覺君无搖風沙至今  
巖畔多老景，殘根剝落纏枯槎。蟠蟠古藤走綠蟻，蟬  
飛暗葉飛青蛇。那知不有神仙至，再看老幹生蒼芽。  
安得紫雲撲滿地，飽食江城百萬家。

壽張母

樂只今德範，手間內贈給。供慈薄乎鄉人，玉樹璫  
璫乎兒孫。金屋炳耀乎阿母，茲當七秩敬祝多年。  
謬擬鳳笙之曲，試叶鸞書之願。

綠玉湘竹彤管笙簾前，戲曲學鳳鳴雲。綴羽棠棠下



停棹不停在丹丘酒一危壽千秋

惹惹瑞氣香不歇顏似丹砂髮似雪珠珮羽幢來絳闕來絳闕遊紫庭芝蘭笑玉樹生

兒孫衮衮滿雲堂整星耿耿揚清光手挽北斗挹雲漿挹雲漿海屋躡青鸞騎白鹿

寄許崇孝

磁州城遠遙給舍柴車自挽無人駕朝羅白簡連青轡暮宿黃墟走長夜路上紛紛問逐臣曾批三尺璽龍鱗蔽垣紫氣薄蒼冥君勿妄語行人嘆

送劉玄子拜軍諮祭酒之遠左禦倭

樓搶一日飛海天島夷十萬入朝鮮朝鮮國王抱頭走南北海上燒狼煙我皇赫怒傳軍檄詔選兵戈下瀨船特簡元戎向遠左軍諮妙選共籌邊劉郎少年雅好武拂箭南山能射虎骨徹過甲神人書名掛文昌天策府廬中八陣排風雲劍上七星徽雷雨當年曾遇黃石公雙眸炯炯青瞳烏號手掛扶桑樹豹略心傳太乙宮虎頭自是封侯相須駕長風破巨浪摩挲肘後行休門指點天文窺上將除書一日描

軍徒六軍士馬爭歡呼公卿文武齊推轂劉郎大出皇都身披金鎖三重甲腰佩龍文百寶符手中七

尺鐵如意指揮意氣無倭奴幕府將軍推上客席前借箸求良畫畫塵赤羽調飛黃夜向青天占太白倭

奴斃首衣欄班裸身距躍盡朱殷憑君大戟蓮花島不許能窺山海關鳳凰山上傳三矢鴨綠江頭菜大

壘好向巫閭紀戰功早飛露布傳軍喜君不見高皇海上襍蚩尤海神來朝風颺颺王公跨海扼中流方

舟車岸崖荒整不教跳躑躅平地霜牙露刃挑髑髏

廟灣一戰海天秋後來不復窺神州又不見樓桃園

裏焚海縮倭奴灰盡一不留陣前披髮如真武當日功臣也姓劉

賦得鐵如意用錦囊體答薛公儀

昆吾神獸噉青饌紅爐煉就黑蛟螭銀鏤編遊排星宿擎來好壓洪崖袖蓋將意氣碎珊瑚金剛七寶誇浮屠指揮四壁天模糊何用酣歌擊唾壺竹枝交盡塵尾折鐵花明滅妖蝎血談笑風生雙耳熱手中如意心如鐵

王孫行二首

王孫遊冶賭金錢大呼六博夜不眠  
三三兩兩城頭上塵甌不覺寒無煙

不解蠶桑萬事迷臂躡佳鷄聞雄雞官錢不放歲將暮黃口小兒索飯啼

顧子畫山水

遠山百疊推青螺遠水微茫排孤柯  
斷崖泉落平田出板橋曲曲連窮屋  
石淙橋畔兩三家春深籬落關山花  
雲深路遠不知處鵲飛明滅夕陽樹

第六令今多事集卷八 七言古

送曹元和給練以言事謫邊尉

謫書一日下天府山魃跳笑魍魎舞  
陰風捲地天怒號帝遣闕伯驅山妖  
山妖變幻不可得妖氣微茫驅斗極  
真宰翻然照直臣霹靂亂下秋空驚  
若言真宰爐多事閉口螺蚌亦驚碎  
長飢未淨天門塵拂袖而去空遙巡  
江魚可羹禾可炊且待天心更轉移  
天心一轉閃電明依舊霹靂擊妖精

王主行

閩人林某豪俠士惑志于京倡劉氏傾囊金納之

資斧頃盡逾時以貧故劬且歸劉哭誓必不再

嫁林別去商干橫西劉歿京邸林聞之匍匐歸痛

哭劉玉爲主題曰劉氏之魂後繁以斷腸曲一首

語甚凄楚朝夕置懷袖每以示諸交遊後復挾數

十金之橫西過大江舟師故大盜殺之沉其屍適

聞人某爲郡司理故習林事一夜夢婦人來訴冤

詰旦斥羣吏索盜獲玉主司理大驚求林屍江中

如生途盡捕羣盜百餘家江上以寧此玉主之所

以報林也異哉予友葉述卿傳其事予爲歌之

新余令許君雅集卷八 七言古

燕城明月照倡家雙雙好鳥報狹邪劉姬十五顏如

玉羞殺燕城萬樹花門外紫綃騎叱接院中綠柳開

昏雅畫就蛾眉同遠岫傳將輕粉賽明霞裴長金蓮

籠繡襪纖纖玉手撥琵琶歌喉宛轉風前度人道千

金縷一顧綠絨無數任頻拋費盡纏頭不得住林郎

個儻七閩客倒篋傾囊憑一擲松月蕭疎擬性情玉

山磊落爲標格明珠滿斛賣名姝吳論黃金與白璧

三星耿耿夜迢迢結就同心兩脉脉焚爇金爐透錦

衾掩上瓊牕寒蟾猶掛却流蘇露合歡惱殺鳴雞鶩

擬席顧比文鴛兩翼紅不念青娥雙手白年年暮暮  
 復朝朝費盡錢神不可招玉壺一破難備水翠鳥高  
 飛肯顧巢長嘆燈前一杯酒莫以紅顏持蔽帝山前  
 好問員臣妻風流有落楊枝後劉姬雙淚如紅雨誓  
 死如歸真自許寧爲玉碎寧壽瑞有效萍飄無定所  
 歡聞大笑更何求感卿義重心良苦大綱明朝泛五  
 湖燕山楚水又蒼梧千金手在散還聚一寸心存去  
 不孤據登一去秋閨冷明河夜夜抱金井曉釵一轉  
 一含愁銀瓶落下垂空綆臂間破碎玉連環房中焚  
 却相思枕落花不顧餘上心孤鸞空歎鏡中影  
 芳魂逐玉郎客邸聞之真斷腸食忙星月關山遠照  
 淡衣寒粉黛香歸來痛哭如茶毒縱有千金難再續  
 重泉何以寄悲愁覓得崑山一片玉前寫芳卿小字  
 名後題腸斷悲哀曲出門繫在綠綺裳入門飛在青  
 羅褥相將南北更西東行行苦兩又凄風天涯共路  
 王孫草一似斷蘆隨斷鴻黃舟遠向粵西路日沉瘴  
 海青天暮鷓鴣啼罷鬼草來四望楓林起蒼舟舟師  
 原是綠林豪叱咤腰間出寶刀血沉泓碧半江水魂

作吞山萬里濤蒼梧使者七閩才兒戲會同竹馬來  
 郎齊夜半離不寐恍惚如聞窈窕哀蹒跚搖曳不成  
 步唧唧切切如泣訴膝腕玉貌未分明似語無聲總  
 不平詰朝驚起問臺更天道神明似有情樓頭鼓響  
 傳行馬伐鼓鳴鉦搜四野怕有赤尤暴客多能無白  
 晝殺人者黃昏鬼哭大江頭含冤寔是婦人也還卒  
 倉忙鎖賊奴胞頭泉眼恨而粗階下片言情自吐不  
 俟憂頭五木呼賊奴住在山之谷檢出崑山一片玉  
 前寫芳卿小字名後題腸斷悲愁曲使君慣見眼模  
 糊咄嗟此物何爲乎頃昔少年同里閨鍾情曾爲酒  
 家胡試向江頭問水濱處室蛟宮出故人水底炎天  
 經半月頭腫面貌儼平生玉山磊落依然在松月蕭  
 疎尚有真使君痛哭停丹筆覆盆之下青天出縛盡  
 賊奴幾百家霹靂虛空驚白日從此江頭犬不聞妖  
 氣散盡無愁雲分明曉夢冤鬼出歎別吞聲上帝聞  
 昔日玉顏今玉至今日報警音報恩  
 送劉太守貽哲  
 劉郎處守上黨里清貧只飲上黨水天上何心門

襄人生有幸遷三始詔奪劉郎太守章篴簾中朝不  
稱旨重雅隨車不能語父老攀轅淚如雨高卧高陵  
吾已矣詔問劉郎胡不起尚書尺一駟車來御墨淋  
漓聖主裁折腰解下黃金帶稽首忙趨白玉階小臣  
此日真無狀聖主猶然念不才颼颼風帶兩海波動  
雲龍月天不開市馬何須向五嶺風塵回首問三台  
帝城前日電如手長空點淡黃沙走試看浮雲莽亂  
飛白衣昨日今蒼狗但使君心記不忘何事悠悠空  
白首徵書召來竟不來召上玉屏君已久漢文曾詔

河東守河東數言君信否

卷八

七言古

辛

題水上人情黃梅山

黃梅五祖禪師一生專好作怪生來不用父親去  
留個皮袋愛惜一縷僧伽半夜屢能等待至今留個  
道場百萬億人禮拜幾被風火之災依然皮袋不壞  
今日水齋禪師苦行密脩特戒召動宰官長老再立  
黃梅世界我且一問老禪若遇規火洞然四祖那箇  
不壞我等這個不壞且莫問他壞不壞只落得脩行  
自在

壽岳翁張二鶴先生八十

酒滿前樽花滿籬盈盈華髮映眉萬山誰與丈人  
並百羽無如海鶴姿幾處薄田留負郭一箱珠卷付  
佳兒日歌鳳吹兩三曲閑撫龍孫四玉枝鼓腹如同  
擊壤日下蒼厓盡爛柯時笑傲不知滄海變素心只  
與白雲期若逢松子應難老即遇文王也未遲富延  
試看東床客八座歸來翼有絲

登廬山壽伯兄美秩初度

年年家事逢初度庭前賓客不知數今年廬岳逢初  
度萬仞尚頭飄紫霧石磴雲盤轉天路琮琤萬玉流  
泉渡天池之水貯丹靈飛珠疑自兜率雨文殊寶臺  
當空住半壁青螺堆戴璐五老峰頭環四顧三千世  
界微塵聚白雲傾刻如馳赴玉老鬚眉皆垂素銀河  
一道飛瀑布玉女天漿瀉金浦鄱湖萬頃凝甘樹好  
似仙人五石瓢西來移種三珠樹枝葉雲煙莽同且  
我來欲作登高賦豪吟只恐神靈妬吾兄披襟宛側  
注振衣似欲窮天步丹砂一粒朱顏駐晴空似與神  
仙遇咲弄金烏與銀兔俯看人世如飛鷺瑤臺幾值

卷八

七言古

辛

橫簫驚醉來好扶龍巾吐天門莫違豐隆怒萬古千秋筆朝暮

贈李長卿

我昔曾鳴南箕舌長虹不貫青天裂赤日難飛鄒衍霜白壁欲化長虹血七年天道自神明霹靂一叢秋空驚我有何能致神鬼搜山竭海擎妖精世間萬事料不得誰信荆榛生肘腋床頭蟻動似牛鳴大家共嘆乾坤窄驪龍項下亦可探驪龍一睡睡方酣如何先殺逆龍者深秋水恆爭龍領翻雲覆雨胡不可愛

詩集卷八

卷八

七言古

廿一

幻軀坤在利軀白自青天只問君總爲當年塔識我題孔釋抱子圖

孔子既有子釋氏亦有兒手抱羅睺羅南聖相扶持君家大宅光塵離祥雲散霧罩階墀東角牆頭見紫衣明星耿耿照桂枝錦余翠幃綉帶垂王人昨夜夢能龍我問兩聖人抱兒何所之我佛摩頂說我今緣弘慈此是善男子廣額又脩眉先聖回頭晉向兒笑且嘻好作詩書種切莫呱呱啼人家生于如仲尼黃玉作符人王師人家生于如牟尼三十二相黃金安

何須五老降門戶何須四龍香水池落地一聲雷且許男兒事業憑斯爲君不見琵琶池結果三千歲生于何論早與遲

詩集卷八

卷八

七言古

廿三

合併黃離草卷之九

江夏郭正域美命父著

五言排律

頌曆恭紀

金輪移玉瑄寶曜轉璣衡大呂千索起階虞候月生  
天迴淑氣滿人授歲時明鳳鳥班圖象變龍皇履聲  
共欽天道正坐見泰階平正朔從三殿皇風暢八瀛  
送吳瑞谷之應天訓

歲汝真龍甲憐予起允置氣寒雷氏飢書滿惠施車

海晏言非誑江蘇服已奢玄珠隨象罔競疾織龍紗

賁賦金烏賤探奇酒不賒門前人問草夢重筆生花

鼎足當黃頁琴心少伯牙何處餐克非誰人抹舜華

未收紫市馬且聽白門鴉獻王原無賴傳經更可誇

天風吹感粟寒露淒淒酸醜題河畔柳聞雨前茶

憑欄先皇地蕭條博士家文章祇頌橋梧語且溫麻

五座才非敵三魚報不差

秋夜同任白甫過舅氏二鶴先生湖上拈得紫

字

門前同白社屋裏似蕭齋蕭齋空點柳洞花覆鹿柴

蔬畦畦透徑澆石水盈壻不問淵鑿少那愁米價乖

抱時時撫掌對客肯舒懷窗外無風雨山中絕虎豺

時成驚剝啄語劇恣任俳日落雲迷洞湖平泖沒荻

煙霞供几席土木任形骸百歲千場後入間萬事諧

雪夜懷梅克生

玉兔濯水壺寒聲凍轆轤銀輪持世界練影曳江湖

地作硃礪觀天懸不夜珠清都應似此瑞木可開無

一片虛明裏三千歲月租期風吹感栗冷氣滿甍甍

却憶霜臺客梅花調轉歌

丘謙之自衡山來辱枉新詩并遺萬年松三株

衡山石一片報謝

五嶽壯遊徧陽春大雅存紅顏謝冕繡白服向琴堂

紫袖朱紉動清歌玉露繁雄心付兩屐綠筆問三

江漢風仍在岫嶠碣可捫玄夷迷曉夢寶洞駐征鞍

練景飛雙鶴僊岩間夜猿不知曾眺味何以遠孤峯

江介迴僊舫光風到華門三株披石秀一片動雲根

麗藻來相訊瑤華不足論有懷操杖履未暇效

似接芙蓉面如開金簡言憂思慙所藉痛飲負平  
意氣誰投轄文章已斷翰索居吾且散還擬賦高軒

贈崇陽陳令君

使君宰下萬憂歲大艱辛募粟入興義獨租吏絕嘆  
鐸聲周道路麥米飽流民中澤歌鴻集兒童與維馴  
飛蝗遠出境楚大夜無宿樓鼓聲都息街籌夜幾巡  
不憂老弱死只道長官貧守令皆如此龔黃信有真  
黃金與赤璽早晚下楓宸

憶伯兄美秩

郭泰舍書隱筆 卷九 五言排

第兄年少日兩兩在親闈鳩杖祝行酒振與曳舞衣  
文章相努力日夜每因依共擬麟書出驚看鴈字飛  
未須愁落莫好為念睽違久客裏都盡相思帶減圍  
黃塵吹漠漠寒雨下霏霏龍劍終當合魚書何太稀  
無人能解語有淚不堪揮渴永愁孤枕朝回靜掩扉  
故園芳草綠遊子幾時歸

雪山

誰掃蒼前雪最巧削成峰高天際冷峭巉巖眼中明  
琪樹堆三島珠丘結五城崔嵬飄瑞木突兀羅銀

佛子鉢衣坐仙人鶴髮行光搖宛委轉凍合空同  
瑤樹樓三白梅峯射九英瑤京天有路石甯水無聲  
絕頂寒難住遙崗望不平半空盤虎過大地海雲生  
鳥道如玄圃峨眉似水晶好歌黃竹調莫使玉龍爭

又

凍雨落霏霏為山山似圓強起峻嶒龍虛生晃朗輝  
寧知五岳大只說四山微背日危增勢乘寒巧作威  
巉峨空皓皓凜冽助飈飈萬仞無真假千巘有是非  
誰肯攀璚爾終然消化伊日高難作鎮風起料分飛  
郭泰舍書隱筆 卷九 五言排 四

七言排律

奉賀襄國主殿下篤生世位

襄山紫氣鬱蒼蒼瑞滿君王百千宮  
電繞龍文常貫日星迴鳳蕭已流虹  
椒圖繡戶看懸額茅簷湘烟叶  
夢熊銅斗有聲吹玉律瓊釵無事卜璫空  
當年崧嶽謠申降此日春秋記子同  
御氣好纏朱帟暖赤霞侯  
映錦棚紅掌珠明月光千乘座客神  
僊引八公寶殿馬犀開幾樹杏梁芝  
艸耀多叢種來淮國四山桂傳  
得周家一葉桐天與蘭香徵帝胃人  
歛麟趾續皇風

卷九

七言排

五

多男多壽還三祝自是華封願未窮

壽韓太守五秩

治罷風流在帝丘柔枝麥穗滿青疇  
兩年步禱頻迎虎四野郊行不問牛  
戴弁諸生誇撲棧操豚田父祝甌窻  
漏聲遠報奇章閣笛韻遙清帝子樓  
共道韓侯新錫命偏曉楚語盡歌謳  
山嶺舊有仙人棗天外應添海屋籌  
好執兕觥稱七月更將金鑑擬千秋  
斗杓自是歸黃髮烏實依然羨黑頭

壽彭若思六十

百年踪跡半江湘兩世爲師在武昌  
念我弟兄初釋勺惟君父子與連床  
三冬五夜燈花落十載千秋翰墨香  
多少交遊如雨散何人意氣與天長  
幸趨臺路瞻宮闕又共風波飽雪霜  
凍合孤舟相對坐春回故里並還鄉  
旋將兒輩朱從學却說人生未可量  
有酒但應供歲月無錢聊復典衣裳  
流光屈指看老往事驚心細細詳  
人似寒翁頻失馬事同岐路總亡羊  
驚添海上從頭記歷盡滄桑幾萬場

卷九

七言排

六



合併黃離章卷之十

江夏郭正域

五言遠體

初第寓懷

皇都瑞色浮鴈塔對龍樓王氣籠金屋香風控紫驄  
白虹看自統明月向人投所喜成名日雙親未白頭  
兩雪暮行雲夢道中

雪谷點敝裘寒鳥亂滄洲去去非鄉邑茫茫生遠愁  
渡溪移棹近風急騎雲流數點漁家火寒光照馬頭

過德安恨這關

楚馬群山裏崎嶇遍可捫路隨山勢轉雲向石根屯  
怪樹隈殘雪盲風殢曉暝關頭何用恨不達是天門

產齋圖

歸人結茅屋水外更山前不是室生白那知經畝玄  
天遙浮翠島樹杪落寒泉萬壑起林巔陰雲飛上天

送唐大行冊封江夏還平溪

邂逅聆鳴轅炎蒸擁使輅轡章來鳳關羽節過龍標  
行色三秋壯征徒四牡驕前驅負勞者取道五谿遙

宿駱禪寺

萬壑流雲凍一天宿雨涼置風環下界古木遶中唐  
雀噪初晴日僧燃殘夜香最高峰頂上又著馬蹄忙  
送首廣文之係康堂教

廣文與吏隱况優向耶間疋馬青衫擁寒煙白日閑  
風生房子國雨度石人山官舍三秋吟蕭疎兩鬢斑  
送程孟孺北上應中樞之選

江空起夕波之子去如何曲奏還乘鳳經成不換鵝  
春風依白社秋雨度黃河聞道弘文館龍章待補戈

贈座師張心與先生二首

天上乘槎客人間問帝卿正谿瀟歲月二酉識文章  
玉劍揮牛斗蘭橈轉鳳凰三千看奏牘藹簡白於霜

又

不見豐城裏埋藏有莫邪憑誰占寶氣無處識霜花  
拂拭恩難急輝騰望漸賒龍文今照地何以報張華

題夢竹圖

愁心逐渭水夜夜長琅玕不自林中見何來夢裏看  
分明龍化去恍惚雨敲殘漏盡還誰覺蕭蕭暮影寒

納江亭

乘興府長流孤亭盡日浮百年江漢客萬里洞庭秋  
檻壓蘆花窟窻窻橫鴈鷺洲前春水發無數打漁舟

修靜寺

昔日讀書處經行跡已陳還來長者地又現宰官身  
野樹從新種山僧依舊貧城中喧更劇吾意欲栖真

次吳明卿先生商莊卽事八首

八月將其穫觀場上對船秋穀淒淒杪朝雨繁紅前  
納稼仍愁歲停桹欲問天田家憂旱魃村鼓共

其二

山雨垂垂下林塘宛宛過桔槔聲若沸溝洫水生波  
茂樹聽鳴鴈原田走刈禾轉輸今更急豐稔竟如何

其三

先生學老農箕踞以山中雨過全消暑林溪不受風  
客來添酒聲興到發詩筒誰信執珪者蕭肱五畝宮

其四

每遇西成日田家事無食陳甌已罄垂顛樵金枯  
債粟富家盡操瓢稚子呼凌禾看白紙官吏已催租

其五

擇首臨歧北扶筇過水西人家村火亂山寺野雲迷  
種黍多釀酒爲場且灌畦那堪三徑裏蔓草與人齊

其六

因家雨未足鑿石引寒泉愁絕三秋旱辛勤百畝田  
徂畛行作苦遺棄不睦捐學稼將誰食逢年總仕天

其七

欲話桑麻事脩肱下草堂披衣臨古渡躡屣陟崇岡  
夜雨村農喜秋穀磨瀉長進恩三殿裏露禱透哀涼

其八

林居撫耄翠山勢闢嶠岫籬落抽新筍春秋記老椿  
遊梁狎道侶隱几識閑身荷篠時相過差舐測隱淪

次吳明卿先生北莊卽事三首

百口需糧粥躬耕負郭田瓜壺時作餉婦子亦相憐  
望雨頻占月憂時苦問年山行幾俗緒抱膝聽流泉

其二

白眼望滄海青芻飽飯牛那堪日正午未見兩鶩秋  
惜虎方迎社操豚且祝蠶桑林香六事不盡祀人憂

其三

秦室傍山陽那云三徑荒郊原隨履折巖穴有書藏  
奠切銀絲細奠分錦帶香秋成祭田祖土簋泛椒漿

聞京師早

去歲已無雪經秋又歲凶不聞射十日何以慰三農  
太史愁書奏祠官苦雲龍頻霄望雲漢未可說乾封

劉生

劉生膽氣粗月下醉醺醺母老衣裳薄家貧僮石無  
世情堪白眼事業在青浦得意諸年少何人問酒徒

寄樊山王

聞道賢王館淒清過鬼林茅簷如野店草砌似衡門  
但見賓朋集不知帝子尊樊山一水隔何以倒新樽

夏日

茅簷蓬瀛徑一似碩人過心懶世緣少官貧酒債多  
但憑棋作隱更任睡為魔剝啄驚相問催詩奈爾何

泛江

扁舟臨漢水搖蕩水平湖芳樹濃于染遙峰淡若無  
山花開躑躅水草亂搖蕩晚霞明霞起長天鴈影孤

問津館

揮汗灑征輪皇皇此問津不信執輿者還為迷路人  
黃雲飄綠野白日走紅塵沮溺知誰是應須笑苦辛

仙人洞

結洞俯前川高原僧種田陶穴猶太古叢扉在半天  
丹梯平地起佛土當空懸世界都如此何須問大千

方塘釣使

數畝鑿方塘西風暮雨涼那因魚可羨只藉水為鄉  
沽酒共村市投竿上野航六鰲休掣釣吾意在漁梁

賦得微月照積雪

飛英消不盡纖月照將殘拂地如無景憑虛好共看  
氣侵銀漢遠光射玉樓寒偏覺揮扇皎水壺興未闌

又

皓晃照水沱清陰壁轉餘山河明玉宇天地競瑤華  
驚聲曉光吟龍池度景斜相看渾似水不覺成仙家

香張鍾山門人

為憐張博望姓字斗邊迴十世不相見只願為仙人  
生直難調世時清轉忌才揚風月好我

元夜次王宗伯韻

紅光徹禁垣不夜語聲喧月宇盤輪曉珠宮火樹繁  
依兒馳竄馬倩女滿魚軒九市花幡擁春風燭上元

其二

燭炬照天遙蘭缸夜不消佳人焚豹髓儂平駕紅橋  
火宅蓮花凉星官桂蕊搖踴歌人影亂調笑款良宵

其三

遊人夜未闌百寶闌琅玕蘭麝風前度琵琶月裏彈  
火城明似畫龍燭映猶寒內苑星橋駕都人仰面看

其四

寶樹徹金繩六街瑞鵲珠星排紫陌壁月挂朱棧  
龍遶空中度鬚峰海上升似聞祠太乙更與九光燈  
鄒汝光范子厚夜過分韻得潘字

星斗拂晴機嚴更報短籤還開同將酒熟擬陶潛  
歲月慚無得風塵雪自淹大言吾豈敢差可語詹詹  
楊虞儀給諫請告

虞儀以室人孫亡歸異子遠遊而親別難言  
於下紀履也者及之

如何慍不解歸思不能禁望望通河道行行息柳陰  
雙辭青瑣闥為念白頭吟若到眉黃日無勞賦藁砧

又

歸心逐轉蓬來龍長茂錦字文堪羨黃河信已通  
君寧楊子後余實杞人同記得懸張處相煩問澤宮  
秋日同葛仲明楊曰泰飲楊儒系侍御大隱齋  
大隱堪朝市蕭然雲水居原生鴈到日秋淨雨晴初  
墨洒松文紙風翻薤葉書相過渾不厭痛飲莫躊躇  
懷密上人中甫居士

程山人鑲篆

如何方外客不見又經旬護說有為法欲尋不壞身  
文章如苦李生事是勞薪自笑悠悠者禪心真未真  
不朽人間事相過一問儂有才如刻樹何處不  
靈鼎探奇字泥沙印筆鋒悠悠天地裏藉爾記林宗

秋思

長空露欲稀月午衆星微何處一聲遶關城葉盡飛  
明河淡秋色蟋蟀催寒衣萬事如流水年來心事違  
夏日同吳俞二文學賦

枕雨滴風檐譚玄不捲簾水盤寒沁座龍窮晴驅炎  
祇覺文心合那知酒力添相過嘖不醉更卜痘麻斑

修竹館

蕭蕭數畝竹，連屋自清幽。寒影結濃綠，虛聲報素秋。  
新苞隨雨長，舊幹有詩留。但覺俗心盡，何須問戶侯。

寄王元美先生

天地名堪老，文章道獨尊。千秋誰載筆，七子讓吹墳。  
四海今無敵，三湘舊有恩。家君曾作宰，原出孟嘗門。

其二

昔是餐文石，何從授彩毫。龍樹心如在，鷄林價獨高。  
學優餘火棗，玩世有金桃。未遂占星願，曾窺鳳一毛。

其三

聞說參金狄，時還禮木公。身歸寶墨殿，名在藍珠宮。  
玄語已三昧，多聞又六通。禪心與倦果，不朽將無同。

其四

朝廷求故綬，四海想和梅。鳳鳥瞻玄扈，星辰運斗魁。  
好從司馬法，一試臥龍才。暮見圖書府，文光一宿開。

其五

家世窺三象，天門過八重。詩當周大雅，人薄漢中庸。  
雪調凌黃竹，雲心禮赤松。何時結襪者，肯許一相逢。

其六

東南占地美，西北柱天傾。遊說望顏色，文章借姓名。  
林馬腸堪斷，登龍眼更明。會看天子詔，顯聽尚書聲。

其七

蒼生起謝安，四海盡彈冠。招隱憑龍桂，相思嘆采藍。  
願隨綠玉杖，一問紫金丹。嗟切征鴻過，從之無羽翰。

其八

不見文章伯，羞稱翰墨林。悲歌慚壯志，老大笑童心。  
香意從吳會，何人問楚音。長風天未起，四壁響霜砧。

瀛洲亭新池得雨

亭子傷蓬瀛，池通太液清。秋來半夜雨，影入一天明。  
霧氣搖金馬，波光動石鯨。銀河何處落，瀉作小渠聲。

冬夜得香字

玉兔照靈籬，梅花上杏梁。譚詩無下里，醉酒有高陽。  
座上三芝秀，燈前五木香。琵琶小番手，一曲斷人腸。

集何仲仁宅

四壁起風聲，霜華下五更。梅花何太晚，寒月尚多情。  
往事聽人說，新詩傷酒成。夜深偏意氣，我亦一狂生。

愁

人生不得意，老大半悲傷。  
薄宦逢家難，買田值歲荒。  
髮梳如葉落，貌瘦比花黃。  
無奈秋風緊，蕭蕭滿地霜。

送唐神宇使浙還

扁舟天上下，歸路浙西東。  
水月飄吳苑，煙霞護楚宮。  
沾衣榆莢雨，泊岸鯉魚風。  
好意名溪女，飛花滿面紅。

與襄陽智僧

飛錫下江東，逢君不問空。  
莫因一轉語，便道有宗風。  
徑草人前綠，簷花雨後紅。  
襄陽有耆舊，為我問龐公。

壽白先生

碧水放蜻蜓，青山猿伏峯。  
門偏通德里，貌比老人星。  
祝食鳩為族，傳家鯉在庭。  
百年過九十，猶誦伏生經。

過宗族

秋日醉王孫，風光似兔園。  
看花先問菊，對竹且移尊。  
幸意吾真懶，傳杯汝莫繁。  
二豪猶不信，邀我過衡門。

辨觴

行酒又傳柑，頻過酒半酣。  
嬌奴多醉態，紅燭噴清嵐。  
寒沁琉璃薄，煙生碼碯藍。  
金盞與玉琖，可勝似香甘。

君霖宗侯六書樓

璿空翠碧疏，帝子以樓居。  
鵲吻雕三象，麟圖畫六虛。  
且看天雨粟，又有島書自。  
是文章府，蕭蕭恐不如。

又

樓上皆鍾鼎，圖書盡典墳。  
春來餘鳥跡，花笑有虫文。  
一似青黎閣，羞誇白練裙。  
侍兒能問字，笑殺常公雲。

賦得月下鶴

倦禽當皎月，獨立夜將徂。  
試影雲裳亂，長鳴玉海孤。  
遠心摩桂闥，清夢遶冰壺。  
似有仙人駕，吹笙不可呼。

送羅山人敬叔之河南謁周李二公

買馬向中原，長條駕短轡。  
入周尋柱史，御李過龍門。  
少室連天近，黃流帶雨渾。  
到來都作賦，莫只客梁園。

過樊園主人不出 三首

花密鳥聲細，風輕雲影遲。  
滿園首宿草，幾樹石樞枝。  
徒倚將軍樹，徘徊百子池。  
夕陽莫易落，留待晚鐘時。

又

獨客坐殘日，靜聞百卉香。  
頰頰看燕子，開落任蒼王。  
栢葉亂垂地，藤枝盡撲牆。  
林園真覺好，何事挹瓊漿。

又

主人莫厭客客至任徘徊  
水木能相娛博學不用開  
鳥驚樹影動風度竹陰來  
坐久少塵事迴廊猶綠苔

性天僧

汝性原佛性三天即此天  
禪心無住處僧臘幾多年  
持咒龍歸鉢翻經古吐蓮  
鬼神果聽偈夜夜法堂前  
人有言龍華僧寫經感神通者

百丈臺光內分明丈六身  
金輪看泥洹寶樹現瑤瑤  
色相寧邪道神通果宿因  
請師高著眼莫昧本來人

切字僧

說法在叢林真言字字深  
似聞獅子吼如聽海潮音  
舌是廣長舌心傳秘密心  
與君謹得妙不在有絃琴

廣化寺訪僧

禪房此夜面清盡四天慈  
說法金鋪地傳經石點頭  
曼花隨雨落珠網與雲浮  
若問西來意三春意已秋

古鏡僧

古鏡果如何休得碑也磨  
心心歸淨土夜夜誦多羅  
落日觀懸鼓聞聲任卷荷  
蓮臺有九品何處是娑那

春望同汝光亦卿賦

雲日美春晴郊原翠欲平  
商人尋紫府與客聽倉庚  
弄撈分河綵遙天逗酒清  
可憐春色暮莫厭路欲聲

又

湫酒俯長流林塘處處綠  
柳眠欲拂面花睡不禁愁  
泉響西山雨雲溪北海樓  
暮嫌歸路晚又過水東頭

李太史封周滿壽母

前旌滿路迎去去過周京  
有馬無須問臨河可是盟  
笙簧欲小雅菽水奏由庚  
出使仍將母應知四牡情

黃太史使韓迎父秦史歸蜀

韓王新錫命王簡賜金車  
相國辭秦印詞臣領漢書  
羊腸驅古路龍首渡新渠  
為問成都里相如恐未如

黃太史封趙壽母

驛路走青槐詞臣駟馬東  
都看授簡漳水對衙盈  
轄下金華殿還登銅雀臺  
上堂拜阿母今日笑顏開

高李博士母

五砌出蘭芽桃顏髮未華  
真珠滴九醞瓊樹發三花  
雜珮攏金雀秋衣明素沙  
堂前未獻壽歲歲泛流霞

喬給諫使蕭壽母

寶馬響玲瓏  
藩封出漢宮  
介圭王瑞合  
椒酒壽頤紅  
開國來西土  
觀風賦小戎  
雙幡引負弩  
好為上崆峒

節婦

天地兩悠悠  
青霜已白頭  
梧楸日暮影  
風雨幾寒愁  
苦節終衛陳  
情已報劉  
望書雙闕下  
好為記春秋

晉陽海禮唐佛

古佛城東寺  
相傳歲月深  
乍見同阿閣  
端屋似祇林  
自有真如在  
難尋無住心  
不知經幾劫  
趺坐到于今

送黃參軍之天津

炎天出帝京  
六月荷戈行  
去佐將軍幕  
因參海上兵  
蛟涎隨雨淨  
龍氣與波平  
宇內今多事  
休嫌簿領名

送教座師請告八首

聖主傳經日  
胡為生遠心  
文章高虎觀  
姓字滿鵷林  
好著賢臣頌  
翻成梁父吟  
蒼生遇如此  
偏向白雲深

其二

中使傳呼到  
君王賜酒來  
八珍羅鳳髓  
九醞滴金盃  
臣病惟堪隱  
天恩未許回  
牙籤橫講席  
日日若為開

其三

乞身仍上疏  
不是厭承華  
缺畝寧吾土  
瘡痍總一家  
秋風辭翠幙  
涼雨賦黃花  
田父來相過  
人人問白麻

其四

一日得休沐  
天書賜傳歸  
行當流水漲  
正及鰕魚肥  
綠野忘機事  
彤闈有是非  
渭川多舊侶  
且賦北山微

其五

何以寵行色  
未提自尚方  
雙雙看繡段  
遠遠出倉琅  
予以嘉明德  
兼之念路長  
君恩猶未報  
不治午橋莊

其六

宦遊曾幾載  
只見及家園  
自挾風雲氣  
寧嫌車馬喧  
禪僧同習定  
詩客日開尊  
夢卜來霄漢  
微書又到門

其七

廿載銅龍客  
還鄉事事貧  
薄田鄰叟共  
茅屋一家親  
水石躬垂釣  
兒童自採薪  
晚松與新韭  
消受甕頭春

其八

字內方多事  
其如歸故山  
席前猶未煖  
掉去幾時還  
東海兵難罷  
西川吏不開  
禁中思廩牧  
早晚破愁顏



送李亦卿轉南司業

文馬到南雍三千弟子從看君當虎座何似侍鉤  
門外水如壁堂前山是鍾十年官禁苑今日迴儒宗

又

高皇起澤宮江左盡春風講藝分師席掄材自國工  
鹿宗休岳岳龍威已逢逢聖主抽金匱明年馬首東  
競勉公和尚

僧徒滿天下苦行有誰人貝葉都翻盡芒鞋不計貧  
自除佛殿草肯拂鐘臺塵示寂廬山遠蕭蕭今幾春

壽李御史父

煙水日徜徉靈天歲月長安車標鷺羽舞袖有神羊  
祝食鳩為杖題詩錦作囊白雲依貴竹子舍望嵩陽  
沈封君壽詩

又

藪床抱石經傳道即分亭好學如玄晏揮金似管寧  
行誇高士傳壽比老人星駟馬門前度兒孫以過庭  
皓首傳青簡衡門表素心共誇三秀滿肯受二毛侵  
辟食如飴玉鋤揮不取金床頭暫與笏家世主恩天

送何儀部謫廣西

如何君遠謫偏在鬱林西佛佛逢人笑徑徑盡日啼  
瘴煙迷碧水恹雨漲南溪愁問都門信東方又鼓鼙

又

萬里龍城去迢遶路不迷風嘶遊子騎月照逐臣鷄  
背蕊花應笑檳榔葉已齊閒行過鉢鉢新句也堪題  
送韓子端下第歸汝南

憶君三載後似我十年前買馬金無價館經枝有煙  
悲歎燕市酒風雨汝南天莫遂成孤憤令人不可看

壽岳丈張二翁

湖海神偏王詩書道獨真兒孫能誦讀花竹好逡巡  
愧我乘龍客叨陪誇鶴人好尋千日酒還祝百年身  
送薛公儀還襄事

非屢采何急急皇皇滿面愁還家結纈幕泣血請孤丘  
愧我題黃絹因君念白頭棘人兩眼淚萬古灑梧楸  
崔侍御母

總為貌諸張夫君未共担春風吹白髮夜酒酒黃壚  
天地心看老江河淚欲枯將離今又哺試聽柏臺烏

送陳判官之大州

飛雪滿皇京春明好送行雲蒸水步雨花映廣陵城  
人比瓊枝秀官如湖水清公庭無俗事騎鶴也身輕

送吳侍御轉饒秦中

鳴鑾出漢宮寶氣脫青蔥少府金錢轉涼州絳帳空  
錦裘明塞雪畫角入秦風駟馬歸來日應看賊小戎

劉貽哲守潞安

一麾迺出中路又出臺關海上正多事山西那日還  
風樵春雨下人去馬聲班未可輕為郡德君請百蠻

送屠田叔之閩運同

何事官偏拙鹽官又幾年東南憑煮海西北望譚天  
蘆嶼尋山脉螺江遇水仙八閩民力盡莫急大官錢

寄沈嘉則山人

白髮休文老違將八詠看角巾吾已折腰帶兩廬  
名到千年易交窮四海難春來有鴻鴈莫厭報長安

張不波謫廣靈

寒天行出塞簡命身授荒左尉皆吾道雲中亦帝鄉  
無貂能禦雪有劔可充養好定安邊略君恩

又

官路今無閉城門近亦開如何窮塞外偏有逐臣來  
白簡惟封草黃金念露臺胡茄與羌管吹寄隴頭梅

郊行得春字

春歸已兩日郊外却尋春激水穿芳徑浮杯逗綠蘋  
園蔬香佐酒亭柳媚依人飛雨晚來急全消車馬塵

聽僧彈琴

高僧無俗事對客理鳴琴流水響庭戶落花飛樹林  
耳根關自性指下清塵心欲契真如理君聽絃上音

又

妙音從絃生不彈有音否妙音非絃生彈絃音在手

絃無音亦無絃有音非有所以無絃琴天地同長久

法藏寺

古剎城西寺蓮花處處開金輪平地轉香雨半天來  
清話逢玄度論文有辨才真如非幻境雲水兩徘徊

送君相太學還里

千里故人來薄餉差鵲黍樽酒話平生衣裘離寒暑  
歸計不可留還家共誰語桂樹發江南秋風應憶汝

李太史冊秦省觀

金函出禁中羽節下秦宮氣映關門紫纓分御酒紅  
王章頌玉藻彩袖舞青葱上林花滿眼早為報春風

翁太史冊周藩省觀

負勢過夷門前驅路馬繁密恩周太史簡命漢王孫  
河水為衣帶嵩山作酒尊還家雙轡未可滯文園

送二江道士

茅簷來二仲總是五陵人已披丹砂氣知為紫府臣  
憑君堪問道何處更尋真未了龍沙事應憐大苦辛

區太史冊淮王

簡命下芝城雙旌逐隊行天邊將袞冕帝宇拜璚珩  
湖水祥煙合郎山暮鶴生興來有佳句到處好題名

劉太史冊肅王省觀

城外馬嘶嘶街恩下隴西山峰封寶鼎泉水注紅泥  
太史趨承日王孫拜舞齊還家雙轡獻壽香楸與交梨

林太史將母封益

天書出未央簡命拜侯王細雨僊人石清風華子岡  
分茅周典禮授簡漢文章歸去仍將母龍光映北堂

董職方分衡陽兵憲

夾道擁旌旗分符出帝都青旗迴紫蓋繡谷下蒼梧  
七澤波清息三湘草木綠衡陽有秋鳳早報柏臺烏  
送徐孺叢上書請恤南旋不勝宗伯父子之感  
握手不辭別西風起暮涼門墻悲寧木生灰念元方  
鯉過傳經在鵲飛急難忙家聲全仗汝且為立榜俎

又

北闕上書歸東江歸問船天恩封馬鬣夜雨泣龍泉  
榮膺支麻瘦殘書灑血編築塲腸欲斷共廢蓼莪篇

送周嘉父掌南院

宦情都戀北之子獨南還院靜常封印官清畫捲關  
秋風寒玉署春雨點鍾山門吏傳鈴索朱衣對引班

送耿銀臺祭襄藩

天書出九重路指峴山峰周道人如鳳虞廷官是龍  
白茅將帝典玄酒酌王封建牙君不遠未可滯行蹤

送劉理正齋捧還

名馬楚宮來秋風御苑開連將七澤水添入萬年林  
賜宴沾天酒軒恩出露臺還鄉遊五嶽回首即三台

送張博士之光山

簡命下西陽橫經坐講堂官為秦博士策是漢賢良  
日毀否山燧風生紫水香汝南多月旦俊及滿門牆  
送王博士之零陵

拜官仍故里簡命總為儒傳道門牆滿橫經弟子趨  
西山當座右瀟水繞城隅君到零陵日愚溪也不愚  
送安小范之南部

風高秋有聲曉月下華清奉母沾新命程家入舊京  
登臺花作雨望海石為城莫問六朝事相期話太平  
癸巳元日 于今年四十

四十云不惑吾今惑更多學優無大業問佛少禪那  
緣起都成句修時已是魔春風門外度大地長青莎  
喜雨

濛濛細雨過習習曉風和鳴玉敲新竹明珠濺早荷  
六街塵氣淨三徑曉涼多更慰秋天望銀河起白波  
早朝

城隅北斗斜曉氣帶晴霞腰鼓垣扉動寒燈閣道餘  
玉珂鳴伏馬珠綴亂宮鴉鳴佩來三署論文試五車

黃梁祠

未了君親事難拋天地身只愁仙亦勾却信夢為真  
今日祠前客當年枕上人黃梁炊未熟驚馬任風塵  
送詹旰昭謫儀隴

聞道君為宰清貧不念家行春憂劔橫帶雨探桑麻  
何事喚官長無端老髮華再來雙赤鳥不久滯三巴  
讀書家

家書何日到讀罷淚紛紛未啓先驚問頻過不忍焚  
愁腸隨字斷家事隔年聞轉覺童時好那堪望白雲  
壽劉翁 王 江 二函

白髮駐朱顏人間早閉關種花來百粵採藥向南山  
龍種千金少鴻心萬里閒醉看稱壽者桃色映衣斑  
羅節婦

賢哉羅氏母高節總難任白髮風霜苦青燈歲月深  
劬勞翻舊帙涕淚矢初心逆有當九者雄飛出上林  
送陳立父佐理紹興

美汝棄擗去秋風向若耶鷁舟拾海月龍劍挂霜華  
更事皆吾道才名有法家興來開作賦一問浣溪沙

送俞汝成宰義烏

握手嘆飄蓬分符寶篆東鐵崖挂白雨黃華生清風  
鳥下訟庭淨花開官舍紅看君雙赤馬飛入大明宮

鄉人有頻過予舍者索詩歸而自壽

秋色在行裝天風滿露霜多君能過話令我轉思鄉  
湘袖千頭焚江魚一尺長歸逢初度日莫惜泛流觴

感懷八首

聲華吾所美未敢效清狂隱凡如灰灰逢人任木彊  
玄駒挽香國丹鳥納為獲抱璞芳勞者機關總未忘

郭美舍併黃鶴集

卷十

五言律體

三五

其二

世事無真贗才名且陸沉曾聞食火鳥亦有辟寒金  
擊鉢尋常調彈冠頃刻心周人曾市朴吾意莫相侵

其三

六經堪覆瓿吾道已懸孤斗酒為燕俠常偏笑魯儒  
有風吹海島何物擊鵬雛不見栖栖者當年果似迂

其四

一入風塵裏文章耻未成燈明燃太乙星起指長庚  
架上編常絕床頭劍不鳴寥寥金馬客無意憐虛名

其五

朝回日竟晚無語似逃禪肯辦公孫白羞稱楊子  
鶴枝聊避世蛙井可譚天守拙成吾懶方人恐未賢

其六

悽切草蟲鳴虛憲試短檠自憐曾缺璞浪喜說聲瀟  
宦海堪為學詩成且避名烏紗終日挂不勝一書生

其七

萬事吾能廢就書意頗真題詩曾療病學道似憂貧  
校書驚吐鳳賜馬歸翔麟記得青矜日文章耐苦辛

郭美舍併黃鶴集

卷十

五言律體

三六

其八

寒月警城烏秋聲轉轆轤北扉修故事東觀領群儒  
有客稱司馬何人似董狐讀書成底事消盡大官廚

寄楚中社友

空坐過寒雨淋瀝正秋初不見故人面天涯何處書  
山川思遠道杯酒憶狂且肯作寒喧語相思盡起予

送丁允甫

此去新安邑結聲畫楚歌春風生石洞化雨滴松  
吏事文章少時名殿殿多君看占備吏備

夢區弟正夏

汝去廿年矣云胡見汝頻分明說往事猶未若  
夢草原非司修文恐亦真讀書頻勸汝忘却夜

寄史玉池

聞爾還鄉日蕭條徹骨貧爲官多抗疏家計只番綸  
二洞休招隱三江且問津乾坤乃如此莫道是閒身  
福田幸牡丹

寶珠洞

徙倚珠林裏瓊枝已半醺兩階鐘綠雪一畝鋤紅雲  
彩映曇花影霞翻貝葉文揭來天女散大地總繽紛  
郭泰金仙傳寶珠洞卷十 五言 四首 二下

樹杪寶珠洞山腰第幾層人蹤穿古徑樓角藏枯藤  
遠水如堪鏡遙峰信可憑佛燈明隱處莫有鵲巢仙  
史太史冊代潘將母歸閨

楊太史冊某藩過楚

金臺驪馬馳江漢策諸姬帝子皆龍種侯王盡羽旗  
言應無大小風亦有雄雌乘興來黃鶴還東樓上

送葉王二掌科還里

歲歲諱封事年年送逐臣不知青瑣客原是白衣人  
今日焚囊草明朝理釣綸島夷真欲塞東海顧無塵

又

海上傳消息東封不可言但捫心救成敢指舌猶存  
多罪饒封事無官有故園不知平秀吉何以答皇恩  
送沈民部二山轉餉山東

送蕭廣文之羅田

三齊當百二况復接清都國計憑飛輓軍籌藉轉輸  
不使粟如玉應勝天兩珠海邦有秦記早爲造金鋪  
郭泰金仙傳寶珠洞卷十 五言 四首 二下

之子年方少爲官每故鄉總緣三釜養不厭一簞涼  
雲起綵霞殘花開石柱香蕭齋此不遠朝夕賦明光  
渭陽卷

周別駕之松江

舅氏恩何極賢甥日永存舅如飛相國甥是魏陽元  
姐豆寧殊姓宗官總一門不知秦與晉報德可同論  
簡命下秣庭雲間一郡懸城當三泖勝座對九峰青  
臥閣吟象數惟相吏未停江南民力盡春雨望屏星

曉王太璞

先帝新三殿君才傲九歌千章出玉璽五夜駕銀河  
歸路青天遠荒祠杜宇多西川一片石萬古未應磨

僧歸天界

纓飛燕市錦又接秣陵關佛法無求去行踪任往還  
紫衣傳御苑白雲住靈山結夏歸天界翻經也不閒

孫太史冊益滿

畫網下江陽江天暮兩涼鸞書傳太史龍象冊藩王  
兩過僊人石風生華子岡蘭臺頻作賦授簡墨香

郭泰金華草 卷十 五言近體

送胡醫之蘭州

京城柳未柔送汝上蘭州逢山皆白石隨地總丹丘  
瀉水燕苔暖樵林風雨收刀圭有妙術寒草不知秋

送曹文和給諫謫邊尉

臣言如可用遠謫亦天恩但使天門闕依然吾道存  
羅浮春水漲柱鉤書雲昏不盡囊中草還時更上聞

途中

征馬嘶一聲馬上夢魂覺午食野田中簷下鷄唧唧  
家家麥飯多村村沽酒濁夕陽半樹明城上起殘

送大宗伯王公歸瓊州

典禮今如此君偏抗疏歸孤舟一水去雙鬢中心遠  
身世休休好乾坤事非形關共紫閣能息幾人機

又

君恩念故老又復與褒書遠納尚書履高懸駟馬車  
不須談禮樂只可話漁漁浮海棄梓去斯言果不虛

感僧范佛像歸匡山

汝來持妙相千里渡江湖真見青螺湧行歸白社邊  
火官何用影木佛可能燒若解明無相莊嚴意也銷

郭泰金華草 卷十 五言近體 三十一

送王國鎮之蒲城傳士

寒月夜烏啼柳門匹馬嘶官為秦傳士路指漢關西  
禹廟黃河隔堯山白水低傳經二三子桃李總成蹊

陳懷雲督學轉問卿北上

柱史十年老京卿三命初江南文已變冀北馬腹虛  
對客肝腸盡憂時髣髴疎僕臣今更正我欲獻周書

陳丈六十

結社市廛裏而有雲林心滿架皆玄籙一床橫素  
幽齋如斗大抱膝簪龍吟愧我栖栖者期君共

送愚情

此地論交日寧知里閨同汝栖白馬寺子托素王宮  
說法憐鄉語談詩畫祖風他年如可借約共楚雲東

中秋無月

何事微雲掩朦朧不可求月應嫌太白天亦妬中秋  
但使壹鰥鵠良夜絃管愁夜闌雲散盡還滿樹梢頭  
清寧太白樓

送徐州守

千帆似林木矗立遶蘇城作客奉留賓負四明  
當年一杯酒遂成千載名風流今不盡吾誰共舉觴  
新集名符舊集卷十 五言律 三十

壽梁給諫封君

雍署傳經父帝鄉郡命初春風分壁水青雨濯黃閣  
人頌壽陽郡花迎刺史車蕭條江北甚待爾困全舒  
君豈梁鴻後人稱隱者流瑣闥翁子含家世本浮丘  
花咲香島浦丹成藥是洲雲中半五色只在海南頭  
壽朱兵部封君

何處群真會蒼山雁水涵山藏仙女稻水近白龍池  
膝下傳黃石雲中始紫芝願望與鸞諧同過碧鳥詞

連節婦

五載為孀婦三年病不禁遂廿七日餓斃百年心  
哭死青天遠鬼飛白晝陰周南多列女為爾淚沾襟  
梅

乾坤都黯淡獨放一枝斜水骨寒難心霜威慘不加  
壯冊羞富貴花李厭繁華只道春來也人間共看花  
中秋風雨後喜月

過王大學精舍

誰放乾坤曉依然見太清頓教天闕淨不復怪雲爭  
宿客修應合銀輪轉淨成人間與天上處處眼俱明  
新集名符舊集卷十 五言律 三十

過柳雲庵

江路紆紆轉松坡曲曲斜水平亭似紡樹老葉如花  
古佛同阿閼幽齋像毗那何時重到此共演白牛車  
秀洲一水隔隔畔柳成陰載酒逢茶笑題詩伴鳥吟  
好聽簷鐸語一問洞雲心多少滄浪伴浮生不肯尋  
飲王宅

醉飲子猷宅堦前花正黃高歌白紵曲滿泛紫霞觴  
念汝情真好而翁老更狂鸞鸞出彩袖一曲斷人腸



酌桂溪宗侯

猶飲桂樹下團棋不肖歸新聲堪佐酒欲去更牽衣  
眉翠朱唇薄黃花嫩蟹肥眼中吾老矣曲罷斷雲飛

戴山人

廿年別道仲踪跡總難尋問訊來何處移家住溪陰  
調高飛到雪客久減秦金顧我談知己牢騷不可禁

寄傅常齋

兩次來江上逢君意獨真一尊中聖酒滿座上皇人  
啼鳥催銀燭飛花落錦茵新詩句句好愧我和陽春

初春金谷舊草堂卷十 五言近體 三十三

胡對薇長君補邑弟子員

年少似終童才名起澤宮三冬宿午夜萬里駕長風  
我已推先輩人言勝若翁看花在明歲早占上林紅

老子青牛圖壽張太史

誰貌青牛老來觴金馬人呼牛原柱史呼馬亦天真  
莫作五千字休云百億身世間張與李都許到蓬瀛

悼亡詩八首

叔人張氏少共義家長同患難一疾告終

念我諸生日才名耻未成朋來同筆硯汝去竭瓶甕  
與案供三飯篝燈坐五更每逢觀榜日雙眼望天明

其二

念我為兒日雙親正黑頭讀書兼問寢休暇便含羞  
與汝寡言笑茂年多離憂幾番不得志歲歲又窮愁

其三

念我為官日碌碌不問家人多爭利達汝不覺豪奢  
讓說供三釜何能治六珈典衣還折券好去問京華

其四

念我疆年日綢繆不忍分閨房有側室兒女遂成群  
女解拈針線兒能課藝文如何未婚嫁汝已似浮雲

其五

其五

念我傳經日門敲鷄未啼汝驚呼婢起夢覺道人齊  
上馬方午還家日欲西坐未頗慰勞明日又聽鷄

其六

念我廷爭日君恩總不違一官真鬼角汝志問牛衣  
大意高高在人心事事非乞休得與告鼓棹好同歸

其七

念我楊村日浮雲黯不開未知天地意謾說鬼神情  
與汝孤舟坐從他羅網來皇宮真可問白日亦昭昭

其八

令我還鄉日家園事事無終居愁汝病  
行步清人去  
更難驚初定平安意總孤天心如助雪使我泣

喜王五生至

五字以狀書數年

攜手歸何晚驚心汝亦存誰人堪入心難道不消  
飛出湯三綱來從舜四門勾龍真不少各把寸心

鮑生

生曾孫 贈金作寄

君是江湖客而心常還喧僥得金作寄喜見子生孫  
不復論家計惟有戴酒尊日長聽劇家不厭款柴門

過王茂才書舍

過君茅屋下不惜倒鉗鑿避雨頻頻席看花欲近城  
亭前梅子結牆上女蘿平玉樹還瑤砌一般雙眼

寄吳因之

昔年同事日片語也千秋君自加威鳳吾真似海  
望恩看浩蕩空谷許優游十畝豈無事浮生何所求

寄程萬里

魚書幾次傳話別幾多年君仗福山節子耕郭上田  
三江誰縮地雙眼望談天早佩將軍印樓船漢水

青蓮庵

郭外少塵事禪關又不宿柳條夾岸綠菜甲滿畦青  
茅屋裏家住鷺聲何處聽山僧無俗緒共我步沙汀

觀漲

樓深岸若何一望總烟波高岸皆為壑原田盡是河  
城頭牽綈纓市上走鼉鼉共說天難問天高聽不多

又

沙洲十萬屋忽忽市成川城外三千社家家水拍天  
四門都築土百里似無烟道是陽侯怒蒼冥未有權

又

不識陰陽氣都子何處交魚龍翻屋角舟楫過林梢  
無術堪鞭石誰人可射蛟未須問百谷不復見農郊

又

夜夜愁風至家家怕浪高乾坤一水府城郭半波濤  
暮是聞三峽還驚走六鷺鄰家欲往返難覓小漁舸

又

乾坤真安富世界總浮林莫言星宿級且詎水風災  
人皆買麥麵我欲聚塵灰大家愁米價不見米船

寄自在庵劉道人道人以中使官出家

年少辭金屋脩真事業星一朝披鶴氅三殿解貂璫  
富貴原非好天人自有根多君聞道早愧我說行藏

城子鎮阻風

風伯何多事波濤不肯休似阻看山興偏增旅客愁  
薄雲沾夜雨小港繫孤舟咫尺匡廬近明朝到上頭

廬山佛手崖

歷盡匡廬峰有崖名佛手只為虔恒沙不覺舒兩肘  
琪樹散瑤花玉液斟天酒世界浩茫茫大如指掌否

郭泰存書錄

卷一

五言近體 三

廬山五老峰與中南詰舊

廬山幾萬重期君五老峰到來相問訊各自說行踪  
雲起千巖合風生萬壑從天門看咫尺步步好從容

卜城東小園

城東新卜社不覺去家遠市遠無人語林深有客招  
青青看采菽嚙雪聽鳴榔若使巢由到應知亦避堯

喜康西三至

昔曾讀秦艸一柱挽江河今日四門闢當年片語多  
對君心盡拆願我髮雙隨莫厭柴門迥還期載酒過

寄牛春字中丞

古宅急難日午夜幾相過載酒出燕市將予下潞河  
江城門逕冷南郭好風多及復雙魚信藥言永不磨

立春日雨

三冬雨不下今日雨如絲誰鼓陽春律能令草木知  
風雲如有意天地果無私簷外梅花放瑤瑤滿樹枝

送小樊生宰

君自稱才子胡為急一官嚴親在遠道好為破愁顏  
巫峽山如壁蒼巖路不寒山下過好作錦城看

郭泰存書錄

卷一

五言近體 三

寄石楚陽

多君吟吳越事事每求真誰令兒童喜偏教丞相嘆  
一官真勝落甘載遂沉淪龐海神明頌從他微骨貧

又

世事果如何千秋語不多對君心敬炬勸我髮雙隨  
相勸傾三雅何須賦九歌乾坤仗公等未可滯煙蘿

向氏灌園亭

試問向子平灌園日多少上山采蕨薇荷鋤種茶藜  
亭子在園中露拾雜風篠豈其學塲師聊以滌煩

杜將軍四樂園

堂上皆豪俊樓中盡典墳園林有佳趣山水却平分  
魚鳥原成陣風雲總是文門前有大樹猶自倚將軍

同常中丞張太史過洪山澤香字

古寺楓清涼花開簷蔔香平田看漠漠野水渺蒼蒼  
江漲朝龍子塔高落雁王携尊同二仲爛醉也情狂

送沈茂才

遠道三千里江行二月程才如珠水媚人似玉峰清  
不奈休文後能傳開府名龐岡七尺碩黃絹愧難成

病

生平遠藥物垂老不見醫方禁酒翻增病歸田轉更忙  
逢人說性命厭客問行藏架上殘經卷朝朝禮覺皇

寄彭蒿螺侍御

羨君好兄弟齊作鳳凰鳴養海清霜下排山白浪平  
寄我雙魚信開城兩眼明四門今關矣早晚望澄清

春暮過洪山

郭外携清輝攀躋陟翠微樹濃雲景淡春老鳥聲稀  
煮水擔茶竈開尊問酒旂看稻行夏令我欲典春衣

又

嘉客且逍遙禱房未寂家餘聲傳木末塔影落山椒  
隨我饒童冠無人詰市朝珠林撫蒼翠好掛一枝瓢

壽梅母八十

髮彩哭庭除秋光與碧疏髮髮霜相似兒孫玉不如  
侍膳盈新醖傳家有舊書相將問金母如在閨風居

馬上過兩被簑以行

久旱望滂沱龍雷馬首過臨風頻問路冒雨且披簑  
草莽渾相稱甘霖不厭多田家休作苦送我出前坡

又

編蒲總費重身上草蒙昔戴笠能遮背結繩已在胸  
鋤犁如可把田畯也相從父子都歡笑君真是老農

送舒畏庭郡伯還江右

畫鼓過江陽樓船下豫章只今看世事誰復問循良  
父老都沾涕兒孫莫剪棠油雲與膏雨猶共漢流長

送彭若思還江右

憶昔傳經日從君有異聞占星曾問地促膝共論文  
何事替方盍無端手又分新詩君更好渭樹與江雲

郭太史公傳集卷一 五言近體 三九

郭太史公傳集卷一 五言近體 四一

賀王處士新居

新築塲東舍，城闌近水涯。  
風流晉處士，義氣魯朱家。  
尊有賢人酒，門過長者車。  
多君好父子，共我話桑麻。

五言近

合併黃離章卷十一

江夏郭正域美命父著

七言近體

朱儼鎮謁岳武穆王祠

鐵騎百率纔度洛金牌一日卽班師可憐少保功成日未是胡兒運絕時河落平沙吹漠漠雲深寒景下垂垂蕭森古木陰風起折盡雲中向北枝

簡金省吾老師

三湘士子賦緇衣歸去年來飽蘇轍長捐獨當丞相

郭英合伴黃離章

卷十一 七言近體 一

怨短章爲請逐臣歸那堪仗策山川遠不信傳經心

事違今日

朝廷需故老徵書早晚出彤闌

宿山寺

古木橫橋渡水隈岩扉幽寂見人開佛龕焰影如花

微樹杪泉聲帶雨來客夢不成聽蟋蟀禪關無主點

莓苔鄰鷄喔喔東方曉好憶江城羯鼓催

表忠祠

祀建文諸臣

伐鼓鳴鐘秋復蒸江城廟貌蕭蕭森漢臣不少攀龍

客周道仍高叩馬心死去共憐臣節若生前誰念主

恩深不知裂土封侯者樟蛆誰人亦到今

送吳孝甫還吳

忽漫投詩雙眼醒相逢不盡靈雲偈洲依芳草能裁

賦樓傍禪林爲寫經江路棹開朝雨白漁歌翻去晚

煙青吳山楚水遙相憶指點天邊見客星

送民部楊惺泉奏計還京

漢家飛輅向教倉天下征徭半朔方使者片帆出夏

口軍儲五月過淮陽江干浙滬西風度驛路蕭條水

郭英合伴黃離章

卷十一 七言近體 二

國涼莫道帝鄉多雨露好將灾祲達明光

春日聖駕詣天壽山恭紀

鬱葱佳氣望中賒鳴珮千官擁翠華雉尾似雲搖鳳

穴蒼山如畫駐龍車自雲風雨開黃道一路松楸帶

碧霞不是漢皇輕羽獵茂林鷹犬日西斜

早朝

上帝晴開百二關文成五色望龍顏雲璈齊度朝元

曲玉笋平分供奉班華蓋影搖風淡蕩銀河水破水

潺湲彤龍金馬謬通籍共步宮牆左个還

上苑聞鶯

林樾扶疎灌木榮翠微影裏啼鶯喚春歸  
苦着意一聲似有情寧妬歌喉爭現耽故選宮村更  
叮嚀內家不厭嬌多語好久銀笙和王筆

王河柳

盈盈金縷繞瑤宮不似新裁自水豐帶雨遠籠長信  
影飛花亂點上林紅輕翻綠浪濯晴日謾舞絨縷眠  
曉風半拂宮牆半在水無情有態兩朦朧

禁中雨霽

雲開金屋照鱗鱗遠見西山爽氣新長信笙簧調月

曉未央鐘鼓報星晴千層翠出宮中樹一夜清消大  
地塵九陌六條迎瑞靄共看天上轉金輪

教太史老師冊封岷藩便道省親

玉節遙分出邵陽螭章高捧拜藩王衛山雲淨尋朱  
洞楚畹香生采葑房映日文章留禁闥如雲桃李在  
門牆南方舊有真靈樹千歲春秋紀壽觴

送王霽宇出守保定

青春杖策初爲郡羽節朱幘載道來人自西營稱玉

懋地連北極是金臺宸傳刻漏嚴更曉日閃旌麾  
戰關護道才名高武庫王家世業有三槐

感懷八首

憶昔弘文庫大官裏蹄分賜著冰紈珮搖三殿從容  
入賦秦重腫取次看皇子東龍陪玉饌中入勒馬控  
金鞍至今鈴索頻傳事聞苑深嚴秘宇寒

其二

幽齋淨日任叢譚首宿春肥長后楠草澤入朝同九  
九市塵開徑擬三三書傳極北心偏苦酒寄江南味

加美命保靈聖 卷二 七言近體 四

頗甘不禁鄉心同越馬無如愁思比吳蠶

其三

帝里層城白日斜五侯七貴競繁華瓊樓迷砌忘憂  
草寶樹盈堦含笑花都尉盤龍百寶帶平陽走馬七  
香車美人歌舞西風度銀燭金樽起曙鴉

其四

繚緲天顏醉碧桃蓬萊宮闕似天高上方弓劍排龍  
盾內苑笙鑼插鷺鸕到處笑談消白日一官零落只  
青袍少年裘馬非吾意曾憶逢人解佩刀

其五

少小躬耕負郭田，篝燈滴露抱書眠。  
眼看東壁三千丈，手撥雲和五十絃。  
夜坐聞鷄驚舞劍，人前捫虱嘆譚天。  
却嫌稽古成何事，屈指年華劇可憐。

其六

去歲讀書城外寺，攀躋時上最高峰。  
論文樽酒人人醉，說偈山僧日日逢。  
漏盡卧聽窓外雨，月明散坐殿門松。  
焚香禮佛寒星曙，細數樓頭五夜鐘。

其七

鳴鶴乳燕滿槐廳，粉署沙堤騎馬停。  
懸得好珠同結綬，斟來濁酒問誰青。  
未傳世上無間法，且註人間未絕經。  
夜靜北辰如轉轂，雲中那是少微星。

其八

吏散人稀對落暉，寒風踈柳轉霏微。  
驚殘綠鬢頻看鏡，乍見黃花憶敗衣。  
敲月砧聲愁北望，隨陽冬鴈望南飛。  
故人相憶湘江水，昨夜傳書到瑣闥。

寄諸社丈

欲寄新詩偶不平，相思愁絕轉難成。  
夢回月落人千

里雨過窓涼，鴈一聲欲以養鷄調，餅性更將吹劍比。  
虛名小槽酒，滴真珠響那得狂呼對爾傾。

送徐大宗伯致政歸吳

兩疏乞休歸故園，蹊成桃李總無言。  
三朝禮樂皆推轂，四海文章已在門。  
白髮幾堪經世變，青山還擬答君恩。  
乾坤眼底空搖落，松菊庭前好自存。

其二

三楚棠陰滿道周，鄉人爭說自荊州。  
守官分觸先皇怒，請地雖聞父老留。  
共許才名高瑤閣，不知心性本林丘。  
朝廷已見南山豹，時俗還驚海上鷗。

其三

何曾卧病解朝衣，大笑歸來早息機。  
卜就陵園雙屐老，宣成天地一身歸。  
班聯北斗星辰合，夢繞東江草萊肥。  
四海蒼生今在眼，烟波莫使漲漁磯。

其四

弱冠文章費討論，翩翩桃李屬公門。  
十城照動三號日，千里驕嘶一顧恩。  
去國有心同北郭，銜杯無客報平原。  
慙慙斗酒寒風度，不盡相酬未敢言。



雪後徑西苑瞻玄殿出北安門同王季孺姜子

文時閣中題

層峰寫浪出蓬瀛銀漢紅橋倚翠屏陰映珠宮煙水  
潤扶疎玉樹雪山明手空雲霧連

三殿平地樓臺接五城

先帝祈靈祠太乙青天若散步虛聲

秋祀山陵蕭卜壽宮恭紀

驚蹕傳呼翠輦遊三秋風雨肅松楸龍蔥煙霧

諸陵繞恍惚衣冠百代留驚極蟾蜍連看駐馬龍沙艇

蛻識眠牛欣陪主宅升馨日王氣千年卜未休

秋夜讀書

二十年來一露焦頻將吾道問諸居却憐楊子空投

閣不信虞卿苦著書秋淨天風生木杪夜深涼月下

庭除分明藜火能相照滿架瓊瑤在石渠

題懷智宗侯白雲樓

帝子樓臺傍白雲白雲如蓋吐細縕僊人鷄犬空中

度織女機絲五夜聞萬木牽風吹宿雨四山叢桂長

秋芬煙霞已自饒城市何事持來又贈君

送吳孝甫山人遊閩次韻

排空寒鴈楚天分碧水丹山好風文船到螺江衝

雪人來龍洞掃孤雲捲盡不厭尋三隱著屐何妨味

五君上國總知吳季子新詩共擬鮑參軍

集城西別墅得雄字

背郭林園小徑通當庭握麋競稱雄綠陰倒映一池

水紫萸斜牽滿架風曲度清商飛雪白座燒銀燭照

花紅亦知十日平原飲未許論文此夜同

八分山石洞

田家曲徑轉山陰忽有神僊洞壑深窈窕龍宮通地

肺空洞石竇轉天心青精露滴如堪把丹竈雲封不

可尋門外何人迷舊路莫教流水出桃林

宋明府至日生二子

聞道新運合浦珠掌中明月照冰壺細君錦海開金

帳小婦香襦坐繡襦況是宮中添一線共看門外掛

雙歌風流令尹歸來日湯餅須嘗三百觥

壽英橫宗侯

生平慷慨老能閑叢桂扶疎亦可攀萬里上

在百年載酒髮毛斑君親日月輝  
數闌父子文章似小山況有綵蘿施玉樹且看青鳥報紅旗

閨篇

群鴈驚飛天雨霜秋深何事渡瀟湘  
不知南北隔山遠祇逐寒雲道路忙  
沙渚迴翔江月暗蘆洲嘹唳海天長  
那堪四壁鳴蛩切樓角敲敲斷腸

白菊花

籬下秋花飲夕霏暮花曾似此  
花稀鶯盡霜素豔嬌青女對酒瑤華照白衣  
勝有幽香呈晚節不將紅紫競

清暉只愁化作胭脂色猶勝春陰滿地飛

元日試筆

濛濛元日滿江皋寂寂幽坐試彩毫  
連曙露沾東窗遲曙日景薄雲濤經傳漢苑憑誰廣曲到陽春詞轉高  
滿地東風吹首宿護料新酒酌葡萄

送沈觀察之山西右轄二首

四載乘輅按楚天九重新詔下居延  
星移先帝飛龍郡春到胡兒飲馬泉  
倚劍清風看問晉登樓明月照塞邊  
句宣紫塞烽煙淨次第望圖日月懸

又

甘棠列栢兩逶迤不事垂楊館別離  
鵲嶺春風拂繡轡屬門寒雨駐金羈  
將過冀北看龍種平向河陽問繭絲  
紫氣氤氳千斗極年來名姓滿彤闈

送張副憲入賀

驅車六月下衡陽高捧瑤函拜建章  
羽蓋飄揚出鶴嶺法星搖曳入鵷行  
雲轍響徹瓊瑤天酒香浮九醞  
鶴比日君家金鑑錄千秋萬歲有輝光

繡毬花

名花簇繡照流黃巧綴春陰不蕩颺  
明月密攢嬌女帳香風輕蹴少年場  
團團寶絡憑拋擲片片瓊簫賣點粧  
蝴蝶飛來又飛去若燕頭去更低昂

寄館中諸友

蓬萊咫尺木天高搖曳春秋試綵毫  
紫極趨陪瞻玉几晴霄環聽響雲璈  
燃香夜夜窺金簡作賦人人奪錦袍  
好意故交今寂寞柴門半掩楚江皋

又

江城風物倍蕭森一夜相思滿禁林  
東觀圖書偏入

北扉色酒可論心瑾華不寄山川隔鴻鴈欲來  
滿深聞道桑林勞聖主諸君何以佐甘霖

洪山寺期殷夷陵書石首林已陵三君不至

期君何處梵王家極目停雲望轉奢黃菊有花人不  
至錦帆無浪日將斜寧因草具追陪薄莫爲珠林通  
路踪杯酒縱饒偏寂寞蕭蕭風雨即天涯

月華

盈盈皓魄照簾櫳驚見瑤華散碧空的歷似分天女

錦燦娟如散藥珠宮銀蟾逐噴千年藥金粟還飄萬

里風自是文章千象緯依稀寶氣在雲中

送王方伯入計

風流藏牧識王陽幾戴崇陰滿帝鄉拂地碧油明漢

水朝天彩鷁過河梁青陽人闕芝雲滿白獸樽闌桂

齋香受計正元推第一早持節鉞到荆襄

送李觀察入計

在再乘驄已素秋清風坐嘯肅南樓褰帷行部排英

蕩按節趨朝拜冕旒白璧獻將天北極黃麾看擁駟

東頭正元受計推高第獨羨君爲元禮舟

鄧山人

華鬚蕭蕭一老儒問奇名姓滿江湖腰懸玄景雙

劍袖有真形五嶽圖指點青囊封馬鬣飛騰丹鼎駐

蓬壺知君勝有神像術莫逐凌霄不可呼

送程萬里還江右

程生性意本飛揚白眼看人酒態狂口授異書從鬼

谷臂張強弩射天狼羞稱從事彈烏帽

說眉黃慣賦新詩綴錦囊此去燈花頻報喜閨中小婦

送王太守入計

塞帷父老日相從臥閣題詩興更濃朝斗一星飛入

漢過江五馬快如龍清風帝里生三戶赤日天門步

九重騎竹兒童爭問訊使君歸騎莫從容

題姚方伯恩命卷

行省春風遍帝鄉上綸高捧出長楊紫泥封去二三

葉御札分題過十行虎拜微垣天咫尺鳳鳴

輝光先臣勝有遺弓淚次第封章滿皂囊

送莫令尹入計

桑田稅駕遍江東，花似河陽滿縣中。  
笛蘭臺吹醒底人風，幾年威面經沙渚。  
漢宮天上郎官朝，北斗微垣吐紫雲。

送孟大行使周還京

荷戈候吏擁征驂，未夕留君再劇譚。  
斗不緣爲容滯周南，征人六口愁揮汗。  
朱藍聖主皇華應賜問，近來一髮早已如慙。

春日

春日遲遲度翠微，香風冉冉報芳菲。  
出籬亂花房抱蕊，飛病起夢回聽藥杵。  
紫扉滿園桃樹飄紅雨，一陣晴雲捲白衣。

無事

春化如醉倚闌干，笑折瓊枝最長看。  
兩海棠初放，暖猶寒。舉條美蕊從苔徑，  
藥欄二十四番今過否。東風莫遣五更殘。

紫雲臺訪客

郭外度橋尋白社，禪房灌圃接青郊。  
供僧定無言坐客，朝拂岸柳條垂竹塢。

松梢斜陽笑逐平沙去，別向疎林問鵲巢。

白牡丹

不將紅紫鬪春枝，葉暗花明照酒卮。  
罷沉香亭畔夜深時，細翻雲瓣霓裳到。  
蝶知一似華津初浴起，胭脂淨洗好相宜。

又

春晴百卉競芬芳，拂檻瓊華更有香。  
白肯將濃艷比姚黃，夜寒月兔潭相似。  
不妨顏色分明無點染，可能端稱百花王。

雨後登黃鶴樓

樓閣層層上女牆，昔人於此醉爲鄉。  
暖雨過瀟湘一水長，依舊空中雲盡白。  
曾黃後教玉笛頻吹徹，只恐神僊亦渺茫。

送李中丞晉留都司寇

三湘鼓角駐雕鞍，九棘刑書下彩鸞。  
口金陵雨露屬秋官，且看丹筆如春暖。  
海寬根本留曹煩坐鎮，日邊不遠即長安。

送姚方伯行省

春城載酒拂香風江上雙帆轉盡熊楚地山川留與  
職秦人父老識行驛鸞殿迷度七盤嶺紫影重敷五  
柞宮不是咸陽偏官跡姚崇事業未終星

送孫懷寧督餉淮南

輕裘緩帶綰兵符漢水方城鎮楚都高揭龍旗垂大  
纛親提鵠印挽飛芻三千士馬分行隊百萬軍儲藉  
轉輸聞道朔方新戰國憑君鳴劍弛伊吾

午日放歌

遍地榴花似錦鋪喧天簫鼓賽神巫且拚酒伴如牛  
飲更有博徒叫雄盧兒女亂纏臂上縷樽壘滿浸水

中蒲江邊競渡綠何事千載靈均未可呼

題陳子登允文堂

負郭高門枕碧流門前風雨漲新洲城頭煙火千家  
市檻外瀟湘萬里秋日靜圖書連屋起夜深星斗傍  
簷浮莫言五畝尋常地道是元龍百尺樓

將北上諸文學携具小園

客來載酒具盤飧穿徑捫蘿過小園蟬續殘聲過遠  
近竹搖清影廢衙門談玄已集南州士舉白新開北

志梅如此交情人不醉春明意氣與誰論

北上別郡中知己

秋穀浙澗響秋蓬江嶽江花更覓紅出處東山將小  
草文章南園讓雄風來從蘆屋辭三隱去結茅車途  
五窮縹緲紫雲天北極侍臣遙向大明宮

其二

蘭漿遠分鸚鵡洲荷衣重典鸚鵡裘砭敲星月催行  
色衣染塵沙賦遲遊白駒偏易過道傍紫鷺不  
淹留那堪別後相思淚日夜湘江漢水頭

其三

勞勞送客水心亭於宇珠宮畫不扁樓自鶴飛雲故  
白洲從賦罷草偏青波翻貝屋邀河伯雲暗金門隱  
歲星連莫兩行松菊在故園無恙草堂靈

兩中同陳新之訪舒崇孝脩靜寺

策馬寒山賦遙遊招提古殿且淹留高談有客能  
座下界何人獨倚樓風搖濤濤三峰雨涼生客夢  
更秋衝泥脫履還東郭潦倒相期到上頭

寄朱子得太守

江上秋風遠寄曾江頭芳草索胡繩少年紫綬如君  
少俠氣朱家信可憑開筵看雲母扇揮毫偏灑刺  
深藤風流文藻還千古一盞椒盤薦杜陵

家記子美

京山訪李本宣先生

有文泥泉遠碧灣通連四壁總青山欲從牛背追隨  
去獨喜龍門得御還四嶽壯遊金簡字十年青夢紫  
宸班北山猿鶴休相問閒道君恩已賜環

謁顯陵恭紀

先帝飛龍自此都至今朱戶鎖椒塗千官禮樂藏金  
匱金匱藏金匱

卷十一

言近體 十七

匱二聖衣冠在鼎湖橋木潼泉開算路金見瑤海謠  
珠襦翠華遙想來臨日湯沐恩傳父老呼

京山道中

幾日王程已倦遊鷺鳥寒鵲景悠悠千峰雲起山客  
出百丈虹明兩意收路遠稻田行覺遠泉廻石竇幽  
宜秋沈寥天氣晚接落滑滑泥深晚更愁

襄國主中秋日同黃觀察賜燕與人促行不能

候月

東平邸第峴山隈鳳管鸞笙綺席開金厄更連驕馬

至清樽不待素娥未滿園淮水接秋色一曲霓裳動  
酒杯歸去月明看似水恍疑賦罷出蘭臺

鄭州道中早行

城頭純純鼓五更起視天漢東西橫鵝鵝啞啞亂人  
語曙色暫暫侵月明客子越路中夜飲羣鴉驚影繞  
樹鳴自我過此三年矣轉眼南征又北征

張玉車遊過竹齋園上舟載謠

東平別館出洹陽樹杪秋風送楚狂臺上涼颼吹縹  
緲樹根古石點蒼蒼過淇百里纔看竹唱渭三殿點  
折楊日落晚煙人未散還携樽酒赴滄浪

卷十一 言近體 十八

彰德陳太守封母壽封

潘輿推曳度成臯載道迎恩響八瓊萬里陳情希帝  
寵九天錫祉報親勞班欄紫袖紆銅虎皓首雲冠掉  
玉接况優蘋藻沾濡澤共斟春酒薦金桃

過趙州憶家君守此二十年矣感賦

負勢前驅出趙州棠陰無恙悅悠悠來時尚記褰帷  
駐去日曾看扶杖留馴雉兒童今在否種花池館總  
宜秋沙堤古道槐風起父老猶能說細侯

聖恩放賑志喜 附狀

司農奏神送明光載道流離劇可傷黃鳥不聞思樂  
土青錢特許散教倉朝廷痛念堯時水道路歡呼萬  
日糧共載聖恩寬似海千秋萬歲祝君王

題沈宗伯尊公墨竹

金箋誰寫翠交加墨瀋分明王子家春雨朦朧龍用  
長西風點滄鳳毛斜眼前淇水寒雲度何處湘山暮  
景遮好借伶倫吹作管簫韶九奏報重華

送沈誠應侍御督淮南餞政

郭泰命爲書事 卷十一 七言近體 十九

瑞日金門氣鬱葱繡衣繡斧響青聰身辭丹閣承天  
語路指清江問國風鹽麋虎形看煮海車標鷺羽識  
行馳近來如有賢良議封事遙傳入漢宮

途徐先祿南歸

八月乘舟出帝京布帆縹緲逐波平來因負鼎生官  
況去爲思魚損宦情玉几春風陪燕好牙樁秋水負  
鷗盟憑君已播需雲澤美使人傳杜舉名

送盧儀部以言早朝事廷杖放還

天風五夜走風塵一路傳聞遣逐臣只擬微前

尾那知項下逆龍鱗一封灑盡千行淚七尺驚存萬  
虎身聖主恩深居信否宵衣不復候鶴人

題五指峰用丘文莊公韻

芙蓉削翠與雲連一掌分明插遠天曉霧摩空如指  
日雨晴揮手欲凌煙幾經劫運何曾屈爲撫輿圖盡  
日懸偕問仙靈真有意如從十嶺鋪平原

天

五峰縹緲鬱相連五指撐持海上天露下金莖承玉  
屑雲間玉掌吐青烟摩挲日月雙輪轉搏弄星辰百

寶應應有股肱橫地軸遠從粵嶺握中原

立春日詔賜百官春餅恭紀

曉日彤庭樂四懸歡呼拜舞繞瓊筵餅傳玉案香綿  
薄蔬切金盤錦帶鮮中使當門迎綵仗大官負鼎貢  
青煙連傳先帝龍飛日曠湯皇恩五十年

元日侍直殿中

五夜鐘聲徹未央九天曙色遠蒼涼形埒陸橘三千  
伏臘星辰十二童牙簾紛紜金鳳下御煙縹緲翠  
雲長青陽左箇朝暉后一日春風滿八荒

沈少宰請告歸浙

都門柳色未全舒，望望雲飛返故園。  
樵稱勝捧進紫泥書，舞衣即在垂紳日。  
賜餘聖主依依勞，夢寐香山奈可滯高車。

壽任十洲徵君

自是風流湖海豪，十洲方丈擲天高。  
巖傳得儔郎鳳一毛，盡日看山栽桂樹。  
松醪須更北海鷗，鵬化始信任公已釣鰲。

劉士和太史請告

卜築西鄰古進傍，古槐高柳共殘陽。  
座與劇載詩月滿堂留客增睡興過酒散時兩夜義連床如何盡氣堪堪舊反杜雲就摘蓬重

寄姜子文

一封慷慨違勾陳，長劍蕭條走問津。  
子不難座卻慎夫人，九天風雨孤臣淚。  
里塵若使當年留待詔，那能抗節迎龍鱗。

得王季孺館文書

德舟已過碧江灣，傳得燕書總越吟。  
龍幾年題字到雞林，香山雲淨奚囊滿。  
寶苔生泥

西溪君去我來，渾浪跡石渠金馬兩浮沉。

館師周尚書較詩

青宮紫禁總浮沉，冉冉流年事髮侵。  
虎還將三策典青衫，龍蛇不值逍遙日。  
虞心忽有玉棺天，上下離臺琪樹已蕭森。

玄冬栗烈風飄飄，蕭蕭鳴珮猶聞早朝未。  
夢忽乘箕尾上星，杓公卿庭議推三錫。  
九霄賁以嘉名選，進爵幽鬼何處可能招。

送齊爾強祭西河王

青旌文馬過河東，簡命祠官下紫宮。  
使路迴三晉，問唐風石門煙氣渾淥淥。  
顧中聞說近來愁，早懸君行好爲策豐隆。

春讌

去天尺五是蓬萊，法醺爭傳內裏來。  
亂鷗鳴唱罷，龍彩雲迴催花羯鼓三。  
柳開席地與酣成，潦倒不知斜日過城隈。

韋寺郊行

香風斯馬散林樾，麥雉朝飛麥隴青。  
道槐陰濃似



蒼壁橫羅帶結爲屏忽驚愁裏三春盡幾見樽前  
眼醒潦倒更憐幽石砌漁舫雙槳出雲汀

送盛兵部請告歸桐城

灌木陰陰滿道周馬蹄塵起上梁輶幾年黃石傳兵  
略一夜青山入夢幽雨後龍峰憑兩屐棹開桐水漲  
三秋霜鈴士馬還誰托歲月江湖未可留

蕭以占太史使秦歸省

千里秦關百二關米幡羽益出蓬萊鳴鑾馬度岐豐  
去仗節人從霄漢來天府繡裳親賜罷瑤池青鳥下

新刻金瓶梅

卷十一

七言近體

二三

飛烟還家獻壽承恩日好進芙蓉露一杯

鄒汝光太史使衡歸省

詔乘六傳下衡陽簡命分茅過帝鄉紫蓋朱陵迎使  
節衣衣繡黼拜藩王西江撓轉趨庭日南斗星輝獻  
壽觴自昔國風無夢調一憑太史問瀟湘

季亦卿太史使韓

鳴鑾挂珮響玲瓏玉冊金函下紫宮身著錦袍歸苑  
洛手持彤管上崆峒馳驅駟馬三千里指顧可  
二中欲採秦風還秦賦只今邊境已和戎

梅仲舉侍御按貴陽

赤墀拜命按羅施遙指盤江是路岐嶮嶮遠迎驄馬  
使苗民半屬長官司瘴雲起處看行部蠻語聽來可  
賦詩莫道驚軍偏徵外法星從此照諸夷

余君房督學關中

自是西京作賦人詔排英湯表人倫遠沾化兩行分  
陝共挹文風已過秦二華煙嵐挂彩筆五陵豪傑迂  
朱輪須知吾道還豐鎬隱有本兮山有榛

又

新刻金瓶梅

卷十一

七言近體

二四

香風柳肆館青絲路指秦川匹馬遲百二關門占異  
氣三千弟子誦新詩花明日麗玄都觀雨霽雲晴皇  
子陂我憶笑人何處是汝增漢廣好相思

送人宰蓬溪

烏道崎嶇躍錦羈起家爲吏自潼川上堂日永栽花  
縣夙駕星言種芋田珠水繞流明月夜風門吹醒華  
陽天懸知賣卜成都者道有郎官一宿懸

徐隱君夫婦六十

聞道徐公百不憂舊船簫鼓泛中流兒孫滿眼供調

笑尊酒逢人可自由海上神僊萬里座中王母  
千秋玉堂咫尺傳佳氣何事傳家十二樓

楊令尹像贊功署以學老筆官

寫出神君望不迷人言伯起自關西邑當羣盜來銅  
馬身障孤城破水犀赤影看朝離化庭閣懽念夜  
烏啼傳家忠孝箕裘在次第天書照紫泥

送縣李尉

蕭蕭匹馬出燕關拜命爲郎鬚欲斑墨帽似雲飛  
郭湯泉如沸遠溪灣枳花滿地訟堂靜桑葉成陰粗

吏關莫以才名輕簿領鳳鸞栖處可能攀

張不波宰富順

桐葉槐花滿路岐家山路遠莫樓遲却看烏道鳴鏢  
過正是猿聲徹夜時種羊春回已子園桑棧人到月  
支池知君戀關心偏切望望雙鳬有所思

問訊李先生

學步當年事未孤雙魚消息十年無巖扉何處開三  
徑漁艇誰人共五湖聞道近來偏善飯不知門外可  
懸弧緘書涕淚增搔落猶有街思一寸珠

寄王十岳

題詩題愧拭龍巾萬里緘書憶美人少自懷公學劍  
術老題香篆禮金身半生烟水能招隱四壁圖書可  
食貧定有神山起五嶽何時飛度轉風輪

答徐大宗伯太室先生次韻

喧闐紫陌散繁珂忽有南薰到北坡黃髮星辰開露  
馬赤松杖几護煙蘿問奇載酒吳門滿學道刪書魯  
壁多猿鶴寧知天地意莫將歲月老巖阿

黃觀祭入賀遷

御雲絲繞漢宮鋪一夜金風響帝梧酒挹天瓢分露  
滑環環御几放嵩呼朝迴四岳仍微省行過三秋已  
橘涂君是黃瓊多廟略早看畫艇出西湖

寄周戶部蓋之遼陽

邊城塞草白茫茫飛輓軍儲過戰場幕下丁男紅獸  
錦囊前甲仗綠沉槍胡笳明月關山遠戍鼓涼風秋  
夜長爲道周郎多妙算不教烽火過遼陽

送王中翰請告歸浙兼憶王季孺館丈

供來詞林第一流名成翻起故鄉愁人從太乙分

火喜就凌爭笑白頭天末遠風吹薛荔夜寒落葉下  
梧楸還家兄弟連床話不說池塘夢正幽

送湯義仍之南都

爾汝論文氣欲驕何時匡坐轉招搖逢人道諸牛  
鐸度曲明庭響鳳蕭楊柳白門秋色老兼葭南浦客  
舟逢惠休怨別知何似定有新篇賦沈寥

賀學博之太康賀姻楚藩

蕭瑟寒風拂地吹送君匹馬大河涓更憐絳帳傳經  
日正是朱門設醴時黍黍遠經微子國煙雲猶護夏

王祠宮壑試問諸年少河洛文章可在茲

胡靈昭分巡南昌

征帆十月下洪都滿目寒雲鎖二孤一路山川迎皂  
蓋幾年姓字在青蒲龍沙遠郭連三澨鐵柱通江帶  
五湖何必功名傳抗疏看君肘後有麟符

白塔

亭亭百丈玉浮屠影影飄飄不可呼欲轉銀輪如現  
在未知白馬肯來無長空日暮雪山曉淨土雲標水  
月孤清碧有然人世隔上方花雨繞皇都

廣寒殿後

苑西古殿鬱崔嵬盤路雲封畫不開樹老千年能化  
石池穿隱劫有殘灰虹橋依舊通牛渚露瓦分明見  
鳳臺門外硤田萬頃我皇時駕六龍來

吳孝甫至

寂寥庭館夜沉沉搗練人家起暮砧梅蕊關寒出輪  
小蘭芽經雨沒苔深九歌有客堪同調一石留君忍  
不禁憶昔江城同潦倒愁予眇眇到于今

送司寇耿楚侗先生掌憲留都

聖容金像重臺臺卷土七言近體 二八  
司寇當年自魯儒詔將獨坐典留都三章此日還誰  
共六籍于今也不孤道上風塵曾避馬府中列栢又  
啼烏門前多少傳經客爲問東家更有無

又

金陵宮殿自天開御史中丞運斗魁卿月高懸鵝鵲  
觀法星搖拽鳳凰臺驚看袖章朝廷肅未許肩牆第  
子猜共道龍門高萬仞門前還有孔融來

冬夜集周啓明宅

良夜迢迢笑語譁寒星瞥瞥斗杓斜金波下地涼如

水銀燭當筵亂吐花四座酣歌傳白雪一瓢對客發  
黃芽田米官閣梅花樹遠傍僊郎粉署家

上丁分獻孔廟

駿奔扶祀儼清霄寶炬星輝照碧家玄酒裸將欣薦  
玉青衿拜舞擁環橋神來恍惚瞻周冕曲奏分明聽  
舜韶幸執豆遵爲弟子宮牆千載未應違

春夜同劉玄子吳孝甫集朱宅

夜漏沉沉席每移樽前明月照新知喜逢公餘升堂  
日正是朱家好客時諠劇似從癡二酉交親何事挹

手

李名各作書呈 國本工 七言近體 三九

二危更憐季子觀風至共折芳樽慰所思

送孟谷餘守建昌

禁闥新分太守章僊舟摇曳下江陽雙旛雲鎖壺公  
嶺高益風飄華子岡五彩定看神雀下兩岐會見春  
花香君才不減謝康樂應有新詩滿建昌

遠祀景陵恭紀

諸陵獨景陵簡朴

宣皇陵廟天山裏王氣葱蔥鎖帝梧只見丹臺餘寶  
馬不聞銀海繞金鳬千官露冕朝珠隄五夜雲車下  
紫都記得當年巡幸口道旁駐驪聞農天

宣德十年

香山寺

寺入香山古道斜琳宮一半白雲遮迴廊小院流  
水萬壑千崖種杏花牆外珠林疑鹿苑路傍石磴轉  
羊車四天天上知何處咫尺輪王帝子家

碧雲寺

萬壑千盤皆古剎風幡雨鐸滿西山池邊施食遊魚  
出樓下鳴鐘夕鳥還聽日香雲爭泥湫靈花忍草  
朱殷寶王不動飯塵劫度盡恒沙也未閑

送羅中丞鎮保定

澤沁南去繞郎山詔領燕師長百蠻高揭碧油臨上  
杏獨挂白羽控三關當年攬轡風塵淨此日行軍鼓  
角閑不用黃金臺上客坐消龍雀佩刀還

金國博魏李朗

官舍蕭條喜見君題詩槐市早相聞著書歲月同玄  
晏繫馬堂堦類廣文座上青槐寒似水人前彩筆掃  
如雲當年魏朗成何事八俊才名已不羣

送周啓明觀察楊州

標史含香歲幾迴詔將繡斧出金臺水部十年依日

月海門一道起風雷洲從爪步鳴鑼過人自連  
鶴來若向花神看芳藥黃腰一朵待君開

雙松圖

密密寒陰冷欲屯亭亭雙影疎黃昏千年金化青牛  
老五夜同巢老鶴翻雷兩暗摧蒼鮮落兒孫盡出白  
雲根只今枝幹龍髯繞玉露金風萬古存

送胡汝拱轉餉蘭州

蘭州西去隴雲生路遠黃河此途行甲馬三千馳秋  
道丁男百萬轉金城牙籌軍吏傳飛輓羈服蠻夷盡

請成盧管吹來聽折柳好憑朝鴈寄邊聲

送余太史冊封周藩

平臺驛路響鸞鈴拜命藩封下紫庭漢室戾王河似  
帶周家帝子并如星旌搖沙海暮雲碧雨過金堤芳  
草青試問鄒枚人在否君來作賦許誰聽

萬玉山房爲司吏部賦

江郭卜居草堂靜蒼筠紫樺幾多襲清風脩脩起林  
杪鳴玉瑟瑟鼓秋空簫管聲中下鳳鳥珮環水上推  
玲瓏主人詩就嘯歌發響徹琅玕更不同

送駕

忽惹瑞氣出天關霜仗星牙接遠山七萃行時旄  
帳五雲深處見龍顏黃麾路指松楸還朱鸞殿傳  
角開轍道欣看金鎖甲城頭遠集紫宸班

候駕

宸游喜值次瀛天輪轉西方問法蓮仙樂雲行敲碧  
落雲花雨散響紅泉纔移遠社香山外傳向景乾  
水邊甲馬紛馳千駟過卿雲遙護九龍還

魏王鄧三國學夜集談奇字

嚴風獵獵吹庭柯有客乘風並馬過學酒可同文舉  
否玄譚孰與子雲多任教說就丁生尾莫使書成永  
渡河涼露滿天天欲洗當筵不飲奈君何

早朝

寒星馬首莽蕭蕭五鼓霜天報早朝床下不堪聽蟋  
蟀枝頭聊且賦鷓鴣鵲看玉殿初頒曆又見金門已  
賜貂冉冉流早憎綠髮散衰無奈朝風驕

題方大司馬大隱樓

危樓縹緲插江天撲地人家壓市廛倚檻自能窺日

月浩歌猶可淨烽煙龍洲百里當窓過魚嶽諸峰在  
眼前莫道樓居成大隱當年曾此號菁遊

紫微亭

為方司馬賦

草徑無人持石扉庭花一樹弄春輝當年畫漏傳高  
閣好懷黃寄對紫微雨裏香茸看冉冉風吹小舞故  
飛飛浮生宦跡同花信為道中書願不違

述尹乾泰之大名

十年竹馬舊兒童長大來迎瓠子宮黎水重清搖漢  
節旋紅無恙賜王風當時戀關曾飛鳥此日專城有  
萬熊縣邑爭看新太守甘棠勿剪在清豐

述泰山人

錦鯉脫去不停南風一陣過雲汀人前猛氣譚三  
甲叱重更文駕六丁乍可相逢開白眼不知何日破  
清溪乾坤落落還公等莫向江湖老客星

草堂初成

結廬人境兩三重窮愁蕭條且閉冬蓬戶儘堪禁剝  
啄茅簷猶可曬蒙茸為餐新笋煩移竹欲聽濤聲故  
種松今日馬卿真四壁又無車馬過臨邛

送葉司理克修之比部

父老留君君且遲忍聞南浦吹參差江離到處堪為  
佩漢水年來可照眉轍跡發過黃鸝嶺家殷惠獻白  
雲司都官自是多豪俊好看堂前姓字碑

送汪象先使楚諸藩

賦罷晴川草未齊更嘶天語楚雲西共推文藻承司  
馬況有流風在大堤好對諸王誇鳳鳥莫言兒輩厭  
家鷄不堪歲暮長為客一路寒山送馬蹄

汪太學任別駕枉過得歌字

蕭索寒巖下薜蘿揭來二仲肯相過地如蓮社入還  
醉壚似黃公酒更多銀燭三更吹菡萏水盤一筋煮  
桑蛾莫因潦倒言歸去各擬當筵子夜歌

送安太行使楚還

前旌綽綽度平沙到處爭看使者車帝子王孫分玉  
璫彤車白馬賦皇華野田春盡泉猶涸隴上風高麥  
未花未得楚歌應奏隔平將雨露報官家

送蔡青門參專藩

詔書一日來京國死馬看君又嶺南幾載江湖真有

道到時泉水不名會詩成鶴渚梅花落酒熟羊城海  
錯甘楊柳似帷雲似蓋三千弟子擁征驂

楚有道州  
粵有食泉

### 送程萬里

扁舟四月泛重湖風送輕帆下小孤萬里只憑三尺  
劍十年不寫五行圖傷心錦字傳新婦得意丹砂付  
兩奴我欲留君君住不白駒無計與青芻

### 劉生講學酒

新開白社可攢眉澆却頭巾付與誰自是旅貧難索  
酒莫因講道廢題詩風高却惜花多信客到翻嫌燕  
有泥尺五柴門吾不閉明朝早起莫晨炊

郭美舍翁寄題

卷十一 二言近體 二五

### 送劉憲長之浙江右轄

輟轍夏內轉飛熊紫氣龍名水紅石室舊章傳海  
國棠花新樹滿江東六橋塵淨連僊苑雙閣名高傍  
帝宮自是清風過劉寵一錢不敢獻山中

### 聞警

七月烽煙太白高傳聞胡騎過臨洮營中司馬初傳  
檄塞上將軍始佩刀好向白登擒火魯誰於青海控  
黃毛一從講市開和議一十餘年解戰袍

### 寄建昌林郡丞

佐郡風流與不孤野江父老祝蓬壺瑞雲日暖蟠龍  
石甘雨泉飛滿蛤湖境內洞天名小有城西隱子是  
麻姑更看青鳥傳佳信玉刻麟符下紫都

### 送甘御史歸臺

一疏天門兩賜租三湘景色已全蘇殿前封事都英  
草道上流民有繪圖片片衡雲隨攬轡嚴嚴列栢聽  
啼鳥三年大旱應無恐始信甘霖望不孤

郭美舍翁寄題

卷十一 七言近體 三六

鴈墨吏聞風避皂囊按筴已看驅早魃朝天定爲掃  
欃槍只今西北多戎馬野見飛霜靖朔方

### 送羅敬叔還江右

雪花如雨點輕航屈指歸程返故鄉不肖低眉多結  
伴可憐孤嘯未爲狂詩成時洒陵陽淚錢盡惟看阮  
客囊滿眼雕龍與繡虎如君一諾許誰當

### 顏令君有子新克博士弟子

宛溪山水盡文章飛出卿雲自武昌花縣久栽仙子  
桂藍袍分得令君香抱來楚壁真堪獻賦就相

狂來歲公車應待詔後先鳥到明光

壽朱別駕

瑤華滿眼歲將除此日逢君度欲初街誠不鳴驚刺  
漏訟庭無事鑄刑書仙官雲擁三株煖壽眉明開幾  
葉舒我欲登堂祝大斗稱觴惟有武昌魚

除夜酌任白甬宅席間分得梢字

歲暮寒花點露梢青蔬白飯壓陶甕燈開齒昔紅將  
飲酒漫葡萄綠未獨堂上可懸高士榻梁間還結小  
兒巢年華流水看明日林壑何心肯獻朝

又得歲字

鄉心一夜消殘歲華堂進酒香風細天涯樽俎話來  
麻客裏衣裳裁辟荔春意先舒騰上梅歸程欲問淮  
南桂年年歲歲奈春何放歌莫遣柴門閉

又得無字

今我不樂歲將但醉後耳無呼鳥鳥架上有戈揮白  
日囊中無藥點青蚨燈籠祀竈香三柱閉戶留殘酒  
一壺坐待鷄鳴街鼓動百年天地總吾徒

樊山雨

湯花未放麥苗齊滑滑泥深沒馬蹄遙嶺雲蒸行  
雨高塘水怒半成溪電開帝天諸天曉雷起兒戲何  
處啼路遠行人愁日暮前村驚聽午時鷄

贈吳明卿先生

不辭風雨走康莊總爲名園翰墨香願向孔融通客  
籍敢於玄覽寄文章十年夢想登臨遠五日泥途道  
路長纓拂衣塵隨載酒又從孺子濯滄浪

兩過吳明卿先生壯園

滿林脩竹助嬋娟幾朵香風長木蓮何事雲迷小有  
洞居然霧鎖大羅天猶堪着屐尋花徑更許裴流泛  
酒船黃菊開時期後會莫將風雨妬攀緣

壽吳明卿夫人六十

遲日香風百卉生西來金母下電旌瑤池爭似家園  
好火棗堪同桂子明紅玉飛香浮栢酒赤霜搖影照  
瓊英夫君自有雲和曲好共樓頭調鳳笙

途馬大寮過淮

清風幾載在南床又擁油幢到武昌百萬軍儲供上  
國三千畫舫過淮陽馬行綠柳長堤暖夾岸桃花



兩香人道外臺多歲月早懸金印出明光

題戴先生海粟卷

四大海水揚洪波一粒之粟能幾多海水不大粟不  
小須彌芥子果如何亦有壺中藏世界任他塵裏戰  
脩羅道人醉臥海南曲乾坤回首日高歌

送李景魯上疏廷杖南還

長風黯澹晝爲暝凄切驚鴻不可聽只擬天門驅虎  
豹那知白日下雷霆封章不盡孤臣淚未成金憑九  
廟靈此去主恩寬似海天涯一路草青青

送丁右武觀察入賀還楚

衡岳晴雲簇馬鞍漢廷文雅說丁寬來趨今日瓊池  
宴共指當年鉄柱冠秋淨明河卿月滿風搖閣道帝  
梧寒朝回擁傳江干路多少波臣仰面看

雪晴早朝

閣道傳呼肅早朝太平雨雪不盈條雲間瑞葉烟光  
濕殿上瑤華日影搖萬樹青葱融玉馬千官羅列擲  
金貂浮霞北闕移丹伏積翠西山照碧寥

合併黃離草卷

金仙黃離草卷之十二

江夏郭正域美命

禮佛三十首

辛卯蘭梅是結夏之期謬以識心仰讚希有一日  
成三十首依韻爲聲隨機闡瀉不離文字實精靈  
修但恐以贊爲誇更圖以身爲證耳

禮佛焚香願不窮衆生好度度虛空喜看妙相琉璃  
色聞說諸天瑪瑙紅何必想成同水月肯將心動問  
幡風華從五濁超三有會勝羣迷證六通

郭正域集

卷之十二

一

當日拈花也撞鐘至今釋子問真宗東西指點有何  
意捧喝交馳未可從火梵名爲堪忍界毗盧遙殺妙  
高峰錫撻行者呼雙虎鈴穩真形蛇毒龍

百戰歸來魔未降坐看日影透南窓誦經寧是傳心  
印禮佛那爲折慢幢誰向毛端傾大海何緣一口吸  
西江可能日日空諸有居士于今不姓龐

曇花如雨放禪枝眼見眉光禮大悲不用金盆承金  
刹且于濁水照摩尼六宗此日誰能破五戒吾今未  
忍處不信虛空生大覺請看芥子納須彌

譚劇頻將玉塵揮從他世事與心違纏知亡子家

富始信貧兒珠在衣自性可堪持佛佛諸天未許想  
非非匡牀兀坐應無事戰勝何功體便肥

無明何處覓真如煩惱千今也不除多寶璫空呈瑞  
塔八池神水瀾珠渠官閑濁世踏金馬夜靜空堂響

木魚小結茅庵供古佛當年不數化人居  
年來不是學僧趺說法于今無也無欲向王城登鷲

嶺更看安碣獻龍珠三尊忽爾開蒸餡百丈勿爲度  
野狐弄髮壞衣非我事疑城盡倒愛河枯

郭正域集

卷之十二

二

僧俗人人迷不迷泥洹未許勝泥梨往因彌勒多名  
累宿世牟尼也有東蒼外風雲看野馬甕中日月問  
醞鷄若非蠢動皆成佛不信松枝肯向西

焚香發願誓清齋莫道參禪事不諧日日早除佛殿  
草朝朝且運石頭柴夢中還夢誰先覺生到無生未  
有涯何事青蓮窺妙相那須白骨觀枯骸

學道何須問死灰梵王自有光明臺當年傳法惟迦  
葉到處參禪有善財東土真經來白馬西方大意熟  
黃梅如來自是無東去怎似人間歸去來

終始從來已解文曾知說法弄解開生平幾見恒河  
水到處欣看花樹雲秘密真言俱斷簡人天寶塔總  
荒墳何時可得無生忍莫到西天說楚氛  
墮地年來事事新胡爲世事也情親已知萬法真如  
電其餘三身易轉輪一切含靈原是我未成胎息問  
何人嗔風喜浪俱無動覺海今看渡苦津  
稽首巍巍兩足尊蕭然獨坐在祇園獅王踴起金剛  
座寶樹分開甘露門我欲皈依不解問佛如梭記已  
無言難將戲論求真諦十地修成總六根

如來滅度舉金棺此後求真事事難大戰修羅藏藕  
孔雄吞金翅啖龍肝謾言俗士皆居士可道高官是  
宰官羅列杯盤非淨肉滿園花鳥豈梅檀  
幾將靈藥駐紅顏問道神仙也不開長壽有時輪地  
獄諸天或恐墮人間雙環未必超三界九轉何如閒  
八還以核可勝優鉢果雪山不比大蓮山  
落日西方似鼓懸大千世界幾三千香焚木偶原無  
用坐老蒲團不是禪却咲飛蠅鑽故絲獨憐良馬走  
空鞍若言無事真無事面壁何爲到九年

幻身無實等芭蕉未見紅爐雪已消蘆葉好尋初社  
去蓮花莫負遠公招糞丸香樹應難刻螢火須山未  
可燒大士雙幡來縹緲導于淨國路非遙  
經師論律各相嘲我有宗風問大茅厨下慈心降巨  
蟒山中忍草縛饑蛟試翻貝葉從龍樹更結松枝比  
鵲巢共道雲中天鼓震上方金磬一聲敲  
會將麻麥易瓊膏又脫珍衣理壞袍心冷火龍歸入  
衛道成平地湧堅牢雄譚口道竊多耳說法何如龜  
有毛馬鬼不知成底事渡河杳杳影偏高

當日人呼悉達多百千萬劫入三摩滿池都種茶  
利繞舍周遭波演演那下士好持鉢囊莫上天也散曼  
陀羅晨鐘暮鼓求婆挈禮拜飯依念索訶  
問道修行只在家也將朝服比袈裟放箸不用神人  
供說法無須天女花豈有眼中看二月何緣宅外問  
三車談空說性都無有且問當場毘奈耶  
掌上分明有道場西方之外又西方七重珠網千花  
簇一片金池百寶敷生世惟憑蓮葉放佛身常現白  
毫光不須水觀還冰想上品剎那不可量

無言無念學無生自度還須度有情却笑無師戒  
覺更憐有法只聞聲天寶救成纓絡網風輪遙住水  
晶城日來月往須臾事官向人問浪得名  
碧煙迴遶佛頭青無住禪機總不停莫以三乘分頓  
漸好將五陰比狂醒定時鶴住偏巢頂度得驚來也  
聽經欲問真心何處是暮然殿角響風鈴  
日月皈依佛法僧徒因我昔禮燃燈蒸砂自是難為  
飯見水安能解識水須信世間惟四大不聞證果有  
三乘菩提明鏡渾闢事神秀何曾讓慧能

第五卷

卷一

七言古體

五

東西南北總神洲天上人間日日愁誰信四禪猶有  
難未知六道幾時休要尋真性看瓶水莫以浮生戀  
海漚八鏡重重還自照香花好食雪山牛

試覓真心不可尋吾今爲汝已安心好聲常曉頻伽  
鳥香氣如聞簾簾日觀樹觀琉璃觀觀林音妙音海  
潮音我說如來君未信世尊希有好來臨

世尊出世比優曇八部天龍箇箇參輪以示人惟指  
五蘊之不得有心三當年只說法無上今日誰知道  
以南賢却須更看補處更將彌勒與同龕

年來齒落又微髯也向中邊試密甜丈六金身看  
相五千龍藏帖書鐵照心休覓潭中月見性須當水  
裏鹽紗港總持還不動我今得果是楞嚴  
那論七聖與三凡混沌由來寂已劇食藥可能同藥  
善燒香應許比香嚴佛前燈影傳千聖座上經文讀  
幾函萬法何歸君信否當年只問趙州衫

送何侍御謫楚幕還京

三疏都人欽手看脂車秣馬出長安衡書不厭囊中  
草入幕那尋柱後冠薄譴未嫌七澤遠還家只在五  
雲端君恩儻念城門開故劍猶然照斗寒

憶劉介微太守

會稽間說佳山水君到青油點翠屏龍扶梅梁飛鐵  
鎖風吹竹管響柯亭春行綠野車高蓋夜擲銅籤閣  
有鈴共向若耶看劉寵依然父老滿山庭

送俞美長

白蘋風起好揚舲送爾天邊處士星黃鶴題詩驕  
白塞姑勸酒傲熊靑密持白葉求真果靜聽玄言似  
佛經醉後狂來偏意氣生憎漢北有王庭

黃鶴樓

黃鶴高飛去不留丹梯縹緲鎖丹丘遙連滄海三千  
界似接神仙十二樓滿眼帆檣飛漠漠一大烟樹晚  
悠悠却嫌李白少情事不肯題詩在上頭

寄周丘憲蓋卿二首

清風幾載遍羊城南浦珠還顆顆明餉轉西江飛短  
棹曹分遼海請長纓春行塞上誇三表夜聽軍中轉  
五更君是亞夫多廟略西窗從此報昇平

朱輪白馬過扶風拜領天書有賜弓銅虎獨分三輔  
郭子公寄書周丘憲蓋卿卷十二 七言近體 七

龍牙旗出鎮九成宮秦碑漢碣看題遍酋長鬼兒獻  
壽同若為長生求上藥時時小隊過崆峒

送伯兄美秩赴春闈

金鑕白馬紫遊韉早赴京都選佛場自是雄文推大  
陸人言小弟讓元方君王獨賜紅綾餅天女先裁雲  
錦裳得意春風堪竝轡長安鳴玉響琅璫

答陶二府

左絕風流髮未絲時聞南浦吹寒差為郎獻賦人爭  
笑疏藏名事已奇入楚休裁袁鄧頤寓黃偏有和

陶詩相思欲醉磯頭月無奈烟波到又還

兩宿王真宮樓晴

乘風冷冷朝虛皇一夜大雨寒蒼涼繞過齋宮焚寶  
籙俄有紅景騰扶桑白霧欲飲山背出雲旗一展海  
天長從倚最高峰頂上垂垂星斗滿衣裳

登天柱峰二首

千巖萬壑費攀援躡盡丹梯禮至尊似駕群龍朝絳  
闕真看九豹守關門諸天此去高多少北斗原未近  
可捫混沌乾坤只一氣雲車風馬滿中原

郭美余徐靈鑒卷十二 七言近體 八

鐵鐺橫竊七十峰高峰獨起插鴻濛平瞻帝座黃金  
屋俯拾僊橋白玉缸只見風雷環下界不聞鷄犬過  
雲中一聲禮佛林巒震恍惚玄君或可從

張三丰真人像

有真人語軸並在太和山

先皇遺詔到仙山為訪高真問大還肯以龍章天上  
去空餘銅笠在人間似憐黃綺稱臣晚獨伴古冥盡  
日間鸞鶴不來雲路杳羽流猶自說仙班

南陽臥龍崗

松枝槍影影朦朧下馬階前拜伏龍古路尚餘三顧

述中原不試七擒功風雲常鎖南陽郡日月重光

帝宮今日羽書西北亂誰將八陣問元戎

酬沈明府

蒼忙驛路走寒雲下馬相逢夜火分愧我遠非郭有道多君絕似沈休文不堪孤憤排青瑣時濕雄豪滿練裙聖主只今思故劍衡陽回鷹早相聞

襄王賜宴

飄飄飛蓋出門東報道賢王過雪宮陽馬臨風吹落井陰飆吐水滴晴虹礙開席上傾三雅客到門前引官書卷之四八公何事蘭臺謬盛事只今無處不雄風

趙州哭先大夫

先大夫羅石菴

黯淡沆雲白日荒春風涕淚灑垂楊石橋自昔無橫吏沙海于今盡短牆杜稷真堪同畏壘衣冠不奈後鄉蕭蕭宰木皆風木望望羊腸欲斷腸

送周元年謫澄海

一日黃風滿路塵黑雲隊隊擁征輪不開塞上誅曩虜先見中朝逐虎臣海外蠻煙迷紫塞漢南胡騎滿青燐鱷魚莫遣潮陽近到處風雷吼殺人

送李本軍先生行省河南二首

當年繡斧肅清霜此日熊車駕黃良岳山前香木古王津園裏百花香馳驅不厭來周道留後偏宜在洛陽汴水澄清明月夜家家門巷有甘棠

紫微行省聽鳴騶駟鞍門前擁碧油總為股肱分帝力故將岳牧表中州如雲沙海雄周鼎似帶黃河護楚丘西北只今戎馬亂君王早晚借前籌

送梅侍御監軍朔方二首

殺氣秦中太白低圍城不宵望降旗樓君勇奪三軍事奉命會黃龍帥抗疏先行六月師會斬鯨鯢封作觀更追綴化勒

為碑歸來早拜彤弓賜不負臨戎聖主知朔方叛將與降夷大帥元戎未敢窺莫使匈奴防漢

策休言河朔似唐時提兵且斷潼關路選勝須過花馬池四路偏師搗大夏前聞金印好垂垂

楊太史冊淮藩入關省親

太史嘶恩出來央金書王簡拜淮王康山對雨堪乘輿福題碑事未荒載酒可同鸚鵡綠還家正及芳棧岳龍章捧出慈顏喜萬里春暉到北堂

王掌科冊韓藩便壽二母

詞臣簡命出微垣馬首秦川指故園北去韓侯新鑄  
命西來王母又承恩魚軒並駕行春圖鶴髮相看舉  
上尊鳳曲龍笙稱大斗龍童鳳軸滿家門

莊太史冊禹州王

玉節金幢下禹州藩王受命拜龍旒經過夏后分封  
地巖作周南太史遊柳葉如雲遮廣陌槐花似蕊滿  
西鄒釣臺眺望頻回首混合中原幾百秋

周太史冊魯藩便壽伯父伯母

郭魯金冊魯藩便壽伯父伯母

雲光宮殿鬱崔嵬魯國侯王邸第開共近使星來汶

水又看歸騎過魚臺當年蠟鳳燈前戲此日銅龍閣  
下迴何必竹林誇往事阮家諸子信多才

焦太史冊周藩

帝城寶馬金盤陀遙指中原五月過神鼎定來沙是  
海王符分去帶爲河宜春苑裏琪花簇萬壽山前御  
柳多王子王孫來問政周風周雅好磨歌

胡汝拱以初度日之蜀

天風飄飄吹柳絲橋西萬里好相思猿乘河漢正令

日門掛桑弧又此時酒憶鄆翁爲大斗山連魚勝  
新詩六龍迴處君行過此是扶桑第一枝

送蕭際虞宰六合

不淺交遊二十年斗邊龍劍各風煙君今上應微垣  
宿棠邑重揮單父絃芳草潤邊花似綵靈巖山下雨  
如泉留都高帝興王地早晚名高尺五天

寧夏紀事四首 用曹仲明韻

烽火連天照賀蘭休將款塞報呼韓降夷久諳中朝  
路叛卒休窺大將壇刁斗月明驚隴右羽書風送到

長安諸君努力收全勝九塞于今駐馬看

套虜稱臣幾歲年不聞元帥坐壽邊炊氣一日起靈  
武胡騎三千過酒泉紅粉如雲隨馬革青燐似雨泣

狼煙已徇主爵封侯印肯惜司農少府錢

帝城得歲好行師十萬連營盡虎彪旱降濁流乘壩  
上莫驕胡馬過秋時火雲隊隊飄前陣落日蕭蕭照  
大旗浪說健兒多戰死將軍未有報小期

中朝一日起廉頗鹿酒休調熟洛河豈有一城皆北  
虜好從閒道度黃河葉公此日云胡甯觀終於今莫

許和 聖主有時臨便殿，翔方早為奏鏡歌。

七夕劉玄子諸君過小齋分得寒字

天津山夜路漫漫，涼雨初過暑未殘。星駕共臨雲路曉，金風忽起白榆寒。小齋不奈鷓鴣薄餉，何如首宿盤共摘匏瓜。挹大斗夜闌笑指女牛看。

送屠田叔之南部

一夜秋風落木催，洛河水長畫船開。十年不調又南去，此日為郎自北來。作賦好過桃葉渡，參禪且上雨花臺。紛紛天地皆戎馬，愁聽荒城鼓角哀。

郭泰余得黃龍堂 卷二 七言近體 一三

送胡少白司訓沅江

一日除書下沅江，可憐意氣也能降。繞分學士春風座，又伴諸生夜雨窗。白馬洞中砂似錦，天心湖畔水流淙。武陵一片如秦地，海內文章自楚邦。

顧壯宗侯青藜閣

岩峩飛閣聳江城，寶洞丹崖一望平。帝子文章餘太乙，仙人藜火照長庚。星辰手摘窺三象，經學家傳似兩京。儻有姓名通上界，只看東壁與西清。

帝斯宗侯逸園

平時葵菴種青蔬，老圃為園總不如。四海賓朋三宅宅，百年風雨一床書。濯泉寧用常提甕，帶月何須自荷鋤。身世閒閑機事少，蒼筠翠竹遠吾廬。

重陽前一日

涼風推落莫悲秋，買酒齋頭竟日留。尋菊願封甘谷長，新杯不薄醉鄉侯。明朝九九天難問，小徑三三已流白。鴈黃雲看滿眼，相邀還上最高樓。

秋日同王鍊師鄒汝光談玄

頻來不厭酒杯寬，浮世能拚幾日歡。縱飲君看歌白鵲，長生我欲著黃冠。圍棋賭得青龍小，抹藥能禁石洞寒。他日相逢訪鸞鶴，莫留鷄犬與人看。

郭泰余得黃龍堂 卷二 七言近體 一四

送葉山人

葉生少年雅不羣，讀書直欲窺皇墳。刻玉既憑昌黎吾，劍象書不數石鼓。文得句任情歌緩，緩題碑磨石寫云云。丈夫三寸如椽筆，有才莫厭中書君。

送王子聲宰臨漳

如何七載為循吏，又見彈琴不下堂。問俗頻過周道上，題詩好向鄴宮傍。人看東漢飛仙舄，政比西門引



濁潦恠得郎官偏耿耿斗間紫氣是文章

考績自述

年來運籍在詞垣未有涓埃卷至專分得隄廩親石  
室看將鵬錦傍金門身依日月慙多病賦倚雲霄問  
大言詰旦趨承幾闕下寸心渺渺不堪捫

送范子厚請告親

書到雙親手自題鄉心一夜華陽西槐廳花影輝  
袖指陌香風送馬踏錦水江頭春酒熟大峨山下白  
雲低十年三度朝親舍門外王孫豈未齊

送俞學憲之楚

十年南國誦文章喜見天書出未央樂奏洞庭江月  
湧雲開衡嶽楚天長儻來白壁連城價未盡幽蘭九  
畹香門下何人歌白雪會看時雨遍瀟湘

壽高侍御父母

蒼龍峽裏翠葱瓏碧水如環處士宮驄馬郎君周柱  
史鹿門夫婦漢龐公一盤麟脯仙厨滿千歲桃花王  
樹濃堪羨龐眉與綠髮蓬萊不遠海天東

浴佛日禮旃檀佛得河字

城西古佛自祇陀眼似青蓮髻似螺此日九龍飛海  
水何年雙足度恒河七層帝網明無盡億劫金輪轉  
不磨爲問法身來應化天宮人世東如何

壽趙太宰汝泉公二首

太宰歸來六十秋天書五色下龍樓如雲孫子輝形  
管向日郎君擁碧油好似畢公多壽考第誇角里漁  
封侯須知不朽乾坤事雅有冰霜在九州

未老懸車萬事無小園書卷且啣喏當年齊楚開黃  
道此日春秋紀綠圖爲學只憑庖氏易留賓不用鄒

郭美余齋書

卷十二 七言近體 二六

公尉長生更有神仙術家在天下即紫都

宿朝天宮 用弘治諸公韻

明月欲午寒星稀玉簫一曲聲依微獨酌自携千日  
酒步虛好試五銖衣洞裏殘棋何日了海邊放鶴幾  
時歸詰旦朝天騎馬去風塵渺渺總忘機

送周廷尉之留都

秋風發發秋掛紅金陵遙指江之東到來棘寺巢烏  
鳥歸去槐廳傍紫宮石城隱隱龍虎臥秦淮深深雲  
水空此日朝廷虛左席衮衣早晚望周公

送魏中丞見泉之山西

十六戰旋過太行君王推轂拜牙璋轅門白羽紛如  
月鈴閣清商夜有霜橫梁賦詩軍囑起築城降敵塞  
雲長胡笳美管哀前隊魏絳聲名在晉陽

送馮學士琢省親峯知公

四首

落伯朝大早乞休師臣愛日下龍樓清涼好用青園  
翦癖咲頻翻翠錦裘泰嶽白雲聯北斗薇垣紫氣照  
東丘還家父老驚相問指點門前擁八駟

年年侍從在勾陳王鉉行調金鼎新鶴禁人推書閣

老鳩節獨念黑頭親天書暫許還鄉日子舍休淹致

主身曾見太公與阿母雙雙綠鬢未如銀

太公何事便歸田今子中書正少年學養白鴉超世

界看來銅馬是神仙文章如望大瀛海日月應同小

有天殿上龍巾曾拭酒醉餘好拂壽筵前

望堂青州是故閭垂紫綬繫銀魚南山正俯周公

梓北海親扳潘母輿霖雨四方旋玉斗前星一點星

銅車相門父子登庸日章氏傳經恐不如

送張孝廉還江右

餐餐足馬入春明一似張衡財兩京彈劍忽從沽

道買舟直達豫章城寒風落木蕭蕭下白日涼雲黯

黯生來歲名成還獻策金盞遲爾一杯傾

初度自述

二首

老大無聞笑此生學仙學佛兩無成壯心耿耿夢中

覺短髮蕭蕭鏡裏明謾有文章同瑟瑟空將醉酒類

猩猩曉來矧貯薇垣裏縹緲虛皇在紫清

錦馬班聯上帝傍逶迤出入在文昌燈分蓮燭笑

碧船自蓬池宛宛嘗五夜雲霄看鶴禁三天日月遙

云房餐錢歲晚逾三釜愧殺侏儒飽不啻

程光祿考績

文雅風流自不羣千金獻上為從軍九重敕拜大官

今三載名高光祿勳好佐和羹調帝澤更沾法酒霽

卿雲多君姓字標麟史新有褒書是鳳文

送查仁卿督學江右

豸冠嶽嶽下金墀詔拜江西弟子師棘院文章歸水

鏡蘭臺諷諫托茅鷗詩書好聚四藤閣風雨應過九

千池別後相思頻悵望月明南浦聽參差

張座師心與先生備兵川東

南國畫鼓引雙旌鳥道連天按轡行  
吹角風生巴子國鳴鑼春動錦官城  
三川草木爭迎笑六詔巒夷請  
受盟文武壯猷真不忝石門劍閣好題名

王司徒輓代作

萬里孤身入瘴鄉總緣天子策明堂  
義行王簡催山鬼一夜銀濤出豫章  
鐵馬星牙仍出塞花門琴面盡  
來王乘箕忽向天邊去披髮猶懸下大荒

題李司徒尊公冊子

青衫白髮老橫門傳得三經道  
獨尊人似梁鴻常避客學如董子  
不窺園槐卿紫府承家教芝檢冊書受  
主恩今日龍門高萬仞更于何處問仙源

送岳丈張二鶴先生還楚

寒風浙浙問蕪城楊柳青青好送行  
官舍不緣如水冷丈人何以似冰清  
賓廚蔬菜三殮薄行李衣裳一葉輕  
故里故人相問訊向來書劔總無情

潘尚賓冊唐藩省觀倅憶桃源

桃源傳籍注天潢人世猶爲尚聖郎  
朝搴金書木北

門夕承文馬向南陽雲璈響度朔元曲王乳  
壽觴引領羣真拜阿母龍圖有事問虛皇

游僊詩二首

不知幾劫在門牆未了塵心夢正長  
幾度學仙仍學佛任他成海又成桑  
樓前青鶴有時下洞裏丹書不肯藏  
試問長生有訣訣齋心早晚只焚香

大羅僊籍抱僊風愧殺塵凡有路通五濁未起三界  
外三山只在五陵中青萍飲盡蛟蛟血丹鼎燒成白  
日紅長嘯太和高頂上僊源人世總鴻濛

卽事

鬱葱紫氣繞東華詔許談經兩喚麻  
閣叩龍樓頭未唱書抽虎觀日全斜  
床頭夜雨驚殘夢馬首西山看落霞  
家在楚天黃鶴下幾回清思滿天涯

夏日胡元瑞王行甫徐孺殺七人小集

高天雨過嶺新涼四海賓朋此命觴  
一日也同河月否七人差比竹林強  
胡桃旋剥冰漿軟銀燭香退食幾回能盡醉  
秋風早晚灑衣裳

送張令君尹華陽

古路通天青為臺華陽立妙齡賓客傳名

郎官偏映紫微星錦江花鳥滿城郭王壘煙雲遶  
驛報道西川有異政題名早上御前屏

九日

九月九日傾壺觴一年一佩茱萸囊賒來白酒醺人  
醉摘得黃花滿袖香遠山入座看今兩落日登臺似  
故鄉紫鱗未肥白鴈老狂來天地總茫茫

送胡元瑞孝廉

燕山匹馬朔風涼遙指南雲返故鄉短髮敝裘招白

燕山匹馬朔風涼

卷之二

七言古詩

三

社長吟孤嘯滿青囊共誇錦字傳銅馬又貯丹砂點  
石羊東閣弘文今好聞待君新賦獻明堂

壽袁封君

君恩新著進賢冠子舍行添首齒盤壯歲獨淒因有  
子隱居徒步似無官春秋震澤就高臥煙雨真山  
大丹階下兒孫齊獻壽容臺千里致堂餐

答丘謙之太守

太守歸來尚黑頭詩成清興滿滄洲樽前美酒頻中  
船上佳人是莫愁到處山川供眺咏秋深風

淹留亦知意氣難消盡却倚征蓬賦遠遊

送徐掌科請告

門下除書多不報君偏雨疏乞恩歸殿中蒲草身常  
伏袖裏彈文意總違國事未傳青海信鄉心只倚白  
雲飛長星夜犯天垣急早為形閑定是非

李本單先生南相墓

君家雲樹起崔嵬南相嚴親手自栽黛色遠移周史  
宅清沓不散茂陵臺平天霧鎖春秋老五夜龍吟風  
雨來縱使桑枯海亦竭靈根原自閣陰迴

冬夜

二首

卷之二

七言古詩

三

寒鷄啼罷五更風北斗迴天西復東白馬青牛虛短  
夢高山流水負孤桐柏梁作賦無工拙虎觀譚經有  
異同一望楚天江漢漢興時雙艇掛數蓬

醉灑瑜糜掃硯田徙倚雲漢迴璚天劍有雌雄各風  
雨錢無子母問桑田三更玉漏傾三雅一盞銀燈手  
一編紫陌紅塵憎短髮蓬丘滄海空神傳

郭中丞封君冊子

關天白日看鴻冥神道幽篁畫不偏為善人稱通鑑

里傳家自像大微星君恩已許窺三象天語曾誇爭  
一經只道汾陽多事業不知世業在丹青

馬御史雙壽詩卷

嶺上清霜灑路岐天邊玉露滿瑤危  
日正是善添海屋時階下神羊翻舞綵盤中火棗發  
仙枝東公西母齊眉日不事商山茹紫芝

黃州生上父書本草

只今閭閻興文事美汝擔簦上父書抗疏叩關天路  
曉還承鼓發髻毛踈岐黃有學種形管秦越何名著  
石渠閣道嚴君多製作莫將世業老樵漁

潘王善醫代

卅丘不事水雲鄉自是龍宮有秘方池水月明甘露  
滿西園雨過橋花香好似淮南當漢世還如岐伯事  
軒皇刀圭入口紅顏駐羽翰凌空未渺茫

祥上人之五臺

山僧禮拜文殊臺錫杖拄處山花開風高不問世寒  
暑寺深惟有雲去來佛燈明明七寶樹紫迴瀾道清  
常路山中草木總文殊莫問文殊在何處

徐光祿揆宇使楚還滇

中朝共指進賢冠帝寵賢良拜大官王國煙雲迎使  
節故鄉花鳥報臨安輶迴瀘水風猶暖秋過堵柳葉  
未殘好事龍沙君有約昆明萬里望征鞍

送李還素兵備肇慶

海上兵戈未肯休君才偏向古端州  
布萊葉經風可禦秋瀧水下灘迎畫舸  
清油詩成更寫穹窿碣多少龍蛇在上頭

送蕭玄園宮贊還嶺西

鶴禁譚經共四年不堪歸興各悵然  
棹我向三湘問釣船世故紛紛真野馬  
烽煙還家若話中朝事莫忘東華五鼓天

過鵝鵝寺

酌酒烹葵願不違披襟散髮也忘機  
過雨滿郊園野菜肥忍草可隨芳草變  
雲飛當年鵝鵝隴西去一自閒經歸未歸

白菊

幾陣秋風放落英如雲滿地抱枝榮  
霜衣不肯同秋

老月魄依稀照眼明  
清影似圓銀露出寒香  
盡吐玉苗生臨觴三嗅  
應憐汝戰罷金天斗北橫

雨後重陽菊未遲  
雲英一種照東籬  
似從白帝行秋令  
不共黃花倚酒危  
玉樹團圓明月夜  
寒星點點曉霜時  
紅蓮丹桂俱零落  
綰帶霓裳信有之

題開美王孫玄覽齋

小園辟地且誅茅  
咫尺城南已近郊  
何必買山纔避世  
但憑結樹可爲巢  
風生杏落幸夷塢  
雨過花開豈菊梢  
酒筵詩筒無暇日  
似君林壑有誰嘲

寧賊獻俘聖駕御午門受賀恭紀

華蓋團團上鳳樓  
繡裳滾繞繡頭高  
麾高揭妖氛淨  
紫極欣看喜氣浮  
好似夏庭繡貳負  
更如軒帝斬蚩尤  
君王赫怒安天下  
塞北風煙一劍收

閣下臚傳鎖賊奴  
歡呼兩觀有天誅  
緒衣千里傳玄塞  
黃鉞一行下紫都  
虎騎紛紛排月羽  
天狼個個落星弧  
侍臣欲獻平西頌  
帝力難名奏草無

萬方送喜大明宮  
文武羣僚拜舞同  
金虎刑臣親奏牘  
銅龍冊府好論功  
閣門白刃嚴霜冷  
樓上朱衣照

日紅推轂請纓俱  
妙策由來社稷豈和戎

一自霽州告變初  
主憂西北未全舒  
松山奪虜應應戰  
河朔圍城受簡書  
此日一軍俱縛面  
試看何骨可專車  
只今遠左風波惡  
早示麒麟到海隅

生子志喜

浮生冉冉四十年  
門外桑弧今始懸  
黃鍾動處春生律  
玄鳥降時星滿天  
付與父書一萬卷  
畀之三墳城東田  
我今得此願足矣  
敢望當年章氏賢

送唐抑所官諭還鄉

同是侍從金華人  
霜天雨夜經幾春  
說書無補天上事  
抗疏且乞雲間身  
世事無如舊業好  
頭簪也笑髻毛新  
予亦從此買舟去  
楚水吳江各釣綸

丁酉校士之命

冀北如雲詔選才  
君王未許窺龍媒  
斗牛閃動劍光老  
流水孤負囊琴開  
白日何人空抱璞  
黃金有市任登臺  
應儒充大不曉事  
且與故舊日啣杯

王齋字中丞考績

三載親提上谷兵  
坐看塞北以王庭  
掛弓雲嶺東西

山名  
酒報胡平中朝虛左需樞密姓字高標在御屏

送民部周儕尹轉餉蘭州

萬里金城鎖北蠻  
憑君坐肅鎮秦關  
平曠秦長晏蘭  
水甘兩泉飛白石  
山談笑行春邊  
草綠轉輸無事角  
聲閑只令麟閣多虛左  
好樹勳名第一班

寄王司徒見峰先生

海東雙鯉寄相思  
泰岱千峰對酒危  
門外又添新菜  
戟園中不掃舊茅茨  
爭誇聖主存黃髮  
但與仙人

如紫芝  
塞上羽書頻送喜  
上林看占萬年枝

答袁丈士明

一騎蕭蕭走上都  
布袍白帽清且癯  
飛來白雪天何  
意尋出梅花興也  
孤無錢好寫山陰  
翁有酒莫付文  
姬爐銀罌翠釜何  
當過十載金門未  
賜酺

送崔直指之河南

繡斧高特出禁城  
中原花鳥盡歡迎  
人看白簡如霜  
冷風動黃流徹底  
清俗閑東周頻駐  
馬轅轅少室好  
題名只令中使徵  
金急金仗雄才報  
太平

酌任白甫

兩年雙眼苦朦朧  
一夜過君話不窮  
屈宋文章誇兩  
汝曹劉杯酒殺英  
雄余慚駿骨樂臺  
北君釣神鱉大  
海東夜半高歌雙  
目熱燈花爛熳笑  
人同

送王爾祝之陳州

鳳流文雅奈君何  
短髮蕭蕭出汴河  
宦拙未應羞薄  
領臺高差可寄絃  
歌馬到中州芳草  
長人來春雨固  
陵多曾聞出守無  
他故莫有封章意  
未磨

即事

萬里春風拂帝臺  
四門何日更重開  
西番戎馬書頻  
報東海樓船使未  
迴望斷雲車騰豹  
尾落殘棠葉指  
瑤塔瓊林百萬如  
山起夜識金銀莫  
浪猜

題周啓明大參商陽樓

總為藏書巖穴好  
卜居偏結商陽樓  
梯高棟憑空  
起鳥跡籀文在上  
頭有興好賡周雅  
頌閑來莫作晉  
春秋太平更有河  
東策只待君王早  
晚收

輓張太常

青瑣上書麾仗下  
白頭不召老瞿塘  
寸心報國非孤

情萬死招魂只異鄉定駕文螭朝絳闕不同山峯  
望空江夜月玄猿哭一盞椒漿祀太常

送屠赤水

桂佛長齋不如董真心學道總輸君一生詞苑金銀  
筆兩袖香山樓閣雲霞美雲花皆秘密豪吟榆枥亦  
聲聞只今東土風波惡聞說西方也好文

午日

五月五日天風涼陰雲點淡來何方榴花不開乳燕  
老蒲節摘浸沽酒香戎馬關心愁海上家園回首憶  
瀟湘獨醒此日有何意滿眼風塵醉不妨

春日南雍試諸生 二首

海內文章總在茲墨花片片起天池何如虎豹橫經  
日一似龍山問志時壁水崑崙爭獻玉水蘂雲胸吐  
成綵當筵欲鼓陽春曲只恐橋門弟子疑  
鍾山雨過碧粼差一座春風滿地吹架上鼓鐘周雅  
樂堂前弟子漢威儀當年誰獻臨雍賦今日應歌有  
芑詩小大從予頻問訊慚予未是五經師

壽陳民部新之六十

共說爲郎在二京歸來四壁曉風清只贏德里天星  
聚更有才名座客驚新韭晚菰供壽酒鳳笙龍笛度  
歌聲於今海內需才急會見標題上御屏

至日南雍齋居

環橋至日肅三雍大祀遙看禮六宗義駁回輪天地  
轉泰壇焚犢鬼神從羣龍絳闕空中度五夜祥雲望  
裏封俎豆諸公各秉惠甘泉奏賦好從容

雨花臺

上國城南江水迴羣山深處雨花臺高僧說法今猶  
在天女閒經散下來片片青蓮平地墜紛紛落葉滿  
空開只愁夜上都粘是白共作聲聞小果猜

鳳凰臺

一片孤村霧不開年深風去已無臺人家落落傷蕭  
寺殘樹蒼荒半碧苔天老不知魯問否卅書何日更  
卿來世間神爵尋常事莫使狂歌歎德哀

清涼臺

山頂平臺望渺茫大江萬里過帆樯天風盡掃人間  
熱地氣直躋水底涼梁王宮殿今蕭寺浦口人家又



夕陽西風寒雨晚來急煩惱何曾到上方

報恩寺塔

報恩寶塔高千尺爲問佛恩報也無九品蓮臺紅日上諸天龍象白雲扶金輪隱隱當空度帝網層層望東旂塵刹深心何所奉大千世界一浮圖

留都元夕

五夜月明星斗稀六街燈火闌珠璣琉璃天上明如畫羅綺人家香滿衣簫鼓聲中金鳳亂煙花隊裏火龍飛四方多少逃亡屋願照君王燈九微

祀孔廟有述

璧水迎神羅鼎羹繡裳環侍麗牲碑鉦鐘恍惚聞韶日俎豆分明問禮時玄酒注將洙泗水香雲遙繞杏壇枝樛將微龍東方曉自峯深懸弟子師

壽業師彭先生恩蘭

十年曾侍講書筵夜雨春風手一編玄草幾人窺墨帳白頭萬里老青樓門牆濟濟文中子經學使便邊孝先更欲祝君千百歲石家自昔有彭籤

冊立志喜

廿載前星照北辰一朝紫府需絲綸爭誇麟趾周公千不事鴻飛漢老人四海歡呼銀作榜中天快觀月重輪侍臣無復餽書事只祝皇圖億萬春

再入講筵

十年重上講書筵瑞滿瑤山景色鮮鶴禁警看鄉月晚銅扉又開客星連牙籤依舊橫書案青仗于今繞殿前頭白老儒無寸補清晨檢點只殘編

送教龍華老師北上

隴上躬耕意未回鸞書頻向瑞陽催滄桑世事今如此龍衮衣裳酒早裁見說青宮依日近分明黃綺自山來詞林後進多卿貳密勿還須不世才

寄陳霽岩老師二首

憶昔青衿聽采繁如雲共在大丘門曾彈流水逢知己未有明珠可報恩風動三湘新樓榭雨遲七澤舊蘭蓀文孫文子頻相問想像師筵遁自章記得春風滿面吹三湘弟子總無私年來絳帳今何似門下緇衣付與誰歸去故山心似石人言夫子髯如絲一從隗也登壇日敢忘元龍高臥時

送葉宗伯晉卿入賀 萬壽

南國萬呼親北辰萬方虎拜獻宗臣  
樂陳大夏臨金奏酒挹天瓢泛玉鱗  
此日翠微方避暑到時御原已  
嘗新知君欲獻華封祝多少蒼生望紫宸

壽將負母

冰霜歷盡幾春秋昔日紅顏今白頭  
剪髮喜有冠是鳳濟川人指柏爲舟  
青燈少婦抱兒泣粉署仙郎載母遊  
王樹自天承玉露萱花此際好忘憂

送李少宰顯張考績

仙舟一葉可誰登廿載詞林共李膺  
家只衡門清似水身隨布被冷如冰  
六官少宰今爲最三壽君王早作朋  
行矣倉生須解慍輕風兩袖總堪憑

趙氏雙節

冰霜心事歲寒知再見紅顏髻有絲  
兩世孤兒存趙氏一門列女似周詩  
姑如黃鶴悲陶母婦指中河矢衛姬  
脉脉陽回天地復雲仍桂子與孫枝

答沈繼山中丞

漢廷折檻事如何八座歸來鬢已皤  
萬古雲

在近來天地白駒多南山有豹偏常隱  
北海無風也自波朝野望君如望歲  
積瘡莫便老漁蓑

壽茅鹿門九十

九十春秋萬事全  
雪川花鳥報華筵  
伏生正是傳經日  
鬻子纔當過主年  
四海聲名瞻北斗  
五湖烟水領南天  
文章不朽兒孫貴  
蓬島應知是浪傳

下邳卽事

王程夙夜走詞臣  
驛路全無負弩人  
津吏不來河水廣  
餐錢欲盡酒旗新  
行趨銅馬仍愁遠  
腰有金魚且食筍  
鳬鴈亂飛寒月下  
幾時湘浦學垂綸

贈兗州劉太守殿卿

皇路悠悠過魯宮  
美人爲政古人同  
蠶書一日來天北  
杵杓千今滿大東  
雙燭影分寒夜半  
十年話盡酒杯中  
明朝如問循良事  
但道泱泱大國風

登泰山絕頂二首

峰頭北望走羣龍  
翠黛千層護岱宗  
王女紛紛青帝時  
銀繩點點石泥封  
羲輪駕海天雞報  
禪殿流雲風馬從  
從倚縱看人世小  
晴霄獨步好從容

漫茫宇宙插芙蓉不信森羅又幾重日月中天環繞  
廟風雷下鋪壁秦松分明奉石表東海多少翁碑在  
半峰七十二君俱寂寞亭亭白日又高春

送夏掌科冊琉球

朝鮮瑣闥幕閭闔天末東夷聆瑯環海若望風朝案  
下女君計日舞庭間揚帆萬里憑針路返棹移時見  
鼓山共美題名歡會府波臣早報使臣還

陽村五十初度

五十浮生度客邊天涯意味總蕭然曾將虎鬚能不  
死且騎鶴背學長年縱教不識平津閣難道不爲閑  
苑仙濁酒一杯聊自壽大家頭上有青天

聖恩放家童志感

三月陽村水上浮憑空霧縠虛舟彌天羅網憑誰  
解動地風波到處愁誰料皇恩同白日驚傳御筆放  
蒼頭忙呼妻子朝天地但祝君王萬萬秋

壽袁士明母

鶴似髮兮貌似瑞朱門生長又高門膝下佳兒與佳  
婦人誇王母本王孫秋風桂葉供新酒玉樹瑤花滿

後園早晚龍翔隨鳳起家聲不數汝南表

寄于中甫

廿年白髮尚書郎強半吳江雲水鄉總為姓名高日  
月遂教臺閣凜風霜竹房好在弄張廬書篋從他誘  
樂羊自是聖恩寬似海不須磨尹卜行藏

聞馮觀察臺崗釋放志喜二首

歲歲年年望放君君身生死動天文虎豹並君君不  
死閭井呼天天亦聞一日歡聲騰海宇年年來愁氣散  
妖雲否皇自是真非病無奈台衡意未勤

半空雷火震陵園湯網隨開遂不冤君有惠文行日  
月誰教紹錦滿乾坤六年行役非天意三楚祠堂盡  
主恩有事望君君有意銀河細雨洗天根

壽李斗野觀察

湯節森森氣連家聲柱下幾經年霜稜風動從漠  
海王瑄陽回散楚天人自羅浮仙島近名高卅宸法  
星懸不須更問長生術徐子黎民總犬千

甲辰初度

時以楚宗故西臺請無大矣四集

焚香早起朝紫微晴雪滿空花亂飛干戈滿眼門盡

閒閒井無事人行稀東隣西陌斷來往南箕北斗  
光輝小齋寂莫讀周易莫問從前是與非

送徐武昌六年考滿

六月上計到明光共說循良報武昌騎竹兒童都長  
木幾堤楊柳盡成行賜來高蓋誰堪堪得嘉魚不  
肯嘗父老望君君莫去早持節鉞過三湘

賀賀陽亭六十 賀有耳疾

冉冉流光六十春自來憂道不憂貧有時大笑頻過  
我到處啣杯肯勸人好婦樓中棲孔雀兒閣上畫

麒麟與君今日頭俱白珍重浮生百歲身

寄喬微我道長喬有直指時多為予中兄

問訊西臺喬直指向來天地只朦朧天門虎豹搏人

食地底波濤似海中一蹴真為指倭草雙輪人識避

行馳如何有意還初服只恐浮雲點碧空

世事年來百不同河水不斷是天公君恩難報寬湯

網臣罪何心問楚弓禍福總如塞上馬題詩且贈大

王風如公壁立能多少只望青霜照紫宮

壽張公觀館丈

吾年五十滯冰天汝賦歸田又此年却笑行藏宛相  
似溪慙歲月乃居先玉堂逢繪魯同饒璫島瓊枝好  
共傳世事浮雲只如此三公百歲總茫然

送釋山人

有客神交已十年論文說道更談天江湖避世如吳  
札肝膽傾人似魯連送汝寸心千里去懷人尺素隔  
年傳致聲西省同心客天地風波已晏然

題袁安臥雪圖

長安城中雪一尺家家門外無人跡汝南高士掩柴

門四望看天眼俱白汝南令尹將安之踏碎瓊瑤人

不知誰知四世三公者盡在雪天高臥時

壽近智母

君家自是漢王孫壽酒新開白玉尊綠髮蓬鬆同魯

母扳輿搖曳似潘園百年歲月纔過半三戶風光盡

在門况有郎君新樂府龍笙鳳管滿前軒

費太史話舊

太史園林事事新滿堂落葉軟如茵周迴籬落行偏

遠不掃庭除意更真飛石過窓看鑿鑿曲池流水走

破王蘭木藥俱含凍十日江城總是春

送薛青雷方伯省親 三首

一自分符馬首東江花江草盡春風帝鄉此日偏多  
事廷議何人不屬公節鉞望臨如望歲板輿飛夢轉  
飛蓬請看滿路焚香者壽母呼天處處同  
青瑣高名在禁垣如何歲月老湘瀟漢延蘄穰知吾  
道越國棠陰是主恩省得金錢盡百萬飛來玉露滿  
千門北堂自有南山壽柏府應看徽省尊  
白雲望處錦帆開攀轅父老望三台鶴立不同食肉  
相龍蟠共擬濟川才多少風波仗舟楫幾番雨露起  
汙萊愧我山林徒潦倒願從父老借君來

程雲連小酌

別久新從雲上來蓬門旋掃一尊開自憶我分老林  
壑不信君才亦草萊屈指弟兄幾出處驚心天地總  
塵埃夜關各話還鄉事種竹澆花世莫猜

寄李文臺文七十 李督日事佛

少年文雅更風流垂老依然一比丘身似律陀寧用  
目 楞嚴經云阿那心通阿賴不知愁談經夫婦焚香

送入寺僧徒竟日留自有樂邦無量日百千  
春秋

寄李通甫中丞

幾載江淮障百川訖熙一柱獨承天驅除虎豹無歸  
路閑得豺狼不敢眠遂使東南安似石更今西北直  
如弦神謀廟謨人知否只道封章萬口傳

送董思白歸丈

太史名高供奉年彩毫題處衆人傳不緣白日淹皇  
路那得文星過楚天采畫沉蘭充玉佩遠君御燭是  
金蓮如何不禁雲霄思舊向吳松理釣船

送董誥臺憲長

行省清風下數薇過予彩筆題荆扉相看今日世情  
少不覺從前吾道非蠻貊人人知姓字江淮處處揚  
光輝眼前節鉞應早寄多少蒼生望衮衣

無題

歲歲人人叩九閭不知何處轉乾坤六丁使盡搜山  
力九尾方纔出洞門無奈卿雲偏易散向來妖氣  
成戊天公有意人間世虎豹關頭亦可捫

寄沈十林

沈十林在嘉興年華似半古

古

瀛海歸來兩運無，念君魂夢遶三吳。避人寧肯同張儉，使酒何曾似灌夫。汝舌不知曾在否，世情今日更何如。大家努力歸三霄，泰頌皇恩海亦枯。

送李孟池兄弟

二首

皇恩海亦枯

十年不見髮如銀，爲問三江幾釣綸。二姓弟兄同避世，兩家兒女各成人。畧將鷄黍慚子薄，莫負山川入眼新。秋盡佳廬期後會，鳴騶又恐出新春。

惟愛君家好兄弟，不須自恐與三緘。躬耕原上田千

畝，傳世堂中經義國。叔翁真覺如安石，有侄何當似

阮咸。婚嫁向年俱未了，江黃只尺一雲帆。

寄朱謹吾侍御老師

當年繡斧下江湖，米盡湘蘭處處香。兄弟豈堪連白

壁，文章何以答南床。幾回天地多翻覆，不覺音書各

渺茫。問說顏顏猶似玉，門人頭髮已蒼蒼。

送張名川方伯入賀

徽省行春二十年，清風到處總蕭然。官衙人見還牛

犢，故里曾無召郭田。雲影三湘看撲地，蒙叢八月往

朝

朝天四方節鉞應須寄，鳳尾鸞書在眼前。

送史按院武麟還朝詩四首

都門攬轡下江鄉，慷慨澄清此一方。鷺羽幾迴慙郭浩，鳳鳴今日在朝陽。周家柱史官爲氏，漢室青蒲代有光。多少四推三院客，看君獨坐向南床。

主采同異滿清朝，誰道平津可得招。家裏荆關並帝府，中列栢長千霄蒼。寬有意風雷過白日，無心雨雪消鐵柱。昂藏心似水，巡方採盡楚人諺。

青霜點電繞南天，三楚風光異往年。疏定金甌迴玉

曆，手寒赤日照虞淵。攬撈掃盡衡雲曉，霹靂震時江

雨縣。史筆從來真似矢，羞看枯枿宿寒蟬。

愧我無能浪得名，浮雲何自暮然生。微君白筆如山

重，郁得洪濤似砥平。遂使乾坤開黯淡，敢教豺虎罷

縱橫。含情不盡三江淺，一字應將九鼎輕。

寄陳幼溪中丞老師

兩度乘輅過楚時，風雷雨露滿江湄。村農負犢歸

畝，酋長投戈拜羽旗。父老尚能談舊事，諸生猶自

題詩願。言師席加餐飯，聞道仙踪在武夷。

送新淦河

水漲江村江落楓江流西去轉飛蓬天涯兒女關心處日暮鄉關一望中往事話來聽夜雨離愁不禁送秋風相期跨鶴知何日莫厭頻過兩地逢

新構一枝巢三首

古槐高架一枝巢好似鶴鶴在樹梢濃影藏身耐午夢青空在眼望農郊帶橫滄水連華渚目盡朱甍與白茅窓外青螺三四點故鄉林壑有誰嘲

危樓高構半山腰樓裏扶疎出遠條真似枋榆堪托

第廿一 十言近體 四二

宿從他風雨不標程鳥來何處看唧唧醉後一枝好掛歎日暮槐音偏如耳竭來一派響笙簫

兩兩青山倚檻前高高鴈塔與雲連參差宮殿平蒼

樹縹緲城樓倚碧天大野綠蕪憑眼望長江翠浪與腰纏明霞日暮橫空起翠羽金支滿大千

木蘭山

丹梯翠瓦暖扶桑萬壑千盤混渺茫山勢欲騰碧落近香烟直上散膏長南瞻鶴渚通仙氣北望龍城銷

帝鄉共話木蘭傷往事眼前誰是鐵衣郎

壽張太守益吾二首

共說張堪未易逢江城此日是華封鐫將神鼎傳三戶築就金隄惠九農都有嘉魚懸不食車前雙鹿走相從公堂朋酒君須醉滿路甘棠露正濃

沿行名高霄漢間油雲膏雨滿江關三村不擾兒童喜一判難移掾史閒何以飲公惟赤水無從報德指南山千門萬戶稱眉壽何用冊砂爲駐顏

寄李玄白太堅

一簞新詩海上來天孫雲錦向人裁疎狂似我真無用文雅如君亦見猜肯效行吟色盡瘁試聽酣醺裏

如雷劉元相思若問歸歟計種竹澆花日幾迴

寄朱密兩侍御

憶昔風塵黯不收九關難叩鬼神愁全憑砥柱中天立遂使黃河入地流君請向方真岳岳下乘下潦果油油相思兩地頭應白夢遶章江江水頭

寄趙太室工部

遙憶美人在南州晴空瑟瑟驚梧楸昨夜夜作風雨豹隱忽忽幾春秋當年題我錦繡字至今門外星

河流乾坤落落君早出只望旌旄黃水頭

喜劉貽哲至七夕賦贈

門外傳書到草亭天邊不料聚離星十年市舶頭仍  
黑一日江干眼更青爲問交方堪寂寞何爲汝上又  
飄零強將歌舞消豪氣佳事令人不可聽

壽周如漢別駕

兩世辭榮君更豪看山杖履滿東臬一官不就碧  
遠萬里回翔黃鵠高近曉香風森散桂望門紅日  
水桃開來最愛周公瑾按醉醇醪興百道

壽田伯儼六十

同上公車二十年春曹抗疏兩相憐一朝黃雲  
市六載滄洲共楚天依舊清風與明月頻來花下  
尊前莫將六十言遲暮試看麻姑海上田  
京葵剪華薦香醪筆上何人似爾豪縱以直弦招口  
妬翻因貝錦起名高但從紫府頻裁柱不問玄都可  
種桃酌酒壽君君盡醉千秋事業有殘刀

壽李愛池

辭榮學道已多季間說行藏似列住甘雨遠馳招

香風結旌杏花田坐來如在長生殿家更應同小  
有天我欲携尊稱上壽愧無仙酒到華筵

謝淑賢寫一枝棠

一幅丹青寫素紗小樓偏覺翠交加悄帆隱出三江  
水古木高標四季花况有新詞羅玉屑似將幽寄  
明霞何如居士李清照莫是仙人萼綠華

答葉臺山閣老

日日傳書自北辰深山寒谷總生春如何獻府中書  
令只問滄洲避世人君自傳岩行作雨平甘巖漸好  
垂綸風塵回首驚魂在白髮交情老更親

寄李九我閣老

天上絨書到薛蘿青山穩臥鬢雙皤如公水鏡能多  
少况我山樗竟若何全仗塩梅調鼎實不妨江岬老  
漁業秋風莫起尊籬思顯聰明良喜起敬

送公仲友太史典試還朝

帝簡詞臣禮俊髦三湘引領望官袍江離未得香偏  
遠鄂雪從君調轉高藥栢楚天開曉日熬山夏水拖  
秋濤階前國士如雲起傳得文書是鳳毛



送顧二韓給諫典試還朝

鎖闥風流自建章承恩選士到江鄉曉來夜月湘靈瑟朱盡幽蘭楚畹香默禁書罪懸水鑑青蒲白簡肅秋霜山中枯朽成何用慙愧風斤未敢當

送張元裕北上

時元裕從欽令

十季纔領度支章適是當季折檻郎贏得津南飛雨露曾教塞北凜風霜故人臺省今誰在近事滄桑未可量總以君行卜太運竚看天地轉青陽

送張益吾太守入覲

二首

聖恩優異

卷十一

七言近體

四十六

第一循良是武昌家門恭有甘棠三川巨浪憑江岷萬戶流民仰社倉恩比龔卿行佩犢清如閔道夜焚香善天多少朝天客誰似高名在上方

五載勤勞兩進朝黃童白叟有風謠深山旅舶都歡咲市虎城狐已盡消郢里寒帷瞻露冕虞廷獻璧聽蕭韶御屏姓字應常在只願君王問六條

寄程萬里都閩

蛇矛龍盾擁前旌策馬中原一望平京有東西皆賤履河分南北棹提兵將星耀處牙旗動周道行時

矢明莫謂輕裘且勿事詩省塞外借長城

送王岵雲督學分守杭嚴

二首

鳴笳伐鼓下江沱旆轉錢塘海不渡筆路名山荆楚偏水犀君子武林多揮毫勒石誰堪並射擊當潮事若何花叢默微人似玉西湖應唱太平歌

仗劍擒材在帝鄉家學業在青箱三湘弟子如龍虎五色文章比鳳凰已見湘江飛化雨却從越海種甘棠四門近闕需文武應羨高名記尚方

壽李觀察六十

聖恩優異

卷三

七言五體

四十八

遲日香風好杖藜華陽小有也堪題曾排龍虎行秦塞又演圖書教嶺西頭上星冠擡白雪天邊玉壘下金泥弟兄俱好兒孫盛上界真仙也未齊

壽鄒爾瞻六十

中朝日日起人材誰自蠻烟瘴雨來天地尚能容一老江湖原不望三台滄桑甲子都閒過竹帛春秋可浪猜聞說麻姑新有約與君携手上蓬萊

喜熊幼達獲興

我昔曾困諸生時自謂平生不可知每遇明經充賦

去欣然鼓篋願從之君持董子天人策况是遺生第  
子師明歲春明杏花樓會看獨對在丹墀

胡人吹笛

九塞風烟不動時忽聞吹笛是胡兒似調蘆管教還  
凝莫唱樂支曲轉遲叫斷塞鴻休北嚮折殘榆柳望  
南枝中原無數梅花發好藉春風一樣吹

洪山同十林汝興叔侄

城東簷簷好同遊欲以洪山擬虎丘老體尚能攀塔  
上禪房差可共僧留君將海錯分行賣子出江蘇滿  
和盡金黃草

卷主 七言近體 四九

按頭松下豪吟堪痛飲吳歎莫令楚歌愁

壽于中甫五十

吾季已過五十七今日逢君亦五旬不覺歸來都老  
矣忽然入夢也情親如何天地偏多事曾共風波有  
幾人蓴菜正肥魚正美大家幸有百季身

送姜子文館丈

記得批鱗第一篇青蒲執奏萬人傳一從塞幕還爲  
令放逐江湖十八年宦拙不知宣室意家貧可種鄮  
山田何期此日重相會莫忘論文在木天

壽張母九十

好將北斗挹天漿爲慰萱堂百歲觴身似大家海內  
誠年如阿母住西方爭看鶴髮輝金爵共說書拜  
繡裳誰似名臣爲令子人言鳴鳳在朝陽

送熊之崗督學南畿二首

文武才名世所無轅還五國到三吳長城築訖千戈  
息化雨飛時艸木蘇下里陽春推郢曲 高皇禮樂  
自留都燭天自有芙蓉鏡照乘全收滄海珠

君是龍頭第一人文章海內已傳神都亭奏草皆推

即美舍金黃草 卷一 二 七言近體 五十一

戲堂上談經妙斷輪范士肯教金躍治論文不使蛇  
爲神當揚駿驥應無駁若個能堪步後塵

送謝默會還江右

君自嘉陵江上來三巴秋水似奔雷文章易爲紙眉  
拓踞卑誰妨市虎猜江右山川堪避世謝家兄弟况  
多才乾坤許大都摧落一日須傾幾百杯

送史蓮芍侍御二首

一坐南床奏紳傳四門重關親堯天相綬世應成今  
日遂覺人言似往年雷動三湘清似水風生九

如弦請看繡斧巡行地何處清霜不墮燕

無端風影亂人心南北浮雲不可靠

時有離間南北之說

秦誓從來開大道楚歌今日有知音君方簪筆真如矢予

送胡太六之江右

幾疏批鱗在宸宸如何江右轉朱輪年來不識平津

面今日難爲畫省人天上南箕開巨口湖中白日照

送徐鎔之國醫還金陵

如美舍傳書

卷三

七言近體

五十一

念汝相隨謁建章刀圭藥餌滿華囊來時廣武寒水

合歸去長于春艸香垣外視人如扁鵲街頭有價似

韓康神經寶錄俱題遍只望方書進尚方

壽伯兄美秩六十

五載寒糧十載閑清風明月大江灣縱無金王遺孫

子歲得聲華滿世間共我讀書消白日自家釀酒駐

題田見溪渭桐逸想圖

紅顏桑田滄海都經過報到 彤庭天賜環

緘書千里寄江州何事青衫老一丘書就想應通釣

夢回猶自着羊裘西山歲月誇三隱南浦煙霞賦

四休爲問田何今好在干今名姓記春秋

壽王母七十

王母千年苑正熟藏來恰是上元時山連鰲極燦前

擁春在梅花笛裏吹入饌江魚供子舍倚雲玉樹發

陳枝兒郎稱壽多賓侶爭補南陔孝養詩

如美舍傳書

卷一

七言近體

五十二

合併黃離草卷之十三

江夏郭正域美命父著

五言絕句

梅蕊

不是掩清香臨風護曉粧含苞君信否消息待東皇

梅幹

獵獵朔風嚴漠漠寒雲凍孤影欲撐空王龍鱗甲動

落梅

莫恨關山笛聲怨落花綠陰三月子此意屬誰家

郭美命父著

卷十三 五言絕句 一

墨梅

墨花開欲遍不是改冰心君看朦朧影春風意已深

池梅

遠看花似水近訝水生花巖石孤根老寒流素影斜

梅枝

昨夜西園裏春來君不知清香潛入戶放出兩三枝

飛錫圖

遁心本無競禪宗亦寂寞何事錫聲來飛空驚白鶴

梅 四首

倒垂白雲枝清韻飄寒夜何處覓何郎婆娑一株下

月夜影遙想紅英點綠苔春風如有意開向北枝未

雪意欲侵梅梅花自開落雪消梅未消春風長紅華

寄去憑誰折尋來知有香莫教零落盡留伴奇陽粧

劉貽哲花燭曲 五首

夫婿是何鄉妾住在吳閨人言夫婿好官是漢中郎

願同鳳凰飛不作凡鳥配可憐秦羅敷夫無五馬貴

吳女似吳娃齊女似齊女似齊女似齊女似齊女似齊女

君獨念懷嬌懷嬌君未念所嬌兩同心所愁三婦豔

君似海邊人鐵網掛珊瑚妾似龍宮女出水獻明珠

設醴圖二絕為劉理正題

薄宦楚王宮華筵在高閣不厭酒杯濃只恐君恩薄

召對知何日傳經事已違君恩真好士臣賦醉言

歸

徐太守祖母

白日照青天揮淚落雙指念彼夜臺人携手堪同死

堂前翁媼老膝下兒女悲五十餘年後紅顏付阿誰

咿咿復啞啞烏母哺雙鸛雙鸛羽毛長烏母淚全枯

凱風自南來夫夫吹棘薪雙瞻看五馬乃是陳情人

題書二絕

翠微最深處結爲百尺樓時時有好音來聞樓上頭  
樓中讀書客坐對青山曉樓下友人來共坐聽黃鳥

姚醫

君遊長安城書藥長安陌門前買藥人好似觀濟客

題梅宅梅壽梅翁

雪餘著水花天風吹不墜春明子亞枝道是君家果

西來僧出關二首

郭是金龜寺主 五言絕 三

出關錫聲響入關雨花濕江月照禪心不出還不入

結舍在城南不問城中事萬木落秋山此是西來意

道上謠四首

大兒曳衣行小兒啼無乳遙望墟里煙道旁枯樹

昨日城中聞官家大賑饑分來一掬米無火不能炊

城中一百寺處處饑人宿莫倚寺門行夜來新鬼哭

去秋旱無禾今春雨無麥噉盡縣中餐人家棄糠粃

習家池

小兒拍手笑山公知不知若教日日醉只應作酒池

豫讓橋

不分君恩薄由來國士稀有恩如不報請視橋上衣

贈瑞上人詩十首

送經五臺山

白馬馱經來言向五臺去試問五臺僧文殊在何處

煉七伏牛山

煉七到七日呼牛牛亦魔只愁魔煉盡無處覓多羅

結杜龍翻石

蓮有龍翻石能翻若歌峰清涼心不亂鉢水可降龍

郭是金龜寺主 五言絕 四

習靜天台山

習靜天台上不知幾歲寒山中有仙女莫作阮郎看

飯僧廬茅山

衆生自敗食布施滿聚林天言日可中迴見平等心

廬山訪空公

廬山高萬丈五老梯溟濛爲入蓮花社還來謁遠公

習靜越州崖

朝向石崖坐暮向石崖坐連屨西壁時石壁還應破

普陀謁大士

海上參大士香煙掃網緼此時若擊鼓天下一夜聞

歸錫龍華寺

龍華有精舍結在帝城傍要知帝城裏即有轉輪王

襄王園亭應教詩十一首

茂德齋

祈招式如金綠竹看如壁巫史更何言土心自無射

含光亭

泓水射晴虹寒光湛碧空水壺人不見亭影對龍宮

木石居

四壁聲遙岑几席排青嶂何處問木公時來揖石丈

收春臺

王宇山河麗瓊臺錦繡香春光來上苑不事問東皇

觀園亭

天邊鴻鴈飛草際麋鹿起人道襄陽城有園七十里

萬花潭處

花開又花落花裏晴春豈還有司花女時時傍簷行

吹萬亭

噓氣鼓鴻濛蓬蓬西復東人間吹萬竅此是大王風

中和亭

吳影中整襟蕭韶和風音齋居無一事迺見天地心

西樂園

以益隨風轉金樽對月開一時同樂者詞賦擬鄢枝

野軒

平疇一以眺蒼蒼青松下有時七聖來即是空同野

百瑞亭

孫子皆龍種文章遍鳳毛宮中多瑞事豈獨鬱宮袍

山園八詠為陳克久賦

大隱圖

心遠堂

君為軒冕客而無朝市心迺知大隱者不礙住山林

遠觀樓

此堂如此心戶牖生雲霧遠如法界寬我心原無住

雲物依江樹

君臨百尺樓樓頭一騁望傲殺洞庭秋

栩栩齋

栩栩原非蝶遽遽不是周非周亦非蝶醒夢兩悠悠

琅玕亭

亭前竹幾竿箇箇琅玕色有時萬玉鳴鳳凰來上

松風軒

松樹如龍立有風來上鳴醉人龍根下兩耳皆濤聲

株菊園

滿園皆種菊霜色闌新鮮愛汝秋容淡不為黃金鍊

臨池

臨池水盡黑蚪蚪也堪揮只恐魚吞墨化作黑龍飛

郭北郭花園

江南二三月大地皆陽春萬花寂深處中有讀書人

郭泰舍傳書

卷十二 五言紀

七

天均洞

洞口少人行冷然發孤想清風松上來此是天籟

荷花池

滿池種荷花紅粧照綠水白鷺不驚人立在荷花裏

芙蓉岸

燕支明翠黛兩岫是誰家池水凝如鏡采采芙蓉花

春色園

千花爭咲日百卉開鳴禽陽春真可買莫惜千萬金

琅玕亭

西面掃離落箇箇是琅玕風來萬玉鳴雜珮聲珊珊

天香道

滿路噴天香獨步金粟嶺試問中書君何如月中景

桃花洞

桃花紅似兩莫是武陵家洞中白鹿來口上啣桃花

翠栢亭

翠栢結為亭清陰籠石几獨有歲寒人兀坐餐栢子

五老峰

何處移來石堆成五老峰五老相對語石丈人成翁

郭泰舍傳書

卷十二 五言紀

八

匯清亭

高高結亭千椽樓來松風小聽日正午濤聲盈耳中

長春堤

大堤幾百丈春光聯驄望老樁幾千年春風滿堤上

陳立父白石山居

君莫射為虎君莫叱為羊山房堆白玉早晚煮為粥

石似天邊雲白似雲間雪持去補青天莫教天柱折

佛語僧

上人名佛語我道無一語世尊未生時何處問

善權僧

佛法有權實君偏號善權龍藏五千卷憑君信口傳

完嬰僧

我今問上人識得嬰兒不我佛嬰兒時已作獅子吼

恒楚僧

君若有恒心何問楚不楚衣鉢在黃梅千今在何所

養中僧

汝今欲養中中今在何處真諦與俗諦兩邊同一處

容因僧

不問果與因休言顯與密鬼神若覩破修行不是密

覺一僧

爲問覺一僧一亦無處覺明覺與覺明有學同無學

佛果僧

未見談佛因只見談佛果若得果圓時無可無不可

懷初僧

到了一大事君懷只在初菩薩在初地已自了真如

伴雲僧

上人在山中只有雲爲伴雲去更雲來跌坐石上看

演藏僧

龍藏海般深君偏欲演藏縱有廣長舌莫把世尊說

以湛僧

爲問湛上人此心湛如水童子瓦礫來投在清波裏

三學僧

夫道一而已如何學有三若知三是一一字不須談

懷實僧

世尊無誑語我信權爲實直心是道場萬法歸於一

了漚僧

大海中一漚何事漚亦了了得海漚時大海如漚小

寰中僧

天上看寰中猶如指掌大開說有西方不在人天外

溟民僧

我今問溟民滄溟如許大性海更如何又在滄溟外

若無僧

佛法無此子君今無也無有無都不遺此是吾忘吾

空儒僧

儒法非佛法緣何儒也空空即妙有儒佛將無同



蘇斯西水園

東陵人種水仙帶在南畝春其飛上來生子九十九

岩竹

翠竹倚岩生枝枝下垂地爲引清風來掃盡塵埃事

竹下筍

疎枝似老翁嫩筍如稚子箇箇引清風代代當如此

陳氏書房二首

有硯洗池中有詩題竹上有客日開尊有樓聯驛望

汝樓高似天汝亭近樓地樓有鐘與書亭有龍蛇字

郭美舍書堂

卷十三 五言詩

十一

廬山寶樹

西天真寶樹移種此山腰若在雙林下如來坐幾宵

廬山雲峰

山山皆白雲費盡登山力何處問雲君爲我留山色

廬山五老峰

湖中五老峰去天不盈尺洞底白雲生五老頭俱白

廬山華峰

萬壑生家首千巖筆作峰虛空不可盡留與白雲封

鷓鴣

蘭

繡領帶風翰文綈戴法冠若飛丞相府應作鳳凰看

朝生幽谷中暮來登天府汝爲王者幽切莫生當戶

真月僧

萬水與千山清光總一般要知真是月莫向指頭看

題畫四首

青山何崔嵬白雪自舒卷茅屋在溪邊臨流看清淺

樹色如山色茅齋畫不開讀書正無事門外有舟來

林杪朝煙合山根暮雨開白雲常在眼送得翠微來

郭美舍書堂

卷十三 五言詩

十一

群山何崔嵬山根有流水樹深不見人中間有亭子

合併黃離草卷十四

江夏郭正域美命父著

六言絕句

甲申十月之望夢人持一鏡大一尺曰此紫鏡也且照今生面目一照而醒

我相原非人相今身即是來身四大偶然委託六道從他轉輪

杜宇啼殘望帝蝴蝶飛作莊周世事田亦變海人生鷹化為鳩

郭美命集卷十四 六言絕句

世上夢亦是夢鏡中吾亦忘吾縱使夢生夢死知他還有還無

紫鏡瑩瑩似水雙眸炯炯如波恹恹更殘夢醒本來面目仍多

寄僧

不墮有無邊見休云南北二宗記得惠能曾譏第一莫要着空

夜飲弘山寺

五木狂呼梟雉三杯莫放巨羅醉問齋頭繡佛胸中

米汁孰多

檜枝扶踈龍象雲影朦朧鴈天一夜杯中中聖百年醉裏逃禪

園內竹聲報雨塔前鶯語鳴秋此是西方淨土那云南瞻部洲

紅梅二首

水條滿放瓊葩龍鬚遙護紅霞不知根生豈府如何骨帶丹砂

風流不減何郎艷抹渾如壽陽記得上林苑裏同心紫帶生香

懸記僧

有無能所不立高低遠近休言若問世尊授記西方一鼓方懸

石經峪

流水自能說法高山儘可觀心何必翻經石上石頭路滑難尋

合併黃離草卷之十五

江夏郭正域美命父著

七言絕句

中冷館三絕

寒泉一線楚宮隈  
豈自金山寺裏來  
聞道億源通地脉  
湘江翻向海門迴

石鼎旋烹沸紫煙  
銀瓶汲取試龍涎  
吳江謾道三十里  
別有人間第一泉

一昧寒光湛草亭  
千岩涼雨泛青萍  
何時共約滄浪伴  
開對銀床著水經

程山人少姬童年清齋朝夕禮佛

前身莫是比丘尼  
盡日莊嚴不畫眉  
不把金鍼繡花帖  
繡成佛像念阿彌

佛坐蓮花辭瓣青  
畫將梅蕊供銀瓶  
朝來八鏡重重照  
莊誦夫君手寫經

波帝朝燃無盡燈  
梨邪亦是在家僧  
儂家夫婦皈依佛  
不似阿難迷摩登

錦帳傍邊蒲作團  
肯將蘭麝勝旃檀  
年來不識醒醺

味一鉢生蔬好放餐

春潮

二月桃花水漲時  
海門潮起盪天池  
不知誰鼓陽侯力  
疑是豐隆駕雨師

霜日

海底金波影動搖  
扶桑赤日耀鮫綃  
人間青女成何事  
搗盡玄霜一夜消

島月

萬頃清光浩渺漫  
三山忽現水精盤  
夜深不辨鮫人宅  
四壁滄波浸廣寒

蛟宮

蜃氣食江乍有無  
樓臺縹緲屬天吳  
亦知百寶歸龍藏  
不似人間費轉輸

雲釣

翠干方餌薄雲清  
掣浪驚波百尺高  
却咲渭濱絕尺那  
能釣出冠山鰲

霧槎

一葉扁舟費往迴  
漁歌敲斷水雲閒  
金波一

清溪道人從天漢來

丹崖

松下高眠秋又春  
丹崖齒齒水磷磷  
耳根不着浮生夢  
洗盡人間萬劫塵

元夕喜月二首

一片清光海上迴  
星宮火樹徹天開  
君今不飲嫦娥酒  
縱有清輝邀不來

家家燈火趁春陰  
一夜金波滿上林  
明月在天人不寐  
醉昨宵風雨杳難尋

鄭孝廉集卷之五 卷之五 七言絕

春日園居二首

曲曲疎籬小徑斜  
樹梢帶雨宿寒鴉  
不知半夜東風急  
落盡牆前一樹花

風雨園林二月花  
梅花依舊柳枝新  
應門童子早通客  
怕有門前問字人

競陳封君 節君尹華亭

秋色蕭條轉落暉  
僊人跨鶴將安歸  
不見華亭明月夜  
一聲嘹唳一沾衣

相士

記得當年選佛場  
曾於江夏試黃香  
古槐葉落秋風起  
又向人間說短長

謝蒼上人寫竹并送還秣陵  
蒼公任意寫琅玕  
餘可題詩第可餐  
何事千竿真渭畝  
生綃一幅已清寒

風枝搖落兩枝斜  
晴日琮琤影半遮  
更有根頭一片石  
紫苔蒼蘚翠交加

琳瑯脩竹照羅幃  
片楮雙毫滿翠嵐  
不是檀欒偏注意  
舒拳便許蓀龍參

鄭孝廉集卷之五 卷之五 七言絕 四

一片征帆不可招  
春風又逐廣陵橋  
還柳莫回瀟湘竹  
為有湘妃淚未消

繡毬花

百寶鑲成粉地垂  
團圓不散晚風吹  
誰家夜月同心帶  
雲母屏前翡翠帷

峴山羊公廟

仗節登臨事已還  
空餘流水響潺湲  
當年不墮羊侯淚  
浪客路何人指峴山

姜里演易堂二首

一片荒臺滿六龍九州無恙盡封至令鬱鬱地前  
樹猶望漢陽暮影淡

平沙古木影森森一就明夷意已深不是自甘臣節  
苦九州邸繁百年心

王宗伯家園

文筆峰

晴峰百丈拂涼濛點漆星文照紫宮恠得字成天兩  
粟由來彩筆已凌空

金鷄峰

郭泰書畫堂卷十五 七言絕 五

金鷄未許說陳倉五夜一聲天有光自是溪山連海  
嶠翰音萬里報扶桑

馬鞍山

朝來飲馬自成池石勢奔騰不可羈兩後鋪苔明翠  
壁背椒鵲啼逞權奇

碧水橋

橋如碧海駕鼉鼉水似銀河捲白波一曲滄浪秋雨  
霽鷗鷺鳬鴈滿青莎

王大行震吉使浙

一路寒風送馬蹄江南路指楚雲西靡蕪葉長相綠  
發此日看君入會稽

使君遠向越王城路遠姚江幾日行若過相門無一  
事刺溪烟雨好相迎

常都諫惟一出理河道

一遣黃河天際流奔騰風雨漲龍湫憑君白壁酬河  
伯為慰宣房弟子愁

青瑣風流下露臺玄夷使者檢書來山根不動澄波  
靜猶有支析鎖未開

郭泰書畫堂卷十五 七言絕 六

高鼓髮繁津吏迎河堤一築海波清君王為鑄黃金  
印好放龍蛇地底行

萬里長江瀉舳艫神州百萬轉軍儲君恩不淺澄清  
日為問黃熊事有無

應趙王教 四首

銅雀臺邊拜墨書東平樂善可能如衮衣矧曰真龍  
遇賜得君王雲母車

河北權聲動地來金錢散處起蒿萊老癯百萬依津  
水盡道賢王實邸闢

雲裏九華宮賜與坊名寵更濃座客三千齊授  
簡好將新典入王風

一札天書出上方銀鈞金簡冊賢良當年越驛成何  
用爭及龍文滿十方

劉氏子二首

七歲兒童讀父書人言犬字果相如只今日食王正  
月解學王郎對月初

憶昔桑弧初掛門一時詞客倒金樽只今能賦高軒  
過猶見當時老瓦盆

郭美舍翁書聖卷古壯七言絕

紅牡丹清平調三首

朱欄晨晨護芳塵陣陣香風簇錦茵十六妖姬禁酒  
力猩紅滿面可憐人

大珠萬斛滿花間滿眼紅光信手攀羯鼓莫催紅雨  
落花神不肯摘朱顏

紅玉攢成白寶花瑤臺似湧赤城霞頻翻紫袖揮瓊  
竿好稱朱門帝子家

白牡丹清平調三首

雨帶雲裳倍可憐好從月裏關嬋娟夜深銀燭打頻

照銷盡紅粧與綠鬟

銀露朝來似洗塵鑲冰圍雪弄無倫愁紅怨粉知多  
少始信東皇別有真

肯將顏色醉東風朵朵如雲更不同七寶珠簾傾夜  
月沉香亭似藥珠宮

送邵司理奉母還姑蘇四首

江上秋帆雨後開板輿搖曳過江來繁榮花鼓迎仙  
吏共道潘郎奉母迴

仙舟何事下江陽總為賞花戀北堂江水清堪為  
仙舟

酒江魚躍出幾多長

秋風兩岫蹋歌聲彩袖如雲耀日明若到故園開  
口大家還解賦東征

寄邢子愿二首

七年江上別邢侯濟水湘山兩地愁何事高車駟  
月近來山海有春秋

莫將團扇怨秋風妬殺紅顏是守宮賦就主恩知不  
淺長門一字許誰同

琴鶴圖

宦歸來總未貧也將琴鶴伴孤身須知夜半

### 觀蓮圖

紅王亭幾尺深碧波搖蕩好相尋兒童只道香  
好未識人間不染心

### 耕父宗侯書舍

和葉藤花滿院牆秋風樹杪送新涼諸王臺殿俱禾  
黍不及君家構草堂

### 題劉晉川右轄思親卷二首

望望垂楊隴上枝寄將淋酒薦江蘿天寒莫道衣裳

薄好憶當年去國時

絲繡稱觴二十年斷腸回首更潸然我得一官親不

遠沽衣何處灑重泉

任別駕懸壺市二首

丹經著就出刀圭玉札金沙手自題莫訝上池神水

滴曾施甘雨楚雲西

賣藥江頭不論錢要將八石駐長年纔知把酒公

子別有仙方海上傳

### 某郡丞行河

幾載宣房苦負薪黃流無恙問波臣千人仰首金堤  
上爭道王尊祀水神

風流別駕許誰同賸有勤勞轅子宮欲解佩刀相問  
訊勲名第一是英雄

### 送顏令君就徵詩序

王蘇江城一朝禁闔為民請地留苑囿于上林清  
獄平刑理團練千陰邑德樹甘棠風高三柳蒼廡

人之風醒目而今君之香聚人祥徵鶴鶴之離雲

萬舞

擁鳳凰之詔星輅已發露鳥難留謹啟七言聯陳

萬舞

墨綬當崇帝里來戴星行縣戴星迴那知戀主心還

切夜夜雙鳧繞漢臺

大旱江城又幾年江頭斗米已千錢使君為草綱租

疏何處流亡不可憐

步禱三年霽虎猶不堪原野總蕭條兒童道有隨車

雨今見天田長王苗

藩邸爭田事已徂使君廷諍計全舒在昔州州堪比

德刺人猶自說高書

青雨經春麥隴深春晴桑柘已成陰使君猶恐隴科

急急損軍儲幾百金

徵書一道出長楊美汝高名在尚方東觀只今看畫

像共言天子冊循良

父老寒帷送兩轅欣看露冕拜黃門只今海內偏多

事紆聽封章入禁垣

龍生覆舟自江底躍出二首

漢口波濤點不開如雲白浪壓天來郎君自是真龍

種偏向龍宮躍出來

一葉翻飛水拍天篙師失手弔江鷺江妃河伯都驚

恐捧出明珠似月圓

觀音崖瀑布泉

四首

玉蚪無數吸長虹噴出流泉吼夜風天津萬里高多

少或與人閒水脉通

寒泉幾道落松杉嗽作聲聞作法畧好似西方功德

水更如南海普陀巖

馬上聞泉首重回紺樓瓊殿半天開九龍吐水爲注

兩道向雪山頂上來

長風日夜響潺湲何處珠簾萬古懸水府不知來遠

近上頭人說有天河

宜城宋玉祠堂

殘碑一片古城隈儒雅空憐作賦才如何較好鄰家

女不到襄王夢裏來

一代風流楚大夫空將好色說登徒至今巫峽多雲

雨神文人間謾有無

博望驛

五百旌旗出漢關歸來只共兩人還葡萄只是人間

種那見仙槎到斗間

逆鄒吏部大澤南旋

兩疏乞休不得休含香奏事有詞頭不禁夜夜鄉關

夢望斷瀕江漢水秋

柳風槐雨送征蓬一路葵花照日紅不淺主恩君

信否還將啓事問山公

送金省吾先生行省湖南

憶昔論材過楚宮三相桃李領春風分符再到經行



長大兒童指畫熊

湖海風塵十二年楚氣消盡各雲烟夜來紫氣占南

斗幾道龍先又楚天

啓戟堂前列綵茵前旌後隊擁朱輪道旁莫訝來何

暮曾是湘潭憔悴人

邵陵花草盡甘棠紫綬金符問楚疆好過黃陵分帝

力更于岳麓記文章

當時分省舊中書今日重來使者東笑向紫微花下

坐十年再食武昌魚

鄭集全集卷五

卷五

七言律

十三

畫鼓中流漢水過江頭慣見幾風波當時白簡今何

在依舊荆門郢樹多

一日高明燭上台中朝爭說濟川才只今海內偏多

事早奮天門八翼來

念平華髮老儒冠一遇風雷翮羽翰懷得瓊瑤都未

報相思湖海路漫漫

宮女傳書圖

樹下宮娥倚畫屏侍兒抱牘遠隨行大家指點頻頻

看親後樹房女孝經

廷馬基考之真陽博士

縣前汝水遶城廻汝上春風絳帳開門外如雲看弟

子人人爭道馬駟來

蕭蕭羸馬向天中擔得圖書又澤宮官是廣文君莫

厭憑君先占上林紅

答周嘉父用香山體

織成鐵網細如絲爲問波斯泛海時君令只怕風波

起邠得珊瑚海底枝

君愛香山處士詩詩成興盡惹愁思香山莫到今同

病猶是香山未老時

春不懷春秋不悲惟教詩酒共襟期酒多莫飲聲聞

酒詩能休題懷恨詩

送林館丈守溫處三絕

萬山溪處建高牙六代風流在永嘉都邑曾看金馬

客堂前分得紫微花

一道旌旗指縉雲枯蒼紫氣馬頭分詞臣老大多郎

署曾似銅章領使君

銅龍分手出金臺莫向金甌首重回不見近來黃鶴

老當年曾作逐臣來

答袁坤儀兵部

身擁貔貅渡海橋羊書何自出鸞鑣天王明聖原無意不念江頭好射潮

回首秋江不可招樓床經卷與詩蘇憐心好共雲天

遠不信青天亦可燒

封章才出建章宮萬事爭如彼彼空我自無心寧有

相問君何事新春風

寒天臘月過遼東也向扶桑早掛弓若念東征仍賜

送夏孝廉從別駕公還蜀

對可能萬里駕長風

槐風五月送征輪行到嘉陵好問津自是陽春味郢

地也將白雪和巴人

汝家嚴父似王祥一座屏星到蜀卿家有處刀還付

寄許相公

霖雨和羹事武丁懸車一疏爲前星如何上相功成

日不向天垣拱帝廷

新來長笑解金魚人境依依一舊廬今日樓臺無以

起生平不肯獻天書

衰衣翻作菱荷裳竹杖芒鞋雲水鄉行馬不施門似

水何人爲治午橋莊

萬事無心付海鷗燒香事紫總虛舟當年太保歸田

日亦有周公不肯留

清光猶自燭三台鄰叟村沽日日開滿眼漁樵皆是

伴兒童爭道相君來

芙蓉榭四絕爲金太史賦

萬花深處有高臺天畔青蓮朵朵開獨抱素書臺上

坐仙舟一葉海邊來

千巖萬壑蘭嫵媚翠羽金枝更可憐雨後錦霞排遠

嶂雲中一點是金蓮

大蓮花開花難披小蓮花發蕊垂垂不知玉井高多

少任是罡風不可吹

蘭若金塘綠未真西方九品幾由旬杪高臺上應長

嘯太液池頭是五人

送劉玄子歸汝南五首

東征過海駕膝兩國稱臣豈可從戰罷王京人不見朝廷爭說羅東封

長風一劍靖朝鮮巨浪能翻日本船今日春還秋又

淨不教海上有狼烟

十月遼陽盡出車降王稽首拜儲齊但教寸地皆王

土任爾中山篋有書

兩疏天門早乞身五湖烟水好情親諸公不見沙場

苦白骨如山愁殺人

聖主臨軒好論功君令偏向五湖東生涯且共赤松

子木向人間賦小戎

京邸除夕

守歲無如歲欲沉天涯涕淚滴衣襟年華一夜消殘

夢明日春風滿上林

歲歲年年此夜徂天南天北淚雙枯二人明發應無

語只道兒今在帝都

九天廟元旦

天外星辰芒欲流東風何處殿東頭家家競帖重明

鳥春滿山河百二州

春日即事

朝來騎馬暮來眠馬上倉皇夢裏問北地春寒春信

晚江南三月草如烟

送林志和謫茶陵州幕

天書嚴譴下樞宸栢府黃門半逐臣君到汨羅江上

過莫將哀怨比騷人

帝城二月轉倉庚萬里傷心此送行同是戴垣青瑣

客憐君偏作鳳凰鳴

單車羸馬向溪陽載道人指夕郎聖主恩深君

信否清風明月滿瀟湘

君到長沙那日還湘江回首重燕關天涯逐客今多

少不見彤庭有賜環

送張學博之隨州

廣文匹馬上隨州一望江鄉澹水秋若向驢驢橋上

過龍媒天馬待君收

如雲弟子各情親首肯盤中雨後新莫道青瑣官况

冷與君俱是校書人

紀事

門下焚香拜諫華天威嚴譴出邊方龍鱗領下君休  
問逐盡天官與夕郎  
樞府論才事不同元戎內簡出遼東談聲不起三軍  
沒詔論驪場第一功  
西山細雨灑微塵聖主析霤書氣新宣詔禮官傳  
盛典上方玉帶賜真人  
東華五夜聽更籌歲歲談經未許休一日春官傳罷  
謀賞花昨夜侍龍樓

瓶中药藥

溱洧河邊解語花相將士女美瑤華一枕折浸銀蘼蘼  
水一似銀河噴紫霞  
撒花天女似無因耐辜離枝亦勝因拈共如來君莫  
問靈山微笑是何人  
玉壺春水粲瓊瑤送盡春風也不消笑對朱顏同爛  
熳瓶中一朵黃蜂腰

## 紀事本末

詔下龍潭寶殿開三農得雨踏歌回真香一炷通寶  
漢日日天龍帶雨來

偶成

半夜雷轟大地接諸天  
世界總魂消小齋一枕遊仙  
夢睡到鷄鳴報早朝  
兀坐蒲團出定遲大千世界轉頭時能消幾劫莊生  
夢說與天遙明月知  
長空浪捲天風號仙人金掌切雲高誰將一滴銀河  
水翻作人間大海濤  
忠孝由來事不真年華不肯遽雙親  
宦成座上傳杯客盡是當年陌上人

新定全書

一桂梅花開雪霽偏于冷處發清香歷盡三春還  
于不知天地有炎涼

寄葉進卿庶子

斗酒城南各送行只君別思黯然生一杯酒盡不相  
問枉殺人間稱弟兄  
君向銅龍禮嗣君子從鑒水領斯文從教弟子如雲  
雨說到傳經不忍分

君是葉公果好龍天龍聞得也相逢盡龍以我君休  
好只怕人嘲汝不聰

過新鄭學宮奉伯兄美秩四首

濤宮日夜彩雲飛，絳帳傳經思不違。自是陽春來郢  
詞，鄭人還解賦緇衣。

記得聯床京邸時，池塘春草夢先知。橋門兩地橫經

座，同是人間弟子師。

閑詩閑禮日紛紛，首宿齋頭長似雲。不厭廣文官舍

冷，詞林老大冷如君。

溱洧流嘶兩岫，賒雁行不斷。起明霞春來士女多相

贈，好是長安二月花。

贈鄭州李判官

幾載黎陽政已平，又從河上駕車屏。憑君一鼓陽春

曲，從此人間無鄭聲。

新鄭二廣文

嚴君有政在廬陽，伯氏青槐又此鄉。兩世通家君信

否，平分桃李在門牆。

六經原出自河汾，河洛驚看又廣文。子弟教成門似

水，今鄉校總輸君。

迎春

十年不見故鄉春，彩仗青旂滿路陳。似比帝京春  
早，才過谷日柳條新。

趙吉亭尚書雙金壽春

黃髮龐眉鳩王扶，桃顏綠鬢似麻姑。神仙縱好還須

諫，御史中丞子大夫。

尚書北斗切清虛，關府熊車建隼旗。燕喜堂中同獻

彩，神羊一對綴金魚。

一琴一鶴舊家風，夜夜焚香對碧空。鶴唳月明琴韻

遠，齊眉人在藥珠宮。

亭亭玉樹手親栽，人道如雲是柏臺。烏鳥日中聲更

遠，天邊雙鳳又飛來。

偶題

只道看花上苑來，瓊花一朶占春臺。東風不肯多分

散，盡放開花一路開。

臘月雷轟擊殺人，歲除天氣暖如春。春深二月偏多

雪，大地乾坤總似銀。

一詔從天罷地租，江南父老各歡呼。求金使者頻相

問，聖主恩深君信無。

橫山寺

羣山溫醉却談禪萬卷殘經細細看壁上題詩猶三  
否挑燈好話廿年前

溪林古寺久荒涼殿角風生柝世幾當年以開易局受  
客章蘇袁老又焚香

萬山深處是樟林指點雲山有路尋半夜山僧齊唱  
唄不知何處海潮音

試向沙門問太初一餅一鉢本如如茶來佛法心能  
淨種就山茶手自鋤

那裏有舊僧堂卷十五 七言絕  
小小茅亭萬竹青一尊大士兩幽經山僧謾說西來  
意獻罷木魚仔細聽

送彭茂才允升  
燈牕兩夜共阿翁而相爲師我正童蒙汝少年才更  
駿早看萬里駕長風

廬山天池寺  
廬岳峰頭水一池雲生一縷水淋漓晚來欲放看山  
眼爲借罡風早晚吹

千盤轉盡千芙蓉到此平林萬嶂從大羅世界翻看

畫明日看山過別峰

廬山文殊臺

千岩萬壑臺之東只有西方一望空天末金輪持立  
界晚霞微作滿天紅

金剛嶺

翠嶂丹崖到此平俯看足下白雲生窺空不斷網緇  
意人在仙家白玉京

雲峰寺

驚嶺遙遙有佛田仙人骸骨已多年門前寶樹枝垂  
那裏有舊僧堂卷十五 七言絕

地夜夜丹霞瑣碧天  
講經臺

兩兩高峰相對青一峰似覺響風鈴遠公只說蓮花  
法多少僧徒聽講經

黃龍潭  
萬壑奔騰水似雷驚龍行雨幾時回夜深若向深溪  
宿莫到僧堂鉢裏來

青蓮菴  
楊柳青青水不流綠沙藍葉滿汀洲禪扉盡掩無人

對一日能消百日愁

逐僧

正要閒時却遇僧何如北秀與南能自言要陟峨嵋  
去望見雪山第幾層

白衣菴

一片荒村起道場王千龍象儼成行木魚響罷僧徒  
歡試把禪心問兩廊

水齋上人自京師往黃梅

上人新自上京來又向黃梅指鏡臺梅子千今都熟  
了禪房莫待夜深關

題方朔偷桃

王母桃花異樹鮮開花結子各三千凌今三次偷桃  
子恰有一萬八千年

日者

隨上春風好種田忽逢日者笑談天勸君莫話為官  
事只望東家報有年

口如懸河塞兩耳幾向人前說生死若談棘府與槐  
卿有耳欲洗潁川水

楊村教舟

日日乞休不得休河水三月苦相留今年春暖水開  
早天許愁人早放舟

夢占

三日不晴江水長一天涼雨泛池塘夜深人靜君聞  
不院內木犀香未香

送樊三絕

孤臣一疏犯龍鱗憔悴投荒萬里身聖主神謀過  
漢祖漢廷不見採芝人

憶君八載在炎方南越爭看御史床我亦十年驂鶴  
禁誰開湯網仗明皇

握手驚心歎二毛大家徵步賦江臬知君不是湘潭  
客切莫逢人效楚騷

送劉大冲堂教西華

伯念先君在祀

新分幕火自樓頭絳帳傳經風雨秋龍馬圖書應在  
眼文章萬古自中州

蕭蕭匹馬向長平弟子如雲問姓名我有父兄都官  
此緇衣好寄武昌城

即事

萬方同祝萬年歸海錯山珍獻尚方傳道天顏今日  
喜一時恩澤滿貂璫

出都門

慘淡天風出國門無人折柳倒芳樽兩舟盡鼓雙  
響津吏來迎是主恩

一疏孤忠達未央紛紛臺省救文昌 聖明宵念孤  
臣病特許乞休反故鄉

一拜春官計已休鄉心夜夜漢江頭治裝早辦歸  
計只為平津不可留

將歸只好問冥鴻難料人間事不同天意難知塞上  
馬世情原是楚人弓

即事

洗耳牽牛飲上流却嫌富貴泥耕牛夜來逃向山家  
宿說盜度冠是許由

楊村水神祠

四聖祠前水不波扁舟來往捻如梭渡河只怕風波  
惡平地風波且奈何

泰山丈人峰

秦嶽峰頭有丈人蒼顏古貌總瑯琊群山百萬當我  
遇東帝還須仗老臣

泰山仙人橋

片石窮隆過沉淪也知渡海路應遙羽翰白日憑空  
起不信仙人也用橋

秦觀峰

秦觀峰頭白日寒天邊回首望長安若使長安瞻秦  
岱應知天上有龍蟠

大夫松

雙樹青青古道傍人言拜爵自秦皇秦官豈是饒風  
力黛色猶能傲雪霜

山僧不度弟子

寶地珠林事事新更無弟子伴孤身世尊度盡恒沙  
衆畢竟何曾度一人

偶成

栽就春衫春已遲輕風吹透暮春時紅塵三日聞來  
往落盡海棠人未知



靈武朝鮮才罷兵  
天戈一遁又西征  
策府元戎多妙策  
錦江須築受降城

夢占

天上人間浩渺漫  
風吹鶴背下雲端  
路翻一滴銀河水  
瀉作湘江六月寒

壽龍司農

佛部既辭三石吏  
帝臣又謝五時衣  
石頭松子常為伴  
白馬青牛挽不違

拂袖湘江戶不開  
年來生事在香臺  
須知壽筭今無量

曾向陀山授記來

爲雨爲雲自老龍

湘江歸臥好從容  
雙龍個個冲天起

昂首天門過八重

江上寄留都知己

壁水三年事事閒  
朝朝暮暮看鍾山  
扁舟一夜秦淮夢

只在金陵山水間

寄傅司成

三年兄弟兩情親  
惟說臯比座上人  
共座寒窗寒夜飲

盡與君同是漢廷新

[illegible]

合併黃離章卷十六

漢書卷十六

序

賈李道甫以大司徒理餉序

荀卿有言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達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然則人主未嘗不求是而人主之左右必不求其所謂是于是上下風流茅靡之日有能持國是者社稷臣也社稷之臣能

邪公食之

卷十六

序

持國是而人主是之或人主是之而左右不盡以為是於是天下之正人謹論必有所歸而社稷之臣在可信可疑之間不內不外之際矣夫人臣之所難言與言之而必不可得者無過于權相與權相臺諫爭之不得舉天下爭之不得疆場之臣名位且逼猜度易起故以裴晉公之功業四夷聞名姓而坐視中常侍王守澄之亂不敢問也郭令公之勲名再造區宇而於奸相第令家人避之而已不聞其以一言匡正也夫事在肘腋過城社而指日月即勲業蓋世之臣

智不及謀忠不及格則天下安危係之而國是莫之敢持矣李公在淮上十有餘年其憂治危明之語至于痛哭流涕積憂盈几充刃御前上疏請休沐而不可無公廷議以公主銓以公輔南杜司馬而皆不報乃由余副中丞而少司馬而晉大司徒視事如故公在淮九所為疏河流董漕餉巨惠興大利為萬民請命為社稷計長久者昭如日月其大者則鋤巨璫而巨璫成天下以巨璫故為公危而上且以重公

卷十六

序

鋤權輔而權輔去天下以權輔故為公危而上且以重公公非有耳目之寄腹心之托此兩者皆批難蹈尾之士所不能得于殿陛而公以疆場之臣得之在易否泰之際惟上下之交不交耳大小之未不來耳當泰之時人以為泰我以為否當否之時人以為否我求其泰故有休否之大人而後有傾否之事業其言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若此平憂之危之則言無所不至而憂無所不深矣又曰匪人不利君子貞夫匪人之利天下之不利也君子之貞匪人之

不貞也陽剛之君子于是乎不能無言不能無事  
公結髮入朝歲月深矣功名著矣後進跋扈卿矣  
海內望公旦夕在鼎鉉而公歷以大臣使召又理餉事  
夫南北僅兩司徒耳今南為虛位北有物議或謂以  
公重淮非也公所重在天下或謂有人尼公上神  
聖誰敢尼公或謂上且以試公于外夫公之在外  
久矣又何試焉在易乾之九四曰或躍在淵不內不  
外且內且外乾道乃革時也過此則在天而天下文  
明矣公之事君不以坤之含貞而以震之匪躬上

明矣公之事君

不以坤之含貞

而以震之匪躬

上

之用公欲以鼎之出否而且以觀之觀國觀遠而自  
他有權者也即邇來卜相于南求太宰于家皆不於  
闕下而自遠來也夫杜援之臣以一身係天下安危  
自不輕進而人主亦不輕進之也上所以倚賴公  
豈必朝夕處在肘腋夫稅璫以利而公以害權輔以  
媚而公以慙天下正人君子倚公為繩墨而宵人媚  
于憚公如藥物則國是在公上知之矣裴晉公郭  
令公之所不能辦者而公能辦之天下安危且在公  
一人矣于是楚藩臬大夫楊公張公董公陳公王公

徐公高公陳公王公且受成事謂不佞序在宇下  
知言于是乎言

明矣公之事君

不以坤之含貞

而以震之匪躬

上

賀鄧城王奉詔攝理國事

襄國連漢河控關洛為南服雄鎮自 憲王有國以來七葉至 莊王聿修厥德曰本曰仁曰以志也

先王繼焉 鄧城遵焉 先王親賢友善載在 綸

音望在宗盟未究厥用惟時 太妃春秋高世子兄弟未釋保抱 鄧城以介弟最賢楚二三大夫以狀

聞 詔鄧城攝 國事 上意若曰惟是山川社稷宗廟恭嘗爾維肅雖冕而奉璋惟是 太妃且老舍

始美孫爾維孝養朝衣朝服以待于寢門惟是二子

郭美命爾維孝 卷五 序 王

在疚筑筑維爾撫楯抗世子法以交于厥兄惟是南

國江漢滔滔維爾賢勞秉圭以朝與民逍遙于時

王拜命惟謹襄國掎紳君子耆老子弟人人咸喜謂

社稷有君儲君有依 先王其不忘 高皇帝法親

親賢賢維城維藩諸藩之國半以吏治其不以吏治

者王自私其民自有其法夫民皆民也夫法皆法也

天下承平既久諸藩奉法其在宗周楚之諸能諸卒

世德競美名在春秋今日時異世殊清靜寧一可謂

能賢夫自仁率親 鄧城與 先王一 本親事而

後左顧而問丞史右顧而問老更岷山為朋江漢為醴上以孝養下以惠養于國乎何有夫本之為義一本萬殊萬殊一本山本於崑崙江本于岷漢本于嶓鄧城視二子如子視民如子視裏之民如其民策自近世以來歲稍不登民稍不輯 鄧城撫而有之子而惠之 今皇帝南向而稱叔父世子兄弟北向而稱叔父維屏維翰本支萬年繼者繼此矣遵者遵此矣下走猶然在宇下敬以斯言壽

送張司馬歸蜀

大司馬張公起家五十四年于今矣歟歷中外所至炫赫卓犖宇內士人艷說之握兵符幽薊者幾年虜人避去疆場之外不敢南向牧馬屬越中變起公自外而中暨遼左多故公又自中而外屢以捷聞上特命擢範樞密無何上封事者以他事指摘公上方眷注公又虛懷不欲傷言者意言者遂以踵至於是公自勦去上特賜乘傳往夫大臣之義恩猶父子得效萬一經營四方以報天子心苟無瑕何恤入言非

郭美余金鑑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悻悻自潔其身窮日之力而後至者比也語曰三讓而進一辭而退公不去又無以明志夫本兵非六曹尚書可優游談笑居息而生珪也五單于雖款塞而情狀巨測起旦夕居中而遙制之則難諸鎮上事慕府羽檄如馳談笑而折衷則難武功爵賞諸肥嚙饕餮而肉食嚙行伍而干城嚙投石而超距嚙禮樂而詩書嚙乾沒而說退一一比其人而逆其無私則難然諸非今之所以難也往者疆場多故疆邑之吏枕戈而寢囊糗而食士有死色主計者得一意簡才

能以往人無所請焉而他亦無所撓自馬市開而四境宴如介冑之士不言兵於是諸武人子多貂璫之息市井之豪以疆場為利藪而縉紳以本兵為怨府矣且其有所挾以請微之無所不通而臣之無所不擬持之太高則考言自上生以為無足輕至而稍蔑視之則莠言自下生自上生則不能安其位自下生亦不能安其位而紛紛之說如蜩毛而興盡莫究其所自而皆歸於本兵嗚呼難矣哉夫才無方而鴻鉅大臣不可以瑣屑校毛髮也大要不出才與節兩者

郭美余金鑑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公為郎時分宜之子為蠶尾公受其蠶以去此可以知公磊落大節非脂韋醜醜者比暨出宰某邑大盜挾白刃而闖公庭變起倉卒左右驚駭鳥獸散公從容不動顏色以計縛五六人於庭下即如日者粵兵鼓噪為亂至縛大中丞無異唐魏博盧龍諸藩之亂主計者莫可奈何竟歲不能復渠魁迺集庭議燕公以往公用下車而罪人授首三軍服栗即如此兩者其應變若風雨而轉移如鬼神獨不可以為公地哉嗚呼大丈夫握銅虎符豎五丈旂排虎龍鳥蛇蟠功

閩外內之結交人主紆玉被錦于八臣之分極矣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角巾歸第放浪形骸公故以詞賦盟海內奚囊斗酒醉山川而鳴萬籟於公計誠得獨以爲國家一旦有事於四方明天子拊髀而思顧牧奈何能置公夫持尾生孝已之行而議管葛之才非所以爲國家計長久也宋時韓魏國范文正名滿西陲而倏起倏罷倏起倏罷自古而然矣即如前司馬王公甫遭論列而今又列薦刺矣夫毀譽何常之有朝廷且召公矣

郭美舍公傳

卷十六

九

司馬

李司馬汲泉老師六載考績序

薊州神京左輔地也天下不無事注意將矣夫內之樞筦之任外之東鉞大臣皆將者也樞筦之任優游而處中盡諾而領成事東鉞大臣執掌而臨事首軍輿而計安危天下不無事所注意當在外也今上厯大司馬席久矣疆場之事一秉千制撫所注意可知也公自爲御史以清節風裁自持耿歷吳越之交操三尺從事所至大借欽手避之廷議以公文武壯猷簡命晉大中丞巡撫順天海上告警最爾島夷計且北訐虜又未息肩薊門非往日輕裘緩帶地也艱虞當百倍公既被命繕器械兵恤災擇惠祭吏安民三年報政上爲賜溫綸晉右副都御史石門兵叛指顧底定晉右司馬羅文之役獲首功四十九晉左司馬錫白金文綺今又六年再報政矣自昔東鉞大臣無如此其積千績殫於勤久于外廷議推公制宣大又推公當樞府上意輔弼重地更勞公經營而諸道制兵使者王公顧公趙公樊公陳公以不佞爲門下士宜有言昔漢人劉劭論人流之

郭美舍公傳

卷六

序十

將增二

紫不越三端曰清節曰法曰術至論將帥獨以爲材  
略過人是則三者之波流耳若是乎清節術法于元  
戎軍旅判不相當由今之道殆不然乎夫飲水茹菓  
非所語于塞旗制敵而幕府金錢物議叢興人多執  
蠶蠶以語轅門繩尺矩矱非所語于鷹揚關虎而賞  
功罰辜文具府奸人多執對簿以問將軍夫將者能  
清能靜能儉能約出君下臣名由令施于竹帛名曰  
命奉而行之名曰政兵志有言清白之士不可爵祿  
得節義之士不可刑威脅脩其禮脩其道然後士可  
致而名可保若是乎清節法術皆本兵也公生平家  
無長物食無二閣賞無異俸罰無遺奸馳而張之錯  
意施巧遭變用權以勵頹風以制全勝以權機宜以  
定勛勳三材備矣天下不無事中朝文武所歧足而  
問安危彈冠而賀良幹者惟是二三疆場大臣夫杜  
征南羊鉅平之爲都督也韓魏公張益州之假便宜  
也皆以數年而後酋長問其姓名朝廷特爲長城可  
久則可大矣上意且重用公故久借公也不佞何  
以爲公言則猶憶劉劭之言曰德行高妙師氏之任

卷六

序

卷六

也策謀奇妙三孤之任也材畧過人將帥之任也公  
之三材備矣于是謂大夫輟然曰善因書之以達于  
軍吏

卷六

序

序

序



李中丞九載考績晉少司馬序

魏人傳殷之議考課曰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  
本也循名考實科屬成規所以治末也國畧不崇而  
考課是先焉有可以致雍熙者哉夫九載之法唐虞  
用之無定主而課忠無定民而期化末由也已高  
皇帝以神武定天下而稽士仕獎群吏則取法唐虞  
雖奇才高等不以序遷而載在今甲內外大寮小吏  
歲金足法則三歲馳封六歲如秩九歲進兩等百餘  
年果事日以偷而人日取捷世宗末年三載報政  
者鮮矣朝蒞事而夕脂車席不暇暖今上初年以  
久任課群吏比歲以來進賢如不得已朝有虛守官  
有攝事建牙大臣幾長子孫南顧李公九年于朝殷  
聞茂著渙爵敝秩晉少司馬視事如故于是楚藩臬  
大夫公謂不使宜有言蓋李公在諫垣時白簡奏  
記有忤執政幾用外補久之乃用京秩遂秉節鉞其  
在于今求金之使遍於山陬海澨所至驛驛好問之  
程因為蠶尾莫可詰問公多所調劑以他額為賞金  
與中人約不得親民于是中人不習民而民不蒞中

卷之六

序

李中丞

人章貢之間屈于江湖嶺海受公樞鍵者咸受其福  
夫士君子必有不可奪之節而後有不可磨之績故  
曰進言于君而宰群臣百吏相與解國之大患是諫  
諍輔拂之人杜稷之臣也唐制節度觀察使以銷兵  
豐稔為上考辦稅為下考皆義淵矣今天下制帥如  
公在賴與李公在淮魏公在晉金公在閩皆曾以諫  
諍顯者也殆瑞出而人莫敢撓是四公者又各以事  
業顯夫大臣與中人共事比土共有此民其人可化  
則化之不可化則爭之爭之而不勝則為魏公爭之  
而勝則為淮上李公其強力風猷皆能使中人不致  
為虐而民顯受其福公與金公則運量調停潛移默  
奪不與之爭而使之化又皆能使中人不忍為虐而  
民陰受其福然當其諫諍時公與李公魏公嘗嘗之  
言表于朝常太有觸于時事其言顯而金公寓書柄  
人有所挽回亦多所抵牾其意微比今多難時如大  
觚之不易批錯節之不易解李公魏公批亢扼角其  
力苦而公與金公移心奪氣其用渾然淮晉不聞敵  
民而閩賴不聞愁敵是四公之所為者不同也皆自

卷之六

序

李中丞

大節不可奪來也真所謂社稷臣也有如公等時人盡在荒極豈復憂時政哉公久于度度民飲公澤深矣九載考績語曰績者積也上積于道下積于功以公之功成上之道公之本末舉矣國畧崇矣上且虛三旌位以待公唐虞讓明弼諧之事豈足為公道矣

雷司空考績序

代

三載考績之法始事虞遂孟帝以命禹禹時官在司空而司空於後代則所謂冬官起部今功曹也而禹以宅百揆熙帝載亦何重乎當時洪水懷襄變夷猾夏不為無事而禹乘橈來檣乘舟乘車臨河泊海若而開九州率紅林額緋大樛之衆而與蠻夷戰皆以司空為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饑司金益官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司空固無所不理矣夫禹也神聖若此寧俟三年而始見績哉當時以聖君御聖臣黜陟幽明之說猶有侯乎歲會月要斤斤于殿廷命之若此其茲慎也君臣交儆蓋隆古之風矣主上方隆唐虞之德而河水累囁淮泗河臣負土薪而問玄圭拱手而請命於大司空庶乎微干哉而大司馬二酋踈躡西陲猶然猶夏主上以鞬鈴問大司馬以輶櫺問大司農以器具問大司空蓋司空不得與本兵司農稱異事而不分其憂今亦堯舜一時共公以玄宮告成拜尚書于今且三年公以為國家承平上恬下熙畫詒而視已成事其孰不波今宮府歲月

大辨取給水衡錢市之魁因緣為奸交通貂蟄每歲  
 無名錢鉅萬雖有心計長算之士無從究詰又  
 海內士馬物故財力大誣冬官歲出可當邊餉五之  
 一奈何不為計長久于是取四署每歲供應諸款一  
 切裁其冗濫杜其壘陳計十年省費五十七萬有奇  
 會有旨取江南陶器數至十五萬公疏言為時事計  
 為地方計為職守請得以先朝所藏在臬門疾閣者  
 供奉上用收還成命一時中外稱盛德事夫以大禹  
 神聖其所以朝百梓而登百工神妙不可察見而載  
 在典謨者帝所簡在者克勤克儉不自滿假而已公  
 日夜與諸司討論國家故事諸曹郎廩庫各能其職  
 載在條例稟成事而後行可不謂勤儉所省無名錢  
 下之無所乾沒而上之無所艷羨可不謂儉公故深  
 於性理之學夫治人事神莫如審公欲其神智若樸  
 若愚而虛其心以下筦庫之士若將不及澣衣以朝  
 門以內無長物以粹白羔羊之節表儀有位而于人  
 無德色無滿容可謂不自滿假矣公今且考績其明  
 年又大老童子有言何謂考績績者也積于道積

于德積于仁積于功公何所不積以畜之道事上而  
 佐主于恭儉以治事而西北虜東南水無所虞勝以  
 治身而全其天倪與造化無窮公所積者奢矣朝  
 廷且宅百揆矣

郭泰傳

卷十六

十八

少司空魯公總理河道序

自伯禹以司空治水總百揆漢唐而下列在三公不  
比六典矣勿亦所謂下理坤道上和乾光漢儒之論  
則玄武之官乎天官家危東六星兩兩而比謂之司  
空所司者水也豈黃河之水真自天上來而天津兩  
河之間天地且憂之豫為之宰乎由斯而談水官之  
職制在天帝矣先是總河大臣頻用北人人材誠不  
分南北顧風氣異且水土不習也彼且仗舟楫而臨  
端懼矣安能要江斐而問河伯乎少司空魯公起家  
江右撫中州有年吏民懷廷議所屬上特簡三  
往督河事命下之日中朝士夫喜動顏色蓋不佞  
讀公中州封事抑何懇惓明盡也人自中州來者謂  
公講求民瘼靡有晝夜故揮刃而中竊彈指而中節  
即以中使絡繹賦役繁興而調劑其間無不理研一  
疏言河二疏言堤朝紳灑然聽之矣中州制黃河之  
盛公目中已無全河矣往不佞自南雍來取道青齊  
泝泗河上見河工告急從父老問故今之河患寧獨  
與唐宋異蓋歲歲不同矣昔若泛濫今且告竭

和泰金華書局

卷十六

序十九

卷二十一

昔其不來陵寢苦其不去泗上負土之臣不暇問  
舟之役而濟上操舂鍾者又不暇問一杯之土蕞掘  
餘貫金穀而玉振之則司空事也父老述前言禹之  
行水杵所無事夫八年于外披九山通九澤決九川  
不無事矣以事而論崇伯以防而神禹以導皆事也  
即神禹而在今安能盡廢崇伯之防而獨用己之導  
手獨防之而水不止導之而水不行則不能以無事  
為事也夫清下流以歸故道塞上源以遏南奔公于  
封事中簞之熟矣天下事兩言而畢矣河濱父老謂  
數十年來無有言及故道者呂梁天下險而今且為  
平陸漕渠故道小不容刀陵谷變遷失其故道微獨  
氣化或亦人事也即往者糜費水衡錢引之不行還  
之不注惟故道不清水不由地中行矣神禹而在今  
比慶漕而南憂陵亦不能不與水爭利塞中州之上  
源疏下流之故道行所無事不易斯言矣夫九河之  
用疏也則公歸故道之說也淮泗之用排也則公遏  
南奔之說也公之言曰開封懷慶襟喉也歸德  
脾胃也蕭碭豐徐尾閭也向在中州猶然一

和泰金華書局

卷十六

序三

卷二十一

家以金河付公矣公爲所欲爲精神貫注許謨遠猷  
計出萬全天地效順山澤通氣神禹以八年底績而  
今且叔效于一年之內玄圭之錫當在公矣於是方  
伯姚公既三司諸大夫易公袁公鄭公謂不佞當有  
言不佞何能言第早晚望公報平成而搥百揆耳

卷十六

序 三十一

送列侯孫公督賦淮南詩序

君侯泰運登壇妙齡達節望隆纓綬綬綬  
初分駕鸞熊之左廣斗魁再權揭黃鵠以前茅屬江  
漢安流 國家無事拊循士卒敦洽詩書森畫戟以  
凝香撫胡床而坐嘯羊叔子之輕裘緩帶祭遵虜之  
按壺雅歌雖弓劍鳴風威重嚴于細柳而琴樽酌月  
清曠擬于紫桑下士有秉旄式廬之風入幕來倚馬  
橫槊之士時 廟堂嘉其顯允命藉轉輸而金粟武  
此嘉猷才揮治賦尺書御鳳尾之命稅四百萬石以  
實軍儲舳舻過龍首之渠總一十三藩而歸約東惟  
時春風拂幘廣陌鳴環岸柳提金熊軾過晴川而就  
日江離拾翠鷗波橫畫舫以生烟滿座賦才子之詩  
當進愔離人之緒情低雲樹嚴嚴管絃詠作嚴音不  
辭羔袖

卷十六

序 三十一

張中丞考績序

年來聖神躬默內之惟鎖閣諸臣言所欲言外之惟秉鉞重臣行所欲行瑣蘭之言雖不報然而言在也天下聞且見之秉鉞之事無不報而又事在也天下聞且見之往者四門不關寒蟬伏馬望風景附一變而為激為罵人主不堪聽矣往者驪場大吏苟幸無罪一變而為驕為元人主不能忍矣夫使人主不堪聽與不能忍地方與世道何賴之有不倖署禮曹事今中丞張公實權垣屬有大是非大典故得言

郭集金鑑卷一

卷六

序

三

張中丞

皆予與公連名以疏請予出出不知度利害程可否賴公匡其不逮白其無罪以免于難予在事公多妻言子構難公有危言予誠不及公遠矣予歸亡何公自太常卿來撫楚今時以撫楚為難矣稅使信信而閭閻號咷藩宗疑疑而國中狂走中朝謂楚難治夫畏事者不行法至使下之人無所顧而自為法也喜事者過為法至使上之人莫之聽而創為法也法在上與下不可知之地而執法重臣反如旣脫無所用之自非博太警敏端凝練達者曷能宰持其間公在

諫垣不為煩言而所言盡天下大計關異學而掀徒成黨者側目鋤驕臣而影附城社者匿跡公撫楚不為瑣事而所事盡天下大計三殿役興累在楚蜀蜀至然民間金錢逾常賦之五吾楚不增徭徕大浸泊天三戶之餘以飽以嬉不知有旱魃河泊此其運量直古大臣風度而公冲然若虛若不出諸口聖人有言信而後諫公則諫而信矣信而後勞公則信而不勞矣昔張忠定公鎮益州五年一日問李叟曰百姓信我否對曰公威惠及民民信之矣公曰此一信五

郭集金鑑卷一

卷六

序

三

張中丞

年乃成公今未五年而上下信之矣為政者能使民信難矣吾不如苦人不信吾苦吾不盡一民不信吾一吾不吾生人不信吾生公今信于民信于上矣邇且報政一日遷為九列天下引領望太平子辱在同藉且以公之為諫官與所為節度者表于有位可也

趙太室權刺事竣序

昔人論事君有順從有諫子拂逆有補削夫順從者善起之事也以道則正不以道則邪諫爭而拂逆者不諱之朝風議之臣也補削者自靖之臣也天下繭絲益矣順非所順從非所從而諫爭者始之以拂逆而不入繼之以不入而廢諫爭卒之以諫爭為順從始者舌蔽而功不成卒之舌摧而禍不支然則居今之世以道事君者勞心于墨墨而收功于板板樹德於蚩蚩而衛國於冥冥惟有自盡其心補之削之耳

卷五  
卷六

挺而爭孰不以關市之故哉乃管庫之臣人憂則亦

憂上急則亦急而關市之臣有憂心無憂事見其憂

民未見其能息民也趙公之為荆關也其言曰先王

以至日閉關今且日中無市易以不盡夫水有定稅

矣而稅外之稅是竭澤也舟有定額矣而額外之額

是焚林也蠶眠者潤脂膏長頰者徂積習其賢者亦

考法例權損益無奈朝為聖書而暮為敝帚也例曰

多法曰嚴而商曰蹙於是龜石為碑鏤水為書於是

則內議減則外議增於是縮尺者尺縮丈者丈勿以

寸為尺勿以尺為丈於是議踐船之價於是革官選

之名於是立折半之法於是嚴巡關之役於是四民

中自貿者為親貿者不征于是車載擔負者不征于

是泛漲飄越者不征于是東關出入者不征于是三

關小舟不征于是柴條木杓甕屑者不征于是瓦柱

枋桶之類不征于是蓬竹筴簋之類不征于是雲陽

巫山金峒建昌匠役不得緣而為奸于是江之上下

民不知有稅而商不知有官木價日平而商賈日集

又者悅出者譽光名滿江湖乃其永樂之興舍言始

淡廳事若無事曰手一編與諸生高閣文執而已公之所為荆關者可謂盡補削之術矣即使諫爭拂逆之臣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能使部屋舳舻如此優渥哉昔恭庭齋先生之為關也稅之所入既及於額即放關而為今日王政不忍也來往者其晝夜行勿問公之所為荆關者即蔡先生未能遠邁矣公於書無所不讀文章有重名其大節在人耳目往往得罪時宰親友莫敢訊問而公獨送之城關既予羅大謗幾蹈彌天之網有兄留滯京邸避卒滿門鄉人迂道避之而公獨昂昂過而也公之為人如此有古大臣風使今之為政者一一如公天下豈憂後事哉公之事且及瓜期而荆之縉紳先生謂公之為政可為後世法不佞宜有言夫公於關政一班耳異日安國公定仁稷當更贊一辭

送史運亨侍御請告序

今上簡用名御史按楚渭南史公當來向所力爭國策大計人心儀之矣視事未匝月而境以內灑然改觀其抗章愈急而南北議論亦未有所底定事甫竣亟請謝時事時藩臬大夫念公于地方苦心殫力而大利大害大竅大慙神靡不暢而力靡不貫則過不佞而頌德焉夫國家十餘年來不獲盡言之用大致端方正直之士信心而行矢口而言無所瞻望無所顧忌其裨益良多而議者爭持毫末釐起泉湧古人平心以爭國是即言言苦口言言相左而相成之誼轉相參纂或途殊而致一或始睽而終孚掩以匡佐太平之盛不佞在史局幾三十年習見年來言路凡幾變矣癸未甲申之際上有所懲于初年盡起建白諸臣而一時士風奔之若狂遂慨懷而談批鱗蹈尾之事上稍厭聽而當揆者不勝其疑畏不顯斥之而陰阻之乃用一切消磨之術白簡在朝白駒在野雖有忠言嘉謨皓首林壑遙相沿襲以為妙用至癸卯甲辰之際極矣言路諸臣內者不入外者不出



又復出不測之恩威以示之的而人遂以言爲諱天  
啓 聖衷四門忽闢正人滿路昌言滿朝然潰于既  
塵之後發于持滿之餘激于已往疑于將來激則不  
無索癢而疑則不無射影宵人甫退端士亦踴彈墨  
未乾旋自中也朝爲鳴鳳暮爲梟者矣一時君子既  
不自保又不相保而四通八達之使因而攘臂其間  
行其權術布之說言爲陰懷之計一時君子顛倒于  
其術中而不自覺旁皇四顧日新日奇蓋不可窮詰  
矣于是直諫敢言之士爲人所側目者敗者十九全  
者十一管子有言斐遼之間不在所賓嘗擊之人勿  
與任大夫斐遼者飛揚不根之說莫知其所自起也  
嘗嘗者毀賢而譽惡莫知其所由定也今人奈何以  
斐遼爲忠言而以嘗嘗爲確論乎即如邇來秦楚兩  
構之說誰唱之誰和之微公數千言反覆辨駁而入  
心愈疑天下愈攘噉嗷嗷益無了時分寧獨有大造于  
不佞乳願不佞不知其所自來也公亦不知其所自  
來也即不佞受公特達之知又不能向公言也即言  
之而不盡也公不負不佞不佞則負公矣公于楚楚

涉暑兩間關道路向細民間疾苦補 主上東南德  
意謙謨議諫議權議獄無一事不關切國家至計車  
且脂而盡出賄賂數萬金下各郡置公田以備水旱  
緩急諸凡興學校疏冤滯禁強懸振遺佚有數十年  
人所不能了者一朝而摘發殆盡蓋日思孜孜無一  
日不在民無一日不在世道語曰言盡而名至仁者  
不爲此非公不能也熙公納履之意又往往在埋輪  
之先一日去楚而收所爲皂囊簡牘楚水之上  
蓋當時所諱言不欲爲難端者公輒訟言不懼當時  
所毀掩其失而借以相詆者公輒引去不與深較語  
曰賞一人以勸萬夫義者不取公今日之謂也以公  
風猷才力坦中直腸何所不負荷何所不理解拒馳  
暴奔天下豈能一日釋公諸大夫當強公而進之以  
竟澄清之志不佞且欣然載筆從事紀之異日

郭青螺請告序

周之盛世四方有事遑將征之成功而歸歌四牡以勞之解者曰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其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不遑將母夫所謂見知者寧獨知其勞也至于將父將母之私不出于人臣而出于天子之口則感激王恩寧有紀極于是乎彤弓鐘鼓之榮車馬褒衣之錫介圭鏤錫不足以勝膝下烏烏之情矣書陽搃楚蜀重險自白田蒸江之變苗民用是弗靖頃興大役則變門而下峒箐而上率因材于貴廷議以今中丞郭公往撫之公既勘定大難上即師中錫命晉公少司馬都御史封其尊人如其官而尊人方憂鏖善飯榮華恩寵海內傳為盛事公一旦念尊人且老貴陽又遠在數千里外頻年滯王事弗及羞樽俎而娛鼎食奈何以南陝之養當北山之勞于是以至情上聞詔特馳歸養而楚藩臬諸大夫人人感動相率詣不佞曰若公者可謂得公私恩義之全矣今上初年中外浹洽人臣馳驅而出惟所欲為上揀其馳封養子之權聽人臣展轉自效一有陳乞猶得

以夕膳晨餐從容于杖履板輿之後至今日而朝家多故中外騷騷人臣致有乞身疏數十上而不見命者金馬相隔不惟難于用而更難于去以無已之情視朝廷不盡之恩有可需不可需者然後人知所以自擇而先其急郭公方為既請而即得命是上從其臣以賢勞而成其子以令名此所謂公私恩義之全數十年來內外大臣所不能養得之數也下佞曰唯唯否否子臣之誼以無所牽制為難而不自致為正當公建牙而難兩尊嘆樂飲啖不以片言堅繡疆圉解天子西顧之憂寧直于乘時之義而亦非尊公所以教公事上之心于是割其不可離者以效于國曰一方寧而四方寧四方寧而一人慶于朝尊人慶于野吾何急歸寧而緩大義迄今邊陲稍晏尊人且扶老相望茲固百歲之一時即旂常事不以彼易此是又割其不可逃者歸致千鍾曰公敢忘上恩吾一日之養上萬年之賜也四十歲事將歸于朝士歸于野子歸于家君有其臣父其子君臣父子各適其適得全之全也我國家

之澤壽考作人天亦從之篤生黃耆以昌明 國家  
盛事住時若東萊兩趙公一叟尚書履一秉中丞鉞  
歸而奉觴上壽身親中晨廁諭以得太公太君娛又  
先帝朝如李興化郭安陽俱以元相乞歸子舍朝翼  
翼以事一人夕陶 以奉二人爵為縉紳樂事今公  
則司馬尊嚴矣其所遭遇當無減三四君子而歸侍  
其親又在西南成功之後在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  
憲而必本之曰張仲孝友諸大夫以孝友之誼愛中  
丞而及其親因以監談之其將以此言佐飲御之福  
會見 聖朝脩饋酸之典且為公向尊人矣

聖朝脩饋酸之典

卷六

序

三十三

賀葉夫權職方序

唐時河陰令有嚴乃令權知職方員外郎 制出當  
事者謂清選不可以賞能吏乃改檢校禮部宰相爭  
之謂人有更能不入清流誰為 陛下當煩劇者夫  
以職方之選至 人主與之宰相爭之而不能得何  
職方之重也葉君宰廬龍有年諸凡議兵食賑饑荒  
調礦稅散回兵開水田稽戶籍處兵餉表表在人耳  
目為令之能事畢矣秩滿權職方郎是唐時人主宰  
相所不能者而今以昇君夫子一登制科語及畏  
途最恐為令不佞以為急不能令自能為令則六典  
之事靡不優而萬姓之情靡不暢也吏于北則國家  
之典易易悉更于邊則疆場之艱苦已嘗天下之平  
久矣一旦有事外之惟令重而內之惟職方重 世  
皇時高文襄公為相具奏欲以諸郎生長邊陲者察  
其才品備列職方異日即以充督撫之選充大司馬  
之選旨哉葉君他日之事備矣君威儀隆重才諳疑  
遠大司馬之器也詩曰旅力方剛經營四方君勉之  
矣不佞因叅戎職君等之請而綴贊一詞

聖朝脩饋酸之典

卷六

序

三十四

賀董公晉陟三楚左轄序

國家紀綱重地簡才望臣居之然必在事久規條劑  
量乃盡展布其所歆為而後朝廷收久任之效董  
公自分守武昌以右轄兼領觀察使茲又特簡晉  
左轄旬宣江漢夫楚廣大難治當事者每躊躇顧公  
以文武才提衡而經營之恩威交暢即當鑒鑑中懷  
慨論列不避事不府疑上服其誠下憚其威疾謠博  
大投之輟中曩公從大司馬出塞決策探籌優奴禁  
頸凡謀臣詰士所不敢任從容就之功見言信能已  
著于天下矣 上深念湯沐撫綏底定非公不可亦  
惟是寄藩臬三徙公官不歆公一日從楚也漢文帝  
即位初年注意太年廻翔而問左右相一歲刑獄幾  
何錢穀出入幾何左右相不能對乃詭其說曰調羹  
陰陽大錢穀刑名政事之大者今皆不緒乃調于虛  
無茫昧之地者乎文帝之問可謂先其大者唐置十  
道觀察使以豐稅為上考省刑為中考辦稅為下考  
今臬主刑名藩主錢穀而藩又宋元中行書行省也  
有相道焉公兩為之長比年歲大稷鴻應中澤放

賀董公晉陟三楚左轄序

卷六

序

三

董公晉陟三楚左轄序

宋已公為調劑其民歲累登民以安樂而獄無大小  
無不心記而明允今天付三千董問數百萬石儲于  
唐之三考且兼叔並美矣昔聞海陳公以楚直指使  
楚大中丞大梁趙公由荊州守陟楚藩察東越于楚  
兩公名世才 天子用兩公數十年在楚如一日由  
今考其軼事必久于此始盡殫其才謂楚人歌舞未  
艾也三楚士民願得公秉鉞南土亦如兩公以終惠  
顧我楚人不佞且從輿人而誦之矣

賀董公晉陟三楚左轄序

卷六

序

三

董公晉陟三楚左轄序

精觀察覃恩賜封序

上即位三十載乃建元儲順臣民之望覃恩四海中外臣工咸被闡澤藩臬大夫官三品者名存御屏得賜封祖父故事藩臬大夫不及瓜而還賞延之典格于考功令以爲異數不可解得于是易州觀察使韓公在易有年會逢大典臺使者既以薦聞太宰以狀上太史以策告公得封祖父如其官公以名進士九歷門下省者三署多所封駁以直追闡風采在朝守經綏之倫屬籍見推已出備兵大名軍

新金卷五十五

卷十六

序

三十九

新金卷五十五

關重地以控幽薊汝惟才賢予授爾階比于功宗上意若曰爾祖爾父開爾後人爾祖爾父其與予之以勿遺前人之休光上意若曰予選才賢以遺後人爾勿忘上世以保我子孫黎民制書且下公之諸屬郡邑守相咸有華色束於公之教不敢以霍羅陳以不佞一言往不佞往在館職公在諫議雅相慕也長安陌上並轡而驅立馬而語者移晷雅相善也竊以大受屬公歸海上有年不佞數歷南北髮種種短矣公今以東朝大典沾被隆旨未足爲公榮

新金卷五十五

卷一六

序

三十九

新金卷五十五

三代之制太子且長曰孟侯孟侯者于四方諸侯郊迎而問所不知也問土地所有無生民所愁苦不佞即空抱一經侍左右無所裨益公既明習吏事世受國恩上方遴選俊乂廣闢四門以遺後人有如舉窮岩窮屋邨寒暑兩以備承華之問不負孟侯之望者是在公矣是在公矣

送李諫議觀察浙東序

今諫官之職以三寸舌佐人主賞罰故觸奸指佞折其角而奪其席則以人諫陳悉利害下為百姓請命上為國家建無窮之利則以事諫夫人雖難知顧同朝而奇義見同官而臧否見朝上疏而暮報可也言而聽即投鼠不忌器海內人咋舌而齒指欣說而艷慕之矣即不勝猶歛手而避之以事諫者所彈射或在千百里外而所關涉又百萬人之計夫非以臆慮而諫恣詭射之言而聽即吾所著說聞鉅而人猶易

和集金鑑卷十六

卷十六

五

言之其不聽則陳說於人主之前猶映也蓋事亦未易言哉今上闢四門懸鐸銘以待敢諫之士給事御史袖彈章而入則大臣色動于時言者羸於人而詘于事故以人諫則的張而矢集焉語事則本末利實害孔或未能灑然也李君自拜諫垣來無妄言所建白獨以漕河大計今天下漕卒無慮數十萬率以衛將領之夫皆貧窶而困森戟而或統轄無所事事一旦為政於漕輒浚剝其卒伍而卒伍無食于官以取贏甚者暮夜起倉卒為盜君為說請下詔然元

千餘言上可其奏者為令又論河決夫國家委數十萬治河朝澤而暮淤暮塞而朝決則數十萬付之馮夷之宮耳君為奏利害甚悉夫天下大計孰愈漕河國家仰給東南漕臣河臣持籌而議卒未有便宜經久計如利百而害十可保數百年無事國家何慮東南哉李君言而中言而行一言而著為令甲論事與論人功孰高名孰偉夫漕飲食也河血脉也諫臣調利害而比功罪則喉舌也李君能其職矣李君亡何擢遡東觀察人情重內而輕外莫諫垣為甚諫臣自

和集金鑑卷十六

卷十六

五

拜命而來踰年而留者半去者半又踰年而留為臺省長者十之一二出者十之六七又踰年而臺省之長出者半不出者半然吾觀六卿之長其煥炳卓犖者或不久于諫職而去其位者或言事忤人主而去者也或無所忤而主爵者以為叙遷而去者也豈昔之所軒輊不盡然乎夫人臣縮朒綏綏仗節而制一方閭閻環視皆得目擊而撫摩之噢咻之民之病苦細者得以意行而距者得以奏論視昔列禁闈而談節屋豈惟不言即言而未必中竅豈惟不行即行而

未必不停閣也夫官守言責得其言得其職要之行  
吾志耳李君往論天下事津津無不中機宜今有地  
數千里得為而為其試於硯可知也君以醇謹實行  
稱無厭薄意不佞輩有注目而遙矚之耳

卷十六

序

姚方伯以前任叅知覃恩貤封序

方伯姚公抵任之三月上覃恩中外前公分陝而治  
鼎乃庸用錫厥父母暨王父王母暨厥妃如秩三世  
之典可以觀德於人臣之顯揚極矣叅知故尊官雖  
有穆行常績比其成也主爵者職禁不與往往以秩  
滿遷去不獲考誠重之也姚公歷年于秦而政成三  
月于楚而祇錫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  
以為天下為其為之於彼而成文於此也休哉公歷  
仕巖邑則既有嚴聞為天子簪筆之臣監于疆場之  
邑時惟臬師綱而紀之時惟守臣勤而撫之維是楚  
父老獲徵福于下執事來旬來宣在昔周之盛時召  
公此行南國敷政甘棠之下其田江漢之游則公之  
為也夫周人覃恩不靳於三歸五泰肇繼於天而持  
責不敵親之說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焉雖有名物  
章未不以及親故子姓為鄉相而祖考為編氓顧不  
缺歟斯何以稱顯揚而勸忠貞乎然召公經營江漢  
告成于王錫之拒虎即其時無貤封之典斯亦今顯  
揚之意哉上責其漢下矢其忠上施慈惠下敏戎功

上任其德下任其勞君之惠也臣之福也諸非所冀  
望也夫公之爲秦久矣往者議過市當事者藉用五  
刑五利之說而公獨力爭之豈惟惜大司農錢蓋有  
隱憂焉上意若曰秦以外楚以內秦以夷楚以民大  
夫久于秦其不以煩大夫楚故先帝湯沐邑惟茲四  
岳之任股肱王室大夫其用爲秦者爲楚無疆惟休  
公亦稽首以答王休曰天降休命救寧圖功臣祖臣  
父其與享之惟茲楚不悌征繕以奉社稷歲之不登  
民其有憂色蓋亦節宣之教不惠養之以底一人之  
命上有鳴旆下亦獲上考所不獲言言于百姓矧曰  
其克承一人之休命則楚之民其自三尺以上延頸  
企踵以望仁風矣世而下蔽帝之木不忍一拜況其  
他乎楚人之言曰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  
子文是也今上且勸勉之矣公杜稷臣將入平國政  
宜楚是爲抑今江漢之紀則召伯之業在焉益公治  
楚三月而百釐斤斤也公府斷斷也威儀便便也即  
不冒公于秦而冒公于楚于秦匪過于楚非過三年  
非深三月非淺則郡大夫率其屬請不佞有言不佞

郭東堂集

卷一六

序 四三

方伯二

期期耳俟他日政成且賦甘棠

郭東堂集

卷十六

月

四



分守董公考績序

今天下稱光明磊落倣湯端方揭日月而行者多在  
燕趙矣自李中丞道甫以氣節顯掃除大璫揮東南  
半壁之天下李于田司馬節度兩川戮鯨鯢而擢京  
觀為國虎臣趙吏部孟白以冰壺衡鑑銓叙流品屹  
然不可奪為國朝考功第一皆不出王畿三五百里  
外而參知董公與三公同里閉同臭味即先後不甚  
遠邈而人品功業輝映一時如合符契董公在海  
時南北健兒不減數十萬而以驍將馭之屬夷洞敵  
破之餘野無青草國家傾少府錢而牛車牽輓十  
不致一公多才調劑無脫巾之呼竟贊成海外之功  
人謂公壯猷當不減于田司馬暨至淮上芟刈豺虎  
澄清雅海人謂猷畧不減道甫中丞既來楚而不佞  
始獲一陪言咲論天下事慨然有澄清志無所忌諱  
夫善宦者名位稍崇則噤嚅不出一語寧違其心以  
陰陽時事即如無口之瓢矣通公言室滿室皆堂滿  
堂抑何侃侃也竊意公之朗鑑仇直當不減趙考功  
而異日勛猷不減二李公矣燕趙故多名世而聲應

卷十六

序 四十五

董公

其合比肩而接踵將扶輿間氣不知其然而然手公

今以三歲滿考頻推岳伯不報吾以頻推而知公之  
隆隆也吾以不報而知公之磊磊也公為京師人而  
著在表簿如此當早晚寄節鉞何猶以藩臬常調相  
待而又不待報而又考滿此可以知公矣孔子之論  
儒曰不患君王不問有司靜而正之上弗知也慶而  
趨之又不急為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  
論弗援弗推竟信其志不忘百姓之病也夫崇其爵  
豐其祿以憂社稷不為爵勳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  
皆社稷之臣也天下不無事上夢想豪傑內之虛  
三旌九棘而外之虛鹄印碧油以待社稷之臣豈專  
常備伍之士所能扞緩急乎早晚樹彪炳之績與西  
李公並轡而馳王路接衽而率天衢是在公矣

和義舍新舊草

卷十六

序 四十六

董公

分守董公考績序

國家用人與士君子為國家用不過難易兩端易者無言已所謂難者有其情形在社稷大事舉中朝智勇之臣併力而圖之此其難易見而易為功也則此之庸東之倭與漕之河是已有無其情形而社稷至計則忠貞因之關其口而險任因之藉為重此其難未易見而難為功也則吾楚是也今試舉倭虜漕河與楚衡較而論似非等倫故天下無事楚為沃壤天下有事楚為首難自昔談之矣今之時似在有事無事之間至于中朝之士視仕楚為畏府或更翔避去而不肯來朝之縉紳因以為口實而君子小人各行其意此其難豈在倭虜漕河下哉今此兩者皆以屬董公董公以慷慨端方表在郎位劬勞難起上為簡才望理餉事遂與少司徒張公往朝鮮夫飛鏡之役數十鍾不能致一石走萬里越異域而飽數十萬之兵此豈易辦而公所措置師皆宿飽竟成大功名在海外既海上有事上又以才望簡公公從今總河李公理維舟之役凡李公所勘定大難士大夫所

卷十六

序

四二

卷十六

和說而鼓舞者多與公共之是國家所謂社稷大計有難之情形者盡以試公矣而又以公未楚又所謂社稷大計無難之情形而更難為功者又以屬公今之東軸者非盡能知公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公之來楚天也上東廬中以御群策而意與天合公入楚而登樊興利飭吏作人諸所建立不崇朝而人自泮勵此賢有才者所易辦也若正色敢言消回通遇亂畧為國家定長久之策非賢有才者所易辦也昔周之盛時召公旬宣南國南人為賦甘棠而中與之際又以江漢之游命召虎經營而告成夫江漢之游非倭非虜非漕非河何經營之有勿亦山川瀟蕩人多不致有煩拍顧而勞勘定者若告或則續也董公今以秩滿告成于朝先是銓部兩推公三晉岳伯不報上意重湯沐地久番公于楚以楚多難非公不鎮定而錫祉揚休如召公在旦夕矣郡守張公謂不佞且有言比于南國之誦張公為公門下士而今又受公成事推望與公同書所謂一德一心人也不佞何知第為公賦甘棠

卷十六

序

卷十六

書晉書卷之八

羣陶之謔曰在知人在安民大禹退然不敢當曰惟  
帝其難夫知人則能官人矣安民則人懷之矣古之  
聖君良相日夜憂此兩者不佞以為知人之道自如  
士始欲民之懷自懷士始今之官皆士也今所與共  
天下者惟士也士奇義則官奇義矣士懷則官懷  
憐矣民之懷亦惟士也士怨則民怨則民怨則  
則民缺望矣上之人念不在民夫士也環而觀之不  
可為法矣知人安民豈二哉夫使文章之士論士而  
知矣晉書卷之八  
卷之六  
文 平  
而使豈弟之士宰民是二之也往不佞在部時聞一  
衡較天下人品同年李爾張告余曰楚督學實公之  
守泉州也百廢興百弊塞矣不佞已心儀之而公之  
所為楚者雖鉅公要人不敵以問請公言有擅宇行  
有坊表御以繩墨範以馳驅即環誦之士不敢思焉  
而趨行之數年而士知嚮方矣知有六藝之文矣知  
刺經矣以其餘力視堂案視諸司簿書如山稽而公  
決之若流判之若黑白桴史屏息踴躍不敢舞文又  
以其繁錢之餘若城隍若橋梁若管序若縣守

已新公視義幾何時而興廢若此可以知公矣公  
獨得楚士心寔得楚民心楚民蓋日夜望公之長有  
此土也近以秩久擢參閣藩閩故公舊遊地也公攜  
而大之張而相之闕則厚幸矣上進賢如不得已  
內外大僚主爵者多不能請而所停格者皆不下數  
人人不下數時上何嘗不憂官人也求金使者遍  
山陝海漠然於楚則不難去一人以伸直臣之意  
上何嘗不憂安民也吾以官人之道不獨在上夫  
以奇義進又以奇義敗也朝勸駕而夕詭閑陽側儻  
知矣晉書卷之八  
卷之六  
文 平  
陰孔士於是上始而疑終而格是人之不知我輩  
責也臣子之精誠未積即九闕如天關不得通惟有  
相與彌縫相與補削之耳我有闕何以補闕我有瑕  
何以望其無瑕我未嘗皇皇然為民造福而安得徒  
以空言為民請命夫使上有其利而下不受其害正  
今日事也然則民之不安亦我輩責也公以其為闕  
者為楚又以其為楚者為闕以其安民者知人又以其  
知人者安民于天下何有有如公等數人經營四  
方豈復憂鹽稅哉有如公等數人持衡而風議楚

晏人之不官民之不懷哉語曰度已以繩接人用禮  
世未有不絮已而能往人者也未有不一切而能持  
正者也未有不躬行而能致主者也斯言也余未敢  
易言也非公其誰也于是公門下士所報高等人  
等向不佞之言不佞經生耳公且備禹稷之業敢以  
愚陋之謀進

王督學擢陝西參藩序

先帝時公為御史執政諷公藝前相國先生嘯然曰  
御史為朝廷耳目而受人指使哉謝不應會有論列  
總兵官執政私人也用是抵牾出食閩泉當事者意  
久不釋則請察臺諫公遂用御史時嫌見謫浮湛於  
下官者久之然而雅不以杭直自見也性喜讀書凡  
所考訂數十餘種所為詩若文根極理要而善藻爛  
如也歲已卯以青州相與魯試壬午以楚東師與楚  
試所為程式文贈炙於宇內士子之口若醴醪醖醕  
出自上方然而不欲以文章見也當其少年時倭寇  
起海上當事者為檄檄公以諸生保障一方蘇常之  
附注君子也斯個儻為何如人哉政績所著迎刃而  
解蓋不惟文章家執牛耳而刑名家操三尺拱手而  
聽命矣夫鄭義之臣批逆鱗蹈虎尾隨上方而不顧  
其氣之所發愛許也矯志也詆訶也往往挾所長以  
驕人而人不能堪此其所短也文章之士鼓鑒於集  
詞片語之間而舉事則溺其職與人則不達於怨不  
勝其虛懦而恃氣則才使之也政事之吏陰陽時事

脂膏滑穢汎汎如水中之鰓與時上下由前二者俱廢矣公之大節凜凜在人耳目而氣愈恭貌愈和文采爛發而絕無沾沾自喜之態吾見其文明而含章薄書旁午應接如響而不廢操觚之業橫經譚藝起泉湧其教楚士也三年而化洽江漢之間以莫不興語曰得全全昌斯其全之全乎或曰公久于外且久于楚不宜泰藩又不宜得陝非也秦楚大邦惟天所授彼鉢量于升沉而華色於通顯侘傺於坎軻而感慨於歲月此俗士之懷豈達人之致乎夫其雄飛

那泰金集

卷六

序

五

五

胥化而為康泉讓水者乎

王岵雲學憲陞浙江守道序

文學政事兩家孔門游夏冉季之徒皆不能兼楊雄相如李白杜甫不聞所設施大小戴以經術馬季長孔杜海以文學而俱以吏事躋于時為守則墨提兵則杜漢龔少卿黃丞相唐姚宋兩公宋張忠定冠萊公所至以功業震世而文采俱不表見豈天之降才爾殊亦精有所獨詣神有所獨契不能會合而并包也國家以憲臣揀文教俱一時知名之士如李獻吉何景明喬景叔虎視詞林雄飛藝苑提舉學政所至以得士稱而政事無聞焉鄭端簡顧華王蔡子木王元美徐叔明汪伯玉千文章家庶乎列國之桓文祿位亦顯矣而皆以不得掌文教為缺陷豈其時秉銓者不留意人文為故抑之也唐應德歎以文人耀武功竟無所樹立然亦不得理學校鄭維之徐昌穀王穉卿坎壈甚田叔朱吳明卿僅一視學農蘭不文之地何足展舞袖惟宗子相李本寧各以文章為學憲差強人意而所至亦多齟齬將造物故有所禁于人也王公之守吾楚也議兵則戎武實讓由則夷情

那泰金集

卷十六

序

五十四

五

服議荒則美色起左右操史屏息不敢置喙地方豪  
右股懷不敢盱衡所著蘭江集爾雅華瞻如天球之  
警翠鳳之毛流傳海內既以經術飭吏事又以政事  
為文章往哲未彥所不能兼而公兼絕條貫兼擢而  
為金屑玉液搖筆而為漢回星芒敷澤而為油雲膏  
雨行法而為烈日青霜矣公且有兩越之命夫懲果  
之于叅知一階目無足為公榮顧越西重地寔借公  
為重以公文武材能如御風而行揮刀而割目文人  
才士之于經濟所不能兼者而公兼之又其遇合所  
不能有者而公有心矣今天下需材急矣山川苦于  
搜則市舶竭于繭絲疆場疲于隋藏士馬困于股剝  
丈事與武脩俱弛士習與吏治俱偷非得博大強有  
力者誰能振之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詩曰文武吉  
甫萬邦為憲是在公矣是在公矣

鄭美會集卷十六

卷十六

序

五五

古通二

送胡汝拱分憲川東序

今天下外藩則無如蜀重矣蜀非畿輔之為股肱也  
非西陲北鄙之為疆場也非東南之為陸海也則何  
以重蓋自漢而來制馭匈奴未有不通西域者漢人  
置牂牁越雋通西南夷斷匈奴右臂是為得策唐遣  
吐渾直入長安宋失熙河併於西夏是為失策前代  
制虜之得失曷嘗不首西事哉正德時虜薄西海言  
官請屯兵青海以絕羌虜連和世宗八年大司馬  
言西番內侵卜剌內徙請制馭西番以善後即近者  
虜酋叵測其志未嘗不在西也西之重重在虜矣胡  
汝拱為尚書戶部郎九年一權九江再餉蘭州與虜  
隣火酋匪如大司馬調諸郡國材官劍客降夷屬虜  
無慮數萬皆待哺于汝拱汝拱持籌而計朝席不煖  
夜卧不帖席九幾閱月士卒不脫巾而司農錢省約  
且千百計事平上為賜白金文綺九三年汝拱秩  
滿入計會不佞來京師向汝拱問西事汝拱之言曰  
夫輕言和而譚言戰者皆非也和則無以和戰則無  
以戰戰則無兵和則無財夫錢穀之事我為政國家

鄭美會集卷十六

卷十六

序

五二

川東一

不過費二十萬耳馭番

以退虜第未知後

來者所稅駕耳不佞憮然而知汝拱之言熟于計而

審于數廩于時而老于兵也未踰月而汝拱擢兵備

川東夫川東所轄西南夷烏撒芒部蠻龍寧播黎諸

司勢且與土番則今之所急也斯亦所謂匈奴右臂

哉以汝拱才當建立五丈旗排龍虎為蛇制馭西北

無難事當其在蘭州虜一日追城下蘭州兵出戍空

城誰與守汝拱下令自公署之探吏下逮城中老弱

千餘人盡出守陴又裂絲繒多張旗幟城上虜望見

意大兵且至竟遁去蓋虜去之三日而督臣始至舉

手向汝拱謝為我彈壓一方嗣是少有警無不向汝

拱問計汝拱才可知而又使之西朝廷何急于求

人而緩于用人不佞以為川東非緩也汝拱勿薄川

右被張堪以興典學化賊張詠弛防威衛

文昌飢民獲賑彥博批糧轉運成都趙抃重光此所

謂無事而賢者所表見于蜀也中原未合王濬龍驤

姚兵險陣東之抗章鄧度劔南嚴氏斯皇渝鑒不靖

酋英諸行吐蕃梗化常韋斯張南詔歸虜建德有沈

縉棕被番馮京經營諸羌擾道汝愚有慶則所謂有

事而賢者所努力于蜀也以今聖明寓宇文武熙

恬不可遽謂有事吾固願汝拱之為倫為專為堪為

詠為文昌為抃為彥博而灾殄之後火真西擾還鄩

震驚軍夏內訌勾引套夷不得遂謂無事以彼其才

吾又知汝拱之足能為濬為東之為武為商英為阜

為德裕為京為汝愚也汝拱勿薄川東汝拱之言曰

今所急將才豈足臨張而虎視神運而天行哉夫實

心不欺人者不因虜為市者也當事有宰割者不以

虜為阱者也斯兩言汝拱辯之矣汝拱且有奇謀制

馭番人朝廷豈憂匈奴哉朝廷且藉以經營

方矣

方矣

方矣

方矣

方矣

方矣

方矣

方矣

方矣

方矣

武昌守韓公入觀序

周之諸侯入觀天子獻賢能之書于王其士之比禮  
比樂者得與于祭穀與祭而君有慶不與祭而君有  
讓君之慶讓在士矣魯方苦淮西之夷而詩人誦功  
必以脩泮宮而懷好音管子舉慶庫之士七十餘人  
仲尼以爲仁韓子識然明于堂下仲尼以爲有後若  
此乎敦賢禮士公侯大臣之事也今郡邑大夫之視  
作人不先簿書太宰不以謀功史氏不以志美天子  
不以叙吏以人事君之謂何郡大夫韓公爲政之二  
年飭學宮增欄楯起尊經閣已廼雖黃髮髦手爲評  
臨而拔其雋者若而人賓興之日故事多士爲具觴  
主者公一切罷報爲具觴諸生曰吾有司事也升諸  
生堂上浮以大雅曰多士其興多士曰我公增閣泮  
宮恒恒其同飲我旨酒其新其鴈鴈行而升不比權  
衡觀國之光用賓于王有能有爲便蓋其行而邦其  
昌于是士之舉于吾邑者八人而它邑又八人公喜  
曰我其舉十六族乎夫季文子以舜功二十而高陽  
氏八才子高辛氏八才子首佐平成而贊治功公以

卷下 序 五九

韓公

卷上 序 六十

韓公

韓公

此十六族往則有虞氏之事也周之天子宴朝親之  
諸侯而歌以勸之曰爲龍爲光其德不與若欣羨其  
舉才賢而權國家歲不登而祝年語不亡及而且曰  
有飢其香邦家之光武昌大旱公步禱而歲大穰  
郎請地公調俸而民樂業郡多溢米公裁省而民息  
肩夫安民知人詎有二心舜于八愷使主后土于八  
元使布五教上之人推賢豪而對公車出井渫而享  
大烹起榆枋而上南溟豈僅籠是爲將藉以經營四  
方毋亦曰吾藉手以對揚休命今此八士其亦思爲  
元愷之事以不負公乎天國家南不患倭北不患虜  
患無人耳不佞從公杯酒間公攘臂而嘆知人之難  
不佞向既公面今既公心公談當世事如指掌而于  
人材噫者五嘆者三夫何止才難噫其憐才乎不佞  
進而言論人先品而後藝毋徒以該巧見捷謂吾我  
緩急而信其講張郎有虞氏十六族古今所稱才子  
不過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  
皆中庸之行忠信之侶也何所見才而有虞氏先之  
彼齊聖無侈哆廣淵無憊心明允無面諛篤誠無二



行忠肅無偏披恭懿無鷗張宣慈無婢直惠和無  
許奈之何今之論才者不本之誠正而以詳衆取寵  
爲妙用也蓋此八士在吾里閭不佞識其多淳龐而  
鮮嫺薄有信託矣無嬌拂矣有真修矣無偽學矣有  
雄飛矣無雌伏矣公有實心多士有實用公有舜之  
功多士應元愷之數公興賢能多士比干體樂而公  
與于慶公親于天子多士爲龍光而公受福祿公脩  
歲事多士獲受飪香而公光邦家公往矣恭之拔萃  
彙征以裁成天地輔相天地是在公矣

御奉金華書

卷六

序

五二

公三

武昌守韓公考績序

韓公爲政于河南一年又辱臨我武昌二年由前計  
之三年有成御史中丞御史以報政于朝得能討顯  
庸如秩孔子讀詩至執轡如組實然曰斯言也可以  
爲政于天下言其爲之於此而成文于彼也公爲政  
梁楚間何彼此之有而文于楚成矣夫組之爲言柔  
也聖人亦以柔道治天下乎古之爲政者明恕而行  
將之以禮強而教之悅而安之立于仁信之間而士  
忠民教工樸商怨女懷婦空室布之不究而內之不  
塞誠非體解安所用斧斤管仲之言士習而安農習  
而安工習習而安夫四民誠習而安何政之難爲而  
後世乃攘臂鼓掌于桓東之場渭水之側以爲不爲  
憂尾無所明得意耳彼其柔不用之乎下而用之乎  
上又其下矣夫無故而求搏擊之名者王政無是也  
武昌爲楚首郡其士子安于退讓其小民畏吏不敢  
見官府其俗苦窳貧窶其府藏空虛而無苑財公下  
車之曰以爲士若則無所廢巨觴民朴則無所問大  
姓俗貧則無所用繭絲藏空則無所賦籍廩吾真焉

卷六

序

五二

武昌一

休養生息之耳乃為弛責負閭閻災沴賑濟簡簡疑獄而諸郡邑之長仰承公德意千里之內益如也歲大旱而公焦勞步禱民無流亡愁嘆之殷公之精神益與歲爭權而此郡小民不倚命于天而倚命于公公不以敲訐而以忠實則楚民何幸而父老子弟望見公色笑以為公實生我上服其譴而下服其辭上官有信心而小民無貳志公於我民益柔之矣夫勞其身而不勞百姓召公之志也尊賢而親親周公之志也周召二老何奇之有而世之秋荼毛舉者得無天邪

郭泰傳

卷十六

序

卷十六

卷十六

社而稷之

武昌守韓公考績序

古者考課之法歲成看于天子冢宰稱戒而受之何嚴也然歲終歲會月終月要日終日成又何急也蓋不比三年矣漢京房始令百官各試功于晷候滿者自為考房守魏郡得以考功法治郡乃自請願勿屬刺史彼何愴一刺史乎今考功令由藩臬大夫兩臺使者而後冢宰則不獨刺史也隨之末季武威太守考治行第一天子賜物千段黃金百兩又何恩也何論三代即以漢唐言之古今事不相蒙古之時課績在已而其權在中朝今之時課績在人而其權在上官然古有渥恩而今無異數又何疑于京房之請也韓公守武昌二年由前河南守政成以三年考郡之縉紳先生博士弟子老癯黃口田畯販夫市廛里巷靡不一口稱公仁明藩大夫臬大夫御史臺御史中丞咸報曰心上上語曰泰稷無成不能為祭泰不為黍不能蕃膳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惟德之基茲德教淪於上下若此其乎尹旁達也上嘉惠海以內士民即勿論賜物幾千段黃金幾千兩而公

郭泰傳

卷十六

序

卷十六

卷十六

推穀治行卓絕可知也誠一之感上下無二無京  
 房之憂矣乃郡之老吏則屬不佞頌之不佞以爲郡  
 守有君帥之意焉古者下頌其上不過短歌三五言  
 以自味嘆于嚴穴傭保之間自暢其愚私而自樂其  
 豈弟爲治世之治而已矣未有喋古而面奏之者不  
 佞于公三有言矣毋乃爲佞乎抑古者考績有試言  
 考功之典夫功則公之所自爲也公又何言則出於  
 士民之口者耶公言也不佞從與人而聽之歲大旱  
 而公焦勞步禱雨隨車注則請備平州之歌輕僮緩  
 邪美命金黃離立  
 卷十六 序 卒二  
 征與民休息則請備統如之誦潞郎以介弟請呂藩  
 故地一千四百餘畝小民戒于往勸劬往新公曰此  
 皆王土民皆吾民則爲析其半他郡邑則請備樂土  
 之歌若著義械樸之化植其善類而秩其不勉者調  
 劑而長養之士視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則請效  
 由和之詩公絮已自奉而公之室既公之堂寂如也  
 則請效越石之清成效而街鼓不鳴犬足生髮斑白  
 之老意公且徵則頌效潁川之借凡此非不佞既二  
 三子之私言也道路誦之矣以此贊成于都官家宰

卒宿而受之可也

卷十六

序

卒二

張益吾太守考績序

公三年報政郡相而下使不佞為辭州邑之民使不佞為辭卿之縉紳又使不佞為辭不佞母已嘆嗟乎昔人有言至德不狃善言必三公之善政與人能誦之不佞重有慨乎當官者鮮能如公之任也昔黃丞相之治潁川張方平之判益州也孝肅之尹開封皆以任事有嚴問其所以任則皆以聰察綜核夫豈不號務乎博大之嚴而因循乎無為之理稂莠不剪嘉禾不生危絃不張琴瑟不理易其族節振其萎蕸乃能理也孔子治魯朝攝事而暮兩觀至于割執政之都刑兩君之奸亦何嚴且峻也人且以為多事矣醫者邪在湊理安得舍藥石而談梁肉乎比年以來棟國者不任天下事而任其私一時大小內外靡然從風一切以不任事為賢以養交者養亂其為生民利害則不敢任而保養奸回則毅然任之臺諫不諫尚方刺史不埋輪太守不問大姓悠悠而往庸庸後福滔滔者孰能不汲自公之為武昌也興大利剔大弊鋤大慙闔郡內外靡虎泉魁他無所畏而畏公窮甚

卷十八

序

公

之先雅深山之子遺有所不平而欲訴者他無所詣而詣公頃方不歲野無青草家無擔石公汲汲皇皇然為民請命遠之移粟近之哺糜于是百萬生靈不知有歲不知有江斐河伯不知有天而知有公公之為治無事不任無利害之不任無勞怨之不任矣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敵衣狐裘之頌至三月而始無間言宜公為政三年而民歌且儕也韓魏公有言吾生平未嘗以膽許人聖人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夫魏公之所謂膽者亦見義必為之耳今人見義不為而為不義不果于為善而果于為不善以無咎無譽為良法使君子安之小人亦安之世未有君子小人同安同樂並稱並譽而可以言治者也吾重有感于公之任也黃丞相張方平包孝肅韓魏公事業是在公矣

卷十六

序

公

張益吾太守三載考績序

公守武昌三年報政諸薦疏與書相勞者以十數嘆  
噴謂二百四十年于公僅見云所屬十州邑大大令  
尹受公約束惟謹屬公之契臨又莫不彈冠慶公欲  
成舍青飲德者謂二百四十年十州邑父老子弟未  
嘗見也夫楚之困德極矣勞于撫耗乎稅重于墾江  
于藩瘡痍未起彫瘵未甦頑嚚未除盜賊未逞公下  
車肝衡慷慨直以撫狂摧強為已任首治胥之奸文  
問者於法無借增以下握手相謂曰目不齊乃公而  
手不停左右不暇顧其樊神明也何敢犯公三尺撻  
十城之微書旭旭乎無弗辨也無弗平也無弗補苴  
而裁割也已乃採國論逮治市既大驅城社之奸血  
人于牙者死而冠狐而竄者受雉而蘊崇之所幾不  
還權貴武陵袁馬亡敢翻翻自雄城以內外胥不平  
者相與慄曰詣我公言之有不載者相與言曰不謂  
費乃公知乎公之威靈神化亦既乎旦草矣已乃正  
盤法賈人于射利若牟探盜莠為奇旦暮騰踊莫能  
詰公下令定估值而民不苦食淡商不敢撓焉

卷十六

序

十一

張益吾太守三載考績序

者稽天之浸市塵胥重為河萬姓且登城而僦居吏  
整而易費公彈其精神思慮無一息不在我民始而  
實征繼而平糶無依者人昇之餐錢九費若干無無  
食者人昇之斛粟九費若干斛又施糶于四野自冬  
徂春九閱數月蓋他郡之被災者同金錢則請金錢  
之所自同粟米則請粟米之所由一往一詰一申一  
問而民稿矣公歛錢則錢粟則粟蓋儲之豫講之嚴  
矣凡所治不下數萬人賴公而民不知無歲也賴公  
而民不知米貴也他若修江岸以固金湯疏溝渠以  
時除洩不費一役不飲一鬴萬世之利也公之思威  
顯然著矣余獨以公之嚴平法乃其濫于仁也孔子  
曰吏者平法者也又曰雖鐵所以平不爽也榜禁所  
以正不直也聖人為法亦然之用恩則以為樹德用  
法則以為樹恩不已左乎鄭僑之喻烈火董閭子之  
警濫路期民亡犯仁人之用心也德執大馬乃衆庶  
不可使知之耳公德敏米易彈達姑楊推其大者吏  
治以察士習以端民命以甦民風以淳奸宄以靖千  
里之內井井如也雍雍如也衆庶難與應始公于忽

卷十六

序

十一

張益吾太守三載考績序

矣公之報政也不獨錫馬銀朱庶賜車蓋高一等也公  
意欲尹正一方而人之斷斷不逮也欲淪浹一方而  
人之脫脫不逮也欲澄清一方而人之皎皎不逮也  
大至于舉世不逮公而公獨行其道此公之所以千  
萬倫輩而不可及也魏章帝中主耳有感于崔駰根  
之為光州也慨然謂侍臣曰擁旌者皆如此吾何憂  
哉 聖天子聰明似堯舜寧齒魏章有知知公之所  
以為武昌者慨然賜燕間之問公得以地方大事陳  
乙夜之觀則朝綱正國典明三綱理 法清矣軍獨  
邦泰富貴章 卷上六  
一郡以卓異稱也 序 上

張益吾太守入覲序

武昌一大都會也太守坐堂皇兼攝旁郡事威名在  
十五郡上而臺察隸之藩臬隸之人各師其心不無  
撓太守法五方奸民聚焉用金錢入公府為掾史而  
掾史又與諸司之掾史比各行其私不無蜚語相播  
奪諸屬人人得自通于上不盡奉法蓋太守視他郡  
為難不盡得行其意也張武有言御縣馬者利其御  
策大都啗敎且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今太守不聞  
以柱後惠文徑達九五於是因循曼衍保無罪戾坐  
視民疾苦不敢問掾史不敢束屬吏以法不肯失上  
官意三年而報政三年而上計遽去得矣河南張公  
自為令與為郎時以正直開敏聞海內甫下車即下  
令縣邑曰與臺不得過阡陌而攝人傭保不得市兩  
造掾史不得與爰書又善鈎甬之法而左右之舞文  
者豪胥之嚇人者市魁之罔利者奸究之探九者下  
官之執法者人人踵足屏息公一意問民疾苦歲大  
稔河伯祝融交相為虐公力請于上官請蠲請賑至  
傾府藏竭公帑不俟報可百姓畏之如神明保之如

父母羔羊素絲表於有位而郡邑益人人爭自淬勵  
恐獲罪於公今年上計天子治行器矣所屬三老孝  
弟進曰述職者述所職也公爲政不暴月治理效大  
章章盡能彈述我于是諸鄉正相率而相連都門謂  
不佞故史氏也習故循良卓異宜有言不佞胡能言  
則遠而徵之往牒近而聽之輿人之誦有譽郭喬卿  
之誦者曰厥德仁明上下和平余曰是習公正未習  
公威有寒陸師卿之歌者曰善惡攸分人無橫枉余  
曰是習公察未習公廉有舉劉會稽趙齊州之事者

卷六 序

七十四

張

曰劉之一錢不如趙之杯水齊之百姓謂趙曰公清  
如水請酌杯水奉餞余曰是習公冰葉未習公虛懷  
也余見公虛其中以下人孜孜問詢如弗逮也有舉  
張忠憲之言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余曰  
是習公雅懷未習公憂思也余見公鶴鳴而起旁午  
不休寧惟過里閭墨墨有深思無念不在我民每遇  
災傷眉顰蹙而腸九迴父老見之多爲流涕其張子  
韶之言乎曰此身苟一日之間百姓罹無涯之苦其  
春秋之言乎政如農功日夜思思其始而成其終公

勞無所顧恤毅然行之豈得已哉詩曰雖則劬勞其  
究安宅公之愛百姓甚矣昔魯能迪其君以仁而寄  
之乎刑易 家人以父母而屬之乎嚴君其旨微矣  
公之嚴于法乃其深于仁也今十城父老子弟悉德  
公頌公以公比古龔黃公所不屑受以比張方平包  
孝肅當與公分道而趨在兩站之間不佞竊謂公  
眷多故矣以公之才謂以公之精靈以公之剛直內  
之紀綱之地外之疆場之寄凡萬安社稷底定國  
無所不措如公之隆施且未艾 國家之簡畀公者  
且重于治郡矣諸大夫謂余言不謬遂書之帛

卷六 序

七十五

張

張益吾太守再入觀序

公守武昌五年再當脩歲事夢士民被公政教塗歌  
巷舞殷聞徹天真如天地父母二百卑年所未嘗有  
不佞在公宇下深有契于公之才誠合文武具也理  
人者類稱廉于檢寬于撫智于計敏于為神于摘發  
而嚴于彈壓獨計董之以威而不殘緩之以惠而不  
慢即兩漢循良不無偏解公威明仁惠周洽旁皇艾  
巨奸鋤強驛還市駟肅寄吏德藩邸裁暴殫平質庫  
抑貪賈益有臺察之所不威而公之威如神明建常  
知悉合符道錄立 卷一六 序 二十七 大守入觀二  
平積社穀起餼草廢施粥築江坊減商稅行額役清  
田賦蓋有父母之所不能惠而公惠之如膏雨故用  
受之權以法通法之利以惠威惠並用剛柔適中所  
以平不爽矯不直也世乃避恩怨之名平平亡奇浮  
湛陰陽以取充位于吏治奚當昔鄭僑之喻烈大董  
關于之警深詒期民無犯此仁人之用心也德孰大  
焉第不可與衆庶解目始公嚴于用法而奸人側耳  
上官以為逼已中庸之士以為不可近既公興一利  
除一害而局曲之士不無憂急之疑或以為難竟或

以為不便五年來情者以振詭者以共武健者以  
貪墨者以息而頑者以伏靜伊者以伸痼痛者以復  
瘡痍者以起入其疆而耳目新張其廷而心膽肅聞  
其風而神理暢話其狀而眉宇開凡公所為極難非  
衆庶易曉而百千萬世賴之公之威惠既效矣項者  
主爵累上公且遷觀察何以久不報不佞竊有所疑  
矣往汝南趙太宰在荊州九數年不遷竟以久任法  
起擢察知視守事近東歸餞于楚趙公在楚久洞楚  
利病其為中丞武緯文經裏苗定難水藥之揀陽春  
知悉合符道錄立 卷一六 序 二十七 大守入觀二  
之惠無不得當至今楚人思之願得如趙公開府撫  
我三楚也公今治武昌與趙公治荊州藉甚一時其  
才望同獄生申甫其里閉同 上久任趙公與久任  
公同焉知異日江漢經營不出 特簡公在楚彌久  
士民德公彌深楚人舉手加額咸願公之長子孫于  
楚也若夫異才異等或入拜內卿或外簪九塞恢恢  
有餘刃矣侯不佞庸庸言之公僚友葉公曰于今日  
從公而不困于戎旅也張公霍公曰于今日從公而  
不困于賦役不疲于街鼓也侯公曰于今日從公而



不繫于臬師也將何以相公不佞僕然曰以政事知  
公者無如三公以文字知公者不佞曷敢多讓詩曰  
蔽芾甘棠勿剪勿斁又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敢以  
是祖行

東坡全集卷之六

卷之六

序 二十八

六字之部三

賀武昌守馬公祖奏緒序

馬公荆陽治武昌政成時蘇御史御史大夫報策考  
功視以內一切甲兵錢穀守望刑獄之事皆其事也  
時親司馬戴之司農家之司徽督治之司理奉三尺  
以從皆遠巡讓治焉相率遇不佞而言不佞曰唯唯  
諸大夫之以善相讓也其于守猶主伯也夫公治武  
昌而武昌已治矣一聽之理自遠且鉅者以至靡密  
煩碎無不唯守是視故忌器之嫌救在與上衡烹鮮  
之擾救在持下急衡與急兩者俱于郡事無當唯中  
無以御之故爾公初守黃以恬夷治之黃之人喜事  
而公雅不欲多事黃人日游于公之治而不能名公  
所以追公棲武昌郡事視黃不啻倍什之五而民縮  
脇不敢輕嘗法是可以無事治矣公簡其卒難為理  
者輕重布之蓋武昌舊江而治無四塞之固其深者  
負嶠阻峻惟是一二甲卒時雖以固吾圉公所議踐  
更以戒不虞郡司馬率靜治而受成事郡所歲賦租  
庸不足當輓輸更費之餘其遠邇所總會往往視以  
為成故他罷三之武昌五之任士養民不足代匱即

嚴讓亦仰資商船民未有養公所期會無通負者  
司農得自致于筦庫之任茲有以貽之也此者伏茲  
時臧吾郡近且以高壩爲招而以質庫爲振間一號  
召亡命以出鎗而走險猝無所得禦公待之若無事  
其所籌論筆札待暴群不還相視辟易而民以恬息  
司儆者可幸以無縱無宥何由之非公所豫戒耶郡  
故無大獄獄自外來其平反與監司互爲出入司理  
時受境外之役爰書東而歸之于守賴公明晰片言  
折之不煩茲公所欲簡陰期于無訟與司理兩相成  
而郡以內外廓然肅清矣今諸大夫相與爲治而願  
遠巡相讓且思以紀而傳之夫亦行古之道而指讓  
之遺也蓋古者數奏明試以旌異代故虞廷熙載後  
先相讓即人所尤事而終之曰三載考績文王在當  
時伯也分職而友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伯得而有之  
今諸大夫事公若主伯而公比之若友于分則稱職  
合則稱治吾見虞廷之讓未之先也其以此勵公之  
績可乎夫以 聖朝之重列郡守也冀其職于刺史  
長令之上其有嘉績則 璽書時寵異之即南而百

聖朝之重列郡守也

璽書時寵異之

即南而百

萬分三

城而股肱所倚任時 主上精神相注 以上有  
道而其原歸于信友乃今同郡而治諸大夫分當自  
相友愛可以觀信日者 聖明瞻顧湯沐將勤 召  
對問公郡中三歲所部甲兵錢穀守望訟獄之事公  
間遜謝以推諸大夫而治聲日以起即一時共事之  
諠見和衷焉是可紀矣於是諸大夫起避席執簡而  
次其語

聖朝之重列郡守也

璽書時寵異之

即南而百

萬分三

漢陽王太守入觀序

天子大計群吏漢陽守王公治且三年與人誦千里  
巷士子歌于餐舍江漢一衣帶水漢章帝有言河潤  
九里公之餘波暨江而東矣將趨闕下奏治狀漢  
陽僅隸二邑地僻小而民勞苦僻小則不得稱膏腴  
勞苦則不得稱休息又與武昌暨江而治天子察楚  
吏藩臬而下首問武昌次問漢陽公之治行賜爵  
庸與武昌等他郡莫望焉晏子有言為地戰者不必  
成王為祿仕者不必成政今皆祿仕者也安問三年  
大穰平公初為令有異政權為輝丞故事守皆由郎  
出丞非最卓異不得拜郎乃公徑得守非常之數與  
拾級而登者殊科彼其才品表在朝中非公歷外日  
久視一郡事如遊利刃飭政政平斷訟訟理屏瘡  
剪奸寇備費官築堤堰皆萬世之業也曩者科第不  
乏自公加意鼓舞賓興之士視昔加等夫無功而食  
曰素食無功而賞曰素賞愚民之功功在安養作人  
之功功在教化公之績用彰彰如是則食于國而賞  
于朝也豈素哉昔吾夫子適衛而嘆當與敎也采芣

卷五

序

全二

漢陽王太守

賦而于江漢之人才喬木起敬秣馬與賢宇內大川  
江與漢合者獨漢陽耳王公再仕于衛三仕于楚皆  
吾夫子過化存神之地而脩舉王道不徒托之空言  
今且戒行司理宋公徵言不佞不佞以為今之太守  
古諸侯也古之諸侯入觀天子天子至想其旂章  
警蹕幅帟而動色焉又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嘉其  
功也曰萬邦之屏望其助也曰殿天子之邦獎其才  
也曰君子宜之今廷燎不設久矣天下諸侯不得望  
見龍顏也歲且二紀太宰奏公治狀為屏為翰無  
不宜無不有上何以賜公即賜宴彤庭念江漢湯  
沐邑問所以經營南國者公一一以對天子穆然  
深思不忘我楚民嘉與海內共之則公治行太常紀  
之史冊載之矣

卷十六

序

全三

漢陽王太守

爲諸生送王太守入觀序

漢史傳伯史如黃次公之疎絕龔少卿之化賦召翁  
師之興利朱仲卿之篤行此皆豈弟君子茂建鴻業  
終漢之史家家五其人而班史獨以文翁爲稱首夫  
文翁之所治蜀者特以教化著聞如所謂擇郡邑  
開敏者十餘人使爲博士弟子受學京師歲省大官  
錢貨布刀蜀物遺諸博士建學成都擇郡守子弟爲  
學官子弟除其縣行縣則以明經飭行者自隨出入  
閭閻諸吏人榮之居數年爭求爲學官弟子蜀用此  
新泰會書卷六 卷六 序 今四 註二  
大化夫文翁一建學興賢何運能化俗也豈其自學  
官弟子而外別無所表見也抑賢者之見自與俗吏  
殊精意所注在此而不在彼也管子之言曰士與士  
言藝習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其凡民之秀者可  
用爲公卿夫縫掖之士若則鉅獲之氓治俎豆之化  
與則曼胡之士格經術之道弘則爰書之會省皆者  
吾夫子言治未嘗難於教也二三子皆良大夫之  
才可以治賦可以定民而教化禮樂之事即逡巡而  
不敢當由斯而言又何疑于班掾之旨文翁以武昌

故會省二千石傳書期會奔走趨調日不暇給此  
比督學使者檄至不得已而試士造次而試造次而  
罷唱名而進揚名而退若以爲無當不得已而爲之  
者士與吏不相習也濬川王公來甫閱月檄諸郡邑  
博士弟子試之又一月三試之手第其文品隨之諸  
士子敏者前寔者皆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蓋郡邑弟  
子以爲未之有也明年公以大計入觀二三子若於  
公之化而不能已於公之行則相率而謂不佞宜勉  
而脩班掾之業不佞以爲今之郡守即漢二千石侯

卷六

序

今五 註二

周侯伯乘衛之邦也古諸侯以三年朝于天子太宰  
比群吏而詔王今郡守以三年入計受成于冢宰古  
二千石得自署掾史今郡守見于太宰委蛇鷹行而  
入曰可曰否太宰因而黜陟之古天子于諸侯錫之  
宴以示慈惠有衣服車馬之榮今郡守高第者天子  
不吝大官厨溥榮蕭之惠脩以楮幣入觀之禮以今  
而視周漢何異之有而何治道之不如若也古天子  
諸侯三年而朝觀史相勉也諸侯報政獻賢能陳詩  
歌而天子錫之詩章亦曰爲龍爲光其德不與若有

漢陽王太守再入一覽序

王公入觀諸寮既以不佞有言而郡邑士子輩文誦不佞之言不佞有感于十座之毀卿校也以子產愛人為衆人之母而何以不得卿授之心將士之難感甚于蚩蚩之氓也善乎文翁之化蜀也選子弟之開敏者詣京師博士學而又買刀布蜀物以餉博士備起學官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于是蜀之文教大興而武帝傲之今天下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善宦者視之則不急矣文翁豈其迂也夫一太守行事而至使天子效之天下倣之太守之為政可知矣王公來漢陽甫決旬而試諸生集其高等者不難損餐餼餼之分政事之暑與校之士子油然興歲大比登薦之額開國未之有也今年月食在壁占者曰崇在文章將天厭斯又乎夫盈虛在天參贊在人昔孔子當斯文欲喪之曰與二三子刪詩書禮書成之日天下黃王為制作之符孔子不過與其弟子私相授受夫安得一郡數百里之地而君師之也王公嘉會多士士亦爭自淬勵以應王公公入觀之辰而多

士之與階者雲翔而景從其多士之待聘者望風而  
嚮合王公且與湯果之長顏頤太宰之廷 聖天子  
召而問知人安民之畧王公以進賢受上賞惟江  
漢人才之盛有當 上心且賜公高車蓋黃金幾何  
囊惟露冕玄衣赤舄下漢陽守所行事著為令王公  
為政導子產而肩吳公矣于是諸士子灑 曰善如  
先生之知王公也請以備仕版

卷七

序

序

建德守段公三載考績序

夫今之世習一郡邑而天下之事靡如也蓋予友建  
平尹朱君每言其州大夫段公之善為理也甫下車  
即矢於神曰敢有所徇于人私于暮夜茹干氣約避  
於豪貴利有不與害有不除者其如督郡之民灑然  
望治既乃問民所疾苦廣樹藝浚城隍平徵輸汰冗  
役給牛種禁鹽徒行保甲興學校戢豪猾紀善良郡  
之民歌且儔之已廼為二論以訓其三老子弟曰勤  
訓曰儉訓郡之民徇于道路曰公命我無敢忘比三  
年報政御史曰威惠敷矣奸蠹剔矣凋瘵撫矣大中  
丞曰盜息民安矣南司馬曰佐上官矣急官民矣一  
以為連城躍冶一以為瑚璉珪璋益朱君奉為章程  
以其治其邑有年矣昔吾夫子論治以當官取譽  
為難而愛得我所之歌不能亢於莛仕之始唐虞之  
法三載考績績者積也上積於道下積乎愛段公由  
初政以及三年如一日久而化成可謂積矣漢人張  
京兆有言僻處遠郡胸臆約結有奇安施以不佞觀  
斯言何紕繆也夫士患無奇耳當今之世士而有奇

卷七

序

序

舍郡邑安施哉六官之長僅奉約束各有司存文章耳目之司出入風議空言無當藩臬臺察勢不親民形格勢禁惟郡邑之長視民如子父母孔邇一念淡洽朝堂皇而暮市廛矣漢神雀五鳳間號吏治得人以今提衡而論其深文罔者鮮見思而好長厚者有遺奸興學校者遺安養而修田疇者後詩書未見其得全也以今觀於段公之所為桐汭者何所不有其奇亦殫矣黃丞相良於為郡而不良於為相彼其所為郡者尤有機事焉非其粹然者也夫粹然之道誠

郡邑安施章 卷六 序 華 張公三

一之威小則百里大則八埏為宰為邦何間之有以段公之所為桐汭者貞純和煦士佩其德民食其惠吏稟其法神鑒其衷美有如上問所以治桐汭諸公各以所知對夫國家令甲郡邑秩滿太宰比其流品司農察其錢穀宗伯問其學校司冠視其比詳司馬謀其馬政御史大夫綜其雌黃蓋一郡一邑而六典之事備矣然則所以為桐汭者為天下可也予故曰習于郡邑而天下之事廓如也于是朱君曰善如子之言吾大夫也吾以告吾大夫

張郡丞考績序

昔劉劭之志人物曰寬弘之人宜為郡國使下得施其功而■成其事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辦于已殆不然乎人才固有能有不能宜於郡不宜於邑宜于邑不宜于郡而必以寬急論辦之是郡政難斧斤而百里之內獨張急弦也顧材有偏至有兼總材不至而強堪之則靡章也郡丞張公凡三仕楚一令鍾祥再守下雉三丞郡中而在下雉如在鍾祥在郡如在下雉皆卓犖有嚴屬御史行縣郡司理在告公攝

郡邑安施章 卷六 序 華 張公三

司理事比各郡邑令長之殷震或有所釐革或有所割剝一一問諸公公談笑而應之其對如響意語如也蓋丞而司理者也歲大郡邑令長脩歲事上官難其人以公往公館符綬而視事以意而低昂之談笑而事解意豁如也又丞而守若令者也它丞在郡時以郡國事繁奔走課簿書不暇何暇論士自公至而郡邑耆祿之士欲有所自見者徘徊翔與于公庭公不厭色笑而與之上下又丞而師牧者也凡國家用人于外不越此三端而公無所不理其不得為蕭

之材乎公外寬而靡所不決內察而靡所不究夫  
 家之業待成功而後效往往前苦而後澤當其苦也  
 爲衆人所忌而其澤也爲衆所遲儒家之業以博大  
 行之或功大而終往往順而不忤當其順也爲衆  
 人所不識而其不忤也爲詆訶之所歸公在鍾祥日  
 與諸璫伍不與之忤而不聞駭法在下雉諸大姓未  
 嘗爲奸庶輿梓豉不鳴其治郡未嘗以越俎自解而  
 當事繁劇從旁條對能使解順而推轂公之爲治則  
 量于儒術之間而盈約于寬嚴之際爲衆所嚮爲上  
 官所屬望而其機動于玄慮識敏于影響爲群材所  
 先爲庶正所裨益其無弗合矣乎往公爲政而楚縉  
 紳先生爲記若文以掄揚之在鍾則張符卿曾太保  
 劉京兆王中丞徐觀察在興則吳叅知房御史胡督  
 學向憲使既在郡則舒給諫石司農鄭藩叅舒方伯  
 方司馬其何有于不佞今公爲永六年凡秩再滿久  
 道化咸諸郡邑大夫受成事于公者屬不佞有言往  
 者有賡爲文而飭不佞名以進者公意其賈也屬不  
 佞賤之不佞未遑也公何有于不佞之言其亦以立

郭美舍書

卷七 序

七

卷七

章政事以真誠行之乎率斯意也內無矯拂外無諂  
 張不事文罔不駭小民老子曰天下皆謂我自然即  
 于爲國乎何有不佞因郡邑大夫之請而爲公實之

郭美舍書

卷十六

序

卷三

卷三



武昌張別駕考滿序

官之有通判自宋始而宋自湖南始蓋以懲五季之弊分州將之權掌倅二郡政凡兵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與守臣通所部有善否及職事脩廢得剴舉以聞抑何隆重也今之倅有是乎今之湖南有是乎彼其時州郡而外倅一人耳今郡國巨細一稟于郡大夫而兵戎丞為政刑訟司理為政倅所事幾何吾郡即湖南也為都會之首凡倅之職二張公領之夫餉事責止令長部使者督之而

郭泰金龜新編

卷六

序

辛酉

郭泰

長有循良轍凡蒞吾郡三年秩滿郡大夫而往咸署上考公篤信長者吏習而民安之郡以內不知有倅也公勤于其職無所厭棄而無所紛紜不自知其為倅也今公政成之曰值韓公方以歲事入覲夫以其屬之賢能奏于太守以詔內史者守相事也張公自

此升矣

郭泰金龜新編

卷六

序

辛酉

郭泰

賀胡司理隆宇應召序

劉邵志人物十有二家而綜之以三材曰清曰法曰術三材皆爲是爲國俾伊呂之流也其言曰清節家之未達也爲衆人所進既達也爲上下所敬法家之未達也爲衆人所忌已試也爲上下所憚爲群狂所讐術家之未達也爲衆人所不識其用也爲明主所珍若是乎三材之于世有達不達矣夫世未有不清正而行法者也未有不用法而用術者也世之降也衆已之士足以鼓怨何論法術而道之行也何論應

郭美金集卷六

卷六

序

九十六

郭美金集卷六

在位久稍厭薄臣下不易叙吏內之以九載法僅行之臺諫外之以九載法試于公上神聖何成心之有公初蒞夢會稅瑤難起在事者多以陰陽冀免馮大夫以婢直蹈不測人集于苑已集於枯公以我民故率與馮大夫甘憔悴一切解倒懸拯塗炭獵猛獸罔豺狼瑤且甘心焉或欲試缺鉞以謝瑤公力持不可亡何有旨詰問公何以不救瑤本以中公顧以重公上神聖何成心之有地方一切事矣輟之士楮牆避之公侃侃而言挺挺而行公一去而訟師聲于庭羣民號于市公一來而市魁潛其跡暴客飲其跡公寧獨素緣之節米藥之操表于郡邑即人人畏公三尺不可犯不可撓不可奪公于清節法術兼而有之矣往以公事去郡郡之父老焚香攀轅如馮大夫郡人望再來如望歲公以九年滿考主爵者以公名註銓部以候補關拾遺之選上郎報可上神聖何成心之有公之一身由前而言爲衆所忌爲上下所憚由今而言爲上下所敬爲明主所珍矣三材何負于公哉劉邵叙九流人物不及臺諫三代而前

郭美金集卷六

卷十六

序

九十七

郭美金集卷六

臺諫則師氏也。邵之言曰：臧否之材，師氏佐也。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公官則冢宰而選則師氏，保周禮師氏保氏掌以燬詔王諫王惡，而司諫司救掌糾萬民之義惡過失而誅讓之，其在於今外之則司理能糾萬民之義惡而內之則臺諫能掌人主之燬惡以公為司理者為臺諫。一日而風動寰中矣。夫臧否之材難言也，衡之不定，臧否何常之有？非粹白端方之士剛毅慷慨，孰與定是非乎？十餘年來，上久不敘臺諫而臺諫至以言為諱。上神聖何成心之有？茲行

鄭泰會書

卷十六 序

九十八

司理三

也。隱然懸釋軺以關四門，蒼生之望賴在公矣。

張王車司理應召序

往余過渾水王車為鄴郡司理出而郊勞班荆而道執燧蜺數千言上下今古古秘書如汲冢周書之倫往往以意解而訓釋之郡之名山僻壤若賢往謁靡不脂車而馳問焉躊躇焉嘯歌焉余心儀王車為吏法家而翻為文囿若此及詢之與人之言則坐車雖汙吏而人視之若慈母其它郡之人視之若郡之人凡所以平冤息爭出滯達幽者人且以為文石旦以為金夫固不獨以三尺稱神明威大饒中州之民臨枯桑而散子骨朝提携而暮填溝壑上發金錢數萬未得宿飽王車與郡守陳公議出罰鍰數百緡釋千它郡諸賢貿貿然來者滿郊衢所存活以萬千計陳公賢者兩相成也御史臺上薦書又無不稱首今銓部首以名上被召旦夕矣日者大中丞有所建白以郡司理于郡中多所摧折上之難上官而下之束濕下吏欲稍抑之以示警章蓋然乎哉彼以為且徵為給事臺官當有以自見而人亦以為彼且徵為給事臺官必有以自見夫以有所自見之心人與我兩相

持則慎矜生焉念懷成焉擅樞輿焉劉劭之志人物  
曰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爲目兼德之  
人更爲美號夫與人示心腹忘肝膽遺耳目人忘其  
爲吏而其爲吏人忘其爲法吏彼誠法行而人畏之  
無意乎以才自見今且爲臺官給事夫人內之乎視  
臺諫猶外之乎視司理彼其有所以自見則同於人  
不無所權折則同爲人所目攝而心望則同今天  
子廣闢四門言者希得 上意臺諫往往拾大臣之  
所不及而大臣引謝諸曹郎間亦拾臺諫之所不及  
以自見而臺諫不得稱謝郎一事而盈廷之議臺諫  
與諸曹郎一是一非一彼一此夫人主好言人臣言  
而當即諸曹郎何所不可第行之以意者皆非也爲  
臺諫者當無所不及無使諸曹郎得拾而言之以爲  
名高可耳而臺諫得其言又不得認然自爲名高  
曰予分也斯其難哉以王車爲之亦如爲司理時以  
無意行之其無弗當矣乎夫古之逆鱗折檻伏青蒲  
而不動者皆無意行之非有意自見者也夫秦之有  
議也漢之有疏也唐宋之有封事也至今誦之而其

都察院臺諫

卷六

序

古

王

文爛如也迺今以爲告君之體不得華于詞率意而  
爲之雖有忠言嘉謨而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夫文以  
華國奏牘孰甚焉豈以今右文之朝而不得相應以  
理義之文乎將令後世何觀焉又安得洛陽中郎而  
稱之以王車之能文有所陳述也陳公雅善王車走  
使數千里來京師而屬不佞有言不佞得執彤管從  
史氏后它日披召室而校群言其有能如洛陽江都  
者將復以王車文童家法家而持國家大體文墨議  
論若此

都察院臺諫

卷十六

序

王

五

司理侯公內召序

公司獄武昌凡六年頃奉 特召趙朝 上且簡公  
爲給事臺官得盡陳天下利害得失定國是正人心  
在今日矣余不佞竊觀今日之言路似闊矣寔未嘗  
聞也夫言路之關人主與天下共是非而天下亦曉  
然共是其所是共非其所非今批鱗蹈尾之士誠無  
所不登杆各快其心而暢其說幾乎盈庭矣顧言者  
言而言者又爲人所言爲人言者反能持言者之短  
長而短長人者竟無所短長或言在此而意在彼或  
意在一人而旁及衆人欲罪其人不必有其事欲摘  
其短不復問其長朝爲遷于暮爲廢來朝爲曾史暮  
爲蹠跖下無所不言而上一無所受下一切無所忌  
諱而上一切無所制斷予竊意夫昔之塞也而今通  
也又竊慮夫今之通也而又塞也譬電之熒燐非不  
驚心賊目而天宇未朗昔人有言川壅而潰傷人必  
多此其時矣夫持心欲平也論事欲核也後進當知  
先輩而先輩亦當知後進也北人當知南人而南人  
亦當知北人也夫使各平其心各降其氣各愛其名

新泰金鑑

卷十一

序

三

金鑑卷十一

亦愛人之名亦不自爲名庶幾國是可一人心可正  
乎余觀公之獄郡凡所以平冤息爭宣結達滯翻  
文石金矢之技也郡如時政之精批也吏人之廉臺  
也氓隸之愉戚也士子之黜馴也公一過目矚而心  
辨焉兩楚使及漕督大司馬三省置制使皆表異公  
才能薦剡十五上其代篆它郡色它郡邑治代篆吾  
郡邑吾郡邑治屬公平權稅權稅平而公粹然盎然  
無德色無驕氣無溢美無溢惡昔人論臺諫以正直  
忠厚而孔子亦曰勿欺而犯夫使犯而欺也不可以  
告人矧可以告君又不以忠厚行之始之乎倡披而  
卒之乎臺諫矣則國事從之漢宋之末可鑒矣忠厚  
而能不欺者公其選也或曰臺諫人所目攝方今言  
者若水火即以至誠行之庸可調乎非也劉劭之志  
人物也曰名物之才聽能聽序遠識之才明能見機  
持論之才守能持攻推微之才攻能奪守智說之才  
奪能易子異才之人說直說變無所畏惡心平志論  
無遠無莫期于中道而已矣此所以經世而理物也  
公爲法吏而人忘其爲法吏法行而人畏之愛之公

新泰金鑑

卷十一

序

三

金鑑卷十一

目不自見其才亦惟是精神上微于 宸聰下信于  
天下使奮發無所隔南北無所卻讓小群為大群言  
者無辭礙詭言者無阻格以砥柱而迴滔天之波其  
在今日乎先秦有讓兩漢有疏唐宋有封事至今傳  
頌不衰公以文章名世翱翔于蘭臺石室之上海內  
讀之謂公應以義理之文將與洛陽中都並垂不朽  
矣不佞從史氏後以公文章治行應之千秋當不啻  
江漢父老子弟杜而覆之也公得無意乎

卷二十六

序 丁酉

長樂府志

黃州能司理考績序

孔子曰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驕愛而恕  
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加之以正不難矣夫謂  
人之難治而務以武勝之務以術窮之不累于誠慤  
是上與下競為勝也下不勝其上而怨謫生上不勝  
其下而伐偶竭矣熊公少年成進士來理黃郡無攝  
郡邑事三年而老吏束手法奸吏易其應青矜覈其  
治重吏儆于路商旅嬉于市交衢阡陌之間洋洋如  
也君何嘗以釣鉅為神奇以虎穴為暴怒于獲望顏  
都奉為書 卷末 序 百五 黃州府志

邑居然至誠長者天誠則生明公則生威其感人也  
以天而成名也以實易之有孚格于豚魚至哉言乎  
朝廷設官寄耳目者內之惟臺諫外之惟臺察而臺  
察之耳目又惟在司理今日司理明日臺諫旦暮事  
目今為司理者侈然以臺諫自負往往溢于事而煩  
于言以自見其才諳風力比其成也不如論篤君子  
之可信可久也臺諫諸公務為長厚者或不能用其  
好惡而好為神奇者又徇其好惡昔人謂以正直忠  
厚為本以公之粹白能好能惡正直忠厚自其天性

于是黃之屬邑縉紳以公且考績謂不佞有言不佞  
則謂他日能以論薦定國是者必公也

知縣李德華

卷六

序

一百六

監司理序

熊芝岡司理考績序

吾邑熊非之舉省元成進士所試藝流播海內為保  
定司理且三年上不易置守非之行守事且有年  
頌聲四溢薦剡無累數十諸凡釐弊飭奸除害通滯  
未易更僕數每識平刑罪者無言質者亦無言錢穀  
出納納者無留難者亦無留諸屬吏有所質成合者  
得盡不合者亦得盡四境內水二十縣邑下令如流  
水而蘇困析醒如冷風榘吏奉法如山岳而童叟戴  
之如春人謂其文士也而其所判剖理解如老吏  
知縣李德華 卷六 序 百七  
其煦育蘊息真懷惻君子與其屬披裘素見肝膈不  
作勢禁不涉猜嫌如家人父子不佞每見郡國大夫  
與其貳守若倅坦然適也而于司理則肅然見憚夫  
司理無事也司理無事于上令長屏息于下司理無事  
于左右太守欲咨于其間司理無事于下監司注目  
于上嘉隆之際直指行縣以司理隨無所不寄耳目  
於是司理重今上初年監司有所不安至以上  
聞盡罷一切行縣盤詰諸事于是司理疑夫其重也  
不為守而重于守也其疑也疑于守而守亦疑也未

行守事也行守事則益重矣亦疑人疑之也  
重之而不疑能以其身為人重而不為人疑下之  
所平及而不疑其難事也上之有所匡救而不疑其  
過已也斤斤察察皎皎湜湜有所備飭有所約束而  
不疑其非情也率斯道也何有于司理何有于上谷  
鉅鹿郎為天下可也今上進賢如不得已內之卿  
貳臺省外之藩臬長吏多所停閣疑之積也近則郡  
國太守不得請者不下三十餘人是疑及守矣夫疑  
及郡國則行者不得行疑在言路則言者不得言非  
之今日為郡國明日當言路蓋虞兩疑之闕夫信而  
後諫是使上不疑也信而後勞是使下不疑也非之  
且當耳目之司何以使宮中府中無闕無阻蕩蕩平  
坦然大同哉今且三載報政聞帥張君殷君素與  
非之善語不佞乞言不佞猶憶張忠定之為益州也  
問左右曰人謂我何對曰威惠及人人信公矣公懷  
然曰有是哉五年而成一信孔子曰民信之矣不佞  
謂非之信于民矣信而後諫且于國家有厚幸矣

卷十

序

百八

七

顏明府考績序

江夏一大都會也而編戶僅百里之半民俗皆窳偷  
生大旱三載公私無宿春之糧老癯留曾然來取之  
糧粟而不足取之稅裨而不足取之草根木葉而不  
足無所逃命當事者囊裳濡足無濟于理則有問令  
君計將安之耳公既為文以災沴告得請于上蠲歲  
供十之七民有起色亡何潞郡請地之命下夫古者  
名山大川不以盼郎勿論楚地山川甲天下蕞爾之  
邑郭以外非山之麓則水之涯其可與荷鍤而犁焉  
田者幾何而國賦取盈焉楚之諸侯王取盈焉潞又  
取盈焉往者景藩以愛于得請于先帝催科之擾慘  
於秋荼父老道故無不感額而潞又以介弟貴重請  
景之餘楚民聞之鳥獸鼠矣公慨然曰以地與之則  
無江夏無江夏則無吾民執以為不可而潞藩所遣  
中使至立索報公為好喻之曰楚民困且外聞若至  
闔戶接踵去耳郎得地安所徵租稅乎上所為親親  
意食租衣稅耳故得地不若得稅王不煩比勘而民  
不知催科何事與吾民爭尺寸乎因力以請于上官

卷六

序

百九

一



又復索諸司故牒得世府時方中丞與景濂議沮狀  
與徐荊州力爭沙市狀以堅議省意于是請上官議  
割五百畝畀之益去前所請三千畝僅五之一耳于  
是士民歌舞于市微公則不知江夏之田復可耕而  
食也當先帝時有如公者宰持其間寧有今日哉語  
有之君人者上注而臣人者下注上注者調天時和  
陰陽下注者闢田野殖衣食公之德下注矣亡何公  
以政成考績諸上官靡不為推轂公董子有言績者  
積也君積于道吏積于德君積于仁吏積于愛夫緩  
征薄歛延生民歲月之命者一時之積也為民請地  
為吾邑千百世之積者千百世之積也公豈徒一時  
之積固千百世之計矣于是楚人士之憂無歲而不  
得請與憂割地而不得請者咸以不佞不容無言不  
佞抑又聞之百人之愛百人之吏千萬人之愛千萬  
人之吏以公之所謂千萬世之積與千萬人之愛者  
美有于吾楚耶為政天下可也

郭美舍書

卷十六

序 百十

郭美舍書

陳崇陽考績序

夫子之論政曰安身取譽為難聖人亦貴譽乎今為  
吏三暮而報政上之人為綺語以報聽其言即古純  
如之歌神君之誦無以過也若是乎譽無難焉因而  
求之或上考上聞而蜚語下聞然則譽不難之乎上  
官而難之乎民萌之口也歲大沴下之人因為害而  
上之人因為利東政者議蠲議賑未嘗不元元本本  
而歸之乎令曰嗟乎是在一良吏耳夫令惠養元元  
之義請何而使下民不敢望恩上官不敢責成然則  
微譽乎有年吏之譽在上官而微吏也以吏微譽于  
無年吏之譽在民而微吏也以民吏安得操算食壺  
漿而人調其口也助天為虐則一事而詛咒與代天  
為仁則一事而誦禱與故當災祥之年而課令之賢  
否何難之有中達之中長林之野操觚而乞者執而  
問之而賢不肖明若觀火矣崇之去會城且五百里  
而陳君之賢無翼而飛無腰而走崇故壻邑在山谷  
巖壑之中不通商賈無車輻馬跡公始下車而稍懲  
其武健者人曰美哉政嚴而法民知畏矣既而盡弛

郭美舍書

卷十六

序 百十

郭美舍書

功令與民休息人曰美哉政寬而和民知德矣亡  
爲義倉以備轉徙而鄉正三老力田孝弟慕義而出  
輸輓負載而來者麟集麋至人曰美哉政惠而不費  
民不流亡矣已乃集 高皇帝聖論系之殷歌徵之  
政實以教子弟人曰美哉政安而閑民知教矣已乃  
延文學之士纓綬之倫搜往謀爲邑乘以昭往而察  
來人曰美哉政詳而核民知興起矣蓋公之于崇政  
脩而教興阜化而翼飛矣昊天不吊楚三不歲棺槨  
滿眼道殣相望而叢蘭之崇迺鼓腹而弦誦崇何幸  
新美舍金黃龍臺 卷十六 序 百三 崇德三

方令尹考績序

天下之生久矣吏治民情關乎世運承平既久遠出  
繩墨之外不無生意嚮互有得失夫濡沫閭閻或不  
滿于朝常高議巖廊或復疎于吐隸邑侯大鄣方公  
初仕星沙移治夏瀝夏首邑也群令所觀望諸司所  
責成郊廛輟迎里無疎趾而侯固迎刃治之三年報  
政里中諸大夫過而稱曰昔在漢世疎網濶目謹身  
帥先導民從化經術吏事器重一時神君慈父施及  
靡窮故所居民富久之見思也東都以來解競還樸  
求瘼聽納靡人弗周衆柘麻紆之興聘請延見之意  
在在有之公昔在太學覽稱得士新樞具飭我侯以  
興追舉南宮最嚴邑侯亦適觀厥成矣其謀以紀侯  
之績如漢良史例乎余曰嚴貌寬和並闕漢道德讓  
武斷具載史編故獨煩除苛譬鳳之所以飛譽也裴  
伏鋤姦明離之所以咸服也明治詳于視成獨嚴外  
吏邑自爰書計簿而上其大者悉得與臺司併意行  
事凡道塗疾苦民間沉疴時衣食滋殖之原田野蕭條  
之故則顯任之江夏首隸鄂不能半江南一大邑而

供億不減至于今日利事軍興過窮前代侯以才幹敏達應之輒裕如舟泛洪流而車馳夷路漢制守令親民精理振飭一詔書時動卿國吏有殊聞顯蹟輒以璽書勉勵故志意得展自行其所行而上不之關今者水旱歲屢後時須報德意尚懸期會已集掣長吏左右手而欲以一身救百姓是在侯矣漢仕察舉郎握符郡縣程能案劇名述自効一切推行惟指意所向便宜從事故有所匡資朝暨夕過今則按以行部攝以監司錢穀刑書動成端積而精采何以自暢聞澤何以下究是在侯矣漢興猶懲秦敝休養意多後求寬息故人驚競能臨宰之長廩廩自樹今則詔使所臨無咎不括吏牒相加揀以東淫以昆勉字人之意而攘逡巡奉上之詢夫上之所急非下之所急下之所舒非上之所舒是在侯矣史冊所稱嘉禾秀麥褒然原隰始元元鳳民以益富至于董和吏績爛焉而吾邑河單賤交扇其虐計賦所出委之潢汚而欲以望洋之懷冀提關之利以蝥螽之餘溥倉廩之實以司農之牒寬臨繹之遺侯既下令寬伍民得

新纂金華縣志

卷六

序 二百十四

方東原

緩須更以待治乎又為羅奉年以惠農民思以救我民水火是在侯矣漢家制詔手迹勤苦長吏召對賜爵禮意勉焉今令必盡者其能而後中臺交疏計三歲許勸典始及然後得遷所生封如其秩故以躊躇四顧之懷而微明發二人之寵以三年歲月之深上下責望之異而調君子小人之口沛油雲膏雨之惠活溝瘠涸澤之民是在侯矣勢以掣刺則武城絃歌亦其未暇淮陽臥鎮寧復獨優而侯屬精求治拊循剖擊一劑於法不以成績待已不以易心視政其勦勵則信臣沉深則仲通敝明如秦伯平備幹如第五訪以準漢循吏亦無多讓故移邑而賦政三歲而視成取之左右逢其源諸大夫寧能舍清時之召杜而慕兩漢之廉察乎且方城之內起家為令者靡不競于吏治故承平德意不以易子惠之仁言所及有遲速也我侯兩仕俱楚即遠而用譽近而見才津津乎與皂纓綴集矣今計治者登閣旌異以示顯拔承明禁闥非次擢對而主爵且以兩邑最侯郎諸大夫龐眉皓髮相扶而為侯頌者也然余寔陋漢道因援簡

新纂金華縣志

卷六

序 二百十五

方東原

而稱三年有成則余與庚在太學時肄及之矣

卷六

序

百三

方集

麻城張桂教令尹考績序

今世人載藉而仕者能使百姓受其惠惟令君也。上君子與百姓日遠奉議之臣各有是非縱有其心不見之行事外之伏鉞持斧者雖號令一方部屋窮岩不無壅闕獨令君與民親中夜而思之鷄鳴而簪之日晡而行事不終朝而決閭閻矣。寧惟是也今日為令明日為臺諫旦暮事耳故凡惠困窮起溝瘠在今日而察端枉鑒忠佞者辯之當早辯也亦在今日天下之人天下之事天下之是非莫可窮詰者今日在一邑得而試之他日在天下得而言之古稱折檻名流非白馬令平齊安張公自邵陵來齊安與召陵風氣殊而民志異公不易邵陵而不難齊安不以有惠鋤其僨驕不以無意任其隋厥鯁鯁然撫其凋瘵介介然齊其紛亂一念憂民達于肺腑形于眉睫貴千金石百里之內裁采桑畝株塹東近龍潭田二百餘畝撫流民恤孤寡築堤坊清里甲禁勾攝鋤強悍伸冤枉飭學官浚城隍脩橋梁練兵卒改武障之驛騎裁沙坪之冗兵勒羅邑之灾傷為令之事至矣

矣行安號多口自公為政君子鼓舞而誦之小人屏  
伏而不敢言公又不動顏色而人無不警伏間以事  
至會城不佞與之論人如明鑑之不與鬚眉與之論  
事如衡石之不枉錙銖他日為名臺諫矯矯不群矣  
至于河道兵防積貯大計如倒三峽而放大海無不  
中經絡凡今之人簿書朝會奔走敎過之不暇即邑  
中亦未必理解況天下事乎一旦應宣室之召如中  
夜而行矣如公之明達真誠不詭不隨經綸之業資  
深遠亦可多得哉今公以三歲考績而兩臺使者若  
之曰第一曰無雙真知言矣吾邑老廉楊君為公門  
下弟子乞予一言紀之于睹記如公罕見其儔詩曰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敢以為公今日誦詩曰樂只  
子邦家之基敢以為公異日誦

序

序

序

序

序

余明府貽封二尊人序

東漢之際正人偉士之不得志于朝者往往為賢有  
司所屬憐以安其身家成其令名而一時守令之大  
賢亦以敦禮賢豪為第一義如龐參之禮任棠陳仲  
舉之為徐孺子周瑒特置一榻二人廉潔他守令所  
莫致也李元禮之難蜀郡景幾遣子師之曰本謂府  
實豈可漏奪名籍苟安而已張元節獲罪中常亡命  
困迫外黃令毛欽一聞李篤之言慨然曰遽伯玉耻  
獨為君子篤曰篤雖好義明廷載其手矣然則儉德  
避亂之世執珪而仕者與懸車而隱者固兩相成也  
吾友于中甫與予共蒙難而歸也予類當道吏直指  
公幾扞其生平而洗拔其塵垢聞之中甫年采不免  
于朝幾不免于家矣富貴迷人何所不至薰心眯目  
之徒將攜囊以媚要人非聰明特達豪宕端方不為  
時俗所挫奪者孰肯傾心相友善乃中甫之崛強守  
厥不可奪未易折服即廿年采東鉞大臣皆所不合  
也獨傾心留都曾太宰淮安李中丞邑中余明府往  
者適于書曰吾明府之賢也囊無長物案無留牘野

序

序

序

序

無遺賢矣其治吾邑也進刃有餘謫畧出人意表何  
直古難養之流抑有古大臣風今年秩滿將封其二  
尊人任齋公黃孺人如其秩任齋公困于儒兒時即  
欲遜產于叔父母病與孺人不解衣而躬廁踰者逾  
月後事繼母如其母父早世以不得躬含歎廬墓左  
者十有六年督一力自給所居不蔽風雨從子有姓  
侮破產救之性不喜鮮麗而亦不急博長厚名耦而  
語者避之群而飲者謝之其自言曰吾生平不窺藥  
童不矜李女不飽貨財天其不使我貧窶以老乎黃  
齋集卷之六 卷末 序 一百二十 二

河漢若有東漢之風矣近直指宋公爲中甫上一疏  
海內君子誦之若育霧散而青空出亦如史直指之  
于楚也涂明府因史宋兩公之疏而異曰事業當不  
減曹太宰李中丞夫元元本本先王之祭川也先河  
而後海或源焉或委焉則任齋公與黃孺人之德教  
遠矣

鄭東齋集

卷六

序

一百三

二

送莫令尹入觀序

莫公之尹吾邑也三年爲歲癸未以歲事觀于天子又三年爲歲丙戌又以歲事見于天子三代之制三年天子秉珪而見諸侯侯伯子男以事詔於太宰太宰比群吏而詔之王然則公之往以述職也夫以公早夜於楚莫肯告勞國中自三尺以上田啖女紅人入能爲公言又何侯平公之自述之也江夏隸會省中執法之所蒞也直指之所按也藩臬諸大夫之所鳩也郡太守之所視也四方輪蹄之所湊也令一人

郭美谷集卷十六

卷十六

序

三

八

耳事無巨小吏環向而問令鷄鳴而起日出而謁諸上官燃燭而視爰書校錢穀問三老扶其不勉者而罰其不若者蓋爲令之難也異日國家無大懲創令雖勞動修故事而行可以寡過公始爲政而更賦之令下亡何均田之令下邑之民誠小心畏法而田于吾邑者不盡吾民也四方之僑寓者恨同其萬一而僥倖於法之所不及以詭射于土著之民蓋有厭田止上厭賦下下厭賦上上厭田下下者抑賦以就田則損賦抑田以就賦則損民因田以定賦而輕重其

郭美谷集卷十六

卷十六

序

三

八

間則人得以爲奸於田與賦之際而賦與田俱損矣公慨然曰吾以一切之法行執環中以應無窮益令始布而人有言不便者公爲法懸之通衢曰吾爲法而父老子弟其有不便者速以告蓋法始行而人樂焉養月而人安焉前言不便者爭言法善矣邑中凡三大旱公以身禱痛伏道路並走群望其容有戚父老曰天乎雨我公田勞我父母決旬而雨如澍歲以大饑夫爲令者滑稽炙輿以應上官之供而市井苦之公未有異也迺其大旨則寧失上官勿得罪于百姓自公爲政而市不異肆負擔者居貨者驅僮者不知有官也公之爲吾邑凡六年于茲矣而食無二珍身無異采朝夕厭藿而妻子不飽梁肉甚者不能銜行李則有所貸請而後往鄉老田自結髮以來未見廉吏若此者也雖古所稱鯨魚留憤何以加焉夫漢世良吏劉方一縣尹至勞重書勸勉又無他才能而不過曰不煩夫天下未有利而無害者也上多能則下多詐上之人說得之則下之人說中之故嚴事者接踵而惴惴者希蹤于是粉飭招揭以養殷上

人之耳目而矚悅小民之趨附實意滿矣以比于公則所謂陽橋也公口無伐言身無擇行實然者去之誠信而行其憂民也蒿目而其中若無持籌而議之其論不煩而民以寧休休然若春日之日如赤子于慈母也庶幾乎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也而況乎今以六歲計也公報政于朝而天子一旦下聖書必求所謂不煩者則公旨召矣

知美舍書卷之六

序 重下

送安陸將丞視篆李君序

安陸去省會四百里而進故當孔達荆豫之交輪蹄輻輳吏長短易見也隸邑九六而孝昌爲鉅俗喜文墨重節操能偵吏長短蓋不佞歸里中則聞隣郡丞得公長者佐郡有轍下何行縣事九十五日而民安之於是孝廉夏君程君高君爲甘棠之頌固程孟孺氏以書抵不佞曰自公至也而廳廡肅自公至也而倉庫備自公至也而閭閻清自公至也而杆撥空夫復美揚休紀績顯庸是在史氏不佞以爲古郡國守相得自行胸臆即有奇固于其所爲郡也今亦自爲名也未聞以郡相而爲令事顯者夫郡丞屬邑其分專其事緩稍凌厲之即掾史踴躍不敢仰視邑中父老不得望顏色又不能鬱鬱久居此也則苟且之政行焉故其視上也如矢鏐而其視事也如代庖其視民也如浮梗而其視邑也如傳舍其始至也如寓公而其既去也如什負嗚呼非有德意以貫注之又誰爲之歎且僻之戶且視之者乎管子曰無黨而飛者敝也無根而固者情也夫飭情爲情人愛其情近



嚴爲嚴人欺其嚴此其可以浮慕而艶說之者乎亡  
何御史薦蔣公於朝謂其誠心直道滯而愈堅淨而  
愈茂夫以誠心直道語世之善官者將如石田不可  
耕而食也而蔣公下以此獲令名上以此獲上考然  
則孟氏所論獲上治民本之誠身者致用安身之術  
又孰踰焉今 天子嘉憲元元時用雷霆之威以整  
庶位攝會殘庶幾復見良吏之盛夫安能借龔少卿  
黃次公翁仲卿輩千異代而用之夫惻愍無諱可謂  
不煩俗吏則以爲不煩則事不理不煩則名不高于  
是乎上多事下多避上集于刑而下集于怨夫安知  
夫易則易于則于此樂只者之爲也蔣公由進士浮  
沉郡邑者幾二十年彼豈能以權說人者而人歸之  
如流水孝昌視之如安陸而都會視之如孝昌乎  
道也以爲天下可也蔣公聞斯言也將以不佞  
綸錯餌所謂陽橋者乎

知卷之十六

卷十六

序

百五

卷十六

劉文祥典客序

余過郡上商君以劉君來美秀而文曰小子實藉先  
司馬先金吾不敢自矜情抱一經爲國子選士有年  
非頓息而事君小相之道志在禮樂儻其知朝廷之  
美乎今年君晉拜典客典客職非隆而寔爲禁近臣  
職在九賓朝覲會同之事則周之大行人是也秦漢  
而來爲典客爲屬國爲大鴻臚夫所謂以禮相人主  
者夫岩穴之士仰視春明門如九關州郡之吏連帥  
之臣皓首不得近天子之光君一旦爲典客上下于  
玄澤鈞砌左鍼右平之間咫尺成頤踰險濟威儀  
卒度天子御明堂朝諸侯傳警蹕文武吏士珥璫履  
舄夷蠻在四門之外者弁服衣冠衣冠有觀禮君子是  
時端童甫而左右贊之殆古之所謂聖士義義乎聖  
門之儒頌爲小相言之相初色動猶然師弟子之間  
不可必得而想像之夫事無美心彼以爲宗廟之美  
百官之富非委巷之間可漫學而浪說脫令以身往  
問禮問樂吾願足矣孔子俎豆之事則嘗聞之似未  
之見也君以歲時從幸太廟鵠夷黃目龍勺之器六

大誌和鐘離磬之數大壘熟齋脩餐概散之望窮廷  
紛純縹席盡絕之飭每事問以飲上帝格百神光國  
來惠四海君又無一不稱東德即其事若有司存而  
君實于中周旋折旋禮曰不能詩于禮縵不能樂于  
禮素薄于德于禮虛君無亦能其職與其禮學而仕  
仕而學也乎撫于卿白首厲庭忘義之氣于日月而  
炳丹青十九年僅得一典屬國君年未三十而爲大  
鴻臚屬則屬國矣在天子左右此其職勿易言哉君  
先世以武起家爲執金吾輕施好義周人之急  
趙金吾爲將軍 志夫 序 百六十二

嚴重之而叔父以大起家爲少司馬君今于文武之  
道何居楊雄之箴大鴻臚曰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  
小上下不可奪倫鳴臣司爵敢告在隣然則君能其  
職先世文武之道在是矣

萬元獻王右使序

萬元獻王 楚國理官有年矣以元獻才而爲王  
門理官人以是爲陸沉者也曳裾者也泥蟠者也簡  
今者也以是爲抱關擊柝者也亡何遷爲益王右  
史夫自理官而拜右史今之時視之若晨星然亦不  
次之擢也非元獻才名不得此顧猶然王門也元獻  
諸生時舉禮經第一鄉人士翫悅而嚴事之顧數奇  
不得一第卒爲臨海今有循良獻又數奇無所稱上  
官意而出爲王官則之楚 楚先王折節下士士以  
詩書禮樂見者多被其禮遇元獻又數奇愜 國君  
歷服之初左右視文章之士猶後稷之視重甫無  
用之也莫能爲推轂者顧元獻往往屈于其地而  
于其才屈于其國中而伸于四方之士四方豪傑傳  
捷而過解驂而留者戶外之履常滿一時楚之尊官  
大寮乞言焉問奇焉辭願焉門外長者之轍如城門  
之軌元獻亦不自知其爲王僚也而含毫濡墨呻吟  
吟嘯應接不暇四方之偉人如今大宗伯徐公恭知  
明卿吳公無不交驩郵簡之往來無虛日也嗚呼元

獻固自有仙也何屈之有太白首顯庸而耳目無所  
畏人莫能舉其姓名者千秋萬歲而後于王官何有  
哉元獻之數不奇矣今人之見賢者一蹟而不振也  
往往伸其說而侈其事必樹顧頤于賈董宋王之倫  
天董子雖傳江都而天子有疑難輒使公卿就問賈  
生自長沙來宣室之召入主自以爲弗及也人臣得  
效其忠亦何地而不可顧今之時一入王門則人視  
之若異域然即其國中召而問者鮮矣雖有宋王之  
才時其能觀風而陳雄乎瞻能言志而比鵲龍乎  
瞻能審音而問陽春白雪乎即使宋王賈董而在今  
亦不能以自解顧其無如元獻何者亦所謂屈者自  
屈而伸者自伸耳抑屈于楚而伸于益也 楚王冲  
年顧于元獻亦曾師而事之矣元獻且之益吾聞  
益王自奕世以來悅禮樂而好詩書今博士家所家  
傳而戶誦者半自益來也不佞得交于元獻繆爲史  
官他日校天下圖籍而賢王首以經術稱者元獻也  
元獻于楚曾集古賢主之事以進得人臣告君之體  
益王號能禮天下之士其虛左擁篲而迎矣